新马华文作家群像

XIN MA HUAWEN ZUOJIA QUN XIANG

1919 — 1983

马岑著



作者简介

马岑，原名邱泯锟，另有笔名梦平、丘岷、邱子浩等，1940年出生於马来亚柔佛州笨珍县，现任教职。马岑以擅写小说在马华文坛崭露头角，走的是现实主义的路线，风格坚朗朴实，取材广泛，素为称道，马来名学者翁姑阿兹教授也尝在评述中给予嘉许。

自1975至77年，马岑连续3次荣获小说出版基金奖，他也是马华文化协会在1978年颁发的首届散文组文学奖获奖人，1981年第4届小说组文学奖的得主。从这些事例看来，不难体会他对理想如何执着，对华文文艺如何热爱，并全心全意的投入，确属难能可贵。

马岑的著作，以短篇小说的产量最丰富，已经结集问世的计有：《长堤》《看见风的人》《旱风》《小孩札记》《不碎的海浪》《贝壳之歌》《山鹰》《飞向子午线》等，另有长篇小说《迟开的槟榔花》。乡土故事集已出版两部，即《新马岛屿的故事》及《马来西亚巡礼》。作家传记《马华写作人剪影》及已增订的本书，则是他耗费最多心血完成的著作。

AC

新馬華文作家畫像



马岑

26-2-1984

Kampar

UTAR LIBRARY

U000002442

風云出版社

D08134
Kampar
Chi
PL
3084
M35
1984

风云文史丛书之一

新马华文作家群像

著　者■马　岑　　出　版■风云出版社
督　印■李拾荒　　FENG YUN PUBLICATIONS
封　面■萧遥天　　59, Jalan Hitam Manis, Singapore 1027.
题　字　　承　印■新的印务公司
封　面　　定　价■ S$18　M$20
设　计■张礼明　　日　期■1984年1月(初版)

星·马·汶　平邮: S$20　M$22　(平装) S$25　M$28　(精装)
西马·汶莱　空邮: S$22　M$25　(平装) S$28　M$32　(精装)

其他海外邮购　(一律以美金或美金对新币1：2计算)
双挂号　平邮: US$12　(平装)　US$15　(精装)
双挂号　空邮: US$15　(平装)　US$20　(精装)

* 请用纸币(厚纸封好)、邮政汇票或划线支票支付。
* 所有邮购请用挂号信，列明欲购数量、版本和海空邮，收书人中英文姓名及地址。
* 团体或集体邮购(超过十册)，另加20% 优待。
* 谢谢您的支持和选购。

ISBN 9971 944 18 9

目 次

出版前言 李拾荒
作者的话 马 岑
人名索引（音序）

《马华写作人剪影》修订本 1-200
《马华写作人剪影》续篇 201-505

第1辑：战前殖民号龙舟的划桨人(1919-42)
第2辑：光复号登陆艇上的战士(1945-49)
第3辑：波澜壮阔自由轮上水手群(1950-60)
第4辑：新加坡独立舰新阵容(1960-69)
第5辑：马来西亚艨艟上的生力军(1960-69)
第6辑：新华后浪飞舫之精英(1970-82)
第7辑：马华破冰船上新锐(1970-82)

〔附录〕：
1．曾圣提：遥寄马岑一信
2．原 甸：读《马华写作人剪影》
3．黄润岳：东风第一枝(有序)
4．彦龙章：调寄望江南(二阕)
5．匡光照：读马岑著《马华写作人剪影》书感

出版前言

• 李拾荒 •

新马华文文艺，源自黄水流畔，有五千年的根基，虽星转斗移，然风采依旧。新马华文文艺，虽一堤之隔，但同根同源，唇齿相依，风骚各领，在各自的神圣岗位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或一笔擎天，或默默耕耘，同争亿万年之光采。其可歌之处，令人荡气迴存；其可泣之处，令人神伤不已。本书的出版，不敢夸言盛举，却也必须肯定它的意义深长。

诚如有人在批评时所作坦言，本书作者的这项工作，在学术上并没有任何积极的贡献，但他所乐意肩负的，却是一份“挑泥沙，打地基”的苦活儿，对於后之学者，提供了“免疫”的作用。单就这点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为理想而坚持到底的执着，便值得大家脱帽鞠躬。

事实上，新马华文写作人走过怎样曲折迂迴的道路，华文文学如何取得今日的成就，历史自然必须作出交待，而为往后蓬勃发展的预期，事先埋下伏笔。这就有赖於文史家的不畏荆途，鼓起勇气来完成此艰巨的任务。本书在这方面虽

然囿於种种限制，而无法达至尽善尽美的表现，但作者对史料的认真处理，起码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基本的形态。具备了这层凝聚，整个新马华文文学遂呈立体化，给人一目了然的感觉。作者的成就，无论如何是令人激赏的。

根据作者整理的“人名索引”，新马华文写作者显然超过千人之数，本书所能加以介绍的，仅得其半。所以，新马华文文学史，实在还有发展的余地，有待文史家更深人的探究。其次，纵横半个世纪的新马华文文学园地，参予耕耘的写作人，竟然足以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仪仗队，何等壮观，何等威武！我们不禁以肃然起敬的心情缅怀过去，以坚定乐观的信念展望将来，我们手持的圣火，必须传递下去，直到千万年……。

落日见余晖，明朝有旭阳。千秋大业，永垂不朽，让我们为共同的理想努力，迈开大步，携手前进。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作者的话

·马岑·

(一)

无可否认，华文文学正是一个民族风貌的结晶，其思想、感情、生活、形态、知识及艺术等的完备体现，成为代表国家多元文化结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华文文学今天的成就与地位，也毋庸讳言，是由一株石缝里的小草，几经挣扎，在孤寂中默默萌芽茁壮，成长而来。从战前以迄现在，新马华族文学，根本就是在先贤所开辟出来的道路上，迂廻曲折地缓慢前进，在华族社会中，不曾受到应有的重视。

其实，任何民族所形成的社会里头，作家理应享有不容抹煞的地位。因为，他们是理想的创造者，他们是时代的歌手，他们是历史的代言人。至少，他们展示了人类哲慧的一面，献出了一己的灵性与巧思，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

新马华文新文学自开天辟地之后64年期间，无数可敬的写作人，抱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不管环境多恶劣，只顾默默工作。在黝黝的黑夜中，他们勇敢地点燃一堆堆的篝火，前扑后继，要光和热永远留传下去，这是何等赚人热泪的事实!

无论如何，一部收集所有华文写作人资料的著作的出版，深信应该得到同情与支持。笔者鼓起了最大的勇气，不自量力地承担了这份工作。在诸位鼎力协助之下，《马华写作人剪影》终於80年初跟大家见面。

《马华写作人剪影》一书的后记中，笔者渴慕地写道："如果今后能夠得到各地写作者的合作，和读者群的支持，本书的《续篇》是可望编撰而问世的。"

(二)

这部《新马华文作家群像》，就是结合已经增订的《马华写作人剪影》跟2年多以来笔者日以继夜赶写的续集编成的，收罗的作家由原有200位增加到505位，而沧海遗珠，在所难免，这必须归咎於太多的客观因素。

我始终保持这样的信念：即使用最狭隘的眼光来看，这些珍贵的资料中，不无表扬了一些足为楷模的创作经验，对年轻一辈的华文文学爱好者，或多或少，起着策励的作用。况且，深入瞭解一部作品或一篇名

作之前，如能先行知晓该作者生平的一鳞半爪，必有裨益。因为，作品跟作者本身的际遇及其生活环境的变动，都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掌握了作者个人的一些线索，则不难增加欣赏其作品的条件；体会作者当时的创作动机，就更容易理解作品内容所包涵的中心思想。

其次，我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学习处理这一项史料工作的出发点，绝非为了所谓“情感的捧场”那么简单。事实上，工作一开始，许多始料不及的障碍，如影随形地逐一出现，使人手足无措，甚至冷嘲热叽，纷至沓来，差不多到了掷笔兴叹的地步。但是，为了一个理想的实现，我咬紧牙根坚持到底，确信一个完整的新马华文文学形象的塑造，是刻不容缓，而且意义重大的。假如笔者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因了这本书，使许许多多外来以及后来对新马华文文学欲窥究竟的朋友们得以“免疫”，则一切愁苦，将在顷刻间烟消云散，一切负荷与压力，都已有了代价。

发掘已经故世及中途离去的早期写作人的生平事跡，依然是十分棘手的考据工作。要想获取第一手的翔实资料，殊非易举，只能从零星散佚的史料中，广为搜集，全面整理，务求详尽。个人能力毕竟有限，在这方面，很幸运得到写作界不少朋友的支持帮忙，口传笔述，解决了不少问题；曾在新马从事文艺工作而现在迁居他处的写作人也热烈响应，间接提供了许多难得的资料，使许多片断得以连结起来。

在采访当代写作人方面，承蒙写作界朋友们的相互引荐，使我有份机缘跟400余位新马华文作家取得联络，获益匪浅。遗憾的是，有极少数写作人，真人不愿露相，态度过於谦逊，坚持不求“闻达”，不逐“名利”，有的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写作人或作家，有的不肯以真面目示人，有的自称“傲骨天成，未惯媚世”，希望保持一贯“不出名”的宗旨。对於这些“世外高人”，我们当然不能过份强人之所难，而不便考究其为“何许人也”。这么一来，编撰工作就有了未臻完善的缺点。为了整体着想，我采取了在个别的介绍中，顺笔提及，旁征博引的方式，这可能破坏通篇的专一与完整，足堪诟病，如首集所犯者然，但这也是不得已的，尚希读者亮察。

差堪告慰的是所有505位写作人中，只张叔耐、拓哥、陈炼青、丘士珍、陈南、莹姿、冯蕉衣、殷枝阳、夏霖、陈全及铁戈11位缺少照片。他们多数是早期作家，或已故世，或已他往，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功绩，后人一定不会忘怀。

(三)

续编总共介绍了305位写作人，依年代分为7辑：

①战前殖民号龙舟的划桨人　〔1919-42，共48名〕
②光复号登陆艇上的战士　〔1945-49，共25名〕
③波澜壮阔自由轮上水手群　〔1950-59，共77名〕
④新加坡独立舰新阵容　〔1960-69，共36名〕
⑤马来西亚艨艟上生力军　〔1960-69，共50名〕
⑥新华后浪飞舫之精英　〔1970-81，共26名〕
⑦马华破冰船上新锐　〔1970-81，共43名〕

这样的分法，自觉比较妥当。新马华裔同胞在60余年间，在政治上经由殖民、光复到争取自主，两国又由独立合併到各自为政，分别兴邦建国，其间波折，可以说是血泪交织。所幸，在这样的困境中，写作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社会责任，使我华文文学仍然放射异彩。时代的号角，永远在我们记忆中响彻云天!

未来依然是一片浩瀚无边的大海洋，有风平浪静的美妙时刻，不无难以预测的骜涛骇浪。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我们遨游在顺境中，诚然可喜，即使天气突变，也要准备着乘长风，破万里浪。先辈为我们立下了榜样，如果我们随时自告泄气，那才不配称为“写作人”。这本书，是不是也提示了这一点?

上述的第①辑，曾以《战前马华作家搜访录》为题，自1981年8月21日至82年5月23日止，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甄供主编)连载。第②辑以《战后40年代马华作家群观》为题，由1981年8月28日开始，连载於柯金德主编的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商余”版，以迄同年的10月2日止。其余各辑，分别以《50年代新马作家行列》为题，自82年2月19日开始连载於新加坡南洋商报《写作人》副刊(孟毅主编)，共发表29篇。《50年代文坛人物志》，81年12月13日至83年6月26日，在槟城星槟日报《文艺公园》副刊(方北方主编)陆续登出29篇。《50年代马华作家行列》，自83年7月6日至同年8月26日，在大马南洋商报“商余”副刊连载36篇。《60年代马华诗人概观》，82年1月6日至4月4日在吉隆坡马来亚通报《文风》副刊(原上草主编)连载18篇。《60年代大马写作人浮雕》自82年5月13日至同年8月21日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商余”副刊发表39篇。《70年代新华作家丰采》，82年6月1日至9月1日在新加坡“奋斗报”(周维介主编)第161期至164期，刊登16篇。《后浪(70-81)掀起新丰采》，由82年6月16日至83年1月19日在马来西

亚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连载６９篇。另有50篇，以《文坛人物志》为题，发表於新加坡月刊“新苑”版（黎达材主编）。

这些简介文字在刊登之后，幸蒙多位有关作家及其他人士来信指正，使我有机会进行修正补漏，衷心感激。相信这么一来，所提供的史料，将会更加翔实和完善。在《马华写作人剪影》里，有些事件实得诸传闻，不免有以讹传讹之虞；收在这里的“修订本”，谬误之处已尽可能更正，并增添若干新的资料。由於搜集到更多的资料，我甚至进行重写，使以新面目出现，这种情形，大概占了20余篇。鉴於笔者乃以个人能力进行此项艰巨工作，难免力有不逮，本书容有流於浮浅之处，或因疏忽造成的错失，一併在此告罪。倘蒙诸位同舟共济的朋友们，不吝惠予教益，指出不当或值得商榷的地方，笔者实感庆幸。

（四）

因为有千字左右的局限，对於生平多姿多采的一些重要写作人的介绍，不免有不能畅所欲言之概，这是本书的另一个缺点。也由於这种限制，对好几位南来的中国作家，我们的着眼点只能放在他们居留新马从事文艺活动的情况，而放弃其他无关的事跡。

在所有推荐的写作人中，不乏所写绝大部分非文学类的作品，可是这些作品文采斐然，就是放在文学类别中，也毫不逊色，所以不否定他们的文学地位。

本书提到的年轻一代写作人，数目可观，对他们的重视，将起着激励的作用，对他们寄予厚望，因为未来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重任，全靠他们的毅力与勇气去承担。

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中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朱光潜先生，在其“我们对於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一文中，这样结尾：“悠悠的过去祇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所以还能认识出来这漆黑的天空者，全赖思想家和艺术家所散布的几点星光。朋友，让我们珍重这几点星光！让我们也努力散布几点星光去照耀那和过去一般漆黑的未来！”

这是适合於每一个时代的青年，一位哲人所抒发出来的最永恒最美丽的声音。

（五）

笔者担任教职，以５、６年的课余零碎时间，完成本书的编撰工作，到此总算告一段落。在这些宝贵的光阴中，有不少是耗在争取本书的

出版方面。我多方求助，到处奔跑，甚至於去扣团体的门，结果总是一波三折，失望而归。这种情形，不知何时才获改善?

在这样坎坷的道路上，在尝尽苦头之后，唯一感到慰藉的是，朋友们的热心协助和鼓励，使我信心倍增。

对於多位深具谦光之道的前辈作家的指点和教诲，我在此表达万二分的谢忱及无限祝颂。

特别要提到的是新加坡的李拾荒、秦林、烈浦、张金福、杨为人、黄惜阴、张礼明及林方等，东马的刘子政和黄任芳，北马的萧遥天和方北方，中马的李锦宗，旅居印尼的莊延波，以及海外的刘柳、原甸诸先生女士，他们的隆情高谊，令我难忘!

1983年9月16日

音序人名索引

—A—

Ài
☆艾　骊 111
☆艾　文 108
☆艾　芸 109
☆艾　斯 470
艾　宜 440
艾　禹 199
艾　原 381
艾　紫 199
☆爱　薇 425

—B—

Bái
☆白　鹤 205
☆白　寒 50
☆白　塔 253
☆白　帆 278
白　痴 406
☆白　金 441
白　荷 199
白　杨 421
☆白　雪 393
白　蝶 456
白秋琳 341

Bǎi
柏　青 357

Bāo
包恩井 336

Bèi
北　风 196
北沙参 400
北极星 421

Běn
☆奔　浪 452
奔　星 440

Bǐ
笔　戈 122
☆笔　抗 169
☆笔　农 330
☆彼　岸 401

Bì
☆毕　洛 149

Biàn
变质岩 440

Bīn
☆斌　子 88

Bīng
☆冰　梅 255
☆冰　谷 107
冰　迅 199
冰　点 440
冰　秀 456

—C—

Cǎi
采凡音 461

Cài
☆蔡　欣 382
☆蔡　淡 184
蔡坚贞 17
☆蔡良乾 340
☆蔡正健 178
蔡曙鹏 291

Càn
璨　颖 440

Cāng
苍　松 497
☆苍　星 497
沧　海 463

Cáo
☆曹　兮 265
☆曹　莽 317
曹　沫 379
曹　毅 445
曹国宾 4
曹介平 343

Cǎo
☆草　风 141

Chā
☆差　它 410

Cháng
常　焱 4
☆常　夫 264
长　河 315
☆长　谣 305
☆长风葛 306

Cháo
☆朝　浪 490

Chén
晨　野 53
☆陈　南 21
陈　之 315
陈　果 315
☆陈　欣 485
☆陈　孟 144
陈　朗 200
☆陈　凡 78
陈　葛 456
☆陈　群 318
陈　寅 206
陈　蕙 381
☆陈　全 79
☆陈　蝶 145
☆陈　彦 373
陈一萍 217
陈少苏 248
陈剑光 356
☆陈残云 232
陈羊羽 23
陈振夏 453
陈闻察 374
陈纶新 315
☆陈世能 319
☆陈龙玉 320
陈来水 442
陈牧元 442
陈志超 423
陈远帆 486
☆陈强华 486
陈达生 336
陈祖明 336
陈庆昌 160
陈思卿 400
☆陈白影 18
陈桂芳 2
☆陈炼青 10
陈云彩 9
☆陈雪风 80
☆陈华淑 146
陈连成 284

☆陈慧桦 147
☆陈清华 231
☆陈政欣 414
☆陈荣照 374

Chéng
呈向风 291
程茂德 453

Chì
赤　阳 421

Chóng
☆崇　汉 376

Chuān
☆川　草 464
☆川　谷 388
川依特 461

Chuí
垂　仲 315

—D—

Dà
大理石 440
大年人 467

Dǎi
歹　羊 361

Dài
☆戴英浪 247
戴清才　44
戴晨夫 461
☆黛　丁 272

Dàn
☆淡　如 322
☆淡　堂 143
淡　云 264

Dèng
邓丘山 208
邓盛民　90
邓励诚　6

Dí
笛　宇 400

Dì
地中海 392
谛　克 417

Diāo
☆貂何湄　39

Dīng
丁　琅 233
丁　娜 336
☆丁　冰 274
丁　翼 453
☆丁　云 463
丁　仇 392
☆丁之屏　43
☆丁家瑞 249

Dǐng
鼎　新　27

Dōng
冬　琴 437
冬　竹 486
☆东方月 221
东海客 471

Dǒng
☆董农政 459

Dù
杜　边 212
☆杜　红　55
☆杜　诚 114
☆杜　晖 297
杜　坚 392
杜　芭 422
☆杜运燮 258
杜君敖 486
杜宇玲 440
☆杜南发 446

Duān
段南奎　4
☆端木虹 180

Dūn
敦　诗 406

—F—

Fān
☆翻　腾 505

Fàn
☆范北羚 134

Fāng
☆方　修　37
方　图 503
☆方　天 276
☆方　昂 467
☆方　野 468
☆方北方　49
方君壮 503
☆方娘真 469
☆方乘达 390
方怀静 199

Fáng
☆房谈金 406

Fěi
☆斐　楼 235

Fēng
风　客 486
☆风沙雁 454

Féng
☆冯蕙衣　33
冯列山 216
冯业勤　33
冯东阳 500

Fú
☆芾　特　71
☆符气南 161
符国汉　13
☆符肇流 489

Fù
傅无闷 218
傅崇曦　19
☆傅孙中 419
傅艾笙 461

—G—

Gāo
高　宁　79
☆高　潮　75
☆高　秀 137
高　青 505
☆高云览 327

Gē
戈　凡 453
戈　荒 486
戈　壁 472
革　尘　9
☆葛　凡 380

Gū
辜斧夫 209
辜芳金 285
孤　帆 406
孤　影 406

Gǔ

☆谷 雨 92
谷 亮 361
谷之华 456
古 辛 307
☆古 寅 392

Guān
☆关新艺 98

Guāng
☆光 华 256

Guō
郭 青 122
郭乐仙 1
☆郭四海 377
郭宝崑 291
郭裕德 343
郭永秀 315

—H—

Hǎi
☆海 凡 140
海底山 212

Hán
☆寒 川 166
☆韩 萌 95
☆韩觉夫 503
☆韩拍岸 194

Hàn
汉 辛 472
☆汉素音 337

Hé
☆荷 花 229
何 戟 453
何 晓 478
何 濛 199
☆何 谨 474
何采薇 9
☆何畅秀 215
☆何家良 298
何蓀兰 327
☆何子煌 358
☆何焯良 118
何惠禄 442

Hè
贺 巾 79
贺 平 82
☆贺兰宁 333

Héng
☆横 眉 383

Hóng
☆洪 浪 132
☆洪 生 366
洪 钟 17
☆洪 泉 481
☆洪丝丝 223
洪流文 406
洪而亮 486
洪荣狄 449
虹 絮 345

Hú
胡浪曼 214
胡玉华 125

Huā
花 远 199
化 夷 6

Huà
华 山 392
华之风 459

Huái
淮 清 213
槐 华 139
☆怀 冰 435

Huáng
☆黄 尧 325
☆黄 崖 162
黄 华 456
黄 克 453
黄 琼 394
黄 云 467
黄振彝 9
黄征夫 212
☆黄望青 240
☆黄润岳 87
☆黄科梅 239
☆黄戈二 326
☆黄晚香 86
☆黄思骋 327
☆黄任芳 84
☆黄寒秋 420
黄蓁芳 83
黄崇禧 97
☆黄俊贤 328
☆黄应良 164
☆黄叔麟 85
☆黄梅雨 163
黄湘波 404
黄继翔 244
黄嘉月 373
黄梅影 343
黄汉雄 315
黄继豪 442
黄顺来 472
☆黄昏星 492
黄彬华 57
☆黄撷母耳 329
皇甫光 327

Huì
慧 聆 212
☆慧 适 186
慧 君 112
惠 铭 122

Huǒ
火雷红 440

—J—

Jī
集 文 160
集 群 160

Jǐ
☆纪 思 453
纪 青 501
☆纪 铮 73

Jiā
佳 子 456

Jiǎn
☆简 兮 384
简 斋 421
简 笛 315

Jiàn
剑 客 404

Jiāng
☆江 南 394
江 宏 291
江 夏 196
江晃西 248
☆江上舟 395
☆江振轩 396
☆姜 凌 68

Jiē
☆杰 伦 168

Jīn
金 洪 13

金　山 478
☆金　苗 300
☆金礼生 65

Jìn
晋　斌 404

Jìng
静　海 32
☆静　华 431

Jū
巨　鳄 5
☆菊　凡 165

Jūn
☆君　绍 60
☆君盈绿 354

—K—

Kā
☆喀秋莎 379

Kǎ
☆卡　夫 440

Kāng
康　田 494
康如也 204
☆康静城 371

Kē
柯　戈 419
柯金德 125

—L—

Lài
☆赖敬文 432
赖瑞和 469
☆赖文星 501

Lán
☆蓝　影 349
☆蓝　玉 199
蓝　金 316
蓝　沙 392
蓝　雨 440
蓝　冰 423
蓝　端 368
☆蓝启元 504
蓝雨亭 486
蓝小忆 33

Láng
☆郎格非 407

Lǎo
☆劳文青 491

Lǎo
☆老　杜 282
☆老　蕾 206

Lè
乐　冰 403

Lèi
雷三车 48
雷似痴 486
☆雷健恩 493

Lěng
☆冷燕秋 113
☆冷若冰 359
冷冰冰 404

Lí
黎　田 95
黎　航 139
黎渭銮 199

Lǐ
☆李　向 56
☆李　过 57
李　伙 196
李　吟 456
李　凯 139
☆李　建 288
李　劲 357
☆李西浪 2
李天游 18
☆李润湖 20
☆李蕴朗 31
☆李词佣 213
☆李冰人 19
☆李星可 59
☆李铁民 214
李紫凤 247
☆李梅子 212
☆李金泉 211
李啸岳 182
☆李汝琳 58
☆李康凤 291
☆李廷辉 289
李贩鱼 419
李擒白 448
☆李学文 290
李叔鸣 160
李金坡 125
☆李拾荒 357
☆李永平 398
☆李系德 475
李牛才 295
☆李忆碧 476
李业霖 285
李木香 390
李子毅 343
李一文 500
李德昌 336

Lì
☆力　匡 101
力　云 291
丽　鹿 437

Lián
☆连　铜 484
☆连啸鸥 234
☆连士升 83

Liáng
☆梁　山 15
☆梁　园 158
梁若尘 220
☆梁三白 315
☆梁瑞明 416
☆梁良贯 159
☆梁志庆 160
梁志成 32
☆梁纪元 415
梁文华 196

Liào
廖　星 252
廖月英 13
廖颂扬 381
☆廖建裕 336
廖裕芳 336
廖雁平 492

Liè
☆烈　浦 139

Lín
☆林　岩 217
☆林　晨 38
☆林　潮 218
☆林　臻 64
☆林　绿 303
☆林　方 121
林　鲁 500
林　声 266
林　丹 196
林　青 196
☆林　琼 123
☆林　过 122

☆林　风 403
☆林　也 362
☆林　高 447
☆林　康 448
☆林　锦 363
林　虹 359
林　梦 392
林　梦 419
林　音 460
林浪抠 208
☆林稿生 219
☆林鲁生 220
☆林参天 12
林独步 209
☆林英强 44
☆林姗姗 7
林建安 17
林峻坚 361
林徐典 219
林焕文 336
林瑞珍 336
☆林万菁 361
☆林源河 124
☆林洛人 404
林仙峤 33
林山楼 442
林燕何 472
☆林月丝 478
林秋月 486
林年绿 497
林木化 332

Líng

玲　子 478
凌　江 486
凌　沁 466
凌　高 488
零点零 119

Liú

☆刘　思 32
☆刘　柳 270
☆刘　冷 269
☆刘　戈 181
刘　吟 315
刘　湄 199
刘果因 178
☆刘前度 246
刘士木 230
☆刘子玫 338
刘以鬯 254
刘含芝 456
☆刘亿心 271
☆刘祺裕 190
刘吉源 486
☆流　冰 226
流　浪 210
☆流　川 138
流　电 244
☆流　军 370

Liǔ

☆柳　舜 307
☆柳北岸 40

Lóng

龙　翔 178

Lú

卢　曜 229

Lǔ

☆鲁　莽 185
☆鲁　钝 429
鲁　达 500
☆鲁白野 93

Lǚ

☆吕　朗 295
☆吕晨沙 399

Lì

绿　蒂 44

Luó

☆罗　林 200
☆罗　思 348
罗　鸣 500
罗依夫 234
罗纪良 295
☆罗大章 349
萝蔓萝 445

Luò

☆洛　萍 72
洛　逸 497
☆落　叶 424
☆骆　明 193
骆起东 77
骆世生 7

—M—

Mǎ

☆玛　戈 243
☆马　德 74
☆马　汉 135
☆马　宁 225
马　骏 38
☆马　阳 311
马　亚 79
马　田 448
☆马　雷 409
马缘影 18
☆马摩西 263

Mài

☆麦　青 82
☆麦　秀 148
☆麦　浪 483

Màn

曼　弦 213

Máng

☆莽　原 82

Mào

毛　兵 421

Méi

☆梅　井 152
☆梅　拉 153
☆梅　筠 457
梅　旋 403
梅薄丝 19
☆梅淑贞 154
梅兰诗 404

Méng

☆蒙　路 498

Mèng

梦　平 163
☆梦　虹 427
梦　君 295
梦燕子 115
☆孟　毅 126
☆孟　沙 125
孟　嘗 214
☆孟　紫 449
☆孟仲季 308

Mǐ

☆米　军 53
☆米　然 284

Miáo

☆苗　秀 29
☆苗　芒 69

Miǎo

渺　华 400

Mò

☆莫　河 156
☆莫　邪 155
莫理光 294
莫似慧 441
☆陌上桑 133

Mù
暮　平 139
暮　静 490
☆牧羚奴 127

—N—

Nán
☆南　子 129
南飞雁 139
☆难　明 436

Ní
呢　喃 44

Nián
☆年　红 110

Níng
☆凝　秀 192
宁　舟 441

—O—

Ōu
欧志才 486

—P—

Pān
☆潘农虹 245
☆潘雨桐 339
潘文为 435
☆潘友来 188
潘天生 486
☆潘正镭 462

Pāo
☆泡　蒂 66

Péng
蓬　青 32
彭　飞 440
☆彭士骐 172
彭松涛 201
彭世灼 200

Piāo
☆漂　青 244
飘　云 486

Pǔ
普　洛 244

—Q—

Qí
☆齐　新 461

Qiān
谦　君 347

Qián
钱　博 309

Qiǎn
浅　丘 414
☆浅　草 411

Qiāo
☆悄　凌 408

Qiáo
乔　木 160

Qín
☆秦　林 368
秦　英 330
秦　仪 361
琴仲瑟 456

Qīng
☆清　疆 157
☆青青草 450

Qíng
晴　山 7
☆晴　川 323

Qiū
☆丘士珍 14
☆丘凤人 222
丘克难 448
丘易寒 374
邱志伟 2
☆邱新民 261
邱锦彬 406
邱树荣 440
邱泰歌 440
邱开金 336
邱国心 33

—R—

Ráo
饶楚瑜 18
饶紫鹃 18
☆饶百迎 248
☆饶柏华 350

Rèn
刃　贝 469

Róng
☆容　子 460

—S—

Sān
三　便 21

Shā
☆沙　平 52
沙　燕 185
☆沙　禽 474
沙乐夫 404
☆莎　克 372

Shào
邵宗汉 503

Shān
山　雪 199
☆山东佬 201

Shāng
☆商晚筠 488

Shēn
申　青 276

Shěn
☆沈　橹 257
☆沈　强 296
沈兹九 232
沈安琳 346
沈炯光 84
☆沈钧庭 400
☆沈穿心 477

Shī
☆施亦谦 482
☆诗　铭 422
诗　蒨 463
诗　朵 445

Shí
☆石　君 104
石韫真 17
☆石诗元 281
石诗火 281

石膏像 442

Shǐ
☆史 汀 251
史 阳 370
☆史 英 353
☆史可扬 279
☆史立桓 252

Shì
☆适 民 428

Shū
舒 金 421
☆叔 权 405

Shuǐ
☆水 沫 250
水 生 483

Sī
☆思 采 130
思 青 483

Sōng
松 台 448

Sòng
☆宋 雅 61
☆宋 人 287
☆宋子衡 120

Sūn
孙 大 291
孙快雨 421
孙艺文 212

—T—

Tán
☆谭云山 4

Táng
☆唐 林 310
☆堂 勇 314

Táo
☆桃 木 224
☆陶 焰 266
陶仁琳 16

Tián
田 垄 25
☆田 流 51
☆田 农 105
☆田 思 391
田 君 406
☆田里夫 280

Tiě
☆铁 戈 99
☆铁 抗 23

Tóng
同道章 478

Tǔ
土 戈 491

Tù
☆吐 虹 283

Tuó
☆驼 铃 187

Tuò
☆拓 哥 3

—W—

Wan
☆完颜莆 119

Wǎn
☆宛 郎 259

Wáng
☆汪金丁 210

Wang
王 莹 478
王 探 248
☆王 里 47
王 玫 277
王 军 421
王 帙 327
王 炎 437
☆王 葛 48
☆王君实 25
王元良 5
☆王哥空 17
☆王秋田 203
王纪元 202
王式民 229
王植原 216
☆王任叔 202
☆王梅窗 277
王观新 421
☆王润华 103
☆王每夫 438

Wàng
望无际 363

Wei
☆巍 萌 100

Wěi
☆韦 皋 28
☆韦 西 304
韦 辛 160

Wen
温 漱 196
☆温梓川 16
☆温任平 173
☆温瑞安 495
☆温祥英 174
温志新 208

Wén
文 翔 17
文 丁 347
文 臣 478
☆文 戈 465
☆文 恺 352
☆文 征 466
☆文怀朗 204

Weng
翁秀夫 214
翁 翼 332
翁文豪 160

Wu
巫运才 336
☆巫汉明 360

Wú
梧 桐 315
☆无 涯 324
☆芜 野 430
☆吴 天 22
☆吴 锡 294
☆吴 宜 356
☆吴 华 293
☆吴 棠 443
☆吴 岸 115
吴 登 356
☆吴 垠 442
吴 亮 448
吴 密 115
☆吴仲青 9
☆吴广川 209
☆吴太山 207
吴适鸣 356
吴柳斯 356
☆吴逸凡 208

吴剑锋 356
吴静子 356
☆吴天才 62
☆吴宏声 292
吴仲达 309
吴超然 492
吴德耀 443
☆吴赐苏 444
吴伟才 356
☆吴海凉 116
☆吴维凉 472
吴信答 336

Wǔ
☆伍 岱 254
伍 木 461
伍 德 336

—X—

Xī
西 玲 39

Xià
☆夏 霖 77
☆夏 浓 262
夏 彬 262
夏 弦 262
夏 桦 262
夏 翔 456
☆夏 洁 313
夏芷芳 262
夏文新 262
夏怀霜 262
夏金水 200

Xiǎn
洗玉贞 1

Xiāng
☆湘 云 418

Xiāo
☆萧 村 273
☆萧 艾 198
萧 阳 253
萧 克 21
萧 亮 209
☆萧 冰 344
☆萧 萌 345
萧 洋 381
萧 江 400
☆萧遥天 97
萧文增 269
萧雨然 400
萧招麟 336
潇 郁 494
潇郁霖 440

Xiǎo
☆小 黑 389
小 青 421
小 奴 421
晓 笛 423

Xiào
啸 平 36

Xiè
☆谢 明 341
☆谢 克 94
☆谢 清 385
谢进保 161
谢天平 500
☆谢水旺 342
谢倬荣 257
谢云声 19
谢又斋 110
谢世逛 200
☆谢诗坚 434
谢永成 390
谢永就 390
☆谢冰凝 386
☆谢川成 502

Xīn
☆辛 白 355
心 群 361
心 茹 486

Xín
邢致中 357

Xíng
☆杏 影 54

Xióng
熊蕾影 13

Xiū
休止符 486

Xú
☆徐 帆 369
徐 蔚 343
徐 毅 390
徐君濂 266
徐若洋 497

Xǔ
许 杰 209
许侠夫 36
☆许云樵 230
许健吾 296
许友庄 476
许友彬 463

Xù
☆絮 絮 45
旭 阳 315
旭 辉 421
☆旭 雅 471

Xuán
玄 荫 204

Xuē
薛殊白 221

Xué
雪 岚 161
☆雪 凝 413

Xùn
☆迅 郎 397

—Y—

Yá
☆雅 波 167
雅 白 478
雅 蒙 476

Yán
岩 尘 77
颜圣兴 160

Yáng
☆杨 嘉 241
☆杨 骚 242
☆杨 樾 268
杨 岚 440
杨 柳 486
杨 冰 392
杨实夫 248
杨雨若 17
☆杨松年 175
☆杨百合 426
☆杨应南 381
杨剑寒 486
☆杨秋卿 456
杨贵谊 200
杨永年 178

Yáo
☆姚 棠 70
☆姚 拓 131
姚 楠 230
姚 菁 456

姚雪鸿 17

Yē
椰 青 32

Yé
☆野 火 228
野 农 503
野鸽子 440

Yè
☆夜半客 479
☆叶 斌 334
☆叶 吟 421
☆叶 啸 494
叶蕉辛 251
叶逾舟 492
叶曼沙 390
叶来卿 456
叶佩来 486
☆叶冠复 42
☆叶苔痕 91

Yī
☆一 介 387
一 梦 243
☆依 藤 8
依汎伦 461

Yí
☆以 今 34

Yì
易 水 269
☆易 梵 365
易草舒 404
逸傅人 199

Yīn
☆殷 勤 312
殷建波 486
殷枝阳 35

Yín
☆吟 露 445

Yǐn
隐 逸 417

Yīng
☆英培安 367

Yíng
☆莹 姿 27

Yōng
庸 夫 448

Yǒng
永 乐 199
永春峇峇 231

Yōu
☆忧 草 183
幽 兰 356

Yóu
☆游 牧 89
☆尤 今 351
☆尤 琴 439

Yú
于 青 404
☆于沫我 41
余惕吾 266

Yǔ
☆雨 川 128
☆雨 青 299
宇 玲 440
禹 零 286

Yù
☆煜 煜 423
☆郁达夫 26

Yuán
☆原 甸 136
☆原上草 76
袁丽贞 456

Yuè
☆岳 野 260
☆岳 典 364

Yún
云 匡 255
☆云里风 90
☆芸亦尘 480

Yùn
☆韵 斌 347

—Z—

Zǎo
早 慧 432

Zé
泽 兰 199

Zēng
曾 见 27
曾 瑛 208
曾 奋 214
☆曾 泓 378
☆曾圣提 5
曾曼青 237
☆曾华丁 236
☆曾玉羊 237
曾艾狄 217
☆曾梦笔 238
曾铁忱 312
☆曾希邦 331
☆曾炽豪 332
曾贵明 291
曾纪荣 456
曾荣盛 336

Zhān
☆詹 芜 335

Zhāng
☆章 钦 412
张 放 233
☆张 寒 150
☆张 挥 375
☆张叔耐 1
张楚云 212
☆张紫薇 233
张礼千 230
☆张漠青 267
☆张天白 11
张匡人 269
张少军 336
张清江 244
张尘因 473
张志祥 336
张安邦 435
张瑞星 388
张梦野 362
张红英 381
☆张贵兴 487
张曦娜 456
张慎修 160
张木钦 160
☆张树林 151
☆张金燕 6
☆张一倩 24
☆张逸萍 321

Zhào
☆赵 戎 30
☆赵 林 496
赵 泰 327

Zhēn
☆蓁 蓁 176
甄 庭 497

Zhěn
枕 戈 21

Zhēng
☆征 雁 67
征 帆 423

Zhèng
郑 易 182
☆郑 辉 500
☆郑 祖 499
☆郑文通 13
郑今村 201
郑绍崖 220
☆郑子瑜 46
郑逸之 95
☆郑百年 189
郑微鸣 397
郑复存 178
郑剑治 421
郑英豪 442
郑建英 361
郑维圣 13

Zhī
☆芝 青 216
知 庸 423

Zhōng
☆钟 祺 96
☆钟 瑜 195
☆钟夏田 197
☆钟文苓 343
☆钟燕音 433
☆钟山松 196
钟松发 336
☆忠 扬 301

Zhōu
周 钧 4
☆周 唤 402
周 仑 266
周心默 244
周清渠 281
周庆芳 281
周颖南 357
周清啸 492
周福泰 336
☆周望桦 451
周曾铗 33

Zhū
☆朱 绪 36
朱 扬 453
朱 辉 421
朱冷夫 208
☆朱昌云 286
朱德春 315

Zhú
竹 昕 445

Zhuāng
☆庄 敬 455
庄力生 19
庄泽宣 201
☆庄延波 142
庄之明 500

Zǐ
☆子 木 275
☆子 凡 102
紫 焰 21
☆紫 阳 309
☆紫 曦 170
☆紫一思 171
☆紫梦羚 417

Zōu
邹子孟 4
邹朴夫 208

Zuì
☆醉梦斋 191

Zuǒ
佐 丁 244
左手人 483

☆ 计505位　　合计1038位

第 1 辑:
战前殖民号龙舟的划桨人〔1919 -42〕

〔由 1 -46 位大致以从事写作先后为序，余者（47 -505）皆以繁体笔名笔画为序〕

1	张叔耐	2	李西浪	3	拓　哥
4	谭云山	5	曾圣提	6	张金燕
7	林姗姗	8	依　藤	9	吴仲青
10	陈炼青	11	张天白	12	林参天
13	郑文通	14	丘士珍	15	梁　山
16	温梓川	17	王哥空	18	陈白影
19	李冰人	20	李润湖	21	陈　南
22	吴　天	23	铁　抗	24	张一倩
25	王君实	26	郁达夫	27	莹　姿
28	韦　晕	29	苗　秀	30	赵　戎
31	李蕴朗	32	刘　思	33	冯蕉衣
34	以　今	35	殷枝阳	36	朱　绪
37	方　修	38	林　晨	39	貂问湄
40	柳北岸	41	于沫我	42	叶冠复
43	丁之屏	44	林英强	45	絮　絮
46	郑子瑜				

201	山东佬	202	王任叔	203	王秋田
204	文怀朗	205	白　鹤	206	老　蕾
207	吴太山	208	吴逸凡	209	吴广川
210	汪金丁	211	李金泉	212	李梅子
213	李词佣	214	李铁民	215	何畅秀

216	芝　青	217	林　岩	218	林　潮
219	林稗生	220	林鲁生	221	东方月
222	邱风人	223	洪丝丝	224	桃　木
225	马　宁	226	流　冰	227	高云览
228	野　火	229	荷　花	230	许云樵
231	陈清华	232	陈残云	233	张紫薇
234	连啸鸥	235	斐　楼	236	曾华丁
237	曾玉羊	238	曾梦笔	239	黄科梅
240	黄望青	241	杨　嘉	242	杨　骚
243	玛　戈	244	漂　青	245	潘衣虹
246	刘前度	247	戴英浪	248	饶百迎

第2辑:

光复号登陆艇上的战士〔1945-49〕

48	王　蔼	49	方北方	50	白　寒
52	沙　平	53	米　军	54	杏　影
58	李汝琳	59	李星可	65	金礼生
68	姜　凌	70	姚　紫	71	蒂　特
72	洛　苹	76	原上草	77	夏　霖
79	陈　全	83	连士升	86	黄晚香
87	黄润岳	91	叶苔痕	93	鲁白野
95	韩　萌	97	萧遥天	99	铁　戈

249	丁家瑞	250	水　沫	251	史　汀
252	史立桓	253	白　塔	254	伍　岱
255	冰　梅	256	光　华	257	沉　樽

258	杜运燮	259	宛　郎	260	岳　野
261	邱新民	262	夏　浓	263	马摩西
264	常　夫	265	曹　兮	266	陶　焰
267	张漠青	268	杨　樾	269	刘　冷
270	刘　柳	271	刘仁心	272	黛　丁
273	萧　村				

第3辑:
波澜壮阔自由轮上水手群〔1950-59〕

51	田　流	55	杜　红	56	李　向
57	李　过	60	君　绍	61	宋　雅
62	吴天才	63	周　粲	64	林　臻
66	泡　蒂	67	征　雁	69	苗　芒
73	纪　铮	74	马　德	75	高　湖
78	陈　凡	80	陈雪风	81	麦　青
82	莽　原	84	黄任芳	85	黄叔麟
88	斌　子	89	游　牧	90	云里风
92	谷　雨	94	谢　克	96	钟　祺
98	关新艺	100	巍　萌	101	力　匡
104	石　君	105	田　农	110	年　红
111	艾　骊	114	杜　诚	115	吴　岸
119	完颜藉	121	林　方	123	林　琼
124	林源河	126	孟　毅	128	雨　川
131	姚　拓	132	洪　浪	134	范北羚
135	马　汉	137	高　秀	139	烈　浦
146	陈华淑	150	张　寒	152	梅　井

153 梅 拉　156 莫 河　158 梁 园
160 梁志庆　162 黄 崖　164 黄应良
168 杰 伦　169 笔 抗　170 紫 曦
174 温祥英　180 端木虹　181 刘 戈
183 忧 草　185 鲁 莽　186 慧 适
187 驼 铃　190 刘祺裕　193 骆 明
196 钟山松　198 萧 艾　200 罗 林

274 丁 冰　275 子 木　276 方 天
277 王梅窗　278 白 帆　279 史可扬
280 田里夫　281 石诗元　282 老 杜
283 吐 虹　284 米 然　285 光 湖
286 朱昌云　287 宋 人　288 季 建
289 李廷辉　290 李学文　291 李廉凤
292 吴宏声　293 吴 华　294 吴 锡
295 吕 朗　296 沈 强　297 杜 晖
298 何家良　299 雨 青　300 金 苗
301 忠 扬　302 林 华　303 林 绿
304 韦 西　305 长 谣　306 长风葛
307 柳 舜　308 孟仲季　309 紫 阳
310 唐 林　311 马 阳　312 殷 勤
313 夏 洁　314 堂 勇　315 梁三白
316 莎 茹　317 曹 莽　318 陈 群
319 陈世能　320 陈龙玉　321 张逸萍
322 淡 如　323 晴 川　324 无 涯
325 黄 尧　326 黄戈二　327 黄思骋

也，难意 的不有《写著

328	黄俊贤	329	黄撒母耳	330	笔　农
331	曾希邦	332	曾炽豪	333	贺兰宁
334	叶　斌	335	詹　芜	336	廖建裕
337	汉素音	338	刘子政	339	潘雨桐
340	蔡良乾	341	谢　明	342	谢水旺
343	钟文苓	344	萧　冰	345	萧　萌
346	蓝　影	347	韵　斌	348	罗　思
349	罗大章	350	饶柏华		

第4辑:
新加坡独立舰新阵容〔1960-69〕

47	王　里	127	牧羚奴	129	南　子
136	原　向	138	流　川	155	莫　邪
161	符气南	166	寒　川	175	杨松年
176	蓁　蓁	195	钟　瑜	199	蓝　玉
351	尤　今	352	文　恺	353	史　英
354	君盈绿	355	辛　白	356	吴　宜
357	李拾荒	358	何子煌	359	冷若冰
360	巫汉明	361	林万菁	362	林　也
363	林　锦	364	岳　典	365	易　梵
366	洪　生	367	英培安	368	秦　林
369	徐　帆	370	流　军	371	康静城
372	莎　克	373	陈　彦	374	陈荣照
375	张　挥	376	崇　汉	377	郭四海
378	曾　泓	379	喀秋莎	380	葛　凡

381 杨应南　382 蔡　欣　383 横　眉
384 简　兮　385 谢　清　386 谢冰凝

第5辑：
马来西亚艨艟上的生力军〔1960-69〕

103 王润华　106 丘　梅　107 冰　谷
108 艾　文　109 艾　芸　112 李有成
113 冷燕秋　116 吴海凉　117 何乃健
120 宋子衡　122 林　过　125 孟　沙
130 思　采　133 陌上桑　140 海　凡
141 草　风　142 庄延波　143 淡　莹
144 陈　孟　147 陈慧桦　148 麦　秀
154 梅淑贞　157 清　疆　159 梁良贯
163 黄梅雨　165 菊　凡　167 雅　波
171 紫一思　172 彭士驎　173 温任平
177 疑　云　178 蔡正健　179 碧　澄
182 郑　易　184 蔡　淡　189 郑百年
191 醉梦斋　192 凝　秀　194 韩拍岸
197 钟夏田

387 一　介　388 川　谷　389 小　黑
390 方秉达　391 田　思　392 古　寅
393 白　雪　394 江　南　395 江上舟
396 江振轩　397 迅　郎　398 李永平
399 吕晨沙　400 沈钧庭　401 彼　岸
402 周　唤　403 林　风　404 林洛人

405 叔　权　406 房谈金　407 郎格非
408 悄　凌　409 马　雷　410 差　它
411 浅　草　412 章　钦　413 雪　凝
414 陈政欣　415 梁纪元　416 梁瑞明
417 紫梦羚　418 湘　云　419 傅孙中
420 黄寒秋　421 叶　吟　422 诗　悌
423 煜　煜　424 落　叶　425 爱　薇
426 杨百合　427 梦　虹　428 适　民
429 鲁　钝　430 芜　野　431 静　华
432 赖敬文　433 钟羔音　434 谢诗坚
435 怀　冰　436 难　明

第 6 辑：
新华后浪飞舫之精英〔1970 -82〕

437 王　炎　438 王每夫　439 尤　琴
440 卡　夫　441 白　金　442 吴　垠
443 吴　蒙　444 吴赐苏　445 吟　露
446 杜南发　447 林　高　448 林　康
449 孟　紫　450 青青草　451 周望桦
452 奔　浪　453 纪　思　454 风沙雁
455 庄　歆　456 黄　华　457 梅　筠
458 杨秋卿　459 董农政　460 蓉　子
461 齐　斯　462 潘正镭

眉　凝
冰
9〕
水　谷
李有成
何乃健
孟　沙
海　凡
淡　莹
麦　秀
梁良贯
雅　波
温任平
碧　澄
郑百年
韩拍岸
小　黑
古　寅
江上舟
李永平
彼　岸
林洛人

第 7 辑:
马华破冰船上新锐〔1970 -82〕

102 子 凡　118 何荣良　145 陈 蝶
151 张树林　188 潘友来

463 丁 云　464 川 草　465 文 戈
466 文 征　467 方 昂　468 方 野
469 方娥真　470 艾 斯　471 旭 雅
472 吴维凉　473 沙 禽　474 何 谨
475 李系德　476 李忆若　477 沈穿心
478 林月丝　479 夜半客　480 芸亦尘
481 洪 泉　482 施亦谦　483 麦 浪
484 连 钢　485 陈 欣　486 陈强华
487 张贯兴　488 商晚筠　489 符肇流
490 朝 浪　491 劳文青　492 黄昏星
493 雷健恩　494 叶 啸　495 温瑞安
496 赵 林　497 苍 星　498 蒙 路
499 郑 祖　500 郑 辉　501 赖文星
502 谢川成　503 韩觉夫　504 蓝启元
505 翻 腾

也，难意 的不有 写著

张叔耐

马华新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直接影响之下产生的；从1919年10月间开始，就可以在新马的华文报章，断断续续地见到用白话文体写的作品——诸如「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形式，好像新诗和话剧这一类作品，都能够读到。然而，当时新马毕竟是一个殖民地的区域，文化水平颇低，出版的条件缺乏，并且写作人材极少，故而马华文学虽然承受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而开始萌芽，但却无法像中国的新文学运动那样的蓬勃发展，它只能走着曲折迂回的道路，需要三、五年之后始能扭转文艺界的风气。那批文艺拓荒者在本地的文学小径上，筚路蓝缕的开辟荆荒的精神，是后人深表钦敬的！

马华文学史家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史稿」诸言：「马华新文学的发展与分期」里说：「马华新文学……大体上可分为战前、沦陷期间和战后三个大阶段。这三个阶段，除了沦陷期间的3年8个月，由于时日较短，可以自成一个段落外，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又应该各分为几个时期。就战前这一个阶段而言，我以为可以分为下列四个时期：一、1919至1925年——马华新文学的萌芽期。二、1925至1931年——马华新文学的扩展期。三、1932至1936年——马华新文学的低潮期。四、1937至1942年——马华新文学的繁盛期。」

在最早时期，能够刊登新文学作品的，主要的有新国民日报的「新国民杂志」、叻报的「坩张」「文艺栏」和「叻报俱乐部」、南洋商报的「商余杂志」、滨城光华日报的「光华杂志」等。——「新国民杂志」是新加坡新国民日报的副刊，很可能是战前所有的华文报副刊中，历史顶悠久的一个；自1919年10月发刊，一直维持到1936年5月21日，才因为改成「蕉影」副刊而宣告停版。最早期的马华文艺工作者，写得好或者影响力比较大的该是：张叔耐（痴鸠）、林稚生、精进、林独步、狄昂人、邱国基、楚狂、丘斌存、郑玉枝、梁亚珠、邱志伟、冼玉贞、郭乐仙、祈英……等等。早在1919年10月6日，张叔耐发表了「『新国民杂志』例言」，他说：「……大概杂志一栏，是包罗万象，样样都可栏入的。……并且杂志一栏，大概是以有情趣助兴味为宗旨。」

张耐叔原籍江苏松江，任新国民日报主笔兼总编辑，写了不少宣扬民主思想的政论散文，发表在「社论」栏，「时评」栏和副刊版上。



李西浪

李西浪有「南国诗人」的雅号，晚年写了不少的诗词；早年的时候，也积极地从事过文艺工作，是马华文学酝酿时期的小说作者。当时的副刊，有1919年在新加坡创刊的新国民日报的「新国民杂志」，叻报的「坤张」及其后身的「文艺栏」和「叻报俱乐部」（1923年创刊），南洋商报的副刊「新生活」（1923年9月创刊）以及不久之后的「商余杂志」……这些报纸副刊都有一部分篇幅，供新马写作人发表白话文创作。

到了1924年10月25日，新国民日报还出版另一个专门发表小说的副刊——「小说世界」。在第1期的「编者余谈」中指出编辑方针三点，其中两点是：㈠文言语体并用；㈡注重短篇。主编所刊用的马华小说，字数多在二千字以下。「小说世界」每期字数约六千，一部分属于旧文言，新文艺小说只占一半或大半的篇幅，而每期发表的新文艺小说不下两篇，故各篇字数不多。编者还在各小说旁边标着「教育小说」「社会小说」「讽世小说」「家庭小说」种种不同的名称。一般来说，这时期的小说只写了一个故事的梗概，技巧不高明，还配不上是短篇创作呢。当时，常在各报副刊上发表小说的马华写作人，该是陈桂芳、郭乐仙、玉贞女士、邱志伟、李西浪、李词庸诸人。邱志伟的「长恨的玉钗」（1924年），和李西浪的「蛮花惨果」（1925年），是两篇最长的小说，曾在「新国民杂志」上连载了好多期。迷羊是李西浪的笔名之一。

方修编选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中，把「蛮花惨果」列入为「小说的萌芽」之作品。苗秀在「马华文学史话」一书（页13）中评道：「『蛮花惨果』的内容更触及婆罗洲方面的『猪仔』被人奴役的非人生活，可算是现实性较强的一篇。……像这样的小说，无论它的写法或情调，都显著地受了旧传统的影响，和旧章回小说也就相去不远了。」

李西浪大概于1972年1月21日逝世，著有古诗集「劫灰集」；晚年两眼失明，但仍有古诗发表。他对朋友的感情是真挚、热情的。周颖南在「纪念南国诗人李西浪先生」一文里写着：「西浪先生不仅对海外诗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南洋新闻界，也是一面旗帜。从30年代始，他先后参与主持过怡保的『晨钟』，新加坡的『消闲钟』、『七天』和『新报』……他一生安贫乐道，澹泊明志。……」

拓哥

在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1919年冬—1925年之间)，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发展，并不见得均衡，因为在形式上的特点表现得相当明显，但在内容方面的特质可就显得模糊。而一般马华文学的内容，是一种经常体现着反侵略、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时代思想之文学。这种反侵略、反封建的内容特质，要等到1925年7月跟10月，当第一批新文学刊物「南风」和「星光」，接连着发刊之后，才开始明晰的形成；马华文学创作的思想，自此渐渐形成了马华文学运动的主流，也确定了马华文学发展的路向。

马华文史家方修，曾经把「南风」这份早期的纯文艺副刊，形容为「马华新文学运动的第一声号角」。「南风」是在1925年7月15日创刊的。它可说是马华文学运动的开端。从这一个时期之后，马华文学才开始进入了扩展时期，继续发扬光大。不久，「星光」「沙漠田」「荒原」「洪荒」等副刊相继创刊了。「南风」是由三几位青年文艺工作者联合创办，借新国民日报的版位刊载出来的，大概是半个月出版一次。在这个副刊上写稿的作者，只有拓哥、梦苇和应平三位而已，主编是拓哥。梦苇和应平似乎只在「南风」副刊发表过一篇文章而已，其余的作品，均出自拓哥的手笔。「南风」只出了9期而已；我们之所以特别提到它，那是因为它是最早期的一个纯文艺副刊，在整个马华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而拓哥是马华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位先驱者。

拓哥，真名金拓，原籍安徽。他写的诗歌和小说，受到了当时中国创造社作家们不少的影响，作品染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还掺杂了不太健康的伤感气氛。他当时只有20岁的年纪，具备了一般读书人的潇洒、俊逸，洒脱不羁。「南风」停刊后，他到了日本，为爱情自杀未亡，坐过监牢，不知所终。小说家苗秀在「马华文学史话」一书评道：「他(拓哥)的诗作，动辄就是180行一气呵成。表现在他的诗篇里的热情澎湃，只是艺术技巧较差，并且伤感性极浓。……马华文学一开始便有像『感冒』这样的短篇出现，这是值得重视的。」在方修编选的「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一集、小说一集里，可读到拓哥的「赤道上的呐喊」和「感冒」等作品。——据揣测，应平、梦苇也是拓哥的化名。「南风」是拓哥创办的副刊，为最早期的纯新文学副刊，只出了9期，共发表24篇作品。据梁山说，拓哥在星洲养正学校念过书。



谭云山

由拓哥主编的「南风」，发刊了2个多月之后，有一个态度更明朗、立场更坚定的文艺副刊，在新加坡的叻报开始出现了——它是「星光」，于1925年10月9日创刊，第一位编者是谭云山。他发表的作品，主要是诗和杂文。他出版的「海畔」，是马华文学史上第一本诗集。「星光」副刊在马华文学史上占了一定的地位，主编大力提倡新文学、新思想。它一共维持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停刊，前后出版了84期，比后来的文艺副刊「荒岛」「洪荒」「绿漪」等，有着更辉煌和悠久的历史。「星光」由谭云山主编了44期之后，继之而编的是周钧；从第74期开始，由于「星光」的编辑委员大多数到柔佛丰盛港去教书，故而星光编辑部就由新加坡的育英学校移到丰盛港的培智学校去，由写作人邹子孟、段南奎、常焱、曹国宾四人负责。「星光」有一个缺点，便是经常登载一些非文艺性质的文章，而且缺少了像「南风」那样鲜明的、积极的立场。段南奎和周钧曾在丰盛港担任校长。1926年9月底，「星光」停刊了；这时正好是中国北伐时期，为了参加革命事业，几位编者即：段南奎、周钧和常焱等，都北归了。「星光」的另一部同人，包括谭云山和几位新来的文友，于1926年9月2日又创办了另一个刊物——「沙漠田」，成为新国民日报的新副刊。它的负责人是「骆驼社」的谭云山、陈子实、张登三和何学尼；每周出版一期，每期一大版。但「沙漠田」只出版20期左右，到了1927年3月以后，就由于谭云山离开新加坡而停刊了。

「荒岛」副刊是于1927年1月出版的；在同一年里，还有「洪荒」「绿漪」「荔」「海丝」等文艺副刊次第面世了。此后，在新加坡和槟城两地的华文报章，所出现的文艺性副刊多达二、三十种哩；至此，马华新文学已然蔚为风气。自1925年7月至1931年底，这也就是文学史家所说的扩展时期。而在此阶段的初期，谭云山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谭氏原籍湖南茶陵，约于1901年生，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1924年南来星洲，曾任工商学校教席。1928年，受聘到印度国际大学任教授，曾任印度中国学院院长，是个德学兼优的佛学者。他定居印度的和平乡逾50年，为沟通中印文化而奋斗，蜚声国际，功绩彪炳。1930年及31年在广州出版诗集「海畔」和「印度洋上」，另有「印度周游记」「圣哲甘地」「南洋回忆」等译著约10种。所出版的英文专著也有数十册。谭氏任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多年，于1983年2月12日在菩提伽耶逝世，享寿82岁。



曾圣提

在20年代末的马华文艺界，曾圣提放射出耀目的光芒，颇享盛誉。当时，他是杰出的作家和报人，既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第7任总编辑，又是马华文艺开拓者之一。

他原名曾曼尼，1901年出生在中国广东饶平，在厦门集美学校毕业后，1922年南来新加坡，在道南小学执教半年后又回中国。25年到印度追随圣雄甘地，后于1943年3月写成《在甘地先生左右》一书（1959年新加坡青年书局再版），翌年又回梓里。27年再度来新马，进入创办4年的南洋商报，担任电讯翻译和副刊编辑，对拓荒时期的马华文艺居功厥伟。30年5月升任商报总编辑，翌年8月离职，原拟到欧洲留学，却遇九一八事变发生，再逗留在槟城创办《电讯新闻》，不久回中国。32年第2度去印度拜访甘地，从印度又去棉兰；36年回槟城主编《现代日报》。37年七七事变发生，他联合新马泰一些华文报记者组成“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回中国，不多久重返槟城继续主持《现代日报》。直到日本南侵马来亚前不久才到重庆去。战后一直留在中国。79年12月7日偕夫人陈可美抵达印度舍瓦阿须蓝甘地的隐庐中，从事著述。1981年11月17日来新加坡探望其胞妹曾曼真等亲朋戚友，翌年4月18日晚回返印度。不幸于82年12月1日凌晨一时病逝于印度新德里，享寿81岁。

曾氏另有笔名：大吉、M等。于1929年1月发刊的《文艺三日刊》（原名文艺周刊），和前此的《洪荒》一样，附在南洋商报出版，是他与一些文友倡办的，常见的作者有：张放（张殊明、张楚鸣）、革尘、吴仲青、熹然、元良（王）、华丁、寒筝、丁琅（窦琴伯，别署花都蓉女）、巨鳄（王尧民）、仲广等人。他们是以《南洋文艺的铁塔的铸造者》自命的；在《文艺周刊》创刊号发表的一篇《本刊的志愿》里，号召别的志同道合的文艺工作者，也一同参与实现这一伟大的企图。——文史家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上卷）一书中说：“曾圣提是《文艺三日刊》（以及较早的《洪荒》）同人的领袖人物。他在南来之前，已在粤东一带搞过一个时期的文艺运动，所以一在马来亚的文坛上出现，就显得相当的成熟。他写诗，写散文，写小说，也写理论，搞翻译，是文艺界的一位全材。曾氏作品的最大特点，是文字上的色泽十分鲜明。”大约在1980及81年间，他在新加坡的《乡土》双月刊、大马的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和南洋商报《读者文艺》等副刊发表不少的创作及译文，如《船民泪》《圣提老人在回忆》《流水行云》《献给乡土》《西南行随笔》《覆舟》等。



张金燕

张金燕跟拓哥、谭云山、吴仲青和曾圣提，是1927年前后的马华作家——最早期的小说家之一。

在1927年1月28日，有一个叫做「荒岛」的文艺副刊，附在当时新加坡著名的报章新国民日报出版。「荒岛」是马华文学发展时期最重要的文艺副刊，它是由四位文艺工作者：黄振彝、张金燕、L.S女士(邓励诚)和化夷（法雨）合办的。除了黄振彝之外，其他三位常有小说创作在「荒岛」上发表，尤其是张金燕写得最多。若以作风来说，张金燕与同个时期的马华小说家吴仲青颇相似——也是一位写实主义派的作者。他发表在「荒岛」上的短篇小说大概有二、三十篇，题材偏重于妇女及两性问题，大多有相同的主题：描写在殖民地的半封建社会里头的妇女们不幸的命运。当时，他常用的笔名有：撕狮、CC、子某、系言、火星、精灵等。除了写小说，他也写杂文，作风浑厚壮阔，常评击华人社会里头的腐旧思想，淋漓尽致，鞭辟入里。主编「荒岛」的黄振彝，作品是多方面的，笔名为梅郎、伊伊、依依等。法雨是当时的一个中级学生，笔名有：化卷、新昌、佛如、俊士等，原名朱化雨。1927年8月回返中国。曾被郑文通推崇过的L·S女士，另用DAM女士、T·T女士等署名。当年也是个学生作家。

张金燕祖籍广东，1901年生，是早期极少数在热带土地上出生长大的马华作家之一；也因此，他十分熟悉当时殖民地的社会生活，小说创作里头洋溢着本地的生活气息。1966年，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他的小说集「悲其遇」，列为「战前马华文学史料丛书」。1970年12月6日，张金燕、苗秀和赵戎三位老牌作家莅临小笨珍，我带他们到海滨巡礼。这时他已70高龄了，但精神矍铄，老当益壮。他亲自用广东话对我说，不久前他自己也来过新山和柔南一带。他个子高大，谈话风趣；更难得的，是他这天还带了一本「悲其遇」送我，内收他自1927至29年之间完成的8个小说。

1967年出版的文艺杂志「新野」，张金燕是编委之一，他接连在「新野」发表3篇新创作的小说，宝刀未老呢！他在「悲其遇」的「后记」里说：「这本小册子所收集的8个短篇小说，都是37年前的拙作，它们曾刊载于本世纪初的20年代本地报章新国民日报和叻报的新文艺副刊『荒岛』里。这些糟粕的旧陈皮，倘若不是由于新加坡大学图书馆的华文部对于本地历史所有的报章好好而有系统与严密的珍藏、贮管，早就难逃时空的蹂躏、人为的摧残和蠹鱼吃掉的命运。」张氏已于1981年2月22日因患「老人病」溘然辞世。



林 姗 姗

在北马的文艺界，许多人只知道林姗姗是一位老报人兼副刊编辑，似乎很少人知道他是30年代的名作家。早在1927年 10月5日创刊的「诗」，是马华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新诗刊，每周出版一次。当时，该诗刊常见的作者便包括林姗姗在内。大约22天之后，另一个文艺副刊「微光」周刊创刊时，林姗姗和温元亨、金狮、鹤子、骆世生诸人，也是基本撰稿人。后来，他与黄霞、落人（依藤）、曾圣提及紫薇等，也是华丁主编的光华日报「绝缘回线」附刊的作者。较早时，林氏也常在「绿洲」和「杭育」副刊投稿。他已79岁高龄了，身材瘦细，不修边幅，但精神奕奕。

自1927年初到1928年底，在槟城出现的比较重要的报章副刊计有：绿洲、杭育、荔、海丝、八月、玫瑰、诗、微光、喇叭、怒涛等。它们都是南洋时报的副刊，跟新加坡的荒岛、洪荒和绿漪是同个时期在马华文坛出现的文学刊物。根据文学史家们说，由于1927年10月以前的南洋时报，现时全部不可复见，所以这些刊物有一部份因为出现较早，发刊日期已经无法确知。自1926年起，林浪沤是南洋时报的主编，他年纪虽老，而且又是一位旧文学家，但难得的是他对新文学的提倡不遗余力，他上任后第一声便是让「绿洲」副刊出版了。早期在北马活跃的写作人如汪开竞（慎良）、LS女士、梁若尘、林姗姗、李天游、陈晴山、冼凡、李树梧、若萍、志新(士心)和王探(一工)等，他们多少都受到林浪沤的影响。金惠吾在「『马华新文学史稿』补遗」一文里说：「在1926年至1929年这个时期，假使没有林浪沤的领导，北马文艺界便不会那么蓬勃，而许多文艺刊物可能也会跟着销声匿迹了。…… 到1930年初，林浪沤即辞去主编之职到星洲去了。…… 自1930年林浪沤离职后，槟城文坛暂时沉寂了一个时期。」

这之后的将近50年里　另一位姓林的主编也对马华文艺的发展作了极大的贡献；数十年来，他是星槟日报的总编辑，主编「星艺」及「莲花河」等副刊，对北马文风大有影响，他就是老报人林姗姗，原名林铁魂，学名林毓梅，1900年生。祖籍福建厦门，一署寸铁、短兵、黄瑰、SS、啸秋等等。约于1929年曾任光华日报主编；1936年间，与骆世生、方君壮等人合力创办现代日报。他初期爱写诗，可惜的是，文言的气氛太浓，内容不太坚实。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的戏剧及出版史料等集中，可读到他的剧作「良心之狱」等作品。1980年9月27日逝世。



依藤

依藤（17.9.1912——9.1.1976）原名汪开竞，原籍江苏泰昌，上海同济大学肄业；南来后，居住在槟城，致力于从事文学活动。他的一生，尽瘁于文学事业与教育事业。1933年已在钟中担任史地科主任，于1972年9月退休；退休后，仍在钟灵独中执教。自1975年8月以还，身体健康欠佳，九月进入中央医院治疗，不幸药石罔效，延至1976年1月9日凌晨零时寿终正寝。依藤的笔名尚有：南岛居士、仲平、陶然、金惠吾、落人、慎良、克铨等，其父亲是名教育家汪起予，常有著述发表，1938年逝世。

晨照在「敬悼汪开竞老师」（原载新加坡钟中校友会会讯）一文中写道：「汪师平日生活简朴，律己甚严；在教学上，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批改作业尤其认真，深获同学们的爱戴。课余之暇，复勤于进修写作，经常以依藤、陶然、丁丁、金惠吾等笔名在各大报章发表作品。早在一九二七年，当汪师还在中学读书时代，就与一般爱好文艺的朋友在槟城的南洋时报主编『玫瑰』副刊，并以慎良、落人等笔名撰写诗歌、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玫瑰』的特色是纯粹刊登文艺创作，并不参杂非文学或旧文学作品，思想正确，这在当时文坛而言，是难能可贵的。『玫瑰』创刊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底，至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宣布停版，一共出了五十二期，对于马华新文学运动的扩展，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战后汪师对旧小说的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五十年代初期，经常以依藤的笔名，在南洋商报的『商余』副刊发表其心得，由于分析入微，见解精辟，读者无不击节称赏，汪师亦名噪一时，这些论文后来结集为『旧小说新谈』一书，列为商报丛书第32种出版。

「汪师亦博闻强记，曾将槟城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起，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的一段沦陷史实，撰为『彼南劫灰录』一书，该书曾以『光明圈外』为题，先在商余副刊连载，是以忠实的史学态度，生动的文艺笔触，暴露了日寇铁蹄统治下的人民生活惨状，也揭穿了法西斯主义者的凶狠面貌，成为研究彼南时代的珍贵史料。此外，汪师也写了不少有关槟城的教育界与文坛掌故的文章，散见各报。」

依藤终生未娶。1957年9月，槟城钟灵中学出版他的「彼南劫灰录」。另一部12万字的长篇小说「阳光底下的人们」，尚未出版单行本。



吴仲青

在马华文艺的流变中，1919年3月间在吉隆坡出版的益群报的「说部」附刊、同年10月在新加坡创刊的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和更早期间——自光绪年间在新加坡开始问世的叻报的「绡张」及其后身的「文艺栏」和「叻报俱乐部」（1923年创刊），以及南洋商报的副刊「新生活」（1923年9月创刊）和稍后的「商余杂志」等报章副刊，是马华新文学的苗床。在小说发展方面，到了1924年10月间，新国民日报增设了新副刊「小说世界」之后，才是马华小说的酝酿时期。名作家苗秀在「马华小说的流变」一文里写道：「从1924年底起，马华文艺出现了一种令人鼓舞底现象，附在大报的同人创办的纯文艺刊物纷纷问世了。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下列数种——㈠「旅人」，由革尘、了因、曼尼等主持，1924年12月6日创刊。㈡「南风双周刊」，拓哥主持，1925年7月15日创刊。㈢「浩泽」，由吴仲青、冷樵、禾草主持，1926年12月6日创刊。㈣「荒岛」，由黄振彝、张金燕、LS女士主持，1927年1月28日创刊。㈤「绿漪」，由郑文通、何采菽、陈云彩主持，1927年12月20日创刊。」(他编过「昶旭」副刊，笔名昶旭、蔚蓝)马华新文学运动正式的序幕，是于1925年7月间才揭开的。根据文史家方修的划分，自1927年初至28年底，是马华新文学扩展期的第二阶段。这段时期比较重要的作家，是曾圣提、张金燕、林姗姗、曾华丁、吴仲青、何采菽等6人。

吴仲青，1900年生于浙江岭县，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和国立测量专科学校。南来之后，以小说见称；作品虽不算多，但多是很有价值的文学劳作。笔名有白龟、西摩等。——1983年1月14日，通过施寅佐与杨卓卿夫妇的介绍，有幸在中华书局访问了吴仲青太太李佩芬，已77岁高龄的吴太太说：仲青的父亲是举人，家学渊源；他13岁会作诗，又刻苦自励，新旧文学好，数学也特出，书法佳；身材高大，仁厚待人。战前，他曾在星洲育英中学、启发学校、南洋女中及华侨中学执教，也担任过巴生中华学校校长。日治时代，他们一家避居廖内岛。和平后，去吉里汶 莱培本学校长校，也担任过廖内端本学校校长。据苗秀说过，吴氏约于1948年，曾以吴菁的笔名在「晨星」副刊发表一、二篇文章。后返星治病，不幸因胃癌于1948年11月28日 谢世。其太太是位退休的女校长，现居华登岭，遗下一男三女，均事业有成。

陈炼青

陈炼青是早期的马华文艺工作者之一，一署秉铣。1907年6月生于广东潮安。13岁时在乡村的高小毕业后，于1921年随着他的父亲来新加坡，翌年考入华侨中学的补习班。

1928年，陈炼青进入叻报工作；在他主编叻报副刊「椰林」的二年半时期内，他的立场、收获和对于南洋新文艺运动的影响是深巨的。他也主编过杂志「晓天周刊」，由于健康欠佳，给他带来神经衰弱和失眠之症，而于1931年辞职，翌年春即回到原籍去养病。他后期在中国的生活艰苦，贫病交加，但他仍未放弃写作，作品散见于上海天津各地的文艺刊物；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也有一些表现。1940年农历9月17日，他在出生的农村逝世，享年33岁。

当他在星洲主编「椰林」的时候，用了好多笔名如：半闲、未兆、孟晋、无聊、老五等，发表了许多散文，经常每天多达三、四篇，多是清新刚健的作品。当时他不过是22岁左右，文字与思想便十分成熟了。有一段期间，他还兼主叻报的笔政呢。他的作品精粹而有法度，绵密而切实。

1929年9月，陈炼青在「椰林」副刊发表的「文艺与地方色彩」，似是马华文学史上最先提倡地方色彩的作家，当时他就别具卓见了，他写道：「谁都承认文艺断不能超出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只作品中关于景物的点缀一端，就绝对不容作家随便的。……文艺虽重想像，然而作家总难以离开现实的生活专去冥想些生平不尝赏鉴过的东西，而作着不忠实的描写。所以地方色彩问题，便为我们当所注意了。成功的作家，无论诗歌小说抑或散文，里头所取的景物，总是作者日常所接触者写出。某些文学家，如吉卜林，他因为生长于印度，所以他的作品即以描写印度的景物见长；如司帝文生，因尝经来南洋养病，以故他中年的作品，也便充满了很浓厚的南洋的风味；……近年来南洋刊物之发达，虽则不能说比较中国多，但总较往昔蓬勃的多了；可是你如要在那些刊物里头找到一篇南洋的色彩稍为浓厚的作品，那好像披沙拣金似的困难。作家涸在椰丛下，写着梅花，雪片，杨柳……等东西，还是不全改掉。」

1962年7月，南洋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陈炼青文集」，全书81页，21篇作品，附录其侄儿陈仲荪写的「陈炼青二三事」。根据杨松年周维介的资料：当陈炼青于1929年6月17日改组「椰林」之前，这个副刊的文艺稿件是薄弱的；改组后，它摒弃了剪稿的陋习。当他于同年7月宣布再度改革「椰林」之后，它已纳入了文艺正轨。



张天白

从战前到战后初期，张天白、林参天和丘士珍等几个文艺作家，一直是读者群所熟悉的，因为他们勤写不辍。在马华文学低潮时期，张天白和林参天是中马文艺界的代表作家，而北马文艺界三位较有代表性的写作人，该是住在怡保的丘士珍、饶楚瑜和曾艾狄。专门从事理论批评的张天白，与林参天一向住在中马，二人过从甚密，文艺界人士多以张林并称；事实上，他们的文艺观和其他方面都不一致，可以说张天白跟丘士珍比较接近——创作态度上比林参天积极一点，而林氏是一位温和的民主主义作家。

张天白，于1902年12月出生于广东平远霸头程南村。结束学校读书生活后，即从事教育工作。汕头的《平报》《民报》和《岭东民国日报》，是最早发表作品的园地。1930年8月来到马来亚芙蓉，住在一个学生的红毛楼上。闲着无事，就构思写作。10月间，在星洲日报用伧父的笔名，发表《杂感》连载，每天一段，约一周登完。那时没有稿费。11月移住怡保狮尾郊区，向李西浪主编的《雷报》和邓剑影主编的另一报投登杂文，署名多变，现今他都忘记了。他先后在益群报（1938年）、槟城新报（1934年1至6月）、马华日报（1938年1至6月）和星槟日报（1946年5至10月）四家报社编辑新闻和副刊，有时兼写社论。学校工作有多馀时间写文章，经常用各个笔名写稿，投登星洲日报，有时也给南洋商报、槟城新报、新国民日报写稿。——他说，投稿发稿费，从1934年开始，由星洲日报首倡。后来各报都发稿费，但一千个字1元或5角，经久未变。1932年初，他在星洲日报《文艺周刊》发表二篇小说，署名张晨；其中一篇是《学徒》；还有一篇是描述胶工生活的，题目已忘记。以后因长期生活单调，难集素材，几乎全写杂文。1947—48年写字数较多的是散文。他又坦言道："我的脾气，不惯抄引，写文章出自心裁。也不喜欢立意拖长篇幅，骗取稿费，浪费读者的时间。写法太直率，株连亲人。不能不有时采取隐喻。上面提到《杂感》连载，就是对比那类社会、那种意识的差别。方修先生主编的《作品选·挂象史观》，是比喻社会历史在变化，但愿向前的华族，顺应历史潮流，不要僵化历史。"——30年前，他在吉隆坡、加影，先后做过学校教师。日治时期，还做过店员暨家庭教师。笔名除上述外，他还用过马达、晓光、太阳、炎炎、东方生、丘康、丘幸之、杨明等等；命名无非是谐声、明义、引伸和拆字之类，避免个人突出。最后他透露：从1930—1941年存稿共6册，寄放在一间会馆，在日本法西斯恐怖下，被人全部烧光。

12　第一位出版长篇的林参天



林参天

自1919年10月，「五四」新文学被介绍到新马的华人社会，直到1941年12月初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马来亚，这其间马华文艺有了大约22年的发展历史，曾经在这段时期内，积极从事文艺工作的写作人为数不少，小说的产量也相当可观，不过一般来说，当时的马华小说多半是不成熟，且属水准以下的作品，只有一小部分有相当的水准；而林参天的「浓烟」便是最好的例子，曾替马华文坛增光不少。这部在1935年8月20日写完的长篇小说，曾震撼文坛；由于写得好，在上海生活书店主编「文学新丛书」的傅东华，把它列为文丛之一，全书488页，于1935年7月印行。——这是马华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战前出版的唯一的长篇，同时还是反映华侨教育的小说的滥觞。书中故事，以谭云山为主角，化名「毛振东」。

林参天，一署林莽，原籍浙江，1904年10月2日在中国出生，1927年南来，在华校任教及长校37年，历任吉隆坡培才小学校长，于1964年退休；1972年11月6日病逝于吉隆坡，享寿69岁。已出版的单行本有：长篇小说「浓烟」（1959）「热潮」（1961），短篇小说集「余哀」（1960），合集「头家和苦力」（短篇小说集·1951）「中国新文学二十年」等。

1930年，林参天开始在报纸的文艺副刊「瀑布」「野葩」等版上发表作品。1932年初，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创刊了；自此，林参天便成为该周刊的基本作者之一。从1932年到1936年，林参天和张天白，是当时文坛上最活跃而成就最大的马华作家。代表作「浓烟」全书共有20章，分为6部分，内容是广泛的描写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初期的马来亚教育界的黑暗现象。小说的故事是在北马「啼儿国」的一间学校里展开。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好多关于教育的问题，所以出版后受到文教界人士的重视。文艺评论工作者张天白曾在「晨星」副刊发表书评，郑重地介绍长篇「浓烟」。

小说家苗秀在「马华文学史话」一书中（页338）评道：「『浓烟』是一部20万言的长篇，而全部所反映的都是关于侨教问题，并且局限于马来亚华侨社会一隅的侨教，虽说豹窥一斑，即可概其余，但由于题材狭窄，汇为长篇，难免令人有过于单调之感；作者的描写，有时又缺乏取舍，至流于琐碎，有点自然主义的倾向。」——谭云山曾说这部长篇，「用意深远，文笔畅达，可作故事小说读，亦可作教育论文读」。



郑文通

1934年3月初，由废名（丘士珍）在南洋商报的「狮声」副刊引起的「地方作家」论战，丘氏曾在那篇「地方作家谈」里写道：「作者推荐了14个当时的马华文艺写作人，认为他们『是够得上负起马来亚地方文艺作家』。这14人是：符国汉、吴仲青、陈一萍、连啸鸥、忘八蛋、熊蕾影、郑维圣、巨鳄、枕戈、哥空、老张、郑文通、廖月英、金洪……」——郑文通另署钟之凌。金洪即郭锦洪。郑氏主编过新国民日报的副刊「绿游」（1927）、「瀑布」（1929）、「文艺」（1933）、「新国民文学」（1938）和南洋商报的「曼陀罗」半月刊（1929）及「文艺工场」（1930）、「雷鞭」（1931）等。

老作者梁志生（梁山，梨涡）在「新野」文艺杂志第5期写了一篇「我与文通」。梁氏曾是郑文通的好友，所以介绍时写得十分生动：「他（郑文通——马崙按）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是：貌似矜持，其实骨子里风流倜傥，不拘形骸。他底仪表呢：大衣领带，吊带长裤，金边眼镜；加以风度翩翩，笑容可掬，确是交际场中最受欢迎的人物。我和文通结识时，他尚在和泰树胶商行当秘书。……也许他曾经写过一点什么普罗文学，但他毕竟过着中国旧文人的浪漫生活。……由于文通的职位由和泰秘书而转入报馆编辑，先后在民国日报、新国民日报、总汇报及星洲日报服务，月中收入减少……文通原籍永春人，少年时曾在香港育才书社受教育，毕业后回乡教书。写作生活，便是从那时发轫的。但写作文体，那时是用文言。由于受五四时代洗礼吧，他一到新加坡来，便改用白话文创作，不断的创作，反映着社会各阶层的现实，因而有多产作家之称。

在怡保他当了怡保的建国日报总编辑。……那时是1947年，他不知怎的，离开了怡保建国日报的职位，凄然的扶病回到星洲和文姬寓居于一间客栈里，据说是因工作过劳、紧张，染上了心脏病。不久便溘然逝世了。」(1949年)

苗秀说：「郑文通是早期最有贡献的马华作家之一。他主要是写短篇小说，但是这方面的成就不很好，他的那些短篇，无论技巧抑或内容，都是显得粗糙的。他的最大的功绩，是从1927年至1938年这10年间，先后主持过好些新文艺期刊。」

丘士珍

根据马华文学史家的划分，由1932年至1936年这5年之间，是马华文艺晋入一种低潮状态的年代。不过，在这个时期的一些文艺副刊，也曾爆发了几次相当规模的笔战，包括文艺作家郑文通与青年励志社的戏剧编导人王信的戏剧争论，「地方作家」问题、大众语运动与反复古运动、「读古书」和「几个副刊」问题、以及「马来亚文学诸问题」……等的文艺论争，使空气原是冷淡的文坛也掀起了些微波澜。

由丘士珍引起的「地方作家」之论战，连续在「狮声」副刊之上进行了两个多月。丘氏以「废名」为笔名发表了短论「地方作家谈」，一开始就肯定了马华文艺的存在——他这么写道：「……关于马来亚有无文艺，这是不成问题的。在这里，我们应该肯定地说马来亚有文艺，就是居留或侨生于马来亚的作家们所生产的文艺。因此我想，我们应该紧抓住『地方作家』这个含义来承认马来亚的文艺，同时要坚决地反对以为上海才有文艺的谬误的高调。……我以为地方作家的解释应该是：凡是在某一个地方，努力于文艺者，曾有文艺作品贡献于某个地方者，无疑地我们应该承认他是某一个地方的地方作家。……我们应该严正地说：地方作家应该让他与文坛中心的作家群站在同样无分高低的地位。……我们不应该盲目地重视以上海为文坛中心的中国文艺作家，我们应该推崇马来亚的地方作家。」论战由1934年3月初开始。

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中卷）里说：「丘氏是陈炼青以后第一个注意到当地文艺的独特意义的作者，他们两人先后在理论上为马华文艺的确立铺下了一条坦途。……丘氏比陈炼青更进了一步，提出了『马来亚』这个明确的地理概念。」

丘士珍，一署家珍，出生于中国福建龙岩，是战前和战后的著名作家。南来后，于1929年开始在槟城报章发表作品。1932年前后，发表他的中篇小说「峇峇与娘惹」，这是马华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其单行本于1934年出版，比林参天的长篇「浓烟」早出版了两年。战后，他在怡保一带办报，用另一笔名丘天发表创作。1949年回返原梓，著作有中篇「峇峇与娘惹」（1934），短篇集「没落」（1934）及中篇「复仇」（1948）等。约4万字的中篇「复仇」和短篇「爱情的快乐」都是他1947年的作品，被方修收入「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2）——小说㈠集」里。



梁 山

70年代后半期，经常在星洲日报《星云》等版发表文章的梁山，是30年代颇负名气的老牌作家。现为新加坡公民。自1930年开始写作，早期的笔名有：C君、梨涡等。原名梁志生。在30年代初期，梁志生便是一位打笔战的猛将了。

1933年10月，梁志生在连啸鸥主编的《狮声》第113期，发表了剧评《爱同校友会游艺大会》一文，批评独幕剧《除夕》的"尾巴是带了一种概念化的，而且带章回小说的绝处逢生的色彩"。接着，就出现了金晖的反批评文章：《志生君理论底清算》。

1934年3月，废名（丘家珍）在《狮声》为文介绍地方作家后，梁志生以C君为笔名发表那篇《地方作家介绍的商榷》，他这么写道："所谓有希望的作家是寥寥这几位了。废名先生的热心介绍，其尽了文化运动一分之力是很可敬重的。不过，介绍得太不科学了，作者的作风、立场、历史，却一点也没有提及，可不令人怀疑了么？怀疑废名先生所戴的近视眼镜太深刻。並且所介绍的其中有的配不配作家也有疑问。真的，介绍作者是影响个人与社会甚大的。"

1935年7月间，梁志生与水源（瑞元）君在李紫凤主编的《狮声》副刊，发生了"读古书"的论争。当时，他还改用梨涡为笔名，写了几篇答辩文章。

他祖籍广东顺德，1912年2月17日生于新加坡，1967年退休——是新加坡的一位退休校长，服务教育界约36年。早在30年代，他一度由星洲乘船到荷属廖内的新吸岛当小学校长，途中曾到峇莱岛端本学校探望长校的小说家吴仲青和当教务主任的连啸鸥。退休后，他仍勤学不辍，对红学很有心得。

1977年1月间，他在《星云》版发表《战前的几个副刊编辑》，他说："战前，新加坡的华文日报，有好几家。记忆所及，历史悠久的有叻报、新国民日报、总汇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星中日报、民国日报等等。读者除了看看电讯，新加坡要闻，外地新闻之外，也都喜欢翻翻各报的副刊，尤其是文学副刊。……其时各报的副刊编辑，大都很受人尊敬、爱戴，无论他的擅长，是新学也好，旧学也好。那些编辑先生，也都谦恭下士，喜和投稿者联络感情：或通信，或叙谈。……编者和投稿者的感情，都联络得很好，蔚为文坛盛事，而彼此之间，也容易成为文友。自然，那时候的副刊编辑，在编馀之暇，也乐得和一些摇笔杆的朋友晤谈，以广交游。"——梁氏另署：柴也鲁、卜之、阿生、梁天等。



温梓川

在北马槟城，温梓川、吴逸凡、方北方、萧遥天、黄晓香、刘前度、刘果因、韩觉夫、陶仁琳、陶焰……等，都是文坛耆宿了。成名逾50年的温梓川原名温玉书，1918年出生，祖籍广东惠州。1926年秋，他考入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预科甲组；1927年秋，转入上海暨南大学攻读。抗战胜利后，他在槟城一家报馆编电讯版；后来在一小学任教，并兼编光华日报副刊，1971年退休，而今卓然成为文坛老将了。自1929年至1960年，先后出版了18本编著译述的专集：恋歌二百首（1929）、山歌选（1930）、梦呓（1930）、梓川小品（1933）、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1933）、南洋恋歌（1935）、美丽的谎言（1940）、夫妻夜话（1952）、美丽的肖像（1953）、血洒黄沙（1953）、走向桥边的女人（1955）、郁达夫南游记（1956）、沈从文小说散文选（1957）、作家的学生时代（1957）、作家的创作经验（1958）、马来亚研究（1959）、某少男的日记（1960）、文人的另一面（1960）等书。80年代初，仍常有文章在报刊登载。

1957年7月间，温梓川在「作家的学生时代」一书的「序」中说：「二次大战胜利后的初期，我在一家新创的报馆编副刊，日常和文艺青年接触也较多，他们常常谈起一些颇为有趣的问题，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个指示，譬如关于作家的读书心得和读书生活之类，便是许多话题当中的一个。因此使我知道他们在读书方面，却苦于暗中摸索，自寻门径，同时，这些话题也激起了我着手进行搜辑的工作。于是消磨了不少的时间……经过再三挑选，只得二十一人，每名占一篇，便编成这样的一副面目，大抵『五四』以来的前辈作家，差不多都包括在内了。」他常用的笔名有：丘山、五舒、半峯峯、南洋伯、秋郎、山叶等。

「文人的另一面」是温梓川最为人称道的一本书，原于1960年由星洲世界书局印行，后来台湾也有翻版本。温梓川在「郁达夫三宿槟城」一文中说：「记得是在1929年，那时，我还在上海暨大念书，在初秋的一个星期天，我到真茹杨家木桥去探访汪静之先生，就在那里初次见到郁达夫先生，那天恰是汪诗人的诗集『寂寞的国』出版了，他坚留我和达夫在他家里吃『牛肉』宴，藉作庆祝。……1938年12月底郁达夫先生到新加坡来编报的消息终于在报上看到了。翌年一月他乘春假之便，到槟城来游览。当时槟城的一般喜欢搞文艺的朋友便定于一月四日下午五时，假座郊外的一家酒肆公宴郁达夫先生。」



王哥空

1964年2月，由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编印，列为「马华文艺史料丛书之一」的「马华文艺的起源及其发展」，是一部颇有价值的马华文学史料参考书。古辛(王如明)在「论正确处理史料与马华文艺发展的路向」(页17)一文里写着：

「当时文坛上的副刊与定期刊物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如1936年左右，较著名的有早版星洲日报的『晨星』，主编为林建安，经常撰稿人有：林棘、马达、陈炼青、丘家珍、温梓川、刘郎等人，内容有短篇小说、时事小品、什谈、文艺评论等。其星期版有『文艺周刊』，主编为王哥空，经常撰稿人有姚寄鸿、谛克、西珍、新人等，多容纳创作。星中日报的副刊『星火』，主编为健人等，该副刊每逢星期一又出一专刊『每周文学』，经常撰稿人为石韫真、孑遗、胡桃等人，内容多注重介绍、批评，上述副刊曾有过著名的有关新文学运动，国际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问题的讨论。南洋商报副刊有『狮声』主编为李紫凤，经常撰稿人有薄丝、梨涡等人，内容为短论、创作、介绍等。新国民日报副刊有『新路』，主编为李润湖，经常撰稿人为寄鸿、谛克等，内容多注重介绍世界文化的新动向，纠正当前不正确的看法等。此外，槟城方面有光华日报副刊『槟风』，主编为洪钟，是马来亚北部文艺青年的园地。现代日报特设之文艺副刊，时常载有文艺短论与创作，此外有槟城新报的文艺副刊『新园地』与『大千世界』等。怡保方面有中华晨报的『大众副刊』，鼓吹新文学运动及救亡运动，其他副刊有『青年大众』等。以上所说的皆为报章副刊，现在让我们谈谈当时定期副刊物的情况：海啸(十日刊)，主编为蔡坚贞。星岛周报，编辑为苏亦民、罗格、羊羽、文翔、白荻，内容有文艺，艺术讲话与通讯等。此外有大众周报，主持人杨雨若，内容多鼓吹救亡运动……」

——小说家王哥空，原姓曾，日治时期被日军捉去打伤，后改姓换名。原籍琼州，战前南来，自1930年下半年起，便在「椰林」和「野葩」等副刊写稿了。他在「野葩」发表的「夜」，是鼓吹革命的短篇。1934年4月，短篇小说集「面包及其他」出版了，这本集子跟同年出版的丘士珍的「峇峇与娘惹」及「没落」，是马华文坛最早问世的一批单行本。他这本只有48页的小说集，内收16个短篇，由胡浪漫作序。他在星洲日报当外勤及编辑20多年，1959年因患肠癌辞世，享年50余岁。其女儿王纪明在报社任职，她说她哥哥已改回姓曾。



陈白影

在马华文学低潮期（1932 —— 36年）出现的小说家，比较重要的该是林参天、丘士珍（丘家珍）、饶楚瑜、林棘、王哥空、饶子鹃、陈白影等，他们都各有一定程度的成就。

饶楚瑜原名胡君苹，原籍广东大埔，曾在怡保培南学校执教；战后移居槟城，旋返原梓教书。1934年前后，在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南洋商报的「狮声」，和上海的「春光」月刊等报刊发表不少的短篇，作品产量比林参天及丘士珍的少得多，但却比他俩较有深度。于1934年创作的短篇「笼」，丘士珍曾特别评介一番，誉它为1934年南洋以至中国文坛的「一篇难得的杰作」，又赞饶楚瑜是当时「南洋独一无二的前进的文艺作家」。1936年下半年，饶氏改写杂文，并翻译若干日本的反战文学，译笔流畅。

林棘最初是在星洲民国日报的「公共园地」等副刊发表文艺短篇，后来在「晨星」写抒情诗及小说，1936年底完成4万多字的中篇「新年」，在「晨星」连载3个月，是马华文学史上的第二个中篇创作。当年常在民国日报「公共园地」副刊写作的，还有好几位如马宁、林其仁、周静稚、陈嘶马、马蝶影诸人。马宁，原名黄振村，战前南来，积极地从事文艺活动，返华后在新马光复时再度来新加坡，著作不少，1949年回中国。马蝶影（景三）和周静稚（钧）都主编过「公共园地」副刊，马氏于1932年初离星赴香港。饶子鹃，本名饶襄才，原籍广东大埔，毕业于星洲华侨中学，一向从事教育和新闻工作。他另有笔名紫鹃、阿凡、饶箭等，常写小说和散文，1935年前后，是李铁民、李紫凤及李天游先后主编的「狮声」等副刊上的基本作者。

最后提到的是陈白影，原名陈华生，1916年在广东潮州出生，汕头大中中学毕业，任职于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34年初，常有小说和散文在「晨星」和「文艺周刊」等副刊发表。他的作品，描写细致，善于营造气氛，颇具吸引力。1937年之后，几乎只有诗作发表。1959年5月，香港激流书局出版他的「陈白影诗集」，全书45页，由高云写序，收入19首新诗，分上中下3辑，上辑的作品是言志，中辑是抒情，而下辑的4首作品，行数都比较多，抒情里有叙事，情感丰富真挚，结构也相当严密紧凑，语言的运用明朗流畅，主题思想结实。据陈雪风说，他的短诗就多数显得浮面与造作，不是缺乏创作的意义，就是很晦涩。



李冰人

在战后马华文艺界曾名噪一时的李冰人，原是马华新文学低潮时期（1932 —— 1936年）的写作人之一。这一个时期最活跃的文艺工作者该是：林参天、张天白、孙流冰、周静稚、庄力生(黎升)、饶楚瑜、林健盦、陈羊羽、傅紫曦、李冰人、王哥空、丘士珍、许侠夫、黄先觉、曾奋、熊蕾影、陈白影、李铁民、曾见、饶子鹃、梁志生、梅薄丝、李润湖、陈孑遗、林棘、詹熹、王汇东、姚青鸿、王厌之、吴广川、洪丝丝、辜斧夫、沈侠魂、曾狄艾、谛克、白荻、荷花(杜连孙)……等等。

李冰人，闽籍，在中国福建出生，另署唐雪、蓝波等。1934年南来后，开始在文艺副刊「浪华」「狮声」「晨星」等副刊发表作品，1957年出版的散文集「黄花集」里的几十篇小品，便多半是这时期写下的，文字以短隽见胜。李氏于战后初期仍发表了不少文稿，多收集在什文集「黑夜无题草」里。另一本散文集「踏青散草」，厚达297页；编有「郁达夫集外集」，于1958年出版，并与谢云声合编「郁达夫纪念集」。

他先后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记者达40年，旅居台湾，新作有「台湾揽胜诗纪」等，多是旧诗词。中国对日抗战期间，李冰人曾受派赴华前后方采访，并同时报导有关华侨机工在中国大后方的实际工作情况；他单身匹马由海路北上仰光，沿缅甸铁路北上到了缅甸与中国边界重镇腊戍，然后沿公路一直进入昆明；在星报连载卅余篇「滇缅公路周巡记」，轰动一时。李冰人也是海外第一位到过中国边疆如西康、青海和蒙古的记者，并不断的以他生花妙笔，图文并茂的报导抗战前后方消息。他毕生致力于中国诗学的研究，在东南亚推动中国诗词运动甚落力；曾连续出席了6届在马泰举行的中秋诗会，享有「祭酒」「诗鞭」的称誉。

1973年11月，他代表大马华人诗社出席在台北所举行的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并以一篇「吊屈原」七言古体诗及英译文为大会诗人所传诵；李氏能获巴基斯坦国理伯勒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也可说是得这篇译诗之力。1974年9月30日，国际桂冠诗人协会会长，世界诗人大会领导人余松博士特地由菲律宾飞来大马，出席由南洲诗社在麻坡所主持的甲寅中秋第十届诗人雅集大会，并宣布李冰人博士为国际桂冠诗人。——大约自75年旅居台北，目前在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授华文与现代史，偶尔也发表新诗及旧诗作品。



李润湖

1947年11月25日，新加坡一位名满文坛的编辑和作家，不幸突患急病逝世了，享年仅34岁，却被誉为「新加坡文化斗士」；——这位马华作家就是李润湖。

李润湖，原籍潮州，1913年生，另有笔名柳红玉、林曼、华尼、陈建、严韦蒙、宋千金、梅颂明等。学问至为渊博，曾任新国民日报采访主任，在1937年前后，主编过著名文艺副刊「新路」「新光」「新园地」等。他可说是个诗人、作家兼政论家，曾为战前的文艺界注入新生命。战后，以宋千金为笔名，在南侨日报发表短评。也常在「新民主报」发表杂文，批判那商业社会的不良现象，数度引起论战。

他和陈孑遗（陈南）是最有名的道地马华写作人，而且是同个时期（马华文学低潮期后半期中——1935至36年）崛起文坛的理论批评工作者。文史家方修很赞赏这两位土生作家，他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中卷）」里写道：「这两位作者（李润湖与陈孑遗——马仑按）有着几个共通点。第一是他们不但雄于理论批评，同时也擅于写作杂文，特别是抗战救亡时期，更加显得成熟，锋利深刻，艺术性是很高的。以笔者看法，目前的一些杂文作者，似乎还没有一个能够超越过他们。自然，这和时代环境等因素，也是不无关系的。第二，他们都是属于最有名的道地的马华作者之列。……第三，他们都是马华作者中自学成功的范例。他们两人，同样是少年失学，一个到处流浪，艰苦谋生，一个长期当过商店的学徒；但结果却能脱颖而出，跻于当地的第一流作者的行列，这情况可说是无独有偶的。马华的一些造诣较高的写作人，据笔者所知，大都是受过相当教育的小有产者，像这两位作者那样的出身寒微，的确是非常之少。」

李润湖在21岁那年（1934年中），开始在李铁民主编的「狮声」投稿，一年后，便有不少的作品在「晨星」「槟风」「星火」等副刊发表；当时报章副刊上出现的几个重要的讨论问题，如「大众语」「国防文学」「两个口号」「集体创作」等，他都参加一份，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言论。后期，他比较不专心于文学创作；方修曾评道：「李润湖虽然也很努力于文艺工作，很先觉地站在时代前列，实际上也对于文艺界有着极大的贡献，但在立志上却常常动摇不定；他不愿整个地献身于文艺工作，总想同时也干一番其他事业，这就多少限制他的发展，使到他的才华未能全部用在文艺上面。他的早死，和这一点也是很有关系的。」——方修编的「李润湖作品选」，于1980年5月出版。

陈南

1975年2月号的香港「海洋文艺」，刊出新加坡作家李向的「战前的马华文艺」——这是他根据文学史家方修的谈话，再参照方修的著作而整理出来的长文。李向曾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战前在马华文坛上耕耘的写作者可说大多数是从中国南来的文化人，到什么时候才出现本地（土生）的写作者呢？他们的地位如何？他们有些什么贡献？」方修的答覆是精彩的，（李向写下来）：「哦，那很早就有本地作者出现了。像萌芽期写小说的刘寿山、李垂拱、陈焕明就是本地作者嘛。所谓『本地作者』有两类：一类是土生土长，或者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或者去中国读书再回来的；一类是年纪很小就从中国南来，在这里学习锻炼出来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本地的事物比较热爱，有土生意识。他们写的东西都接触到当地的社会现象，像描写工运学运，贫民生活，社会不平等等。由于他们多半是在校学生或离校不久的青年，文学技巧自然比不上外来作者的成熟，被写进文学史里的，在比例上显得比外来作者少得多。至于本地作者的大批涌现，那要到战后。不过即使是在战后，每一个时期也都有一些特出的本地作者出现。像扩展期写小说的浪花、慧聆、海底山，写诗的朱女，写散文的一工，冼凡，写理论的陈炼青，就都是当时新兴文学运动的闯将。低潮期的健将李润湖、陈子遗（亦即陈南、东方丙丁）、枕戈也是本地作者。抗战文运时期本地诗人有田坚、呢喃、椰青、清才、绿蒂、吴冰、漂青、野火、三便、流电、佐丁、普洛，散文作者有陈南、紫焰、萧克、萧魂、艾蒙（林晨）等。艾蒙同时也写小说和搞戏剧。本地作者受外来作者的提携，影响是有的，但不一定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当中国作者南来受限制的时候，本地作者就处在比较突出的地位。」

土生作家陈南、东方丙丁、金玉奴、陈如旧和陈子遗，是同一个人的笔名。他原籍温州，是1936年前后的「狮声」「晨星」和「星火」等文艺副刊的辛勤作者。1937年冬曾到吉隆坡主编马华日报的「前哨」副刊。除了发表大量的杂文、评论外，诗歌和散文也是他的专长；此外，如短篇小说、故事新编，以至抗战文艺界所提倡的各种通俗文学，包括章回小说、演义、弹词等，也有所收获。他在星洲南洋女中附小任教多年，担任新民主报总编辑。大约于1945年离星赴广州。



吴天

吴天，原名洪为济；1913年8月27日生于江苏省扬州市。他的父亲是个穷秀才，不事生产，穷困到吃了上一餐还不知道下一餐在那里；但他善于讲故事，绘声绘影，异常动听。这和吴天后来从事形象化的文艺工作是有很大关系的。——由于家境贫困，他从小就随着哥哥出入于“当铺”之门……因此，他很早就懂得了贫和富的界限。他深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尽是些不事生产的大户，而成天干活流汗的人却忍饥受冻，得不到温饱。

早在青年时代，吴天便从事学生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代理人——鱼肉人民的中国军阀。他誓志要打倒他们，绝不做顺民。因此，他给自己取了个“违忌”的别名（“为济”的谐音）。他又号“一舟”，这是撷取“同舟同济”的寓意。在上海沦陷的敌伪期间，为了隐蔽，他化名“方君逸”（取隐姓埋名的含意），並以这个笔名写了不少作品。此外，他又用过“叶尼”这个笔名发表一些文章；“叶尼”是马来语“这个”的意思，他用来表示自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人。1927年，当他在扬州中学读书时，就因为参加了青年团反对当时不合理的教育制度而被学校开除。其后，他去上海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习西洋画和音乐。由于“九一八事件”，愤而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积极地参加多种团体的工作，结果曾被学校除名並被反动当局逮捕。1933年，他去南京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工作，具体做的是业馀戏剧的辅导。2年后，赴日本东京留学，学习戏剧；曾与日本戏剧家秋田两雀、村山知义有过交往。他参加过东流社、杂文社（后改名《质文》）编辑杂志，撰写文章，独幕剧《决堤》便是在《东流》上发表的。1936年，他只身去马来亚，在新加坡、芙蓉……等地中小学任专职教员；但他仍未中断业馀戏剧的活动，曾集合了一些话剧爱好者组织“星洲业馀话剧社”。“九一八事件”爆发后，他曾以话剧为武器，进行宣传工作，编写了《伤兵医院》《春回来了》……等剧。南来后的第一篇剧作《南岛风光》（独幕剧），曾由芙蓉的某中学的学生演出。1937年春开始在《晨星》《文艺》等副刊，大量的发表散文、评论、小说和报告文学，並积极地参与话剧活动。他与流冰、啸平是马华新文学繁盛时期的知名剧作者。另署：马蒙、天等。1937年冬，曾接编星中日报《星火》副刊。1939年春离马返沪。在上海成为驰誉的戏剧家和名导演。曾以华侨生活为题材，编写多幕剧《海恋》；现居广州。



铁抗

铁抗，是30年代马华文艺界的一位杰出的作家。他与郁达夫、王君实、李词侗、饶百迎等作家，都是在新马沦陷，日军横行时期慷慨殉难的文坛健将。

他原名郑卓群，1913年在广东潮阳出生。1932年在汕头市立第一小学执教时，已从事文艺写作；与萧遥天同学，在中学念书时，二人便合组柿文学社，借汕头潮阳日报发「红柿周刊」。1932年，出版了小说集「山花」。1935年到陪都重庆，担任民生轮船公司书记。后来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便回到汕头而转道南渡新加坡了，那时是1936年。这位不甚荣利的青年作家初到新加坡，在民众学校教书，并主编星洲日报服务版；较后担任总汇报文艺副刊「世纪风」编辑，创办文艺杂志「文艺长城」。常用的笔名还有明珠、君羊、金铁皆鸣、金鉴、金箭等。他所发表的作品，多是散文、随笔、小说和文艺短论，文辞清拔恣畅，构思精致。自1938年8月底起，他的中篇「试炼时代」在「晨星」副刊连载。这篇约9万字的小说登完后，引起了文艺评论家马达（张天白、丘康）的抨击，认为「安住南洋而推想中国的抗战后方」，不是正确的创作方法，「与其是隔天搔剑式的作品，不如描写与生活联系的题材较为切实」。铁抗不同意这样的论调，化用「金鉴」为笔名替自己辩护，结果两人在「晨星」发生论战。——这是马华新文学繁盛时期最大规模的文艺论争之一。1940年起，铁抗到吡叻州邦咯岛华文小学当校长，不时仍有作品在「晨星」、吉隆坡新国民日报的文艺、槟城现代日报的「前驱」等副刊上发表，著名的「马华文艺丛谈」，剧本「父」「群鬼」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一直是勤写不辍的。

北马老作家林姗姗，曾于1946年初发表一篇追忆战时逃避的散文，其中有一段写着：「邦咯华民鼎新小学校长郑卓群，和同事们预备了一条船作逃走之用。同行的陈羊羽君参加他们的行列。」—— 陈羊羽也是当时颇活跃的写作人，一署秋红，1933年开始从事写作，常发表抒情小品、小说及论文。1941年秋，铁抗由邦咯岛回到新加坡，不久，日军进入星岛，他不幸在大检证时被捕，惨遭杀害时，年仅29岁。已辑成的重要著作有小说集「白蚁」「义卖」「山花」「阴影」及理论「马华文艺丛谈」等5种。



张一倩

马华新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我们不能不同意：它在开始的时期，本质上是一种「移民文学」。到了战后，它才慢慢蜕变为独立发展的「国民文学」。

苗秀在「马华文学史话」一书里说：「早期的马华文艺写作人，也和十九世纪初那些法国作家一样，大多也是属于『流亡者』一类。他们都不满中国的黑暗政府，逃亡到星马两地来……另外一些则是为了生活，远走异地谋生的。……由于马华文艺的『移民文学』性质，及其作家的创作倾向，意在唤醒海外的华人对中国命运的关怀，所以一般文艺作品的内容，都是反映中国的现实的，作家那种浓烈的侨民意识，往往使他们忽略了当前华人侧身的社会现实。……当然，不是所有的早期的马华文艺创作的题材，都是取诸中国方面的，偶然也出现一些反映本地社会现实的作品，并且也不断有些先知先觉的马华作家，像1927年在新加坡发刊的文艺期刊『荒岛』就曾经大声疾呼过，要求作家『把南洋地方色彩带进作品里』，而『荒岛』上也确曾出现过这样的短篇小说，可惜这样的个别的微弱呼声，很容易给潮流所淹没。」

由此可知，早期的马华文学，并不像后期的马华文学那样的全为新马人民服务。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中日战争以来，当时新马华人社会也掀起了巨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自此，文艺成为一项有效的宣传武器，沉寂多时的本地文艺又掀起了热潮。那时期的马华文艺，是以服务抗日救亡为首要任务。许多文艺创作，都在歌颂北方军民的英勇杀敌，暴露敌人的凶残蛮横，揭发汉奸卖国贼的卑鄙无耻。这种主题的作品，可拿张一倩的中篇「一个日本女间谍」，铁抗的中篇「试炼时代」和吴天的戏剧「伤兵医院」作为代表。这些被人传诵一时的创作，竟然是远离了当前马华社会的救亡现实；由本地作家凭着主观想像写下来的作品，自然没有充分的真实感，但他们的文笔秀丽，表达力强。张一倩出生于广东琼州，原名张业隆；1937年前后由上海南来，是个有多方面才能的作者，笔名尚有丁倩、葛蒙等。1938年初，他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歌、小说和杂文批评等作品。战前曾返华，战后他重临吉隆坡，先后在中国上海、雪兰莪加影及循人中学度过40余年教学生涯。自1958年循人中小学行政分家后，就一直担任循人中学校长迄今。1983年年底，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主催马华文学史料展览，张氏担任史料收集组正组长。



王君实

翻阅方修编选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散文集（第七集），在「散文的丰收」（包括「马华散文的全面成长」和「抗战文艺后期的散文」）一辑里，令人特别欣赏的，是丘康、陈南、叶尼、紫焰、田坚、王修慧、叶冠复、郁达夫等人的作品。这些抒情散文和记叙散文，热情洋溢，文采缤纷，不乏典范之作。

王修慧就是王君实，原名王惠风。他那篇「海岸线」，揭露了地主恶霸勾结东洋倭寇，残害生性纯良的渔民，是难得的铿锵的记叙散文。王氏与叶倾凤（翟昙）、张漂青和墨黑（林秋）等4人，都是马华文学繁盛时期（1937—1942年）比较知名的散文作家。王君实，原籍广东澄海，曾在广州中山大学肄业。1937年南来，一度在柔佛州的拉美士和苏门答腊的占碑等地执教。在新马居留不过5年时光，却在报刊上发表了约一百万言的作品，绝大部分是抒情或记事散文，是当时的多产作家之一。他常写一些知识份子的洒脱不羁的生活，行文多汪洋瑰丽，时有奇思妙想；读了他的作品，在印象中，他永远是个文采风流、才思敏捷、志节高超的青年作家。

他与沈侠云（以今）有姑表之亲，二人在同个时期都爱写诗写散文，同样也在书法上下过一番苦工。常用的笔名有王修慧、王乐怡、蓝田玉、白登道、横光、陈清侬、朱丽叶等。1941年初，他改行在新加坡星洲日报任外勤记者；日军南进时期，积极参加招募义军的宣传工作，慷慨激昂。星洲沦陷后，在一次日军搜捕时，跳楼自杀。1972年3月康乐在星槟日报副刊发表长文「一个天才的悲剧——忆王君实」；康乐这么写着：「谁也看不出君实这温存和蔼的面容，含着一团惊人的炽热。潮青初创时，真正负责人数极少，就在此时，他以稳健沉着的持有个性和聪慧的才能，井井有条处理着；他不愿这新生团体落后，内心火花似的暴发着，用笔，用口，用思想，用行动，写作，组织，联络，宣传，团结全民进行这伟大神圣的卫马反法西斯的斗争。不管身体的衰弱，不计生活享受的粗劣，不顾神经衰弱失眠等症的侵蚀，抱着与危城共存亡的决心，在炮弹轰炸中，从不犹豫退缩，老是站在前面，丝毫不苟地守住自己的岗位，忠实而勇敢地执行自己的任务，在兴奋中，领略到真实人生的伟大丰饶。」



郁达夫

把郁达夫列入马华写作人群中，似乎有「高攀」之嫌；然而，这位现代中国的著名文学家，于1938年杪南来，自1939至41年间，确实为本地华文文艺做了不少的贡献，大有介绍的必要，并藉以纪念这位命运颠沛的一代文豪对新马文化事业的功绩。

郁达夫，1896年出生于中国浙江富阳，中等身材，瘦瘦的个子，为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他的小说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并对封建道德作了大胆的挑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中也杂有明显的颓废情绪。散文主要是游记，文笔优美，但大多抒发个人闲情逸致。抗日战争中，在香港、新马一带从事宣传活动；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于苏门答腊，葬在丹戎客黛。主要的著作有：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她是一个弱女子」「出奔」，散文「达夫散文集」和「小说论」等专著。南来后，在本地发表不少的抗战文章，态度积极。

自1939年1月9日开始，主编星洲日报「晨星」副刊、「文艺」周刊、星洲晚报「繁星」副刊和槟城星槟日报「文艺」半月刊，发起组织南洋学会，并担任星洲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在南洋前后度过6年8个月，居留星洲只有3年2个月。张楚在「郁达夫选集」的「序」里写道：「……这段期间，他能站在时代的前头，大力抨击法西斯主义者的穷兵黩武，坚定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为本地文坛留下了一批宝贵的文学遗产，其中包括短小精悍、内容充实的政论时评，随意抒发、言之有物的随笔杂感。此外，还有一批忧国感时的诗词，和数篇游记。」

郁达夫在南洋居留期间所发表的作品，多让林徐典编选入「郁达夫抗战论文集」（1977年2月出版），和方修与张楚合编的「郁达夫选集」（1977年8月出版）二书内，前者列入「星马报人文丛」，后者刊入「马华文学选集」。新加坡风云出版社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出版了由方修和连奇费时数年整理合编的《郁达夫佚文集》（列入风云文史丛书之二），收录了郁氏于一九四〇年与四一年期间断续在新加坡星洲日报所写的社论，多方考证并去其存疑部份共得三十六篇及其他六篇付录，全书凡两百余页，是一部到目前为止，海内外有关研究郁达夫生平作品的最新发现与重要资料的文献。

莹姿

自1937年至42年，是马华文学的繁盛时期；这个时期比较著名的报章文艺副刊和杂志，多达35种，从事文艺创作和活动的写作人也特别多，而且作品的水平也相当高。当时，从上海、潮汕各地先后前来新马的作家有：铁抗、叶尼（吴天）、金丁、张一倩、郁达夫、王任叔、上官豸、杨骚、胡愈之（沙平）、王纪元、张曙生、芸览、冯蕉衣、王君实等；本地的老作家如张天白、孙流冰、叶倾凤、林棣、曾见、凌霄等，也有了比以往更佳的表现；而在本地崛起的优秀新作者，也大不乏人，如疾流（隐郎）、静邦（吴适鸣）、剑光、戴清才、西玲、李蕴朗、王静海、野火、漂青、左丁、艾蒙、普洛、刘思、鼎新、淮君、椰青、吴冰、莹姿、啸平……等等。一般文学艺术运动也在这个繁盛时期达到了空前的高潮，所展开的抗战文艺、救亡戏剧、文艺通讯，及文学通俗化等大规模运动，都值得大书特书。在方修编选《马华新文学大系》各集中，选入他们的佳作尤多。

在上述繁盛期的马华文艺行列中，莹姿是唯一的表现优异的女诗人，值得特别推荐。她姓刘，原籍湖南。约于1939年，她是新加坡诗歌团体《吼社》的社员，其他重要负责人及发起人是白荻、刘思、冯蕉衣、呢喃、以多、林秋等，曾借南洋商报和总汇报版位出版多期的诗刊。由于莹姿常在《狮声》副刊发表作品，所以也是所谓《狮声派》的主要写作人之一。除了写诗和散文之外，她也写过独幕剧。她的作品清新可读。在“七七”事变后的马华文学运动中，通过文学创作的表达方式，参加当时抗敌救亡的工作；如刊在《狮声》版的诗作《你们不要躲在后方》，那激昂奔腾的诗句便正面的忠告那些吝啬的富翁觉醒过来——热心而踊跃地捐输。其他重要的诗作，如：抗战歌（仿孟姜女哭长城调）、我们是青年、南洋儿女的回声、武汉，你这顶天立地的巨人……等，都值得一读。当时的《南洋周刊》，也是她发表作品的园地之一。

由于莹姿是个女性写作人，故而常以妇女作为描绘的对象；从她的记叙散文里，不难窥见当时马华妇女生活的概况。在方修编选的《马华新文学大系》第6、7集——诗集和散文集里，可读到莹姿的4首诗：窗、怀孕的女教师、雨中燕、播种者；和3篇散文：我的芳邻、走路的故事、黑暗是可怕的。大约于1941年初，这位女诗人返梓了。



韦晕

在新马文艺界里，韦晕是公认的一位博学广闻、胸怀磊落、出类拔萃的文学家。他的著作，多成了本地文坛上光芒耀目的作品。

早在1960年6月，评论家赵戎便在「论韦晕的作品与思想」一评论中说：「二十多年来韦晕始终是站稳自己岗位的作者，发挥自己的才能。尤其是他那纯熟的崭新的艺术风格，给马华文艺界的影响，实在至深且大。在马华作家当中，再没有一个比他那末深刻地长久地影响马华文坛的了。远在1937年前，作家韦晕以其圆熟的美妙的清新的艺术风格驰骋马华文坛，用上官豸笔名发表的『非英雄史略』『小鬼头孙三』『灵魂论新诠』等创作，可谓轰动一时，使整个文坛起了不少激动。」

赵戎写那篇论述到现在，不觉间就将近20年了；今日的韦晕，他的成就更是卓越的。他该是大马华裔的文学斗士吧。他所写的小说，不仅文笔老炼，结构严紧，而且人物形象鲜明，值得一读，也堪为年青一辈的作者写作的模范。他的创作路线，向来都是循着现实主义的道路而走的，他没有归纳于什么派系，也没有高喊着文艺要为谁而服务；如果确是要说有的话，他该是为下层人物而创作了。故此，他一贯的创作题材，总脱离不了下层社会的小人物。

韦晕的原名是区文庄，祖籍山东，1913年出生于香港。香港官立泽文中学毕业后，进入广州美专习画，随后从军至抗战始离职。1937年南来后，以「上官豸」笔名发表作品。他的生活经验十分丰富，曾任教师、杂志及教科书编辑、巴士车公司经理、小兵等；目前在关丹从商。他常用的笔名尚有:韩兵、高浪、沙耶、叶葭、秦系等。著述极丰，已出版的作品有：短篇集「乌鸦港上的黄昏」「都门抄」「旧地」「春冰集」；中篇小说「还乡愿」「荆棘丛」，「陨石原」，长篇小说「浅滩」，散文集「东海·西海」，游记「野马随风」等。

他在「野马随风」的「后记」里写道：「在离开学校，进入社会第一步，我就到军队里去混。这并不是我具有班超投笔从戎那种大志，而是想找个机会，不必花费可以到处旅行，因为我从小的个性，有如一随风的尘埃，吹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停留。……由于这缘因，在军队混的那一段时间，我在南中国的几个省份的边缘进进出出，爬过梅岭，度过循州古道，又溯过东江的尽头。……」——1957年5月韦晕在吉隆坡文化供应社主编中学文丛，出版了「童恋」「荷塘」「黄校长」等丛刊。



苗秀

苗秀与韦晕，是马华文坛上成就卓越的两位名小说家。他们的作品不同流俗的写法，笔触锐利，具备强大深度。

1920年，苗秀在新加坡出生，原名卢绍权，笔名有：文之流、军笳、夏盈、苗毅、庐军、贾村、闻人俊、史进、夏凝霜、笠夫等。祖籍广东三水，在英校受教育，曾为艮行书记，后为星洲日报翻译；1948至50年，主编「晨星」文艺副刊；曾在星洲华侨中学任英文教师和南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70年，是教育出版社出版「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之一，曾担任前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顾问；他因著作有功，于1971年获得新加坡共和国公共服务勋章。文学造诣极深，已出版的著作有：长篇「火浪」「残夜行」；中篇「新加坡屋顶下」「年代和青春」「小城忧鬱」；短篇小说集「旅愁」「第十六个」「边鼓」「红雾」「人畜之间」等；史料「马华文学史话」和散文集「文学与生活」。他的「残夜行」获得1978年度书籍（小说）奖。他的代表作是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方修在「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中说：「作者（苗秀）比较长于描写扒手、私会党、妓女、咖啡女等人物的生活。这时期还有若干同类题材的作品，现散见于『旅愁』『经雾』诸书，如『二人行』『太阳上升之前』『女人的故事』等篇。」

1953年，赵戎在「苗秀论」一文中写道：「苗秀是有他底自创的艺术风格的。……苗秀底写作范围是够广大的、多采的。……苗秀底创作态度是正确的，他有磅礴的才华，和雄厚的魄力，配合那枝生花妙笔，是不难创出伟大作品来的。」

苗秀在「马华文学史话」的「后记」中写道：「说来也够可怜，马华作家之有机会出书，印行个人著作，是近十年间才普遍起来的，在战前，他们难得有这样的好运气。那时候的写作人，写好一篇作品，送到报纸副刊或杂志发表过就算了，绝少收集起来，印单行本问世的，以致现在的读者，要想读到他们的作品，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是以本书在讨论过去马华文学发展，以及介绍过去马华作家的时候，尽量举例及引证原著，其用意也无非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写作颇勤，自1976至80年，除了有长篇「初熟」在「新加坡文艺」，和长篇「蛹」在星洲日报「小说世界」版连载外，还化了一些笔名在报刊写什文。不幸因眼疾及癌症于1980年9月10日辞世，遗下妻子和独生子卢士婴。



赵戎

凡是对马华文学略感兴趣的读者，相信对「赵戎」这个名字不会感到陌生吧？

他是新加坡著名的小说家兼评论家，原名赵大成，1920年在新加坡出生，原籍广东南海。其笔名尚有：赵心、以多、芸窦、西樵、孔怀、笔奴、史忱等等。少年时代，他做过多种行业。在中正中学任教多年，于1978年正式退休，至今仍孜孜不倦地写作。

赵戎大概于1936年左右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星洲日报「晨星」（苗秀主编）、姚紫主编的「绿洲」「世纪路」和文艺报、南洋教育、新野、新社文艺及新加坡青年等报刊杂志。他在战前，是「吼社」的发起人之一；1945年是九一社会员。曾于战后主编过「琼潮报」及「爱华周报」，也当过「新野」的编委。1970年，担任「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委会委员，编选了「史料」「散文」一、二集等，文学成就至大，著作计有：短篇小说集「芭洋上」「热带风情画」，中篇小说「海恋」，长篇小说「在马六甲海峡」，什文集「坎坷集」，评论集「论马华作家与作品」「赵戎文艺论文集」「赵戎文艺批评集」和辞典「新马华文文艺辞典」等。

所编的「新马华文文艺辞典」该是空前的贡献，内分书名、人名、语词、其他一一四大部分，共5500条目。书名方面，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诗文集、研究与评论、游记与传记、丛刊、什著、翻译、非本地题材作品等等，共1620条。作者名字约为730条。语词方面，则2740条以上。其他方面，计有文艺团体78条，纯文艺或综合性刊物240条，历年报纸副刊择其要者120条，丛书24条。所辑的材料，从战前至1977年12月止。他费时约一年始编写完成。80年代初，以几个笔名在《新加坡文艺》季刊发表不少作品。

1974年，有次在西马接受访问时，他答道：「新马分别成为两个独立国家之后，有些人专谈大马文艺，有些人专谈新加坡文艺，但我却一概合称之为『马华文艺』。新马两国的华文文艺不能分家，因为新马文艺并无发生敌对矛盾与根本上的利益上的矛盾。时至今日，两地的华族的利益要求、思想感情、态度行动（甚至各民族）都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无分开的必要的。」

新加坡中学会自1977年开始，出版「中教文艺小丛书」，至今已出齐辑共24册，其中第2、10、20和22种，是赵戎的小说集，以芸窦为笔名，书名分别为：「热带风情画」「楼上花枝笑独眠」「神媒」「我们这一伙」

008134



李蕴朗

李蕴朗是马华新文学繁盛时期（1937——1942年）的著名诗人。在方修编选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共十册）里，可读到他不少的诗歌、小说和散文。他原籍琼州，出生于柔佛州，新加坡华侨中学毕业后，赴广州深造。1936年回到马来亚。他的诗作内容可分为讽刺诗和抒情诗二类，前者辛辣犀利。他另有笔名蕴郎、之茵等。

他和韦晕及方修是好朋友和同事。陈侨（韦晕）在「诗人走了！」（记李蕴朗）一文里写道：「我称李蕴朗为诗人，并不圈定他在文艺界只有诗人的地位。实在说，他写作的范畴相当广阔。他写诗、写什文和散文，写短篇小说，在各方面都有不同幅度的成就，不过他在新诗方面用较大的力量，而且本质上有着诗人通具的热情，所以一般人都以诗人称呼他吧了。在三十年代，星马地方的文艺园地，多在报章副刊附载，所以能有表现的文艺工作者，兼从事于新闻事业者占了很大的成份。李蕴朗的一生，就在新闻事业上消磨迨尽。表面看去，在战后，李氏离开报馆进入新加坡丽的呼声广播电台工作，逐步升至华文部主任，这段整二十年期间，其实也是李蕴朗在新闻事业的连续，不过在组织上是形式的改变而已。李氏很年轻就进入新闻界做事，在星洲，新国民日报以及随报馆迁入吉隆坡，这是他在东亚战争前的事。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前不久，中国文艺作家们发表了『文艺界同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后，海外文艺工作者也纷纷响应。星洲的文艺界，尤其在诗人方面更成立了一个吼社，用诗歌来振醒沉睡的人们和向敌人反击的武器，当日，这吼社诗人们在报章上刊登一则『吼社诗刊征诗公开信』，就等于文艺工作者向敌人投了一枚计时弹，这封公开信，便是由李蕴朗执笔的。』

李蕴朗于1969年3月间逝世，方修为他编选而出版了一本遗著「血颂」，32开，150页，1975年3月万里文化社出版，由方修写「代序」，内收15首新诗和27篇散文及随笔。

编者说：「李先生是我最早认识的一个马华文艺工作者，……自然而然地成了我在文艺方面的引路者。……对于这批稿件（指『血颂』里的各篇作品——马崙按），我的总的看法是这样：尽管它们存在着不少的缺点，然而却是一贯地体现着马华新文学的反侵略反封建的优良传统，洋溢着作者的年轻的战斗的热情。」



刘　思

1978年12月16及17日，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假吉隆坡联邦酒店主催一个「文学研讨会」，受邀主讲和提呈研讨论文的新马写作人有杜红、王润华、邱名嵐、莊延波、张发、周福泰、温任平、姚拓、赖顺裕和梁志成等。新加坡作家协会代表杜红，在主讲「论文学发展与社会的关系」时说：「……而第二个高潮期，也就是抗战文学运动，这是马华文学史上辉煌的一页，根据方修所著马华新文学史稿的记载，这个时期的文艺副刊和杂志，一共有五十三份，活跃的作者有五十个以上，作品虽然较少收成专辑，但是在方修先生所编的“马华新文学选集”各类书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所选的作品最多，同时作品也最成熟。这里无法引述当时的作品，我只想引用两首短诗，也许可以从这首短诗中，各位可以想像当时作品的一般水准：第一首是刘思的“黄包车夫”——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日的『狮声』……第二首是椰青的『埋葬』——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七日的『晨星』……这两首短诗，无论在技巧，内容方面都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就是以今天的水准来衡量，也不失为是好诗，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发展是很迅速，很有成绩的阶段。」

在抗战文学运动时期（1937—1942年），比较优秀的诗人有：静海、李蕤朗、刘思、张曙生（蓬青）、呶喃、雷三车、东方丙丁、田坚、莹姿、山兄、思明、林秋、墨尼、瞿昙、冯蕉衣、白荻、黄嫩云、墨西、椰青、吴冰等。

静海，姓王，闽籍，曾在北马一带教书，经常在星洲日报的「文艺」、南洋商报的「狮声」、总汇新报的「世纪风」、马华日报的「前哨」等副刊发表诗作；他的风格沉雄轻清，兼而有之。这位很有才华的诗人，大约于1941年底，因肺病逝世于新加坡中央医院，享年仅有20余岁。张曙生，另有笔名蓬青，原籍福建，1936年前后南来，在吉隆坡附近执教，诗作多达一两百首，风格跟静海的很相近，都是学习艾青那一诗路的。椰青，原名不详，出生于吉隆坡，曾赴南京求学，「七七」事变后返隆。1938及39年发表大量诗作，约于1940年初患伤寒症去世，年仅18岁，长才未展，殊堪惋惜！

刘思，本名刘世朝，原籍广东潮安，另署高云、方达等，擅写短诗；1935年前后来马，1937年开始发表许多诗作。战后初期，仍有作品发表，1970年旧病复发后就停笔了。曾任星洲日报编辑达十年，编过「青年园地」副刊；在中正中学执教约14年。著作有：刘思诗集（1981）、刘思诗词集(1982).

冯蕉衣

在世界文坛上，英年早逝的作家——尤其是诗人，是不胜枚举的。在我们这个已有60年历史的马华文艺界，早走的诗人也有好多位，他们是椰青、冯蕉衣、静海、王君实、泡蒂、钟祺、威北华、零点零、冯业勤、清才等。其他未能永年的写作人有：陈炼青、铁抗、李润湖、梁园、醉梦斋、林源河、符气南、黎渭銮、蓝小忆、邱因心、林仙峤、流浪（刘道南）及周曾锬等。

其中该是椰青死得最早，于1939年中病殁，死时只不过是约18岁罢了；这位天才横溢，英年早逝的杰出诗人，是永远令人惋惜的！有时想来，冯蕉衣的早死，比起他们其中的几位早逝者算是「幸运」得多哩！因为冯氏于1940年病逝时，已有27岁，当时适逢文坛盛世，葬礼空前隆重，新加坡的三家大报，都为他出了纪念特刊，写作界的名流，也多半执绋送殡，可说是「备极哀荣」呢。而铁抗却活活被杀害，不知葬身何处！王君实在东洋鬼子的包围中，跳楼自杀，也着实可悲可怜！他和王君实及铁抗都是熟友。

拉因是冯蕉衣的笔名，一署砂金，在广东潮安出生，1937年南来，任商店书记，工余常有新诗在星洲日报的「晨星」「文艺周刊」、新国民日报的「文艺」「新流」，以及「吼社诗专」「南洋周刊」等园地发表。自1939年下半年起，因长期失业，生活窘困，当时的诗作，充满个人的哀愁，唱的是低沉的调子，曾被人称为「黑暗派诗人」。他曾在「晨星」副刊发表一篇文章，强调诗歌是把人类心灵的变换，如苦乐悲愤等等，抒发出来，而使到作者得到爽慰的一种最好的工具。因此他要求真率，有什么感触，就写出什么感触，毫不隐讳。他认为作者如果为了迎合时尚，心境郁闷，偏要写出健康的诗句，则只有增加自己的痛苦。

拉因于1940年冬，因贫病交迫与世长辞，当时由其好友王君实、白荻（黄科梅）等协助料理丧事，后来还搜集了他生前的诗作，手印「冯蕉衣遗诗」50册，赠送有关人士留念。他们请当时在星洲主编「晨星」的中国名作家郁达夫写序，他在序里写道：「冯蕉衣是一位生来的抒情诗人，因为他的才气，他的倾向，他的性情，都是适宜于写抒情小诗的。但他并不是一位大诗人。……冯蕉衣并不是一位革命诗人。」

方修在「早死的诗人」一文中评道：「……他坦率、明朗、气势豪壮、情绪激扬，始终关注着抗战流亡的大业，还不愧是个民族歌手。」



以今

以今就是沈侠魂，于1935年就开始在马华文坛崛起了，写过不少的诗和散文，文笔清新刚健，情绪饱满，带着高度的乐观精神，以寓意深刻见称。所出版的「椰林短曲」和「迎春小唱」，都是不可多得的散文集和诗集。

除了笔名以今之外，他还用侠魂、热流、林辉、灵根、李真、秋云、非闲、野草、崇实等名字发表作品。约于1915年生在广东澄海，矮个子；曾任新加坡大华学校校长，1966年7月因患鼻癌逝世，享年50余岁。

文史家方修曾把以今30多年来的文艺活动概括为5个时期：㈠1935年秋以前，他尚在家乡求学，作品先后发表在上海的少年读物及汕头各报的文艺副刊。㈡1935年冬1937年春，也就是他移居新马的初期，作品主要发表在星洲日报的「晨星」「文艺周刊」，星中日报的「星火」，新国民日报的「新路」和「文艺」等园地。㈢1937年中至1942年初，作品随着浪迹发表在叱吒的中华晨报，槟城的现代日报、曼谷、昆明的一些报刊，星洲日报的「晨星」以及「朝阳」、「忠言」等杂志上面。㈣1945年冬至1948年中，他在新加坡定居下来，编杂志，编副刊，参加文艺团体的组织工作，作品发表在星洲日报的戏剧特刊及其他报刊、杂志上面。㈤1948年中至1965年秋，作品散见「星洲周刊」及其他一些销行不广的报刊上面，「椰林短曲」所收都是这时期的作品。

散文家苗芒在「火中的歌」（悼沈侠魂先生）一文中写道：「三十年代从南中国来，他便在教育园地里播种，在文艺荒野上耕耘。他走了一条长长的路。从这条路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苦难，一个国家的苦难，一个时代的苦难。当我们有机会欢笑的时候，我们应该不要忘记为沈先生这样的先驱者们欢笑的。沈先生在对病魔战斗的精神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而他在病中，还为一个周报义务编文艺副刊，为青年写作家作品评介，为新书题字（朋友都喜欢他的字）。当他已经衰弱到不能起来和不能说话时，他仍旧用笔和探望的朋友交谈，一直到连笔也不能拿，他才做一下手势，表示要去了。他果然就这样缄默地去了。『分黑白，辨是非，文苑一时称大侠。归仙乡，脱苦海，天涯何处吊英魂。』然而对我，沈先生的音容永在。」诗文集「迎春小唱」，32开，177页，1967年7月出版，由其生前好友叶冠复写「代序」（沈侠云——光明的传教士），方修写「编后记」，也收了高云（刘思）写的一首古诗「哀沈君」。

殷枝阳

马华文学史家方修在「马华文学史及其历史轮廓」一文中开章明义便说：「大略说，每当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局势动荡不安，或社会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马华新文学经常有了短暂的繁荣，出版，创作，理论，以及表演艺术的活动都突飞猛进，形成了文学史上的高潮时期，反之，当殖民地统治相对强化，或社会运动告了一个段落之后，马华新文学演进的步伐便常常显得沉重迟泄，各方面的成绩普遍降减，呈现了一种低潮状态。」

根据方修的分期，马华文学史上先后出现了四个高潮，那就是：㈠1925年到1931年（南洋新兴文学运动）；㈡1937年到1942年（抗战文学运动）；㈢1945到1948年（反殖民地主义文学运动）；㈣1953年底到1956年底（反黄运动）。整个马华文学史，如果去掉了这四个高潮期，那只剩下个空架子，这四个时期，也就是马华文学发展最迅速，作品最多，成绩最辉煌的时期。

而第二个高潮时期（抗战文学运动），是迄今为止马华新文学史上的一个最热闹、最壮阔的局面。当时马华文学艺术活动的主潮溶合了抗日、卫马、援华、援英、援苏等思潮意识。这时候的文艺作品，大都写得慷慨激昂、充满豪情壮志；从方修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抗战小说的高潮」里所选的一些小说，特别是乳婴、铁抗、高扬、流冰、丁倩等的创作，便可明显的看出这时期的文艺思潮。而乳婴的短篇小说「八九百个」是最杰出的一篇。

乳婴、枝阳、周容、金枝芒，是同一个人的笔名；于「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来马来亚，1936年开始出现于马华文艺界；1937年以后作品渐丰，常发表于「晨星」「狮声」「世纪风」「南洋周刊」「文艺长城」等文艺副刊上。主要的创作是短篇小说，和一小部分的散文及报告文学作品等，都很生动，富有感人的力量。战后，用殷枝阳为笔名发表创作。战前在「南洋周刊」刊载的中篇「铁狼工」，甚获好评。苗秀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论」里说：「马来亚沦陷时期，金枝芒即放下笔杆，拿起枪杆捍卫这热带的土地的。所以他不单是个文人，而且是个革命实践者，和平以后，他仍旧固守原来的工作岗位，一面从事文艺创作，但产量似乎不及战前那么丰富了。金枝芒的小说风格质朴但是亲切动人。马来亚沦陷时期抗日青年的英勇斗争，他们的悲壮牺牲，成为战后初期马华作家的最喜爱最普遍的题材。」



朱　绪

在新加坡，朱绪、林晨和王秋田都是名噪剧坛的剧作家和名导演；战前，他们就开始在戏剧界出现了，目前仍定居星洲。过去优秀的剧本创作者，似乎比目前的更多。

执教鞭的朱绪，原名朱桂棹，原籍福建晋江，另署石灵、周苍、悸子、菊子等。1932年前后南渡星洲。曾与杨耀基、黄章元、林立裕等创立「萤火剧社」；又跟吴广川、辜斧夫、吴静邦（适鸣）、黄科梅等组织文艺团体「新野社」。1937年以后参加业余话剧社，曾率领马华巡回剧在马来亚联邦各地公演多天。改编的「海恋」（吴天著），于1960年9月出版，153页。63年出版了四幕剧「谁之咎」。曾编有儿童歌剧「春到人间」（1955，20页）、「童话国」（1955，29页）二书都由世界书局印行。早期曾致力于改编西方剧本，有数篇作品成为救亡戏剧演出的热门剧目。于1938年1月11日—22日刊登在「新光」副刊的独幕剧「教师」，被方修编入「马华新文学选集——戏剧」里。1970年，他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发表长文「星华话剧活动45年」，他在文中写道：

「『星火』是星中日报的副刊，创于1935年，1937年起由吴天主编，有关戏剧的文字常占着最大的篇幅，这也许因吴天本人是搞戏剧的缘故，主要写稿人有叶尼、朱绪等。……『现代戏剧』于1938年附在星洲日报午版发刊，每逢周六出半版，编者叶尼，撰稿人有朱绪、许侠夫、戴隐郎等人。刊期约二年。该刊文字多为针对当时剧运的探讨，以及一些理论和剧本。在此之前，南洋商报于1937年发刊『今日』副刊……其中『今日剧场』尤见精彩。该刊经常发表一些文字，总结马华剧运的经验，讨论发展剧运的问题，并大力推动戏剧团体的组织，在该刊呼吁的影响下，戏剧团体纷纷成立，全马不下二三十个组织，该刊编者英浪，主要写稿人有剑光、石灵（朱绪）、黄度等十余人。……『影与剧』是新国民日报的另一副刊，发刊于1937年，每逢星期日出版一大张，编者吴广川，作者有适鸣、尔加、朱绪、植原等人。……『舞台面』是附在总汇报的戏剧周刊，每逢星期日出大版，编者失名，作者洛、朱绪、尖峰、铁丁等人，内容纯粹是戏剧创作，及研究文字，尤其着力提倡『活报』的编演。」—— 大约于1941年，朱绪、啸平和吴天在上海出版二部独幕剧本：吴天著「没有男人的戏剧」，朱绪和啸平合著「未完成的杰作」等。朱氏已退休十余年，现居星洲。



方修

在新加坡的一家大报馆，有一位博学广闻的编辑，除了上班、吃饭和睡眠之外，几乎每天都看书和伏案写作；有一段日子，他还风雨不改、天天赶到几英里外的图书馆去翻阅旧报、拍摄稿照、搜集和抄写马华文学史料，让前辈作家的文艺史实和重要作品保存下来，他这种孜孜矻矻，沈毅果决的精神，谁不钦佩呢？—— 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耕耘，他经已成为新马著名的文史家。他就是方修！

虽然方修是业余兼事著述，但他的成就是惊人的。他的「马华新文学史稿」英译本，已由日本东洋文库印行，由生田主持翻译工作。方修在英译本「序」中写道：

「『史稿』的中文本原书，实际上并不像是一册文学史，至少不是一册正规的文学史，但也不是纯粹的史料。它是一种四不像的东西，差不多等于一册出版工作考证、作者作品介绍、以及文学事件评述的合编。当时所以大胆地称它为『史稿』，只是因为它毕竟还稍微具有这么一个特点：为太平洋战争发生前二十多年间的马华新文学发展过程描绘出一个粗略的轮廓。这个轮廓虽然极其粗略，但对于当时的一般人来说，简直还是一件新闻。当然，如果拿本地的一些南洋史的著作来衡量，它实在是十分幼稚的。因为在星马地区，南洋史的研究已经有了好几十年的历史，所以根基深厚，不乏比较成熟的史著；而马华文学史的整理，却还是一种草莱初辟的工作。

方修原名吴之光，祖籍广东潮安，于1922年初生，约于1938年南来巴生港口，抗战前任过中马新国民日报随习记者。战后1946年12月由吉隆坡来星洲。现为新加坡公民，其他署名有「观止」「任辛」等，曾任新加坡星洲日报编辑，是新大中文系兼职讲师（1966—78）。新马沦陷前一年，与李蕴朗在中马的一间报馆工作，合办过一份文艺什志；战后，曾在中马担任民声报外勤记者。从1951年2月起，开始在新加坡星洲日报任新闻编辑，並主编「星洲周刊」（1951年4月14日创刊，16开综合性刊物），从开始编到终刊号，共328期。早期编过星洲日报「文艺」副刊，后期主编「文化」等多种副刊。从1956年起，每年在新年特刊内发表一年间文艺界动态的报导文字。1960年开始着手编撰「马华新文学史稿」。已面世的著作及编著约有24种或27册，重要的编著是「马华新文学史稿」「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马华新文学大系」（十巨册）、「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等，丰功伟绩，中外同钦。

方修曾与连奇合编的《郁达夫佚文集》，（1983年11月风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迄今有关研究郁达夫作品的最新资料与珍贵发现。



林 晨

曾于1959、1960及1961连续三年，出版了三部戏剧集（「陋巷里」「浮沉之间」「建屋工地上」）的剧作家林晨，早在马华新文学繁盛时期（1937——1942年）和剑光、清谭、朱绪四位，便是著名的戏剧艺术工作者了。1919年在新加坡出生。用了其他笔名：艾蒙、白丹、白尼……等发表短篇小说、记事散文、论文、杂感、漫画及木刻。他祖籍福建，曾是新加坡业余话剧社社员，后复参加流动小剧团，先后演出街头剧达数百场。他搞过美术，特别是漫画；1937年10月9日，他在「狮声」发表了「向马来亚的漫画作者呼吁」的公开信，指出漫画的斗争作用，他写道：「它的责任是戳穿国际间的阴谋、社会的丑恶、和指示光明的出路。而在展开全面抗战期间，则应当用来戳穿敌人的阴谋、丑恶……现在是我们要来提倡和推进漫画的时候了。我们提倡和推进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合力编辑一种独立性的漫画刊物！在这时候，马来亚独立性的漫画刊物，更是不能不产生的。」

林晨在六十年代即放弃漫画创作，却致力向戏剧创作和编导方面谋求发展，是新加坡艺术剧场导演之一，任职于某出版机构。1961年初，香港南洋文艺出版社出版「南洋文艺」月刊，他是南洋文艺编委会新加坡的负责人之一，曾在该月刊发表「开斋节前夕」「建屋工地上」等独幕剧。「南洋文艺」是当年罕见的大型纯文艺刊物，本式16开本，厚100页，字数达15万字，包括东南亚各地区的纯文艺作品。

50年代初，林晨到过多间中学指导毕业学生排戏。1957年首次担任新加坡艺术剧场编导，到了82年共担任了17年编导之职。除了创作上述印成集子的3个剧本外，改编后导演的剧目有：「七十二家房客」（林晨改编第4幕）、「第二次奔」（集体创作，林晨改编）、「阿添叔」（集体创作，林晨改写）、「月亮下去了」（史坦贝克小说，林晨改编）。1982年，他荣获文化部颁发文化奖章的戏剧奖。



貂问湄

年青一辈的读者，对于貂问湄或鲁彬这个名字，似乎有点陌生；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这两个笔名好久已极少在报章杂志上出现了。事实上，这两个笔名是属于同一个作家的，——他就是擅写小说和诗歌的吴谦裕。另有数个署名叫吴冰、李音、司马牧丁、周章等。他的哥哥西玲，擅写长诗，自1937起在各报副刊发表不少诗作，大概于1949年离马返梓。

早在战前，鲁彬便是饮誉中马的诗人了。战后，他几乎放弃了写诗，转而专创作小说了。他的诗歌和小说都有了定评。钟祺在「战后马华诗歌发展一瞥」中提到鲁彬，他说：鲁彬创作最旺盛的时期，是在1953年间。他的诗的风格不同于周粲，而比较朴质，现实生活的气息比较浓，篇幅一般上都很短小；而在内容上，大略可以分作三类：第一类是表现了一种抽象的理念；第二类是对于现实社会各类型人物的刻划；第三类是对于农村生活的描绘。在这三类的诗作中，最好的要算是第三类，我们说它好，因为它有着真实而鲜明的形象性。……鲁彬的诗的一个特点，是语言的朴质无华，但这个特点往往成为了缺点，那就是使语言流于粗糙和浮浅，特别是那些描写各类型人物的诗，这个缺点尤为显著。

苗秀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选了貂问湄的三个短篇：「金马梭胶园」「小鬼春秋」和「出路」。苗秀在「导论」中写道：「他的小说风格，充满着浓厚的写实精神，意在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没有丝毫的诗人惯有的浪漫主义色彩，这是貂问湄异于戚北华与骆起东两个的地方。但是他也有着跟戚北华骆起东两位相同的缺点，那就是他们写小说都缺乏组织力，结果，他们的小说在布局方面常常显得散漫。」

貂问湄原籍福建，1920年出生于彭亨州，吉隆坡尊孔中学毕业，任雪州蕉赖九支华小校长逾卅载，于1978年杪荣休。他曾主编「中马文艺」定期刊物，也曾在新闻界服务过一个时期，较后转进教育界任职。已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小鬼春秋」（1957年）、「腐蚀」（1958年）；中篇小说集「金马梭胶园」（1959年）；诗集「号角」（1960年）。周粲选了鲁彬的三首诗，编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集里。——1978年9月底，吉隆坡的一批文学及艺术工作者筹组「马来西亚文艺协会」，吴氏被选为筹委会的副主席；后因注册的问题，未能正式成立。



柳北岸

柳北岸，是新加坡德高望重的诗人，以旅游诗蜚声文坛。

原名蔡文玄，1904年6月12日广东潮安出生；在中国时，曾在新闻界和教育界服务过。1936年南来新加坡后，曾任邵氏电影公司中文部主任。其他笔名：杨堤、秦西门、白芷、朱贝等发表新诗、散文、小说，又用李邨为笔名撰写电影剧本，以诗歌为著。已出版的作品有：诗集「十二城之旅」「梦土」「旅心」「无色的虹」。他曾经担任前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目前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顾问。

周粲曾在「我国当前诗歌的一般检讨」（「读诗写诗谈诗」页88）论述中作过一番剖析：「柳北岸的诗，无论形式或者内容，都是与众不同的。关于形式这方面，可以分成两点来看：第一，他很重视押韵。第二，他的诗，经常每一首都分成四节，每一节或者是四行，或者是六行，结构紧严，排列整齐，所以看上去有另外一种建筑的美。至于内容方面，柳北岸大部份的诗，是他到世界各国去旅行的纪录，山水人物，活跃纸上，读起来有一种新鲜之感；而且我也认为柳北岸写得最成功的，就是他的旅游诗。」周粲还提到柳北岸的诗的两个缺点：太注意形式和押韵。

1970年，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孟毅编选）里，选入了柳北岸的两首诗歌：「我们有二百万能干兄弟」「泥水匠」。在周粲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集中，选入柳北岸的18首诗歌。

评论家赵戎在「热带的歌声」（「赵戎文艺批评集」页73）一书评中说：「柳北岸的诗是属于格律派的，使人有整齐、端正、稳健之感，他的风格很像中国早期诗人孙毓棠，同样讲究格律音节与修辞。……柳北岸的诗才是豪放的、磅礴的，有李义山之风，使人读了，回味不置，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热带诗人。……中国古语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柳氏作品里大体上是具备了这点的，加以他底才情与识力之深厚，与及文句修辞底老练，在马华诗坛上是无人能及的。」

「无色的虹」全书长达144页，是一部富有地方色彩的长篇叙事诗。柳北岸在「后记」中说：「讲内容，论形式，它既非诗，亦非歌，更非曲，只能送给唱书的艺人作为手本之用而已。」



于沫我

自1956年至1978年，新加坡知名小说家于沫我已出版了8本短篇小说集：「线索」（1956）、「末流」（1959）、「谷种」（1960）、「雅会」（1971）、「前车」（1972）、「喜事」（1972）、「名望」（1976）、「捞起」（1978）等。另一本「于沫我短篇小说选集」，中文版由名小说家韦犁选，英文版则由李慧垣、杨舜生合译。

于沫我原名杜又明，笔名尚有：卞之门、曾起飞、冷桦、沙彧等。他个子高大，1915年中国广东中山县出生，1935年南来后任职于新加坡某大商行，是一位自修苦学的写作人，战前就开始写作了，曾任文艺杂志「新野」编委。战后初期，他在「民声报」和苗秀主编的「晨星」副刊（星洲日报），发表不少的杂文。他的小说，所触及的生活面甚广，文笔苍劲有力。沙凡在评介「于沫我的『捞起』」一文中说：「综观『捞起』的内容，和时下好多小说集里的内容是不同凡响的。于沫我处理小说题材及人物的刻划与表现的手法上，落点朴实，不浮夸，不矫揉，充满着他对这个现实社会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于沫我的小说，是深具一定的社会意义的。」

洛林在「读于沫我的小说集『捞起』」一论述中写道：「于沫我前期的『线索』『末流』等小说集的年龄，与『捞起』这个集子，并没有划出一个距离来，所反映的，基本上不是现代的典型新加坡面貌。于沫我的作品，给人一种广东味的感觉。这主要在于作者的人物对话与叙述文字中大量运用『广府方言』所引起的。」

1973年3月间，他在「青园文艺座谈会」上发表「我写短篇小说的经过」时说：「我之所以只写短篇小说，是觉得自己有了一把年纪，对人事经历多了，这些人和事积累起来，似乎非写成小说不可，而写短篇小说只写小说故事的横断面，也只写几千字便可脱稿，说来倒有取巧之嫌了，虽说以我的所谓人和事的人事，不一定是理解得正确，正如社会科学的观点我不一定有认识，然如以我多年来的『自以为是』的写作心得，随手涂涂抹抹，加上我有习作的『习』性难除，于是，我写短篇小说认定是谋生活以外的一份业余工作，始终有一股傻劲，时刻愿追随着文艺大伙儿向前走的，纵使走得像以往的日子里所走过的弯弯曲曲冤枉路，或者愈走愈远远落在人后，我还是我，不会怯，不会面红，不会掉队，一样的向前走……」

他的小说被译为英文，书名Se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by Yu Mo—Wo。80年代初，杜氏常用王乃、曹声的笔名发表作品；不幸于1983年6月22日病逝，终年68岁。



叶冠复

在1961至1962年期间，香港群岛出版社印行了一套「马来亚文学丛书」，共10册，由方修主编。该丛书即：观止（方修）著「文艺界五年」（评论），丁之屏著「残梦」（中篇），黄山著「阴影」（短篇），梅拉著「生命的航程」（短篇），欧阳攀龙著「短书集」（论文），叶冠复著「停晷集」（散文），以今著「椰林短曲」（散文），莎茄·蓝金合著「椰笛与竖琴」（诗集），李过著「投资」（短篇），谢克著「学成归来」（短篇）。丛书之一「停晷集」的作者叶冠复，一署倾风，籍县潮籍，曾住在新山县陈厝港，后来定居新加坡，在某民业机构服务。收集在「停晷集」的15篇散文，是从1939至53年之间的创作；由于作者才华丰茂，文采披纷，语言结构，尤多独到，所以是水准之上的集子。

叶冠复在「前记」中写着：「从这个集子里面我们只找到了一个影子，一个藏匿在大时代的火炬的背后的影子，……生活的压榨，尤如颓末之风使我对于人间感到怀疑与失望，而学力和修养的限制才是真正狭隘了我的人生观。在写作上，我又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散文这一文章形式，……我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我的文章不仅肤浅，由于题材范围的狭隘，反映现实的不够，造成了文章内容的生命力和战斗性的缺乏；而更其无可饶恕的是那种旁观的，出世的思想。但我无时无刻不在反对自己，鞭策自己。我希望我能够从那种狭隘的思想感情中解放出来，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够写得更强壮一些，更多的人性的裸露，时代的激昂。……」

该「前记」的最后一段，叶冠复这么写着：「因此我对于我的写作前途又怀着新的希望了。因此我有勇气来替这本不成样的书写序了。也就是说我应该有勇气去结束过去那一段不正确的写作态度，用那渐渐粗壮和扩大起来的写作视野、思考、人生观去感受、体会，我不惜饰美过情，为了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个殖民地社会，那个社会制度，那些口是心非的人，奸诈的人，恶毒的人……」

在方修编选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散文集（第七集）里，收入叶冠复的四篇散文；方修评道：「叶冠复以文字优美精炼见称，他善于刻划心理活动，特别是知识份子的细致深微的感触。虽然写的多是感时怀乡之类，却不沦于悲颓颓丧，常常能在悲哀中奋起，感伤中抬头。」在方修编选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7）——散文(一)集」里，可读到叶冠复的4篇作品（页109—124）



丁之屏

「把年来发表在南洋商报『新年代』和『小说』版上的作品，选出部份来结成集子，倒非有什么『敝帚自珍』之意，而只不过是想借此来证明自己这些年来虽然过得有点像钢骨森林中的隐者，但心可并不因而冷却，至少，尚能保持少年时代那种对文艺的热情。自从和文艺打上交道之后，向来即认为写出来的东西既然要公诸于世，那最少一定要能对现实起些作用；不过由于日常所接触的生活面是那么的偏狭，因此，颇常有『力不从心』之感，我究竟写了一些什么呢？还是让读者自己去寻求解答吧！」——这是新加坡小说作者丁之屏，于1976年出版新著「鳄鱼潭边的恶梦」在「前记」中所说的话。原名刘宁，祖籍广东潮安，1920年5月20日出生于中国广东省。1936年南来星洲，曾任教师和国际影片公司宣传部主任1937年便开始以司徒然、炮灰、司徒森、潘陶、潘朗、潘常光、潘志陶等笔名在南洋、新国民、星中、星洲、总汇及槟城中华晨报等报章投稿。大都是小说。已出版的专集有中篇创作「残梦」，短篇小说集「忧郁的眼睛」「鳄鱼潭边的恶梦」等。

1978年7月，丁之屏在大马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副刊发表短论「小说和故事」，他这么写道：「我认为，故事和小说虽有共通之点，但到底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把小说和故事混为一谈，实在有点不大恰当，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小说是滥觞于故事，但现代的小说，已突破故事的雏形，它是故事形式的向前发展；现代的小说，除了具有了故事的格局之外，更把重点放在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的描写上。至于一般所谓的故事，我指的是除了历史传奇、寓言、童话以及神话之外的武侠打斗、社会奇情、畸形恋爱等等徒具小说形式的流行作品，不外以曲折的过程，巧妙的布局来吸引读者，其情节多属凭空虚构，脱离现实，而故事中的人物际遇，也多随作者兴之所至，曲意安排，他们就像傀儡戏中的傀儡一样，任由提线人去摆布；他们的悲，他们的喜，都是身不由主；像这种无根的人物，怎能经得起考验和分析？要是小说也像故事一样，只注意情节的铺陈，而忽略了人物和事件的典型性以及中心主题思想的刻划，那就难怪直到现在，还有人要把小说当作是消闲的故事读物了。在新文学的范畴里，小说是被公认为最能概括的反映现实并从之对社会现状产生一种反拨作用的文艺形式，也就是说，一篇成功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能启发及教育读者。」——老而弥坚的丁之屏，近年常用向新、石陶、杜凌、章伶、冷金等笔名发表小说作品，新著有：「猛龙过江」（1982年10月），201页，内收十个小说。



林英强

在马华文学繁盛期（1937——1942年）的5年间，是抗战诗运的丰收时期；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第6集——诗歌」里，我们可读到这一时期诗作者如静海、李蕴郎、刘思、呢喃、雷三车、东方丙丁（陈南）、田坚、莹姿、山兄、思明、林秋、墨尼、瞿昙、冯蕉衣、白荻（黄科梅）、黄嫣云、祈邑理、司徒禾禾、滔流、墨西、白光、莫奎、英群、椰青、清才、西玲、蓬青、吴冰、绿蒂、漂青、野火、三便、流电、方埃、于原、佐丁、普洛、奇峰、叶小菡、高启杰、ZD、罗珍、彭耀芬、苏因、以今等。

除了静海、李蕴郎、刘思、东方丙丁、田坚、冯蕉衣、椰青、西玲、吴冰、以今等之外，莹姿、白荻、绿蒂、漂青、呢喃等在当时也是相当活跃的诗作者。绿蒂，一署阿木，原名徐正义，祖籍福建，出生于吉隆坡，常写诗，与西玲齐名；战后似已封笔，任法庭通译员。呢喃是吼社社员，姓谢，另署李今艺；1940年前后赴华参加抗战，动向不明。

与上述诗作者同时出现的诗人——林英强，也是不能挂漏的一位；他是李金发所推重的象征派诗人，早年在中国时便是颇为活跃的写作人，新诗作品刊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汉口、郑州、广州、香港等地的著名文艺杂志上。他原籍广东梅县，曾任广州星期报总编辑，东方诗作家协会主席等职。曾由上海的出版社印行诗集「麦地谣」「沙漠船之旅歌」和「驰马驱」。他于1939年南来吉隆坡，一直在新马报界服务；战后专门研究南洋民俗和艺术，1975年12月间逝世，前后在中国报当了编辑26年，也兼任该报资料室主任。除上述书目外，尚编著有：马来亚新志、东南亚风土与艺术、马婆土著民俗研究（东研丛书）、在南方的天下、剧曲十篇、东南亚华人社会、蒋士铨的红雪楼九种曲、郁达夫先生的作品、明代的平话三言与两拍……等等。自1949年开始，历任吉隆坡中国报副刊主编，编过「文戈」「展望」等文艺副刊，培植不少的文艺青年，尽了推动文运的任务。1971年担任「南方丛书」总编辑兼发行人。



絮絮

絮絮是马华文坛的著名诗人和小说家，在五、六十年代最为多产，出版的著作也最多，引起多方瞩目。

他原名丘絮絮，笔名絮絮，一署重阳，1909年出生于中国福建龙岩县，卒业于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毕生从事教育工作。1939年南来，曾在马来亚和婆罗州各地中学执教，1952年到新加坡华侨中学任教，殁于1967年2月16日。

早在1928、1934年，絮絮就在中国出版了诗集：「昨夜」「骆驼」。南来后，出版的单行本十余种，包括小说集：「荣归」「学府风光」「在大时代中」「沉滓的浮起」「变」「房东太太」「大时代中的插曲」「坎咪之死」，中篇小说「播种者」，诗集「生之歌」「呼吁」等。已问世的八个短集，收集他的50个短篇，除了「易团长」之外，其它的尽是本地色彩浓厚的创作，唯表现手法不见得高超；可贵的是，他敢说敢写，敢于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他的小说，主要是以教育界的丑态为题材，兼及奸商巨贾的发迹经过，和一般小市民的生活。

李汝琳在「回忆丘絮絮」一文中，这么写道：「我们相处了一个时期，我发觉絮絮的性格是比较拘谨的，跟合得来的朋友也会有说有笑，但一跟不大熟的人在一起，便拘束起来，客客气气的，谦虚而有礼貌，看不出一般写作人所常有的那种自负的满不在乎的神气。他的生活是严肃的、不抽烟、不吃酒，循规蹈矩，做事小心谨慎，也没有文人那种狂放不羁的气质。……他很爱喝中国茶，人家是一边抽烟，一边写东西，他却是一边品茗，一边写文章，对于烟酒，他一生都没有尝试过。絮絮平时对人虽然谦虚而有礼貌，但对于一些不合理的事，却常常显出不能忍耐的神气，这也可以看出他的性情梗直，他不会花言巧语，不会转弯抹角，说话率直，在不知不觉之间，会得罪一些人，只有少数了解他的朋友，才明白他的心地善良，纯粹是对事，并非是对人。」

絮絮曾于1952年11月至1955年12月，替「星华中学教师会」主编「南洋教育」半月刊，商借南洋商报的版位出版，共出版74期；该教师会于1953年出版的「南洋青年」半月刊（共24期），也由絮絮主编。活跃于星洲诗坛的两位诗人：孟仲季和蓁蓁，是絮絮的哲嗣，果尔虎父无犬子。1980年出版的遗著「龙园小品」，由其长子孟仲季写「前记」。



郑子瑜

据我们所知，有作品被编进新马的华文中学课本的马华写作人并不多，常见的是连士升、郑子瑜、许云樵、鲁白野、曾铁忱、海郎、比翼（苗芒）、姚拓、萧遥天、吴进、林潮、沈思中、左秉隆、李冰人、杏影、杨嘉、李蘧郎、絮絮、李钟钰、谭云山、林仙峤（寰游）、铁亢、黎升（庄力生）、呢喃（李今艺，姓谢）、玛戈、以今、燕归来（邱然）、梅井…… 等人。

「人这里介绍的郑子瑜，是位渊博的学者和作家，于1916年在中国福建龙溪出生，现为新加坡公民。战前，已开始在上海各报刊杂志发表散文及杂文，并曾任文艺月刊「涟漪」和文史月刊「九流」主编。

1938年南来后，继续写作，曾任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中文部讲师，南洋学会编委会主席。1962年春，曾应邀赴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与实藤惠秀博士共同研究晚清最杰出新派诗人黄遵宪的遗稿，为日本东京东洋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至65年，任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研究教授。著作有：「郑子瑜诗文集」「古书辨惑」「门外文谈」「文学与科学的携手」「鲁迅诗话」「名作家作品疾病治疗初编」「蓟春集」「猿啸与鸡啼」「瀛州旧梦」「人境庐丛考」「郑子瑜选集」「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东都习讲录」「红豆笺膳稿」等，并编有「达夫诗词集」等书；所作论文，绵密而切实。

1968年，郑子瑜在民报副刊「新生代」第94、95期发表散文「与武者小路实笃先生的一席谈」，他这么写道：「1964年的春寒时节，我再渡东京，第一件不能忘记的事，便是去访问小说家武者小路实笃先生。在当代日本的作家群中，武者小路实笃是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位，因为鲁迅翻译过他的『一个青年的梦』，周作人更翻译过他不少的作品，甚至曾经和友人们合译『武者小路实笃集』。…… 武者小路实笃先生还问我日本人在新加坡的情形。我说，日本人在新加坡很少，只有几百人，大多数是商人，少数是外交官，现在人数有逐渐增多的趋向，当太平洋战事爆发的时候，日本『皇军』迅速攻占了新加坡，英军拱手投降，只有华人义勇军奋勇抵抗，所以在日军占领新加坡的所谓『昭南时代』，华人无辜被杀的也特别多；最近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正号召各族人民，向日本政府追索血债，希望能得到完满的解决，否则将难平众愤。武者小路实笃先生听我提起太平洋战争的旧事，似乎有不堪回首话当年的感慨，…… 」在「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七)·散文一集」里，方修选了他的2篇作：拉让江的细诉、记江老夫子。



王里

新马的剧作家是寥寥无几的，而新加坡的王里，是1970年前后至今，创作上最有收获的一位佼佼人才。

王里原名许智荣，祖籍福建，1936年12月生，南洋大学物理系毕业，曾在南大辅导处任职。已面世的戏剧集计有：悬崖（1968年）、归来（1969年）；三幕剧「巷口」(1969年)，四幕剧「过去的年代」（1970年），独幕剧「差一点落伍的人」（1972年）……等。是新马多产的剧作者，举凡独幕剧、多幕剧、儿童剧等等，都写得很有水准，而且几乎都演出过，剧情紧凑，人物生动。

在「悬崖」这本书的「前言」里，编者说：「新加坡的戏剧活动相当普遍，许多业余话剧团体经常在维多利亚剧院演出，电视台及电台也经常播出电视剧及广播剧。可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以本地背景和本地题材创作的剧本太少，外国剧本尽管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其所表现的主题往往与现实情况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其所表现的故事内容与时代背景也往往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漠不相关，令人感到隔膜与生疏，无法引起共鸣，更不能发挥积极性的教育作用。因此，鼓励本地剧本创作乃是推动戏剧运动的一项基本任务。

「王里先生是我国杰出的青年剧作家，多年来从事剧本创作不遗余力，许多独幕剧及多幕剧剧本都曾经演出或拍成电视剧，获得观众的好评。本社鉴于本地剧本创作值得推荐，特就王里先生的创作中选出两出四幕剧及四出独幕剧，出版单行本两集。第一集是四幕剧『悬崖』，独幕剧『把国旗挂起来』及『临时抱佛脚』，第二集是四幕剧『归来』，独幕剧『生日』及『骑楼下』，两本剧集同时出版。」

王里剧作的最大特点是主题正确、题材现实，具有深长的教育意义，写作技巧纯熟，对话简洁精炼，情节的安排曲折生动，即使是一个平凡的故事，也常常是高潮迭起，绝不沉闷。更难得的是王里具有丰富的舞台经验，他的剧作都适宜在舞台上演出，两部多幕剧「归来」及「悬崖」都是四幕一景，减少了演出者在布景上的许多麻烦，特别是在小型的舞台上演，将会获得更大的便利。

1980年，教育出版社举办「学生文艺讲座」，王里与许茂荣（米然）分别担任戏剧创作和欣赏课程的主讲人；他认为一部成功的剧本，基本上要能把时间与空间分配得好，人物对白要简洁扼要。



王葛

在马华文坛上，出生于威省大山脚的作家有好多位；而名散文家王葛就是其中一位。

1922年8月，王葛诞生于大山脚，祖籍广东普宁。童年在当地日新小学受教育，过后在槟城圣芳济中学及锺灵中学接受中等教育；1941年为锺灵中学高中第三届毕业生。

王葛的原名是王进昌。高中毕业后，他在怡保及马六甲商界任职。1947年，转入教育界服务，先后在威省大山脚、高渊、柔州丰盛港及新加坡等地任职。他在高渊任职最久，由1953年起在高渊培德小学任职24年——其间任副校长10年，校长13年。

打从1952年开始，王葛在南洋商报「世纪路」「学海」，南方晚报「绿洲」，星洲日报「晨星」，星洲周刊，天方周报及光华日报「南斗」等报刊发表文章，以诗歌与散文为主。他的散文自成一格，文笔清丽；他的诗歌也颇有韵味。

1960年，王葛成名的散文集「路上」，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了；其诗集「雨天的诗」，则于1966年由海天出版社出版。1972年，赵戎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中，共选入王葛的散文14篇；周粲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集中，选入其诗歌四首。在文艺界里，实占有重要的地位，散文晶莹蕴藉，词采绚烂。

文艺评论家赵戎在「大系」的散文二集「导论」中说：「王葛的散文，打个比喻说是有小巧玲珑的美，……作者用简单的词汇写出不简单的句子，里面包含了人生哲理，而且也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底刻划。」

1978年，王葛在公务员服务条令下退休；退休后在家里读书与写作，近来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更多了。

王葛说，级任老师林鲁生（林雪棠）和李弼先生给他的影响不小，前者介绍不少新书给他做假期读物，后者在初中二时鼓励学生多写作，每星期要写课内作文和课外作文各一篇，并指导学生出版班级刊物「野风」和「野火」。「野火」是由王葛主编，共出版了四期。

在许多中国作家里头，王葛喜欢何其芳、陆蠡、李广田等人底散文；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陈敬容等人底诗；他也欣赏李白底乐府和宋人底词。

在方修编选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7）——散文㈠集」里，可读到王葛的2篇散文：「湖」「翼」（页318—320）。



方北方

方北方是马华文坛最多产的小说家，原名方作斌，祖籍广东惠来，1919年5月29日生于中国广州。肄业于汕头南华大学。他身材颀长，宽大仁爱，人缘极佳。1928年南来，在槟城钟灵中学念书；1937年已在新马报刊发表作品，同年返回中国，1939年在中国发表作品。1945年，他接获槟城家人的来信，说负担他念书的伯父被日军炸死，他不得不辍学。于1947年4月1日返槟。战后当教师，因生活清苦，加上兴趣，积极写作。现在槟城韩江中学执教，并任该校华文主任，兼韩中新闻专修班华文导师，主编《韩中生活》、“韩中生活丛书”、《星槟日报·文艺公园》（到了1983年10月2日，已出版83期）等。著作计有：《春天里的故事》（长篇），《饥饿的古城》（又名《每天死千人的古城》）（报告文学），《两个自杀的人》（中篇），《出嫁的母亲》（短篇集），《国王的刀斧》（童话），《北方散记》（散文集），《娘惹与峇峇》（中篇），《迟亮的早晨》（长篇），《思想请假的人》（短篇集），《说谎世界》（中篇），《槟城七十二小时》（中篇），《刹那的正午》（长篇），《笑的世纪》（散文集），《江城夜雨》（短篇集），《爱屋及乌》（短篇集），《火在那里烧》（短篇集），《北方春草迟》（杂论），《马华文艺泛论》（评论），《幻灭的黄昏》（长篇），《头家门下》（长篇）等廿多种。于1957年出版的《迟亮的早晨》，4个月内便销完4千册，前后已7版。笔名尚有：方里、方向之、作兵和黑金等。

1978年，他那光芒四射的《风云三部曲》以同样的版本、同样的纸张、同样的封面同时印行，一纸风行。他在《总序》中写道：“《风云三部曲》是指著几部长篇小说中，篇幅比较长的一种；它包括《迟亮的早晨》《刹那的正午》《幻灭的黄昏》三部，计五十多万言。现因《迟》书已印行第七版、《刹》书印行第二版，《幻》书初版二千册也已发出。因三书的完成出版面世，已了却了作者十多年来留在脑中的一桩心愿……”——方氏已担任第2、3届大马作协（华文）理事会主席；计划中撰写的《马来亚三部曲》是《树大根深》（已完成）、《头家门下》（已出版）和《芸芸众生》。



白寒

在紧急状态初期1948—53年的马华文学史上，谢白寒是比较活跃而重要的作家之一。很幸运地获得他于1982年7月29日亲自写的小传——他这么写着："我于1919年农历正月初四日出生在福建惠安一个贫民的家里，同胞兄姐11个，我是最末一个，但我的兄姐多数夭亡，只大哥、二哥和我3人侥幸存活下来。我6岁丧父，12岁丧母，大哥从小过继给别人。二哥谢明辉十几岁去新加坡当苦力。我原名谢耀辉，12岁前也在一家首饰铺当学徒。在3年学徒中，师父教我认字，我也刻苦自学，于13岁时考上惠安县的师范学校。后转去厦门读书，直到七七抗战爆发，厦门沦陷后才回惠安。在厦门时我靠给各报投稿的一点收入和二哥有限的侨汇生活。抗战期间，有2年我是从事抗敌宣传工作，任三十三旅「抗敌剧团」的导演及总干事。1943年才转入中学教书，曾在永泰中学、省立沙县师范教高师文史课，后任福建省立云霄高中的教务主任。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我应聘去台湾任台中工业学校教务主任。1947年应我二哥的召唤，到新加坡任中正中学分校训育主任。也曾在芙蓉中华中学任教半年。因紧急法令又回中正教书。1951年上半年任育英中学教务主任。总之，我曾当了约10年的中学教员，业余从事写作。我的第1本诗集《给思恋的人》是由「教育图书出版社」出版的，作为该社的文学丛刊之一。在台湾我也写了一些作品，但未结集。在抗敌剧团时写过一个5幕剧《横渡太平洋》和独幕剧《杏花深处》，都演出过，但当时只有印油脚本，因战乱散失了。在新加坡出版的有：《雕虫集》（1949）、《头家哲学》（1950）、《新加坡河畔》（1950）和《在北京》（1957）。我过去常用的笔名有：李青、林之风、莫干山、李子惠、田家、杜若英、麦苗田等。在新时多向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文艺行列、文艺报投稿。1951年6月我回广州，54年来北京，一直住到现在。1956年「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我任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后我转为'华侨问题研究'。现在已63岁了，余年有限，我想尽可能写点反映新马华人的作品和华侨史料。"

苗秀曾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㈡》的导论中给白寒以好评，并选了他的3个小说。该套大系中，苗秀和赵戎也选了白寒多篇的理论和散文作品。在方修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小说集里，也选了白寒的2个小说。在柏杨主编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杂文篇》中，也选了白寒的5篇杂文。



田流

新加坡小说家兼剧作家——田流，在「反黄运动时期」（1953—56年）便在文坛出现了。当时他的笔名是「铁流」，于1957年出版了小说集「生活线上」，以任宁（李向）的「感想」为「代序」。

他原名钟文灵，祖籍广东丰顺，1931年生，曾任职于新加坡教育出版社，主编「少年月刊」，现任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秘书（曾任该协会财政总务）。1949年开始写作，一向孜孜不倦的创作，笔名有：田流、铁流、姜衍、雷霆、仲临、徐幸、鲁克、鲁曼、桂宏、于罕英、方麟、杨子江、堃粪等。他具有多方面的创作经验，于197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沧海桑田」，曾受到文艺界的瞩目与重视。其他著作有：「生活线上」「一学期」「思前想后」（改编剧本）、「三万元奖金」（独幕剧）、「生命的旅程」（青年话题）、长篇小说「金兰姐妹」、「田流剧作集」「港华行」「幕后人」（推理小说）。

由赵戎、苗秀和钟祺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剧本集，选了田流的独幕剧「遗产问题」；赵戎在「导论」中说：「从1945年到1965年，这20年间，我们的确出现了一批剧作家，像李星可、田流、史可扬、关新艺、宋人、罗大章、王里等便是，他们辛勤地创作了不少作品，有多幕剧和独幕剧，喜剧与悲剧，这些作品，丰富了马华剧坛。份量虽不算多，但也难能可贵。」

田流的新著「金兰姐妹」，曾于1974—76年间在「电视与广播」双周刊连载过，作者曾主编该双周刊逾六年之久。他在这部长篇的「后记」中写道：

「我始终觉得，写作者即使没能通过小说去教育读者或启导读者，起码也得遵循所谓『社会善良规范』，而本着个人的良知去从事创作。作品内容纵然不够结实，不够深刻，不够具体，或多或少也得对读者有所裨益。最近，写作界的某个角落，盛行着一种『下笔无为论』，这种论调是认为写作者可以『不为任何人而写，不为任何使命而写，不为任何理由而写』，『作者的情可为人所感，不必求人所感；作者的话可为人体会，不必希望人体会』，弦外之音，写作者只求有其『内心的冲动』，撰写文章不必顾虑读者的反应或所受的影响……。我学习写作虽然有好些年，出版过的个人的文集也有几本，可是有许多文章写来实在是粗浅和浮夸，然而我决不逃避责任，因为，我坚信：『创作毕竟不是一种娱乐，不是一种消遣。』……」

能写多种体裁之作品的田流，目前从商。1981年，台湾的柏杨主编「新华文学选集」时，他是编辑委员之一。田流于1983年9月出版小说集《远处闪着金光》（胜友书局出版），内收9篇小说，共164页。



沙　平

1978年12月中，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在吉隆坡主办「文学研讨会」，中马作家陈征雁主讲「马华文艺活动与政治背景」时说：「在1948年，一场『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的争论，使写实主义的传统地位获得了有力的肯定，更加强了未来马华文艺创作的方向。当时由于很多南来的作家，他们对本地的环境并不熟悉，就不可能创作本地色彩的题材。他们所发表的多是国内所发生的事故。有很多本地的作家，他们南来已数十载，有些是在此土生的，他们希望生于斯，死于斯。他们认为文艺的服务对象应该是本地的社会与人民，马华文艺是应参予本地的政治斗争，争取华人应有的地位与权益，绝不该学那些外来的作家，人在此地，心在中原，所写的作品都是以中国作背景，宣扬中国的。他们指责这些南来的作家是『侨民作家』，说他们是『手执报纸，望天外』，认为『决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态度』。而对方却认为『文艺形式是可以独特的，但内容则是国际的』。有些人则认为马华文艺其实是应归纳入中国文艺的，因为这种文艺是当时被称为中国人写的文艺。……」

较后，征雁的这篇论文在报章发表了，个人觉得他若能把那些作家的名字指出来是会更好的，否则不容易弄清楚是指谁。记得大约在1960年，怀奇阿在论文「略谈『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的论争」里写道：

「1947年11月间，星洲的星华文协会（领导人是：米军、杜边、丁家瑞、汪金丁等。）举办了一次『马华文艺的独特性』的座谈会。这次讨论可能就是引致论战的导火线。次年，战友报新年特刊上登载了两篇文章：马华君的『马来亚华侨与政制斗争』、周容君的『谈马华文艺』。就是这两篇文章触发了该次论争。周容君主张当地作家的作品应该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马华文艺应有独特的内容，不应该写以中国为背景的作品。他还把胡愈之和一些流亡南来的作家称为『侨民作家』和『逃难作家』。……1948年第108期的风下周刊，发表了沙平先生的一篇题为『朋友，你钻进牛角尖里去了』的论文，分析马华和周容两君论点不对的地方。」——沙平是胡愈之的笔名，一署丁访，浙江人，博学广闻。他原名胡学愚，1896年生，是鲁迅的学生。

1940年底，他南来新加坡，1948年3月经香港返华。胡氏是名报人及主笔，是南侨日报重要负责人。1946年9月在香港出版「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书。部分作品收入方修编的『胡愈之作品选』（1979年12月）。



米军

米军与韩萌原是北马人，后到中国潮汕念书；马来亚光复后——于1946年10月底，他们两人从汕头出发，经泰国回到马来亚，都成为战后初期马华文艺界的重要作家。米军原名林紫，原籍广东普宁。1923年生于北马吉打州居林，9岁时第2次回梓里——在普宁县的兴文中学、南侨中学等校念书，后在农村教书，又与韩萌同到西南大后方去流亡和学习文学写作。年轻时，除了主持文艺刊物《青年文艺》之外，还常在国民日报副刊发表小说，也曾主编过建国日报的文艺副刊，並出版了一部浪漫气氛极浓厚的中篇《第一次恋》。他回到居林埠不久，就把在中国时写的短篇小说《疯女》略加修改后寄给星洲日报《晨星》副刊（林健安编），一星期后，它便分2天发表了。不久，他南下森美兰州的芙蓉中学教书，写下《记芙蓉》《波德申风景线》《不叫多隆》等散文。在芙蓉住了半年，47年秋天来到新加坡，认识了几位当地的马华作家及编辑，如文之流（苗秀）、赵戎和林健安等；同时，也会晤了南来不久的丁家瑞、张漠青、韩萌、杨樾、晨野（张扬）等人。1980年8月16日，他在广州写的《怀念新加坡》一文中说："初到马来亚，对当地人民生活还不熟悉，因而也只能写点像《我从中国来》《一个中国农民的哀歌》之类的诗歌。往后，生活领域扩大了，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当地各民族人民的痛苦与愿望，从而才写出了像《跳珑玲》《印度老人》这一类短诗。可惜我在生活中还扎根不深，发掘不深，因而也就未能写出更坚实的作品。但这里却足以说明，南来的作家是不可能在生活中画地为界的。不过，就当地作家而言，提出"独特性"的根本目的，无非是要探索建立当地华人文艺理论体系，从而让作家更广度更深度地表现当地的现实生活，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

米军创作的诗歌和小说、散文，都具有自己的风格，且富有地方色彩，语言生动，形象鲜明。牛子牛是他的另一署名。大约1948年，他在新加坡编辑出版《读书生活》文艺性杂志。49年夏天，他离开新加坡，经港返华。50年12月出版诗集《热带诗抄》；小说合集《为儿女求婚》（1951）、散文合集《南洋散文集》（1950）等。解放后，他在潮汕搞过潮剧改革工作，编过《火烧马院桥》等新潮剧。不幸于72年得了癌症，幸而身体还健康；大约在1982年，完成一个描写潮剧童伶生活的电影剧本。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戏剧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米军曾在武吉班让区的大众小学校任校长。



杏影

在新马，有不少报章文艺副刊的编辑，本身就是蜚声文坛的作家。然而，能够受到今日这么多写作人怀念而景仰的，大概杏影是空前第一人吧。他是公认的一位沉笃的马华文艺园地的灌溉者。

名作家陈俭（韦晕）在「杏影与青年写作人」一文中写道：「杏影似乎是个非常内向的文化人，除了在报馆编辑室，埋头埋脑去为青年文艺工作者选稿、改稿和给青年文友复信外，就回到自己的书房去，欣赏他自己所深爱的文艺作品……总之，杏影就是这么一个面冷心热的文化人。他有时为了要赶着回信给青年文友，他会放过了一次好影片的放映。即使那个青年文友的来稿不合用，他还是小心翼翼的，把来稿详细看过，遇到对作者有益的话，则不厌求详的附一封长信去给原作者，书明退稿的理由，还在退稿子上举出有建设性的个人意见，以供原作者参考，一方面又可使该稿作者在下次来稿时，省去过去的那种毛病。这一点，大约是我在认识的无数的编辑人之间最特出的一位。也正因为他的对青年朋友的热情，即使投稿到他编辑的副刊去而不被录用的青年朋友，对他还充满了尊敬。」

杨守默是杏影的原名，一署公孙哲，另署里奇、爱欲生、杨杰；1912年生于中国四川，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抗战末期，曾在印度加尔各答盟军总部任职。1945年9月，从印度抵达新加坡，服务于教育界，旋进入南洋商报社任翻译工作。1954年1月，主编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文风」，1958年8月「文风」停刊，1960年7月，他主编文艺版「青年文艺」，到1967年2月6日停刊。他于1967年1月5日病逝，享寿55岁。已出版的著作有：「读书和写作」（散文集）、「趁年轻的时候」（散文集）、「书与人」（散文集）和「想想写写」（散文集）「愚人的世纪」（散文集）。

方修在「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中写道：「杏影的哲理散文的特点，是他的思想的深度与广度。他谈论读书、写作，谈论生活、艺术，谈论友情、爱情，都是些细小、平凡的课题，然而几乎每一段话都是静思默想所得的独到之见，或者基于丰富的人生阅历的『悟道之言』，其中既闪耀着智慧的光华，也蕴含着作者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高尚的情操。文字方面的绵密韵秀，也是不易企及的。」



杜 红

「诗人杜红是我国诗坛上的慧星。」——1961年，陈雪风撰写「十五年来的马华诗歌」评论里头这么说过。陈雪风又说：「诗人杜红的诗，不仅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同时，也闪烁着雄浑的气魄与坚实的内容，无论是在艺术的美学或社会意义上，都是具有一定的价值。……诗人杜红是廿世纪60年代赤道上的青年，而他生活的多难的母亲土地，当时正面临着一场狂风暴雨，于是他『跳着、叫着、喊着』地从书页中走出来。」

杜红原名郑亚本，祖籍福建安溪，1936年在新加坡出生，南大历史系毕业。曾任麻坡中化中学文史教员，后任职于新加坡广播电台中文部，另署少白、雪影、白庸、华庸洲等。已出版的单行本有诗集「五月」「树胶花开」「抒情诗集」；短篇小说集「我爱上了她的衣裳」（笔名华庸洲），文笔浅易通俗；写作态度，至为谨严。周粲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集的「导论」中说：「如果对杜红写诗的技巧有更高的要求，一定要等到他的第三本诗集『抒情诗集』出版以后。在这本诗集里，杜红诗歌的语言凝炼多了。他显然已经晓得换往日的激情为稳重和机智。」

1978年12月中，杜红到吉隆坡出席一项盛大的华文文学研讨会，他主讲「谈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关系」时说：「社会没有重大的变更，尤其是太平盛世，作家在思想上没有重大的冲击，文学活动一般上是处于低潮，就是有了发展，也是属于不健康的。像中国六朝的骈文，只讲究文辞的优美，完全忽视了内容。原因是作家在思想上没有重大的冲击，生活平淡，就算有兴致写作，也容易流于吟风弄月，把文学创作当成消闲品，在太平盛世的时代，文学的发展一般上趋向于形式，因为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件，没有激烈的思想冲击，作家们只能在平庸的内容上讲求形式的完美，文字雕琢。这样的发展还不算坏，如果社会发展到人们的生活腐化、醉生梦死，那么，这时候文学可能变了质，走上旁门左道，以新马为例，一九五三年以前的新加坡就是这种情况，黄色作品几乎代替了整个的文学。甚至有些正派的作家，也由于耳濡目染，日子一久，也随着写起灰黄的作品，再加上没有严肃的文学批评，整个文学界简直溃不成军。新马文学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文学发展的轨道。」

杜红现任广播局高级导播、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正会长（1983）。曾是广播电台「文艺园地」「诗歌节目」和「书的世界」等节目的导播。



李向

在新加坡文艺界里，李向是颇为人知的杂文家，硕学通儒。他每一本书的出版，都颇受新马读者所欢迎。杏影是他思想的启蒙老师，他在风格上也有杏影所写的哲理散文之影子。

1972年4月，李向的杂文集「苍蝇集」问世了，报刊上出现了20多篇批评文字，作者选录了13篇，编成「批判『苍蝇集』」于1973年6月出版；他在「前言」中写道：「过去我写文章，主要是为抒发一时的感慨。文章发表出去，也就没有管到它会发生什么影响。在我的感觉中，『读者群』似是一种若有若无的存在，因此写文章也就不必对谁负什么责任，及至把这些散篇印成书出版，才发现『读者群』的确实存在。他们不只是存在而已，他们还关心你、鼓励你，以实际行动帮助你。他们是一股不可蔑视的力量！在我学习文艺的过程中，『苍蝇集』的出版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我终于发现我过去的写作态度是不够严肃的。我只求一时痛快，发泄个人感情的作风是不好的。我还发觉，写作光有良好的意图或倾向是不够的，写作者还必须有正确的思想和立场，才不会容易犯错误。我有这一点认识，应该感谢朋友们的批评。」

容风的批评是有深度的，他说：「李向的文笔简洁流畅，但和切贴、生动、泼辣的杂文风格距离不远。更遗憾的是部份文章的内容竟在有意无意间犯上『貌似讽刺，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的冷嘲。』…… 总的来说，我发现李向先生收集在这本集子里较后期的文章，无论是评文与人，立论都明确多了，写作态度也较严肃，前期反映在作品里的那种知识份子自怨自艾，自怜自赏的作风大大减少。这真是可喜的倾向，无论是对作者对我们来说。」

李向，原名张道昉，另署主艾、任宁等；1937年生于新加坡，（祖籍广西钟山），公教中学高中毕业。曾任教师，后来在名编辑杏影介绍下到南洋商报当电讯翻译。出版了散文集「在路上」（1956）；杂文集「苍蝇集」和「菜根小品」（1975）。他编过南洋商报文艺副刊「青年文艺」（1971年1月—73年2月）「青年园地」（1967年8月—70年9月）等。曾编选了3部「文风丛书」：小说1集「查米」（1972）、小说2集「照顾」（1973）、散文1集「风暴」（1973）。约于1981年起，担任新加坡南洋商报执行编辑兼副刊主任，同年担任「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共5巨册，主编柏楊）执行编辑。83年3月16日出任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副总编辑。



李过

李过，是饮誉文坛几近30年的新马小说家。原名李今再，1929年在柔佛麻坡的巴莪出生（原籍福建）；前往中国受教育，大约于1948年底才返回马来亚。在安顺和居銮教过书，也在新加坡南洋学校执教过；曾毕业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现为新加坡公民。

早年的时候，曾用原名李今再发表了数量可观的专题研究的文章。据他说，那时他住在马来亚父亲的一个小胶园里，白天割胶，午后闲着无事，不是看书，就是写作；可说是任何书都阅读，什么性质的稿都写，包括了文学、文化、教育、经济、史地和橡树种植及研究等，他都尝试撰述过。由于当年涉猎的范围广，对他后来写历史小说大有帮助。常用的笔名尚有：顽岩、辛见、贾旦、于常、何苦等等。已结集行世的有：㈠大港（中篇小说·1959·青年书局版）。㈡新垦地（中篇小说·1960·青年书局版）。㈢浮动地狱（长篇小说·1961·青年书局版）。㈣投资（短篇小说集·1962·群岛出版社）。㈤真正的爱情（短篇小说集·1968·长风文化公司）。㈥曲折的路（长篇小说·1982·新加坡文艺丛书）。㈦白粉佳人（短篇小说集·1983·风云出版社）等。

新著《曲折的路》，是李过的力作，取材现实，内容充实，文字流畅。收集在《白粉佳人》的7个短篇小说，是他自1972至76年完成的一小部分的作品，都发表在新加坡星洲日报的副刊《星洲周刊·小说》（黄彬华编）和《青年园地》。已完成而发表过的还有长篇《翻云覆雨》《矿山风云》等；已写妥的有中篇小说《新加坡焚城记》；尚未写完的长篇有《昭南岛的故事》。《矿山风云》是他计划中的4部或5部小说《扎根》中的一部。他的祖父是从中国移民南来的开拓人之一；姑母为他提供了好多华人南移的口头历史，因此，他自信最有条件来写这类小说。于50年代创作的《大港》《新垦地》，都跟新马两地的开拓史略有关，第1部长篇《浮动地狱》更是这条小说线上的题材，它记载了中国南来的移民的拓荒史实。然而，他并不满意这部《浮动地狱》，很想将它改写呢！他曾在中篇《大港》的后记中说，因受种种的限制，搜集资料，进行调查，体验生活，学习语言……甚至史料的搜集，都有着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

大约在1960年，他替青年书局主编《星月文艺丛刊》（印行约8辑）；也出任过新加坡上海书局的编辑主任。现为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的出版部编辑。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李汝琳

李汝琳，原名李宏贲，笔名李霖、李极光、李曼丹、丁宣、崔岚、李延辉、司徒克、严晖、曹肃、刘钺、李宗尧等。原籍中国河南省沁阳县，1914年7月5日生；出身书香世家，其高、曾、祖父都有诗集行世，家中藏书甚丰。幼年曾读私塾，读初级中学时开始接触新文学，受创造社作家影响很大。读高级中学时习文科，读了不少西方文学名著和日本小说作品；中国现代作家中最崇拜的是鲁迅、郭沫若、茅盾，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影响。在高级中学读书时，除了在开封各报刊投稿外，也和爱好文艺的同学和朋友先后创办了3个文艺刊物。高中毕业后去北平读大学，继续写作；在这时期又先后创办了3个文艺刊物。1936年出版了第1本诗集《惜昨集》（北平北斗书店），参加北平作学协会。1937年6月大学毕业，七七事变发生，曾在河南一中学任教1年，当时戏剧运动非常蓬勃，遂即去西北艺术学院剧作研究班学习编剧，写3幕剧《戮力同心》，独幕剧《五分钟内》《梦》等；学习期满，任该院图书馆主任一年多，后去第2战区参加战时著名文学杂志《西线文艺》的编辑工作1944年9月，应同乡某君之召去印度加尔各答任《中国周报》和《中国日报》副刊编辑。47年12月赴新加坡，在南洋华侨中学任教务主任4年，新加坡师范学院讲师、高级讲师、中文系主任共17年，又在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三年；73年退休。在新加坡期间出版诗集：再生集（1956，青年书局）、叩门（1961，香港万里书店）、金与沙（1980，新加坡万里书局）；短篇小说集：悔（1957，南华出版社）、姐妹俩（1958，青年书局）、新贵（1979，香港海洋文艺社）；长篇小说：漩涡（1962，青年书局）；散文集：艰难的行程（1956，青年书局）、消夜集（1959，青年书局）。即将出版的有：小说集《飘浮》《李汝琳中篇小说集》（香港南方书屋）、《李汝琳创作集》（香港南方书屋）等。从1958至61年，替新加坡青年书局主编《新马文艺丛书》，共3集，包罗新马卅位知名作家的36本著作，並主编《新马戏剧丛书》（6部剧作集），和大型的文艺丛书《南方文丛》（包括7部长篇小说，1部多幕剧集，4部散文集，每部都在20万言左右）；这3套丛书，化了他数年的心血编成，这种勃茂的景观，是马华文坛前所未有的。这3套丛书将战后到新加坡独立建国20年间（1945—65）新马文坛上知名作家的作品，大都网罗在内，可谓新马文坛空前的壮举。李氏现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的会务顾问。



李星可

李星可在马华文坛上，是众所周知的剧作家、主笔和翻译家，也曾经是位著名的新闻记者。

1914年生于中国北京，曾在北京大学和中法大学攻读中法文学，后来负笈比利时，在鲁文大学攻治中古哲学，又到法国巴黎大学研究中古历史。回中国时，适值战争时代，投身新闻界，在重庆跟老舍、茅盾、曹禺、曹靖华等组织「中外文艺联络社」，是该社17名编委之一。战后南来，历任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讲师，曾为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主笔。现居澳洲。

已出版的作品甚多，计有：「我谈京戏」「怎样欣赏中国戏」「南洋与中国戏」「乱世春秋」「桥上」「鹬鸽恨」「快艇」「绿洲」，翻译有「餐风饮露」「青春不老」等。曾将马华短篇小说英译出版专集。1963、67、69年出版了「政论选集」「政论新集」和「政论近集」。

评论家赵戎在「论李星可的戏剧」（「论马华作家与作品」页104）中写道：「南来的戏剧家，著名的有吴天夏衍等人。吴天曾投入马华文艺阵营里，作为一成员而实践，积极地从事排导与创作剧本，训练了不少人材，但剧作上却输李星可一筹，而李氏在排导方面却不能与吴天相比。至于夏衍虽有南来，却没有积极参加马华文艺工作，像萧乾一样只是『船埠过路客』，夏氏剧作虽多，却全是以中国为题材。…… 在今日，马华文艺界已产生几位剧作家，他们都在辛勤创作，来丰富马华剧坛。然而，李氏剧作在修词上的简练明快，是合乎汉语语法底逻辑的，有高度底艺术性，这是李氏创作底一大特色。在这方面，李氏底剧本对马华青年剧作家是会起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和帮助底。」

李星可是写社论的能手，「政论近集」中以一篇「怎样儿写社论？」为「代序」，他在代序中说：「就我的个人经验看，我觉得这是学写社论的第一步：你要想写社论，第一步就得先怎样儿挥舞你手里的这一枝笔，一定要练习得能像侠士手中的宝刀或者巧女手中的绣花针一样，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要怎样儿操纵它，它就怎么样儿听话，那才行。…… 文章的技巧写得差不多了，写社论的第二步课题是思想方法。…… 我固执的认为一篇文章或者一篇社论，最重要的部份就在它的内容。」

—— 1957年，他写下的「独立桥」等剧本，对话警辟，有意建立幽默的风格。可是，方修评他「有时似乎受到某些旧剧的影响，打诨太多，转成滑稽，这就减低了作品应有的严肃性」。



君绍

马华文坛上，有不少作家是多才多艺的，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相当的成就，在其它艺术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现。而散文家君绍，便是突出的一位。

君绍，原名王俊杰，祖籍广东揭阳县，1927年2月17日诞生于新加坡东陵旧火车头附近。五岁时，家道中落，跟随父母迁居万礼区。童年时代，历尽贫苦况味，但在坚强苦学之下，幸获师长栽培和鼓励，终于打破重重困难障碍，由小学、中学、师训以迄大学——1969年义安学院中文系毕业；同年，教育学院高级课程毕业。

自1949年开始，君绍便在新加坡执教鞭了，历任灵恩英校、真理小学、栋材英汉学校及崇正小学教职，现任教于旺华学校。在课余时候，他仍以一本至诚，坚决研习诸般学问为己任，从不停歇；好学精神，令人赞佩！

从一次长谈中，由君绍坦率的谈吐，我知道这位古道可风的作家，因为年少就要当家，挣扎求存，所以对园艺、植物、鸟兽虫鱼，特感兴趣；及后涉猎哲理，融合宗教神学，所以逐渐形成写作的风格，不知者以之为病，认为呆板。

处女作为「武吉知马道上」一篇，发表于1951年中正中学「学文」校刊上。1954年开始创作，散文「怀念」发表于「人间月刊」；诗作及散文、杂文、科学论文等多篇，陆续见于学生周报、蕉风、南方晚报「绿洲」、南洋商报「文风」、星洲日报「大众科学」、星期六和天方周报，以及稍后的荒原、新潮、蓝白领、新加坡青年、新加坡文艺……等报纸杂志。其中尤以天方周报「天荒」副刊为最多，计123篇，笔名数十个，较常用者为：君绍、川曦、南山、蓝叶、王中、王怀、怀德、中天、帆影、铭志等。

除文艺及园艺外，君绍也喜爱音乐，作曲填词，曾于1968年创作「新加坡进行曲」获奖。现继续努力研习外文，以事植物学名的考据。任南洋胡姬协会监委。他一向认为：若能以纯文艺的笔调，以散文形式表达天地万物至理，集科学、文学冶于一炉，最为创作理想。文学应优美，浅显生动，内容应该真实正确，写作态度应严谨。作品应言简意赅，意在言外，隽永而意境高远，以能鼓舞向善向上者为佳。

文艺评论家赵戎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论中，给君绍很高的评价；已面世的散文集「狮岛的春天」，「云的姿」，行文多典雅流畅，独具风格。



宋雅

据说，宋雅、莎茄（蔡镇桐）、莎克（蔡向华）和蔡欣（蔡向荣）四个人是兄弟关系。

1959、61年，宋雅分别出版了薄薄二、三十页的短篇小说「啊！我是青年了」和「绿色的藤叶」，1968年出版中篇「永别了，忧郁」。

宋雅原名蔡镇华，1938年诞生于柔佛州峇株巴辖，曾任新加坡民报总编辑，是新加坡写作人协会评审委员会主任。1983年3月间由民报转到联合晚报当执行编辑，主持每周出版2次的「快报」编务。1977年4月，他在「文学月报」发表论文「报纸与文艺」，他说：「半个世纪前，马华新文学的先辈在新马播下了种子，华文日报的副刊，就是他的垦荒播种的处女地。从马华新文学第一颗种子落地开始，就跟报纸副刊结下了瓜藤般紧密的关系，数十年来，它一直就在报纸副刊上成长壮大。……就在那些前仆后继的十数个文艺附刊上，我们的文化斗士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已开拓了新疆场，奠下了马华新文学的根基，并为掀起新文学运动吹响了号角。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日，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能受广大读者的注意，早期文艺副刊的开拓者功劳实不可没。」

1980年，宋雅接受黄秀华（白蝶）访问，谈论「扼杀或是借镜」（刊登于民众报第3百期）时指出，文化是相互交流，是需要彼此学习的，转载外稿原则上没有不对。但他承认，在培养国民意识上，这些转载作品並无多大好处，不过，他认为必需从各个角度看问题，许多海外的优秀作品对于提高本地的写作技巧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他认为，转载外稿报人也有报人的苦衷，谈起来就要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写作风气及阅读风气，他说：这是不是要检讨到本地作品不足或水准不够？他指出，好的作品可作为借镜，对于写作界是有益处的，撇开内容思想及社会背景不谈，这些作品的写作技巧可引以学习及观摩。他表示，作品100%转载自海外作品是开时代倒车，如果只是少部分转载则是言过其实，並不影响文化发展。报章上如果大量转载海外作品，对于本地写作人会有影响，也就是降低这些写作者的士气，对于年轻写作者来说，更是起不了激励及鼓舞作用。他强调，整个转载问题，报人也有报人的苦衷，不过，他不否认，长期转载下去，对于促进本地文化发展不是件好事。



吴天才

吴天才是马来西亚著名的一位学者兼诗人，虽然年纪不大，但在马华文坛已驰誉多年。在中学时代，便以司徒涓涓等笔名，在当时的南方晚报「绿洲」版发表作品，名噪一时。目前是华马翻译的先驱者，擅长巫译华文诗。

1936年6月，他出生于吉隆坡。中学毕业后负笈新加坡南洋大学，攻读中国语言文学系，后来又考获新加坡大学荣誉文学士和马大文学硕士。曾在吧生中华中学、太平华联中学和新加坡德新政府高级华文中学任教过，现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曾任系主任。除讲学外，亦积极地推动多项文化活动，担任国家文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团结局委员、语文局文学术语委员、联合国文教组亚洲组翻译员(中文诗)、语文局出版'Nusantara杂志编辑、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出版与史料保存组主任、东方文艺出版社主编、华文简体字研究小组委员等职位。他的笔名计有：司徒涓涓、鲁铓、猫子牛、江锜、江汀、丁锋、石枫等。

他是位作品丰收的写作人，著作有：诗集「流水行云之梦」「灵魂底悲歌」「花之恋」「信奉之星」「心永远向着你」「黎明底星山」和「星光闪烁江涛涌」；「马华文艺作品分类目录」「中国新诗集总目」「台湾新诗集总目」「马来班顿小论」；翻译有「中国新诗选」「马华新诗选」；马来诗集有「Pantun Melayu」「Pantun Peribahasa Melayu」「Bintang Mengerdip Tersenyum」，以及巫文著作（包括辞典）等卅余种。

在一次访谈中，吴天才提到马大中文系创办的宗旨，他说：「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国家，为使各民族学习及发扬其母语教育，提高文化水准，必须具备良好配备的实习中心，以供进修，而同时，也让非华人有研究及学习中华文化的机会，俾沟通彼此之思想感情，促进文化交流——这是基本原则。当然的，除传授及发扬中国语言文学及文化外，希望毕业生，不仅能在政府及公私机构服务，或教导提倡中国文化，而且可以进行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以配合马来西亚文化运动，深入研讨，发扬光大，以贡献全民。所以，马大开办之初，中文系就成基本学系之一了。」

他又说：「马大中文系藏书约七万册，为大学图书馆专科图书之一；此外，尚设有马华文学资料室，专司蒐集新马作者出版的文学作品。」

新著有：「胜论马来班顿」（1980）、「台湾当代诗人简介」（1981）、「研究马华新文学重要论著指引」（1981）等。



周粲

提到周粲，这位创作全能的新加坡名作家，驰誉马华文坛已将近30年 —— 1953年4月，他的第一本书「孩子底梦」（诗集）出版了，当时他只不过是19岁罢了。原名周国粲，祖籍广东澄海，1934年生于中国，南洋大学毕业，1969年获得新加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学教师，並任职于教育部视学组。笔名有丘陵、郁因、周志翔、江上云、林中月、艾佳、辛夷、奥斯等。

已出版的著作有：诗集「孩子底梦」「青春」「云南园风景画」「千年之莲」「会飞的玻璃球」「写给孩子们的诗」「我们的国家」「多风的早晨」；散文集「铁栏里的春天」「五色喷泉」「玲珑望月」「只因为那阳光」「满天的风筝」；论文集「宋词赏析」「元代散曲文学研究」「华文教学论文集」「读诗写诗谈诗」「新诗论文集」；游记「踪迹」；短篇小说集「最后一个女儿」「魔镜」「雨在门外」「窗外那云」等。周粲念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华文老师是女作家王梅窗，在她接头之下，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孩子底梦」；王梅窗写了一篇题目叫「海外青年诗人周粲」的序文。周粲在散文「在那样的环境里」（「五色喷泉」页108）里说：「我知道王老师在为我写那篇序时，是用心良苦的。她一心要鼓励我，但是又怕我年小无知，稍微有一点成绩，就会以为自己真的了不起，那不是要为我好反而害了我吗。所以王老师在序文里将『天才』和『骄傲』说成一对孪生子，他认为接受了『天才』的人，应该披上『戒慎恐惧』底盔甲，去防御那『诅咒』和『毁灭』底代身。也许正因我不是真正的『天才』，所以我始终都不曾骄傲过。」

据周粲在散文集「满天的风筝」的「后记」里说，除了剧本之外，诗歌、散文、短篇小说，他都学习写，看看哪一种能够写得好一些。他还详细地写道：「……以一个写作人来说，他开始从事创作时所采用的那一种体裁，不一定就是他最擅长和写得最好的体裁；所以有时候他必须尝试写其他体裁的作品……体裁和作者的年龄、生活经验等，都可能有关系。年轻人可能写出很出色的诗，但是不一定也能写出很出色的散文、小说或者剧本。所以一名写作人到了某个年纪之后，可能会发觉他应该多作其他方面的尝试。」

周粲目前是教育学院讲师，新著有「捕萤人」（1979）、「江南江北」（1979）、「榴槤树下」（1980）、「绿窗读书录」（1982），另翻译及改写儿童文学，已成书的逾20册。1983年4月出版杂文集《方块文章》，215页。



林 臻

1972年9月，林臻出版了杂文集「风下杂笔」，内容广泛，针砭时弊，识见深刻，文笔精练泼辣。大体上说，林臻的杂文和文艺批评与长河（「木石集」作者，即山河，原名陈川波）、孔武（「文艺创作的道路」作者，即连奇、纪思）、纪铮（「里程集」作者）、洪浪（「碎金集」作者）、何戟（「热带冷风」作者）、章翰（「文史丛谈」作者）等的创作路线是十分接近的，内容多涉及现实生活和文艺问题，文笔精悍流畅，观察深入透澈。

丁彦是林臻的另一笔名，原名陈国安。1937年9月6日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东山），华侨中学高中毕业。从5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从事过多种行业，曾任职于商行和新大中文图书馆、报馆等。主编过民报副刊「工地」，编过星洲日报副刊「青年知识」（1974—76）「妇女」「儿童」等5个副刊。曾于1968年出散文集「扬尘集」，杏影写序。他的第2本书「风下杂笔」，技巧更纯熟，对于社会百态给予深刻有力的剖析和讽刺，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都较前提高了。李向在「风物长宜放眼量」（读林臻的「风下杂笔」），一文中评道：「林臻君走出书房到商场上去历练，对他的写作显然大有帮助。他在商场上做事的这几年使他看到各种各样的嘴脸……在商场做事也使他接触到更广更深的生活面，使他体认到这是一个『平头正脸，便无世界』的社会；这是一个软骨症特别流行的社会；……这些个人和事在一个正直的人常常免不了要成为针砭的材料，于是在林臻君的文章里处处有芒刺。……他的针砭常是单刀直入，正面进攻的，可是由于他的笔力浑厚，文字富于形象性，使人觉得他的文章思想性和艺术性便都很高。……林臻君虽不喜欢冷嘲热讽，但偶而为之也是颇为泼辣的。……林臻君的文字的成熟，是和他的思想的成熟分不开的。而他的思想的成熟，除了得力于生活的体验外，还得力于他的博览群书。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知道他的涉猎范围很广……」——于1982年3月出版的「杂感80」，内收80篇杂文，183页。「儿童组诗」也于1982年3月出版。另有笔名：白汀（白丁）、黄涛、斐斌等。与李向合搞过「人间」杂志，也与炎羊（坚石）、古辛（王如明）等合著过著名的「南大颂」。他目前在新加坡从商——经营非金属矿物行业。



金礼生

自1972年3月起，到74年3月15日止，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商余」（薛殊白编），几乎每天都可读到金礼生撰写的「冷眼人语」，猎取街头，巷尾趣闻，深入浅出，妙笔生花；它成为读者最欢迎的专栏。在同个时候，出现在「商余」的另一专栏「文心雕虫」（作者许云樵）。

金礼生原是写古典文学诗词赋的能手，但也常从事论文、诗话、词话、小说、戏剧、小品文等文学创作。在中国抗战时期，曾作「万里行」一诗长达3千零80字，为中国文学史中第一首长诗。他在本地报章发表的专栏有「冷眼人语」（商余版）、「应世箴言」（石叻周报）、「巴里闲话」（电视周刊）等。

金礼生也是位老作者，原名唐承庆，1917年12月在湖北咸宁县出生，陕西成固国立西北大学文学士。在日本投降后的一年，携眷南来，历任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和新马多间中学教师。他写作范围相当广泛，对五古最为擅长。1975及78年出版「冷眼人语」第一集和「冷眼人语新编」。

名报人吴绍葆（金榜居士）在序文「炯炯有神的『冷眼』」里说：「『漫画漫话』版（南洋商报）停刊以后，『冷眼人语』专栏接着在『商余』版出现，继续维持了一段颇长的时日，直到有一天金子突然决定停笔。曾几何时，金子又在石叻周报写过一个『应世箴言』专栏，直到该报改版为止。大概在一二年前，金子又在电视周刊大写其『巴里闲话』，性质大致不变。……在我看来，唐先生那对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点儿也不冷，甚至透射出刺人的光辉。他故用冷眼来看世情，无非要看得更清楚，更透澈，但在字里行间，他却掩饰不了他对人对事的满腔热情。『冷眼人语』并不是什么经国济时的大文章，只不过谈一些身边琐事。……如果你仔细去阅读，细心去玩味，你便不难从这些平淡无奇的述说当中悟出无穷的哲理来。作者底独到的入微的观察力，丰富的生活经验，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修养，在在令人佩服，这也就是他的作品所以能够引人入胜的原因。」上官柳在「小品文与『冷眼人语』」里说：「唯有讽刺文章，嘻笑中有血泪，平淡中有骨头，揭破社会的黑暗，暴露人间的丑恶，它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刺进心胸，深入骨髓，这才是值得一读的文章。」

他那首长诗「万里行」和1966年以前的诗词，都收集在他的「随斋诗稿」中。其它的有关历史的著述、诗话、词话，也有多种已出版。



泡蒂

「如此迅速，如此逼迫，如此不容迟疑，
以飞跃的姿势，越过界限，
若江河骤然的冻结。……」

——这是已故名诗人钟祺发表于新社文艺（第8期，1968年12月出版）的「忆泡蒂」的首段诗句。泡蒂的死亡，是诗坛的一种损失；他是在1968年因癌症逝世的。讵料写诗哀悼他的钟祺，也在约两年后（1970年8月间）因病逝归道山了。他俩都是新加坡名噪一时的诗人。

泡蒂，一署李采，原名黄如石，祖籍广东台山。1940年在新加坡出生，南洋大学毕业，曾任中学教师；出版的著作有小说集「第三个希望」「捆浅」，和诗集「火的得意」。

周粲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集「序」中提到泡蒂说：「泡蒂曾走过一段写实主义的路，然后就『现代起来』。泡蒂集子里闪光的，是那些现代而知所节制的诗。很少作者在诗里写印度人，泡蒂却作了这方面的尝试。他的『写几个守门人』和『古屋』，都写得很成功。他似乎很了解诗中人物的生活，而且寄予他们深挚的同情。」

据我所知，泡蒂的遗著「火的得意」是在现代诗人牧羚奴大力协助下出版的，序文是泡蒂的遗孀易如在沉痛之中写成的，她说：

「泡蒂死了。他的死是一个莫大的损失，是一个难补的缺。至少在今后的文艺园圃里已失去了一个耕耘者，而使到本是寂寞的马华文坛更加寂寞。二十多年的时光，对满怀抱负、满怀希望的泡蒂来说是多么的短促呵。他的确还有许多未完的工作。一路来，他不断的苛求自己，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写自己的感受。他热爱生活，从没有间断地创作。在写了一首诗、一篇小说、一篇散文之后，他就严格地细心地斟酌、修删，认真而又默默地工作着。这些年来，他除了短篇小说之外，也写诗、散文、杂文、书评等等。但他写得不多，发表得也很少，这是由于他不随便写，不滥写的原故。」

该诗集的「后记」写道：「出版『火的得意』，主要是为了保留一个诗人的声音。……这声音引导向生命的本源，它盈溢着一种再也不会逝去的、永恒的消息。」

在柏杨主编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1982年6月)里选了泡蒂的6首诗歌：有一棵树、纸花、写几个守门人、买醉的人、坟、无源



征雁

征雁是著名的剧作家，也是写小说的能手。

他原名陈达人，祖籍福建；1937年出生于巴生，曾到新加坡星大念完先修班。1963年，毕业于东京日本放送协会电视训练班，曾任新加坡文化部出版「电视与广播」双周刊主编数年，大约于1973年回巴生。

征雁是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中期的多产作家之一，已出版的单行本计有：短篇小说集「穷途」，中篇小说「升旗山下」；剧作集「夜渡」「封锁线」「征雁剧作集」；散文集「后方的诗篇」等。在年青的时候，征雁曾是学运与工运的积极份子，擅于词令，在中学时代曾得过全槟威华校演讲比赛的优胜奖。70年代初期，他在雪兰莪州参政，较后曾中选为雪州马青的团长、雪州马华联委会组织秘书、全国马青中央委员等要职，对推广党员的政治教育，不遗余力；他的词锋精警，颇有独到的见解，曾任大马社会福利部彩票局委员多年，亦任最高元首委任总理公署直辖全国教育服务委员会委员，统管全国各源流数万名教师。

在70年代后，我们似乎不易读到征雁的新作了。而过去，他是辛勤的；1954年，他便在杏影主编的「文风」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他的处女集「穷途」于1961年8月初版，后来竟一而再的再版——多达四版。

杏影在「穷途」的序文中说：「读者会时常发现，在征雁文友的小说里面，往往有一位主人公，抽着深思的烟卷，在听人说故事，或说故事给人听。就像在『梦里湖山』这个短篇里面，相信读者就会清楚的感觉到这位年轻的作者的老练的笔墨。」杏影也曾说征雁的作品有一种风格，那是：没有喧嚷，没有火气，也没有情感的过剩。他有一支不慌不忙的叙事的叙情的笔。

秦系（韦犁）也在该小说集的「序」中说：「征雁君和一般青年作家一样——用创作配合着时代的进程，这种创作路线是对的。」

赵戎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剧本集的「导论」中说征雁的剧本：「有着一种年青的活泼的朝气，使人兴奋，感动，鼓舞。尤其是『雨夜』一剧，被演出的次数之多，可谓绝无仅有。」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华人文化研讨会工委会」于1982年11月21日在吉隆坡召开戏剧座谈会，主持这项座谈会的陈征雁建议，雪中华大会堂应把「叶亚来传」的大马历史传记拍成一部电影；只要大会堂发动筹款的话，相信这部「叶亚来传」将会在不久之后实现拍成电影的。



姜凌

姜凌，是新加坡文艺界的一位知名的小说作者，除了辛勤地创作不少的文艺作品外，在促进文运，培养青少年作者等方面，都尽了相当的力量。他原名许若潮，1913年12月生于福建省诏安县，1936年南来。战前，他的作品多发表在新加坡的星中日报与南洋商报副刊上，其他笔名有：慧子、许理斯、周濑玉、许菊芳、李疆和许阳等。

常写短篇小说，也写过不少的散文和旧体诗。许氏曾在北马一家女子中学教书，也曾到笨珍培群中学执教，后来在星洲南侨女中任教；1972年底，因服务年限届满而退休。退休后，在中华书局担任文书的工作。

杜诚与姜凌是南侨女中的同事，1977年4月15日他去世了，杜诚在「悼念姜凌先生」一文中写道：「姜凌先生的教学经验是很丰富的，而且教学又认真，能够全心全力的照顾学生的学业。由于姜凌先生本身又是个文艺爱好者兼写作者，他在教学时，不时介绍好的作品给学生阅读；还把学生一些较好的作文加以修改后，介绍到报刊杂志发表。这在作业繁多的教学工作上，他还能拨出时间指导学生们写作，确是难得的。姜凌先生为人诚恳，乐于助人。……姜凌先生的写作态度是正确的。他从事教育工作已有那么长久的历史，学校的生活，学生的学习生活，他是了若指掌的。所以，他写他熟悉的东西，写来就格外深入与生动了，因此他的作品很受一般青年学生的喜爱，此外，他的文章，通畅流利，而且造词用字也非常浅白通俗，尤其是在人物的刻划与景物的描写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

名作家韦晕在「悼姜凌——朋友，你跑完这条路子」一文里这么写着：「姜凌过去在『春暖』那个短篇小说集里所表现出来的是这种人间的伟大的爱，在不久以前由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叶昆灿主编的中教文艺丛书编入的『你是纯洁的』也是如此，到『新加坡文艺』创刊号的『光辉的生命』还是如此。我看重的，是他的文艺创作里强调了人间的温暖，而不是对黑暗的揭发。至于他的文艺作品的成就，那只是留给文艺批评家去评定了。

「在事实的表现上，他也是跟法国伟大作家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朵夫斯』一样，爱人而不被人所爱。而姜凌则连这个念头也不去想它，他只是埋头去为培植幼苗而努力，从来没有想到『报答』的问题。」



苗芒

在马华文学作品里，我们谈到散文，绝不能忘了苗芒。这位在「反黄运动时期」（1953—56年）崛起的散文家，热情奔逸，他的作品早已有了定评。

已故写作人以今在书评「谈『坚守』」里写道：「『热爱』，虽然写得相当优美，正如一位批评者所指出的：『苗芒，有诗的素养，他写的散文，常带诗味』。……但如果作为教育读者的诗篇来看，则其作品的内容是相当贫弱的，它缺乏明确健康的思想性，不能反映那一阶段的事实。……从『热爱』到『坚守』，他是大大地跨进了一步，从个人，他走向人群。他的视野扩大了，从他的笔下流露出来的再也不是个人的哀愁而是大众的吼声。而随着作品内容的不同，作者的风格也有了显著的转变。」

苗芒原名黄友吉，另署比翼、渺茫、黄季，祖籍福建南安，1935年生于新加坡，中学时代与周粲同学（就读于中正中学）。在中学时即开始投稿了，于1954年出版散文集「热爱」。1960年毕业于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现任教于政府中学。曾于1969至70年，负责华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并担任师资训练学院兼职讲师。亦曾协助「新诗月刊」「新社文艺」「文学月报」「文学半年刊」等的编辑工作。曾任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出版组主任。已出版著作有：散文集「热爱」「坚守」「钢锣声中」「玫瑰与火」；诗集「待日」「星之岛」「花柏山」等。——他的诗篇浅白精简，是大众化的艺术，为广大人民所欢迎。

60年代中期以来，苗芒似乎极少创作散文，而专攻诗歌了。自1968年至今，已出版了三本诗集；他的诗也获得一般人的好评。林琼在一篇书评中说：「他的诗集『待日』已于1968年3月问出版，共收39首诗。他的诗和散文一样，其中一个特色是：善于应用排比与叠句，诗句短小精悍，饱孕一股冲动的力，对生活的感受深刻，对生活的希望热烈，很能激起人们产生一份新的希望。」

有一位署名「琼」的作者，在评论「『玫瑰与火』读后」里写道：「苗芒的散文是一把火。一口气读了『玫瑰与火』后，我心里的一星火也剧烈地燃烧起来，久久不能熄灭。……从『热爱』到『玫瑰与火』，他走的是同样的道路，一条路线，一个目标，希望在描绘自己的生活与感触中，透视人生的道理，时代的面貌。」



姚紫

姚紫，一署黄槐，是新加坡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他原名郑梦周，1920年生于中国福建泉州，后为新加坡公民，曾任厦门江声日报副刊编辑。1947年南来，任职于南洋商报社，是该报出版的文艺杂志「文艺行列」、文艺副刊「世纪」的编辑，也是南方晚报「绿洲」副刊的主编。1951年，曾主编「海报周刊」。

1947年，姚紫在马华文坛奠定了个人的地位——他的中篇小说「秀子姑娘」在南洋商报连载的时候很受欢迎，不久印成单行本，风行一时，同一月内三版售完，发行1万6千册，成为本地文坛空前的畅销书。1949年，他是「星期六」杂志的编辑之一。一路来很讲究副刊版面的设计。

1953年底，离开南洋商报社，创办「文艺报出版社」，出版「文艺报」和「文艺报副刊」。后来，又组织了「天马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天马」杂志。1959年，主编「朝花文艺丛书」，由人民书店出版。大概自1969年开始，担任新明日报副刊「新风」的主编，1977年5月离开新加坡新明日报社。约于1981年杪，受邀担任新加坡文艺研究会编务顾问。

姚紫的笔名很多，计有：黄槐、贺斧、欧阳碧、向阳戈、唐令、符剑、西门凤等等。已问世的著作有：中篇小说「秀子姑娘」「乌拉山之夜」「咖啡的诱惑」「阎王沟」「风波」「半夜灯前十年事」「没有季节的秋天」；短篇小说集「马场女神」「窝浪拉里」「萍水记」；散文集「情感的野马」；杂文集「黑夜行」；评论「西楚霸王——项羽」等。他的中篇「咖啡的诱惑」，曾由邵氏电影公司拍成影片，轰动一时。

姚紫所写的小说，结构严紧，善于把握气氛，操纵高潮，兼以新旧文学的素养极好，文笔流丽，充分表露了他那横溢的才气。他的生活经验丰富，曾经过新闻记者、编辑、海员、商人和中学教师等。他的生活可说是富于传奇性，正同他的小说创作相似，有如情感的野马；在新马作家群中，他是属于多姿多彩的一位。

方修在「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第7章中写道：「向色情生活方面找题材的作者，最成功的一个是姚紫（黄槐、贺斧）。这位作者所写的以小说为主。这时期的作品有『秀子姑娘』、『乌拉山之夜』、『马场女神』、『窝浪拉里』等。由于这类小说很能迎合某种读者的口味，所以上列诸书也有三两种曾畅销一时。」

80年代初，曾回大陆医治喉癌数月。返星后，不幸于1982年2月18下午病逝。



蒋特

现为新加坡公民的退休女教师蒋特（刘瑜），在培植新人方面有更骄人的地方，因为诗人杜红、小说家兼名编辑谢克，和杂文家陈凡等，当他们在中正分校求学时，都先后受到她的鼓励而开始写作的——蒋特对他们的影响颇大。刘瑜是蒋特的本名，祖籍湖南长沙，1923年在北京出生，西南联合大学毕业。1948年随同夫婿邱新民南来后，执教于新马各地中学，经常以蒋特、品品、之南、文湘、冬冬、元元、禾坪等笔名在期刊报章上发表小说、散文和杂感。已出版的集子有：蒋特创作集、蒋特杂文集、蒋特小说集、蒋特散文集、山甲上风光（小说集）、教余随笔。编有「心花集」1、2、3册。

陈凡在「我的文学老师——刘瑜」一文里说：「刘瑜」，这两个字对我们来说，是有它特殊的涵义的。它不单是一个普通的姓名，同时也是善良、慈爱、认真教学、关怀同学、献身教育等一切构成一位优秀教师的良好品质总和的代名词。……1951年初，我报进中正分校就读初一年级，当时我被编在甲班。上课钟响过不久，我们的课室来了一位衣着相当朴素，记得脚上穿的似乎还是胶底鞋的女教师，中等身材，说话时总爱把「刚刚好」说成「将将好」，这便是我仅能记得的最初的刘老师了。……但刘老师并不限于把课文向我们清楚地、生动地、富有启发性、讲解明白就算完事，每个学期开始，她总是开了一批书目给我们。这对于指导学生如何去选择必读的课外书籍是很重要的。……刘老师也经常鼓励同学们向报刊投稿，并指导大家投稿的手续与办法……

蒋特是位女作者，于1969年6月出版第1本书「蒋特创作集」（新生代出版社），她接受访问时答道：「我这本创作集，一共分成3辑，第1辑中的文章，几乎全部是我自己教育态度的写真，我本着『爱』的感化作用，去办教育，我以为学校如同水池，学生正象池中的鱼，教育工作者的『爱』，才是池中最重要的水，办教育的人，缺乏了爱心，就等于将鱼养在乾枯的池塘里难以生存，更谈不上成就，在旅行散记中，最能代表我由思想所能发出的行为，第2辑中，生活在爱的歌声里，这篇文章，写出了我在中国，本着『爱』去教育后代，可以说是我『爱的教育』之发源地，第3辑属于剧类，其中独幕剧『妈妈回来了』主题在使人类互相能产生纯真的爱，在爱情上不应附带着任何金钱的条件！」

蒋特的新著有《教余随笔》，150页，共收杂文54 篇。



洛萍

著名小说家白蒂、江陵和洛萍，其实是同一个人——陈振亚的笔名，他曾用这三个笔名出版单行本。

1919年，洛萍出生于中国福建省，1936年东吴大学毕业，获法学士学位。抗战期间，在战地和大后方负责宣传工作。1946年南来，曾经在新加坡、槟城、吉隆坡的几家报社担任过总编辑和主笔；也曾在各地华文中学、师范学院、南大先修班担任地理教席；主编过「电视与广播」双周刊。他在新加坡戏剧界也活跃过一时，曾以「陈琪」为笔名，导演过「北京人」「雷雨」「原野」「阿Q正传」等名剧。已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四种：「四姨太」（笔名白蒂）、「小人物的悲剧」（笔名白蒂）、「从黑夜到天明」（笔名江陵）和「赌博世家」（笔名洛萍）等。1953年，白蒂在他第一本小说集「四姨太」的「后记」里写道：「我自己知道这些都说不上是好作品，但唯一可以自慰的是这些作品都是取材于现实的华侨社会，反映华侨社会的现实生活。我的愿望是写最现实且为读者们最熟悉的东西，今后还是要循着这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走。」

读他早期的小说如「四姨太」「一切为了达令」等篇，都充满着罗曼蒂克情调，有的近乎传奇，故此有人认为白蒂的写作态度不够严肃，他的小说与传统的马华小说有所差别而逊色。这固然是事实，不过他后来的创作已摆脱了浪漫色彩，选择的是现实主义的路线；比如他的短篇「赌博世家」和「渣滓」「山野底孩子」等，都是现实主义的佳作。

1969年，新加坡二大团体为庆祝开埠150周年联合主办「新马文艺创作史料展览会」，洛萍特为此盛事在「南洋教育」发表了短论「推广文艺创作运动」，他这么写道：「文艺创作反映现实，反映时代，在全面性的国家发展建设中，同样是能够提供一定的贡献，也同样是具有存在价值。文艺界其所以不能发挥更大的效能，并不是文艺工作者不努力，也不能归咎任何一方面，最大症结在于未尝获得鼓励与大力推动。……文艺创作有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树立，有益青年们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建设，因此有必要使其成为一项运动，创造写作环境，培养阅读风气，并使我们的下一代除了拥有工艺技术与谋生技能之外，也有高贵的气质，不致成为胸无半点墨的机器人。」

1982年，他受邀担任新加坡艺术节华语话剧团体联合演出工委会顾问，



纪铮

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跟着不到几年，两国原有的总社皆设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和新明日报，也渐渐的「分家」了——分为「新加坡南洋商报」和「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其他各报也同样的冠上国名以示「各自为政」，马来西亚的总报社是在吉隆坡。

自此，马来西亚华文报章的原有副刊也有了很大的改变，较少全版的副刊转自新加坡的；有的版名虽相同，如南洋商报的「商余」、新明日报的「青园」等版，然而其编者及选稿内容却完全不同，换句话说，新加坡和西马的报章即使副刊名称相同的话，编者也由一位改为两位了。因此，爱好文学的读者，很不可能在自己的国度里读到邻国的文艺副刊了。有人提议：在新马分家后，两国过去原有的名称「马华文学」已不合时宜了；——由于新加坡的独立，华文文学也独立了，故有改名叫「新华文学」的必要；而「马华文学」只是指马来西亚华人写的华文文学，已不包括「新华文学」在内。但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认为「马华文学」无需因两地的政治变化而「易名」，两地的写作人更不该因而分彼此、有隔膜。

随着两国报馆的人事变动，西马的文艺副刊编辑也陆续出现了。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方面，主编文艺副刊最突出的一位，该是吉隆坡写作人纪铮。

纪铮，又署甄供、逦钧、隋堤、江澜，原名曾任道，1937年2月14日生于吉隆坡，祖籍福建惠安；毕业于尊孔中学后，曾任临时教师、商店书记与教会座办等等。自1966年起，任职于吉隆坡星洲日报发行部，现任资料室主任。该报文艺副刊「文艺春秋」自1975年10月18日创刊之后，由他担任编辑。著有杂文集：「里程集」（1974年）和「春泥集」（1978年），颇获好评。「里程集」是由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出版的，内收18篇作品，是作者收录自1957年至72年间选出的文章结集。作者在「序」中说，十多年来所发表的文章，就好象是他在文艺道路上所走过的里程，也是他自己过去生活中的一些缩影，因之名为「里程集」。它根据内容安排分为两辑，第一辑是收录一些随笔和散文，第二辑收录杂文和评论。1983年1月19晚，他在新加坡文华酒店（受邀出席国际华文文艺营）亲口回答我：大约于1950年念初中时开始写作，曾受陈荣兴老师（他也写些文章）的鼓励和影响。初时在南洋商报的「学海」「世纪路」等副刊发表文章，后来常在南洋商报的「文风」、南方晚报的「绿洲」、联邦日报的「青年园地」，和中国报的「展望」等副刊登载作品，初写小说，后写散文及影评等；1978、79年左右，作品较丰。



马德

从1962年10月到79年，先后读到了在新加坡出版的下列的几部文艺书籍：宋丹的《文艺与生活》（1962）；鲁生的杂文集《门外杂文》（1970）和诗集《街头小唱》（1970）；马德的诗集《隔着长堤》（1972）、《苦难的航程》（1973）和《山花集》（1978）；章翰的评论《文史丛谈》（1976）、《鲁迅与马华文艺》（1977）和《文艺学习与文艺评论》（1973）；岳文的杂文集《人生百态》第1（1969）、第2（1970）、第3（1971）和第4集（1974）；丘文华的小说集《她伤了爸爸的心》（1979）……章明的《人生观、职业与前途》（1971）、《友谊之路》（1972）和《朋友之间》（1973）……事实上，上述的近廿部单行本，都是同属一人的作品，他原名韩山元；1942年6月1日生于柔佛州古来（祖籍广东文昌），1945年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高中毕业。1958年就开始写作。曾任《知识报》编辑，后任民报编辑，编过文艺副刊《朝花》。他所用过的比较响亮的笔名有：马德、宋丹、鲁生、章翰、岳文、章明、宋秋阳、丘文华、洪马义……等。他署名之多、著作之丰，是新马文坛所罕见的。他不仅以杂文著称，在讽刺诗的创作上也令人侧目。

他的杂文，笔调颇为辛辣，对本地社会风气等问题曾给予剖析与批评。第1本诗集《街头小唱》，所收集的诗歌，有好些是充满讽刺意味的，他以辛辣的笔调、通俗的语言，暴露了社会上不良的风气与腐朽的事物。他的第2本诗集《隔着长堤》，内收38首诗，分为3辑。首两辑是讽刺诗，又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本地的社会现实而发，一类是针对国际时事而发；后一辑却是抒情诗。他的讽刺诗大部分都能写得铿锵有韵，十分顺口，至于他的抒情诗，却不如他的讽刺诗写得好，有的写来没有新意，显得平淡。《苦难的航程》是一首叙事长诗，曾被改编为诗剧在舞台上演出。作者在《后记》中说，他本来有个学习马来西亚历史的个人计划，但在读过了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人口贩》的资料之后，却触发了他以叙事诗为体裁来反映这个史实的动机，结果写了这首《苦难的航程》叙事诗。第3本《山花集》，内收诗作29首，讽刺及抒情诗各占一半，作者是写讽刺诗的能手；其中有对丑恶事物的刺戮，有对山川土地的歌颂，也有对不幸的人们的生活发出不平之鸣。他在后记中说："诗歌得有韵律，要有艺术性，作用才大。但是，现在有一股歪风，只追求技和艺术性，不管是否对大众有益，这股歪风怎能不反对？"



高湖

新加坡有一位杂文家，写过一篇标题「我没有童年」的散文。若是你读了「忆农庐杂文」的「小引」之后，你也不能不同意：作者高湖的儿童少年时代是不幸的，而且一生遭遇到无数的波折和打击。他在「小引」里写道：「盖先祖父是如假包换的猪仔出身，大约在20世纪初青年时候，因从惠州淡水家乡逃荒而被贩卖南来，稍后冒着生命危险冲出牢笼，即到吉隆坡8哩外一个山埠觅地就居，开荒种植，聊以度日。……我年方八岁，便做起小当家来，料理弟妹和家务。越二年，我更协助家母开荒种植，成为一个小农夫。……十岁开芭挥斧砍大树时，差点儿被树干压毙；同年在烈日下挥锄翻土时，与家母一同中暑昏厥，几至于死，幸得及时被邻人救回家里。十一岁，在几乎高出自己的头顶的土炉里煮面粉团汤，一大锅滚汤突然倾下，双足全部被灼伤，……」黄贵根是高湖的原名；又名黄子文或黄亚庚。在新加坡成家，有3个孩子，太太是新加坡公民。这位勤奋严肃的文艺工作者，于1973年因患颈癌赴华延医，不幸于翌年一月在广州病逝，遗著有由香港中流出版社出版的「忆农庐杂文」。其他常用的笔名有：北茄、楚洞天、罗无等。他擅长写评论文章和旧诗词。黄氏在病逝前半年，还在报章发表了「我患癌症一年」和「再谈我患病一年的经过」，显然是与病魔挑战的檄文。高湖在论文「鲁迅与马华新文学」中写道：「从马华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凡是走现实主义道路的文艺工作者，都是十分敬仰鲁迅、热爱鲁迅的；写小说，写杂文，搞理论批评的人，固然要从他的作品中吸取养分和灵感，就是从事其他文艺样式的创作和研究或文艺活动的人，也是不会忘记掉他的恳切教训和正确指示的。……杂文，这一鲁迅所一手创造的文艺匕首，已被我们的一般作者所普遍掌握；早期的杂文作者如一工、孙艺文、古月、林仙峤、景三、黎升等，他们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鲁迅杂文的影响；而稍后出现的丘康、陈南、流冰、田坚、吴达、之丘、山兄、萧克等人的杂文，更是深入地继承了鲁迅杂文底精神，而获得了高度成就的。」

高湖的生前友好一一简兮告诉过我：高湖在新加坡当推销员时，早出晚归，每每熬夜写作，习以为常，崇拜鲁迅，强于记忆，凡阅过的书籍，辄能背诵。曾因故在马坐牢半年，1971年2月回星洲。1973年4月25日赴中国治病，翌年2月6日病逝于中国。1965年2月编著「空中救发展史略」一书。



原上草

1978年7月29日，大马南洋商报读者文艺版刊出原上草的「理想幸告实现」；这一天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因为大马写作人（华文）协会于是日举行成立大会，筹委会主席是原上草；选举后的第一届25人理事会，原上草中选为主席。

他在那篇短文中说：马华写作人需要组织一个协会，作为促进本国华文文艺事业，及沟通华文写作界声气的机构，这种高瞻远瞩的建议，约在四十年前就经文坛先辈们提出来了，并且先后进行数次的筹组工作，可惜都归于失败，徒劳无功。不过，先辈们的崇高理想，已经默默化为一颗种籽，深深埋藏于后辈写作者的心田里。两年前，筹组「大马作协」的呼声，又在马华文坛上掀起一股热潮，大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概。但如只限于谈谈说说，不能坐言起行，恍若空雷不雨，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这类情形已有前车可鉴。况且若让这趟热潮自然消退，过后再想重新号召，不知要等待何年何月。即使这股热潮终能再行鼓起，如不与实际行动互相配合，亦是属于空谈无益，徒然惹人笑柄而已。这次，不才不自量力，在去年中便毅然参加发起筹组「大马作协」工作，无非是响应大义所召，甘为此等千秋大业略尽写作人之棉力，成败在所不计，只求贯澈前人遗志，对往后之马华文艺历史有个交代。而今在一群热心文艺工作者苦心孤诣的奋斗下，「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幸告诞生。长久的理想一朝在我们面前实现，其兴奋之情不言而喻。但在兴奋之余，亦须念及往后工作的繁重，前路的崎岖与漫长。作协以后的兴衰或荣辱，胥赖广大马华写作人慎重珍惜这份得来不易的成果，必须万众一心，匡扶它成长以至壮大，在本国多元文化事业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古语有云：「创业维难，守成不易。」刚告诞生的「作协」，对于我们便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种沉重的责任，毫无疑问该由年轻一辈者果敢去负起，并盼望在群策群力下逐步发扬光大之。

原上草，原名古德贤，一署沙风，祖籍广东梅县，1922年在中国出生，幼年随父母南来后居住在彭亨州及吉隆坡一带，先后曾任店员、书记、矿场职工、教员、影院广告员、商贩、社团座办、书店生意等，后任学生周报、建国日报「大汉山」及大众晚报「大众文艺」和通报「文风」等文艺副刊编辑。他为人豁达大度，创作态度严谨。著有：短篇集「韭菜花开」「房客」「迷途」「东流」；散文集「万家灯火」等。他的散文风格婉致，情韵绵邈。

夏霖

在战后初期（1945—1948）的马华文艺界，比较杰出的小说作者是夏霖和殷枝阳（金枝芒、乳婴）等。他们在小说上的成就，受到一般评论家推崇备至。若以战后的8年间（自战后初期至紧急状态初期：1945—1953年）来说，比较获得好评的该是：夏霖、殷枝阳、韩萌、米军、萧村、丘天（丘士珍、丘家珍）、杨嘉、苗秀、白寒、赵戎、岩尘、百亮、史汀、黎田、威北华、骆起东、貂问湄……诸人。

夏霖跟岩尘一样，是工人出身的，在小说中专门描写下层社会的生活动态。他原籍广东，是战后初期崛起的一个青年作家，文名虽不能与铁戈相提并论，但却超过君平、丹影等新秀。夏霖是吉隆坡一家华文报社的排字工友，1948年4月，由民声报社出版短篇小说集「静静的彭亨河」，这是反映马来西亚种族问题的最早的一篇小说。他在文坛活跃的时日并不长，自1950年后就不再读到他的新作了。在方修编选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二)小说一集」里，收了夏霖的3个短篇小说：「分」「冲」「急潮」。在那个时期也写得颇勤的。

文艺工作者骆起东在马来西亚出生，日治时期流落苏岛，他与威北华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两人都流浪到印尼，而且都擅长诗歌和小说，作品多以印尼的现实社会为背景。不过，骆起东已定居于印尼，而威北华返星后，于1961年初病逝了。骆起东，原名冯莫达，一署冯孜肃，又署白羊，出版了小说集「翡翠带上」。他的太太孙彬琳，笔名玲子，也在「世纪路」发表作品。

最后，再回头谈到夏霖；苗秀曾评道：「他（夏霖）出身下层社会，因此熟悉下层社会生活，同时又具备相当的写实手腕，因此出现在他的小说中的人物面貌，大都十分传神。为了使得所创造的人物更其逼真起见，在他的作品中大量使用着各种方言土语。……我以为小说家应该多多吸收生动的大众的口语，这主张非常正确，这不但可以丰富作家的语言，有助于作品的形象性的确立，并且也是创造民族风格的不可少的要素。」方修在「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一中评道：「夏霖的小说的特点是先后塑造了一些出现于当时的民族民主运动的热潮中的新型的人物形象。例如『冲』中的马来水手……又如『急潮』中的亚汉……夏霖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农村题材；特别是战后初期的各民族的农民生活的反映。如『憧憬』一篇……夏霖的这一类反映农村人民生活的小说，也扩及沦陷时期到战后初期侵略者挑拨华巫民族的感情的阴谋的描写，如『静静的彭亨河』。



陈凡

我们不能不同意：在以往本地出版的各种体制的华文文学作品当中，文学批评是最贫弱的；马华文艺工作者有必要在这方面积极的发展，树立正确的文艺批评观，撰写有建设性的文艺评论。

在马华作家群中，于战后反黄运动时期（1953—56年）有相当成就的文艺评论家，陈凡该是最突出的一位；不过他的第一部专集，「闷雷集」倒是在1959年11月出版的。陈氏不仅评论文艺作品，而且对当时社会的畸形现象也予以抨击，因此陈凡也被誉为杂文家。他在「闷雷集」的「后记」里说他是个平凡的人，当然只能说些平凡的感受，发些平凡的议论。

马华文学史家方修在「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一书中（页123）提到陈凡时，这么写道：「陈凡写的议论性散文。『闷雷集』中的杂文和论文，大部分就是这个时期（马仑按：指反黄运动时期）的作品。他的风格是属于质朴平实的一类，……虽然如此，从中倒也可以见出当时当地的若干较为重要的社会现象。如『新闻与谣言』，就反映了某些西报的敌视星马人民独立运动的态度。」

陈凡一署端木军，原名陈源发，闽籍，1932年生于新加坡，1954年开始写作。现任华校教师，是新加坡广播电台「读书随笔」的撰稿人。他的第2本杂文集「文艺雕虫集」，于1969年5月出版，他在「后记」中写道：「对于文章，自来便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另一种看法则认为那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然而如果只是一个平常的人，那么所写出来的文章当然只能是『雕虫小技』而已。这便是本书『文艺雕虫集』命名的由来。」——这显然是自谦的话。

陈凡曾接受「电视与广播」双周刊特约记者访问时回答道：「杂文的定义：可以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方面。从广义方面来说：凡一个作者的文章，不管是属于何种文体，都按照年月的先后编在一起，这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杂』文了；再有一种情形：凡不易归类的文字也可以叫做杂文。

「从狭义方面来说，杂文到了中国的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大文豪鲁迅先生的出现，便赋于杂文以新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这里所说的杂文，已不再是所有的文体杂编在一起的总称了，而是成为文艺的政论、成为新文学的一种独立形式了。」

陈凡在70年代里，化了更多的时间从事于编辑和语文教学研究工作，合过「最新汉语字典」「简明华语字典」等。曾在教育部编「生活教育」等课本，现为公教中学华语辅导班导师。陈敏、云霄客是陈凡的另署笔名。

陈全

战后初期，陈全是一位勤快的小说家，长期居住在北婆罗洲，但他的小说、散文和杂感多发表在新加坡的几个报章副刊，如星洲日报的「星云」「晨星」，和南洋商报的「文风」等。

陈全原籍广东，另有笔名「白蒙」「丁于」「甲午」「陈盲」等，在北婆罗洲山打根住了十余年，从事教育工作；1956年初回返中国。他是反黄运动时期（1953—1956年）著名的小说作者；当时最活跃的马华写作人尚有：马亚、贺巾（高静朗、韦嘉、顾军）、坚石、高宁、任宁（李向）、杜红、钟祺、苗芒、陈凡、谢克、麦青、以今　冰梅、方北方、黛丁、韦晕、叶苔痕……等等。……作品多以北婆的一些乡镇为背景，描写这些地方一般卑微的、不幸的人物的故事。诸如伐木工人的死于非命（「清晨」），生意失败的商人以卖马票为生（「卖马票的人」）等等。技巧较之前一时期似有进步。

方修在「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一书中提到陈全（白蒙）时评道：「……但题材颇嫌琐碎，有时还带着一点自然主义的倾向。譬如，被日军强掳到北婆去服役的爪哇劳工，和平后始终凑不够钱来买张船票返回故乡，竟是因为他的积蓄先后被太太卷逃和贼徒抢去，而不是由于更本质的原因（『马打古晋』）；一个艰苦地渡过了3年8个月的漫长夜而赴华升学的纯洁的、向上的少女，她的夭逝竟然是为海上的意外的覆舟，而不是一些更能令人深思的原因（『割爱』）。然而『小城之夜』一篇却是写的重要的题材。……作者用热烈的笔触叙写1943年10月10日夜亚庇的战斗场面，和他一贯的比较沉实凝炼的风格，也几乎回异其趣。」

陈全在战后初期，已完成好多个小说，如「善变的人」「老校长的没落」等。到了反黄运动时期，他的作品更丰多，除了收在短篇小说集「清晨」之外，还有一部分收入后来印行的「小城之夜」和「学艺记」2书中。以白蒙为署名于1956年出版的「清晨」（人间出版社），全书124页，杏影写序，内收8个短篇小说。小说集「学艺记」（1959年10月·青年书局），全书105页，内收3个中、短篇创作：「学艺记」「胶园里的故事」「冤家」。他的第3本小说集「小城之夜」，也是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1960年7月），全书124页，内收5个短篇小说。在方修编选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二)小说一集」里，选了陈全的2个短篇创作：「马打古晋」「清晨」。



陈雪风

从50年代里的最后一两年开始至今，文艺评论家陈雪风在马华文艺界里，一直是文学批评的中坚分子。他从新加坡某报社转到吉隆坡某大报任职之后，虽则很少用统一笔名陈雪风发表作品，但大家都知道他化了好多笔名写了不少杂文和书评，有几场在西马发生的重要论战，都与他有点关系；他的评析是犀利的，有时也是尖锐的。

这位严肃的评论家过去也写过诗歌、小说和散文，笔名尚有：陈旧、郁人、梅雨天等等。原名陈思庆，祖籍广东潮安，1935年2月8日麻坡出生。曾任职于新加坡民报编辑部，现任吉隆坡南洋商报副编辑主任。1970年10月中，他主编南洋商报文艺副刊「青年文艺」。南马写作人梦平曾于1972年1月12日发表短文「希望『青年文艺』起推动作用」，他这么写道：「而『青年文艺』在陈雪风先生主编之下，也自有其格调：在开始的时候……这个纯文艺副刊的水准参差不齐，由于中学作品普遍参插其间的原故……不过，自1971年开始，这一个副刊经以新的姿态出现——编排醒目，活泼生动，朝气盎然，其中不乏优异之作，不仅提高了一般作品的水平，而且容纳了各流派的作品，内容显得更为结实。……无疑地，这一版的编者有着恢廓的胸怀，对于来稿能够兼收并蓄，纵然有些作品基本的创作态度并非写实主义，只要内容健康，笔触的表现有创新的意味的话，也同样地受到欢迎。」

1962年8月，「陈雪风文艺评论集」出版了，共收17篇书评及论文。同年4月，丛刊「十五年来的马华诗歌」由南洋大学创作社出版，陈雪风这篇相当长的文艺评论「十五年来的马华诗歌」是全书中最有份量的一篇，甚受当时马华诗人的重视。1976年10月在吉隆坡出版的「是诗？非诗论争辑」，主编为陈雪风，收入笔战主要作品42篇。

叶鸣在书评「读『是诗？非诗』论争辑」中说：1976年的马华文坛，最受人注目的盛事，应该是有关金苗的『嫩叶集』的一场论争。这场论争历时数月，发生在吉隆坡，有许多作家执笔参战。叶鸣在结论时说：「总之，陈雪风评金苗的『嫩叶集』的『是诗？非诗』一文，只是一个契机，它引发了马华文坛长久以来的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之间的抗争。这场论争决不是偶然的事件。」

1983年1月13日至19日，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华文文艺营」，陈雪风和方北方、甄供是受邀出席的三位马华作家。陈君希望今后各地区的华文文艺，能够通过互相交流、关怀；使华文文艺在世界文艺里形成一股潮流。国际文艺营是空前的，但不希望是绝后。



麦青

「要我来谈谈我与文学，真是不知从何谈起。回想起来，信笔写来，但愿不要有人怪我太噜嗦。时光倒流到一九四九年，当我就读小学五年级。那时候，除了读书之外，我狂热于孩子们的玩意。那时候，孩子们的玩意多采多姿，每一个季节有每一个季节的玩意，方式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那一年，学校举行一个作文比赛，五、六年级被编在一组，我们的班上派一个姓王的同学去参加比赛。比赛的那一天，级任老师突然来个阵前易将，改派我去，当时，好像听说级任老师在批改我的最后一篇作文的时候，才产生改派我的念头。当时，我措手不及，只好向那位同学借毛笔和墨砚，去参加比赛，没想到，当揭晓时，我竟得到第一名。这个第一名，带给我一阵的喜悦，带给我老师们的奖励。级任老师还将我那篇作文寄到当时拥有『学生园地』的报馆去发表。更重要的是，这偶然的事，改变了我。每一天放学后，我再也不跑到屋后去跟那些孩子们斗风筝或斗鱼。每一天，我到图书馆去借书，使我那位图书馆主任也对我特别通融，每一次可以借好几本书，于是，放学回家，我便在家里读着那些课外读物。当时，没有人指导我该选择怎样的书来读，我也不懂怎样去选择，总是怀着一股饥不择食的心情；不管理解不理解，一本又一本地读着。……」

——新加坡作家麦青于1968年5月间，在谢克主编的民报副刊「新生代」专栏「我与文学」（题目为「从何说起」）里，写了以上这段文字。

陈振兴是原名，祖籍福建同安。1934年在新加坡出生。1956年华侨中学高中毕业，现任职于职工界，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翻译组负责人。另署杨青。著作有：小说散文集「欢呼的日子」，短篇小说集「伙伴」，散文集「征旅集」等。不久前，他曾在「文学月报」第7期发表论文「散文应该写些什么」，他表示：只要我们能够突破那狭小的圈子，我们便能从各方面去吸取材料来充实散文的内容，其实散文所能表现的范围是相当广的，无论是人生的一个片断，生活里的一件小事，都可以成为散文的材料。……只要我们的视野扩大，我们便可作多方面的描写，无论是抒情、写景或是写人，甚至可将几种写法融合在一起，使我们的散文表现得更多姿多采。



莽原

莽原是新加坡的小说作者，于1960年前后数年创作极勤；60年代中期至今，似乎很少用「莽原」作笔名发表作品了。

1976下半年，新加坡「好学生」半月刊主编贺平，途经大马黄梨乡，在书店约我见面。经过介绍，始知坐在他身边一直微笑不语，高瘦稍黑的李先生就是60年代写「青春的闪光」及「黑旗」称著一时的小说家莽原。当时，莽原似乎回答过我，他好久没有写东西了。

李锡凯是他的本名，闽籍，1941年6月在吉兰丹出生，毕业于新加坡华侨中学和师资训练学院，现任小学教师。已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青春的闪光」（1963年），中篇小说「黑旗」（1964年）。他的书相当畅销，「青春的闪光」曾再版。他在「再版序言」里说：

「我很早就爱上文艺，可是开始写小说还是近年来的事，奇怪的当我还在学校时，根本没有写小说的欲望，1959年底我踏入社会工作后，不知什么一股力量催逼着我，催逼得我不得不提起笔学写起小说来，『脚尖下的悲哀』便是处女作，以后我陆续写了一些，一直到前年（编者按：1962）底我就没再写了。」

他在「青春的闪光」的后记里说：「近年来，捐负着沉重的生活担子，整日奔波，能撑起眼皮执笔的时间异常难得，这几篇东西就是这样断断续续胡乱写成。想想以后可能连区区的时间也越发难得了，出版这集子，也算是留下一个印象，年轻人的那股热情与积极性确实是可贵的，这也是我把它定名为『青春的闪光』的原因。这时候，不少文艺工作者在苦闷、在彷徨、在消沉，我希望自己能在大伙儿的协助下，认清该走的方向。」

小说家苗秀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论」中写道：「莽原的小说产量不丰，只有寥寥几篇，可见这位作者是不轻易下笔的。他的每一篇作品可说都经过一番苦心的琢磨，因此也就相当的充实，决不是那些滥写滥造的所可比拟。……莽原文笔多彩多姿，写来相当动人。『第七桥下』的题材新颖，作者可说为马华小说开拓了新的区域。……中篇『黑旗』宣扬种族和谐，是同类小说中可读的一部。」列为「海燕文艺丛书之5的「黑旗」，是以一小渔港为背景，对于过着半饥饿生活的渔民，寄于莫大的同情。它取材新鲜，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故事情节感人肺腑。据说莽原深入渔港观察，费了近2年时间，经几度改写而成。他亦是「新加坡文艺季刊」编委。



连士升

从4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连士升是一位声誉卓著的作家；当时，几乎每一个华文读者都有读过他的作品。

1907年，他在中国福建省福安县出生，一署子云。1931年北京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曾在岭南大学任教3年。1947年抵达新加坡，翌年受聘于南洋商报社，担任该报主笔逾20载。曾任南洋学会会长、新加坡大学董事、国家剧场委员、新加坡作家协会发起人暨顾问。于1972年7月8日逝世。生前著述颇多，主要有「回首四十年」「南行集」「给新青年」「海滨寄简」等约24种，文字工夫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连士升与名报人冯列山、吴青友及黄葆芳是小学时代的同学。黄葆芳在「悼连士升」一文中说：「士升兄的确出生在书香之家，文人大多是清寒的，更加上十一岁丧父，十四岁丧母，孤身一人，举目无亲。他一生的生活可说都在进取和挣扎之中，他的进取属于求学、求知，他不重视物质和金钱。他的挣扎是求自力更生及对恶劣环境的挣扎；因此，使他不顾一切埋头苦读，终于在文、史方面得到成就。……士升兄有嗜好，他的嗜好是买书、读书、著书，无论如何忙碌，总是手不释卷，笔不停挥。生活非常严肃，除了偶与朋友讨论问题或聊天之外，连电影都不多看，他常有强调爱惜光阴的文字。」

1969年8月连士升在「南洋教育」发表了「新马作家任重道远」一短论，他写道：「作为新马的作家，他应该具备下列三个条件。第一，博大。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师黄宗羲说，『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因此，新马作家的首要条件，就是博览。……作为新马的文学家，尽可充分接受这三大文化的遗产，然后扩而充之，以便达到博大的目标。第二，精深。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有极大的成就的文学家，都是以一辈子的功力贡献他的事业。……第三，沉着。我在北京求学十年，我从许多良师益友中所得到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沉着』这两个字。新马的文艺青年，多数都很热情，可惜他们沉不住气，因而急功近利，所以他们的成就不算太理想。……事实上，十九世纪的欧美文学家的作品也是卖不到钱的。只因他们个个沉得住气，埋头苦干，一部又一部精心结构的作品，及时完成，有的必需等到死后一两百年，才有出版的机会，但他们绝不灰心。这种沉着的精神，刚好是我们最需要的良药。」

世界书局已出版一套12册的「连士升文集」。



黄任芳

“爱是点燃感情的火花。这一点点火花，足够温暖了家庭、社会、国家。未来世界的和平，也是由它建立起来的。”——这是沙巴诗人黄任芳（林枫），在新加坡电视座谈会中所说的话。当时新加坡正在极力提倡“三代同堂”，她认为三代之间要和睦相处，必须彼此有爱心，而且要互相忍让。有一位观众问她：“黄女士，除了爱，是否还需要宽恕？”她微笑着回答：“爱本身就是宽恕。”

这是我第一次在电视萤光幕上看到的黄任芳。1982年12月22日上午，与史料家黄梅雨拜访她之后，我明白她说这几句话的意义了。原来她本身就是爱的组合：她的作曲家丈夫沈炳光（于元），以他优美抒情的歌曲，温暖了每个人底心；她有一双医生儿女，以仁心仁术，解救了无数人疾病的痛苦，还有一双儿女是钢琴家和绘测师。在这弥漫了爱的家庭，使她的作品充满了光与热。

原籍福建诏安的黄任芳，于1926年2月22日生在沙巴州，后随母亲、弟弟返祖家读书，46年毕业于福建龙溪高中师范，同年8月赴台湾，在台北龙安学校任教5年后，再往师大深造，57年毕业。在校期间，曾以《仙特娜》一文获台湾侨政学会小说征文首奖、《岁寒的松柏》曾获得台湾新生报小说征文首奖；从此提高她写作的信心。在《幼狮文艺》《亚洲文艺》《中央日报》《新生报》等常可看到她用林枫的笔名发表新诗及小说。1957年回沙巴后，先后任教于丹楠中华中学、建国中学、亚庇中学等校华文科主任，加耶学院华文科讲师，达26年，並在沙巴广播电台主持《妇女家庭》及《音乐园地》节目，为《亚庇商报》撰写《姐妹之间》专栏，作品常见于华侨日报、山打根日报、亚洲时报。已出版的专集有：短篇小说《稚子心》、广播剧《神山情》及《神山游击队》。

1982年，她陪伴外子沈炳光（新加坡国家剧场作曲学会副主席，教育学院音乐系讲师）旅居新加坡，写作的范围更扩大了，用天心、陈燕南、子谦等笔名，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发表评论、游记、散文、小说、诗等，尤其是诗写得更多：《狮城云晓》包括《无边海浪》《百鸟争鸣》《艳丽的花》《山》3首，由名作曲家林声翕谱曲。《节日之歌》包括《银汉双星》共14首，由沈炳光谱曲。《漳宜海边》由庄亨雄谱曲。她的老师李日刚教授曾对她的作品评道：“作品描写细腻，观察入微。诗更见具修辞美，因为她的古文基础，多少受古文学影响。”她主张以本地风土人情作为写作素材，写自己所熟的事物，才有好作品。



黄叔麟

打从1954年开始，黄叔麟这个名字便一直在新马文坛上出现着。

他写得并不很勤，不过他却很少停笔过一段稍长的时间，所以他的创作还是丰收的。与一般写作人稍微不同的是他经常变换自己的文体，而且都写得好，写得出色。最早时期，黄叔麟常写小说（包括短篇及中篇），写散文、杂文、评论和灯谜；1971至73年，他写了不少的对口相声；1975年后他发表了很多的新闻特写。他的创作动向很引人注目，而且受到广泛读者的欢迎。他为人颇有豪侠之气，常以「超然物外，笑傲江湖」诗句与友好共勉。

贺天是黄叔麟（原名）最响亮的一个笔名，其他的署名尚有：黄为一、黄戎父、包天和基度山等等。祖籍广东潮安，1939年7月1日出生于新加坡。是星洲华义中学的高材生，毕业于师训学院，曾任教13年，曾任新加坡南洋商报新闻记者。他已出版的著作有：小说集「牛车水之窗」、中篇小说「舐犊」「古城春晓」、散文集「青灯黄卷」、杂文集「开弓集」、相声集「贺天相声集」和报告文学「线里线外」等。编过南洋商报副刊「南洋学生」，现任晚报记者。

「贺天相声集」是马华文坛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相声集。他出任新闻记者后，「就像一阵旋风，刷新了我国（指新加坡）自五十年代以来陈旧的新闻写作手法，而以清新的文字、犀利的词锋，严密的文章结构，为广大的读者群众，作最翔实的新闻报导。在这方面，他工作得最认真也最成功的，当推他一篇紧接着一篇的『特写』。……」

这位才华汹涌的写作人，他的特写专集也像他的相声集及小说一样，获得很高的评价。

严论在「评『线里线外』」一文中说：「黄叔麟的新闻特写富有文学作品的魅力，另一个表现是，他是依循形象的思维来安排它的结构。……他的新闻特写，既有发人怀古之幽思，也能告诉你许多知识，且有使你顿然醒悟的现实意义。……黄叔麟的新闻特写，不仅是真正的新闻特写，而且也可当作文学作品来读。」何家良在「序」里说：「叔麟兄是我国知名的文艺写作者，他擅写散文和什文。感情奔放，笔调泼辣；立场鲜明，应写则写；他的作品向来极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在柏杨主编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的杂文篇、散文篇及小说篇3部书里，以及「吾土吾民创作选·散文」等书内，都可读到黄叔麟（贺天）的作品。小说《一场战争》（附英译全文），于1983年8月出版。



黄晚香

黄晚香是槟城驰名的老作家之一，粤籍，1911年在中国出生，为广州大学法学士，历任广州、香港、马来西亚中小学教师、校长、专科学院、师训学院讲师凡30余年，治学丰富，博闻广识，桃李遍植，劳绩卓著。

他原在槟城槟华女中任教，于1971年6月份荣休；不久受聘于钟灵独中任教，并在马佛学院大学部教授中华文学，现任槟城艺术协会执委兼出版主任、大马诗词研究总会执行委员等职位。不久前，黄氏获得国际科学研究联合会文化部隶属里柏罗大学颁发文学博士荣衔。

黄晚香生平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洗礼，足迹遍布不少国家，曾和各阶层人民深入接触多年，故除文笔挥洒超脱外，作品内容有现实虚幻，嘻笑怒骂，富贵贫贱，高雅卑鄙，崇文尚武，大方小器，倨傲诚朴，刚强柔媚等对照和刻划，可视作人间照妖镜，社会万花筒。他著作极丰，已刊行者有小说「学海行舟即景」「雄美人」「第三个月亮」「白黑走廊」；散文「艺文散记」「西子湖边」；长篇「吻壁老人」；论述「剧艺简评」及韵文「回味室诗词集」「现实之窗」。1977年7月，黄晚香的长篇「吻壁老人」出版了；范高贵在「序二」中说：「黄晚香先生和我是忘年之交，他在教育界服务了三十余年，平日雅好诗文，早已饮誉骚坛。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如焚如炽的情感，于人物个性的描绘，情节的迂回曲折，不由你不受到感动，也不由你不拍案叹服。……凭黄先生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严谨的写作态度，完成了这部扣人心弦，可歌可泣的故事，一定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他在「吻壁老人」的「前言」里写道：「我反覆求证了一大堆哲理，都是关系到这部小说底扩大意义与时代不断进展的缩影，它的主角，是由廿世纪初期直到现在，七八十年间多采多姿与哀乐波动式的过程。他接受了二次大战的洗礼和世界五大洲的遍历。身世与历炼，对人类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掌握万物的基本规律，同时对否旧肯新，与更新的取代，都有正确的指标，或从许多挫折错误磨炼中，反映出来。这位主角，受过高深教育，是我的忘年挚友，今年八十二岁了。」

长篇「吻壁老人」的续文「天涯浪子歌」，已在北马某日报连载。



黄润岳

黄润岳，是新马著名的教育家，也是创作成果丰硕的作家。1921年6月11日生于湖南长沙，在当地受完中小学教育。抗战期间，到重庆攻读大学；1945年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1955年，曾赴英国伦敦大学，获得教育学院专业教育文凭；1957年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教育，国际教师讲习班毕业。大约1948年南来马来亚，历任吡叻兴中中学（1950年下半年）、柔佛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51至64年）校长。自65年至74年，担任马六甲培风中学校长。曾二度连任华校教师总会主席，兼任《教师杂志》的主编及发行。74年杪退休，到加拿大及纽西兰等国去，与他那都有几个学位的四千金和一公子团聚；现居渥大华，安享晚年的天伦之乐。

黄氏为文有独特的风格，深入浅出。数十年来，写作不倦，范围之广，是许多新马作家所难以比拟的。据他亲口说，早在他读初中三的时候，和几个同学就出版了壁报，每周出版一次，共两大版。到最后是他一个唱独角戏，自写自编，只有两位同学帮忙抄和画版头。在大二大三时，他们又搞《风云》壁报，每周两大张，中英合壁；有时要赶通宵，也是只有三五个人能坚持到底。来马之后，他主编过《教师杂志》，刊出三种语文的作品，于1959年11月15日出版创刊号，首期主编是他和严元章，助编是陆庭谕。由第3期（60年5月15日）出版起，他与白纯瑜主编。而自第5卷第1号起，他只是挂名，挂了2期。——早在中国抗战时，他曾在中央日报写过专论。和平后，他在《和平日报》副刊发表过许多短篇及中篇小说。1950年前后，在星洲日报的《晨星》副刊发表了几个小说。已出版的著作有：游记《英伦见闻》《美游杂记》《万里归程》；自传《黄金时代》《龙引十四年》；散文集《闲思录》；专门研究《教育丛谈》《独中论丛》；中篇小说《逆流》《后湖的黄昏》等。散文作品有情怀，有意境，条理清晰，脉胳分明。1972年8月出版的《闲思录》，是一本生活和思想的书，是一位严肃的教育工作者展露他心灵世界的散文集，以醇厚的笔触写人生，有开明的见解，有坚实的思想，有不群的理论。——黄氏也是知名的专栏作家，先后写过的专栏有：《校长的话》（学生周报）、《闲情琐记》（学报月刊）、《闲思录》（蕉风月刊）、《偷闲记》（人报）、《永乐随笔》（星报）、《教育丛谈》（南洋商报《商余》版）等。目前，仍有作品在《蕉风》《学报》等刊载。唯已潜心致力于研读新旧约圣经，正在撰写《我的皈依》一书。



斌子

1964年11月1日，新加坡恒光出版社出版了「恒光」月刊创刊号；这是一本印刷及装订精美不俗的文艺杂志，选登不少的文艺创作、学术论文，和一些漫画及奇文怪论。于1966年终刊。

大抵上来说，共出版了五期的「恒光」月刊，是一份上水准的杂志。它的主编，是当年名噪一时的文艺作家斌子。由他执笔的发刊词（「创造」），这么写道：

「我们不要地狱，不要天堂，我们只要人间，要在人间，发出永恒的光芒。■一颗种子被埋在地上，它将发芽滋长，一丝希望孕育在你心中，你将活得如那初升朝阳。■这希望的万丈光芒，要把全世界照亮：在马来西亚，我们新兴的国土上，没有种族歧视的堵墙，没有言语限制的官样文章；有的是真诚的友情和亲善。这光芒，将使全人类知道：这儿有的是一派和平的气象。……我们不要地狱，不奢想天堂，我们只要人间；要在马来西亚，我们新兴国家的土地上，发出人间永恒的光芒！」

斌子，原名陈光平，约于1932年生，祖籍琼州；原居彭亨州，1957年曾到柔州北干那那某小学当英文教师，不久后移居星洲，在某广播电台供职，曾创办恒光月刊。1968年后，似已回返彭亨州，多年来未见有新作发表。

1956年前后，斌子发表了不少的小说及散文。1958年，出版了第一本书「阳光下的人群」（短篇集）；翌年，又印行了散文集「生命的浮雕」。他的小说，甚获好评；代表作「森林里的枯骨」已被译为几种语文。在苗秀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选了斌子的两个短篇：「森林里的枯骨」和「老友记」。赵戎则选了他的散文「伟大的地狱」，编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一集。

斌子在小说集「阳光下的人群」代序中说：「从第一次看见阳光一直到今天的廿六个年头来，我所接触的都是那广大的人群。刚学会说话就有机会跟大人们跑遍大江南北；南来后又能在饥寒交迫中跟广大的人群生活在一起；……我永远不忘记这句话：『我不是为我自己而生存！』我爱的是那广大的，生活在阳光下的人群！」

斌子因肾脏病，于1979年11月间病逝在新山中央医院。



游 牧

在50年代期间，杏影是被大家公认的好编辑、好作家。在他鼓励与提携下，而走上文艺道路的年青作者有好多位。

住在北马大山脚的知名写作人游牧，于1954年在槟城钟灵中学求学时，开始写作期间的作品便多发表在当时杏影主编的南洋商报「文风」副刊上。

文质彬彬的游牧，原名游禄辉，祖籍福建永定。1936年出生于槟州威省大山脚。自小学至初中三，皆在大山脚日新中小学受教育。当年日新中学未办高中，所以转到槟城钟灵中学继续深造，高中毕业后任教至今。现任威省的瓜拉武拉光育学校校长。

60年代初期，他与萧艾、忧草、慧适、林华、梁园、陈慧桦、冰谷、艾文、丘梅等人组织「海天出版社」，担任海天杂志编辑。

1971年，他与宋子衡、艾文、温祥英、菊凡、冰谷及萧冰七人合组「北马棕榈出版社」，为该社发起人之一。他常用的其他笔名有：游雨、岚子、杜爽、余也鲁等。已出版的单行本计有：㈠生与死（短篇小说集）；㈡那些过去的（小说集）；㈢游牧散文（散文集）；合集「四月·我们」等。他的散文清灵美妙，真情流露。短篇「担」被田流收入「新马小说选集」（1980）。

大约在1963年10间，北马有三位青年作者受马来西亚广播电台邀请，前往播讲「马华文坛的现况」，他们就是游牧、梁园和忧草。当时游牧针对小说问题发表意见说：「马来西亚华文文坛上，常见的小说，大多数是属于短篇，因为超过七、八千字的小说，很难有被报刊发表的机会。即在取材方面，往往采取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所描写的对象，以一般小市民，知识份子，教育界的情况为多。在这当中，一般作家多偏重反映黑暗，以及社会的不平。因此，往往形成单调的现象。一般报刊，对幽默性的小说，如奥亨利，马克吐温，老舍等的作品，就不大欢迎。近来，有些杂志出现一种现代小说，这是一种注重刻画个人内心的作品。很多青年作者对这方面相当热烈响应，一般报刊对这一类作品也不拒绝刊登，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因为我们创作，就是希望能创造出更多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我们不能总是走着古老的道路。」

1979年，威省客青主办「全国短篇小说公开赛」，从开始计划征文到得奖作品集「三叔公的故事」付梓出版，游牧始终以最认真的态度来处理各有关的事宜，並替该书作序。



云里风

云里风，原名陈春德，1933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莆田县，在那儿受完初中教育。1948年2月移居马来半岛，原拟继续升学，但因家境关系，无法如愿。起初在一间同乡的商店当学徒；49年7月进教育界服务——在雪州万宜育民华小当教师。50年参加雪州第3届师训班受训，52年正月转任蕉赖九支华小副校长，与文艺界前辈貂问湄（鲁彬）同事，课馀两人时常谈论文艺，並经常创作。起先是写杂文及散文，后来乃专写小说。其第1本小说集《黑色的牢门》于1956年出版。58年，新加坡青年书局为他印行第2本小说集《出路》，列为新马文丛之一。后因健康关系，一度停笔颇久。直至1969及71年，青年书局再为他印行第3本小说集《冲出云围的月亮》及散文集《梦呓集》，列为新地文丛。这2本书问世后，他由于所患之类风湿关节炎恶化，曾于1970及72年分别赴台湾及大陆就医，精神健康饱受摧残，遂与文艺界日渐疏远。

1978年大马作协（华文）成立之后，另一批文艺界人士拟筹组大马文艺协会，云里风受邀出任筹委会主席，于是重返文坛，继续执笔，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即写成6个短篇，汇集成书，名为《望子成龙》，该书荣获大马福联会及雪兰莪福建会馆联合主办的1979年文学出版基金，由马汉所主持的长青贸易公司出版，列入世纪文丛，初版及再版共印一万册。邓盛民将该书译为马来西亚文，于81年初出版单行本，马来亚大学教授陆迪夫阿巴斯特为该巫译本作序。巫文报《每日新闻》曾于1982年2月4日以半版篇幅刊载一篇马来作家A·Shukur Harun的评介文字，题为《华族生活之忠实写照》，备具好评。《望子成龙》出版后，他再接再厉，又写成6个短篇，书名为《相逢怨》，再度荣获大马福联会“文学出版基金”1982年度小说组优秀奖，並由该基金资助出版——仍由长青贸易公司出版。

由于大马文艺协会的注册未获批准，云里风转而参加大马写作人（华文）协会为永久会员；82年作协改选，他当选为财政之职，对作协出钱出力，贡献良多。自81年8月起，改写《文艺琐谈》，在南洋商报的《读者文艺》副刊以专栏方式发表，至82年3月止，共写了36篇，对马华文艺界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陈君在教育界服务逾30载，现任雪州龙溪国民型华文小学校长，课馀对社会工作，亦积极参与，78年曾荣膺雪州苏丹颁赐PJK勋衔，81年晋封为JP（太平局绅）；82年12月，他被当局委任为乌鲁冷岳助理婚姻注册官，协助处理华人婚姻注册事宜。



叶苔痕

叶苔痕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闽籍，1905年在中国出生，后为马来西亚公民。在福建厦门求学时，曾与现时新加坡剧作家王秋田等组织南天剧社，从事戏剧工作。

他在战前，就已南来，日治时期，避居苏门答腊；光复后，曾任吧东大众日报主笔，旋移居槟榔屿，初任中华公报主编，后转任槟城亚齐商公会及树胶公会秘书迄今，是槟城艺术协会戏剧副主席。他学识渊博，平素热心公益慈善，尤喜奖掖后进；除擅长剧本创作外，对大马经济和邻国贸易情况了如指掌，常撰写经济论文发表报上，立论精警，曾编著「槟城对邻国贸易」一书。

叶苔痕不但对经济贸易有独到的研究，中华文学如诗词戏剧等，更有优越成就，已出版的剧作集有:「第二街」（1968年）、「乔迁之喜」（1970年）、「孔雀东南飞」「叶苔痕剧作选集」等。他致力戏剧工作，凡廿余年，过去曾协助多间学校社团演出。曾荣膺槟州元首封赐PJM勋衔。

「第二街」是他的独幕剧，曾于1960年间参加新加坡文化部主办的本地剧创作比赛，获得金像奖，后由新加坡国家剧场加以演出，颇获好评。

许平等在「叶苔痕剧作选集」序中说:「乔迁之喜」一剧曾于一九六五年参加新加坡文化部剧运推动委员会主办的本地剧创作比赛获荣誉奖，并经国家剧场俱乐部加以演出，电视台拍摄电视剧。马来亚广播电台也曾将该剧改编为广播剧，两次播出。「雪兰莪河畔」是叶氏正在编写「甲必丹叶亚莱」五幕剧的一幕，曾刊载于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出版之第三期「文艺季风」。「洪汜」广播剧，曾于一九六七年马来西亚广播剧比赛荣获首奖，由马电台多次播出。「鹊桥会」三幕神话剧，是叶氏于一九六〇年特为槟华女中高中部学生庆祝创校四十周年而编写，并由他亲自导演的。「孔雀东南飞」四幕古装剧，是叶氏早年的作品，也是他为槟华女中师生于一九五八年庆祝新校落成的演出而创作的。

「丹戎叶」是叶苔痕的笔名，他的剧本都有相当的份量，主题意识和写作技巧不落窠臼，很符合舞台条件，所以演出时，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这自然是他对于舞台方面有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使然吧。叶氏于1982年11月13日下午7时因心脏衰弱病逝然长逝，遗下4男3女。



谷雨

出家人写小说，而且写得极出色；这样的写作人，在新马是罕见的。而谷雨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出家之前，谷雨即已从事写作，出家后仍不稍减对文艺的执着。1976年2月初，通过新加坡作家赵戎的介绍，我收到了谷雨寄赠的四部长篇「我的东家」「博士与我」「求生记」和「拜师记」。他底诚意，令人感激！

从「后记」里，知道他同时出版的四部长篇，每部仅印500册；他幽默地表示：「我亦不知拙作是否能传诸久远，但既已有『品样』，是否值得翻印，已了如指掌。我是欢迎大家翻印的，但请勿未经同意而私自翻印，则幸甚！」

谷雨的文笔朴实，构思颇周密，他刻划那孩子（傻瓜）的又傻又忠厚的个性，十分成功。作者用第一人称下笔发展四部长篇的内容情节。「我的东家」「博士与我」及「拜师记」三部小说，描写一个潦倒的文艺写作者，受到生活的驱策而尝遍社会渣滓的玩弄；故事虽互不相涉，但作风却是一贯的，三个故事的主角的性格也是同一类型的。

小说家黄叔麟的特写也享有盛名，他这篇「方外写作者——谷雨」的专论写得更突出（见「线里线外」页103），他写道：「谷雨以一个『出世』的和尚来写小说，他所提供的思想却是『入世』的。在他的小说里，他以一个孤儿出现、以一个潦倒的文艺写作者出现，而以他为中心所引出来的人物，却是一大群在半下流社会里拆烂污的下三滥……此外，还有专门找挂名丈夫来戴绿头巾的女老板、『吃拖鞋饭』的臭男人等等。这些人物，在谷雨的笔下，活生生的展开一幅又一幅生动的画面，一桩又一桩使人意料不到的阴险、恶毒的阴谋。读了这些小说，使人禁不住要想起『二十年目睹怪现状』中那个署名『九死一生』的写作人。谷雨，在这些小说中，其实就是一个『九死一生』。……谷雨的小说，是一阵唤醒世人迷梦的晨钟！……而更值得我们敬佩的是，他的这四部巨著，都不是为了卖钱的，而是印来分赠五十年代一同在这里写作的朋友们的。……」

谷雨在每部长篇里以那篇「傻瓜的话」为「代序」，他说：「这部书（指『求生记』）构想于槟城，起草于怡保，修正于金马仑高原，誊抄于柔佛居銮。一部书十多万字，由北马写到南马，到处跟我一起跑，这实在是有点『伟大』的。……」

谷雨于1917年生在广东揭阳，1947年南来槟城，当过「财副」。来马之前，曾旅居香港约3年，1954年移居新加坡。



鲁白野

「我是诞生在叱叻河的岸上的。叱叻河在它自己的记忆中，是一个时常掀起了满江波浪在发怒的巨人。在雨季中，人们就会害怕叱叻河的突然愤怒，滚起了混着浓黄泥浆的高潮在大力泛滥。幼时在育才学校读书，就曾经见过发自叱叻河的洪流，把整个怡保镇都淹没了的情景。父亲还得雇人划了一叶小舟，到学校带我回家。之后，自己也像叱叻河的流水，从未间断过地在流浪：到拿乞、万里望、金宝、红毛丹、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就是到了印度尼西亚之后，自己的生活亦从来不曾在土地上牢牢地长了坚强的根，还是萍踪四处，在作一个青年飘泊者。兜了足足十二年的圈子，我又回来了；回到新加坡，一个英勇的城；回到马来亚，一块还是丰沃的善良的土地。（我在它的沦陷期间，是如何焦灼地牵挂着这里的友人的生活与安全啊！）……」

1954年，鲁白野在他出版的「马来散记」序文中，写下以上引录的有关他的童年及青年的生活环境。这位才华横溢，著作等身的马华名作家，永远是教人怀念的！他原名李学敏，祖籍广东梅县，1923年4月21日出生于怡保，只念过小学五年级。1949年开始大量的创作。常用笔名有鲁白野、威北华、楼文敏、越子耕、华希定、范涛等。自苏岛返星后，在星洲日报及法庭等机构担任翻译工作。马来亚独立了，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当局定马来语文为国语，鲁白野编著「实用马华英大辞典」出版，并主编「马来语月刊」，在推进学习国语和华巫文化交流方面贡献不小。李氏不幸于1961年4月26晚间，于星洲病逝，享年39岁。已出版的著作有：研究「狮城散记」「狮城散记续集」「马来散记」「马来亚」；散文集「春耕」；小说集「流星」；诗文集「黎明前的行脚」；游记「印度印象」等。他的散文，对当时的文艺青年有一定的影响。编有「爱诗集」。

名小说家苗秀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论」里写道：「威北华是1947年自印尼返星的侨生，他居留槟兰时期即开始从事文艺创作，曾和骆起东等人为推动印华文学运动而共同努力过。威北华本来是个诗人，他在诗歌创作方面有过相当的成就。因此，他是以诗人的彩笔从事小说创作的，事实上，他跟骆起东两个都是把诗的素质注入小说创作的作者。」

鲁白野死后肃条，遗下寡妻与4位儿女，嗷嗷待哺；幸赖其遗孀任劳任怨，四名子女今日都事业有成。



谢克

在马华作家群中，谢克是50年代知名的小说家；自1966年11月他主编民报文艺副刊「新生代」之后，一直是新加坡著名的文艺编辑。1970年下半年，进入南洋商报当文艺版编辑以来，主编了「新年代」「小说天地」「星期文艺」「南洋小说」「青年伴侣」「学府春秋」「小说」「人文」等副刊。他在「新加坡华文文艺」的后记里说：「从1970年10月编『学府春秋』开始，看学生的文艺稿件，便成了我份内的工作。在选稿的过程中，我发现不少颇有写作才华的作者，尤其可喜的是，这批新人的作品，充满着蓬勃的朝气，给我们暮气沉沉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作为一名文艺园丁，我认为把这批有前途的新人的作品介绍给读者，是应该做的事，于是，我写了『1971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1972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1973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1974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和『1975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对这批新人的作品，提出了一点意见。」

原名佘克泉，另署蓝稿、葛荃等。潮籍；1931年在新加坡出生，1949年进入金炎律中正中学分校念初中。已出版的作品有：「为了下一代」「困城」「新加坡小景」「学成归来」。1969年8月间，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暨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出版的「新马文艺创作索引」，编者就是谢克、何家良、叶昆灿及杜珠成。

孟毅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导论」中说：「谢克是一位速写能手，他可以在短短的几千言之中，叙写出一个很有意义的现实故事，以及刻划出一个或者多个的人物形象。他也可以在寥寥几笔中，把一个人的轮廓画龙点睛似地给勾划出来。……在细心地研读过谢克的小说集『为了下一代』『困城』『新加坡小景』和『学成归来』以及其他的未曾收入集子中的作品以后，我们不难发觉，谢克的小说有他的特点，甚且有许多常人所不能及的地方。依我看，谢克小说的最大优点是描写生动。他善于使用大众化的语言，利用对话，把人物的举止和心理状态给维妙维肖地刻划出来，使人读时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谢克曾任教育出版社文艺作品编审咨询委员会委员之一，也是著名刊「新加坡文艺」的编委之一。1982年5月，短篇小说「狮城的故事」被收入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专辑「狮城的故事」一书



韩 萌

韩萌，这位土生的马华作家，锐笔震文林，创作成就辉煌，但他四射的光芒久已不在新马文坛闪亮了。原名陈君山，于1922年3月18日生于马来亚吉打州万那岑鲁县吁噜埠邻近的粟芭村（原籍广东省普宁县南山乡）。7岁进吁噜埠光华学校念了4年书，便辍学当小店员；13岁回到祖家，先后在普宁县兴文中学、流沙中学、揭阳南侨中学、汕头一中等校念高级小学和初中。因太平洋战事爆发，侨汇中断，初中未毕业就告失学，在普宁县当小学教师，一面学习文学写作。

1940年起，开始在潮梅的报刊发表散文、报告文学及诗歌。42年到广西桂林谋生和学习。从那时起十多年中，他受老作家司马文森的影响和提携，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45至46年，他才23、4岁，就担任贵阳民报副刊主编和《学生生活》杂志主编。46年底，回到潮汕，与同学米军结伴经泰国到出生地马来亚旧家，在吉打州双溪文池埠学校教书，发表了一组报告文学《潮桂撤退散记》。48年，他和米军都在新加坡市郊当小学校长（韩萌在青云学校任校长），较有时间，写的作品也较多。翌年，他转到吡叻和丰兴中中学任图书馆主任兼中文教师，直到离开新马为止。他在新马那3年6个月（47至50年）中，除了协助米军、丁家瑞合编《读书生活》杂志之外，曾用陈北萌、韩江流、洪阳、罗宁、韩冰、宋然、萧牧、丹涂林等笔名，在新马报刊和泰国《光明》杂志发表各种文学体裁的文学作品。48年下半年起，才用韩萌的笔名在香港《文艺生活》杂志和上海《文艺春秋》杂志发表小说；那时，创作产量十分丰富，还曾用巴突的笔名写了一组总题叫《红毛楼随笔》的杂文。49年5月，他开了一个月的“夜车”，写出第一部中篇小说《七洲洋上》，后分别在新加坡的南侨日报副刊和泰国的中原晚报同时登载；这部中篇于50年初在香港出版，名噪一时。50年夏，他与萧村、黎田、郑逸人（郑凡）等倡办赤道出版社，到52年停业之前，印行了韩萌主编的赤道文艺丛书6种，包括黑婴的中篇小说《红白旗下》、萧村的小说集《椰园里的哭声》，萧天的短篇集《湄南河边岸》，米军的《热带诗抄》，和他编选的《南洋散文集》和《头家和苦力》。当时，他也用周寒为笔名发表文章，並出版了中篇《红毛楼故事》和小说集《海外》及《在古屋里》。51年3月，回到中国，曾担任数家出版社的编辑工作；57年，从事专业创作，已完成长篇《侨乡人家》和中篇《海角螺声》等作品多种。目前，仍孜孜不倦地从事大规模的长篇小说创作。



钟 祺

「你的苦闷向躯壳告假，
匆匆走向欢乐黄昏，
从此不唱自然颂歌，
说英雄们实是十分愚蠢。
……
你是一把发光白烛，
冷看黑暗的精神长存。」

诗人柳北岸以这首诗歌「白烛」悼已故诗人钟祺；在这里，只能抄录它前一段和最后两句。小说家韦晕在「诗人，你静静的安息吧」一悼文中写道：「他的『英雄赞』的歌声，还留存在人们的耳朵边，但这个年青的歌手，就再也不正眼瞪着那些英雄的咀脸了。一时，听到这个诗人，一个时代的歌手，这样快就抽身走了，自然，我们在情绪上很难过，觉得人类的生命是那么脆弱。」

钟祺，原名钟应祺，潮籍，在中国出生，1947年南来，曾任职于爱同学校、南洋大学及义安学院；1968年毕业于义安学院中文系，是「新诗月报」创刊人之一，曾任「新社文艺」主编。1970年初，参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工作，1970年8月间逝世，享年四十有二，已面世著作有：诗集「自然的颂歌」「土地的话」「英雄赞」；评论集「中古诗歌论丛」「谈谈诗歌创作」；小说散文集「鼓舞」；四幕剧「黎明之前」等。

钟祺和周粲、杜红是50年代同个时期的新加坡诗人。文艺评论家陈雪风在「十五年来的马华诗歌」论述中对钟祺的作品分析相当细腻，说钟祺「特别讲究语言的饰修与华丽。有广阔的想像力，也注意含蓄，这是他的诗作的艺术特点。然而，正因为他在语言的运用上特别讲究修饰与华丽，而且常常放任广阔的想像力的驰骋。过多地赋比，便造成了某些作品主题模糊与形象性不够的缺点。」在提到「土地的话」这本诗集时，陈雪风的评语也是一针见血的。

周粲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选集「导论」里说：钟祺强调爱国，自称自己为爱国诗人，但他所写的「祖国进行曲」「土地的话」「元旦寄马来友」「独立桥」「八年」「我爱」「给黑皮肤兄弟」等诗，都写得很勉强，缺乏真感情。——方修在「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一书中，对钟祺的「自然的颂歌」评道：「那些讴歌自然的『慈爱』、『柔情』的靡靡之音，倒是他的典型风格。」



萧遥天

萧遥天是一位名学者，也是诗人、小说家和画家。他豪爽健谈，对于事物，具有广泛兴趣——他喜欢诗词，也喜欢经史，喜欢考据，也喜欢书画，甚至音乐戏剧，他也插上一手。

吉隆坡书画家黄崇禧在「谭言萧遥天先生艺事」一文中写道：「我以为萧先生众艺之中，文为第一，诗为第二，书第三，画第四。萧先生之文，思深雅博，气势如潮，长篇短牍，吞吐大方，不为小家之言。其诗宗江西诗派一脉，以陈后山为主，陈散源为辅。江西诗派之诗，着力于造意新奇，硬语盘空，味之于萧先生之作，亦复如是；萧先生之字，楷书临『爨宝子』，深得其朴拙之趣。草书渊源于狂僧怀素，怀素之书，以狂得名，用笔纵放，不拘成法，李白有诗云：『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可味知其言。惟萧先生效之犹存法度，似得于素书『千字文』者多，而『自叙帖』者寡。惜其俱斗方屏条之作，殊乏中堂巨制，未见魄力为憾！萧先生之画，题材广泛，诸如花草虫鱼、翎毛走兽、山水人物，俱为其撷取资料，应物象形，随类赋彩，固不待言；然致于佳妙，犹如萧先生所言：书画要与年龄相匹，虽天资超迈，而人寿不至，亦不足观也。其所以早岁弃画从文，便是如此。今萧先生垂垂老矣，复以学养日丰，经历俱至，故其于画，别有趣在。」萧氏在教育界服务30年，对西马华教贡献不小。

萧遥天原名公畏，以笔名行；1907年生于中国广东潮阳，上海艺术大学毕业，曾任潮阳县立一中、揭阳县立一中高中文史教员共六年。1946年在汕头，应饶宗颐教授特邀，为潮州修志馆撰写一部「潮州戏剧音乐志」，书成，中国政治纷乱，不能出版。移居槟城后，于1953年9月受聘在钟灵中学任教，1960年是该中学华文主任。他课余编辑中小学华文教科书、辅导书、考试指导书30多种，逾6百万言。主持「教与学」月刊13年。已出版的单行本有：

小说：长篇「冬虫夏草」「豹变」；中篇「夜莺曲」；短篇「春雷」「玩刀子的女人」。评论「读艺录」；散文集「东西谈」「食风楼随笔」「热带散墨」。专门研究：「民间戏剧丛考」「中国姓氏的研究」「中国人名的研究」「潮州话的研究」「语文导论」「修辞说例」「文字学通解」「年兽与图腾崇拜」「华文教与学」等等。编有「全国短篇小说比赛精品特辑」和「马来西亚第二次全国短篇小说比赛精品特辑」等。他曾被易君左誉为「天南第一枝笔」。担任大马诗词研究总会1983、84年度（第5届）研究一职。



关新艺

说关新艺是本地的写作人之一，也许有人不以为然，因为他是个标准的歌坛艺人；然而，如果我们去读一读他出版过的一些作品，就不能否认他写的剧本，有一定的水准和意义。他也常写游记及杂文，只是创作态度方面有欠严谨。由赵戎、苗秀及钟祺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剧本集里，选入了关新艺的独幕剧「学店」。他的著作有：戏剧「滑稽短剧集」（1953年）、「独幕剧集」（1957年）、「关新艺独幕剧集」（1969年）；独幕剧集「我是扒手」（1958年）、「学店」（1965年）；电影剧集「关新艺电影剧集」（1973年）；游记「缅甸行」「英伦·荷兰·巴黎纪游」；什文集「关新艺演余集」（1978年）等。他原名王裕煌，闽籍，1927年在中国出生，现为新加坡公民，是一位著名职业艺人，从艺30年间曾涉及播音、电视、电影、唱片、舞台等表演工作。在台上、生、旦、净、末、丑全能应付。他在新著「关新艺演余集」的后记里说：「在台上，我很有胆量与勇气；在出书这方面，我也同样够胆量与勇气。这些雕虫小技，别人或认为不屑一读的东西，我既然把它汇集成书，出版问世，这不可不说是我的够胆量，有勇气。」

关新艺的文笔流畅清淡，他在「巴黎纪游」中写道：「拍完照，走到凯旋门前与门下观赏一番。凯旋门有三个拱形洞门、大小不等，类似中国的城楼门，四周墙壁有好多富艺术性的装饰图案和法文，记述功绩和拿破仑当年的战斗情况。

「凯旋门兴工于1806年前后，整整30年工程才落成。这座闻名的建筑物矗立在『星形广场』中——香榭丽舍大街的西面。它的兴建是为了当年拿破仑曾在奥斯忒和兹一役大败奥俄联军；为了纪念这一胜利，才有这个凯旋门。……根据书籍记载，拿破仑生前并没有看到凯旋门落成，他逝世了多年，它才竣工。庆祝落成那一天，由拿破仑的儿子捧着他的骨灰走过凯旋门。

「门中，有一盏长明灯，不论寒暑，不分昼夜，都点燃着。……凯旋门在法国人心目中，已成为爱国主义感情的标志，民族荣誉的象征；毋怪法国人更热于旅游客要到这个地方来玩，登上城门顶远眺。……」

关新艺小时家境欠佳，只念到小学四年级，便因为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辍学。十多岁时，他做过小贩；后来在出入口商和酒吧干活，生活才稍为好转。他一手顺畅流利的文笔，可说是全靠苦学自修磨炼出来的。

铁戈

铁戈是战后马华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1947年11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印行他的诗集「在旗下」，全书193页，由马宁写序。他在诗集后面题为「我和诗」的一篇自白中写道：「……首先，我是度着学徒的生活，缓慢地，我才做了商店的正式职员。」「马来亚被法西斯侵略后，……我……跑进鬼子经营的机器工厂，和工友们的生活打成一片了，……」「一九四五年五月，我终于骄傲地出现在法西斯牢狱里了！……」「我曾在这儿，用过无数的臭虫的血混和着我的口水，混和着尘埃，以慎重地藏起来一寸长的断椰须蘸着抒写出燃烧在我胸中的诗篇；……」「诗，是我的生命，正如武器是战士的生命。我是不能有一天离开诗而生活的！」

诗人铁戈写「我和诗」的时间是1947年8月间，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他的生平和他在创作的过程中所过的生活。早在1948年1月，赵戎便在星洲日报「晨星」副刊发表「论铁戈底诗」，他评道：「读田间的诗，我们嗅到了中国土地的气息，人物，风貌，战斗，也就是适合于『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读铁戈底诗，我们也同样地嗅到了马来亚土地底气息，人物，风貌，战斗。可以说，他底诗，是相当成功底。……铁戈底诗是没有受着旧词藻的影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用当地人民的语言来写诗。」

鉴赏力颇高的周粲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集的「导论」中说：「当他张开口来的时候，他绝不是作无病的呻吟，而是引吭高歌。读者可以在铁戈的歌声里，感觉到他的脉搏在跳动，他的热血在奔流。对于铁戈来说，诗歌不是一朵春花，一片秋叶，而是一把刀，一支枪，一件武器！换句话说，铁戈的诗，正和他所用的笔名相同，它是一把钢『铁』打成的『戈』，是用以战斗的。……从艺术的观点来加以评价，铁戈的诗也是值得我们鼓掌的。一点也不矫揉造作，是铁戈的诗最大的优点。」

铁戈姓陈，客籍，战前从中国南来，先做学徒，后来才在商店任职。战时颇活跃，1945年5月曾被捕入狱，后来到内地从事某种活动而逝世，他的诗集「在旗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马新诗的一本结集；「生活是美丽的」是他底代表作。

他与丹影、陈君平、大礼、海郎等是战后初期（1945—48）的新进诗人，如全星劳动界的五一大游行、各界人士的集会纪念大检证牺牲者、反对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宪制白皮书……等等群众性事件，都在铁戈的诗歌里留下了一些图景。



巍萌

巍萌，原名魏国芳，又署丹峰、林崖、巍蒙等；1932年8月8日生于砂勝越首府古晋（祖籍广东宝安）。他出身胶农家庭。1954年杪，在古晋中华中学第一届高中毕业；翌年，即献身于教育界服务，成为一名华小教师迄今。52年，当他念高中一时，便开始写作；初期的习作，多发表于香港的《文艺科学丛书》。55年，写一个短篇创作《衣冠禽兽》，刊于新加坡新报的文艺副刊《新园》，颇引起文教界的注目，因而加强他的创作信心。

30年来，巍萌锲而不舍地创作，作品多发表于马、新、砂各大报文艺副刊及文艺杂志。主要的创作是小说，亦曾写过不少的散文；近些年来，却创作相当数量的广播剧，均被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及新加坡广播电台采用，听众反应甚佳。其广播剧《迟来的消息》，荣获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第3届（1980）文学奖。短篇小说《鲁素英》被翻译为巫文，编入《马来西亚短篇小说选集》（Koleksi Cerpen—cerpen Malaysia）。此外，尚有短篇《八月》和《养鸡人家》分别编入《作协短篇小说选》及《马华当代文学选·小说部分》。魏君是大马写作人（华文）协会首届理事，目前担任大马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及砂勝越第一省华人社团总会文学组常年文学奖评委，砂勝越精武会学艺主任等职。已出版行世的著作有短篇小说集：鲁素英（1958）、女记者（1961）、红毛丹成熟的时候（1973）、狂风暴雨（1973）、闻人（1977）、微波（1983）；中篇小说：晨光照耀着山村（1969）；散文集：青春的痕迹（1981）。

名作家韦晕在短篇集《狂风暴雨》的序中说："……健康和笃实的文艺作品，则是对读者提供正确的意识和鼓舞其前进和奋发。这种作品，必须侧重内容的思想性和现实性，以反映客观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才能达致教育民众的任务。巍萌的文艺创作路线，一贯来都是沿着这批判的现实主义行进的。前期的短篇小说集《女记者》是如此，今天这本《狂风暴雨》，也是如此。他没有随波逐流，向流行小说投降，是一种文艺工作者硬朗性格的表现。"——旅美东马散文家方挺（韩拍岸），在《平和冲淡、凝重深沉》一文中评介巍萌的散文集《青春的痕迹》，说它是一本真情流露，生活气息浓郁的散文集，且其大多数的篇章在理、意、情、识、气、辞和法上都具一定水准。



力匡

1958年，来自香港的一位著名作家——力匡，在本地的报章杂志上发表了好多好多的散文、诗歌及小说，对当时年青的作者影响巨大。

麦留芳在1978年6月出版的「北斗文艺」（第四期）发表「新诗的流传性」一论述中曾提到：「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本地新诗受香港的影响最深，之后，是台湾的影响较大，其中亦不乏本地创作。谈起前者，我们总得谈谈郑力匡先生。『力匡』是他写诗常用的名。他似乎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停止写新诗。最近，他『重作冯妇』，疾笔而写。作品多刊于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偶尔亦在『南洋商报』的副刊上发表。力匡在十多年前，在本区的『蕉风』『学生周报』及『南洋商报』发表过不少新诗。他对星马诗坛的最大影响，想是『豆干』体新诗的发扬。所谓豆干体主要是指十二行及十六行的格式。记得该时有许多年轻诗人对豆干体趋之若鹜，努力向他看齐。他的影响力稍后更为深远。尤其是他为『南洋商报』编选新诗之时，每日选刊一首，刊于『商余』版上。被选中的作者，皆有『一登龙门』的光荣。」

力匡于1927年在中国出生，原名郑健柏，在育英中学任教，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来星后极少跟新马写作人交往。「百木」是他的另一个笔名，其文笔流利自然，委婉有致；那平易晓畅的字句，有如一道清澈的小溪，潺潺地流过我们心灵深处。这是散文的极峰境界。他已出版的著作有：短篇小说集「长夜」（1954年）、诗集「高原的牧铃」（1955年）和「燕语」（1961年）、长篇「圣城」、中篇小说「阿弘的童年」、神话「诸神的复活」、散文集「北窗集」、诗论集「谈诗创作」(1957年)等10种。郑氏现为新加坡公民。

力匡于1978年10月在南洋商报「读者文艺」版发表「谈散文欣赏」一文说：「散文中可以抒情，可发议论，可叙述事与人。以题材而言，散文可写国家大事，可写自己的快乐或牢骚穷愁，可写亚细安五国外长会议，……但是散文亦可写『江鱼仔』。在文体方面，散文之活动范围也极广，你可以写得直追秦汉，比美唐宋，也可以用大坡小坡的小贩口语入文，散文之为雅为俗，视乎作者之喜爱，也多少受那篇文章题材影响。……」

在1978年里，力匡该是新加坡文章产量的冠军；根据他自己略作统计，在这一年度里，他发表的作品近400篇，总字数在60万以上。他的多产，似无人可以企及。唯到了1982年左右，产量锐减。



子凡

在1970至71年，马华文坛上出现了一位相当辛勤的诗作者，他的新诗都不长，但保持着一种特色：「节省文字，运用比喻，以暗示代替说明」「在创造新鲜的隐喻上见出他的本领」。

——这位诗作者，就是子凡。

林友泉是子凡的真实姓名，于1953年出生在吉隆坡，在双溪威华文小学受教育。初中三那年开始写作；由高一至高三时，是壁报「学海」的主编，同时也主编校刊。

子凡的作品主要的是诗歌、什文，也翻译马来诗。其创作散见于「笠」「教与学」及「茶座」等报刊。1975年5月，他第一本诗集「鞋子」出版了；1977年2月印行了第2本诗集「呕吐」，同年1月，他与采多(洪桂茂)出版了杂文合集「两个后生」。现在吉隆坡一家广告公司担任翻译。曾是「鼓手文艺出版社」的核心人物之一。

野牧在「读子凡的诗」一文中说：「读着子凡君的诗，我一边在脑海里寻索一个很熟悉的中国新诗作者的影子，这影子是如此熟悉，却又一时无从记起，直到我偶然重翻朱自清先生的『新诗杂话』及林莽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廿年』时，『臧克家』三个字才突然浮现出来。不错，我个人觉得子凡君上述两本诗集（鞋子、呕吐）所表现的整体的风格多多少少跟三、四十年代的臧克家有相似之处——不仅仅是『貌似』，而且也『神似』。」

子凡的杂文，也写得不俗。他说：「写杂感很痛快，也很痛苦；它太坦白了。」「子凡诗选」是大马福联会和雪福建会馆第二届出版奖的获奖诗集。

他于1978年6月10日在建国日报「金色年华」副刊「小广场」栏中发表了「开始写诗」一则短文——他说：

「初写诗，以为越难懂的诗就越好，因为诗坛上很多被赞好的诗，自己看得似懂非懂，请教前辈诗人，他们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为了掩饰自己内容空洞贫乏，我也写起这种诗来，东一个意象，西一个隐喻；这里象征，那边矛盾语法……弄到无处无名堂，一句明明白白的话，非颠倒扭曲到高深莫测不可。而所写的非死亡即性，非存在即孤独，那些虚虚无无，连自己也不甚了了。问题。偏偏编辑却看中连连登出来，满足了我的发表欲和虚荣心，于是便越越越深了。

「现在，生活接触面较广了，对生活的体验也较深了，接触到踏实的诗才渐改变过来，以平朴的手法，诚实的态度，写生活中活生生的事物，……」



王润华

王润华是新马文坛的知名作家，年富力强，满腹经纶，在未来的文艺界里，必定有更大的贡献。别署林南，现任教于国立大学。

1941年，他出生于吡叻州地摩埠。在金保培元中学求学时，即酷爱文学，经常在门前的大树下，练习写诗和散文。由于喜爱阅读中国五四时代作家及英法德的浪漫派诗人的作品，因此早期的创作，多是模仿写实或抒情的诗或散文。1962至66年，王润华在台北念大学，对文学创作愈感兴趣，狂热地四处投稿。曾与友人创办星座诗社，出版「星座诗刊」，而且先后出版了诗集「患病的太阳」，散文集「夜夜在墓影下」，和翻译小说「异乡人」。这时期，课余时间，他拼命阅读欧美古今作品，文学境界大为开拓，发现应该超越五四时代的文学成就与理论，因此开始大量吸收其他文学理论与其他流派作家的作品，其中对现代主义有特别浓厚的兴趣。

1966年中，王润华回马教书，67年夏与女诗人淡莹赴美留学，情投志合，不久后在美国结婚。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期间，由于冬长夏短，写诗的泉源如那里冬天的湖水，结成又硬又厚的冰，因此诗作很少，然而他却专心致志的研究中西文学问题，另一方面也继续学习欧美现代诗坛的优良传统。故而于1972年获得了博士衔后，又开始努力写诗，而且诗风大变——从大学时代文字晦涩，偏重自我的抒情诗，升华为文字简约，感性与知性揉合的象征诗。最近出版的诗集「内外集」，便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作。

从1973年底开始，他在新加坡南洋大学执教。除了积极推动本地诗运，还继续用心写诗及介绍文学理论。1978年正致力于创作一本有关新马水果、花草、文物及风俗的诗集。王润华已出版的作品，除了上述三种之外，尚有：「高潮」（第二本诗集）、「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及翻译小说「黑暗的心」等。目前，他担任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副会长，「新加坡文艺」及「文学半年刊」编辑，对年青写作者的影响颇大。1978年12月中，王氏受邀在吉隆坡举行的一项文学研讨会上说：1976年以来短短的3年内，新加坡华文文坛突然进入新的境界，作家和作品有了新的突破，而文坛的新动向又暗示未来的发展。

他说过：「到了80年代，我认为现代文学作者应该去『渗透』所有的刊物，让现代文学作品的优点在多数读者面前露面。争取到广大的读者的信心，现代文学才会被普遍的接受。」（详见「愤怒的回顾」，页98）。



石君

石君，是新加坡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原名吴秀珍，生于森美兰的石船山下，毕业于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学时期就对文学发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学习写作。

她常用的笔名尚有：常秀、方菲等，常在新马及海外报章杂志上发表作品。除了写作外，她对于书法、舞蹈、音乐等，也有一定的心得。已出版的著作有：诗集「绿苔」（1972年），散文集「 踢含羞草的日子 」（1972年）、散文小说集「井外」（1975年），游记小品「豆香处处」（1977年）「吊住的黄昏」（1979）等；她行文生动、朴素、意境清新。

石君在「绿苔」的「后记」中写道：「1953年，我就读于南华女中初中二，代表学校参加全星华校学生作文比赛得了第二名，……这是使我日后喜欢耍笔杆的原动力，……1955年，踏上了南洋女中高中的门槛，我开始写了较多的散文，我知道先把散文写好才能从事其他文体的创作这番道理。……1959年，我幸运地进了云南园，在『新文学习作』的课程里，我照例交了几篇新诗习作给凌叔华教授，在她的爱山庐中，这位当年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老将，以平静祥和的声调告诉我：『你可以写新诗。』从此，我便决心向新诗的道路摸索了。」

石君在她的第三本书「井外」的「后记」中说：「自从『踢含羞草的日子』出版后，我便决心跳出以反映家庭、孩子、学生为内容的这口井，朝着另一个目标努力跃进，我要求突破！也只有这样去创作，才有意义。至于我是否已跳出了井底呢？还望眼睛雪亮的读者，给予公允严正的批评。」

杂文家李向在「豆香处处」的序文中指出：「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作者文字功力的深厚。她这几篇游记写来词藻流丽，音节铿锵，颇有公安竟陵的味。。可是它们留给我的印象，也只止于词藻流丽，音节铿锵，它们所描写的台山水，老实说，在我的脑海中只是一片模糊。这使我想到，写游记（特别是水游记）不能单是写景。景中必须有人，特别必须有『我』。郁达夫的游记什么那样令人回味，就是因为他的游记中永远有一个活脱脱的『我』——一跌宕潇洒的诗人的形象。」

她曾任中学教师、副校长；现任教育部课程发展所高级课本写作员。素热心参与有益青少年的工作，多次接受图书馆的邀请而主持文学讲座。曾任成长月刊」助理编辑，也是教育电视和电台的特约撰稿人。

石君于1983年5月出版《小树小树》，101页。



田农

对于西马和新加坡的读者来说，田农并不是个熟识的名字。要是提到田柯、吴韬这两个笔名的话，也许大家会熟悉一点，因为他曾于50年代末期用这些署名在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一些作品。

田农、田柯、吴韬是田英成的笔名，他是东马砂朥越知名的写作人。其他笔名尚有：田平、奥斯卡等，1940年生于古晋。1958年，他还没念完中学课程就踏出校门，在一家报馆当新闻记者。好学的他，参加厦门大学函授。稍后经营一间书店，同时出版一份文艺刊物，兼编报章的文艺副刊。

1961年，田农前往香港，进入香江大学攻读经济系，1965年毕业。留学香港时，在报章发表了不少的什文、散文及文艺评论等。1966年，返回古晋后，在一家建筑公司任职一年，过后做过一段时期的文具书业生意。1970年起，他重投身于报界，任过数家报社的编辑和主笔。1978年初，他开始在古晋一间独立中学执教，同年年杪辞职；1979年初，前往港台进行学术研究工作。

田农在初中时代，就开始写作，发表各文体的作品不少，而且大力地推行砂朥越的文艺活动。可是近些年来，他对历史与风土的写作发生莫大的兴趣，至力于砂朥越华族社会的研究，相继地发表了一些专论文章，于1977年5月结集出版，书名为「砂朥越华族社会结构与形态」（新加坡联合文学出版社印行）。

早在1965年11月，香港汉学出版社替他出版诗集「子夜诗抄」（笔名田柯）。全书74页，共收28首新诗。在这些诗歌里，田柯以年青人特有的激情和笔触，写出了砂朥越的秀丽山川和景物，歌颂可敬的人民，反映当时的若干事件，力图唤起沉睡的人们。作者响往未来，同情不幸的人们，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也有现实主义的气息；不过，他没有摆脱当时当地的忧郁和苦闷。作者在「后记」中说：这里有太多的忧郁感和沉重的记忆。生活在那灾难的地带，沉闷而什乱的生活，常常造成一个人负荷着过重的思想。……

他又说：由于自己习惯于夜眠，写这些稿大约也多在子夜时分，书名也就用「子夜诗抄」。

1983年中出版评论集《文学与社会》，並主编《砂朥越文化丛书》。



丘梅

丘梅，是北马「海天社」社员，于1964年，与好几位文友在居林成立海天出版社。他写各种文体的作品，但主要的是诗作；原名丘肇飞，笔名有：丘梅、严公正、高跟等。

1943年，他出生在吉打州居林，祖籍广东大埔；出世甫三个月，父亲便遭日寇活鞭活拔而亡，由慈母抚育长大。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曾任职于槟城星槟报社。 1964年毕业于居林党民中学；1967年被吉打州政府委为居林市议员，喜欢从事社会工作；曾于1975年荣膺玻璃市拉惹颁赐P·J·K·有功勋衔。已面世的著作有：「采访线上」（特写集，1977年）、「灵泉」（诗集，1977年）等。

「灵泉」是一部14行抒情诗集。黄梅雨说它「可以说是马新华文文坛第一部出现的这类著作」；共收集51首14行诗，在1962年至1977年之间写成的。丘氏也常写散文，文字自然流畅，析理抒情，恰到好处。

——他在「采访线上」一书的自序中写道：「……由于采访工作的关系，使我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其中有雄壮的一面，也有凄凉的一幕，有充满光明的地方，更有阳光照不到的陋巷。总之，这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一个活生生的人类世界……当我深入社会的内脏，我才发觉它原来还有丑恶的里层。尽管这个社会呈现许多不规则的角度，但是我的感情並不因为现实的冷酷而硬化；当我看到雄浑的场面时，我就会激动得心头跳动；当我目睹人间的不平事，我就会义愤填膺；当我看见悲惨的事件发生时，我的眼泪就会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我尊敬的是有灵感的人，因为这个社会越多有血有泪的人，我们才能感受到人性的光辉。……在社会上，我遇到许多善恶不分，虚伪奸诈的人，但是我也接触到许多急公好义、古道热肠的人。对于坏人，我唯有悲哀地叹息；对于好人，我会引吭歌颂。我始终这样坚信着：正义仍然埋藏在大多数人的心头……」

1978年杪，丘梅以两篇散文「走过坟场的路」和「生命。青春。梦魇」，获得第三届南马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散文组「萧畹香青年文学奖」。

丘梅于1983年荣膺大马最高元首陛下封赐A·M·N·勋衔。



冰谷

冰谷是北马著名的诗人及散文家，原名林成兴，又署林牧野、林荒，祖籍广西容县。1940年，冰谷出生于吡叻州王城江沙附近的沙容，那是一个江水泱泱的吡叻河岸的小甘榜。

为了工作关系，他的父母曾迁居过几个地方，如太平附近的峇都古楼，江沙附近的硝山、万浓等地；就因为生活不安定，所住的地方偏僻、交通不方便，所以冰谷迟到十一岁那年才入学。那时他们住在吡叻河岸另一个小甘榜色那窝（沙容对岸）的胶林里，距王城约有六哩路。他每天清早帮父母割胶，中午与邻居三个孩童背着书包，手拿雨伞，风雨不改，走三哩橡林小径、三哩柏油路，经过巍峨壮丽的苏丹王宫，到江沙崇华小学去上课；念的是下午班，每天放学回到家里，已是群鸟栖窠的时分了。

就在那年，全马实施了紧急状态，所有散居偏僻地区的华人，受令集居到铁刺篱围绕的新村里。冰谷与家人于是被迫迁到万浓路上——离江沙五英里的瑶伦新村；他也就改读新村的小学了。已故的马华作家梁园也在那间学校就读过，他比冰谷高三班。较后，小说作者黄戈二也被派到这间小学执教多年，数年前才调回怡保。

冰谷的双亲只在瑶伦住了一年多，为了方便工作又搬到江沙郊外了，冰谷也就回到崇华小学念书。这时他已是个三年级的学生了，在半工读的情况下，由小学而中学，直到高中毕业——那是1962年的事了。翌年，他离开王城到吉打中部的美农，在一个大园丘里做管工主任之职直到现在。

他与文友出版的合集共有：「我们的歌」「四月·我们」及「橡实爆裂的时节」。1966年1月出版诗集「小城恋歌」，1973年初出版散文集「冰谷散文」。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收入他的散文及诗歌多首，文笔秀逸，音调铿锵，叶合雅丽。

冰谷说，他读朱自清和徐志摩的作品，也读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只有通过了深入了解，才能扩大自己的视觉，进而提高作品的深度。

他在「冰谷散文」自序里说：「良好的生活环境，并非写作的先决条件。这是本身的体验。六五、六六两年，在园丘北区一间年久失修的陋屋里，在没有亲友促膝畅谈的孤独中，夜夜，在荧荧如豆的煤灯下忍受着群蚊的侵扰，我竟写下了本集中大部份习作。」

1982年7月出版散文集「流霞·流霞」（作协文库第1辑之十），原上草作序。



艾文

1967年4月，北马诗人北蓝羚出版了诗集「路·赶路」；1973年，艾文出版诗集「艾文诗」。

北蓝羚就是艾文，一署张梓，是60年代中期写得颇勤的诗人之一。原名郑乃吉，祖籍广东惠阳，1943年3月在威省一小山村——打锡肚出生。幼年家境贫穷，住茅草寮，过着淡茶粗饭的日子。

1961年，艾文在大山脚日新中学时就开始写诗了；最初的发表园地是光华日报和星槟日报的文艺副刊。1963年，槟城日间师训学院毕业，现为教师。主要的创作是诗和散文。除了单行本「路·赶路」和「艾文诗」之外，尚有1973年出版的合集「大马诗选」，内收他10首诗歌。

北蓝羚在「路·赶路」的「后记」中写道：「我出诗集，因为我需要营养。我更盼望去踏出平坦的路，好给自己摆脱黑暗中的摸索。……我明白，我始终未能树立起自己的独创风格来；原因是我常常不满意自己，而希望在改变的尝试中有所探求而努力。」

林琼在新明日报副刊「青园」版发表「新诗杂话」，针对北蓝羚的诗集「路·赶路」这么评道：「北蓝羚的诗，很少写得激昂慷慨的，他常作委婉的叙述，感情的抒怀，多向抒情方面发展，少作说理的诗篇。……北蓝羚的诗是写得不少了，这本『路·赶路』的诗集里是收集了他一九六七年以前的作品，而一九六七年以后至一九七零年的作品似乎渐渐趋向『现代派』的路向了。」

艾文曾于1970年11月间，在林福利主编的新明日报「青园」副刊「我们对文艺界的感言」专题中发表谈话（他的题目是「秤一下我们的文坛」）说：「我们文艺落后人家半个世纪有余。如果大伙仍旧像鸵鸟，闭门造车的话，那么，马华文坛的将来恐怕就只有歇书的出版了。」较后，他对「展开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主要建议包括：设立文学奖金；作家地位得以法律保障；提供园地培养专栏作家；成立作家协会后建立文艺「邦交」；展开出版业的强大发行网；提高稿酬是尊敬作家的尊严；学术界应该对文坛注射「热忱」针，而不是采取冷漠观望的态度；建立读者对作家的信心，那就是拿出好的作品来；他主张：文艺「百花齐放」，而不是「一枝独秀」。

80年代，他以郑变的笔名在华商报发表不少的杂文。



艾芸

「即使环境如何的变迁，这颗热爱文学的心，坚信是始终不渝的；因为只有它，生活才踏实，也加强了工作的信心。

「在整理旧作的过程中，蹉跎岁月的感触油然而生，而警觉自己已经不再年青了。徘徊在文艺道路上，瞻望前程，只有鞭策自己赶紧努力，急步踏上未竟的征程。」

——这两段话，是南马写作人艾芸，在他的第一本结集「望尘集」（诗歌、散文集）的「后记」里说的。

梦平在「望尘集」的序中说：「艾芸始终有自己的创作风格：不事雕琢，朴质淡雅，平易地述说感受，坦诚地一抒己见。他总是那么的诚诚恳恳真真切切，就如他的为人一样，天性淳厚，胸襟豁达，和蔼朴诚。散文最能代表作者的性格，这端的不错。……收集在『望尘集』里头的诗文，是艾芸由学校直到社会磨练以来的主要作品，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文笔流利自然，委婉有致，毫无青春期的假愁，却不乏自然率真之美，而且描写活鲜有趣。……我们承认，艾芸在艺术表现上或技巧的表达上，尚未尽善尽美，未能充分的使用『形象化』的艺术手法来表达，而给人一个具体的印象；在文字上也有些微瑕疵，有的似未能充分完成表达的效果。此外，在题材的选择方面，也稍嫌不广。」

艾芸，原名丘声明（辉明），祖籍广东丰顺。1940年生于柔佛文律。在新文龙中华中学念完高中，新山日间师训学院毕业，曾担任昔加末加叻学校校长数年，现为柔北某大型华文小学的副校长；教余之暇，他常从事社会工作，于1965年间获得柔佛州苏丹颁赐ＰＩＳ勋衔。他常用的笔名有：艾芸、菲萌、古刃、古樵民等。

他曾在一次访谈中回答说：马华文艺就是华人文化的缩影。文艺绝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风雅玩意儿；而文艺工作者，不应被讥为扬名出风头。尽管有人认为马华文艺日渐消沉，濒陷于低潮，然而，在大马文化的领域中，马华文艺起了烘托的作用。文艺蕴蓄了爱国精神，捍卫着各族固有的优良传统，排除西方颓废思想的风化，充实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在时代的洪流中，马华文学好比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当代华人社会的特质。

现任大马文化协会柔佛州分会署理主席等，曾任大马作协（华文）理事会上诉委员。——1981年6月，柔佛州马青分团出版了文艺丛书：小说合集「梦魇岁月」、散文合集「窗」，这是该分团于1980年主办全国马华文艺创作比赛的优胜作品；由艾芸和田里夫写后记，沈玉璧写前言。



年 红

1969年，南马和北马吡叻州的一群文艺工作者，经过了一段艰苦的筹备，终于宣布两个文艺研究会诞生了：「南马文艺研究会」和「吡叻文艺研究会」；前者的首任会长是张发（年红），后者的第一届会长是徐持庆（叔权）。

「南文会」以发扬文学和艺术，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及提高文化水准为宗旨。凡柔、呷两州人士，对文学与艺术爱好者，并愿共同负责，推动艺术事业，赞成该会宗旨，且愿遵守该会规章及服从议决案者，均可申请入会成为会员。——该会筹组于1968年，翌年9月30日获得正式注册，发起人是年红、马汉、梁志庆、梦平、高秀、蔡淡等写作人。年红蝉联7届会长以迄于今，在他领导下，殊有贡献，曾通过马六甲和新山两个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华文组），举行过几个文艺座谈会，并主办过三个影展、一个画展、一个雕刻欣赏会、一个国际名家艺术作品邀请展览会、一个全国儿童绘画比赛优秀作品展览会，曾与吡叻文艺研究会合作于怡保举办了「李晋华儿童摄影展览」，编印「南马文丛」6本集子（年红著「夜医生」、梦平著「早风」和梁志庆著「向阳的生命」、静华著「土地的儿女」、端木虹著「从黑夜到天明」和爱薇著「晚来风急」等。），并于1976年首创「马华青年文学奖」（至今已举办5届）。

年红说，主办文学奖，目的在于鼓励新血积极从事创作，同时也希望藉此唤起商业社会，重视文学的发展。他表示非常感激王万才律师、拿督刘金钟及萧晚香先生等慷慨解囊，每年捐献一千元的奖金。

「南文会」在西马文坛有不俗的表现，会长年红和秘书梁志庆居功不小；赞助人已故摄影家李晋华和写作人郑易也助了一臂之力。该会顾问是黄崖、黄润岳、谢又斋和韦晕等。

年红原名张发，其他笔名有：鲁师、夏之雷、晋溪、易兆等。1939年12月15日生于柔佛麻坡，已出版的著作计有：小说散文集「鸿沟」，小说集「夜医生」「舞会」，寓言集「黄瓜公主」，学生剧场丛书（十二册）。主编「泰来儿童丛书」第一辑（十册），其中五册是他的作品，即：寓言「狮子和老虎」、民间故事「河边的黎明」、童话诗「他们三个」、教育广播剧「播种的人」和翻译儿童小说「扑满破了」。散文集「文坛漫步」。张氏学富见远，精明强干，

张发曾于1972年荣获「敦拉萨文学奖」，为全马华裔人士首位获奖者；现任居銮加亨华文小学校长，大马作协首届理事会研究主任。



艾骊

在新马为数不多的女作家群中，艾骊可说是一位才女，精通英、法、马来及阿拉伯文，曾任南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华语讲师。

她原名马琳，一署文骊，生于1926年，出自名门，世代书香，令尊马天英是大马回教的华人领袖。她秉承庭训，笃奉回教，以仁爱待人，且重孔孟儒学。战后南来，曾任马来亚电台新加坡总台新闻广播兼编译13年，也担任过吉隆坡海外广播组华语节目主任。近几年来，旅游欧陆、英国、中东、日本、东南亚各国，见闻广阔，著作和翻译作品包括散文、传记、随笔和游记等。1978年7月，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印行第一个单行本「艾骊散文集」，收集散文25篇，多隽永有味。合集有「妇女作品专集」。

1971年，艾骊在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新年代」发表散文「我最初的投稿经验」，文中有几段她这么写着：「最早给南洋商报写稿，是关于蝴蝶兰。那是一九五零年到台北市郊士林去参观蝴蝶兰花展之后，被美色，香味映得、薰得醉醉痴痴，回家去一闭眼就是兰花的清丽和娇姿，结果写了短短的一篇，投寄当时的周刊『星期六』，居然也发表了。编者还将『星期六』寄给我一份。……中学期间，非常喜欢看小说。苏联的高尔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可夫，法国的莫伯桑，大小仲马，雨果，美国的马克吐温，爱默生，霍桑，欧文，挪威的易卜生，丹麦的安徒生，英国的沙士比亚及狄更斯……各家的巨作，几乎一本接一本地吞食下去。厚厚地一本不满两天就看完了。加上当代巴金，鲁迅，茅盾，徐志摩，谢冰心等等多篇杰作，中西参揉着入迷的程度，恐怕比现代一些买万字票的赌徒还厉害。……去国离家之后，离开了所有的熟人和友好。乡愁使我时有所感，经历的新事物，看到的新境界也使我启迪智能，扩展视野。记日记，写长信成了学习以外的主要精神寄托。事实上，我没有什么写作的经验，没有挣扎过，没有一心想去投稿，更没有跌倒了爬起来，再接再厉的精神。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写了出来，报馆大概也就糊里糊涂地刊印了。虽然我认为『兴趣跟爱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虽然我赞成『有现实的感受时，有亲身经历时，立刻抓住将它写出来』或者就是这么一点，但这也不值识者一笑！」

在「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散文篇」里，可读到艾骊的「南大行」。译著有《畸人》。另用丽水、蓝田等笔名。



李有成

目前尚在台湾深造的李有成，原是槟城活跃的年青诗作者；李苍是他的笔名。他也是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者。

他原籍广东台山，1949年出生于槟城，毕业于钟灵中学后，自1968年起到吉隆坡担任「学报」编辑。于1969年8月，与牧羚奴、姚拓、白垚接编并改革「蕉风」月刊。1970年8月赴台湾，攻读国立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一面教书，一面在台大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主修英美文学，并从事翻译工作，也写评论文章，作品散见吉隆坡「蕉风」，和台湾的「中外文学」「中华文艺」「幼狮文艺」等杂志。

1970年，他与麦秀、思采、归雁、梅淑贞、江振轩、慧君等组织犀牛出版社，出版诗集「鸟及其他」。他在该诗集篇首的「作者的话」中说：「收集在这里面的诗，全部完成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间。其中有不少是我在创作当时的生活、感情、经历的记录；因此，对于那些已经不再回头的岁月，这些诗应该算是一个纪念。另外的一部份，记录的却是那时我对某些发生所引起困惑、感受与思考，以及对于未知的发掘、沉思和探索。

「在创作上，这本诗集展示了我无数个不同的诗的经验世界。每一次新的诗的经验世界都令我感到无比的欣喜和惊异。由于揭开一个又一个不同的诗的经验世界，我得以扩展或深入诗的领域，并且不断地试验新的技巧与形式，追求及提炼更接近我们的时空的诗的语言。」

1970年12月，槟城同乐会的文化节举行的文学研讨会，李有成在提出的论文「马华现代诗的一些探讨」中以为：现代诗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叛逆」，但「叛逆」绝非漠视传统，也不能与「破坏」混为一谈。老旧的表现已无法表达出现阶段诗作者的感受与思想，诗作者必须自创一条道路，这是「创新」。我们不否认目前有部分诗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有良好与正确的表现，但更需要关注的还是那些在摸索中步入错误的极端的诗作者。现代诗是一股「叛逆」的洪流，如果没有「叛逆」就不会产生「建设」的概念，要想建设更不能忘了对传统的探讨。传统未必均属陈腐，也未必全要推翻。它有存在的理由和本能，如将此理由与本能让「现代」承继，则方为真正有血有泪的现代，甚至已包含了传统的精华。



冷燕秋

在60年代初期，当麦留芳还未到台湾及加拿大留学的时候，以一个中学生的身分便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了不少的新诗，他常用的笔名是「冷燕秋」。

1941年，他生于吡叻怡保，1967年出版诗集「鸟的恋情」。出国了好多年，已考获加拿大的社会学博士，1971年返回新马，在新加坡大学执教四年多，曾任南洋大学社会与心理学组讲师。1971年底至75年，他在「蕉风」写专栏「流放集」，笔名也是新的，叫「刘放」，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几乎是无所不谈，那些篇章多是有结构的理论文字。他在「有色显微镜」一文中说：

「思想方法就如一种生活及知识工具。这工具如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它可以帮助使用它的人左右逢源，凡事迎刃而解。再艰难再繁浩复杂的知识经此一刀一割，必然条理分明。另一方面，具有此刀的人，亦必然知道如何择善而固执，亦勇于认错。这种处世观点当然乃受其教育及思想背景所影响。当一个人对所遇问题了解透澈，他就不会戴着有色眼镜去衡量一切事物。他亦不会一味以不是为是，以不知为知。这种人可以说达到不骄、不惑的境地。故此，大学之教育目的虽名为二，其实仅一。这一就是思考的方法。正确的思考方法。」

诗集「鸟的恋情」这本32开85页的诗集，由青春出版社印行，以真名（麦留芳）为署名，内收42首诗歌，和自序及后记；过去收在合集「我们的歌」的诗作也包括在内。他与忧草、年红、冰谷及林绿的5人合著「我们的歌」，于1962年9月由香港艺美图书公司出版，内收他的9首诗：七月时、离别、旧日、盲人、怀望、我的心在马六甲海峡、两年、致唱者、打扪路之晨。

他的杂文，兼有诗人的敏锐观察与社会学者的研究心得，讽世劝世两者皆备，有独白也有传统，有机智也有睿智，明志而致远。后来由吉隆坡蕉风出版社出版的杂文集，就叫「流放集」，收入他多年来发表在「蕉风月刊」「学报」的专栏文学与杂文，写作时间从「流放」海外到任教南洋大学，可谓一个诗人直面社会的思路历程。



杜 诚

出生于麻坡的杜诚，现时是新加坡极活跃的写作人，擅长写诗，也写理论，是「新加坡青年」和「南洋教育」的执行编辑，也是「新加坡文艺」五人编辑之一。原名杜珠成，新加坡公民，祖籍福建晋江，1935年生于柔佛麻坡；1962年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曾任南大中文系助教，现为南侨女中华文教师。著作有：新诗集『马路之歌』「美丽的国土」；理论集「文艺随笔」；游记「行踪」『行踪二集』「行踪三集」；散文集「火」「花蕊山随笔」等。他的诗作朴素清新，热情洋溢。其他的笔名有：杜生、于非、杜周等。

他在第二本诗集「美丽的国土」的后记中说：「一九六九年我把过去发表的诗作中选择了一部份，列为『南洋教育文艺丛书』的一种，出版了『马路之歌』。里头所收集的作品都是从一九六〇到一九六七年，包括了我在求学时期及毕业南大出来社会工作几年间所写的。由于社会经验，生活阅历都很有限，作品的思想内容当然还很肤浅。从一九六八到去年，我继续写了一些。此外，我还写了一些散文和理论之类的文字，但我对诗歌的兴趣依然是很浓的。这本『美丽的国土』收集了这几年来写作的一部份诗歌，共有三十五篇，从数目看来是少了点；但在内容方面，我想和早期写的多少有些不同了。」

1978年7月间，杜诚出席一项由杨松年主催的「诗的题材及其表现技巧」的座谈会，他发言说：「诗是以最精炼的语言文字，用最适当的技巧去表达最丰富的思想内容。所以，应先有内容，才能决定要用怎样的技巧。诗的出发点是内容，就是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但是，诗是要给人看的，所以这感情不应限于个人，而应是与群众有连系作用。易言之，诗的题材，是与诗人生活的经验，立场，思想，观点及艺术修养有关。技巧是表达方式，原则是要让读者明白，所以表现技巧虽然应多样化与含蓄，但文字要照顾内容（用形象化的语言文字表达），要合乎文法，不能令人不知所云。诗写成后常要修改。艺术的生命应是要超时空的。读者教育程度影响不同的欣赏程度，但作者不应为了读者而降低自己作品的水准。」

1983年3月2日，杜诚在大马的「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发表「促进文艺交流」一文，他写道：「……新马两地尽管分了家，但不同语文源流的文艺作品，如能互相交流，则不论对那一个国家的文艺发展，都是有好处的。何况，新马两地只是一衣带水之隔，无论是地理、历史及人文各方面，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促进新马两地的文艺交流，应该是可行而且值得去的。……」



吴岸

对于砂华文艺，我们所知道的是很有限的；过去似乎还没人把有关的史料有系统的加以整理，所以造成新马的读者一向对砂捞越的华文文学界没有印象。

东马的李林和林英，最近联合整理了一篇专文「1975年——1978年砂华文艺界点滴」；他们在「报章副刊」一项中告诉大家：「在出版文艺书籍及文艺刊物风气不盛的砂捞越，报纸的副刊本来是刊载文艺作品的最重要和主要的园地，但是，近年来的情况却起了很大的变化。在过去，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文艺活动曾出现过高潮，报章也大量刊出文艺作品，好些报纸都有一个以上的文艺副刊，在质和量方面，都相当可观。近几年来，文艺活动处于低潮，好些文艺副刊被剪稿所代替了。这就是近年来报纸上的文艺副刊比不上过去那么热闹的原因。由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八年，砂捞越共有八家华文日报，一家三日刊，一家周刊和一家半月刊在出版，虽然各家报馆对待文艺副刊的态度不一，但是，各报大致上说都辟有文艺副刊，就质与量上说，各报之文艺副刊亦有甚大的距离。」

在砂华文艺界里，比较受人注目的写作人应该是：巍萌、田柯、三厄斯、吴岸、韩拍岸、鲁钝、田思、洪钟、克风、谢永就、钟羔音、煜煜、李一文（蔡存堆）彭湘云、徐毅、俞雪凝、吴密（吴绍贵）、文文、黄子、韦洲、云絮、白雪、静仪、陈君芸、黄琳芬、叶雨亭、凡凡、杨华、梦羔子、志群、沙仑、宇芥、林紫芳……等等。新加坡可说是马华文艺的发祥地；在砂捞越未出现真正的本地文艺之前，吴岸就跟巍萌一样，开始向新加坡的报章杂志投稿了。丘立基是吴岸的本名，祖籍广东澄海，1937年7月24日生于古晋。其他笔名有：叶蒙、叶草、温戈等。现居砂捞越古晋，是一家大企业公司的秘书。

1962年，吴岸的第一部诗集「盾上诗篇」由香港的新月出版社出版，全书100页，收集了25首新诗，杏影在序文中写道：「吴岸先生的这一本诗集有清新诗气味，……诗集里面的诗的语言都很突出新鲜，但却一点也不艰深，因此其所表达的情感也就亲切动人。」

周粲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集里，选了吴岸的五首诗。曾主编当地报纸的文艺副刊「拉让文艺」。1982年出版诗集「达邦树礼赞」，内收诗作六十多首，内容清新，形象深广，语言精炼，饱和着丰富的感情和想象，可使读者获得艺术观赏的美感外，对生活真理的认识与探索，具有启发性。所以马华著名作家、文学史家誉为是「形式与内容雨皆上乘，结合得好的诗集。」



吴海凉

不论在台湾、香港、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都有许多华文写作人，连续出版了好多胡绉成篇的单行本，他们那患着贫血症的作品始终只给读者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很难引起共鸣。但也有一部分惜墨如金的作者，我们只要读了他唯一的一部著作，便对他有着深刻的记忆，历久不忘。

曾在吉隆坡新闻界当记者的吴海凉，是属于后者的青年写作人。读过他的散文集「忘海的日子」，我们会觉得吴海凉并不是赶着时髦的作者，其作品有一定的社会内容。他于1951年出生，祖籍福建福州；在吉隆坡某大专毕业后，担任记者一段时期，1977年中赴英国留学。1976年，他的散文集「忘海的日子」，获得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全书153页，收集24篇散文，可读性强。他在「拉满的弓」（代序）里写道：「第一辑：献给伟大不死的心灵……共有十二篇文章，内容有论述文字，也有评介当代思潮的文章。……这辑声明是献给不死的灵魂，只聊表我对一部份人，穷其一生对真理对知识的追求的一种敬意，一如佛洛依德和汤恩比等就是。我会重视这一辑，它是我生活与思想的结合，也是我思想的遗迹。第二辑：献给我已逝去的年华。我的过去充满段段抹不去的哀伤史，个人的，家庭的和社会的。我是在1969年开始我的文艺创作，此后在文友的鼓励下，我也断断续续写下数十篇的散文，这些散文有抒情抒意的（我不认为我的散文笔调是十足抒情的），也有对时代触及生命本质深深感触及探索后的文体，它只代表我由童年步入成年期这段年时光内的心灵历程。那是我已逝去的岁月，它有太多的悲伤与不快，但我会珍惜它，就好像我珍惜我的生命一样。……文学创作是长远艰辛的工作，它的价值与意义，不是可在短短时期内就能看到。只要一身敏觉和人性还未完死去，我说我要工作下去。」

海凉的散文「在火中自焚」，发表在1977年6月间出版的「鼓手」刊里，他写道：「每个人一生中必有挣扎过，可能为学业，为爱情，为理想，为类的将来，也可能为了一些个人不值得回想的得失。……就因为我曾无休止挣扎，为了个人的，社群的及全人类的，我才实实在在在现世之中，才发觉切还不够美满，还须要你以你的抱负你的情怀你的爱心去改造，去影响，去扬。」



何乃健

在过去出版的「南洋文摘」月刊上，我们常常读到这么一则小广告登着：

「『碎叶』这本诗集出现于此时此地，虽不敢说有如标立荒苑的奇葩。但它的欣欣向荣的风姿，确足以为寂寞已久的诗坛，作一番美的点缀。由于诗人响往自然，因而把大自然的声籁和颜色，收在笔下；读这本诗集，使人深深地体会到『诗中有画』的意境。然而，更可贵的是，诗人并非一个超脱于世俗之外的大自然的讴歌者，他诗中所歌颂的大自然，是和他对生活的热爱浑成一体的，从他的诗句所织成的景物当中，可以窥见大自然幻化万端的奥秘，从而领略到它的庄严静穆的美。」

——这样的赞赏，这份荣誉，是属于诗人何乃健的。当他十九岁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那一年，便出版了这么一本不同凡响的诗集，被公认为马来西亚最佳的小诗作者。笔名湄南等。

他原籍广东顺德，于1946年生于泰国曼谷，1953年移居槟榔屿。1972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获农学士荣誉学位。曾任马大农学院及沙登农业大学助教。现任职于吉打州慕达农业发展局，负责监督属下27个农民协会的行政及管理，以及农民的训练工作。已出版的著作有：碎叶（诗集）、那年的草色（散文，1976年）、流萤纷飞（诗集，1978）等；学术著作则有包括以英巫文写作有关马来西亚树胶、油棕、茶树所患红根病的生理、农民协会的发展、资金成长、农业贷款、农业推广策略等论文。

何乃健的散文清丽美妙，神采飘逸；收在「那年的草色」集中的33篇散文，以抒情为主贯串着作者在求学和工作的过程中思维的记录。他尝试将他个人对生活的体验和生命的探索，作一番淡墨的素描；过去的生活对何乃健来说，正如散文集自序所流露的：「宛如一道蜿蜒的山洞，有时河水清澈，水面回荡着落花；有时水流湍急，漩涡暗隐于乱石间；有时河道折入氤氲森然；有时又泻流为瀑布，水花溅飞。」可以在这些散文中，看见一个「倔强的灵魂」常常在笑中含着泪影，泪影中又闪煜着期待的辉芒。」以后作者在那段奋斗的日子里，如何让他的那一颗心「像一条小径上的泥土被自己的脚步踏得越加结实坚强。」

何君是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举办的1981年度第4届文学奖的优胜者，以散文作品「灯下篇」「土崩」「橡树里的坟」和「生命只能划亮一次」荣获散文奖。



何紫良

有人说：何紫良是一位社会与时代意识强烈的诗人，其作品时常流露出一种读书人对时代的怆伤与大马华人社会文化矛盾的慨叹。他的厌世与抚时，都贯穿在他的散文和诗里。

他原名何启良，常用笔名：何紫良、李雄芳等。于1954年10月生，原籍广东南海；毕业于吉隆坡国民大学，现在担任拉曼学院讲师。在大学里，他攻读社会科学与人文系，喜欢从事访问及调查工作，然后为文发表于马、港等报刊上。已完成的主要的调查工作有：㈠马大、国大及农大华族学生读书习惯调查；㈡马来文源流和华文源流的中学生对生活、社会、学校零用钱的问题比较。

1976年，他获得日本航空公司奖学金，前往东京上智大学进修亚洲课程六个星期。1975年，他以散文「这种眼神」获得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出版基金，而出版第一本创作集。1977年出版诗集「刻背」。从初中三开始，他便爱好写作了。他在「刻背」的「后记」中说：「在现时的自由中国文学里，现代散文已经发展成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马华文学在这方面的努力，远不及现代诗成果的可观。现代散文的形式与节奏，配合着思想起伏的发展，经已突破了五四时代对一篇散文的要求。我认为，散文语言的发展必须遵循音乐的法则和语言法则。一篇上乘的散文，无论是古代的或现代的，都具有浓厚的语言变化和音乐声律。苏轼的『答李端叔书』，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余光中的『蒲公英的岁月』，杨牧的『绿湖的风暴』，都是引导诗意象的启发与音乐性很浓的佳作。三十年代的散文虽不乏佳作，但从这个角度看去，都显得不够功力。」张瑞星（张锦忠）在「刻背」的序文中说：「作为一个诗人，何紫良所服膺的，是诗的入世作用，此志不可谓不大。他的诗，是感时恨别的移情，感性浓于知性，叙述多于意象的呈露。……何紫良的这卷诗集，除了『受控制的强烈感情的洪流』外，更有见证他『一个杰出的散文家也应该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这句话的试图。」

蕉风月刊于1977年6月号出「诗专号」，何紫良发表了短论「马华现代诗与马华社会」，文中对马华现代诗是否反映出马华社会面貌与精神作了初步的探讨，结论是「否」。他也对当时流行的浪漫江湖的诗风、禅味看来很浓的则故弄玄虚的诗，以及表现年轻人的苦闷、焦虑、烦恼的作品大加挞伐。诗友们觉得他本身「不能以身作则，严于求人，疏于求己」。经过一番反省，自此他的诗风也略有改变了。



完颜藉

完颜藉，是目前新加坡重要的作家之一，所出版的作品及译作虽不多，然而却被公认为宏儒硕学。原名梁明广，约于1931年生于广东海南岛，45年移居新加坡。笔名尚有「公孙渔」「黎骚」。在50年代，就有作品在「南洋月报」刊出。南洋大学文学士。1967年2月任南洋商报「文艺」版编辑，揭橥起「现代文学」的大旗，在该副刊常见的作者有牧羚奴、南子、零点零（颜学渊）、谢清、蓁蓁、孟仲季、陈君（君盈绿）、贺兰宁、文恺、流川、英培安……等等，使不少的写作人掀起了现代文学创作运动。几乎成为文坛的风尚。1971年，他与牧羚奴合编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文丛」版。他写诗，写小说，写影评及评论等，78年，他主编该报的「咖啡座」副刊。

「填鸭」是完颜藉的第一本结集，早已脍炙人口；读了他精彩的文艺理论、书评、影评、散文、小说及随笔，不能不同意这是一部有见识、有胆识的马华现代文学的开拓者的心血结晶。他在「开个窗，看看窗外，如何？」这篇理论中说：「文学与艺术都是人心产物。而人心是复杂多端的，复杂多端到我们不能并且不应该用任何框子去框死它。要框死文艺的内容，我想非得先框死人心不可。人不像其他畜生，给予温饱之后，便可以被局限，满足；老死在一个圈栏里。人除了温饱外，会有许多许多永无休止的要求；这些要求，也就是人类这么久以来无法被约束，无法太平的主要原因。要求文艺『必须』（一定要）教育人生，使人最终止于至善，我想既然经过教育与政治（撇开许多载道文学不算）一路来这么多代的不断努力，仍无法使人止于至善，那么诗、小说等文艺作品更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法力，我这么说，并非反对文艺为人生服务，文艺可以为人生服务，但不能圈死文艺的目的只可以（必须，一定要）如此。作家与艺人如果有通过艺术手腕去为人生服务的诚意，他应该为之，（因为文艺的内容是无极限的。）但如果要一个连自己温饱都无法顾全的艺人或作家去启示及教育他人，那就未免太滑稽了。」

完颜藉这番卓见，未必会让许多人「信服」吧。他有三首相当长的现代诗，编入「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里，他的诗有「奇特的意象，沉雄的节奏」，善于创造情调和气氛。1970年，他翻译乔哀思的长篇「尤里西斯」在「蕉风」连载多期，文艺界人士都重视这本名著首次以华文译成。



宋子衡

「……凡是作为马华写作人一份子，而又有良知的，谁都希望马华文学能欣欣向荣；这到底已挣扎和奋斗了六十年了，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让它溃塌的，如果长进些，在这个时候大家还能够发挥出一些什么来。何况这硕果仅存的精神，也是每一个写作人都有共同的责任去袒护和保养的。

「后生的一辈，当然不会明了几十年前播种者所化去的心血，不过，到底我们已确实地承继了一些什么。一个不见经传的名字，一种被认为已日趋腐化没落的文学，上流社会和高级知识份子可以扬弃它，杜绝它；但整个民族历史却需要它，尽管它的实质是那么的薄弱，价值是那么的低微。

文学既可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当然也可作为雕刻心灵的艺术，但殊途同归，结果它还是被称为文学。在文学领域里，派系之争在所难免，但如果能够冷静的思考一下，这争执到底产生了什么后果，所得的又是什么益处。如果要争论过后，还不是只留下一道高高的藩篱而已。这种隔绝是残忍的，无谓的。任何文学类型，任何流派都该有其自由发展和存在的绝对权利。如果要一个文学体系能够保持健全发展，只有靠写作人的精诚合作，谅解和容忍，才能完成这目的。……」——这段卓有见识的文字，是北马著名小说家宋子衡致写作人的什文「唯一的光源」，77年8月20日刊登在南洋商报「读者文艺」版。

宋子衡，原名黄光佑，祖籍广东惠来，1939年出生于大山脚；曾肄业于大山脚日新小学，唯念到五年级即辍学了。在12岁时，即被夹扎于社会洪流中，今为一名纸扎工艺的商人。

1960年，他开始以梦岭、沙苗、少明、迅羽、黄杰等笔名，在星槟日报、光华日报的文艺副刊发表诗及散文。1963年过后，方以「宋子衡」为笔名，专写小说迄今。1964年成为海天社社员；1971年与北马文友合创棕榈社，并负责所有出版事务。他的处女著「宋子衡短篇」，于1972年出版。

宋子衡的小说，构思巧异，字字珠玑，甚获好评；初期发表的小说多以写实为主，后曾沿袭现代派，惟没什么优异的表现。到了「宋子衡短篇」出版后，他的创作手法多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作品亦多以探求人存在着的基本位置为主，被公认为「对人性、道德、善恶问题表现得最敏感，也探讨得最多的一位小说家」。他曾以短篇「香子」「冷场」荣获大马文化协会颁发的第2（1979）及第3届文学奖（小说奖）。1982年杪，以作品「修堤这回事」荣获大马作协／通报短篇小说奖的优秀奖。



林 方

60 年代初期新马文坛出现了一位杰出诗人，他的诗作带来了一种新的惊喜，他尖锐的评论充满争执性；他更积极参与刊物出版，埋头于新恩潮的推介，许多人都说，他揭橥起“现代诗”的大旗。早在1963年，这位洋溢着卓然不群的书卷气的诗人，写了一篇长达二万言的《马华现代诗运动的经过》，发表在菲律宾华侨周刊第26卷第11期的文艺版上，是该刊特辟《马来亚华文诗坛专辑》的压轴文章。

大约于1966年，这位诗人在新加坡从事印刷业。从此，他主理的印刷厂替人印刷了好多书报，而他本身，却忙得搁下了那枝生花妙笔。1982年9月出版处女诗集《水穷处看云》，共收写于1957至82年间的56 首诗。即将出版的有诗论集《一株毒草》。

这位名噪一时的诗人，就是林方。他本名林赐龙，原籍广东潮安，生于1942 年10 月24 日。学生时代主编过纯艺术刊物《星座月报》及《图画新闻周报》。他是新华文艺界首位写及发表现代诗的诗人。

林方曾被台湾已故名诗人覃子豪许为充满希望的年青诗人，也是名散文作家君绍的得意门生。他除了创作诗歌及评论外，也以萨那隆等等笔名发表了不少散文。60 年代初期，他的作品多发表在《蕉风》《学生周报》《荒原》《星洲日报》及港台杂志报刊上，并以水东流、范爱静、子范、帝龙、柳青等署名发表有关文学、绘画、雕塑、音乐、电影、舞蹈及摄影等的文章和译作。林方曾肄业新加坡义安学院中文系，是星洲十五诗人成员之一。1970 年间5 月出版社出版的《新加坡十五诗人新诗集》，林方的代表作《海洋的交响》等8 首现代诗被选入，这是公认的一部高水准合集。1963年杪，他曾与钟祺等人打笔战，苗秀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集里，收入他的辩论文章《致钟祺先生》。何绍庄在《简介新加坡十五诗人新诗集》评论中说：“……创作时间比十四诗人早几年。在风格上，林方的诗偏向柔美、灵秀，充满意境的美。《小夜曲》《蜡炬》《黑咖啡》写得较突出……《海洋的交响》是一首很有份量的长诗。虽然这个世界缺乏爱、缺乏温柔，‘人性已被文明涂上暧昧的阴影’，作者的心仍是烘热的，当他面临着海，‘他的不安’，立刻跟着波浪一起狂吼，一起咆哮。在此，我们可以听到林方的理想，很浪漫的……。”



林过

林过是柔南的一位知名的新闻从业员，于1961年前后，写了好些散文。他的特写文字，久已蜚声新闻界。

他的原名林宝贵，笔名有：林过、梦莎仑、朋沙等；祖籍福建德化，1941年出生于大马黄梨乡——北干那那。小学毕业后，到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念初中。

林过除发表不少的新闻特写外，曾于1962年10月出版了「马来亚黄梨之乡散记」，1965年9月出版了「恋爱·伤逝·怀念」，这两本都是散文集，出版者为柔佛北干那那文赋书局。

出版人锺赋在「恋爱·伤逝·怀念」一书的「作者略写」中说：林过学历很浅，初中尚未念完，即返故里以农为业，熟悉黄梨耕植，业余暨任某华文大报特约记者。其笔调活泼，蕴藏着浓郁的乡土恋情。「恋爱·伤逝·怀念」为林过第二本散文集，风格由温文走向粗犷，而且朴素无华，一反过去作风，有些篇章，是作者苦闷心灵的自剖和呼唤，有些则对现实作不平鸣；但总的说来，这都是林过的真实生活感受，因此写来情意真挚，读后颇能引起共鸣。

林过的散文里常提到自己的童年和过去沉闷的生活，在「心语」一文里写道：「我没有幸福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那动荡不安的环境里头渡过。廿余年来为着寻觅那生命所需的牛油和面包，父亲带着我们地南天北地东迁西移，使我不能受到完整的教育；我也没有幸福的少年，四年前在龙引中学读书时，当黄昏的脚步临到椰林底下的宿舍，对着那一片昏暗的椰林，虫蛙的鸣叫声在四处响起，我的心，便感着一阵子无可名状的悲痛，我系念着家乡的父母弟妹，他们也同我一样生活在那寂寞寡欢的网里。……呵！朋友，如今我明白了，纵使我不会作文（不会在极恶劣的环境中呼叫），然而在这飘拂着榴槤山竹及其他各种气味的国土上，仍不乏有着很好文学修养的人，我于是便想起要学他们怎样利用笔尖当做武器，写下那有血、有肉、有泪和有激情的文章去迎战他们！」林过从事新闻工作已有廿年了，目前是柔佛州小笨珍某大报专职记者，已担任南马文艺研究会数届执委会副秘书及副主席。——现居笨珍，数年来偶有写作的计有：惠铭（张维民）、郭青（金祯）、毕鉴凤、土戈、笔戈（陈胜）、白龙村夫（许源龙）、萧志洋（紫洋）、小李（李福忠）、李云飞、宁虹（庆煌）、陈文浩等。

散文作品「远了，家乡」和「我与灵魂」分别收入合集「礼篮」（1975）及「成长」（1981·南文会会友创作合集）2书中。



林 琼

林琼是新加坡的一个辛勤的写作人，曾为儿童刊物撰写一系列的儿童诗歌，文字浅白易懂，琅琅可诵；内容也清新可喜，很适合少年儿童阅读，富有教育的启发性。

他已出版的著作有：教学杂谈（评论集）、永恒的记忆（散文集）、并蒂莲（诗集）、新诗杂话（诗论集）、香园随笔（散文集）等。林琼最先写散文，后来也写诗及评论。他的「新诗杂话」是对新马诗创作的评论集，在读诗写诗之余，谈诗论诗，深入浅出；分析诗作，颇有创见。他的「香园随笔」是一本隽永的小品文集，写景物能令人感到亲切，写感情能令人起共鸣，写哲理能令人深思寻味。

林琼近年来，曾从事搜集新马华文文艺资料，撰写一系列的「文坛拾碎」，介绍新马文艺作者的作品及其动向，他在一篇「教余寄简」中说：

「为鼓励学生写作，为培养学生写作的兴趣，指导学生编壁报是一件很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我们都知道，语文教学为了配合实际的需要，每周都有两节作文课的按排，让学生除了阅读课文之外，也学习作文，以达到阅读与写作合一的目标。儿童自一年级到六年级，自造句到作文，经过了几年的学习后，照理作文应该不错的，可是，实际上并不如此，各校各年级的学生，往往除了少数外，大多数的学生对作文都感到枯燥无味，引不起兴趣来。这似乎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却不是正常的现象。造成这种不良现象的原因，家庭教育与社会环境固然不无关系，而学校教育中的作文教学之被忽略，指导课外阅读与写作之不被重视，未尝不是主要的因素。为了补救作文教学的不足，为了培养学生写作的兴趣，主动的、积极的多方诱导，指导如何投稿，如何编壁报，让学生有习作的园地，不但可以满足写作者的发表欲，也是促使其他同学学习写作的一股推动力。」

林金拉是林琼的原名，原籍福建永春；1930年出生于森美兰州瓜拉庇勝，现为新加坡公民。中学时代便开始写作，常投稿各报章副刊杂志，从事文艺创作历史颇久，常用笔名尚有：林诗天、王朱、林拉、晓琳、林锦劳等。

他在森州庇勝中华中小学受小学教育，1949年在马六甲培风中学初中毕业；1952年毕业于新加坡中正中学高中部。1956年在新加坡师训学院文凭班毕业。曾执教于马六甲培风第一及第二分校各一年，现为广渊政府小学高级教师。曾在教学之余，进入新加坡义安学院中文系夜间班深造，于1968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现担任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理事会（1982—83）财政（另一位是文忆）。

其散文集《再见燕乡》于1983年9月出版，130页。



林源河

曾在新加坡政坛活跃过十一、二年，不幸于1977年8月3日病逝的林源河，当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曾经是个酷爱文艺、勤勉创作的文艺工作者，文笔流畅清丽。

他生前担任过内政部政务次长兼红山区国会议员。在学生时代，他是个积极的学生领袖——任南大中文学会和书法学会的主席。1960年南大毕业，获文学士，在中文系88位毕业生中，考获第一名。之后，林氏获准直接进入星大攻读，豁免修荣誉学位，考获文学硕士学位。鉴于他在学术上的优越表现，毕业后，被南洋大学聘请担任中文学系助教，也曾担任南大校长室的助理秘书，同时也是南大委员会的高级助理秘书，南大亚洲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1966年从政前后，担任行动报中文版的编辑多年，直到1968年受委为内政部长的政治秘书为止。他一直对艺术和文娱活动很感兴趣，谈吐文雅，待人接物，温和有礼。对于任何学问，他都是个热烈的求知者，所以博学多才。

林源河约于1940年出生。他在学术论著方面有：「论语新义」「荀子义辨」「积微牍札」「工尺谱考原及其解读」「中国音乐史略」（教育部指定中学参考读物）和「中国戏曲论丛」等书。他唯一的散文集「幸福的围墙」，于1971年2月由星洲教育出版社印行，收集了27篇散文，其中26篇都是1960年和较早期的旧作。作者在「后记」里说：「十年前的那个年轻人……有千千万万种的感触……那流露出来的感情，就不得不浓，不得不深远而沉郁。」作者这「深远而沉郁的感情」确实流露在好多篇作品中。尤其是前半部分的作品。作者不厌其烦地从古典书籍中搬出大堆的辞字，以显现出其思古的幽情。其中几篇如「重燃」「诗魂的永生」「生活在旋律之乡」「舷外」「我们的悲哀」「祭江篇」等，可说是一般知识份子的典型的诘屈聱牙、无病呻吟的文章。「诗魂的永生」和「生活在旋律之乡」这两篇还从头到尾押韵，以形式束缚内容。作者说这是「韵文化了的散文」。集子后半部分的文章，谈哲理，说鬼神，论成败以及个人的处世哲学。

林源河中风昏倒后，昏迷了172天才在中央医院逝世；遗下长子贵淳，次子贵库和谊子林癸棠。



孟沙

在西马文艺界里，能够写好新诗、小说、杂文及散文的写作人，屈指可数；而活跃于现今吉隆坡文艺界的孟沙，是罕见中的一位特出者。

风度潇洒，温和敦厚的孟沙，是1977年积极地筹组大马写作人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担任筹委会总务，也是该写作人协会首届执委之总务。写作人协会能够这么快成立起来，他与慧适、陈蝶、原上草、钟夏田、碧澄及柯金德（穆师）等人居功厥伟。现任大马作协（华文）副主席。

林明水是孟沙的原名，琼籍人，1941年出生于柔佛州昔加末。他曾用贺朗、吕铭、纪宇、秦天、孟狄、林边等笔名发表各种文体的作品。他是马六甲培风第三分校和峇株巴辖华仁中学的校友，嗣后毕业于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系（1964）。

孟沙曾任森美兰州马口启文中学教席两年，1967年进入南洋商报工作，现任该报中马版编辑主任，也是吉隆坡知名报人之一。1966年，孟沙与杰伦、端木虹、洪浪、梦虹、李金坡、胡玉华等人合创「青春出版社」，出版文艺书籍。1969年至1971年，他曾兼南洋商报中马及南马增版文艺副刊「绿野」，投稿者众，一般的作品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

他已出版的专集有：诗集「青春献歌」（1967年，青春出版社）、什文集「都市人语」（1974年，摸象出版社）、小说集「愚人」（1975年，人和文化出版社）、诗集「橱窗内外」（1977年，摸象出版社）、散文集「回首集」（1978年，摸象出版社）。他在1965年创作的两首新诗：「热腾腾的咖啡」和「雨中」，被周粲选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集里。

孟沙曾在诗集「青春献歌」的「后记」里说：「我喜爱写诗是事实，但自始至终一直不曾皈依过何派何家。认为诗要做到含蓄这一点，我没有异议；但含蓄的意义应该不是晦涩，应该不是诘屈聱牙的吧？」

1978年7月间，孟沙在「筹组作协的经过」一文中写道：「所幸全马各地写作人都能明辨是非曲直，始终站稳立场，不为妖言所惑，筹委会在这股强大正义力量的支持下，最后终于完成负托。」他这篇文章，刊于「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成立大会纪念特刊」里。1981年间，「作协文库」（第1辑）出版了，孟沙是丛书的执行编辑，第1辑共12册已出齐。1981年12月，受邀出席在台北举行的亚洲华文作家会议，后发表「亚洲华文作家会谈小记」多篇。

孟沙于出版「四重奏」（1981，作协文库）后，1983年10月出版小说集《无辜者》。



孟毅

孟毅是现阶段新华文坛的风云人物，因为他是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的主要发起人及领导人——至今被选为两届会长。他博学广闻，也是世界语学者，于1976年把作协组织起来。他原名黄孟文，客籍；1937年7月出生于吡叻州金宝，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1968年获取新加坡大学文学硕士后，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考获博士学位。已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再见惠兰的时候」「我要活下去」「新马文艺论丛」等，编选了「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一集。1978年8月间，获得星洲全国书业发展理事颁发的翻译奖。

1977年12月初，孟毅出席在吉隆坡召开的东合作家会议上宣读一篇题为「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华文文学」的论文，他说：「一九六五年以前，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可说是马来亚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一部份，可追溯到一九一九年，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下列三个阶段：（1）由萌芽期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即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五年。（2）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至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时止，即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五年。（3）新加坡独立以后，即一九六五年至目前（并且在继续下去）。」

他又说：报纸的副刊对当地华文文学的发展扮演了极重要角色，在第三阶段内，报纸副刊的性质有一点点改变。为了迎合读者的兴趣，报纸副刊拨出更多版位刊载武侠小说和香港、台湾式爱情故事。不过，还是有许多副刊维持旧有的传统，继续刊载当地文学作品。……一九六五年以来，新加坡出版的文学刊物达五十余种，包括综合性质的刊物，这些刊物也有文学作品。比较重要的有「新加坡文艺」「红树林」和「文学月报」。这些刊物有着一些特色，作品内容和形式多姿多彩。……愈来愈多的综合刊物拨出更多版位刊载文学作品。……关于书籍方面，在这个阶段中出版的最重要书籍，无疑的是下列两套文集，即㈠马华新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二），共分十册，由方修主编，世界书局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二年间出版。㈡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一九四五——一九六五），共分八册，由新加坡新社编纂，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是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四年。在这个阶段内，新加坡出版的华文文学书籍共有三百十四本，计诗集八十八本，短篇小说集九十七本，长篇小说十三本，戏剧廿三本，文学评论卅八本，专论九十八本，散文什文集廿五本。最后，他说：在这个阶段出版的华文文学书籍，比其他三种语文源流所出版的书籍总数多一倍。

他另著有英文小说「昨日的闪现」。1981年荣获「东南亚写作奖」，也是1981年新加坡文化奖的得奖人。担任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正会长7年后，1983年初辞职从商。



牧羚奴

从60年代到70年代末期的今天，牧羚奴一直是位文学巨人，才情卓越，博览群籍，意到笔随，斐然成章。他光风霁月，豪侠好义的作风，也令人敬佩！

牧羚奴的原名陈瑞献，祖籍福建南安，1943年5月生于苏门答腊岛北部一弹丸小岛Pulau Halang；他父亲为该岛最先开发人之一，母李氏。17岁，他开始自习工笔水墨画，开始写诗，闲时举重健身。自1962年起，在报章上发表诗作，并研读佛书。华侨中学高级中学毕业后，1964年考入南洋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主修英文及英国文学，选修巫文、法文。并开始以「牧羚奴」一笔名在南洋商报「青年文艺」（已故杏影主编）版内发表现代诗创作、小说以及译作等；这一年，他开始学习少林拳。自此，一直闪烁着天才的火花，俨然是位文学巨人。

1967年，开始在南洋商报完颜藉（梁明广）主编的「文艺」版上，大量的发表诗、小说、译作及插图。1968年，他毕业南大，创立「五月出版社」，出版首部诗集「巨人」，于8月受雇于法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为新闻秘书至今。

1969年，他出版「牧羚奴小说集」，于8月跟姚拓、白垚、李苍接编，并改革新马历史悠久的文学月刊「蕉风」。1970年5月，与C. Anthony合译「法国现代文学选一集，由法使馆文化处出版。12月，与Jean-Marie Schiff合译的“Jacques Prevert”诗选出版，列为「法国现代文学选二集」。1971年1月，他与郝小菲合译的「尼金斯基日记」出版，3月与小菲结婚。7月，与完颜藉合编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文丛」版，并开始习禅，习太极。这一年，他的「牧羚奴诗二集」出版了。蕉风月刊出版「牧羚奴作品专号」(1971)和「陈瑞献集珍庄个展专号」(1980年11月号，第332期)

自1972年起，天生异禀的牧羚奴更热中于画画，于1973年1月，假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举行「冥想画展」；2月，与梅淑贞合译的「湄公河」出版了。1975年之后，渐离文艺，参禅，读藏。3月，他皈依昙昕法师为佛徒，法名普见。1976年，受法国政府邀请访法二周，参观即将完成之「庞比都文化艺艺术中心，及各地著名艺术馆，与文史家Etiemble及厨艺大师Raymond Oliver晤谈。1978年，他在好友Michel Deverge力劝下，始恢复艺术创作，并在大溪地高更纪念馆举行个人书画展，已然成为国际名画家了。常有纸刻作品，在南洋商报「咖啡座」版发表。新著有《陈瑞献文集》，1983年9月问出版。



雨川

在北马比较年青一辈的写作人当中，雨川是小说写得最多的一个作家，具有坚实朴素的风格。

他原名黄俊发，祖籍广东潮安，1940年生于吉打双溪夕池埠。于1951年毕业于西岭新村小学，后来，升入居林觉民中学初二肄业，便于1956年抄离校。

从1959年起，他开始勤于写作与投稿，最初在光华日报「青年文艺」、星槟日报「星艺」，较后转到南洋商报「青年文艺」（杏影编）、星洲日报「青年园地」等文艺副刊发表作品。他常用的笔名有：俊发、雨川、纪红等。在吉打州自营陶器业多年。1974年移居槟州威省，重操故业。

他除了写小说，也写散文。1970年10月，新加坡上海书局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生活的历程」，全书127页，这是他的成名作。

他说：「1965年底，我已完成了『橡树开花的时节』这一部中篇小说，接着便贾其余勇，继续撰写第二部中篇『生活的历程』。费时约半年，才全部脱稿。完成后就一直深藏在抽屉里。直到1967年底，慧荻（即诗人适民）先由星北游，我才取出原稿，托他带去星洲介绍出版社。经过一番等待，星洲上海书局有意出版，并蒙该书局编辑着我重修重抄，终于延至1970年8月才得到面世的机会。」

他继续说下去：「时常听到有些人在发唠叨，谓星马文艺作者全不受重视，过的是『吃的是草，挤的是乳』的困苦生活。同时一部作品的问世，比不上一首流行歌曲或一本舶来的流行小说更受人重视。这确是星马文化的隐忧。我个人就经历过不少苦闷的日子，要不是有那么一股傻劲，和生活所迫，断不会写出那么的一些作品来。我个人的努力，对星马建国文化，有何贡献，不敢自盲。不过从许多朋友的来信中，对『生活的历程』这本小书，有贬有褒，仍多含鼓励之词。这使我有信心振奋，誓继续努力！」

在「生活的历程」一书中，雨川通过小说主人公高维川个人的一段恋爱及同他一起劳作的朋友的生活来反映北马一些穷苦人民的遭遇。由于作者只是描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没有加以提炼和概括，因此思想内容不够深刻，感力不够强，尤其是关于劳资纠纷的情节。他的短篇「死亡的羁绊」，已被选编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获得好评。另一短篇「不出卖土地的」，被选入李拾荒编的「讨海人家」一书内。1980年1月由风云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茁长》。



南子

南子，是新加坡现代派前卫诗人之一。原名李元本，祖籍福建永春，南洋大学理学士，现任教职。常创作新诗，也写书评及小说，作品散见于「蕉风」「奋斗报」「新加坡文艺」「度荒文艺」「文学月报」（已改为半年刊）……等报刊杂志。著有：诗集「夜的断面」，合集「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等。

他在「15人序」中写道：「素材的处理，不应仅限于照像底片式的复制（所谓「反映现实」），也可以用显微镜式的放大，解剖式的深入考察，或如画家的笔触，不仅能描出已有的，亦能写出所无的。更重要的一点：他有独创的大勇，纵使遭逢挫败，亦在所不惜。他的诗想，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皆可供其驰骋。　真正的诗人，在创作的过程中，往往要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挫败，和经历无数艰苦的历程，甚至为了写出来的作品，与众不同（为了创新）不能迎合众人的心理，被人目为标新立异。其实这些作品，反而能耐得住时间的考验，永存不朽。　我认为，要创立自己的风格，首先要心智真诚，肯对艺术创作做良心的负责，在创作的过程中，写出自己所熟悉的，属于自己的东西，在词汇的拣选上，用自己认为灵敏度最高的字。这样儿一来，综整篇作品，一定会赋有自己的华彩，自己的血脉，自己的筋肉。　诗人在创作时，应具有自信，引起写诗的冲动，完全是发自内心，他的创作，自然不必畏惧会落入别人的巢穴或阴影里。」

何绍庄在诗评论「十五个诗人，十五个风格」一文中说：贯穿着南子诗作的主要主题是反叛一切固定的形式，并且不断的寻找自己生活的规律。南子富有诗才，是新加坡最精微的抒情诗人。

南子另署：芙渠、井蛙、李岭、布娃娃、萧勇等。1945年6月7日生。毕业于德明政府中学，曾任职于教育部课程发展署。在新马报章写过的专栏有：「井蛙琐语」「长舌集」「古禽闲话」「八方风雨」……于1980年5月出版的「南子小品」，是他自1968至77年间写的小品文。「苹果定律」是1981年1月出版的，列为「五月诗社文丛」第5种，收集1970至79年这10年来的大部分诗作，分为8辑共80多首现代诗。他获颁1982年度华文组的书籍奖（诗歌）。沙凡（寒川）在「南子的『苹果定律』」一评介中说：南子的作品，以优美的旋律展示其内心所欲表现的思想，手法极其简洁；作者並能超越自我的感官经验，因而作品屡有新意，比较起十年前的「夜的断面」诗集，今日的意境自又是另一番新层次。



思采

思采、麦秀、梅淑贞、江振轩、归雁、川谷、李苍……等写作人，是北马槟城犀牛出版社的社员，他们各人在创作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麦秀以小说著名，梅淑贞、李苍和归雁以诗歌闻名，而思采、川谷及江振轩则以散文称著。其实，这几位大约在同一时期涌现于文坛的青年作家，几乎对每一种文体都写得来。

年纪较轻的思采，与归雁是同一届在槟城钟灵中学毕业。归雁在「夜可已老」（读「犀牛散文选」后写思采）一文中说：「……思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粗犷，不拘小节和直言不讳的作风，往往使刚见面的朋友觉得难以接近，其实他心肠软得很。……具有多方面才华的思采，散文写得潇洒，一手钢笔字漂亮伶俐，乒乓打得不错，嗓子也蛮好，正是一个『激流岂能为塑像倒影』的人物。……他的性格与才华，除了记者那种不受拘束的生活外，我想没有其他工作能令他感到快乐。」

思采，原名赵维富，祖籍广东台山，1950年8月生于槟城乔治市。1962年毕业于槟城时中小学，1968年毕业于钟中，1970年毕业于美以美大学先修班。离校后在吉隆坡南洋商报担任过会计书记，现任体育记者，常被特派出国采访运动会新闻。

1971年，思采出版了散文集「风向」，由李有成写序。他的散文很特出，脱俗清新，文句流畅；在新马散文园地里有一定的名望，被誉为「小叶珊」。他「风向」的「后记」中说：「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散文，最早的一篇写于中三那年。我虽然以爱情为始，但并以它为终。这些散文都是我这两年来心灵的活动，情绪和思维的记录。它或许会使你感到陌生和不可进入，但我已尽了我的能力，使到纯属于我个人的感情，也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你』。

「我常从别人的作品中获取到一阵痛苦，一些愉悦，以及感觉生命的无奈和脆弱。叶珊的散文给我的影响极大，但我不愿在他的影子下成长——一个活在没有阳光的世界中的人，总是苍白和枯黄的。创作亦然。……书名叫『风向』本无其特别的意义，假如说有，那么它应象征我一路来写作的轨迹，我年少不定型的感情。『风向』是我创作的真正开始。」

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的思采，近几年来，在文学创作上是歉收的。



姚 拓

在近二十年来的文艺界里，姚拓是一位闻名的作家。他原名姚天平，　名姚匡，另署张兆，1923年生于河南巩县，擅长短篇小说，文笔轻松幽默，颇受一般读者欢迎。

1950年，他到了香港，三年后初任香港中国学生周报编辑。1957年，学生周报社正式在新加坡成立，姚拓由香港南来担任学生周报（自924期起改为学报半月刊）主编，后升任社长至今廿余年。其文字凝炼隽逸，描写细腻入微，结构奇特；已出版的小说集有：「二表哥」「弯弯的岸壁」「四个结婚的故事」「五里四之花」「姚拓小说选」(1981年10月)；散文集「美丽的童年」等。他也替马来西亚电视台编写过好多电视片集的剧本，好像「三个王老五」「小夫妻」等等，并曾将巴金原著的「憩园」改编为四幕剧等；现为吉隆坡剧艺研究会顾问。这位现任友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总编辑的剧作家谦虚地说：「当我在写一个剧本时，我只是在写出我心里的感触，提出社会的一些问题，我的故事本身并没有教育别人的企图。当剧本正式播映时，观众们要将它看作有教育性也好，要将它当作娱乐也好，都由他们去选择与评定。」

1978年4月间，姚拓曾在一项戏剧研讨会上，针对「怎样推广华语话剧运动」这个问题，发表了以下一段精彩的谈话：「写剧本很困难，舞台剧阻力越来越大。一个四万字的剧本，需要三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写作。我有职业，写作是副业，时间有限，写一个剧本，演出也成问题，写多幕剧，三幕到四幕，演出更困难，剧本中的场面大，舞台不够大，演出伤脑筋，于是，有的剧本写了一半，有的没有写，写好了没有办法上演，很伤心。剧本写好了几个月，没有地方上演，也没有地方发表，一场心血白费了。舞台剧和观众的问题，也是值得我们重视。前几年剧艺研究会推出轻歌剧：『汉丽宝』，一共在吉隆坡市议会礼堂演出九天，每天四百人，观众总数三千六百人，动用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及财力，费尽了那么多心血的演出，只有这些人欣赏，实在可惜。舞台剧的观众和电视及电影的观众不同。二十年前新加坡上演话剧：『秋海棠』，一连演出四晚，我受到剧中演员的演出所感动，流起眼泪来，我偷看台下，不只我一个人在流泪，几乎大部份人都在流泪，连南大教书的教授，也一把眼泪，演出非常成功，将台上台下真正地打成一片。舞台戏是不会没落，……多举办戏剧节，多观摩，多鼓励，华语话剧就有好的远景。」



洪浪

洪浪是中马的一位有魄力，严谨踏实的作家，凭着多年不断的苦读与创作，他的步伐是稳健的。

他原名谭亚木，祖籍广东罗定，在日军侵略马来亚的最黑暗时刻——1942年10月出生于森美兰瓜拉庇勝附近的一个橡胶园里。家境的贫寒，再加上时局的动乱，使他自幼就遍尝艰苦；然而恶劣的环境并没有使他低头屈服，像许多家境清贫的乡村孩子一样，他一面分担生活的担子，一面好学不倦，追求宝贵的知识。他虽然勉强念完了初中就失了学，但经过一番努力苦斗之后，他靠自学掌握了中、英、巫、日四种语文，并先后考到了初级教育文凭、大马教育文凭和高级教育文凭（H.S.C.）。他先后做过车衣厂的小书记、豆厂的学徒杂工、割胶工人、戏院的广告师和新闻记者等工作。当他在吉隆坡星洲日报当外勤记者的期间，便利用了工余之暇到马来亚大学攻读巫文系课程，考到了荣誉学位。由1974年至81年止，受聘在吉隆坡拉曼学院当讲师，工余还在马大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现任吉隆坡马化集团董事经理（营业）公共事务助理。

洪浪在小学六年级时，对文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写文章。当时这个连什么是「原稿纸」也还不知道的乡野小孩，没想到日后竟会依靠写文章为生，度过了七、八年的记者生涯，并写下了几部文集。他小学时代的习作多发表于1957—60年期间的新马及香港出版的少年儿童杂志及报刊里，当时使用的笔名是「谭森佳」「鲁冰」「春林」等。自1963—73年间，他写了不少散文、诗歌、杂感及评论等作品，以杂文见长。已出版的单行本有：「轻细雨集」（1970年）、「无花集」（1971年）及「碎金集」（1973年），从他的立论中，可以看出作者清澈的眼力，关心社会的热情。

其杂文集「碎金集」，更是精彩力作，所收集的50余篇杂文，多锋锐犀厉，其中绝大部分是在一家日报的一个专栏中发表的短评；文章特色是短小精悍，一针见血，内容取材及文字运用技巧，较之洪浪第二部文集「无花集」有了更大突进。近年来，他偶而以「野牧」「朽木」「冰菱」等笔名发表杂感、评论及翻译一些印尼诗歌和马来小说。不久前，Longman Malaysia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部巫文作品Pengasah和Bahasa Malaysia STP.



陌上桑

从事新诗和散文创作的陌上桑，是马来西亚著名报人之一，儒雅温文，飘逸不群。

他原名叶观仕，于1941年11月出生于关丹甘孟埠。早年毕业于甘孟培英小学、关丹中华中学、槟城韩江中学，后负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院，考获文学学士衔，嗣又远赴加拿大首都渥太瓦卡尔顿大学，专研大众传播学，获新闻学荣誉学士衔。

1965至67年，陌上桑曾任台湾「南岛月刊」总编辑；1972至74年，曾担任加拿大卡尔顿大学中国同学会「青华」杂志总编辑。于1967年曾任槟城槟光学院讲师。在报社方面，他曾任沙巴山打根婆罗州时报编译、吉隆坡新明日报国际新闻兼文艺副刊编辑、吉隆坡建国日报总编辑及大众晚报总编辑。自1978年5月1日起，曾任马来亚通报副总编辑。

陌上桑喜爱散文及新诗，已出版的单行本有：旅台小笺（散文集，1967年初版，71年再版）、飞渡神山（诗集，1969年）及凌晨诗笺（散文集，1976年）——他在「飞渡神山」的后记中说，从初中一开始，便在新诗园地里默默耕耘，笔名尚有叶荻、沙岛等。在此诗集的第1辑是属于中学时代的作品。第2辑是属于大学时代的。读者将能看出前后期诗风的锐变和差异。

他的新著「凌晨诗笺」列为「建国文艺丛书」之三，所收的30篇散文，文笔清丽细腻，秀气灵隽，是他在1969年11月2日到1970年8月4日之间写成的，曾在新明日报「新地」版连载。而于1971年正月间写的「走在黄昏里」，成为该书的「代后记」；这篇散文的前段是这样写道：

「怕见黄昏，恨见黄昏，又见黄昏，总见黄昏，黄昏哟黄昏，你像是『天路历程』中深深的失望坑。我有太多感触，掉落在黄昏里。

「一年前，我在苏禄海隅迎散浮云；三年前，我在升旗山上望断帆影；七年前，梦茵溪畔梦见笑靥；十三年前，彭亨河歌唱童年……如今，流浪的风把我带到了八打灵东南亚花园。微雨后，斜燕衔尽彩霞，剪碎一天暮霭，远山暗黛，停云缓缓，黯然，我驻足，我观望，我回首，试图觅回属于我的方向……」

80年代初，叶君离开了报界，致力主编「马来西亚华裔受封名人录」。现任亚洲工商管理有限公司及正文出版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范北羚

一般来说，新马的写作人都拥有几个笔名，除了统一的笔名之外，其他的化名也都相当的响亮；在战前有这等现象，战后至今的文艺工作者也多如是。

范北羚便是一个例子；胡牧、范北羚、高宇朗、叶绿素、罗子岁、柳依堤等都是罗鸿堃的笔名。曾任新加坡星洲日报外勤记者，粤籍，是50年代起坚守岗位的杰出新闻记者，常以特写方式表达时代的感情。他的专访特写，素以观察深入，笔锋锐利见称。1976年9月，由教育出版社印行的「采访线上」，颇受读书界的欢迎；作家报人卢光池在「前言」里写道：「罗君（指范北羚——马崙按）早年在我国著名学府——南洋华侨中学求学时期，即对中国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一面埋头钻研，一面努力学习写作，致以奠定了日后写作的基础。我记得罗君是在1954年投入星洲日报担任外勤记者……在这22年漫长的采访生涯中，罗君都能把握机会从事撰述，星洲日报经常所发表他的特写，访谈及专稿，早已脍炙人口……罗君编纂的『采访线上』一书，他以生动的文笔，深刻的观察，正确的判断，灵敏的思考写成的，都是以血汗织成的珍贵作品，这书就是他最佳代表作。我国华文报界新闻记者把文稿作品编纂成书，委实并不多见，罗君的意志是值得赞扬的，可作为华文报界新闻记者的鼓励。」

范北羚已出版的作品，除了「采访线上」之外，尚有小说集「回春曲」「火把」和诗集「召唤」。于1973年3月印行的「火把」，全书113页。青年作家易梵在「我读范北羚的『火把』」一文里评道：「欣赏他的作品，不管是诗、小说，还是专栏，一点都不费力，更不费时，措辞单刀直入，却又那么厚稳健，这不曾是我们学习的好模范。取材方面，正如作者在『题记』里所说：他是在公开社会中奇异的故事，因此内容的健康朴实自不待言。作者认为自己『火把』的前半部带有较重的辣味，那是谦逊之辞，事实上，作者已展示了他那『四平八稳』的功力。不过，在篇章的结构和布局上，作者似乎是保守了点，特别是『火把』的后半部……它们的光芒因此而被前半部所掩盖。……的基本创作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自1979年12月3日开始，他主新加坡星洲日报「世纪风」副刊。1981年，出版「海鸥」（海的故事之一）一书。有一长篇「黑牌坊」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小说世界」版连载，于1981年1月1日才刊毕。担任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理事会（1982—83）秘书。



马汉

在本地的写作人群中，从事儿童文学的并不多——可以说是很少，可是南马著名文艺工作者马汉，早在1962年，便出版了两本儿童读物：「漫游马来亚」和「鳄鱼王子」。而且十多年来，一直积极地推广儿童文学。这似乎是许多写作人所不愿意去做的。

马汉，又署莫理、江川、柯里夫、林野、舒丛等等；原名孙速蕃，1939年11月9日生，马来西亚公民，原籍广东潮安；1960年日间师训学院毕业，现任教于新山宽柔第3小学。马汉经常写小说、杂文及散文，也热中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儿童教育丛书的编辑工作；曾任「少年乐园」半月刊「少年笔园」编辑，「少年信箱」主答人；现任吉隆坡「好少年出版社」编辑主任，并兼主编建国日报南马版「儿童乐园」及「少年广场」二副刊。

马汉的生活体验丰富，著作颇丰，主要的是：「听来的故事」（小说、散文合集）、「新的信心」「美好的时刻」和「得与失」（以上三本为短篇小说集），杂文集「天窗亮话」「凉茶集」等。他的小说和杂文，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社会的一些事物，人物逼真，主题健康正确。1961年2月间，由香港新月出版社印行的「新的信心」，在16年后，再由中流出版社再版面世，足见它受到读者喜爱之一斑。

马汉说，他生长在一个简单的家庭中，只有父母、姐姐和他四个成员，姐姐比他年纪大了12岁，出嫁以后，家中就只有三个成员了。他的父亲是一个受过私塾教育洗礼的旧式读书人，终生当财副，不善捧迎巴结，很少社交活动，一回到家里便手执一卷（他最爱读「聊斋志异」），琅琅有声朗诵着。他马汉常常靠在父亲身边，听他讲些书中故事，由是，自幼便对书本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四年级的时候，马汉在级任老师的指示下，抄了一篇习作拿去贴堂，使他对写作开始有了兴趣；接着，由于看到当时的儿童刊物——世界儿童、马来亚少年报等，有很多学生作品刊登，便写了一个短短的故事去投稿，刊登在「世界儿童」上，这么一来，受到师长和家长的鼓励很大。自此，便深深地爱上了写作。……今日的马汉，已写了超过25年的文章，也教了将近20年书；在麻坡，有好多「小作家」便是他栽培出来的。他身材略矮胖，幽默慷慨，平易近人。担任过大马作协（华文）出版主任，编「写作人季刊」。他在儿童文学创作的领域，也有一定的地位。1979年秒移居新山后，所主持的长青贸易公司，印行「世纪文丛」，已面市约10种文艺书。



原甸

原甸，原名林佑璋，1940年3月9日在上海出世（原籍福建省闽侯县）。幼年随亲人前来新加坡定居；在当地成长和受教育。学生时代便开始从事文学创作。60年代初期，曾在新加坡出版的《星岛报》，和《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部工作，为新马文艺界十分活跃的青年作家。

1962年2月，原甸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青春的哭泣》，以其情感的热烈、真挚和对理想的强烈响往，在读书界激起强烈的反响。内收的一首长篇朗诵诗《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长久以来受到广泛的传诵，並被翻译成马来文，在促进当地的民族团结方面产生一定的作用。1965年，他移居香港，一方面仍为新马的文艺发展贡献其力；另一方面也积极的投入于香港的文艺活动，为香港的报刊写了大量的作品。

1968年，他以司马心为笔名，出版了改编自奥·亨利的同名小说《最后的藤叶》（香港地带出版社），这个剧本先后被多次搬上香港的话剧舞台，成为话剧界熟悉的演出脚本。1976年，他先后在香港和新加坡出版了2本诗集：《写在中国的诗》（香港新马文化社）、《原甸诗选》（新加坡万里书局）。后者收入一首根据马来半岛马来民族优美的民间传说编写，长达2千行的长篇叙事诗《孕妇岛的传说》，通过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古老的马来民族的反封建精神。1978年，他又接连出版了2本新的诗创作：《诗的宣言》（万里书局）、《水流千里》（香港新马文化社）；后者也是一首千行长诗，借南洋某地一家三代人的生活经历，广泛地反映了早期华工“卖猪仔”的苦难历程，南洋地区的抗日斗争，以及他们的后代人在新环境的际遇和变动。1980年，他出版了第6本诗集《新年代前夕》（万里书局），评论者认为这是“一本个性鲜明的完全属于自己的诗集”。由于他对新马的华文文学的发展情况较为熟悉，因此他写了许多有关新马华文文学的论文，企图从理论上总结和解释马华文学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同时，由于近年来他参与了香港的文艺活动，对香港文艺的现状也提出了许多不乏参考意义的建议。这些文艺理论经于1981年6月收进《香港·星马·文艺》一书内，由万里书局印行。1981年，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印行他的诗集《香港风景线》。相信不久之后，他的新诗集《香港窗沿》《掌声》等，将相继地由福建、新加坡及北京等地的出版社印行。



高秀

许多写作人，早在小学时代便开始学习写作和投稿了，南马著名的文艺作家高秀，便是一个例子；今日，已成为散文名手笔。

戴文光是高秀的原名，1938年12月17日诞生于柔佛赖央赖央。1952年小学毕业后，即往新加坡念英校；1955年转入华侨中学念初中；一年后，复又转至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继续学业。方修在「1957年的文艺界」一述评中，说高秀和吐虹、高青是当时比较多产的新作者。

1958年，高秀进入新山日间师训学院受训，毕业后回到家乡——赖央华小执教。1975年4月，被调任昔加末登雅学校校长，后又升任金马士大港的华校校长。他外柔内刚，品高行洁，带有艺术家风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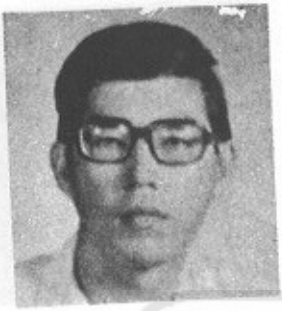
早在小学时代，高秀就开始学习写作投稿。六年级时，曾代表校方参加全居銮县华小作文比赛，获得冠军。在念英校期间，华文虽然只有小学程度，却能创作小说；其中一篇「小赌徒」曾在南方晚报「咖啡座」连载，加强了对写作的信心。中学及师训期间，写作最勤；各类形式的作品都有，散见各报——其中以散文占多数，文笔朴实，感情真挚，颇获好评。常见的笔名除高秀外，尚有：谷军、葛敏、长青、田玫、史扬、戴朗、葛凤、田桑、田夫等。

高秀可说是创作奇才，早在60年代期间，便曾多次参加新马广播电台及各文化团体所主办的写作竞赛，获奖屡屡，计开：获3次广播剧创作比赛优胜奖、一次电视剧优胜奖、两次小说冠军奖、一次独幕剧优秀奖、两次论文亚军奖、一次散文优胜奖及一次诗歌优胜奖。除此，在作曲填词方面，高秀也有优越表现，获奖也不少。是新马有数的作曲家之一。

他已出版了三本散文集：「桥之恋」（1961年）、「狂歌」（1962年）和「奔流集」（1976年）。他的两篇散文「烛火」「心曲」，被赵戎选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他的独幕剧「雨前」被编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剧本集内。

赵戎在「导论」中说：「高秀是出版过『桥之恋』和『狂歌』的散文家，这两本书里有了相当的份量。他的笔触，有些不同的地方，如『生命的召唤』『骨骼之歌』等便是。也可以看出作者是很想从别一方面取得创作题材的。」

读高秀的新著「奔流集」，发觉他能用最简洁的几个字，表达出那么复杂的内涵，那是何等神奇的文字！也使读者体会到作者高超的志节和深蕴的智慧。散文「记童年」和「旧屋」分别收入合集「记得当年年纪小」及「成长」2书里。小说「下标」收入田流编的「新马小说选集」里。



流川

流川是新加坡著名的现代诗人，对于文艺理论，也有精湛的修养。

原名陈生贵，1943年生于新加坡，中正中学毕业，师训班毕业后任教职；1972年进南洋大学攻读，获文学士后，现任职于黄浦中学。71年出版诗集「晨城」，由牧羚奴作序；两年后出版「流川论评集」，这是一部有相当份量的评论集，犀利的评析，颇具新意。1973年3月间，他在林福利主持的「青园」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题「小说写作技巧」，他说：「今日所见的一般小说，仍然停滞于五十年代的阶段，主要的原因，就是小说写作者，囿限于过去的表现手法，这当然是指写作技巧与作品内涵所涉及的广度不够。我们知道，写作技巧是多样式的，内容所涉及的广度，是宇宙式的。如果我们仅只局限于这些技巧与内容，那么，我们就算出版了成千上万的小说集，还不是等于零吗？

「所以，我以为，所谓的写作技巧，不单只是重视白描或直叙，而是应该具有剖析人物内心的深处。……让我再谈谈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小说作品的内涵精神。一路来，我们的小说内容，虽然打着『反映现实』与『批判时代』的旗帜，但是，不幸得很，我们的小说家，大半是写表面的人物。我们都心知肚明，本地的写作者，几乎都是知识份子，真正是工农出身的，恕我孤陋寡闻，到今天还没有遇见。如果一个人不能真正深入生活，那么，我们宁可停笔不写，你们以为然否？我觉得，我们的小说内容，应该在挖掘人性的本质，譬如说：现代的青年，倘使真正感到苦闷与彷徨，那么，我们是有义务与责任去表现或反映这种真实。」

1978年大概2月间，他在周望桦和杜南发主持的「诗的题材及其表现技巧」的座谈会上说：「题材是部分素材的提炼，包括广义的大千世界及自我内心的小千世界两种，诗人根据自己的题旨，或情感，选择题材，以各种技巧去加以表现。诗要表现超自然，所以一定要通过想象，诗人在执笔前，想象的思已在酝酿。想象的手法有『超自然元素』及『移情作用』两种。诗要含蓄，运用意象的目的是要比喻，象征等。现代诗给人最大的烦恼，是恼，是乱，没有共通性的个人意象，造成混乱与晦涩。所以意象一定要有连锁性。诗人不应重复别人和自己。」

流川满腔壮志，干劲充沛，已成立诗社，正积极地出版诗刊，推动诗运，



烈 浦

文学评论家赵戎，在他那部厚达968页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八集「史料」的「序例」里写道：「作品录目方面，我们已搜罗了800多份，把它们分类为小说、散文什文、诗歌、戏剧、寓言及诗文集、研究及评论、什著、翻译、游记及传记、丛刊、非本地题材作品、战前作品等12项，计小说230余部，散文什文100多部，诗歌76部，戏剧30余部，研究评论40余部，寓言及诗文集30余部，什著40部，翻译80余部，游记及传记50余部，丛刊50余部，非本地题材作品60余部，战前作品12部。这些都是光复后到1965年为止的出版数目，如果算至70年已超过1000部了。这800部作品出版虽说是在20年间，其实，头一个五年间是没有几本书的，可以说有95巴仙是1951年到65年的15年之内。」

战后1946年1月，巴人等著第一本丛刊「无言抄」面世后，到1965年11月诸家的丛刊「湖风」为止，共56部之多。自1957年起，这种丛刊的印行更加流行，单单1960年就出版了20本丛刊。这些作者都是当时活跃的写作人，如田沁、坚石、川强（烈浦）、黎航、吐虹、艾汀、汀兰(罗林)、林丹、艾蒲、蒋蕙（马阳）、沉静、康白杨、南溪、宋丹、李凯（李松）、少鹰、温澈、橹丹、陈连成、李敬持、南飞雁(吴秋赞)、韦方、慕平、李过、槐华(鄭国旗)等。在「在长堤工地上」「诉不尽的冤」「出走」「海的翻身」等丛刊里，可读到好多篇烈浦的作品，由此可知他写作迄今已有21年了。

陈川强是烈浦的原名，琼籍，1939年于新加坡出生，坚苦卓绝。1955年在植哲义校分别上马华作者沉橹和姜凌的「文学」课时，对文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且开始勤力学习创作。当时和他同班的学友，计有莫河、罗林、黎航等。自1957年起，曾用过高良、流涓、怀柳、陈良、忠石及烈浦等笔名发表小诗和随笔等，除了在新马各报副刊之外，也常在香港「文艺世纪」发表作品。近年来诗作产量较多，可读性强。

陈氏于育英中学高中毕业后，参加中国厦门大学（函授部）的「师范语文」专修班，攻读3年左右，在多位教授的指导下吸取了不少有关各种体裁的写作知识；后来，再选读香江书院的新闻学。1967年11月进入某机构担任记者。现任新加坡教育出版社新闻秘书，「新加坡文艺」季刊编辑之一，并任「少年月刊」编辑及新加坡写作人协会重要理事。



海凡

凡是见过海凡，或认识海凡的人，都会这么想：「海凡是坚强的，他的确不平凡！」1978年杪，他以四首诗歌，获得「刘金钟文学奖」。

几年前，在「教与学」月刊（102期）读到海凡的散文「追逐太阳」，当时对这位年轻作者完全生疏；从字里行间觉得他企图「跳跃出忧郁的圈子，坚强地，勇敢地站立起来，面对现实，面对逆流」，不再「弹奏那支忧郁哀怨低沉的曲调」，那股战斗力量总是可嘉的。

从那篇散文里，知道海凡为了身体健康的问题，已「整整苦闷了好几个长长的季节，品茗着一季又一季的苦涩」；病，不但为他带来痛苦，亦为他的远景「撒下了灰色的网」。

他在最后一段说：「在身心上，我也将面对逆流的冲击，面对现实的考验；我也将以这颗百折不挠底心，追逐太阳的光芒，太阳的温暖；我深信在太阳的抚照下，悲凉的雪和严寒的霜白亦会在我的日子中和脸颊上溶化消失，溶化消失……」

——那是1970年8月，海凡向自己许下的誓言吧；几年后，事实证明海凡的确是勇敢地站起来，面对现实，还勤苦地创作。

海凡，原名秦锡海，祖籍广东普宁，生于1948年3月17日，出生地在吉打牛佗埠，五岁迁居槟岛迄今。他曾肄业于槟城韩江中学，目前还在槟榔屿中医学院学医。从1969年开始，他勤于写作。1978年10月，第一本专集「海凡散文集」面世了，在近卅篇的作品中，有作者对岁月匆匆溜逝与自然灾害的感慨，有在横渡南中国海的旅程上与大风浪做斗争的痕迹，有在中国广州治病期间的见闻与返乡的感怀，此外，对佛山的秋色，黄埔江上的冬寒，港社会的涉猎，渔村乡镇的联想等方面，都写出了作者不同程度上的感受；总之，尽管作者的人生旅程宛似一条更弯曲更颠簸的轨道，但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有利用哀伤眼泪似的文字去博取人们的怜悯与同情，相反的，为了鼓舞起更早衰的生命，唤醒起更多战斗的人生。——他的坚韧倔强，令人敬佩！

评审人锺夏田曾为海凡的得奖诗作「民族魂」下评语：这首诗时空有层，爱恨亦分明，有气势，是不错的叙事诗。——「奋斗与人生」是海凡出版一本新书（1982年11月）；这是作者在训练工作中所体会、认识、实践积而成的一本书，也是在现实生活逆流中的亲身体验，是一本激励人性向上改变人生的书。



草风

大约在60年代初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分别先后增加了「听众园地」「文学节目」和「我们的文坛」等节目，专供新马文艺工作者投稿，凡选录的诗歌、散文、小说或杂文由电台负责人朗读，配上一些音乐后播出。像这类「广播文学节目」至今仍存在，颇能吸引一般听众。

当这类文学节目推行一个时期后，于1966年起，我们常听到陈永安或草风的新诗被播送出来；自此，草风的名字也常在报刊出现了。

其实，陈永安就是草风的原名，又署花非花、龙族等。他原籍广东南海，1944年出生于吡叻州美罗。1962年毕业于美罗中华中学，现任职于怡保某商业艮行。早期的新诗与散文作品，散见于马来亚通报「晨钟」、中国报「展望」、新明日报「青园」、海天诗页、眉林杂志、斗士月刊等报刊。目前的诗作，大多数刊登于南洋商报「读者文艺」等副刊。

草风于1967年，曾获得新加坡「新诗月报」主办的诗歌创作比赛亚军。1975年4月由骆驼出版社印行了第一本诗集「异乡寒夜曲」。1976、1978年2年相续出版诗集「纸船」和「一片慈爱」，二书均由吉隆坡摸象出版社出版。

杰伦替他的诗集「纸船」写「序」时说：草风写诗的手法是近于「自然流利」的一种。多半的诗作均有着相当强烈的节奏感，而且也很多都押了脚韵，在诵读上占了很大的便宜。虽然，草风的诗有着上述的特色，但其中真正「耐读」的诗作也还是很少的，主要的是「诗人的触角」尚未能「穿透熟悉的表面向未经人到的底里去」的原因吧。

原上草在「『一片慈爱』读后」一文中说：撇开作者所喜爱的传统写作形式不谈，就内容来说，「一片慈爱」所收集四十六篇诗作，大部份都是属于感情的抒发，在积极的意义上稍嫌不足。诗人应该正视现实，热诚地走进群众生活里去，不应该囿于自己的情感小圈子里，那样做对诗人本身无异是一种很大的损害。——草风在「一片慈爱」的后记中说，这本诗集里的诗作，几乎有四分之一是写给他的母亲、妻子和儿女的，因为她们都是在生活上给予他勇气的人。他33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复杂而多纠纷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尝到白眼、欺凌和奚落，但一路来能给予他抚慰、照顾和温暖的，只有一个也一样受到同样遭遇的母亲。……集中有一首题名「一片慈爱」的是他写给母亲的一首诗，他用它作为这本书的书名，应该会有意义。



莊延波

新山是柔佛州的首府；这个南马第一大城正日益繁华。许是她太靠近邻国新加坡的缘故，一路来，这个滨海之城的文艺气氛并不浓厚，因为以往的文艺活动均以新加坡为中心。新马分家后，新山的文艺活动才略有生气，除了成立文娱团体和举办一些书画及摄影展览之外，也有了出版社的成立，比较受人注目的，该是由莊延波主持的泰来出版社，和难明主持的「王万才诗文出版基金。」泰来出版社的社长莊延波，有着艺术家的风采和情怀，在西马文艺界颇为活跃；他豪气千云，坐言起行，虽已从商不下十年，但至今对文艺女神仍一往情深。现任大马（华文）作协首届理事会国文文书和南马文艺研究会执委。莊君从事文艺活动约有15年，常用笔名有艾梦、莊子、艾莊等。1945年2月，他在新山出生，祖籍广东澄海，在宽柔中学受完高中教育，毕业于新加坡义安学院文学系，获马来文学士学位。1966年，与马来文学者钟松发及陈亚良等出版「青青月刊」，担任社长及文艺版编辑，仅出版一期，便因经费不足而停刊了。1965及66年，他也曾与已故摄影家李晋华创办「摄影时报」，任该报社长。

1966及67年，他担任过学生周报及新生日报特约记者。1970年，曾替黄崖主编的星报编「影艺版」，为文评介新马著名摄影工作者约20位，后因赴印尼从商而停笔。1976年，于新山创设泰来出版社，印行儿童文学丛书及文艺作品，除出版了「泰来儿童丛书」第一辑（共10册）之外，也出版了犁平的「山鹰」，艾芸的「望尘集」和马仑编著的「马华写作人剪影」。偶尔也用华、巫语文写诗，他与年红、林方策划出版的「泰来儿童丛书」第一辑，于1978年8月间荣获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团体文学奖」。1980年担任大马作协（华文）第2届理事会副主席；同年4月12日，他担任南马区文艺研讨会理事会主席，举行了新山有史以来最盛大的华裔写作人的群英会，当晚举行「写作人之夜」，星洲十余名作家也受邀出席。1981年12月，他与韦暮慧适、孟沙、冰谷、沈钧庭、白岩（陈学夫）等受邀出席台湾举办的亚洲华文作家会议。翌年6月受聘赴印尼加里曼丹中部某木山任经理，于是有了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来写诗。



淡莹

淡莹是60年代中期最杰出的女诗人之一。

她原名刘宝珍，原籍广东梅县；1943年生于吡叻瓜拉江沙。高中毕业后负笈台湾，获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文学学士。1967年赴美国深造，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到加里福尼亚大学教书。

1974年，她随夫婿王润华回来新加坡，目前执教于南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早在初中时代，淡莹就开始投稿了，写的多是散文，也尝试写新诗，第一首诗发表在「光华日报」。高中时曾与慧适、陈慧桦等办「海天诗页」。在台湾四年，大量的阅读当地诗人的作品，虽然深受现代派的影响，对古典诗词仍一贯地热爱与执着，经常到中文系旁听唐诗宋词等课，所以早期诗作含有古典作风。大学最后一年，与王润华、陈慧桦、林绿等合办「星座诗刊」。毕业那年出版了诗集「千万遍阳关」，里面的作品多是抒写少女天真浪漫的情怀。她心灵性巧，诗作细腻，意境清新。善于以现代派的技巧，深入灵活的表现日常生活的感受。在美国七年，她很少写诗，回返新加坡后又重新活跃诗坛。1979年，出版的「太极诗谱」一系列的太极诗中，显示诗人对人生的感受及她对人生哲理的诠释。全书约128页，分为「太极篇」「怀古篇」「鸿爪篇」三辑。

淡莹已出版的诗集除上述两部外，尚有「单人道」、译作「大哉盖世比」，与王润华、林绿合译诗集「秋舞」等。其作品被选入「大马诗选」「大学生诗选」「中国现代诗选」「六十年代诗选」「八十年代诗选」及「当代诗人情诗选」等。目前是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会员。

他在「太极诗谱」的自序中说，这本诗集里的诗多半是他结束了漂泊异乡的生活，回来新加坡以后写的。1981年以这本诗集获得了新加坡全国书业发展理事会的「全国华文诗歌书籍奖」。与她同时获得书籍奖的新加坡华文写作人是周粲和白金。记者问她得奖的感受时，她说：「……我希望这次的获奖能带给我勇气和毅力，让我能持续不断的写下去！」她又说：「在我回来新加坡华语研究中心当讲师以前，我曾在美国留居多年，离家去国，漂泊异乡的这种孤独的感觉，使我患上了失眠症，为了治疗失眠症，我去学太极拳，没有想到在打拳的过程中，我却悟出了许多人生的哲理。……每每打完以后，思潮云涌，百感杂生，于是，我利用两年的时间，把在打太极拳时悟出的道理，通过诗歌的体裁表现出来。」



陈 孟

1978年7月底，我们在南洋商报「读者文艺」版，读到林之流的「我怎样写小说」。他的论述很令人激赏，你听！他说：「我写小说，已有十多年历史；我个人认为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比诸他者有更丰富的内涵。它既含有诗意，更富散文的丰姿，而且，最主要的是：它具备了戏剧性的特质。一部（或者一篇）好的小说，就是一个现实人生的反映，如同一个多棱角的钻石，从任何角度去看，都会发出耀眼的光芒。但是，这要经过精心的琢磨，所费心血不言而喻。我写小说，总要全力以赴，我写得并不多。我反对写小说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当我没有充分的把握的时候，我宁愿写小说以外的东西。我学习了这么多年，所得并不很多，因为小说是地心中的宝藏，非要你穷一生之力去挖掘，绝不为功。我坚持内容是小说的灵魂，技巧不过是它的躯壳。小说不能徒具漂亮的躯壳，以炫人心目为目的；它需有充实的生命，健康的生命。而这生命，是从烟火处来，也要到烟火处去。小说，绝对少不了人间烟火。镜花水月无非虚幻，人间烟火才算实际。因此我写受污染之害的渔夫，我写吃巴古草渡日的穷人，我写充满绝望情绪的出狱犯人，我写孤立无援的木屋居民，我写与私会党徒奋勇对抗的不屈的灵魂，我写反抗男性束缚的女性，我写的一定要是人间烟火。对于玄之又玄的形而上的东西，我一点也不感到兴趣。……」

林之流在最近三几年来，也发表了不少的小说，然而他的名气还没有60年代「陈孟」的那么响亮；事实上，林之流就是陈孟，陈孟也就是林之流，都是陈建成的笔名。陈孟是北马的小说家，写作严谨，构思巧异，有其独创的殊风格，曾出版了小说散文集「偷灯泡的人」，短篇小说集「小羊」和合集「篱笆」等。

1941年6月，他出生于吡叻州太平，原籍福建同安，现任教师。其他笔名尚有：费朔、秦白、胡朔、杜文风等。数年来，还用了嘉文、流芳、布衣、黄炎、何素、何人、小禾等笔名，发表了几十万言的儿童生活故事、书简、寓言题及寓言等作品。已出版的儿童文学专集：㈠我快乐无比（1981年6月，署名流芳）；㈡真正的友谊（1981年，署名小禾）；㈢金色的马。「金色的马」获得1982年度「福联文学出版基金」出版专集。



陈蝶

陈蝶是一位文坛新秀，大概于1975年前后在西马文艺界崭露头角了。她常写诗、写散文，也写小说和书评。读过她底作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陈蝶很有才气，其作品绵密清丽，颇有深度，多能独具新意。

她的原名陈婉容，1953年12月14日诞生于山明水秀的槟榔屿。在槟城公民总校受六年华小教育，毕业于阿鲁拉摩西国民中学。南下吉隆坡工作，现为公务员。在「她们的小说」这本12人合集里，她的短篇「为谁风露立中宵」被选入。另有笔名：艾枫、寂寂等。

陈蝶博览群书，写作严谨，爱唱文艺歌曲，也会拉二胡。请她谈一些读书与写作的心得时，她答道：「当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便梦想着将来做个文字的魔术师——也是作家啦！我想，把文字排来排去，组成一篇美丽的文章，真是了不起的事哩。我常常为一些动人的篇章神往不已，对一些美妙得令人叹气的句子简直羡慕极了。就盼望着有一天自己也写起文章来。我便由这样天真的想法，引导着自己，一天天的走向文坛。

「小朋友们要开始拿笔写文章的时候，那心儿真是紧张的，怕写不好，怕别人笑，怕用错字，又怕没有人赏识，一颗心七上八下，结果便少了一位未来的作家！他们在学校作文时，便是踏上写作的路了，经过老师的指导，多数都能一板一眼的写，但是没有他们自己的发挥，那文章读来便没什么生动了。我注意到的，是每当一班学生一同写『假期中的一天』时，大部分都写同样的海滨游记，连出发时间、地点，所进行的游戏都是一样的。当然，这是在指导下写成的。问题是，假如让他们自由发挥，那效果又如何呢？」

最后，陈蝶强调：「孩子都需要大人的赞赏和鼓励，多看课外读物，使他们的思想接受更多磨练和教化，是能激发他们潜在的智慧的！」陈蝶于1978年，与丘梅、尤峰及丁云四位写作人，荣获南马文艺研究会主办的第三届散文组萧婉香青年文学奖，得奖作品是：「人在灵台方寸地」「杯传千盏」。评审人钟夏田的评语为：文气纵横，自成风格。她也以诗作「奔马调」，获得1978年度「大马现代诗奖」主奖。曾任大马（华文）写作人协会中文书。有4首诗歌：「奔马调」「山农」「苦医」「挂空歌」（南文会第四届青年文学奖得奖作品），收入合集「成长」（1981年10月）一书里。1982年杪以「山中流水几时还」，获得大马作协／通报短篇小说奖的优秀奖。1982、83年，在通报「文风」副刊写「文艺信箱」专栏，甚受欢迎。



陈华淑

「老实说，我本不是一块写作的好材料，也并不热中于写作。当初写了几篇游记，不过是想用文字把一些生活上新鲜的感觉，旅途中美丽的景物记留下来，以后睹文思物，也可享受一番「重温旧梦」、自我陶醉的滋味。由于从来没有想到要出书，所以写起来倒是顶轻松自由的，思潮一来就执笔，灵感一失便收卷，虽然称不上是「精心杰作」，篇篇是肺腑之言却并不假。」

——这是女作者陈华淑，在她于1978年3月出版的游记「飘飘夜雪报冬寒」的「后记」中说的。她这一本书面世后，得到好评：文笔隽永，词藻清丽，感情真挚。

读她底游记，每每令人心焉响往。她在「旅美生活的回顾」里写道：「八月的西雅图，虽值盛暑时期，却因为多风而不致太热。而且夏天的玫瑰尚未凋谢，秋天的枫叶已开始转红，然后又是白雪映红梅的冬日，和东风吹樱桃的春天了。这些时令的迭递，当然会予人许多生活上的不便，但也使人们生活得更多姿多彩，俗语说：没有『寒冬的严厉』，怎知『春日的暖和』？没有『炎炎的夏阳』，那来『飒飒的秋风』？对于长居在『终年如夏，一雨成秋』的国度里的人们，初次领略到其情趣，当然是念念不忘的啦。」

「象是做了一场甜蜜的绮梦。一觉醒来，不过是两点多。往窗外一望，哇！出现在眼前的竟是一个白色的世界了——雪花不再飘落，风息全无，净朗的天空挂着一轮皓月，艮辉静静地泻落在白色的屋顶上，枝桠上，拾级上，草地上，和小路上。月光雪光相互辉映，令人不敢迫视。大地象一位披上白纱长裙的佳人，玉洁冰清，风华绝代，叫人倾心爱慕，……」（飘飘夜雪报冬寒）

陈华淑，祖籍广东潮安，1938年出生于新加坡，南洋女中毕业后攻读南洋大学中文系，1964年考获新加坡大学教育文凭。笔名有：孟淑卿、斯特、朵林、玉芷、陈淑华等。

1961年，陈华淑曾代表南大篮球队远征印尼，返星后即发表「印尼散记」多篇，行文清丽活泼，对事态记叙和人物描写，有独到的手法。1971至73年，曾暂离教职，前往美国旅居两年，「飘飘夜雪报冬寒」便是她随夫婿孟加，旅游欧美回国后所撰写的作品，文笔清丽简洁，尤以描写风景著称。现今政府中学任教席，一向致力督导学生从事写作。



陈慧桦

陈慧桦和林绿，原是马来西亚的两位颇有才气的诗人；大约于1964年留学台湾后，至今都未返回本邦，经过十余年的奋斗，如今在台湾也享誉数年了。

陈鹏翔是陈慧桦的原名，于1942年生于吉打居林，笔名尚有「林寒涧」等，祖籍广东普宁。过去是「海天」月刊的创办人及编辑。负笈台湾后，毕业于师范大学英语系，获台湾大学外文研究所硕士学位，并在台大比较文学博士班攻读。现任教于台湾师大英语系，并为「大地诗刊」编辑之一。在文学方面，有了相当的成就，已出版的著译有：诗集「多角城」「云想和山茶」；散文论文集「板歌」；论文集「文学创作与神思」；翻译小说「苍蝇集」「集中营的一日」「当代德国小说选」；翻译戏剧「奥斯本戏剧选集」；并编有「翻译史」「翻译论」「从比较神话到文学」等。

一位台湾女作者温雪云在一篇专访「文学批评界的新锐——陈慧桦」文章中说：「翻阅他出版的『板歌』，我发现大学以前的他曾投注了大部分心血于诗作，及诗意很浓的散文。目前在台大外文研究所博士班攻读的陈慧桦，近期的作品似乎都是为了印证理论的批评论文。……自幼兴趣的广泛，使他不自觉的扎稳了文学批评的基础，『要多读书！只读本科的知识，在今天这个时代是不够的，有空，翻翻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美术史、无论如何，总该有些起码的知识。』或许是教书的感受吧！」

陈慧桦在论文集「文学创作与神思」的「自序」中说：「我是一个喜欢创作的人。创作的心灵活动跟文字批评的心灵正好相反：一种是以心感物，一种则必须进入文学里去体会作者是如何感物。一个人要同时运用这两种心智活动是不太容易的，其结果往往是学术研究阻碍了文学创作。从此一脉胳来看，所以我真羡慕并且佩服叶维廉和杨牧这些学者诗人，因为在他们念研究院时，尚能不断换轨，既写学术论文，又创作了不少掷地有声的诗作。不过以一个有创作经验的人来写评论有一个好处就是，他能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但有一先决条件就是，他必须受过充足的训练，否则把论文写成一团文意纠缠不清的文字，则根本无从发挥其作为桥梁引导读者进入作品里的功能。」



麦秀

麦秀是70年代极活跃的写作人之一。槟城崛起的青年作者，人才济济，文人辈出；而胸怀豁落，卓有见识，从不俯仰随人的麦秀，由他主持的犀牛出版社，已成为风尚，其声势不可不谓浩大。

麦秀原名郑文水，原籍福建晋江，1944年生于槟城。1963年，他毕业于韩江中学之后，担任「教与学」月刊助编，较后在槟城教育出版社任职。他曾经是海天社社员；1970年，与李有成（李苍）、思采、归雁、梅淑贞、江振轩及慧君等文友组织「犀牛出版社」，出版「犀牛丛书」与「大马文丛」，他是该出版社的经理兼主编。

麦秀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写作，最先写诗，后来转向短篇小说、散文及什文等文体去发展。常用的笔名尚有：纪康、艾玲、小康、斐斐等。1977年，他以中篇小说「海葬」荣获了南马文艺研究会主办的第2届「王万才青年文学奖」。他的小说文笔流畅，情节曲折，故事动人。

雨川在「评介『再见斑马线』一文中说：「麦秀写作的技巧是高超的。他能运用简练的笔触，把人生一些精彩的片段描绘出来，而且描写得那么生动、深刻；这点，足见在他这本书的序语中所说：『每一篇的完成都花费了不少心血』，不是虚言。…… 麦秀不是站在十字街口为人生讴歌的作家，他是透过他那种知识份子的眼光来看待人生，同时又刻意在艺术技巧上求新，所以，在内容上，与现实生活是有一段距离。」

麦秀已刊行于世的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再见斑马线」「绝粮」，散文集「黄昏雨」和六人合集「犀牛散文选」等。「绝粮」和「黄昏雨」由台湾国家出版社出版，印刷精美，封面设计新颖。「黄昏雨」篇首由李有成写序，他说：

「基本上，麦秀是位小说家，他的散文，我认为是小说家的散文。一般而言，小说家长于描写，长于叙述，麦秀的散文多半也是以这两者取胜…… 文学毕竟是文字的艺术，创作最忌的是文字上的疏懒，写景与叙事更是如此，作品的高低往往取决于文字是否精确，语言是否创新，诗与散文尤然；麦秀的散文在写景与叙事方面已经有了成绩。…… 仅就题旨而言，我却偏爱他散布在叙事散文中的格言式的哲理。」

——新著「磐竹难书」（杂文集）于1982年出版，内收的杂文，都发表在槟城华商报同名的专栏里。麦秀是以嬉笑怒骂的姿态和尖锐的笔触，毫不保留地揭露社会畸型及黑暗的一面；尤其是批评华人社会的陋习、弊病，更是一针见血。



毕洛

毕洛，是吉隆坡报界的知名人士，因他曾任建国日报总编辑，并任马来西亚编辑人筹委会秘书；毕洛，是优秀的诗人，因为他的诗集「梦季·艮色马」面世时，曾令人惊佩他的诗才！

1966年7月，毕洛的诗集「梦季·艮色马」由台湾的布谷诗社出版。台湾诗人李莎在「写在毕洛诗集之前」（序）中说：

「……读毕洛的诗，我们将会感受到他底脉搏的跳跃。从他底诗里，可以窥见知慧的火花的迸烁，同时，亦能觉察出他那份真挚的罗曼蒂克的热情。总之，他底诗的本身所表达的：即是对于理想狂热的追求而显现的一种精神状态的高度升华。……他底诗，没有那种故弄玄虚的晦涩，正符合了当前诗人们提出的现代明朗化的原则。」

王润华在这本诗集的简介中说：「毕洛，原名张齐清，有『魔鬼诗人』之称。其实他的心最不魔鬼，很感情，他的诗好像是最原始的牧羊童神笛所奏出的音乐。毕洛曾以各种笔名，早年在马来西亚各文艺刊物写作，来台后，加入现代诗队伍，毕业于政大新闻系。」

他出生于森美兰芙蓉，曾从商，兼任马来西亚电视台访员。1976年7月，他的诗集「梦季·艮色马」再版，他说：「这次重印，我只加进了一首诗，说起来，也真令自己惭愧。同时，我也把诗集改了名称，并不是我不喜欢『梦季·艮色马』，只是我觉得我已经跨出了梦季，到了另一季。」——书名改为「玻璃鱼」，列为建国日报文艺艺书之四。他说过，「梦季·银色马」只有那么短短30篇的诗稿，但是含着他4年大学生活的缩影，和多年来的感情活动。或许里边儿也塑造了一些偶像，当然这些都染上他自己不成熟的感情；包括主观和直接的。——早在1966年4月间，替华洛写序的李莎，便祝福这位年轻的诗人，从「梦季」里跃出来，骑上这匹闪耀着希望光辉的「艮色马」，继续驰骋于辽阔的诗的绿原……

1978年6月，毕洛在一篇「开始写诗」的短文说：「我在台湾写了四年现代诗，作品散见于中华日报副刊及小说创作，还有一些是发表在我们几位写诗朋友创立的『星座诗刊』。现对于在写诗的朋友，我只愿意说，初时可以模仿，但慢慢必定要突破和建立自己的风格；诗，除了表达感情之外，意境的完美是缺少不了的。只要好好耕耘，将来一定有收获。」



张寒

张寒是中马的小说作者，自50年代最后一两年开始，在小说创作上有一定的成就。他的小说结构奇特，手法巧妙，用字简洁，明白晓畅，幽默风趣，对话奇巧，尤擅幻想，唯主题方面稍欠积极性。原名张子深，祖籍广东揭扬，1939年6月23日生于吡叻州朱毛埠，6岁随家人移居吉隆坡。1958至62年留学台湾。台湾政大中国文学系毕业，曾任芙蓉中华中学文史教职，1975、76年担任过吉隆坡建国日报副总编辑及执行董事兼主笔。「揭扬客」「弓长」和「蒲鹤寿」等，是他的另一些笔名。

张子深编写过一些中学华文课本。留学台湾时，于1962年曾出版短篇创作集「梦里的微笑」，什文集「三余闲话」，并于1969年获得中华民国政府所颁发的海外文化奖。1962—64年，蕉风出版社每月随「蕉风」月刊出版一本卅余页的中篇小说；当时张寒约有6本中篇被选用相继问世，即：「冷若梦」「裤子」「雁语」「失落的爱」「两代」「夕阳」等，拥有无数的年轻读者。

1976年7月，他的另一本短篇小说集「大冷门」出版了，列为「建国文艺丛书之二」。他在「跋」中这么写道：

「校完这本小说，心中仍然有无限的感喟。我记得很清楚，这些作品的写作时间，是相当接近；而那一段日子，是心境颇为窒闷的时候。我当时是在一间相当著名的独立中学担任华文主任，兼教华文，学校中丰富的藏书，尤其是绝少人借阅的哲学作品，成了我的最佳伴侣；而且我也酷爱钓鱼，于是池塘边，小河畔，甚至大海上，都有我的踪迹，一竿在握，神驰万里，不管朗日当空，或是风雨如晦，我都能自得其乐，许多作品的构思，都是在钓鱼时完成。现在想起来，这一段日子，仍然如嚼柑榄，使人回味无穷。这集子中的『没有人爱我』『判我死刑吧』一度成为争论的对象，……我向来很少对他人的批评作正面答辩，正如我从不计较到底用虾或是用蚯蚓钓笋壳鱼收获比较丰富一样，每个读者有批评的权利，同样的每个作者也有保持缄默的权利。」

1973年7月，吉隆坡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张子深（揭扬客）的杂文集「三余闲话」，他在「序」中说：「从读中学起，我便和稿纸结了缘，在四年大学的贫穷日子中，我也不间断的写作，我写诗，写散文，也写小说，没有一样自己满意，于是又改写杂文，……」1979年5月初，张寒重返报界，出任隆坡马来亚通报执行总编辑。后任新生活报影业部经理，1983年任该报执行总辑兼经理。



张 树 林

1974年，社址设于吡叻州美罗的「天狼星诗社」，出版了一部厚达306页的「大马诗选」，列为「天狼星丛书1」，主编温任平。

4年后——1978年7月，天狼星诗社又出版了另一部现代诗选集「大马新锐诗选」，列为「天狼星丛书3」，它厚达212页，主编张树林

这两部诗歌选集，该是大马现代诗人的大合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大马新锐诗选」的出版，显示了新的一批现代诗人也脱颖壮大了，张树林似成为大马现代文学后起的重镇。该诗选附注：「新锐」二字，不能以年龄的长幼来作准则，而系指后起而具有潜力的创作者。「大马新锐诗选」的23位新锐，展示了马华诗坛廿世纪，80年代的新锐风貌。他们应是继「大马诗选」后的另一批诗作者，也是诗坛一股后浪。

张笔傲、江震寒、凌江飞等是张树林常用的笔名；祖籍广东普宁，1956年2月生于吡叻州；从1973年开始写诗，现任天狼星诗社副社长。著有：诗集「易水萧萧」（1979）；散文集「千里云和月」。（1979年10月）十七岁时，他在校内组织中文学会，并被选为主席，同时期创办「吡叻河」期刊、「激流」期刊，担任过十联文学研究会主席及顾问，亦是「天狼星」期刊的编辑。于1978年赴台造访文化界先进，并与关心马华文坛动态的大学文艺社交换意见。同时考察台湾出版业。

张树林在「写在『大马新锐诗选』编后」中说：「文学史不会否定年轻作者的成就与地位的，那些企图明文规定某个年龄的人才能写作的人，将为廿世纪的文学史留下一个最令人难堪的笑话。事实上，马华诗坛超过卅岁的诗作者多已封笔，成为『前作者』，留下来仍不断耕耘的经已寥寥可数。后起的新锐对马华诗坛具有『接棒』『发扬光大』的责任，可谓任重道远。」

他在该书的个人短序中说：对于一个爱文学的人，他的心灵总有千形万状的负荷，在白茫茫的一片孤渺里，独自去回应自己的喊声，而在这成长与不成熟的年龄，开始让自己的思绪，冉冉地流露在诗里。用自己的声音去喊自己的名字，用自己的眼，去看黄昏里落叶中的神。

张君是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举办的1981年度第4届文学奖的优胜者，以作品「初嫁」和「大合唱」荣获诗歌奖。1975年，曾获得「全国散文创作比赛」季军。现任某公司经理及出版社负责人。



梅井

在马华社会里，致力于研究当地文化，特别是有关马来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写作人，并不多见；而出生于北马的梅井，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华族的权威。梅井，并不姓梅，他的原名曾松华，于1932年3月29日在吉打的瓜拉慕达出生，但却在华玲长大，因此他尚有Putera Baling的笔名。他除了用梅井作笔名之外，其它的还有：马卒、Meji Sulong等署名。

他仅受过小学教育而已，是一位虚心学习、自修苦学成功的作家。年青时代，他做过木工，收入少，生活苦，夜间空闲便写些稿投到报纸副刊去发表。由于他专门研究马来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便写些介绍马来风俗和文化的文章去投稿，受到副刊编辑——尤其是老作者兼编者林姗姗的鼓励，和读者的欢迎，所以后来越写越多，越研究越勤力，终于精通华巫英三种语文；早期多用华文写作，后期则用巫文编著较多，曾为新马各华文报副刊、马来报章Dewan Bahasa、Dewan Sastera，以及全国作家协会出版的Pena期刊和其他马来刊物写稿。

由1955年开始从事写作和编著工作，至今已有20多年了，他的著作相当丰富，少说也有20部，其中由新加坡国家语文局于1963年出版的「马来风俗与文化」，是一部珍贵的参考资料，24开，298页，20余万言。当时国家语文局局长斯拉密穆耶那博士在序文中说：「这本书的出版，目的是要向华族人士介绍马来民族的风俗与文化。通过这本书，未熟谙国语而熟识华文者也有机会了解马来社会的风俗以及文化。由于以华文写成，这本书无形中就丰富了中国以外有关马来亚马来文化的华文文学。曾松华君，笔名梅井，显然向来深切关注马来文化。……梅井君介绍马来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出自诚挚的。但愿梅井君这本著作获得华族社会的良好反应，作为亲近马来民族社会的桥梁。」

1959年，梅井南下吉隆坡在艺华出版印刷有限公司担任华文助理编辑；1960年到新加坡上海书局做事，与友人合作执行「华马大辞典」的编纂工作，较后主编「国语月刊」，直到1963年才离开上海书局。1963年至64年，担任新加坡国家语文出版局的翻译员，同时在成教班服务。1977年，他加入吉隆坡泛马出版社编辑部，主编「小读者」月刊及编写小学历史课本。现居槟城。



梅拉

「梅拉女士是目前仅有的一位马华女作者。她写着她所熟悉的妇女题材，反映了各种环境底下不同的女性的生活、思想、感情与憧憬；笔致细腻委婉，描写少女情怀，尤其体察入微，把我们引进一个陌生的，新鲜的境界中。本书编选的九个短篇，可以明显地见出她这些特点。」

——这是1962年，群岛出版社印行梅拉的短篇小说集「生命的航程」之「内容提要」。

今日的马华文坛，崛起的女作者正与日俱增，陆续有单行本问世的也屡见不鲜；然而，能够像梅拉这样的深入生活而创作的女作者似乎是少之又少哩！她原名陈梅逸，祖籍广西梧州，1941年7月生于新加坡；服务教育界多年后，转行从商，早期担任过一份少年刊物的助理编辑。著有：短篇小说集：「生命的航程」「丽人行」和「围墙内的女人」；通讯集「给孩子们」。——梅拉是极少数写儿童文学作品的女作者之一。又署宋玫。

她在1964年出版的「给孩子们」一书中的「序言」里说：「我是衷心的喜欢小孩子，假如我有安徒生的那一枝妙笔，我一定要为小朋友写些令人满意的作品。可惜，星马文坛尽管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著作，尽管有不少擅长写各种各样作品的作家，然而，至今还是缺乏了替小朋友写作的作家和适合小朋友阅读的作品。什么时候，我们这里才能出现一位安徒生呢？小朋友们和我都是那么殷切的盼望着！为小朋友们写作，这该是件多么愉快和有意义的工作，这种事业也是不朽的。」

梅拉似乎有一个不如意的童年，她在「生命的航程」的「代序」中说：「七岁那年，就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由于父亲失业，弟妹拖累及家庭的贫苦，父母终于忍痛把我交托给一位远亲供养。虽说是暂时性质，不过，我那悲苦的童年生涯就此开始了；我已经失去了童稚的天真和快乐。小小的年纪，我已学会了老成，比起一般的同年的伙伴来，我是太懂事，太早熟了——对于一般世态和人心的了解——当伙伴们在欢天喜地的嬉戏时，我只有静静地坐在一旁发呆；当小伴们大吵大闹的时候，我却只有沉默。」

——她是诗人蓝金的太太；蓝金本名周信忠，祖籍福建，于1962年与莎茜合著诗集「椰笛与竖琴」。



梅淑贞

梅淑贞是70年代新马杰出的女诗人之一，于1949年出生于槟榔屿，祖籍广东台山；1974年毕业于吉隆坡拉曼学院商学系。现任职于八打灵为某大工厂会计师。

她除写诗外，也写小说、散文和翻译；诗作及散文，独具新意，为女作者群中出类拔萃的天才。1972年9月，她的第一部诗集「梅诗集」由槟城犀牛出版社出版。温任平主编的「大马诗选」，收入她的「空无的山」等8首诗。1976年10月出版的「犀牛散文选」（六人合集），收入她19篇散文，由她写序（「犀牛」），说：

「我们这次出版这本散文选，从招集社员到出版，已化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皆因这硕果仅存的六人，也散落全马各地，彼此之间的联络颇为不易。况且文艺到底是件温饱之余的事情，所以有几个社员因经济问题而未能参加出版，是很无可奈何的。如今『犀牛』乃于逆流中前进，是否能生存下去而『开枝散叶』，还须赖于本身的能耐与读者的支持。」

张瑞星在「学报」913期发表的「略评犀牛散文选」文中说：「六人之中，功力最深的，首推梅淑贞。『淋漓尽致』与『顾盼生姿』应是形容『最后的华尔滋』与『雨霖铃』这两篇散文的极适当词语。只是在幅度方面略嫌不够繁富。一如她的诗，她的散文也是一贯的古典的晶莹。或许，对『尊前』『题壁』『梦里孤灯』这些『散文』来说，『现代词』似乎是一个更好的名称。其余的则是密度薄轻的『抒情文品』。……」

梅淑贞在「学报」发表的一篇小品文中说：「……虽然一向来对文学的兴趣比对任何其他学科的兴趣较大，也在这方面有点天份，念起来也会事半功倍，可是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念文科，因为总认为若当文学是一种爱好，便可以终生享用不尽，兴趣可保持历久弥新；但是一旦把它沦为吃饭的工具，便会如余光中所说的：『到目前忙着写诗、译诗、编诗、教诗、论诗，五马分尸之余，几乎毫无时间读诗，甚至无时间读书了。』本来所兴趣的日久便会厌腻，甚至有出卖自己的感觉。因为这种对文学艺术抱着近似宗教家对宗教的看法，所以后来才选择了商科。」——梅淑贞与牧羚奴合译的诗集「湄公河」（作者马来诗人拉笛夫），于1973年5月出版。多年来，她一直参与吉隆坡蕉风月刊的编辑工作迄今。这位女编辑人除了常发表文艺创作外，也在该月刊写专栏「人间集」，为时也有数年了。

梅淑贞于1983年5月获得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主办第5届文学奖的小说奖，作品《父丧》。



莫邪

莫邪是新加坡的女诗人，写的是现代诗，大概在60年代末年崛起于文坛。

1970年8月由五月出版社出版的「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莫邪与夏茫芳是15位诗人中的二位女性。该合集中，选入莫邪的4首现代诗，即：「那女孩」「扬帆之后」「守着橱窗」和「放生」。她在「15人序」中写道：

「写诗是一种心力的奉献，必须真诚，必须严肃，而不需要很多奇怪的文字。■诗的作者这样想且这样做了，就有一个最佳的起步，之前，他必先吸取丰美的营养，使自己有一双能透视真善美的金睛、两只能拗断丑恶伪的铁腕。于是可以循着先行者的足迹走去，谨慎地不要把自己的每一步都踏入他们的脚印。他庄严的雕塑所见所感，最后他留给众人的形象，必然清晰而壮硕。■诗的读者不应奢望有大量的，值得朗朗诵读的诗出现于一个作者。因为诗的历史是永恒的。而时代的辽阔与缤纷，常常令人笔不从心。但是，苛求自己、不断地输血予这一个苍白的时代，是一个写诗的人终生惟一的大任。」

何绍庄在诗评论「十五个诗人，十五种风格」一文中说：「莫邪有着强烈的男子气概和理性深度。我以为『放生』一诗足够代表莫邪。一种因外界的波动而产生的幻灭感，逼使『她』转向宗教的宿命观。这种思想是非常不东方的……但不可否然的，『她』的本质是善良的、母性的。由于热烈的爱（包括全人类），使『她』出此下策，这是必然的现象。」

莫邪原名杨萱，1950年出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荣誉文学士，曾任职于南大华语研究中心、南洋商报记者。她有3篇散文编入「十三人散文选」一书

1978年3月底，她参加由杜南发主催的「诗的题材及其表现技巧」座谈会时，曾说：「我不认为写诗一定都是写美的，在我来说，最能触发我的悲哀或愤怒的现象，因此我写诗时，我几乎没办法去选择我的表现手法，就凭这一股冲动去写下来。……我向来写诗，都以强烈的感情为根基，否则一定写不出来。有时我有很真的感受，但只能记下一两句好像是很美的诗，可是因为没有那种强烈的冲动，所以无法持续完成它。……写诗给我的感受，是它能给我的肉眼看到一些或许不是一般人所看到的事物，它能使你的心眼和天眼开放……」

在柏杨主编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和散文篇2书里，收入莫邪的「那小孩」「守着橱窗」「山鬼」「彼岸的妇女」「钗头凤」（5首现代诗）「火车走过」「尼泊尔浮雕」（2篇散文）。



莫河

「莫河，是一个热情奔放的散文作家，他礼赞星加坡，也礼赞马来亚；他关怀热带的一草一木，人物风貌，尽情地来舒发他的感情，这是有他的『在马来亚的土地上』一书为证的。……难得的是，他十年如一日地到现在还写散文，这种干劲，是许多人没有的。」

——赵戎在「新马散文作家与作品」一文中，提到莫河时这么说。

莫河，原名黄昌虎，另署李颙、汀上黄等，祖籍琼州文昌县，1939年生，新加坡师资学院毕业，现任教职；为人随和诚恳，温文有礼。已出版散文集「在马来亚的土地上」「我的歌」「兰花飘香」「满天云霞」，合集「长堤上」「出走」「陷阱」等。他的散文及游记，层次分明，颇饶风趣。在一个文艺座谈会上，他发表「写散文游记的一点心得」：「散文是一种自由，不受拘束的文体，作者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发挥情感的产物，尤其是散文游记的创作，由于作者的人生观、思想、爱好、生活环境的迥异，再加上主观与客观的问题，因此，就产生了多姿多彩的散文游记创作。……无论何种的文艺创作，都必须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不可，尤其是散文游记，没有亲历其境的人，是没有法子去描绘一切真正面貌的，一篇情文并茂的游记，不但是作者的经历过程，同时也是作者的生活经验。……写游记，单从技巧方面去搜求是不足够的，也是次要的问题，我们应该从修养上着手，什么是修养上的问题呢？就是从实际生活中摄取广泛和深入的经验，要摄取经验，必须要有观察力不可，从平凡之中发现非凡；从细部之中看出全体，但是经验还是不足够的，即使经验是如何的丰富，总是有着极度性的。」

画鹿（张金汉）在「谈谈『我的歌』」中说：「本书的特色之一，诚如书名所题『我的歌』一样，所有的文章都是作者个人的歌咏，是作者以抒情散文的形式，写出那颗心灵在对应着天地万物的各种景象时所产生的各种感触，其中不但流露了作者真挚与丰富的情感，也道出作者内心世界的响往与追求的目标，更表现了作者的人生观。」——在柏杨主编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作品集·散文篇」（1982）里，收了莫河的2篇散文：「夜过星柔长堤」「落叶」。在「吾土吾民创作选·散文集」（1982）里，选了莫河的2篇作品：「凤凰园里的童年」「走过金文泰路」。现任新加坡作协理事会（1982—83）联络主任。



清 疆

1976年前后，北马文坛冒出了一位很优秀的青年作家；其实早在六十年代中期，他的名字便在文坛出现了。——可是绝不像后来那样引人注目。因为他在短短两年内，出版了三本深获好评的新诗和散文集。他的作品以结构严谨，行文流利见称。

这位优秀的写作人，即是清疆。

清疆的原名苏亚峇，潮籍；1948年10月诞生于吉打州双溪大年。小时在双溪大年新民小学受教育。小学毕业后升入当地依布拉欣英文中学，1969年在该校念完大学先修班。当过一阵子临时教师，然后南下新山接受师资训练，成为数理教师。

1972年被派到东海岸丁加奴州勿述县的日底中学以及东姑马末中学执教。1975年8月考获英国伦敦大学校外哲学荣誉学位。1977年4月获调职回吉打峨仑中学执教至今。

苏氏出身贫寒，从小就在乡下的菜园里长大。父母务农，父亲也兼到各地兜售鱼虾，奈何他性好赌，与母亲不时口角争吵。身为长子的他，下有一位弟弟和五位妹妹，加上整个中学阶段他母亲卧病在床，家庭生活并不安逸。为了贴补家用，以及争取机会继续求学，课余除下田工作外，还替人锄过草，卖过冰淇淋，代理过书报，当过报馆通讯员，教过补习……在半工半读的情况下，念完了中学课程。

这位谦谦君子念中学时，便开始爱上写作，藉以抒发自己对生活的体验与感受。除戏剧外，各种文体都尝试写过，常用的笔名尚有：清艾、径稀、冯璃、苏清强、农勉、芭沉、、踱潮、浒悠、虔印、随云、孤竞等。已结集的著作有：「云絮朵朵」（诗集，署名随云）、散文集「村夜掇拾」和「万里星天」；这两本散文集分别荣获1976年度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及雪州潮州八邑会馆文艺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1974年，他的父亲自尽身亡；当时他正远离故乡外，是生命史上最大的打击。他表示：平时常爱写作，只想为文坛尽点棉力，并不在于扬名。

清疆的坚苦卓绝、好学创作的精神，是值得年轻一代学习的！

——处女集「村夜掇拾」共收入他描写农村生活与面貌的散文32篇，多为60年代末期与70年代初期作品。这部书获奖时所得的评语是：「用亲切的文字从细小的角落，把马来西亚的乡村人民生活及大自然，一一刻描出来。」「万里星天」也收入32篇散文，主要在抒发感情，描写他所见到的人生。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梁园

1973年12月，吉隆坡新明日报（马）同人在报上登了这么一则辇词：「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不复在，夕阳难再红。生离死别挥手送，小谷仍回响，暮园依旧同。」

——这是敬辇他们的同事黄尧高（梁园）逝世的。

梁园的不幸去世，轰动了整个文坛，许多社会人士为他不胜唏嘘。有一家报章打着这样的标题：

「疯狂杀手！　伏击黄尧高
文坛损失一作家　问一声谁害他？」

黄尧高是梁园的原名，其他笔名尚有小谷、黄原、黄元、鲁天等等，祖籍广西容县；1939年9月3日出生于吡叻州江沙瑶伦，毕业于太平华联中学，曾为临时教师和校长，积极从事文艺创作，与友人在北马出版海天杂志，并在居林开了一家书店。1970年，他结束了营业，南下吉隆坡新明日报社当助编。

博学多才的梁园于1962年8月，以另一笔名「小谷」出版了散文集「山居寄简」，其后又陆续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喜事」「黄与白」和中篇小说「鬼湖的故事」「报恩」「陌生人」等作品；他的创作，题材现实，文字奇特和锐利。他未汇集成书的遗作，少说也有数十万言，都没有机会付梓，殊觉可惜。

有好些人写文章哀悼纪念梁园，我觉得江振轩写的「悼念梁园」最动人。他写道：

「我没有忘记，在岁月的上流，你以哥哥的亲情，鼓励我这个脸色苍白，形色悒悒的少年。当时，我方丧失母亲，是一名散发的落魄者，常常怀着想[illegible]，从廿余里的小镇，上居林找你。你在硕廊开设书店，生活穷苦而快乐，我[illegible]以揭示当年的心灵动向，总觉得，走出你的书店后，我扎实地像寻获了一些[illegible]么。

「我丧母后的日子，的确是忧悒与寡欢的，或许你觉察出我无助的眼神，曾经送我到车站，看着我上车。今天想起这一件旧事，仿佛看见你在车窗外和蔼微笑，顿时，我的心头，翻腾起按捺不下的激动。

「……你是一个和蔼者，像仁慈的老年人，对生命热诚，总想多活几年，看看世界的变迁。你的许多作品，写照着你对乡土的爱戴以及对生命的礼赞，尤其难得的是，你的作品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是的，故人梁园，我们悼念你！



梁良贯

我曾经在报章副刊上剪下一篇题名「寄伙伴们」的散文，那是 60 年代中期梁冠中的作品。作者这么写道：

「朋友，你们好吗？忆当日河梁话别，犹历历如在眼前，当日饯别席上，碰杯畅饮，豪爽的气概，证明我们丝毫未曾被生活的黑影所压倒而颓丧；纵使一千次的失望，但对生活仍充满了信心。

「我们是土地的儿子。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的祖先曾为她淌过汗，流过血，开浓笆，劈草原；现在轮到我们这一代，当我们开始会跑步时，我们便为这块泥土流汗流血和淌眼泪。我们已深深的爱上这块土地，她是哺育我们长大的，她是我们的母亲，试想想，有那一个孩子不爱自己的母亲。我们曾立下志愿，要走遍母亲土地上的莽莽胶园，不放过探源土地上每个角落所有的宝藏；我们更立志要爬上大汉山，学我们的英雄汉都亚的轩昂豪迈的气概，那阔大汹涌澎湃的彭亨河，我们更不会忘记去游戈……我们是土地的儿子，我们曾为她丰富的宝藏而骄傲；我们曾被她美丽的河山而陶醉。……」

——我很欣赏作者那四海为家的胸襟，那是青年人应有的豪情呀！

等到我于1976年，读了梁良贯的单行本「路过文冬岭」时，始知梁良贯就是梁冠中，那篇「寄伙伴们」就收进他的专集里。梁冠中是原名，常用的笔名计有：梁良贯、伍良之、伍知述、良钧陶、梁向亮、易冠、哈利玛、金晴、良灿等。1942 年他生于吡叻州打扪埠安邦，毕业于三德中学之后，曾任三、四年临时教师。1966 年毕业于傍黛谷师范学院华文组，曾被派到东海岸执教八年左右。1975 年始被调到巴生任教至今。他中等身材，博学广闻、不苟言笑。

梁良贯已出版的著作有：「路过文冬岭」（小说散文集）、「都门小集」（1977 年）和杂文集「冷眼集」（笔名伍良之，1978 年 4 月出版）。

「冷眼集」荣获大马福联会与雪州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该书文笔凝炼，言之有物，卓有见识。于1979号3月底出版的「冷眼集续篇」，也是同一「文学出版基金」1978 年度散文组获奖作品；伍良之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世情，对于正面形象给予热烈的赞美，而反面形象，则给予应有的针砭、剖析或鞭挞。嗣后，又出版「串铃篇」（1980）、「长路花雨」（1981）、「飞跃的羚羊」（1982）等。82 年 9 月，开始主编「中小学生文艺丛书」。



梁志庆

有人说，麻坡是南马的「文化城」，在此同出生的马华写作人也特别多，诸如李过、马汉、陈雪风、刘祺裕、陈庆昌（君苑）、集文（蔡文超）、村生（马春成）、笔抗、集群（周宜邦）、杜诚、方理（张慎修）、乔木、年红、蔡淡、符肇流、李叔鸣、欧羿（吴仲达）、郑文辉、萌、太保（张木钦）、颜圣兴、洪泉、浩于豪（翁文豪）、聿期（杜亚瑜）、韦辛（林振权）等等。

梁志庆也是麻坡人。好多年来，他一直热爱着文艺。他的大部分时间是用在教育和推动文艺工作上，提拔后进，不遗余力。自1969年开始，他担任南马文艺研究会秘书的工作将近15个年头；平日对指导和鼓励学生写作也很热忱。梁氏中等身材，温文尔雅，人缘极佳。原名梁双庆，以写散文为多。他还用了高梁、梁田、劲旅等笔名发表作品。1942年8月8日，梁志庆出生于柔佛麻坡，原籍福建南安。在他念麻坡中化中学时代起，就开始投稿了；那时他写小说、诗歌、散文，作品散见本地和外地的报章杂志。1960年，他肄业高中二时，转入麻坡日间师训学院受训。毕业后，历任丰盛港、巴莪等华校教师；自1970年起迄今，任教于麻坡中华基督学校。1962年，梁志庆与马汉、村生、年红、集文等创设「新潮月刊」；该刊出版了十数期，对文坛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1969年，他与年红、梦平、高秀、蔡淡、马汉等发起成立南马文艺研究会，任秘书至今。「南文会」是个很有代表性的文艺团体。该会对推动文艺不遗余力，除出版文艺丛书外，尤以首创「马华青年文学奖」最具意义。南文会出版的梁志庆的散文集「向阳的生命」，隽永有味，热情洋溢，描写物细腻秀丽。文集中的两篇散文「怀念丰盛」和「沙滩」入选「新马华文大系」散文二集内。1962年，他有三个短篇被编选小说合集「悲喜之间」书中。1972至74年间，他受邀出任吉隆坡生活出版社「儿童报」编辑，为该报编选二本儿童佳作选集：「希望在明天」及「黑夜里的烛光」。1975年，他为新山泰来出版社编选2本儿童佳作选集：「绿的椰树」和「收获」，收入在「泰来儿童丛书」第一辑内。1978年，他为麻坡中华基小编选基小生佳作选集「第一个啼声」。1982年，出版「作文指导」（上下册）。

他以诗歌「浮生画像之一——登寺」，与江振轩分享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办的第2届文学奖（1979）的诗歌奖。



符气南

「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有人说：生活像广阔的海洋，汹涌的浪涛澎湃；也有人说：生活像燃烧着的烈火，充满着热和力量。

「不管是海洋，不管是烈火，我们，每一天都一样在生活的土地上，各自扬起生活的帆，负起生活的重担。…… 」

——这是新加坡散文作者符气南的作品「向生活欢笑」的前几段，收集在他的第二本散文集「幸福的期待」内。读其作品，联想到他「负起生活的重担」，提早走完人生的道路，令人不禁有浮云朝露之感！

1976年5月2日，他来信说：「至于我的健康，除非有机会换肾，没有复元的机会。目前每星期有三个晚上要在医院接受洗肾，其中之苦非局外人所能知。『挣扎求存』是最适当的写照。…… 」

1973年3月17日，新加坡新明日报举行了「青园」作者座谈会，由主编林福利主持。我由柔南赶去星洲该报会议室参加，经过介绍后，符气南与黄叔麟就坐在我的左右边。首次认识这位高个子的作者，印象中，他是微笑而沉静的。那一回的文艺座谈会上，也见到了莫河、流川、陈彦、南子、林也、雪岚、（李文珍）谢进保、林子夜、石岗（吴俊刚）等写作人。

当时，符气南的讲题是「我写散文的经验」，他这么说道：「在那么多的创作文体中，我为什么选写散文呢，那是有原因的。因为散文的写作范围很广，它可以抒情，可以写景，也可以记事；而在读书时期，由于年龄的关系，对社会和人生的了解非常微薄，如果这时候来写小说，未免有些不自量，因此，只好从散文方面着手，写些自己熟悉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子不但写起来不会太吃力，而且也写得较为满意些。…… 这些年来，我从不断的写作中，得到这样的启示，那就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去创作，而且要不断地充实自己。对于创作的作品，也应该逐渐寻求新的风格。」

他原籍广东文昌，1944年生于新加坡，任职于商行。笔名有竹付、雨山、符铨等。遗下的著作有散文集：「海的歌唱」「八年以后」和「幸福的期待」，小说集「蚕」等。于1978年7月1日逝世，享年卅二岁。

1982年7月，他的遗孀白娇替他出版最后遗作什集「我要去溜冰」，共收小说6个、散文10篇、散文10篇、游记8篇，新诗12首——内容分为4辑，由莫河写序，白娇写后记，和附录「符气南文艺创作的道路」。



黄崖

黄崖跟姚拓、刘戈等外来作家一样，大约于50年代末年自香港到新马来搞文化事业，出版文艺书刊。黄崖曾接编「蕉风」多年，并任「学生周报」（「学报」半月刊前身）编辑。于60年代初期开始，大力地影响当时的青年作者，协助他们出版「海天」「荒原」「新潮」等文艺杂志。1970年曾创办综合性杂志「星报」。70年代中期后，他较少在文艺界活动。

他原籍福建厦门，1932年在中国出生并受教育，50年来港。曾当教员。任「大学生活」半月刊编辑委员、中国学生周报副社长。著有诗集「敲醒千万年的梦」；散文集「远方」；短篇小说集「得奖者」「草原的春天」「秘密」「弹琴的人」；长篇小说「紫藤花」「红灯」「一颗星的陨落」「迷蒙的海峡」「煤炭山风云」「雨后斜阳」「烈火」（上下2册）等。

1976年8月间，黄崖又出版三部长篇小说，第一部是「山村烟雾」，共四十余万言，背景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山村。全书以一个大家庭的悲剧为经，以清新的人生哲理为纬，交织了一部生动感人的小说。

第二部是「吉隆坡风雨季」共十五万言。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文艺创作，全书虽然着重于「动作」和「悬岩」的描叙，但处处仍充溢浓厚的文艺气息，给作者以丰富的感官上的感受，也给读者以理性方面的感染。

第三部是「金山沟的哀怨」，共十五万言。这是作者一部大著作「金山沟三部曲」的第一本。作者在书中，刻划现实人物，反映现实社会，触及现实问题，令人感到新奇，也引人深省沉思。

黄崖曾在「『烈火』的写作动机和过程」中说：「幼年的时候，在一位清秀才的启蒙下，我背诵孝经，熟读幼学琼林。祖父溺爱我，有意把我培养成为旧礼教的卫士。不久，在新潮流的冲击下，古老的家庭的支柱动摇了，我父亲成为家中第一个传统的叛徒，接着，两个叔叔跟着走上他的道路，于是我被送进新式小学。我开始了心灵的痛苦旅程。后来，我进入洋人经办的中学，在老师和同学的感染下，我对西方的文明产生无限的响往；我崇拜达尔文、林肯，敬爱卢骚、康德；虽然如此，我依然无法跳出东方传统的宝塔。」

1968年杪，南马区的一群文友着手筹组「南马文艺研究会」时，黄崖以顾问身分给予多方面的指教和协助。担任顾问迄今（69—83）已15年。1982年多次南下居銮、麻坡、马六甲等地，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表演讲。

黄崖另署：庄重、陆星、林音、叶逢生等。



黄梅雨

黄梅雨，是公认的目前大马收藏新马文学史料最丰富的一位写作人。原名李贵源，又名李锦荣，原籍广东潮阳；1947年6月生于吉打西岭，在西岭受小学教育，1964年毕业于槟城钟灵中学。小学6年级时就学习投稿了，中学时代对写作有更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常写诗、散文和书评；不久又专攻马来文，潜心翻译马来文学作品。68年在玻璃市当鱼商书记和补习教师，70年则在北赖工厂当书记。自69年起，他发现马来西亚极少人收集马华文学史料，便决心致力于这一方面的工作，至今不辍，成绩可观，颇为人推重。

1972年，南下吉隆坡新明日报任电讯翻译员，后又任职于南洋商报及东方日报驻吉隆坡办事处一小段时期；自74年开始当公务员至今。常用的笔名，尚有：沈默人、嘉应子、刁小蛮（小蛮）、孟小浪（小浪）、黄菊、林洋、黎桂园、李林祥和奥曼等等。79年7月，被选为大马作协（华文）上诉委员会委员；翌年4月，被该协会选为候补理事；82年5月，又被选为协上诉委员会委员。自70年开始，在南洋商报北马增版《绿原》副刊（林洋编）撰写各年度马华文艺书籍、刊物和副刊的总结文字，例如：1969年的文集出版概况、1969年马华小说出版概况……等等。1971年在星槟日报《星艺》副刊，撰写类似文章，例如：1970年论文集出版概况、1971年新加坡的文艺副刊、1972年的大马小说集、1973年的戏剧集…… 等等，一直到75年。1978年初，改在吉隆坡中国报的《湖滨公园》版发表；同年中期在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发表这类一系列文字。有时，也撰写马华文坛各年度总结性长文：如1970年在《绿原》写《1969年马华文坛动态》；1971年在《教与学月刊》写《1970年马华文坛动态》；1976年在新加坡刊物《知识天地》写《1975年的马华文坛》；1982年在马来亚通报和新生活出版社印行的《新生活82》写有关1981年马来西亚华文文坛的长文。此外，自1975至81年，在《斗士月刊》写专栏《新书与作者》；78至81年间在《星艺》写类似的评介文字。而最令人激赏的，是大约自78年抄开始，以林洋等署名在《文艺春秋》等副刊大量评介新马著名作家的生平与作品，这些作家包括：叶苔痕、白寒、张金燕、冰梅、李汝琳、于沫我、山东佬、易水、依藤、苗秀、鲁白野、吴锡、林姗姗、白鹤、韦晕、林参天、姚紫、方北方、陈清华、梦平（马岑）、曾圣提、谭云山等 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黄应良

「父亲——是坚强刚毅的高山，
母亲——是浩瀚宽柔的大海；
我爱高山也爱大海，
我需要父亲的坚毅，
也需要母亲的慈爱。」

这一首题名为「高山与大海」的小诗，是黄应良的作品，录取他的第二本小诗集「心境的展示」（第63首）。

黄应良，闽籍人，于1933年6月出生在香港，现为新加坡诗人。1960年毕业于南洋大学（文学士），现在任职于教育部课程发展所。他以小诗驰名文坛，195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时间的河流」甚获好评。替「时间的河流」写序文的凌叔华说黄应良的小诗「大半是经过再三的推敲吟哦再写出来的」，又指出「在诗的语言凝炼上，应良是最认真的一个」。诗人周粲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集「序」中说：「这些年来写小诗写得有份量的作者，在新加坡有黄应良，在马来西亚有何乃健。」黄应良在「心境的展示」一书的「自序」里写道：「小诗也是新诗的一种。新诗这种文体，写作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它似乎是一种属于年轻人的文体，古今中外的年轻人，都喜欢写新诗。只有天真、纯朴、入世未深甚至还带一点幼稚的人，才能写出清新脱俗的新诗。现实、老练、入世已深和老于世故的人，是很难写出好的新诗来的。」

他又说：「要在百忙当中，抽出一点时间来阅读和写作，长篇巨制的当然是不适合的，非得短篇精作的不可。而小诗正是一种短小精悍的体裁，作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挥即就，读者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一看就完，真是速战速决，简明了当！而且即使在我们繁忙的生活里，也时常会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思想和灵感，只要你袋子里常备有一些小纸头，灵感一来了，便赶快把它记下来，等有空闲的时候，再把那些小纸头拿出来，加以整理，便可以写成一首多姿多彩的小诗，方便极了。这也是我写小诗历久不衰的原因。」

最后，我们再欣赏黄应良的另一首小诗「沙滩上的天才」：

「天真的小孩，
是沙滩上的建筑天才，
不用铁钉也不用木材，
便可盖出一座座的城堡来。」

黄君另署文英华，除上述著作之外，尚有「中国的小诗」等书。



菊凡

在北马的文艺界里，「棕榈出版社」所出版的集子跟「犀牛出版社」印行的单行本一样：都有一定的文学水准；它们的社员都能勤于写作，而且有心写出高水准的作品来。

菊凡便是棕榈出版社社员中的一个好例子；于1978年7月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暮色中」，他在「自序」中说：「我平时对别人写的小说，在内容或技巧上都很苛求。我也渴望读者对我有所苛求，我想，在互相苛求之下，才会有进步，其实，诚意的苛求，也应是一种爱心，我欣赏它。一个创作者，必定要有勇气面对读者的要求，写出越来越好的作品。我自然希望自己能坚守这个信念。」

他本名游贵辉，后根据报生纸名字改叫「游亚皋」；1939年7月间出生于大山脚，父亲早丧，童年日子贫困，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十岁才入学，就读日新中小学，初中三时，因不满教学方式而中途退学，到吉打帮姐丈做裁缝，1958年底参加政府甄拔考试及格。次年在大山脚武拉必小学售卖冰水罗惹等。1960年参加日间师训考试及格，而奠定了职业基础。三年后毕业，被派到柔佛边佳兰任代校长三年，后来申请到昔加末英校任教两年；被调回吉打时先在峇仑执教两年半，然后回到大山脚玛章武莫启新小学任教至今。他性格豪迈，敢做敢为。

在中学时，他便开始学习写作；退学后因环境关系，便与写作绝了缘。1968年开始正式创作，创作态度严谨，所用笔名有：游敏、纪深、菊凡等。

温祥英在书评「菊凡『暮色中』的摸索」中说：「收在集子中的，都是菊凡这七八年来的心血。而他所面对的现实，已不是五十年代追求国家独立时的狂热，或六十年代初期紧急状态结束后的轻松，而是重建社会，建立健全经政基础的艰难过程——一方面是人口的剧增，通货膨胀的侵袭，另一方面是工业化的突飞猛进。菊凡所关心的，就是这个现实，尤其是这个现实压力下的人性，……菊凡的小说是理性的，苦心地安排起来，以支持某种哲理，某种观点，某种感受。这个弱点，可能来自他对『文以载道』原则之坚持，硬硬的加上某种教育意义。……」

处女集「暮色中」，曾获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78年度出版基金奖。谢川成在论述「以宋子衡、菊凡为例——略论马华现代短篇小说的题材与表现」中，指出菊凡的作品「旨在刻划『血淋淋的现实』，以及表现家庭纠纷与这些纠纷后面的心理背景……他作品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人际关系。……」



寒川

「六五年年底，我偶然在书局买了一本『海涅诗选』，不想这本充满青春、爱情的作品，却从此使我爱上了诗。」

——这是新加坡写作人寒川，于1970年在他的「『红睡莲』自序」中所说的。

吕基炮是寒川的原名，其他笔名有李维、卡笛、沙凡、沙嘉、吕岸、李祺、楚中林、寒林。1950年生，祖籍福建金门；五岁南来，启蒙教育是在星洲崇福学校度过的；毕业于华侨中学与南洋大学中文系。已出版的著作有：火中的诗（与蓝平昌合著）、红睡莲、在矮树下；合集有「山岗的脚步」（与晨阳等合著）、「岛屿五人诗集」（与谢冰凝等合著）等。

寒川的「在矮树下」是于1975年9月出版的，他在「后记」中这么说：

「……这本集子里的诗篇，风格仍旧极其不统一，这除了说明自己依然在学习摸索之外，更渗透了自己时时刻刻变化的思想与感情；因而也就影响了诗的主体性，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作品也就有了种种不同的节奏与风格。……十年来写诗的日子，我的个性与文章风格，朋友洞然。我向来忠实自己，但不违反良心。我不『人云亦云』，不为某种写作主义而囚隶。」

周粲曾以「林中月」为笔名，在南洋商报「新年代」文艺副刊发表了书评「寒川『在矮树下』」，他在最后一段评道：「我觉得寒川一直都坐在矮树下，树毕竟是树，即使很高大，坐在底下，也未必能见到多少东西，何况是一棵矮树。视野所及，可想而知。」

林琼曾在一篇评介「读寒川的『红睡莲』」中说：「我很赞赏寒川的拥有一段青春的诗的创作力量，他跟其他的年轻的诗作者，同样的具有一份勤恳的努力创作欲望。在诗的阵营里，他们是一支有力的生力军，将在未来的诗的前途发出青春的闪光。」

寒川喜欢以树为题材，曾写了一系列的诗歌，以「树的气候」为书名，于1979年10月出版。他也以「沙凡」为笔名，迄今在「新加坡月刊」发表了80余篇新书评介文字，总题为「灯下文艺丛谈」，文字平易浅显。

自1971年成立的岛屿文化社，寒川是该社核心人物之一，1977、78、80和81年度，担任4届正社长，现任该社副社长。由李成利主编的「新加坡岛屿文化社成立12周年纪念特刊」（1982年11月），内收寒川的「我国独立后的文学发展·诗歌」「谈诗·论诗」等9篇作品。



雅 波

雅波是西马著名的写作人。自1967年开始勤于创作以来，各种文体的产品数量都相当可观。他写小说、诗歌和散文，也写什文，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作风，令人刮目相看。

他喜欢参加征文创作比赛，曾多次夺标；可以说，雅波是以征文比赛数次冠军而崛起于北马文坛的。1967年，他以「我的召唤」获得南洋大学学生联谊会主办的全校文艺创作比赛诗歌组冠军；1969年以「崩」荣获吡叻文艺研究会主办的全吡叻小说比赛公开组冠军；1970年以「海王」获得吡叻文艺研究会主办的北马小说比赛冠军。现今他已出版了专集：小说集「崩」（1972）、「不落雨的雨城」（1976）、「焚之外」（1977）、散文集「深山寄简」（1973）、什文集「雅波专栏」（1978）等。他的「深山寄简」，尤为脍炙人口，情致缠绵，韵味深远，风格清新绝俗。他这本成名作，经于1979年2月再版。

雅波原名王昌波，祖籍广东乐会，1947年出生于吡叻州太平，在华联中学念书时，就对文艺发生浓厚的兴趣，曾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系肄业。1977年5月雅波在小说集「焚之外」的「后记」中说：「在文艺创作领域里，需要不断的创新。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时代前进而变动，为了提高整个文化水平，眼前的毁誉，根本无需加以重视。一个具有文化良心与心智成熟的作者是不会为了几个『大众化』大而无当的八股名词所迷惑与混淆，更不会因此刻意降低水准去迎合群众，大写其『媚俗』作品。因这样不但将文学史命置于死地，同时也把马华文艺导向水深火热，无法自拔的绝境。」

雅波在「谈儿童文学」（收在「雅波专栏」29—31页）一文说：「创作富有本地色彩的儿童文学是件急不容缓的事，许多旧的故事与陈旧的题材早已不适合我们这个『激变』的时代了。例如旧时中国才子佳人，英雄救美，后院订终生等的腐朽观念，都该一律铲除与摈弃。我们需要具有正确新观念的作家，写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新作品。我们不希望作家们尽在炒着三十年代或更早年代的冷饭，害得三代子孙都看着同一本儿童故事书。」

王君现任太平华人文化协会副主席、太平推广华语工委会主席，亦为闪亮出版社社长。小说集「一颗星，在陨落」，获得威省钟灵校友会1981年度文艺出版基金资助，于1982年12月初版，内收5个短篇小说。80年代初，在华商报写的专栏「醉笔人语」，颇受读者欢迎。



傑伦

「近来，我细心读着本地朋友们的每一篇散文，其中如杰伦的散文，引起我无限的喜爱，他那质朴的风格，没有过份浮夸的雕饰，没有太多感情的剩余，那一支驰骋自若的笔，细致地写出了作者对于人生，对于世界的看法。」

——这是1962年9月，已故著名诗人钟在写「园边集」序中的话；他又说：

「杰伦的散文，一如他的小说，捕捉着一些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平庸琐屑的事物，加以精工地编织，而成为一件出色的艺术品。这就是艺术家的本领。」

赵戎在「新马散文作家与作品」（刊于「新加坡文艺」第1—3期）一文中说：杰伦是个乡土作家，几乎每一篇作品都是乡村小镇的材料，充份表现了他底创作感情。

孟沙也在「天掉水」的序文中说：杰伦是在农村里长大的。许多认识和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早期的作品，不论是散文小说或是诗歌，乡土气味都是很浓很重的，而且文字朴实。孟沙又说，杰伦的诗，尤其是早期所写的，多半离不了忧伤、愁苦，缺少一股年轻人豁达与豪爽的激情。这样的诗，虽然忠实地反映了自己，有它可取的一面，但是写得多了，到底是没有多大的意义。除了感情上略嫌脆弱外，在表达技巧上，杰伦的诗较少变化，文字也不够弹性。

杰伦原名廖金华，祖籍广东罗定，1938年生于芙蓉沉香椰园区。1958年毕业于芙蓉振华中学，1962年到新加坡南洋大学攻读中文系，后来却由于贫病交迫而辍学。他在森州一个大园丘担任了八年的书记。1969、74年，两度被选为森州某区的州议员；1978年第三度获选为雪州州议员。他曾经是天出版社、青春出版社及新社的社员；目前是摸象出版社社员和森美兰马来家协会会员，也是大马作协的发起人之一，被选为首届作协理事会联络主任。

他已面世的著作有：烟雾笼罩着山村（小说集）；园边集、瓜棚豆架、天、我要走快一些（以上三本为散文集）；「天掉水」则是诗集。他的短篇「紫云姑姑」和「翻种」，被孟毅选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中，散作品「忧鬱的原野」；被赵戎选进同一「大系」散文二集内。一般来说，杰的创作，不论是叙事、写景、状物或抒情，都写得非常自然，且有浓厚的地色彩和机智的妙趣。



笔抗

西马包括了北马、中马和南马。住在南马的写作人不算少，然而专写杂文的作者，就少得可怜啦。

而出生于麻坡，目前又在当地担任中学教师的笔抗，是极少数中最特出的一位杂文写作者。他原名范春发，1936年生，客籍，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擅长写杂文，以嬉笑怒骂姿态及尖锐的笔触，揭露社会畸形的一面，作品甚受读者欢迎。于1975年12月出版了杂文集「望父成龙集」，收入40篇杂文，附录了符拏流、老表和逸群等的4篇文章，有时又像稍稍露锋一点。

「子狂」是他的另一个笔名。1971年3月，他在南洋商报文艺版「新年代」的专栏「我最初的投稿经验」里，发表了「转念间，我抛弃了一切」这篇短文，他这么写着：——

我生来就有点书生气，所以我在读小学的时候，便喜欢写文章，说恰当一点是做作文。……上了初一，那一年年底，我姐姐出嫁，嫁到一个偏僻的穷乡，我做小「舅子」送姐姐的嫁。到了那里，比拿红包还高兴的事，便是我发现姐丈养有几只「斑鸠」鸟，我要了一只，他不能不送我。回到家里我买了一个精致的鸟笼，把她豢养起来，甚是得意，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报上便是从这只鸟产生了灵感。……因斑鸠一般人都叫「咕咕鸟」，我便以「咕咕鸟」为题，以「知人」为笔名，投我第一篇稿，寄去当时出版的南方晚报，副刊的名称我记不起来了。

等次年开学，我不读初二，因兄长为我将来更美好的钱途打算，已替我办好手续转入英校。我在英校读了两个月左右，我那篇「咕咕鸟」便发表了，每一个投过稿的人都领略过第一篇文章发表的愉快的心情，那真是世界上最高兴最快乐的事。这篇文章一出，我便决定回到华校，它改变了我的一生，转念之间，我抛弃了一切，像温莎公爵抛弃皇冠一样，虽然今天我被贬在乡村教小学，但是当我执笔为文的时候，我好像驰骋在辽阔的大草原，尽情享受我每一篇文章，每一节，每一句的得意之作。

回到华校，我更加努力学习写文章，在学生周报一次征文比赛中，我居然得到入选，虽然是第八名，不过对我的鼓励与写作的决心就更坚定了。因为觉得没有高深的学识写不出好的文章，乃决心到台湾升学，……



紫曦

一位在小学初期受英文教育，后来转入吡叻女子华文小学为四年级插班生，经过短短一两年的勤苦学习后，在五年级全校举行华文作文比赛时，竟然获得第一名，从此对写作发生浓厚的兴趣。终于，成为今日新马文坛的知名写作人，她就是——紫曦。原名周玉容，1936年3月15日诞生于怡保，祖籍福建省同安县。高中毕业后，她到星洲南洋大学念中国语文系，曾在吉隆坡一间华文中学任教。常用的笔名除紫曦外，尚有：竹影、雾中君、笔奴、胡苹等。

她第一篇被刊登的文章，是念五年级时所写的一首新诗「颂怡保」，发表于当时怡保的建国日报副刊。在怡保圣母玛利亚中学念书时，她写得更勤，当时所用的笔名是周鸽心。50年代南方晚报全盛时期所主办的征文比赛，她曾二次入选，作品被编入南方晚报征文选集内，深得编辑曾铁忱（已故）诸多鼓励。

在1973年之前，紫曦由于受到念书、教书、家务俗事等的干扰，几乎完全停笔约十五年。1974年，她突然心血来潮，重新执笔，于1975年出版一部中篇「圣诞花开」，次年再印行另一部中篇「近打河水慢慢流」，以及少年读物「好女孩」。其短篇「亲情万缕牵我心」，于1978年被编入「她们的小说」合集中。除了小说外，她也写散文、新诗、杂文、游记、戏剧等。曾为马来西亚学校教育广播电台编写过数十篇儿童广播剧，以及一些教学材料等。她的小说，情节动人，颇有曲折入微之妙。1980年出版「舌花集」（杂文），81年印行小说集「明天」。

我们请教她怎样选读课外书时，紫曦很和气地告诉少年儿童们：

「我想少年儿童的兴趣和求知欲是多方面的。要是你们的能力做得到的，不妨多选看自己最喜爱的课外书刊，但是要强调一点，必须是内容健康，题正确的作品。在多读多看之后，慢慢的你会发觉自己对某一科目特别感兴，那时你就要精选精读了。譬如说你对文学发生兴趣吧，那你得先从中国的典文学读起。也许你会说这些书太深奥吧，其实这些文学遗产都是深中带浅，浅中带深，一次看不明白，再看两遍、三遍，你自然而然会体味个中的意。至于新文学作品，可选读中外名家的著作；本地的马华文学作品，更不略。从这许许多多作者们所写的作品中，你可以吸取、比较、揣摩，然后为属于自己真正的学识。阅读后，最好要做笔记，把书中的扼要写出来，的批评和感想记下来，这样才是真正达到阅读课外书刊的目的了。」



紫一思

紫一思是70年代较有收获的一位年青诗人；1977年4月，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紫一思诗选」。

他这本处女集获得1976年度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出版基金赞助出版，总共收录38首诗，大多是在1970至72年之间创作的，多发表于蕉风、学生周报（即现今的「学报半月刊）、教与学月刊、南洋商报文艺副刊和台湾的「笠」诗刊等。

紫一思的原名叫李生，祖籍广东惠阳，1952年生；毕业于吉隆坡八打灵再也公教中学，拉曼学院毕业后进入报界，现任南洋商报电讯翻译，大约于1965年开始创作新诗，他在「后记」中说，许多作品属试验性的创作，模仿气味甚浓……

我们觉得他的诗，或多或少受到周梦蝶、痖弦和佛洛斯特等人的影响。他在早期也受到徐志摩的一些影响。他第一本诗集中的第二、三和四辑（28首诗）之作品，较能表达个人的心路历程，和对生死及爱情的思索，以及对大自然的领悟。

现代派作家温任平在「序」中说，紫一思的诗，颇能创造自己的意象来表达一己的情思；他更擅于美学上的「移情」，把外象的描绘沾上主观的感受。他成功底诗作都能做到不落俗套，具有个人的声明。

1976年12月，紫一思在接受一项访问时说：

「我喜欢表现美的东西。诗，也是一种美的艺术。」

「我们这儿的诗大都缺少自己的风格。同时又无法造成一种潮流来推动现代诗。另一方面，新秀完成了作品，却没有园地发表。我认为本地报刊应多提拔新秀。当年我们这些人还是靠『学生周报』的『诗之页』『蕉风』及『教与学』（已停刊）的园地发表作品。」

「现代诗的晦涩现象是应该矫正的。造成晦涩的，包括内容与技巧，如意象模糊不清。我希望自己的诗用明朗的手法表现，把感情衬托出来。当然太过平淡的口语会造成诗太俗，除非是像佛洛斯特那样，以口语入诗，但却保存诗的美感。」

在温任平主编的「大马诗选」（1974·天狼星诗社）里，可读到紫一思5首诗：「山意」「成熟的果园」「庙」「林中的海」「黑蛾」（页225—234）。他曾以姚拓、白垚、梅淑贞、张瑞星等合编吉隆坡的「蕉风月刊」多



彭士骅

彭士骅是吡叻州著名的女校长。1923年出生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在中国受完高中及大学教育。

1950年，她在香港与怡保梁森元结婚，旋即南来，定居怡保。翌年受聘于吡叻女子中学，担任文史教席，直至1978年10月退休，前后在吡叻女中工作28年，担任校长25年。

彭士骅平生无所嗜好，但喜文艺，幼受庭训曾习作诗词，故工作之余仍不废吟咏，喜描写性灵之短句，如七绝之「梦中昨夜遇潇湘，山影横波绿到窗，身在谢陶诗境里，一声柔橹下渔乡。」词如浣溪纱：「望尽木兰江上船，雁来心事转茫然，晓风千嶂锁寒烟。几度梦回明月夜，无穷思隔楚云天，那堪哀乐近中年。」

她以「翠园」为笔名，写了不少散文，发表于国内外杂志。曾出版了「翠园诗选」及「夜窗闲话」二书。

当我向彭校长询问为么吡叻女中的学生华文程度会这么好的时候，她微笑地发表了这段话：

「我当校长时，很注重学生的读书环境。校内图书馆的采购华文图书是由我专司其职，我除了嘱咐书店一有华文新书便送来给我审阅；有适合学生看的，我便买下来，编入图书目录。同时我个人订阅了台湾出版的『出版年鉴』以及『出版家』杂志，常年查阅，一有文艺新书出版，我便去信邮购，很方便。同时我尽量搜购本地报摊上能买到的华文杂志。所以各种新杂志，应有尽有，并两星期更换一次，摆在图书馆中杂志架上。每一批新图书到来，我必教图书管理员公布新书的名字，并作简短的介绍。如果是本地马华作家的作品寄到了，我便在周会中向学生作详尽的介绍，并劝学生购买；我认为这些有地方色彩的作品，对学生写作有启导的作用。」

她接着说：「我感到一间中学学生阅读华文书籍的风气是否盛行，华文老师固然负有指导的责任，但重要的还是看校长注重不注重。一间若有华文课的中学，图书馆连一本华文新书也不买，校长也不说华语，那怎样能提高学生的华文程度？……」她认真办校教学的精神，怎不教一些教育界人士脸红呢？

彭校长已退休了，她说，退休后她得重新过一种学习的生活；她要过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文人生活，拟写「校长生涯25年」长篇自传，以记录马教育制度之变更和担任校长之苦乐。目前担任大马诗词研究总会1983、8年度文书。



温任平

不曾到台湾留学，却能享誉于台湾文坛的马华写作人，温任平该是空前第一位。他在新、马港报章杂志所发表的作品，为数也不少，引起多方瞩目。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牧羚奴与温任平是新马二大重镇。都是天纵奇才。

由他领导的天狼星诗社，正式成立于1972年。在诗社成立之前，已有绿洲社的存在，不过绿洲社是没有正式注册的。绿洲社长是他弟弟温瑞安担任。由他做总社长的天狼星诗社，有百余位成员，隶属于十个分社，大力推动现代文学运动，提拔文学新秀，栽培诗坛新锐尤众。曾任大马作协（华文）研究主任，现任马华文化协会吡叻分会主席，天狼星诗社社长

温任平，原籍广东梅县，1944年诞生于怡保，智慧过人，自修考获高级剑桥文凭，现为伦敦大学汉学系海外学生；目下在吡叻冷甲拿督沙洛中学任教。他对文学理论颇有建树，长逾二万言的论文「论诗的音乐性及其局限」，已收入洛夫编的「现代诗概论」；另一篇两万余字的论文「电影技巧在中国现代诗的运用」，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来探讨诗艺，亦已收入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

他的散文多篇，分别被选入「海内知己」「天涯比邻」「浮云游子」「风雨故人」4书中，均由白先勇主持的台北晨钟出版社出版。此外，台北中华日报出版的「情感的火花」，文馨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散文选」（余中生编），大汉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散文大展」（黄进莲编），也录入温任平的作品多篇。

他个人结集的作品有：散文集「风雨飘摇的路」「黄皮肤的月亮」；诗集「无弦琴」「流放是一种伤」；诗论「精致的鼎」；论文集「人间烬火」等6种。1976年「世界各国著名诗人总册」的增订本，已录入温任平的生平。1977年，由台北巨人出版社出版的「诗学」，选入他的诗论。他曾主编「大马诗选」（1974年）、「马华文学」（香港文星丛刊297）。他也曾于1973年受邀赴台北参加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并提论文。较新的著作有：众生的神（诗集·1979）、文学观察（论述·1980）。1980年3月主编的「愤怒的回顾」出版了，这是马华现代文学运动21周年的纪念专册。

温任平说，在现代作家群中，他比较欣赏余光中与叶珊的散文。他自1974年10月开始，担任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出版的「中外文学」东南亚代表迄今。



温祥英

在新加坡，有一位名字响当当的小说家苗秀，他似乎没有进过华校求学，却是以华文创作而饮誉文坛；在马来西亚，有一位写小说的，他只读了两年半华校，也以华文写作称著。——这位于60年代初期崛起的写作人，就是温祥英（当时他的笔名是山芭仔）；别署温藏、半闻人等。他似乎是个特立独行的小说家。

他的原名温国生，祖籍广东台山。1940年9月出生于吡叻太平。在华联小学念了两年半华校，于1949年初转入爱德华英校一年级C班，从此一直名列前茅，在十年内修完十一年的课程。1961年负笈马来亚大学，考获文学士荣誉学位；毕业后在槟榔屿圣芳济英校任教历史及英文至今。他与宋子衡、张寒、麦秀、菊凡等，是60年代大马重要的小说家。

他第一次执笔写文章，大概是在十三、四岁那年，因为平日自修了一些华文，便学人写小说。最先发表的「离」和「逃」，以「苗幼」为笔名登在建国日报上，当时的习作，是深受广东影片的影响。较后到夜学班念四年级华文，再加上经常形单影只地游弋在太平湖的怀抱里，在那种梦般的年华中，也学人写新诗了；当时读了俄国浪漫诗人普希金的一些作品，同时从中国民间传说的叙事诗得到一点灵感，写下「狮子城」「草原的故事」「太平湖之恋」「飞，飞吧」以及不能发表的「孕妇岛」等。这时期他写了一篇小说「孩子的心」，这篇小说，后来被苗秀选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

他在马大深造时，由于环境的压力更大，所以这时期的小说都有点妒世嫉俗，讽刺意味很浓。当时的作品大多发表于蕉风、荒原、海天、新潮等刊物。

之后，他用「温祥英」为笔名写小说（那是他到槟城教书后的作品），心思想也不同了。他所关心的有时间与看法对人的影响，如短篇「自画像」「昨日·今天」「The Sung Vase」「凭窗」等。另一个则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如「冷藏着的世界」等作品。这之后，他的关注又转变了，欲探讨环对人的影响；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故暂时还没有完成满意的新作。

他的小说创作集「温祥英短篇」，于1974年面世了，列为「棕榈丛书」。

1976年8月，他在短论「殊途同归」里写道：「……概括地说，写实注重外世的表征，现代派则追究内心的表征，而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各的足。现代手法的优点在于它能探讨人性的真相，但忽略了外界的影响。写实法则交代了外在的来龙去脉，而忽略了塑造使人信服的人。」



杨松年

1976年1月，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大型的文艺季刊——「新加坡文艺」，厚达89页（1978年第12期已厚达108页），形式采用A4型大开本。它出版的宗旨，主要在㈠提供新加坡华文文艺；㈡团结本地文艺写作者；㈢提拔本地写作界后进。基于这些宗旨，该刊不但容纳了新加坡成名的写作者的作品，也尽量采纳了年青写作人的著作。

是的，诚如该刊顾问兼督印何家良在「发刊词」说的：「新加坡文艺」的面世，标志着新加坡文艺的另一里程碑；「新加坡文艺」的诞生，也掀开了新加坡文艺新的一页，今后，新加坡将会有一份真正代表新加坡文艺水平的刊物……这份值得骄人的文艺季刊，主编是杨松年。五位编辑为：王润华、叶昆灿、杜珠成、烈浦、谢克。杨松年于1941年生于新加坡，63年南大毕业，74年考获香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南大中文系讲师，笔名风入松、绿云；70年代末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的散文、文学理论、译作和马华文学史料文章。新加坡文艺研究会于1981年3月成立。杨君出任正会长迄今。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讲师。他也是教育出版社「文艺作品编审咨询委员会」主席、新加坡「奋斗报」主编。已出版：「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艺副刊研究·1927—30」（与周维介合著，1980年12月，教育出版社）；「新马华文文学论集」（1982年2月，南洋商报社）。

1983年1月14日，他在国际华文文艺营主讲「战前新马华文文艺」，他指出：「战前」的阶段是针对1919年到1942年这期间而言，因而1919年通常是认为新马华文学产生的一年；1942年新马沦陷，所以要列入另一阶段。战前的新马华文文学象是座舞台。在1919年到1924年之间，新马华文文学的主要地点是新加坡与槟城，真正推动的是报馆副刊的编辑；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对文艺创办的活动怀着一腔热情。当时的报馆有槟城新报、光华日报、新加坡有叻报、国民日报及南洋商报。这些报馆副刊的编辑都希望通过文艺来关怀民心、介绍新知识与新文化，并同时创办儿童学生文艺。当时的文字虽然还存着文言白话参杂的现象，但也讨论了好些科学问题、男女同校问题及如何提高国民社会地位的问题，这时也出现了一些相当粗糙的诗歌创作，这是个草创时期，编者作者的侨民意识很浓厚，所以我把这个阶段称为「侨民意识浓厚的新马华文文学时期」。……

杨君于1983年8月获得公共服务奖章。



蓁蓁

「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的15位成员，大约在1965年先后崛起于文坛，之后，到了7、80年代，他们多有卓越成就，不仅写现代诗，甚且小说、散文及理论样样都行，而牧羚奴、完颜藉、蓁蓁等还是翻译西方现代文学的能手呢！蓁蓁和丘柳漫（孟仲季）两兄弟，还有流川，他们对于古典文学也有相当的研究。

蓁蓁原名丘柳川，是已故名小说家絮絮的公子，1949年生于马来亚；51年移居新加坡。67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新加坡大学中文系毕业，另署「施缪陀」「柳川」等；现任某大广告社客户暨市场经理。1968年出版诗集「塑像」，1970年出版「蓁蓁论文集」。1981年10月，南洋商报社出版他的诗集「蓁蓁诗」。——蓁蓁在「15人序」中说：「所谓诗人，其本质之一是『无意识的导师』，因为诗在提消遣之余也『教育群众』，这也是诗之所以为诗，或艺术之所以为艺术之本质之一。诗人的『心意』转化成符号，在读者将符号『还原』的这个过程中，便已渗杂了『教育』的成分。对这种教育的认识，我们只能说是『发现』，而不是『发明』，它毋宁是无意识的。它在诗人与诗人之间的『经验交流』中也发挥同样的作用，它丝毫不受时空所限制。■诗人的成熟与否不外是认识深浅的问题，笼统地说，一个诗人的成长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一是懵懂的阶段，一是清醒的阶段。并非每个诗人都经历这两个阶段，有些诗人终其一生还仅是一个小孩子。这是我个人对诗人成长的体认。我庆幸自己已不再懵懂，懵懂时候的我是快乐的——无知的快乐；清醒时候的我是痛苦的——有知的痛苦。懵懂时主宰我的情感，就算有『知』亦仅是粗浅的，『塑像』便是这时期的我——以情感去认识诗；以情感去处理诗。我怀念这个时期，但并不执拗地留恋它。」

在「蓁蓁论文集」里，「谈民间流传的西厢记」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说：「……但因本文所述及的材料主要是流传于民间或出自民间，吾人更应该从俗文学观点来讨论，所谓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对于这些作品，我们实在不能持有太苛刻之要求，实际上，王实甫的西厢记本身便是一部民间文学作品。……元剧在当时是一种新兴文学，在『正统』文人眼中仍是末道小技。」

这位洒脱的诗人，身材瘦削而高，头发略为卷曲；他说：「写诗，只是一种娱乐；它能够娱人，也可以自娱。」



疑云

疑云，原名陈鸿洲，于1936年10月19日生在吉打弄呀埠，在当地大众华文小学求学，后转入亚罗士打吉华国民型中学，至初中三毕业。靠自修苦学马来西亚文，1974年考获高级剑桥文凭。目前，在吉北甘光暹担任文华小学校长。1961年左右开始写作。1982年5月出版「马来文坛漫步」，列为「赤土文丛」之3，内收16篇有关马来文学问题的论述或报道，有相当的份量。

1978年10月间，疑云在南洋商报「读者文艺」版发表了「从南洋商报主催三族写作人座谈会说起」，他在这篇论述中写道：「我国独立迄今已有二十一年的历史。在这二十一年的岁月里，本国华、巫、印三大民族的写作人向来是不相闻问的，也不曾有过一次同坐下来谈谈的机会，因此无法培养互相谅解的感情。今日有了大家坐下来谈谈的机会，已为文学交流的工作打开了方便之门，彼此间的隔膜将会因不时的接触与联络之下宣告消失。没有了隔膜，没有了误解，大家才会在融洽与平静的气氛下共同讨论国家文学的问题，共同建设一个真正容忍与团结的马来西亚。

「凡是对我国文学发展稍有认识的人，都会看出在文学交流方面所产生的偏差。华裔公民努力学习国语，而学有所成的人士更通过华译的方式，把马来民族的文化（指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教育、宗教信仰以及文学发展等）介绍给马来社会认识；印籍公民也作过相同的努力。因此，在目前的华、印族社会里，多数人都了解马来文化的背景与发展过程。可是，巫籍人士不懂得华、印文字，他们无法通过巫译的方式，把华印族的文化介绍给马来社会；这项任务又得由精通国语的华、印族写作人担当起来。可是，可供华、印籍写作人发表的巫译作品的园地有限，亦无法通过翻译协助巫籍人士全面了解华、印族的文化。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交流上的偏差。今天，在南洋商报的主催下，成功地举行了第一次三大民族写作人的座谈会。而在座的各籍写作人都能坦诚地交换意见，并同意设立秘书处，出版一本专门刊登华、印族写作人的巫译作品。有了可供发表巫译作品的园地，华、印族写作人就可以有系统地介绍各自的文化给马来社会认识，从而促进马来社会对华、印族文化的进一步了解。惟有这样，才能纠正现存偏差。另一方面，有了了解，马来民族才会运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华、印族社会所面对的难题。」



蔡正健

1978年，马来亚华人文化协会颁发第1届文学奖；第2和第3届文学奖分别于1979、80年颁发。第3届文学奖各组的得奖人是：小说组黄光佑（宋子衡）、戏剧组魏国芳（巍萌）、文学理论奖谢川成；其馀2个文学奖即散文奖和新闻专题写作奖，却由蔡正健一个人获得。蔡君2篇得奖的作品是：散文《狗有灵性，会助人办事及养鸟是赏心悦事，既娱己又娱人》；新闻专题写作《舞狮是艺求、历史悠久》。同时得到2个奖，蔡君有了丰硕的收获，可谓名震一时。

1981年，蔡正健再荣获全国马青总团主办的政治论文比赛冠军，题目是《评论华裔传统价值观》。另一篇作品《应如何缩短种族之间的鸿沟》，也获得入围奖。其他名列前4名的另3位是：郑复存、杨永年和彭志伦（龙翔）。蔡君写作有年，论洋洋洒洒，不过时写时辍，这次全国政治论文赛抡元，可说是他从写散文开始，继写新闻专题，而后写政论的最大收获。蔡农是他的笔名之一，现任中国报助理编辑，住在加影，一署蔡一郎。1978年9月底，吉隆坡的一批文学及艺术工作者筹组“马来西亚文艺协会”，他被选为筹备委员会的中文书。该协会因注册的问题，未能正式成立；目前他是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的会员。刘果因是他高中时代的一位华文导师；他曾向访员说：刘果因以70高龄，还孜孜不倦地研究华人社会问题，数十年如一日；如果本邦的年青写作人，能学刘老师的治学精神，深信必会创出优秀的作品。—1981年9月间，蔡君回答二位访员林明秋和郑少菁说：“……我个人认为，写政论文章，不会比写一篇抒情散文或小说容易。因为写政论文章要有观点，说理充份，然后辅之以文采，兼及气势，才能使读者信服及赞赏。……往往初学政论者，一时为了文采，忽略了重要观点，也有些人为了充实文内观点而忽略了文采，使整篇政论‘词肥义瘠’，变得有‘加盐加醋’之嫌。大抵政论文章，是理直气壮之言；应是写得‘言之有物’，打动人心才是最好的政论。”他那篇《评论华裔传统价值观念》的政论，内容所强调的是：今天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是一个问题丛生的社会，弊病多端内部失调。但也不是无可救药，只要记取老子道德经的一句话：“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能够胜人的，顶多不过显示它的力量比人大而已，惟有能够然接受自我挑战，战胜自己弱点的人，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强者，来勉励华裔会。



碧澄

在马来西亚，以各种文体写作而最丰收的写作人，碧澄该是「名列前茅」的一个。近15年来，他始终写得很勤，很广泛，各种文体都写得来，不仅搞翻译，而且还用马来西亚语发表了不少作品。

不信吗？只要你去翻阅一下过去出版的十多卷（每卷共12期）「南洋文摘」月刊，便会发现碧澄写作的成果是何等的丰富！

这位才情卓越的作家，体壮力强；为人守正不阿，沉毅果决。他原名黎煜才，又署：柳梦、洛深等。1941年12月15日生于吉隆坡。他擅长小说、散文和诗歌，也写广播剧、儿童文学作品，并译介马来文学作品等。

1959年，他在尊孔中学高中三肄业，1961年吉隆坡日间师训学院毕业，自修考获巫文媒介高级文凭。他曾任吉隆坡日间师训学院华文组毕业同学会主席多年，首都某华校高级助理，槟城理科大学人文系毕业；目前是吉隆坡中华国中高中华文及国文教师。

他已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阿秀」、儿童广播剧集「一年之计」、游记译著「文西阿都拉吉兰丹游记」（署名柳梦）、社员合集「鸽声」等。

碧澄在小说集「阿秀」自序中说：「由于工作与环境的关系，我与儿童有相当多的接触机会。我常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只是属于成年人的，儿童的生活天地已愈来愈狭窄。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但成年人对儿童的关注程度有限，他们大多数对儿童心理不了解。」因此，碧澄写下了「无形的墙」「创伤的小心灵」「不是安乐窝」「他该好好睡一觉」「后门」等短篇小说，表达了上述的主题。这些小说大多触及儿童的心灵，加以描写，反映出天真，无邪的儿童在这个不健全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不幸。文艺评论者黄梅雨在「评介『阿秀』」一文中说：「作者的文字朴素，大多是轻描淡写，心理刻划方面还做得不够。……认真地说，碧澄的作品大多还有速写的痕迹。」

黎君亦署Lai choy或Y·C Lai以马来西亚语写论文、诗歌及短篇小说。1981年获得短篇小说优秀奖，小说集「扫不尽的枯残」，获得1982年度「福联文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近年的著作有：「雨前·雨后」（散文集·1980）、「马来班顿」（1981）、「回望与感知」（诗集·1981）等。



端木虹

「我读过好多好多的诗篇，也写了不少的诗。如今，我却深深体会到，要写好一首诗，是愈来愈困难，不像过去所想像的那么轻松容易了。长久以来，『诗』是最具争论性的文学创作形式之一。文学界不断的为着『一首怎样的诗才算是好诗』争辨不休，也下着各种解说，提出许多的警惕，理论著作更是多似汗牛充栋，这些我们在读过之后，好多时候是得不到明确指引，反而被导致一个眼花缭乱的世界中去，起先还清醒，后来却糊涂迷惘了。——基于此，我有时竟怀疑自己的诗是诗，更多时候我在震惊于自己的胆大妄为，不自量力地在诗歌领域里，招摇过市了一段不算短的岁月。……长久以来，我所以热爱它，坚持这份情感，主要还是它为我的心弦，拨唱了许多生活之歌。这些生活的歌纵然笨拙没有华采，但总是生命历程里，对这个时代社会抒发了个人不同程度的感受。我向来就不愿意为我的诗创造太多的意象，进行太多的粉饰，我是认为在需要写诗，感情需要宣泄时我就写诗了。……」

——这里引录的一段话，是西马著名写作人端木虹在其诗集「山雀的早晨」后记中所说的。端木虹也写诗，可是我们认为他的小说与散文写得更多、更出色。有时，他也用「叶谛」为笔名发表评论作品。他的创作是多方面的，且有一定的水准。

黄爱民是端木虹的原名，1939年6月生于马六甲州瓜拉，祖籍广东琼[illegible]；毕业于马六甲培风中学和高级师范班。现任教于马六甲一华文小学。他[illegible]型洒脱健硕，为人不拘小节。从1956年开始，就崭露头角了；也勤于华译[illegible]来文学作品，藉以沟通华马文学，促进文化交流。1967年1月14日开始编[illegible]商报「文艺」副刊。他积极从事文艺社团活动，担任过青春出版社社长、[illegible]文艺研究会副会长及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首届理事会出版主任。已[illegible]版的小说集有「赛纳姑娘」「魔沼」「从黑夜到天明」和「含笑青山」，散[illegible]集「重亮的燐火」，诗集「山雀的早晨」等。他的小说「伙伴」和散文「重[illegible]的燐火」「莎玛河晚唱」及「朝露」，分别被选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illegible]二集及散文二集中。于1967年写成的中篇小说「含笑青山」，是以作者[illegible]居黑水村为背景，内容故事发生于50年代的末期。方北方说他所把握的主[illegible]也是大马山区人民最关心的问题。1979年初，他与沈钧庭专心致志的编[illegible]作人季刊」。81年6月，他在一部新著的后记中云：「我原就有意归化[illegible]，但无论将来怎么改变，我都不会全然扬弃传统，我将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求[illegible]伸，拓展。」



刘戈

「啊！啊！凤凰，凤凰，
你生长在古老的东方，
朝戏丹霞池，
夕舞梧桐岗，
啸清响，飞霓光，
化天虹为羽彩，
披日月的华光，
采采丽容，
与秋月同样的皎洁，
有春阳的灿烂辉煌。
……

呵！呵！愿你，愿你！
高贵的凤凰，
高贵的凤凰，
有灵魂的再生，
有再生的不朽辉煌！辉煌！」

——这是登在「蕉风」月刊第207期的剧本「汉丽宝」最后一段「火凤凰」的歌词。这些词写得很美，充满诗情画意。剧本的作者和作词者是刘戈。

刘戈就是白垚，第一位在新马诗坛提倡写现代诗，而自己身体力行的诗作者。他原名刘国坚，1934年生于中国广东东莞县，1953年负笈台湾台大历史系，是学生周报」（已改为学报半月刊）的社长兼编辑，也是「蕉风」的编辑之一；于1957年，由香港南来从事文化及出版事业。他高大魁岸，不同流俗，幽默风趣，声音宏亮。他于1981年春举家移居美国。

刘戈早期曾用「林间」为笔名，发表了不少的豆干体情诗，后来改用「白垚」「凌冷」等笔名创作现代诗，也写了好些剧本。十余年来，一直在吉隆坡大力的推行话剧活动。60年代初期受他影响而改写现代诗，和从事戏剧工作的青年人，不计其数。第一首马华现代诗「麻河静立」，（1959年3月5日发表）便是他的创作。

他似乎不大重视出版个人的专集，故罕见其单行本面世。于1971年11月由雪州中华中学校友会铜乐队及吧生兴华中学校友会联合出版的剧作「汉丽宝」，是他的代表剧作，曾公演过而哄动一时。他描写汉丽宝这个人物时写道：「中国明朝宪宗皇帝的御妹，一个在作梦的年龄中，却要承受国家外交任务的十八岁少女，花般色彩，水样纯洁；在生命的成长中，由无知变成勇敢，由纯洁变成坚贞，是一尾投进熊熊炼火中的凤凰。……」

刘君也是清唱剧「中国寡妇山」的作词者。



郑易

1964年，槟城萧遥天主编的《教与学月刊》主办全国（新马）短篇小说比赛，经一年余的细心办理，逐级递进，直到65年8月1日，才在该月刊第58期公布夺标人选。这是依据各位选评委员评定的分数总结——由士林所景仰的香宿李啸猷担任评选委员会主席，最后的决赛公开组由连士升任总评判，学生组由陈翼经任总评判。结果，柔佛州之郑易，新加坡之杨应南（笔名杨为人）与槟城之谢玉娟（忆丝）分别夺得公开组冠、亚、季军。新山宽柔中学之罗国强，槟城槟华女中之怒涛（陈慧健）与芙蓉中华中学之梁以方分别夺得学生组冠、亚、季军。——独占鳌头的郑易，当时还是正在念书的高中生，在小说创作上却有这么优越的表现，于是，他声誉鹊起，引人瞩目。他那个成名作《一朵花》，得到这样的评语："短篇小说的关键在于题材新鲜，结构严密，文字洗炼。在电影明星风靡全球的时代，作者竟和常人相反，选中教育水平很低，但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灵魂圣洁的农村妇女作他的倾城倾国的名花，同时，因为这种关系，才能够和他共患难，同安乐。光是这一点，就可证明作者的眼光与众不同。这篇小说，层次分明，文字也十分轻松。从此加工，不难跻于名家之列。"（连士升）"意识正确，文笔干净利落，堪称佳作。"（薛残白）"本篇写的是现代活生生的一对梁孟，也是一对鲍桓。故事现实，典型明朗，相信庸俗人看了，才认识这是标准的夫妻。这对他不是讽刺，而是教训，矫正了错误的婚姻观。用一朵花来衬映丑小鸭，花多美，鸭多丑。本题深透一层，却令读者感到花多丑，鸭多美。"（萧遥天）

郑易本名郑树钦，1942年4月在广东省潮安县出生。1955年来马，在文律乐育学校和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受教育；高中毕业后，到麻坡英文中学深造。念初中一年级时，便开始在各报投稿；大约在60年代初，已在文坛崭露头角了。作品多刊登在学生周报、南方晚报、虎报、中国报等的文艺副刊，后多发表在教与学月刊、蕉风、当代文艺、海光文艺及星洲日报的《星云》《青年园地》和《生活》等副刊。笔名有郑易、陈雅、清风、郑绮、王吉人、弄潮、绿绮、白望、秋士等。念初中二那年，曾以作品《母亲》获得学生周报第三届征文比赛初中组冠军。郑君高个子，特立独行，不因人热，一派书生本色。作品虽丰，但他漠视蒐集成书这回事。已定居新山多年，现从商。作品收入《橡实爆裂时节》《礼篮》《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2集》等书内。



忧草

在1961年前后，忧草是新马最辛勤的写作人之一。

这位擅长散文及诗歌的文艺工作者，于新加坡育英中学念高中时，他的作品便很引人注目了。

忧草，原名余荣坤，一署陆夫、李纪等，祖籍广东普宁；于1940年4月19日生于威省大山脚。在日新小学受教育，六年级就对写作发生兴趣；到星洲育英中学念高一时开始写作。最初在南洋商报副刊发表文章，较后作品散见于星槟日报「星艺」、光华日报「青年文艺」、新明日报「新地」等副刊，及蕉风、海天、新潮、荒原等文艺刊物上。

他曾任印刷馆招徕员，嗣后在新闻界服务，担任过新明日报槟城办事处采访主任、槟城报界俱乐部主席、报界雇员合作社理事，并几度受委任为威省地方议员；于1974年服务社会有功，获得槟城州长阁下封赐P·J·M·勋衔。曾任槟城光华日报行政助理。80年代初，出任吉隆坡大众报总编辑。

他已面世的专集有：诗集「我的短歌」（1962）、「五月的星光下」（与萧艾合著）、散文集「风雨中的太平」（1960）、「乡土·爱情·歌」（1962）、「大树魂」（1965）等。另有作品收入合集：「四月·我们」「橡实爆裂的时节」「祝福青春」及「我们的歌」等书内。余氏早期作品中，处处流露着一种浪漫诗人的气息。自1965年之后，他的创作态度倾向现代派。在70年代里，忧草发表的作品极少见到。

他在「大树魂」的序言里说：「我大胆说，目前我们的文坛中写散文的作者多，而好的散文却难读到；这并不是贬低我们自己的作品，也没有意思抬高别人的身价。实在的，我们初段习作与模仿的阶段必须让它过去了，我们不应该再写那些山呀河呀和那些无聊的客筒之类的题材，我们应该更深一层具有了解社会情况和洞察人性善恶美好的技能，去寻找新的题材，去尝试新的形式。」

已故名诗人钟祺在「战后马华诗歌发展一瞥」中，说忧草与范北羚是「摇摆在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间」的诗人。在赵戎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中，选了忧草的9篇散文作品；在同一「大系」诗集中，周粲选了忧草的5首新诗。在钟夏田编的「我对马华文艺前途的看法」一书里，收入忧草的「我一直希望……」。他说：「马华文艺工作者所遭受的歧视和不重视，我以为，从政的华裔议员，是应该注意这个问题，並且能有使人鼓舞的推动，使马华文艺能够『热』起来！……」（页49）



蔡 淡

「每当我执笔舞文弄墨的时候，便想起了我的老师——方北方，没有他，我不会从事文艺工作。那是1963年，当我读高中二时，我的华文老师方北方在一次的作文时，要我们自由发挥，题目自拟；我写了一篇『我和她』的小品文。方老师批阅后，给我的评语是：感情真挚、词句运用恰当，为一篇抒情佳作。他并鼓励我寄去星洲日报『青年园地』。不久后果然刊载了出来，教我喜出望外！从此，我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勤读中外名著，充实自己的文学修养。于是，我和文艺写作结了不解之缘。」

——这是蔡淡跟我谈起为什么爱上文艺的一番话。偶尔的勉励，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文艺创作路途。

蔡淡原名蔡锦芝，其他笔名有：孔田风、王锺等。1944年8月22日诞生于麻坡。曾担任马六甲华商报执行总编辑多年，亦为一电版贸易公司股东，是南马文艺研究会中坚份子，曾由1969至81年蝉联6届的财政。

蔡淡写过不少散文及儿童诗；1972年5月华商报出版「李晋华儿童摄影集」，集中的31首看图（儿童照片）题诗，便是蔡淡撰写的。他写得很有趣，很巧妙，很生动，几乎把「儿童专题」摄影上的那份纯真、活泼和内心表现也钩勒下来了，使到图诗并茂。

他还在该摄影集中登了一篇代序「纯洁的年代」，开头几段他这么写道：

「儿童——淘气、顽皮、烂漫不羁。儿童——天真、无邪、活泼可爱。

儿童那种淘气的脸孔，天真的表情，是自然的表现，真情的流露，半点虚伪、造作也没有，是那么的纯真、可爱。

谁都有童年，不管它是悲伤的、欢乐的、痛苦的、甜蜜的……我们常常会在不觉中走入童年的梦境里，缅怀、回忆过去的甜酸苦辣，可是这毕竟是短暂的回忆，刹那间就消失了。因此，有谁不想留下童年，不让它随着流光而逝，给自己留下童年的形象，在往后的日子里，可以慢慢的回味、流连。……

摄影能为我们留下童年的一切，摄影能为我们捕捉童年的形象，短暂的童年，通过摄影而能变成永恒，我们不得不感谢摄影的功劳。——影艺家李晋华应用了他的摄影机，猎取了一个个的儿童形象，把儿童的一举一动，喜怒哀乐刻划得维肖维妙，栩栩如生。……」

蔡淡的散文「风雨旅程」，收入南文会会友创作合集「成长」（1981）



鲁莽

鲁莽，是60年代开始的一位出色的散文家，祖籍福建安溪，原名陈水源，于1939年6月1日诞生于吉隆坡；曾任虎报、马来亚通报、建国日报等报社的编辑，1974年进新生活报社任编辑，并主编「风采」等综合性杂志。

他卓有见识，一路来不爱俯仰随人，曾致力提拔后进，想扇起文艺的火焰来。他的弟弟沙燕（庄牧）所创作的散文，作风与鲁莽相似，著有散文集「南泥河散曲」。1962年5月间，荒原文社编印的「荒原」创刊号面世了(共出版了20期)，创刊词（「理想·憧憬·努力」）是由鲁莽执笔的，他这么写道：「我们不想幼稚的借用『文化沙漠』的滥调，揶揄正在酝酿着转换新机的青年文苑和讥诮辛勤的文艺作者，我们也不敢狂妄的以揭橥蓬勃焕发的青年文运、展拓丰腴的绿洲的使命自居；但我们好几个受着对文学热爱的煎熬和驱促的青年人，也像其他的许多友伴们一样，有着我们自己璀烂的理想、憧憬和梦幻，于是我们毅然的决定创办这份小型的文艺刊物。

我们创办『荒原』的动机，纯粹是想站在名与利的立场外，寻求一块淳朴乾净的园地，以提高青年对文艺的兴趣和写作水准，并以实际的工作表示我们对当前青年文苑的关注。我们深切的感觉到：从浅薄落寞而逐渐萌生茁长的青年文艺，依然悲痛的沉沦于荒漠冷寂的自生自灭之境；数以千计的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朋友，依然孤伶伶的深陷于黑暗的泥淖里、捐驮着重重苦闷窒息的气氛，这些都是摆在眼前而不容我们忽视的事实。然而，在这个不是要我们被困难击倒，而是要我们把困难敉平的年代，孤坐在乾涸的古井里静待一个混沌的奇迹，或者继续怨天尤人的瘫痪着已是不合时宜了，我们得靠自己的努力，决心做个缄默的耕耘者，即使我们的力量是这么单薄脆弱，我们的负荷是这么沉重艰辛。……」嗣后，他常署名海晴在「荒原」发表文艺评论。

1963年新绿出版社出版他的处女著「希望的花朵」，合著有「牵牛藤」（小说散文集）、「祝福青春」（散文集）等。他有9篇散文，被赵戎选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中，赵戎在「导论」中说：鲁莽在格调上来说，是与苗芒相类的，然而，在鲁莽的作品，却有一种浓厚的凝炼的气氛，至于诗的情愫底丰满，尤其是余事了。读鲁莽的散文，有如读一首长篇叙事诗。

77年，他有新作「在河畔的遐想」收在「鼓阵」合集里。新笔名有：夜郎、梦江陵、沧海水及陈言（陈全也在50年代用过此署名）等。



慧适

在文艺界里，有的写作人胸襟廓大，无友不交；有的文艺作者却自命天生「傲骨」，个性使然，不愿与人交往；也有的文人径情直行，放荡不羁，高视阔步。而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诗人暨散文家——慧适，是属于第一类；他温文尔雅，谦和有礼，被公认为最喜欢结交文友的一个。

他的文友多，新诗也写得多。他在1965年5月写「牧歌」的「后记」时说：「八年来，断断续续地，我总共写了千多首的诗，在报刊上发表的，也有近千首。……将书名叫做『牧歌』，并没有什么深意，只是纪念自己是个乡间长大的孩子而已。」

名诗人周粲在「读慧适的诗集『牧歌』」一文中指出慧适的诗有三个优点：㈠所写的，都是他熟悉的东西；㈡慧适的诗大体上看来都还清新可喜；㈢慧适的诗中有一股显而易见的「小马的年纪」的气息。

慧适原名林木海，祖籍广东揭阳，1940年生于吉南大港尾。孩提时，在鲁乃华民小学就读，然后到居林觉民中学求学。1963年进入南洋大学攻读现代语文系，翌年即因家庭环境关系离校而就业。多年来在吉隆坡担任某国际性出版机构董事经理兼出版人。常用笔名有：季河沙、雨牧、陈潮、林蕙等。

慧适大约于1956年开始写作，作品散见新马各报刊。60年代初期，他与陈慧桦、萧艾、忧草、游牧、梁园、冰谷、淡莹、丘梅等组织海天社，曾是该社出版的海天月刊、海天诗页及海天副刊等的主要负责人，是海天月刊首任主编，海天出版社社长。他是1977年吉隆坡成立作协筹委会的副总务，亦曾为马来西亚写作人协会首届理事会的副总务，1982年中选为第3届理事会主席。

他已出版的著作计有：「橡实爆裂的时节」（合集）、「四月·我们」（合集）、散文集「海的召唤」「幸福门外」「划向灯火」和诗集「牧歌」「桨上的月色」等。他有13篇散文，被赵戎选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二，也有5首诗歌被周粲选进该大系诗歌集中，都有着极柔婉的情调，美妙的意致。在散文作品里，充满了山河乡镇的描写与热爱，文笔是一派清新、活泼流畅，并以辞藻美丽见称。新著「桨上的月色」，于1981年12月16日出，分为4辑：㈠想你；㈡旅人的情怀；㈢桨上的月色；㈣给 慧适写的诗，将这本诗集献给诗歌里的人物。

慧适于1983年8月出版第4本散文集《海真迷人》。



驼铃

在1977、78年的马来西亚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里，我们常读到驼铃的小说、和华译马来文学作品。

事实上，这个似新笔名的写作人并非文坛新秀，而是一位有廿余年创作经验的作者，他的旧笔名很多，计有：老龙、彭飞、达伦、皑哥、李菲、野菊、大路、看山、法佛、长白等。原名叫彭龙飞。

他祖籍福建晋江，于1936年10月26日生于吡叻实兆远蚝溪村。1955年实兆远南华中学高中毕业，现职为教师。

高中毕业后，驼铃先在吉北尤仑指南学校执教，后往星洲培明小学，次年则转到辅华小学执教鞭。1958年折返森美兰与友人合营芙蓉书局。不久，即往利民济新民小学任教，翌年则接任校长职，一直到1966年，始返回吡叻州爱大华哲仁小学任普通教师。在1974年7月开始的四年两个月期间，曾被拘留于太平甘文丁，从而加深了对人生的认识。

他性好文学，自1954年开始，便学习投稿，主要对象起初是槟城的「学生文丛」，较后则为南洋商报的「文风」和后来的「青年文艺」副刊。在星洲任教期间，曾协编由当时小学教师联谊会出版的学生刊物「新少年」，并负责主持该刊的「丁先生信箱」。写作素以诗歌及小说为主。

1959年12月，他用「老龙」为笔名，在芙蓉出版诗集「吉打的人家」，收入16首新诗。1973年8月，他以驼铃为笔名，由星洲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小说集「家福」，全书65页，共收6个短篇：「屈辱」「家福」「十年之后」「脚车失窃记」「故乡与故人」和「茶店里的风波」，写得颇生动，富有感人的力量。

1978年，他的中篇小说「无弦琴」在南洋商报「小说天地」版连载。年前完成另一中篇小说「面子问题」。他亦从事马来短篇小说的译述，近年来作品多发表于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文艺副刊「读者文艺」及「文艺春秋」等版。

他有两首新诗「出货」「寄故乡」，被周粲编选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集内。短篇小说「下女」和「不中用的人」，分别编入「作协小说选」（1980年4月·大马作协《华文》出版）和「梦醒岁月」（1981年6月·全国马华文艺创作比赛小说选 ·柔州马青分团印行）。



潘友来

1976年，会址设在麻坡的南马文艺研究会主办「第一届王万才青年文学奖」，成绩揭晓时，年青作家潘友来以短篇小说「我儿我女」，荣获文学奖，奖金一千元，自此文名鹊起。后来，他利用这笔奖金，选收自己发表过的9个短篇创作，出版了「潘友来小说集」。对于潘友来的作品，马汉说：他的文笔老练，作品内容充实，刻划深入。川谷说：他是用心写而不滥写的人。子凡说：友来的小说，从中可以得到生活里的小人物生命力的跳动，在快乐中，在痛苦内，在失望下，在希望里…… 马华名作家韦晕对于潘友来的「我儿我女」，认为题材新颖，剪裁当能创新，文字控制力亦够，颇具文艺创作潜能。朱自存说：描写伦常之变，颇能感染人心。原上草说：内容具真实，含有启发性。

潘友来，1955年1月生，在威南一个村落（双溪岑九）长大，17岁到太平念书。1975年杪，他在吉隆坡建国日报当助编，后任新闻版编辑，并主编文艺版「金色年华」，担任通报编辑和鼓手文艺出版社社长，他常用的笔名有：亭尼、盘夕等。他有3篇散文，收入合集「花开阳光好」里（1977年，文心出版社出版），绮丽清新，宛转欲流。处女集「潘友来小说集」，列为「鼓手文丛」之一。

1978年9月，潘友来在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发表一论文「略谈华文报与马华文学」，他说：作家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人群，报章更不能。一个是探讨和工作性质，一个是传播；两者关系特殊，无异于伙伴，共谋发展文化事业。当然，一份报纸绝对以新闻为主；但这种报导文字缺少教育作用。…报章在拥护其基本利益之余，提供服务性、教育性的「读物」是义不容辞。尤其在我们这种特殊的社会组成环境。我们这一代已然缺乏原有的独特文，更担心文字的使用会日渐萎缩，有阅读能力者锐减猛少。这后果不但关系华文学兴衰，且与华文报业的前途息息相关；读者减少和受唾弃，报馆将面极惨痛的打击。作家可能不会告诉广大读者每天发生的事物，但对启发和灌一些正确、健康的思想却是能办到的，而且重要！

1975年与吉隆坡数文友，创设「鼓手文艺出版社」。1977年3月6，潘君与叶啸、子凡、川草、康田和萧郁6人，正式成立了「鼓手文艺」，並且马上议决——在诗人节出版「鼓手文艺」创刊号。结果，那一张「鼓手文艺」在诗人节出版了。「鼓手文艺2——鼓阵」，于1978年4月版。1983年初，该文艺出版社的社员共有8位，社长陈湮（陈振华）、萧、何谨、周清啸、吴维凉、江上舟、叶秋红（岚汐）、叶啸。



郑百年

1974年，雪兰莪州潮州八邑会馆创设了「学术文艺出版基金」，资助学术、文艺作品出版。于是，西马报刊上发表了好些有关马华文艺问题的文章和言论。

这间会馆首创「出版基金」，得到文艺界人士的赞扬；而其主要负责人之一是郑良树。是他最先向潮州八邑会馆提出这个「出版基金」计划；经过主席柯子玉等诸位开明的董事多次研讨后，终于在会议上通过了。

此后扩大影响所及，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和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与雪兰莪福建会馆，也相继举办了学术文学出版基金，而且提供的名额及基金更多。一直发展至今，多少总算给大马写作人带来一小道暖流。郑良树在这方面可说是「创始人」。

郑良树祖籍广东潮安，1940年出生于柔佛新山，台湾大学文学博士。于1975年受中央研究之请，为该院1975—76年度访问学人；同年受邀为日本中国学会会员，曾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研究。1977年春被马来西亚马华公会委为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署理会长。现任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曾任系主任。以原名外，也常用「郑百年」为笔名发表作品，著有「淮南子通论」「灵根自植」等学术专书11种，单篇学术论文计达31篇，均发表于亚洲各地区学报和学术杂志；主要研究内容为：中国上古史、诸子学、考古学、经学及大马华人社会。

1976年1月，上海书局有限公司出版了他的「说因缘」，这是一部颇受瞩目的专集。郑百年在「后记」中说：「搜聚在本书里的二十多篇文章，都是四年来陆陆续续写成的。有一部分发表在杂志上，有一部分是发表在报章上，也有一部分只是演讲稿而已。不管是那一部分的文章，都是环着三个主题而写成：文化、思想及文学。粗略地分别的话，第一辑是偏向于思想的，第二辑的重心是在文学，而末了一辑却尽是文化的问题。」该书第三辑，也讨论一些有关马华文艺的问题，例如「读吴编『马华文艺作品分类目录』后」「从出版基金谈马华文化中心」等篇，均有卓越的见地。

1978年11月，由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出版的「灵根自植」，列为学术丛书第2种，全书182页，收集12篇专论作品，多别具卓见。他和周福泰编的「文学研讨会论文集」，于1981年由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印行，内收王润华、杜温任平、陈征雁、姚拓、邱名昆、张发、赖顺裕等论文9篇。



刘 祺 裕

刘祺裕，笔名刘衣谷，又署食古轩、陆七[illegible]等。1938年在麻坡出生（祖籍广东潮安），[illegible]麻坡中化中学执教多年，亦为该校图书馆主任[illegible]今。

刘君在初中时，已兴趣于写作投稿，在报[illegible]出现的处女作是新诗，所以奠下了以后写新诗[illegible]基础。初中时，已在吉隆坡中国报《展望》副[illegible]零零星星的写一些有关中国文学史的材料，如[illegible]唐代文学的演变》《汉代的赋》这一类的文学[illegible]材。据他亲口说，这是因为他买了许许多多中[illegible]文学史的参考书，沉酣经史，于是从中抄抄写[illegible]，没想到投稿时会被发表，这也就培养了他对中国文学史的兴趣。高中毕业[illegible]，在古来学校教了9个月的小学，“古来圣贤皆寂寞”，所以积累了一点[illegible]，毅然到台湾国立台湾大学攻读中国文学系。他是家中长子，家境清贫，他[illegible]读完大学，是靠自己的毅力有以致之。他又说，在大学4年，在学校中并没[illegible]学到什么。他课余的吸收，比他在课内的收获来得更大。中文系的图书馆[illegible]能满足他求知的欲望，所以台北市的重庆南路、衡阳街是他课余必到的场所[illegible]因为那两条街是台北出名的文化街。毕业返马后，新加坡友联书局与中华书[illegible]是他主要的精神粮食。

毕业初期，他赋闲在家，有机会从事于写作投稿，当时频频在南洋商报[illegible]《商余》版写一些文史的文章，获得当时主编薛殊白的垂青——文章每投必[illegible]笔，甚至有时候一版之中，有三二篇焉。当时刘君为了争取刊出率，所以用[illegible]好多笔名；至于用笔名的文章，多数没有剪存。在台湾大学4年，担任了[illegible]的台大《海洋诗刊》的主编与社长；现在马来亚大学当中文系主任的郑良树[illegible]当时亦是《海洋诗刊》的同伙。除了偏爱写文史文章、新诗之外，刘君也[illegible]散文与杂文，兼及旧诗。近年来，在槟城华商报《大千世界》副刊写了不[illegible]文，文笔犀利。

1963年5月，台北中华文艺社出版他的著作《季节病》，这是一部[illegible]诗与诗论的单行本。78年，他选择部分新诗参加新山中华公会教育小组主[illegible]的“王万才诗歌奖”，结果获入选，另一位是紫梦羚；与另3位获得散文奖[illegible]出版合集《长堤上》。刘君于79年重莅台湾，又再度徜徉在重庆南路与[illegible]街的书局。82年11月，他又再度到台湾师范大学进修短时期；然后游[illegible]与曼谷，又有一些新诗作发表在大马的文艺副刊，风采灿然。他是南马[illegible]现代诗人的佼佼者。



醉梦斋

1978年11月24日，报上又出现了「冯兆昌逝世三周年纪念」的追思诗句：「三载流光岁月匆　天人两隔影无踪　悲君泪尽情难尽　梦里相逢总是空。」

那是冯君的未亡人雷彩霞率儿女伟强、玮莹同追思的。我们又回忆这位英年早逝的写作人——醉梦斋（8.10.1936——26.11.1975）。

记得是在1971年初，在新加坡负责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史料」的赵戎，来信要我提供有关碧澄和醉梦斋二作者的生平资料。——这两位中马的写作人，我久闻其名，唯素昧生平；只知醉梦斋是位教师，写过「吾乡龙邦」。于是便贸然写封信到龙邦华文小学去，很幸运地获得回音——冯杰森十分谦和地写道：

「承蒙你看得起，为我捧场，真使我既感激又惭愧，我原是一介莽夫，不学无术，焉敢列入作家之林？当我获悉你尝为我撰写简介之际，内心顿时兴起无限感觉，兼且惶恐不安。……我原姓冯，名兆昌。杰森、醉梦斋、风兮、虚谷、灵谷等都是笔名。……」

碧澄在「远去了，只信赖自己的人」一悼文中说：「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健谈、坦诚，口才很好，英文也说得很流利，高兴时哈哈大笑。……从六五年至六九年间，他写得很勤。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散文与游记。他的文笔谐趣而活泼，不拘泥死板，加上自小生活在农村，观察力又灵敏，故在他笔下的乡村生活，奇花异草、昆虫小语都使读者倍觉亲切。描写地方景物的有龙邦胜景与出产。『东行集』自六七年至六八年在中国报『晓风』断断续续写了十多篇，五里村、龙运都是他描写的对象，而对东海岸各州的人情风俗，也都作了一番介绍。最难得的是『丁州怀旧录』，自六九年四月九日至七零年九月二日一共在『晓风』登了卅二篇，把丁州的奇风异俗、生活情况，名川胜景加以有条理的描绘，充满地方色彩。」

醉梦斋原籍广东四会，1936年出生，于1975年杪因顽疾沉重而与世长辞。雪隆日师华文组同学会深感同情其家人的处境，便将他三百余篇遗作精选编印散文集「东海岸路上」，藉为他的子女筹募教育基金。遗下的作品，以散文为著，游记不少，描写细腻，情韵缭邈，具完美的形象。



凝秀

在60年代中期，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等副刊上，出现了一位写得颇勤快的女作者——凝秀，她既写散文，又写小说，写的题材虽然不广，但感情诚挚，文笔流畅，所以颇受读者欢迎。

那时候，凝秀正在高中时代，便开始和文学有所接触。可是不久之后，她突然似在文坛上「失踪」了。幸而不到几年，她复出了，不仅写得更勤，而且较有了深度；令人担忧的，是她正与「病魔」展开一场「搏斗」——读者无不对她的健康情况挂虑！

她那股在病中奋发创作的精神，令人钦佩。等她战胜了「病魔」之际，她的第一本小说集「走在阳光下」由吉隆坡人和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于是，读者们都盛赞凝秀是个果敢向上的女作者！她在描写手法方面，自然和朴素。

凝秀原名陈桂莲，约于1946年生在柔佛州居銮（祖籍潮州）。另署莲子。她在回信里说：「在人生的旅途上，我总是走着崎岖的道路，命运之神一再将我摆布，连病魔也趁机将我欺负，可是，顽强的生命又让我把病魔战胜。我继续走我未完的旅程，今后的风暴，还待小心去克服！

「没有修完高中课程，使我失去了再深造的机会，这是我一生中最遗憾的一件事！虽然家庭环境困扰是造成我中途辍学的原因，但是，如果我有耐心和毅力，相信我能渡过重重障碍；每个家庭都有本难念的经，为什么自己不能克服当时所面临的问题？……

「在我来说，写作是一种寄托，书本小说是我家寂寞中的良伴，家庭环境奠定了我写作的基础，我不知道要怪家庭令我失去了欢乐的童年？还是感谢它促使我走上写作的道路？

「曾经当了十年的杂货店老板娘，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使我了解到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利害关系，看透了人们虚伪的假面具，增添我写作的灵感和题材，让我利用这支笔写下生活的感触和记忆！如今，我结束了生意人的生涯，开始走向另一条生活的道路；我不敢期望享受人生的富贵荣华，只希望生活不要带给我太多的风暴！

「人生是由许多个故事串成的，但愿我写出来的故事能令读友感动！」

她的小说「留不住的爱」「惩」分别收入「作协短篇小说选」（1980）和「新马小说选集」（田流主编·1980）里。曾获得南马文艺研究会举办第1届「青年文学奖」（1976）。



骆 明

「……发展社会文化可说是我们立国建国的终极目标。所以，世界古今，文艺报国一直是一种有力的尖兵利器。文化有如文艺的根干，文艺就像文化的花朵，文艺作品感染读者既深且巨。在有血有生命的作品里正可以反映人民的心声气息，描绘各族同胞的辛勤奋斗，协调各族同胞的团结力量，坚定国人的忠爱志节，引导国民朝向理想社会迈进。……从报章每一年文艺作品出版的统计数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我们的出版概况。……长话短说，文艺工作是需要经过源远流长的耕耘，并非一蹴而成的事物。只要不好高骛远，脚踏实地，笃诚事实地去做，长久坚持下去，才会见到一些效果。」

——新加坡著名写作人叶昆灿，在「中教文艺丛书缘起」中这么写道。过去，他常写诗与散文，年来喜欢写游记；出版了游记「游踪」第一集、第二集2册，列为「中教文艺小丛书」。骆明、丘野是叶昆灿的笔名；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厦门，1959年毕业于南洋大学，曾任公教中学校长，历任华文中学教师会秘书长等要职。曾主编「南洋教育」和「新加坡青年」杂志。现从商。

1969年8月中，新加坡二大团体（中学教师会及南大毕业生协会）主办「新马文艺创作史料展览会」，骆明是主要策划人之一，他在「南洋教育」刊物上发表短文「新马文艺创作史料展览筹备经过」，他说：「在各项原则决定后，于是我们工作委员会先后拜会本国数十位名作家及藏书家，一方面征求意见，另外商借珍藏书本以供展出。……我们所收到的作品：（1）小说约有三百本，（2）散文约二百本，（3）诗歌约一百本，（4）戏剧约六十本，（5）评论，研究约五十本，（6）杂志约百种，（7）其他的报刊、文艺丛刊约百余份，另有珍藏书本图片约百多张。为配合此项展出，以及让史料在以后探求与研究之方便，从本年初起，编辑委员会即着手编纂『新马文艺创作索引』。这部份之工作大部份得力于谢克。」——新加坡文艺研究会是在「新加坡文艺季刊」的基础上成立的一个文学组织；1980年11月间召开第1次会员大会，选出第1届理事，副会长是骆明（正会长杨松年）。为配合成立典礼，它在1981年4月12日及13日举行国际文学座谈会，主讲的4位外地作家是：白先勇（美国）、痘弦（台湾）、刘以鬯（香港）、方北方（大马）、印尼的黄东平也列席。座谈会主席就是骆明，他也是「新加坡文艺」季刊的主编。



韩拍岸

出生于砂朥越古晋的韩拍岸，他的名字令人感到生疏，然而他的另外两个署名：李残羊和李雨田，也许大家不会陌生吧？

1962年9月，韩拍岸的第一本著作「生命的痕迹」，由香港维华出版社印行。经过15年后，他的第二本书「美国杂碎」交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原来，他在十多年前，他便飞往美国求学，然后在外国大学服务。

韩拍岸原名李文藻，出身英校，小时仅受过几年华文小学教育，过去曾任砂朥越一家英文日报的记者，然而却热爱中文，十年如一日的用华文写作。还未出国时，他的作品多发表在古晋的华文报副刊上。别署方挺等。

他的好友巍萌说：「韩君的散文，感情豪放，文字清新，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祖国无限的热爱，反映了当时一般青年的心声。……出国后，韩君以『美国寄简』为题，写下成百篇报导性的文字，分别发表于古晋中华日报、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等报刊，颇受读者欢迎。……虽然韩君已离开新闻界十余年，但他迄今仍以新闻记者敏锐的眼光，精密的剖析，从各个角度透视金元国在华丽的衣裳掩饰下，百孔千疮的面目，绝不为表面的华光所迷惑，具体表现出有良知的新闻记者底崇高品质。」

文艺评论家赵戎在「新马散文作家与作品」一文中说：「韩拍岸的散文作品是写得很有感情，诸如『祖国美丽的山河』『蒙格罗树之歌』，简直就是篇赞歌。」

他的两篇散文「渡头上的黄昏」「蒙格罗树之歌」，被赵戎编选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中。

韩拍岸的第二本书「美国杂碎」，精选了30篇佳作，内容所涉有关美国的问题极广，所以分类分为三辑，即㈠华盛顿花絮，是描写有关华盛顿官场的黑幕；㈡黑、白、红、黄，着墨于黑人，印地安人与华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种遭遇；㈢美国杂锦，是谈美国社会的侧面。这部书于1978年6月在香港出版。作者多年来旅居美国，为东南亚报刊报道美国社会动态，取材悦有趣味，笔调轻松，诚系美国风情的精细描绘。

东马有这么一位作家，出国留学及工作多年了，至今仍没忘记我们这个文文坛；很自然地，我们也不会遗忘他，希望他长久地耕耘下去！



钟 瑜

具有多方面兴趣的钟瑜，是新加坡60年代初期的辛勤写作人；他同时喜欢摄影和拍电影，曾出版一本《影片的生活体验》。由于他对新文学有炙人的热情，故稍后勤于写诗：于1968年出版了一本48页的《钟瑜诗集》，收入40首诗歌。1977年又出版一本著作《钟瑜小说集》（短篇小说集），25开，全书123页，共收15个短篇：婚姻、杜鹃红、晚风、周末、母亲、花溅泪、风尘劫、丽人行、胭脂赋、白头吟、焚琴录、沉香记、探情记、西楼惊梦、迷情记。他的小说创作，显然有现代主义的倾向，结构不俗。

1940年，钟瑜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原名钟国胜。1970年9月，在《学生周报》739期发表《我的地下电影》，他在文中写道："1966年，我着手摄制记录片《蚀》，《蚀》是我的首部'地下电影'。其后，我陆续摄制的，多是片断即兴式的记录片，记录一些意念和景象，没有系统；只有《蚀》较完整的处理一些情节和意念，长达2千公尺，16米厘，默片，间中配上字幕，完全是摹拟默片时代的习惯，只有在必须说明的时候，才应用到字幕。……我近年来景况日非，经济日蹇，拍'地下电影'的兴头也冰冷得多了，不是不想拍摄，是拍摄不起，3千尺胶片，包括拷贝费在内，要叻币一千多元（马仑按：这还是13年前的价格，今日当然已腾涨不少。），你有胆量去搞吗？我自己无法在'地下电影'中吸取更多的经验，因为不能长时拍摄，也不能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这不是谋生的法门，玩玩而已，长久下去，会'玩物丧志'的。"——在新马搞"地下电影"的人绝无仅有，而写作人有此兴趣且参与其事的，也唯有钟瑜一个人吧。

1970年，他在笔谈《我们对文艺界的感言》总题中，针对小说发言称：一个小说作者不需要是一理论家，惟作者不能不自成一套理念。他之小说即乃他的理念之布施，这类布施又鞭辟入里的包容在他小说的型模里。主题形式云云，实乃小说写成后，诉之以读者的一个概念综合，决非作者割裂添附，硬力加上去。小说家的高明，是对读者事后的概念综合，提供理念的资料，既定其决议，不是透过人物或事况去阐述"主题"。第一流的小说家只让你体会，不向你训教。……写小说和写诗一样，"进入情况"很是重要，此之谓心感神会，溶合其中，势流所及，自必断句成章。

钟瑜的长篇小说《红尘》，自第361期起的蕉风月刊（1983年6月）连载。



钟山松

我们不能不同意，新加坡一路来是马华文艺的发祥地，直到1965年8月新马分家后，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活动才开始以吉隆坡为中心，而北马则以槟城为据点。柔佛州接近新加坡，以前移居两地不受限制，所以许多文艺工作者经常在新柔二地自由出入。如果他们是教师的话，来去新马居留，甚至到印尼廖内、苏岛等地去执教，都是家常便饭的事。也因此，许多早期或战前，甚且有的是在新马独立前的新加坡写作人，曾到柔佛州来从事文教工作。——而战后的小笨珍，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在1951及1953年，马华作家曹兮和高温辙（温辙），较后姜凌、钟祺和杜李等，都曾到笨珍县最高学府培群中学教过书，诗人钟祺则是担任图书馆的负责人。曾经在文艺界受人瞩目的汀上黑（饶柏华）、钟山松、李伙、江夏（黄盛夏）、钟松平、林丹、黎力（黄万源）、林青等作者，在当时都多少受到曹兮、高温辙和姜凌的影响。林丹本名林清吉，从事短篇小说创作，也翻译马来文学作品，现从商。林青原名林清如，已是一位执业律师。李夥本名李茂枝，祖籍福建，与饶柏华同是笨珍培群第1届初中毕业生。杨贵宜（杨夷）也曾在笨珍受教育，与他太太丁娜都精通巫文，作品不少。另一位马来文学者钟松发、他的哥哥松钦、松平，也擅长写作。

钟山松现居新山，从商；1935年4月23日出生于小笨珍，培群中学三毕业，本名钟廷贤，祖籍广东潮安。1961年旅居新加坡时，认识了名编杏影，听从杏影的教导，从写诗歌、散文转而创作小说。他曾当过霸王车司机，故此，有关霸王车司机的苦乐生活的题材，常在他小说里出现。曾用过的名还有郁青、飘摇等。他时写时停，1977年写得最勤，短篇小说集「神的难」，于1980年出版，内收4个短篇，现实意义强，但创作水准不高。

——目前在新山区，偶尔也写些文章的尚有：龙翔（彭志伦；又署怡伦）、一点红（吴金玉）、陈质采、欣荣、林缓迅、飘逸（林猷森）、安安、风（黄建成，一署疆南）、梁文华（史青、闪华）、戈军（郑成辉）、苏念（金贝）等。



钟 夏 田

在70年代中期前后的几年间，马来西亚华文文坛上的报纸副刊，比较有了一点生气，几位负责主编文艺副刊的，他们本身就是相当有名气的写作人，譬如主编南洋商报「青年文艺」的陈雪风，稍后主编南洋商报「读者文艺」的钟夏田，主编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的甄供（纪铮）和建国日报「大汉山」编辑原上草等，他们都在编辑的期间内，有相当特出的表现。尤其是钟夏田，除了搞好编务外，还致力推动马华文艺，与文友组织人和文化出版社，印行「人和文艺丛书」（第一辑10册）。

1975年，钟夏田在他编的「读者文艺」版设了一栏「我对马华文艺前途的看法」，广邀全马写作人执笔撰稿，结果约有52位作者参加笔谈，一时颇受社会人士注目。1976年10月，钟夏田把那些笔谈的52篇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就叫「我对马华文艺前途的看法」，列为人和文艺丛书之十。几乎每篇笔谈文竟都刊出该作者的玉照，这是文坛上罕见的一本笔谈集。

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经于1978年7月29日宣告正式成立了，并举行成立大会选出首届理事；钟夏田是成立作协筹委会的副主席，也中选为首届及次届理事会副主席。同时，他也是「成立大会纪念特刊」的编辑小组之重要成员。

钟夏田原名钟泽才，吡叻州怡保人。在怡保育才中学高中毕业后负笈台湾，念农艺科。曾任南洋商报马六甲南马增版编辑主任，现任「读者文艺」「文星周刊」（83年4月3日开始）主编。每期的「编余走笔」是其特色之一。

念高中的时候，他便开始写作了；留学台湾时，致力于新诗的创作，并学写小说。返国后始较多产，体裁包括小说、散文、电视剧及影评等。常用的笔名计有：钟夏田、左迁、郭非、梅是、英枚、阿才伯等。已出版的单行本是杂文集「摸象集」，列为「人和文艺丛书」第一种。纪思在「读『摸象集』」一书评中，指出钟夏田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针对时事和社会事件而发的，这是他最可取的优点；但他的文章在观点上有一定的局限。

他的一首现代诗「帐外」，原载于台北「文星」93期（1965年6月1日），经被台湾大林书店编辑部选入现代诗合集「第七度」内，出版于1970年，并已再版。可见他在现代诗的创作上，也有一些成就。80年代初，用阿田的笔名在大马南洋商报「商余」版发表不少的杂文，写得头头是道，鞭辟入里。



萧艾

在60年代初期，萧艾似乎就是一个成名的诗人了。

萧艾，原名赖南光，1936年出生，祖籍广东普宁，曾在大山脚日新中学肄业，毕业于韩江中学（高中）后，曾往新加坡南洋大学深造，但中途停学。他的父亲是位中医师，他也学过医；父亲逝世后，他前往香港学习针灸。回北马后，在大山脚自创医务所至今，亦从商。

萧艾的笔名尚有：艾草、慕珍等。1963年2月和4月，他连续出版了两本诗集：「思慕的时刻」和「比鲜花更美」。1965年5月，萧艾和忧草出版了合集「五月的星光下」（诗集），颇为显得新颖。经过13年后，他于1978年初出版了第三本诗集「当一颗心在跳」，列为「海天书丛」之一。他在新著的「后记」中说：「自一九六三年诗集『思慕的时刻』和『比鲜花更美』出版后，为了生活和工作，我一直徘徊于现实的十字路口，要寻找和探索一条属于自己属于良知的路向。

「这么一晃眼已十多年了。

「在那段期间，也并非完全没有一些闲暇，只是影子一样绞也绞不出一些什么——由于生活的贫乏和黯淡使然吧。好像在沙地上不会长出密叶繁柯，也不会有小鸟时不时飞来唱歌和筑巢了。

「在那段期间，我要感谢文友们，像慧适游牧艾文宋子衡忧草等，他们不时过访，总不忘带来一些好书刊或者一段好消息，我们之间，由于工作性质的回异，往来不密却亲切，话虽不多，但真挚。」

钟祺在「谈谈诗歌创作」一书的「战后马华诗歌发展一瞥」评论中说：「萧艾的诗的基调是乐观而开朗的。他歌唱农夫，歌唱工人，歌唱自然，也歌唱爱情，使人闻到一种农村的生活气息。他的诗，喜于利用短句以制造节奏的效果，遣词用字也相当考究，且注重比喻和含蓄，这形成了他的朴素美。……萧艾的诗句如一颗颗晶莹的珠子，但缺少一根贯串珠子的线。」

周粲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集」序中说，萧艾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有才气的作者。他的作品，经常让我们接触到新鲜的修辞、新鲜的用语。……他很善于捕捉一些稍纵即逝的浮光掠影……单从这几句诗里（指「在石榴树下」的最后一段）就可以窥见作者刻划情景的高明手法了。萧艾也让我们欣赏他里的节奏。他用快速的剪接，灵活的镜头，把我们带入一个天旋地转的境界去。像其他的诗人一样，萧艾的诗也是生活的反映。……



蓝玉

打从1970年开始，在新马文艺界崛起的女作者，可说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在创作上有一定成就的“女流之辈”也日益增加。——这是可喜的现象，因为“妇女能撑半边天”。她们不论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面，乃至在国防上等等，也与男士们同样的能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她们在写作方面，也自然不能例外。1977年8月，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印行了《妇女作品专辑》，17位女性作者是：凡心、士今、尤今、刃鸣、宁舟、艾骊、谷之华、陈华淑、君盈绿、郑建英、爱薇、梅拉、绿影、黄嘉月、雅儿、蓉子、蓝玉。1978年，新马皇冠出版企业公司印行了马汉主编的《她们的小说》，12位女写作人是：于青、文戈、艾斯、陈蝶、浪淘沙、流云飘、紫曦、爱薇、绿影、黎渭銮、凝秀、蓝玉。由这批女作者的阵容看来，谁敢说她们的创作力是“不成气候”的！——此外，还有比较优秀的女作者，诸如：逸傅人（黄兼博）、商晚筠、蒙路、李忆君、刘含芝（康薇）、白蝶（黄小雷，原名黄秀华）、冰迅（何文娥）、李吟（李幼吟）、吴赐苏、吟露、花远（何远花）、艾宜（陈秀荣）、何濛（冯焕好）、捷丝（莫仪慧）、罗樱、白荷（梁孟娴）、杨秋卿、艾紫（许洛荻）、尤琴、白金、陈葛（九重葛，原名陈美妙）、张曦娜（张缘子）、黄华、冰秀（陈秀元）、湘灵（廖香灵）、宇玲（刘慧娟）、茹茹、永乐多斯（永乐）、方怀静（林惠莲）、文欣（张暖薇）、泽兰（吕金兰）、山雪（林寿兰）、刘湄（刘福珍）、诗葆（陈世保）、黄云（黄曼云）、刘蕙霞、金琰（钟克美）、郭逸（郭秉贞）、艾禺（刘桂兰）、思诗等。

蓝玉是新华女作家，原名李玉琼，1941年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四会），立化中学毕业，现任新加坡新明日报副刊编辑，历任写作人协会财政等要职，另署归燕、丁农等。著作有散文集：生活的脚印（1970）、难忘的日子（1974）、西窗晨语（1977）；小说集：跳不出后巷的女人（1977）、浓情系离人（1980）、另一个旅程（1982）、女记者（1982）等。新著《女记者》，书前有刘笔农的简介《编辑、女作家蓝玉》，书后有作者的后记；出版后约1个月即售罄而再版。——蓝玉与外子郑文辉“夫写妇随”。大约自1967年开始，在新明日报每周2篇的专栏《生活圈里》中，前后逾10年，从未间断过。已故的苗秀说，蓝玉的作品使读者有亲切之感。钟文苓则说，她的文章的最大特色是真。



罗林

在马来半岛柔佛州出生的文艺工作者委实不少，但他们后来多移居外地，尤其是越过一衣带水的星柔长堤到新加坡定居的最多，诸如：李[illegible]、宋雅、罗林、饶柏华、林丹（林清吉）、谢[illegible]涯、杜晖、马德、杜诚、杨贵谊（杨夷）、黎[illegible]、李贩鱼、陈之（陈观生）、李伏、陈朗（陈[illegible]信）、米然、夏金水、曾四（贵明）、流军、[illegible]平、依然（彭世灼）、流川、尤琴……等，他[illegible]先后都成为新加坡公民或居民了。

于1954年移居新加坡的罗林，原名林水[illegible]，1938年出生于柔佛州边佳兰（祖籍广东梅县），新加坡华侨中学毕业，曾任教师，现经营出入口贸易。他写诗，也写散文及小说，是50年代末极活跃的青年作家；常用的笔名有：罗林、罗凌、汀兰、穆朗等。自1959至70年，他在这12年间，汇编成书的有5种：㈠诗集《青春之歌》（1959）；㈡散文集《渔船靠岸的时候》（1960）；㈢小说集《幸福的人》（1965）；㈣短篇小说《静静的山村》（1966）；㈤小说集《第一个》（1970）。他以罗凌为笔名出版诗集《青春之歌》，书中有3首诗：《永恒的真理》《当我感觉寂寞的时候》和《这算得了什么》，被周粲[illegible]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6集——诗歌》里。他的新诗适合朗诵。陈雪风在《十五年来的马华诗歌》一评论中，曾对诗集《青春之歌》评道："罗林虽然[illegible]马阳一样，在学习与努力以民歌的形式来写诗，同时曾经下过一番精力，也[illegible]少掌握了这种表现形式。然而，他的诗，无论是形式或内容，却依然停留在[illegible]仿和因袭的阶段上……有不少诗作的内容非常空洞，缺乏真挚的情感而显得[illegible]燥无味……这就表现了他是多么缺乏生活体验，不熟悉他要反映的生活现实，以非常错误的为了写诗而写诗的态度，去对待严肃的艺术创作。"

温漱在散文集《渔船靠岸的时候》的《代序》中说："我觉得罗林君的[illegible]书作品，都充满着丰富的生活实感。……虽然，作者囿限于生活圈子的狭隘及周遭环境里难有较广泛的生活经验的原故，而致不能写出可歌可泣与有血泪的现实生活事迹，然而写自己亲身经历体验过的生活实感的题材、真情实[illegible]记录的东西，作为实习锻炼写作的过程，未始不无意义，而也是有表扬的[illegible]的。……"罗林在小说集《幸福的人》的后记里说，並不是他对某种文章[illegible]都想尝试一下，而是内心觉得有这种需求，因为：篇幅短小的诗歌或散文，无法充分表现出这时代的风貌的。



山东佬

新马华文文学从刚发轫直到今天，擅写杂文的高手不算少，然而出版杂文集的作者却不多，尤其是自战前到50年代中期曾有杂文专集问世的屈指可数。邱风人该是马华文学史上第一位出版杂文集的杂文家；1948年，南洋商报印行他的《风人辛言集》，翌年6月，又出版《辛言续集》。继而问世的杂文集有：白寒著《雕虫集》、伍纶著《百颂经》、郑今村著《灯下小语》、金榜居士著《读报随笔》、山东佬著《山东佬闲话》、冰梅著《99哲学》和《穷荒野草》、萧遥天著《东西谈》、方北方著《北方散记》、白鹤著《牛溲斋随笔上下册》、文怀朗著《文人的气质》、郑子瑜著《狻啸与鸡啼》、山东佬著《山东佬闲话二集》…… 这些杂文集是1955年以前出版的。他们多在彭松涛（原名彭乔松）主编的南洋商报《商余》副刊（约为1951至54年间）发表作品。而山东佬是当时一流的杂文家，立论奇妙，字挟风霜。

身材魁梧的山东佬，本名卓凡，约于1904年生，广东海丰人，母亲是山东人；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系毕业，担任过国内外中学教师多年。在战前，曾与郁达夫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共事。1952年5月，在槟城钟灵中学执教（服务到病逝为止）；1961年5月19日，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于1953年7月出版的《山东佬闲话》，全书192页，71篇杂文，是在1948年8月22日至1951年6月1日之间写成的，都曾在商余版发表。他在《自序》里说，他的写作目标，一向总是要使尽可能揭发社会病态之余，並有把持着“延年益寿”的本质。彭松涛在序文中说，山东佬的文章有奇气，有幽默感，嬉笑怒骂，妙趣横生，读来使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他的文章也具有山东人的性格，豪放爽快。1955年8月，南洋印刷社又出版他的第2本什文集《山东佬闲话二集》，全书166页，55篇杂文，是他自1949年4月4日至1953年3月29日之间写成的。由庄泽宣、连士升分别写序。庄在序中说，这些杂文短小而精悍，谑而不虐，富于人情味。连在序里表示山东佬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他敢说，敢骂，敢做，敢为，不过他的一言一动並非从个人主义的立场作出发点，而是专门替那些哑巴的受苦受难的同胞作正义的呼声。鲁迅先生所谓“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山东佬可当之而无愧。方北方也在《北方散记》一书中，提到他的杂文集时说，山东佬的文字富有幽默感，人情味浓厚，处处妙趣横生，嬉笑怒骂，溢于言表，有真实感，使人感觉亲切，写作技巧圆熟，人生经验丰富。



王任叔

中国现代著名文艺理论家王任叔（1901年9月8日—1972年7月25日），浙江奉化县人。1920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在宁波等地任小学教师；23年加入“文学研究会”；29年到日本居留了11个月，回国后仍从事文教工作。早在五四运动初期，就开始在《小说月报》发表小说了。成名作《疲惫者》（原载《小说月报》16卷11号），被茅盾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

王氏字碧珊，笔名：巴人、赵冷、屈轶、行者等。由于他是文学研究会会员，所以当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展开革命文学论战时，他也发表了不少有关革命文学的理论，后来收入刊行理论集《革命文学论文集》，从此更为人瞩目和称道。抗日战争爆发后，仍在上海从事抗日活动，並勤于写作。1938年，曾编过的报刊有：译报、大家谈、自由谈（申报）等；並与许广平合作处理《鲁迅全集》的编辑事宜。1941年7月，他被迫离国抵达新加坡，出任陈嘉庚所办的南侨师范学校校长。任教之馀，积极写作，常有文章在当时才南来的王纪元（1940年底与胡愈之等相偕抵星）主编的《南洋商报·狮声》发表，也时有作品在杨骚主编的《闽潮》杂志出现。

当时的《狮声》，内容恢复文艺性质，侧重发表文艺小品，编者王纪元希望做到“三十六行，行行皆有；五花八门，门门皆备。是战斗的，亦是趣味的，诙谐的”；王纪元特辟“文艺讲话”专栏邀巴人撰写《给文学青年》，特地为文介绍巴人是“国内有数的前进文艺批评家之一。他的作品包含方面很广，近年尤致力于鲁迅的作品与思想的分析研究”。——巴人曾在教师节写了一篇2千5百字的《教师节感言》，概论了教师的悲哀与遭遇，替当年南洋的教育工作者发出不平之鸣。在强调“民主主义的教育原则”方面，他与当时的沙（胡愈之）的言论几乎是一致的。在《狮声》发起的“反侵略文学专号”里载的《关于反侵略文学》，和南洋商报《新南洋》第25期刊登的《展开反西斯文学运动》，无不言简意赅，发人猛省。先后出版的各类文学专集数十。1942年2月4日，曾与郁达夫等潜逃苏门答腊避难。48年8日，因参印尼人民的革命斗争，被荷军逮捕坐过牢，后被遣回香港。新中国成立后，950年8月，曾任驻印尼的第一任大使。1962年因提倡“人性论”而受判，在“四人帮”摧残迫害下，含冤谢世。



王秋田

王秋田是新加坡的剧作家，与朱绪、林晨等齐名；1905年生于中国福建省晋江。1937年南来，从事剧运工作。抗战时期，曾任华侨筹赈会宣传组戏剧股主任，是马华剧坛著名的导演，常以不同的笔名在本地报刊撰写戏剧理论。所导演过数以百计的剧本，其中如《家》《日出》《上海屋檐下》《巡按》《女子公寓》《等太太回来》等，最获好评。常用的笔名是范统、鄭申等。曾担任过不少社团的职务，是新加坡艺术剧场发起人之一；曾任国家剧场俱乐部华语戏剧组主持人。著有：㈠独幕剧《喜讯》（1964年·新民主文化社）；㈡独幕剧《夜行人》（在民报文艺副刊《新生代》刊载）。现任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委员和表演艺术主席，曾荣获新加坡总统颁赐的社会服务奖章。

1982年9月26日，王秋田受邀参加星洲日报主催的《新加坡华语话剧的过去·现在·未来》座谈会，他在主讲时说："我在1937年才南来，那时候新加坡有罢工事件，对参加文化活动，大家都战战兢兢，那个时候有一些文化人遭遣送出境…… 戏剧从中国移植过来时，是1920年左右的事，戏剧跟着文学、艺术一样，带有运动性，本来呢，中国话剧是从五四运动开始就有了的；五四运动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在这运动中，话剧显得特别突出。话剧传到南洋来的时候，仍旧富有这种意义。中国的话剧是一些人从日本回国后才开始有了的，那个时候叫文明戏，或新戏，到了1939年，才改称话剧。话剧刚传入新加坡时，演出没有剧本，只有一张幕表。……"——他也曾在《新加坡早年的剧坛活动》一文里写着："在1936年以前，新加坡戏剧演出是广东和福建戏最盛行，是受小市民阶层及妇女观众的欢迎。京戏也得到部分市民的捧场，有时由中国名伶组班南来演出。…… 至于话剧则只有在社团的集会或学校的游艺会中演出，观众局限在和该团体或学校有关系的人而已。…… 可是这种现象到了1937年，中国八一三的上海事变和芦沟桥事变，爆发了抗日民族战争，以后就有显著的改变了。因为那时候的华侨大众为响应中国的对日抗战，对爱国宣传，筹款赈济祖国难民掀起了一股宏大的爱国热潮，那么话剧便成为一个良好的教育工具。…… 全星的华人社团，尤其是各样的文化组织都起来设立戏剧工作部门进行演剧活动，兴起了华族筹赈救亡的戏剧运动。从此也就奠定了华族新戏剧运动的基础…… 在1939到40年这期间，可说是筹赈救亡戏剧运动的最高潮。……"



文怀朗

文怀朗，约于1908年生（广东万宁），北京大学文学士，曾任万宁简师教导主任、马六甲培风教师、居銮中华学校训育主任、古来中华公学校长及多间中学教师。自1947至50年，执教于槟城钟灵中学，兼任舍务主任。其酒量过人，后因多饮伤肝。

在50年代前后，写作甚勤，笔名：姜太公、老太婆、徽徽等。1955年5月，南洋报社印行其什文集《文人的气质》，全书130页，内收37篇什文。——据现居哥打丁宜的玄荫（原名陈增康，另署绚音）在《谁还记得老太婆》一文里说："老太婆"在50年代，经常在南洋商报的商余版发表文章。……那时节，我们的教总主席鼎鼎大名的林连玉先生，也经常以"康如也"的笔名在商馀发表高论，与"老太婆"相媲美。

玄荫相容"老太婆"的样子，矮矮胖胖，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架在圆圆的脸上。走起路来，从容不迫，四平八稳，教起书来，声音宏亮，抑扬顿挫，俨然三家村里的老教学……把深奥难懂的古文当歌唱。……"1954年弭歌高唱，告别了母校，也告别了全体老师，各奔前程去。过后数年，便听说文老师逝于峇株巴辖，从此文坛上便少了'老太婆'或'姜太公'的大名，仿佛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文化斗士，就如此默默地消逝，永远不存在了！"

文怀朗是玄荫在金宝培元中学念初中时的华文老师，后来到峇株巴辖华侨中学（华仁中学的旧名）执教。他在《前记》里说："当我把这部文集的校样，做最后的校对之后，不禁深深的叹了一口气。这里所选出来的40篇文章，都是我于战后10年中在南洋商报各种副刊上发表过的。最早的一二篇，远在1946年的和平副刊上发表，惟大部分却是1952和1953两年中在商馀上发表的。前20篇是杂感文；接着的15篇，也是杂感文，只是关于教育方面的。最后5篇，是追悼我所敬爱的人物的文章。生在这大动乱的时代，住在这异乡的地方，在神经还未完全麻木的时候，多多少少总是有些感觉的。忍耐不住的时候，便自然而且无可奈何地流露出来了。《文人的气质》是我所偏爱的文章，所以用来当做文集的名字。"彭松涛在《序》中写着："文先生的文章，虽不尖酸刻薄，亦非专求清丽洒脱，却自成一个风格。这一个风格，正是文人贞刚之气的自然表现。"



白鹤

白鹤是吴鹤琴的笔名，原籍福建诏安；1913年12月12日生。五岁丧父，由大哥吴太山栽培长成。赋性聪颖，善读书，在乃兄自办的松斋义学读完高小，即升当地县小的诏安中学肄业，每试辄名列榜首。初中卒业后，又进厦门集美中学，完成高中课程。嗣后再负笈申江，进上海复旦大学攻读文科毕业；举行毕业式时候，适逢日人发动战争，复旦移校于重庆，吴君随校方西北上，住陪都三载，替国家做后方宣传工作，甚得好评。滇缅公路筑成后，他历12天长途跋涉之苦，取道仰光，转入马来亚，与乃兄相聚。

他在湘、鄂、黔和蜀的大后方，目睹人们的现实生活是惨痛的，写下两三百首的苦难诗，发表于《抗战诗歌》《中国诗艺》以及其他综合刊物，一时荣获"难民诗人"的雅号。当时，他曾与沈程远、孙吕和李扬等人合创"诗艺社"。南来森美兰宁宜，行装甫却，即受聘于吉隆坡中华中学执教；两年后，又应聘于新加坡中正中学，甫一载而日军南侵。于仓卒之间，携其未婚妻冯金玉回宁宜太山庄避难，並与冯女士举行结婚仪式。马来亚光复后，先则应槟城钟灵中学之聘，继则历任实兆远南华中学及太平华联中学等教职，然后重返槟城钟灵中学任教多年。当他在吉隆坡执教时，曾兼任联邦日报副刊编辑一年半。1947年，他在槟城主编综合刊物《教育新闻》。自1949至50年，担任星槟日报的副刊编辑。后来，在北斗报当编辑，写了不少的社论及其它文体的作品。又任过政府设在槟城的师资训练班讲师。在钟灵退休后，旋被聘为槟城佛教义学校长，以至逝世。由于他是虔诚的佛教徒，所以生前热心协助推动佛教事业。

白鹤为人诚笃，胸怀旷爽，笑脸常开，广得人缘。琴棋书画均有涉猎，虽不是名家，却样样能之。他常用的笔名尚有：吴逸牛、吴牛、一尘、白翁、牛溲斋主等。出版过3本书：㈠什文小品集《牛溲斋随笔》（分上、下二集）；㈡诗集《苦难篇》；和㈢文史小品集《文史札记》。不幸于1960年身患肠癌症，几濒于死；在医院破腹割去病肠后，竟获平安，亲友均为喜慰。讵料到了1969年，故疾复发，虽经槟城及吉隆坡两中央医院尽力施救，终难挽回天命，与世长辞，行年五十八岁。他的诗集《苦难篇》，好语如珠，具有象征主义的倾向，为读者所称颂。



老蕾

方修编选的《老蕾作品选》，于1979年8月由新加坡上海书局印行，全书计113页，共分2辑和2篇附录文章。战前，澎湃社在吉隆坡召开筹备会时，老蕾曾参与会议；后因离隆赴吡叻江沙任教，故未正式入会。收在单行本里的《许澎湃社诗歌专页》一文，是他应该社同人函约而写的。

柔佛东甲的写作人陈寅（本名陈永禧，别署浮尘）是老蕾的高足门生，他曾在1982年3月间回信说，许清昌（笔名老蕾）于1915年诞生在中国福建省永春县；在育贤中学完成中学教育，1937年肄业于厦门大学。文学修养深厚，也喜爱运动，羽球打得蛮好。1949年即至利丰港培华中学执教，迄1975年抄荣休，现定居新加坡。育有二女，均学有专才，未有儿子，其夫人为谢瑞霞，也是一位教师，已退休。1976年11月和1977年3月，曾2度偕夫人前往加拿大及英伦探亲；80年5月始回星洲。

承蒙陈寅抄赠老蕾的通讯处，终于，这位备受其学生们钦敬，师严道尊，春风时雨的良师和前辈作家，于1982年3月31日在复信中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原来他肄业于厦门大学文学院，于1937年偕友人吴西玲（诗人，现在中国）南渡。未南来前，曾在厦门各报章上发表不少作品。抵马后因乏人介绍，只好屈就小学教师多年；斯时因课务轻松，在课馀之暇勤于创作。除南洋、星洲、总汇报外，在吉隆坡之马华日报，战后之民声报，及槟城之星槟等报，均有其作品，可惜现已散失无存。战后任职吉隆坡文良港中华中学，与老作家林参天、张天白等时有过从；与同辈之写作者如西玲、李蕴朗、铁抗、金枝、吴冰、椰青、蓬青（张曙生）、清才、绿蒂、天炮、荒洲等过从甚密。1948年任教于彭亨文冬启文中学，翌年转麻坡利丰港培华中学，初任教员，后任为教务主任及改制为国民型中学之副校长和高级华文教员。退休后翌年底与其夫人来星洲与其次女同住于实龙岗花园。寓居星洲后，少有创作，只偶写一些旧诗以自娱。除老蕾外，尚有许凤、佛特、欧阳之青、罗汉明等笔名。《老蕾作品选》仅收集新加坡各报上的一部分作品而已，遗漏的比较有份量尚有：鬼婆、异国夫妇、太师改行……和刊载在星洲半月刊上的《陶重先生》《李鸭子从军》《作家圈》等篇。



吴太山

吴太山学名鹤汀，字太山，笔名瘦鹤、榴梿馆主、蚊庐客、苏苏、珊珊、文童生等。原籍福建诏安县，是大马著名教育家及写作人。少时，在自家聘请西宾设教之松斋私塾攻读多年；稍长，进县立丹诏小学肄业。卒业后，升学于厦门玉屏中学，继又转到榕城进福建省立第二中学，于1917年毕业旧制中学。适丁父忧，份属长子，家务纠缠，不克再求上进，便在家创办松斋义学，初时只办高初小学而已；继而兼办乙种商业班，又继而添办简易师范班，规模日益宏大，经费日益浩繁，十年进展，以致负债累累；不得已，乃于1924年将校务交给他四弟代理，自己远渡重洋，筹款以还夙债。

初抵南洋时，任其叔父吴泗滨遗产下的宁宜区胶园经理，兼任该地育华小学校长。善于运筹，数年后，又历任芙蓉中华中学和振华中学教务主任各两三年，最后受聘于波德申中华学校，为该校创办中华独立中学及筹建校舍，长校十余年。到1964年，因年事已高，乃自告退休。在长波中时候，曾任两届大马教师总会副主席，又任森美兰教师公会正主席三届，帮忙教总建筑会所和主持筹建森州华校教师公会会所，厥功不少，任此二会所产业受托人数十年。

瘦鹤终身不脱离粉笔生涯，暇时常摇笔杆，在华文报章发表；已出版的单行本有：觉世新编、惊弓集、浅易诗编、八十诞辰诗刊、榴梿馆冷饭集等著作，可谓他为大马写作人的老牌军。退休后，谢绝一切社团应酬，在宁宜自置的大山庄别墅，艺草莳花，品茗焚香，以渡馀年。

于1981年初问世的《榴梿馆主冷饭集》，厚达246页，内收杂文48篇和旧诗词多首，新文学气息似不浓。新加坡名报人暨作家吴绍葆（宛郎）在该书的《后记》里写道："这一本册子，照理应正名为《吴太山诗文集》；只是家父赋性谦冲，不欲以诗文自鸣，宁愿将他老人家六十年来的诗文作品比喻为冷饭。《诗文集》也好，《冷饭集》也好，这是家父趁八十五岁生辰送给亲朋戚友，并留予后代儿孙的一项珍贵纪念品。家父好读书、勤写作，数十年如一日，生平的悲欢离合际遇，社会的五花八门动态，每在他笔下化为诗文，以供友辈共赏，或更披露于报纸副刊。"——这位忠厚长者，高龄85岁仍有文章在报章刊登，吴老的精神委实可嘉！



吴逸凡

吴逸凡本名吴照恩，是槟城知名的文坛宿将之一，早在1930年就开始在报章副刊发表诗歌、散文及译作了。1910年生于威省甘榜峇汝村（祖籍福建龙溪县），稍长迁居槟城，就读于中华学校，后转入钟灵中学肄业（战前没办高中）。读到初中三时，就由于家境欠佳而辍学，经友人介绍往浮罗文丁小学任教职，旋因学校发生事故，只教了一学期便停职；不久转入外商艮行任职，以迄1970年始退休（先后在艮行任职逾四十年）。

当时在艮行工作，余暇好读文学书籍，经常练习写作，对于诗歌、散文、小说、译文等都有相当基础。那时适林浪沤主编南洋时报，提拔了不少青年写作者；有不少的文艺副刊如《荔》《微光》《八月》《荒原》《海丝》等可发表作品。当时他的笔名有：逸凡、Y．F、一鹤、卜吉慈、蠢夫、原丁等。曾与朱冷夫合编《荒原》，后来朱君回中国，遂停刊。那时候，槟城的光华日报、新报、中南晨报等各拥有许多副刊，写作人十分蓬发；吴君曾参与其盛，差不多每天都有文章发表，可谓多产时期。因为有许多文友的鼓励与切磋，所以对文艺兴趣特别浓厚。战前投稿各报刊是没有稿费的，他当时那么勤写，创作精神委实令人心折。除了跟朱冷夫合编《荒原》副刊外，也曾与温梓川合编《诗草》，亦为曾瑛（据说是以前南洋商报编辑）编过《国民周刊》。当年的写作人大都是青年，都很热情，感情丰富，如：林姗姗、温志新、饶百迎、温梓川、曾瑛、曾华丁、曾玉羊、杨实夫、邹朴夫、朱冷夫、邓丘山、李树梧、洪丝丝、李少猷、梁若尘、汤唤乾、刘前度……等等。——吴君回忆地说，有些当时重要的青年作者，因久疏而遗忘了；战后都星散或死亡，而他也早已失去写作兴趣。

温梓川是他钟灵中学的先后同学（比温君低了两班），登在蕉风月刊第99期《不像诗人的诗人》（文坛忆旧）一文里，他介绍逸凡道："几十年来，除读书写作之外，並没有其他的嗜好。如果从他的生活形态去认识他，你无论如何绝不会想到他是一个新诗人。……他烟不抽，酒也不喝，不但不会风流放浪，却生活得有规有矩，非常近人情……他还可以说是一个好好先生，一个完全生活在幻想中，靠灵感写作的诗人。"温君说他的诗作，走的是李金发的路子，是象征派的诗歌；编有未出版的诗集《心声短音阶》。



吴广川

吴广川，早期的知名作家及编辑之一，现居中国广州市朝阳南普宁里。1901年农历6月10日生于福建厦门市，早年出洋，奔波于菲律宾、新马各地，迭次往返，曾任厦门市和菲律宾马尼拉几家日报的副刊编辑。20年代后期在新加坡时，较常写些短篇小说和散文，发表在新加坡《曼舞罗》周刊，这是一家影片公司出版的，由苏秋生主编（苏君已于数年前在新加坡逝世）。当时，也常投稿给吉隆坡益群日报副刊（许杰主编时期）；不久返回中国。1937年重到新加坡，任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副刊和该报附办的戏剧电影、妇女儿童等周刊的编辑。后来同一班爱好文艺的青年（成员包括吴静邦、辜斧夫、黄科梅、朱绪、胡涛、萧亮、黄楚云等）组织新野社，由他主编《新野周刊》，附在新国民日报出版（1935年5月21日出版，同年12月13日停刊，共出43期）。他曾署名奚因发表小说《变》（刊在新野周刊），颇获好评。1936年间新国民日报的副刊《蕉影》和《文艺》，也由吴氏所编。

1981年9月初，吴氏在复信中写道："……不久又有几位文友参加……《新野》的内容逐步充实，由半版改为全版，每周一次成为两次。当时对来稿以鼓励为主，尽量采纳，我自己也用几个笔名写些小说、杂文。我们对《新野》是抱有宏大的期望，但事与愿违，《新野》不幸命短，竟因故而停版。我们继之又出版《文艺》周刊，我仍兼任主编，依然附在新国民日报。30年代杪和40年代初，我因职务调动，专责编辑新闻版。1941年初，随新国民日报由新加坡迁徙吉隆坡，从此我就长期很少顾及文艺方面。我曾把过往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品，自己觉得比较顺眼的，陆续剪集起来，装成两册，但当日军侵占马来亚时，我携眷避隐柔佛州峇株巴辖过着山野田园耕作的生活，在战乱中全部的旧作都毁失了。只有一篇刊在《新野》的习作短篇小说《椰林深处》，由方修先生收集在他编著的《马华新文学大系》，这是我多年绞出的脑汁仅存的一点滴。太平洋战事告终，1946年我回新加坡任南侨日报新闻编辑，一段时间兼代编副刊，也给副刊写了一些散文、杂文。回国后，对文艺的写作长期搁笔，到近几年竟'死灰复燃'，重读文学书，从头习写文艺的东西，曾试写出几篇小说，因我在南洋居住多年，有较深的生活体验，所以写这些东西大部分以南洋为背景，有3篇小说已在80年代初的《新加坡文艺》刊物发表。……"过去，吴氏常用广川、川、一村、邝村、邝山、奚因……等笔名；后期也写诗。约于1950年冬，率眷回中国。



汪金丁

自1979年5月至80年5月，文史家方修主编一套《马华文学60年集》（3、40年代作家作品选集），共10册，由新加坡上海书局出齐了，那是：铁抗、张天白、金丁、胡愈之、流冰、老蕾、白荻、叶尼（吴天）、流浪和李润湖10位战前文坛的前驱战士精心之作的选集。除了流浪和汪金丁之外，其他的8位都先后个别的加以简介了。

流浪，是刘道南的笔名，原籍湖南，约于1935年南来，36年在槟城光华日报发表小说；1937年7月进南洋商报任职，编过狮声、南洋文艺、今日文学……等副刊。1942年初（日治时期）避难于苏门答腊岛，不幸因穷愁潦倒而病逝，年约30岁。于80年2月出版的方修编《流浪作品选》，内收小说及散文，共126页。

汪金丁是河北人，1937年杪，由上海抵达新加坡，在南洋女中执教数年，作品散见于《狮声》《南洋文艺》及《南洋周刊》等报刊。较早时，也曾在铁抗主编的星洲日报《文艺周刊》发表文学理论。王纪元在南洋商报《狮声》推出'反侵略文学专号'，金丁也大力支持。新加坡告急时，曾代表教育界出席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的筹备工作。新加坡失守时，金丁与郁达夫、胡愈之、巴人、王纪元、高云览等一起避难于苏门答腊。战后，他回来新加坡，曾到华侨中学及育英中学教过书；在华中时，曾与马宁同事。1946年，新南洋出版社印行金丁的报告文学《三星旗下》（32开）。他于紧急法令后回中国，郁达夫殉难35年了，他于1980年发表一篇《郁达夫被害前一段史实》，说"达夫是一代文豪，是烈士，但又诚如愈之所说，他'无疑是时代的悲剧的主角，而许多人又不理解他'……"方修编的《马华文学六十年集》，将《金丁作品选》列为第3本集子，全书137页。方修在《前言》中说：金丁留在本地的作品，多数是1938年初至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段期间所写的。这些作品主要的分为3类：㈠小说创作；㈡文艺评论；㈢文学艺术问题以外的论文。这3类作品，由1938年初至41年杪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的3、4年间，总产量估计约70万字，《金丁作品选》所辑录的仅得其十分之一左右。此外，他也写些抒情或记事散文。文革前，他是吴聆任主任的北京市民盟的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史专业，对30年代文学尤为所长。文革期间，被当作"30年代文艺黑线人物"，遭受批判与冲击。听说，当金丁看到方修为他编的《金丁作品选》时，悲喜交集，感慨不已！他目前仍在埋头研究整理30年代文学史。



李金泉

李金泉于1916年10月28日出生在新加坡（祖籍福建省同安县）。先进华校，后转英校，一面自修旧文学，对唐诗宋词和古文歌赋，勤学不辍。他自称："既无大学学位，也无学术文凭。自幼因家境清寒而苦学。除了犯法的事情不敢做以外，小贩、什货店学徒、教书匠和军人都当过。"我们认为他与林谋盛等从事抗日工作，可说是位英雄义士。

战前曾先后任星中日报、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外勤记者，也曾同时兼编电影版与体育版。抗战军兴，经常撰写宣传文字，克尽书生报国天职。新加坡沦陷前三日，随林谋盛、林庆年、庄惠泉、王吉士等抗日志士，乘摩哆舢舨逃离虎口。间关经苏门答腊、锡兰、孟买而抵印度加尔各答。留印期间，曾为各报撰稿，并被孟买英文《突击》周报聘为驻加尔各答特派员，奔走全印，采访印度革命新闻。因而结识甘地、尼赫鲁、班迪夫人，和现任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其中以与尼赫鲁及班迪夫人私交最笃，曾先后在其家居住数星期，情同手足。李氏先被派往英国新闻处工作；嗣后奉召前往哥伦坡英军心理作战部，负责筹备出版宣传品，但实际上却住宿于136部队总部宿舍，参加军事特工训练，领导由中国中央军校派往参加136部队成员。准备随时飞往马来亚后方降落，展开由敌后打击敌人军事行动。不久，日本无条件投降。他乃于1945年11月初，趁轮返星。当时新加坡由军事政府执政；李氏被委为公众联络部副主任。1951年，被派往伦敦殖民部受训；公馀以创作短篇小说消遣，寄登当时南洋出版社所发行的《星期六周刊》。所发表的作品，后由该社印成短篇小说集《桃乐赛》，内收8个短篇。1954年，南洋商报社聘任李氏为督印。次年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邀请，出席东南亚报人研讨会。会后赴华盛顿国会旁听，众议两院民主党与共和党党魁先后致词欢迎，並设茶会招待。

回星后，转入商界，公馀仍继续写作；于1974年及1975年发表作品最多；稿费捐助新加坡同济医院。近数年来，因年事渐高，作品渐少；但仍不断阅读、写作，也曾数度为新加坡电视台编写数部电视单元剧。李氏的作品，论文多用原名发表，小说则用笔名超云，散文、什文都分用若谷、铁津、半闲轩主、夏潞仁等笔名。近年来多与一些吟友写诗填词，和唱自娱。他对一些青年写作人，无不随时随地予以鼓励。



李梅子

根据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上卷）一书中的分期说法，自1925至31年底，是“马华新文学的扩展时期”——第5章“从新文学到新兴文学”所推荐的写作人计有：拓哥、谭云山、邹子孟、槐才、陈晴山、林姗姗、罗依夫、李梅子、浪花、慧聆（陈）、孙艺文（只眼）、海底山（林其仁）、寰游、潘衣虹、曾圣提、曾华丁、曾玉羊、吴仲青、陈炼青、黄征夫（黄僧、征夫和吟）、张楚云（张冲、郁如）、连啸鸥（兴梓）、细胡、古月、宿女、静倩（马宁）……等等，都是一时之选。

李梅子，原名李公仪，现名李维纲，广东梅县人。从1928年起，旅居新马21年。1929年中，与罗依夫（两人都是小说与诗作者）合编《奠基》半月刊，附在叻报出版，提倡新兴文学最力。李氏当时是在新加坡平民学校教课，后任叱叻和丰兴中中学校长多年；之后，改换到吉打华侨中学担任校长多年。大约于战后1948年，回广东省参加游击战争。现居广州新风路，在市政协任职。

1981年11月30日，李氏在信里说：“我28年，初到新加坡时，与一些文友在新加坡为《华侨日报》撰稿，曾写过童话《鼠军师的故事》，在该报连载数期，登完，受到一些文友认可，这鼓舞着我，打算从事童话写作，以后曾写过一些儿童读物，並翻译了一些安徒生的童话，但因生活变化，没有继续坚持童话写作。战争期间与战后，曾从事音乐创作，曾作过《和丰颂》《天是我们的天》《我们相见在前线》《明天的太阳》（杜边写的剧本《明天的太阳》的主题歌），记得还有一些，可惜当时的存稿散失了。……”

目前，可以读到的李梅子的作品，为数不多，可是却每一篇都写得很坚实，显示他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在方修编选的《马华新文学大系》（10巨册）里，收了梅子的《关于“大鼓”“弹词”的问题》《和王先生讨论的方言文学一问题》（此2篇编入第2集《理论批评㈡集》）；另节选了李梅子的《红溪的故事》（编入第3集《小说㈠集》；新诗《吊》（编入第6集《诗》）等。1930年2月4日，李氏在《南洋的文艺》第10期发表新诗《陈春风化作雷霆》。——最后，顺便提到撰著剧本《明天的太阳》及《野心家》的杜边，他原名苏仲人，另署力一，福建南安人；战前南来，1946年创立鸥剧团，1948年间离境返华。



李词佣

据落人（依藤）在《槟城文坛回忆录》一文中说：林浪沤于1927年出任南洋时报总编辑的时候，虽是一位老学究，却热心提倡新文艺；该报第一个副刊是《绿洲》，不久又出了一个纯文艺副刊《海丝》。其后南洋时报的附刊逐渐多起来了，来自吉隆坡的有《八月》，来自金保的有《荔》，来自星洲（？）的有《洪荒》，由本地（按：指槟城）文人编的有《微光》《杭育》等，林林总总，几乎每天必有一个附刊；战前槟城新文艺的蓬勃气象，应以此时为最盛。——依藤也曾以丁丁的笔名，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我们现在纪念他（指林浪沤），称他为'北马马华文艺之父'，岂非名正言顺?"

自1927至31年初，先后附在南洋时报的文艺副刊计有：《绿洲》《杭育》《荔》《海丝》《八月》《玫瑰》《诗》《微光》《喇叭》《怒涛》《涛声》《混沌》《野马》《髑髅》《星火》《荒原》《南洋的文艺》……等约20个。在这些副刊常发表作品的是：词佣、汪开竟、梁若尘、林姗姗、冼凡、一工、王探、陈晴山、朱冷夫、黄亮、一萍、冷笑、树梧、照愿、质俚、饶百迎、林雪棠、呆伯、骆世生、黎澜荪、李相机、丘晓楼、剑鸣、韵秋女士、华丁、柳鞭（刘）、李天游、淮清（戴）、陈云（黄）、流云（梁）、曼弦（房）、张紫薇等写作人。

当时的词佣姓李，是重要的作家之一，还创办了《新生月刊》。据温梓川说（详见《瘦死狱中的李词佣——文坛忆旧》），大约在1923年左右，李词佣在槟城同善学校教书，常在傅无闷主编的槟城光华日报的《先驱》副刊上发表文章；他那时的作品，以词填得最出色，也最为人所知。他也写小说，但並不见佳，总脱离不了章回小说的气息，这无异是放了缠脚布的天足，使人读了便觉得有点近似旧文人的游戏作品。温氏觉得他的词填得好，比小说作品却高明了许多，他真不愧称为"名副其实"的"词佣"。1939年春，受郁达夫的影响，写作不辍，出版了散文集《椰荫散忆》和词集《槟椰乐府》2书。

根据温氏的资料，李词佣出身于福建诏安县立师范学校，父亲是诏安的宿儒。南来槟城，在同善学校和钟灵中学任教；除了在本地报章发表文章之外，还时常投稿商务印书馆刊印的章锡琛主编的《妇女杂志》。他生得个子不高，身材瘦削，倒是一个文弱书生的典型。由他创办的《新生月刊》出版了一年多，共14期。日治时期，他遭遇了莫须有的横祸，师生60余人，为日军所捕杀。和平后，钟灵同人为他们立纪念碑。



李铁民

李铁民，是30年代初新马著名的编辑和写作人，曾主编南洋商报副刊《晓风》和《狮声》；这两个副刊分别创刊于1933年1月4日及21日。他风流跌宕，才华焕发，与李西浪、潘国渠、傅无闷、胡浪曼等，並为星洲名士，不时诗酒唱和。据说，他曾办过小报《消闲钟》，与文人翁秀夫发生文字论争，名噪一时。

半鳌是李铁民的笔名，在《狮声》创刊号发表《「晓风」与「狮声」的一个分野》一文中写道："本报日常副刊，原只《商余杂志》一种，近日每周特出《商飚》画报；又将《商余杂志》改名曰《晓风》以后，所有文字图画，均以切合时代者为准则，一时颇受阅者热烈赞许，而许多在南国文坛上夙负盛名的作家，亦纷纷赐寄大作，以为本报光宠！本报欣受之馀，遂觉有另辟一栏专载本地投稿之必要，爰将该栏名曰《狮声》。……《晓风》专用选载之稿，《狮声》专用本地投稿文字。又恐投稿有时不会接续，狮有入睡危险，故《狮声》定为间日或一周两次之刊行，使它有伸缩性之馀地，将来在可能的话，也可以天天出版。……"

李氏也同时在《狮声》的创刊号发表《初吼》（《狮声》发刊词）一文，他写着："声之所鸣，一为国家民族，二为社会群众，三为世界人群，四为宇宙万物。声之种类，不分科玄文美动植物社会。声之形体，不拘诗歌论述小说笔记。举凡心之所思，意之所触，景之所召，情之所感，皆可发而为声，致其为用。文以会友，友以辅仁，本刊发为先声，聊作群声之引。狮而未睡，其吼必恒，狮而有群，其声必大，凡我同志，盖来共鸣！"——李氏编至89期，便因随马来亚闽侨回乡团回华考察，把编辑的职务交给连啸鸥代理。该副刊选稿侧重杂文随笔之类，常见作者除李铁民之外，尚有：饶紫鹃（子鹃）、王零空、何鸣吾、何曼倩、孟常（何天漫）、梁志生（梁山）、梅薄丝、啸鸥、曾奋（曾纪礼）、曾见、楼雨桐、李润湖、陈子逊、许侠夫……等。李铁民，原籍福建永春；1925年前后约10年，在新加坡南洋工商补习学校担任文牍职位，1948、49年任道南学校第9届教育科主任。梁山形容他圆圆的脸孔，笑容可掬；说话风趣，谦虚有礼；白衣领带，文质彬彬。方修说，李氏很有点才气，但编副刊却不见得高明，把《狮声》编得十分芜杂，刊登了许多没有意义的旧文学作品。战后（1946）初期，在《风下周刊》发表一些旧诗词。大约于1948年间离星返梓，1957（？）年因肝癌逝世。



何畅秀

人生70古来稀；能够活到93岁，而又继续写作的，这样的写作人近乎是个“奇迹”吧。何畅秀就是一位这么不寻常的老作家。他一路来默默写作，不求闻达；长居于新加坡牛车水一家旧房屋。1890年出生在中国广东省顺德县（原籍开平）。根据特写名家黄叔麟的资料，何畅秀在家乡的私塾念书，后来曾进书馆，前后8年，便到羊城工作。21岁出洋，先到缅甸，在仰光的一家当店工作3年，返梓里耕田2年，再出洋到新加坡来，从事多种行业，在养正学校当过书记和会馆的收捐员。他的许多学问是靠自修得来的。1983年5月21日，何氏在覆信中说：“……40年前，叻报、总汇报、新国民日报及吉隆坡的益群报，都有投稿的。正论笔名则用‘帝奴’和人辩驳是非，则用‘何畅秀’。小报杂文用‘过河卒’。出书则用‘天毓’。自星洲与南洋出版之后，我就没有投稿，只专心作书。所出的书都是蚀本的，或问既然蚀本，为甚么继续要写。这个道理，我也不明白；一个赌徒，赌则必输，但他为什么继续要赌呢？这是一种嗜好罢了。……”

自1929年至1983年，何畅秀已印行的《天毓丛书》，较重要的有：(1)寓言新编《物籁》（1929年出版，续编至1934年再版）。(2)奇情小说《卅年前一故事》。(3)社会小说《最近一段新闻》。(4)社会小说《红伶钱彩凤》。(5)言情侠义《灶下婢》。(6)家庭伦理《棕色灯下》。(7)社会小说《十年云狗》。(8)神化小说《三兄弟》。(9)唯阿辩异（1964）。(10)声义反隅（1963）。(11)老子道德经句解（1979）。(12)字故搜闲（1978）。(13)落魄诗人。(14)哑者之言。(15)侠义小说《四义士》。(16)警世小说《蝉后螳螂》。(17)宗教问题《白色和尚》。(18)诗经解垢（1981）。(19)长舌。(20)经匙。(21)经匙读。(22)石中玉。(23)蠹鱼拾存。(24)淘沙集（禁书）。(25)庄子摘句（上中下册）。(26)砌谜。(27)同音字选。(28)鸿鹄在桑（剧本，1983年6月）……等。何氏的多部著作都是血泪的结晶，注疏《庄子摘句》，前后化了20多年的时间；《老子道德经句解》一书也写了12年。他的著作都是亲自用毛笔写后，制成电版印刷的。1983年撰写4幕剧《鸿鹄在桑》。他自修学会英文，写得一手高古秀劲的字；戴着深度老花眼镜，两鬓苍白，颔下飘着白须；纵然听觉和视觉已迟钝，但他每天仍在著书立说。当天气晴朗的早上，他在牛车水旧屋的骑楼下，守着一个堆满了书的档口，卖自己写的书。他该是新马文苑里，年事最高，写作历史也最悠久的写作人吧。

何老先生不幸于1983年8月15日逝世。



芝青

在台湾和香港的文艺界，从事传记的写作人可说是不少的；然而在新马，往这方面努力而有所成就的作家却不过是三、四位罢了，他们是芝青、连士升、曾铁忱和王椎原等；其中尤以芝青的成就最大，而且是新马最早出版传记专著的传记名家。 芝青，原名葛青凡，1909年5月7日生，原籍浙江杭州。卒业于复旦大学后，赴日本留学；中国抗日战争一起，即从日本到香港，曾在新闻界服务，並兼一家杂志的编辑。当时，其外子冯列山为胡文虎创办星岛日报，等该报正式出版后，胡氏又在新加坡买进一家新加坡华文报中历史最久的总汇报，又派冯氏前来重新策划整理出版。经过一年多以后，芝青辞去香港原有的职务，于1939年年底，前来新加坡。1942年初，因日军南侵，芝青夫妇离开新加坡，经滇缅路到重庆及成都，出任中央大学教授，至日本投降，抗战结束，重返上海。1949年初携带了3个孩子，全家再来新加坡，从此定居，成为新加坡公民，曾在师资训练学院任教多年，受教者多成为当世俊彦。其外子冯列山，原籍福建，留学德国，专攻新闻学，曾任上海德欧特派员，后回中国任申报主笔，也任星岛日报主笔；並在复旦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新闻学教授及系主任。南来担任过南洋商报主笔，著有《新闻讲话》等书。

芝青除了写传记及游记外，亦极爱写散文，只是用不同的笔名，也从未搜集成册。已印行的著作计有：㈠生死恋（历史小说，全书125页，1951年南方晚报社）。㈡绝代佳人（传记，121页，1952年南洋报社）。㈢武则天传（传记，147页，1953年南洋商报社）。㈣岳飞（传记，192页，1953年南洋报社；1958年第3版由艺华出版社印行）。㈤诸葛亮传（传记，187页，1954年南洋商报社）。㈥五雄主传（传记，137页，1955年南洋报社）。㈦郑成功传（传记，182页，1955年南洋商报社）。㈧中国诗词（全书282页，1959年文心出版社）。㈨中国行（游记，25开，238页，1972年12月广宇出版社）。㈩日本行（游记，25开，253页，1974年广宇出版社）。——她写的都是中国的历史人物故事，似不曾往新马的历史挖掘题材，该是她传记著作中的一个缺憾吧。1970年底，她在《商余》副刊发表了不少西德及瑞士等游记，也都写得颇能引人入胜。陆茗、葛静、李莎，是她常用的其他笔名。



林岩

林岩，本名陈子彬；1910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13岁高小毕业后，当了两年的小学教师。1925年，在师友的资助下，到了厦门中山中学读书，课馀之暇用自己的一幕悲剧为题材，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初恋》；其语文老师陈少微喜欢这篇作品，还没有完稿就送给厦门江声日报副刊陆续发表了。那时才15、6岁，就完成这么不俗的创作，足见他才华焕发。1929年，抵达槟榔屿。在1930年前否约两三年间，他曾署名一萍或陈一萍在槟城的光华日报和星槟日报的副刊上发表文章，其中有一短篇题名《两个消息》。1981年7月11日，林岩来信指出：在30年代马华文坛上有两个陈一萍；自那时以后，迄今40多年来，他从没有在任何场所用过这个名字。

1935年至38年，他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流浪于彭亨及森美兰两地，这期间，用林影、林棘、林之间等笔名，给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的副刊写些杂文和随笔之类的东西。1936年9月，因读了曾艾获的《马来亚文艺界漫画》一文，而用一礁的笔名发表了评论《关于马来亚文学的诸问题》；跟着陈玉兰、杨如、保罗、马达（张天白）、石豫欢等作者都写了文章参加讨论。这场论争，有一定的收获，在一定的程度上开拓了马华新文学远征的道路。在方修编选的《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㈠集》里，可读到他于1936年9月22—25日发表在晨星副刊的《关于马来亚文学的诸问题》，在文中写道："马来亚既是个各民族集居之地，那末，唯有大家破除民族的成见，兄弟般地携着手，亲亲爱爱地共同努力，这样，才能够促进马来亚社会，建设未来的繁荣乐园。……所以，我们的作者该善意地来介绍民族的生活，或还可把一篇创作的人物，全备着各民族的份子。这样，会让人们澈悟，我们为什么要兄弟般地生活着，而且，我们原是兄弟般地生活着。"——早在47年前，林岩便有了这番卓识，谁说马华文学不是促进友族亲善的原动力！在30年代末期，他在晨星副刊上发表了一个4万多字的中篇《新年》，写的是他自己在三个新年中的不同经历。1940年北归，原来的目的地是当年已成为抗战中心的西北高原，为国效忠，然而却在战时陪都重庆滞留了6年之久，也搁笔了6年之久。1946年抗战胜利后，再度南行，回到了第二故乡的马来亚，才又重新执笔创作，其中有一中篇《风波》，于1947年写成，发表在槟城现代周刊上。1949年又回返中国，现居广州，已封笔卅馀年。



林 潮

林潮，原名罗曾教，1920年6月11日生于马六甲亚沙汉（祖籍广东省大埔县），现为大马公民。父系小商人，早逝，兄弟三人由母历经风霜抚养成长。三岁时迁居东甲。母为人领衣洗洗，扎拾胶柴兜售。小学时代，因为长兄在华校任职，朝夕得督促教诲，所以能有机会多接触书本。五、六年级时已半理解半会意地阅毕《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东周列国志》等章回小说，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性。1935年修毕所坡中华中学课程；翌年，受聘于原乡东甲启明学校迄于退休。日寇侵华的野心暴露无遗，世界风云日紧，民族革命战争爆发前夕，民心激荡，同为华裔，虽地隔千里，也与时代脉搏共同呼吸，感应互连。多读了一些正视现实，反映民族要求生存的《文学》《中流》《光明》《太白》《文季丛刊》《文艺阵地》等书报，时代的感召，升学、出路的彷徨，工作之馀，感慨丛集，于是提起笔来断断续续写下些作品，一来抒发个人的苦闷，二来也藉此锻炼文笔；当时用的笔名是：仃吟、某生者、罗颖。郁达夫南来接编星洲日报副刊，他特别振奋，作品经常在郁编《晨星》发表。40年代与铁抗通讯结为文字交，将作品也投到总汇报的《世纪风》和《狮声》《南洋周刊》等副刊；也受邀参加《文艺长城》《海外文艺》的行列。方修在《抗战诗抄》一文里，特别提到他用罗颖笔名发表的《给日本士兵》。1953年以前，他几乎与文艺隔绝了；因为时局的动荡，紧急法令的实施，以及和平初期贸贸然热心于社会文化运动，涉嫌到一个短时期几乎失却自由。等到回到原有的工作岗位时，相依为命的老母已大去，孑然一身，回顾茫然，身受创伤加以做事並不尽如人意，敌乎友乎？友乎敌乎？深夜孤寂，环堵萧然，才又重新操觚；当时作品多发表在《星云》和《晨星》副刊。后应杨守默约，在《文风》《南洋公园》写些短篇；也在傅无闷主编的新报《南园》发表作品。这时，他写作的兴趣颇浓，也多结识一些写作上的朋友。1959年8月，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其散文集《野火》。最少有四家出版社编的中学语文精读课本，选了他的代表作《麻河之恋》；编者陈昌豪在课文分中说林潮文言白话浑然运用，融合得适，情感丰富。有人批评过，他的散文袭用烂语陈言，对作品的活泼鲜明是要大打折扣的。60年代，仍常在《星》》及《新生代》副刊上发表作品；1979年起退休后，极少创作见报。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林 稚 生

最早期的写作人林稚生、张叔耐和林独步，被方修推崇为马华新文学史上的第一批代表作者；他们的重要活动期间都在萌芽期的前半期（1919—22年）。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一文中给他们3人的评价是：林稚生的"政论散文的特点，是尖锐地抨击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的黑暗现象，揭露军国政客的倒行逆施，卖国殃民，支持青年学生群众的爱国行为与革新运动……"。张叔耐"写了大批宣扬民主思想的政论散文，与一些保守份子展开剧烈的理论斗争。……他的作品波澜壮阔，常常出现生动的描写或譬喻；在内容的尖锐上有时或不及林稚生，但文学意味的浓郁则有过之"。林独步是"多方面才能的作者，1921年间崛起文坛，除了多量的诗歌、散文、评论之外，尚有一些小说等……他几乎是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最优秀的一个诗作者。他的诗作虽然稍嫌概念化，却是始终充满着乐观的精神，高尚的情操，并且在风格上完全摆脱了中国旧诗词的腔调与辞藻的影响，表现出一种奔放不羁的姿态……"

——这里要特别介绍林稚生（1892年9月20日—1954年3月11日），他一署克谐，原籍广东琼山，赋性聪颖，壮岁南来，于20年代初期，任星洲日报编辑（1919至21年之间），主持多版的编务工作，兼撰社论、时评。从1919年2月中开始，到1921年4月间为止，单以真实姓名和表字发表在日报的社论和时评，就有将近150篇；也有一部分刊于新国民日报的《社论》栏。他是名学人林徐典（前新大、现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先君子。林徐典把《林稚生政论集》列为他所编的《星马报人文丛》第1种，收辑139篇政论散文，全书238页，于1970年9月由世界书局印行。编者在《前言》中说，林稚生"现存的作品，大多数都是针对当时中国的政治问题而发的，然而有关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人生修养一类问题，却牵涉到当地华人社会。这是二十年代初期星加坡政论散文发展的一种倾向。……表现在体裁上的，是多样化的形式：议论文固然占了绝大的多数，但也有少数叙述文、说明文和抒情文。……时评中，还有少数的小品文，当时一般上叫做'随感录'，也叫做'杂感'或是'杂感文'。……至于他的时评，则往往通过短小的篇章突出主题。……"根据林徐典的分析与探讨：林稚生的作品以文言和白话写的，大约各占半数；由于他主张教育通俗化、文字白话化，所以他采用白话写作时，往往有平铺直叙、浅白流畅的特点。



林鲁生

林鲁生是林雪棠的笔名，现居吉打双溪大牛，是知名的耄勘的文坛耆宿之一。1898年8月11日，生于中国潮州惠来县北门。

1928年由中国南来槟城，住在牛干冬街泰丰栈。不久因为在南洋时报投稿的关系，认识报社总编辑林浪沤，接着便常为该报副刊《星火》写小说，发表的作品有《一个女性》《军官夫人》《一篇残缺的日记》《一颗人头》等短篇，还有其他的散文。那些作品，反映出中国当时政局的动荡不安的情势。以后南洋时报宣告停刊，便应中南晨报梁若尘之约，为该报副刊写些文章。中南晨报因资全不足，出版不久便停了；他先后发表了小说《绮琴的婚姻》，散文《海边》《月夜》《晨曦》等篇，以及几首诗歌；那些新诗受了郭沫若的诗一定的影响。

他为光华日报副刊写稿，是以洪丝丝主编《槟风》时写得较多，时为1933年至1935年。起初用的笔名是鸣爽，经过一个时期才用林鲁生这个笔名。当时在该副刊所发表的，除一些小说如《吴先生》《古槐去后》《病》几篇外都是散文，其中有《我的随笔》《作家介绍》多篇，还有书评及其它。1935年底，洪丝丝返中国，旋即赴日本进修。接替他的编务的是郑绍崖，林氏继续为《槟风》写稿。翌年，他也赴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深造。1938年，他主现代日报任编辑，主编副刊《前驱》，后来改为《火炬》。他在这个副刊写了不少文字，写的多是杂文。洪丝丝再度南来时，仍在光华日报服务，后因事离开，转任现代周刊主编；林氏也为该周刊撰文，写的是一些关于日本政治的动向，以及与时事有关的文章。1941年底，日军假道泰国进攻马来亚，不久马来亚沦陷了。因日军施行恐怖政策，他便把在报刊剪存的许多作品，悉数焚毁。1958年在韩江中学任教时，仍用鸣爽为笔名在星槟日报副刊《莲花河》写些散文及杂文，一直至1960年止。1966年退休后，林姗姗再约他替《莲花河》写稿，这次先后用陆升、依仁两个笔名，断断续续地写着，至1969年搁笔不再写了。1979年底及1980年间，应邀在方北方主编的星槟日报《艺公园》副刊发表三几篇作品，但因年事已高，写作兴趣已大大减低。已出版的单行本有散文集《自己的文章》（1961年11月印行）。林氏是驰誉的教育家，受教者多成当世俊彦，在文学界的诸如方北方、王葛、陈慧桦、高嘉慧适等都是。他的第2本书《自己的文章续集》，于1983年9月间面



东方月

东方月即老教育家陈运通的笔名，历任钟灵、日新、南华、光华、培风等成十家中学职教员。1955年，杨登程校长聘他为中华暨“三中学高师班”讲师。1958年出任昔加末昔华中学副校长，一度代理校政；在大马教育界服务垂卅年，1972年退休，可谓桃李满联邦。

陈氏热爱文艺，作品散见于马新各报章、杂志；过去常鼓励並督导学生从事文艺习作，不遗余力。常用的笔名是：东方月、王统、公孙牛、瘦斋夫、舍上舍、沛沛、公孙白等不下二十个。1914年，他出生于华南汕头市（祖籍广东潮阳）。与早逝诗人冯蕉衣同年、同学，关系十分密切。1938年春，二人先后来新加坡；四月中，名作家郁达夫南来主编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倡导“抗战文学”，激发一般青年写作人，铁抗、惠风、侠魂、蕉衣等都干得很轰烈。东方月却赴佛国，在曼谷，他参与泰华文艺行列，以老运笔名写“抗战方言文艺”；亦写诗，大多发表于华侨日报副刊。和平后回槟城，在光华日报写球评、剧评；曾以评中国万岁剧社公演的《飘》一文，大受主笔庄心在的激赏，推介入钟灵中学任教。尤得陈充恩校长所器重，引介为槟城篮排球总会文书，公馀仍写作不辍，亦撰新闻特写。

1951年，在峇株巴辖华中任内，他应曾铁忱之邀，为南方晚报副刊《绿洲》的《周末青年》专栏《文章病院》，批改各地方初学者的习作（笔名王统）。翌年，在马六甲培中，仍为《文章病院》服务，持续了30课。这时，他试写短篇小说《古城之恋》，描写现实社会渔民的悲哀；这个小说处女作发表在薛残白主编的《星期六周刊》。50年代初期，三日刊的小型报一纸风行，纷纷出版，比如新力报、夜灯报、锋报、正风报等，他以公孙牛撰写槟城社会掌故和幽默、讽世的杂文，颇受欢迎。后来，通报和达报特辟专栏《羊头斋尺牍》，就是他主持的。此外，他经常以舍上舍为名，写《佛国行脚记忆》，更以公孙白为名写讽嘲的小品，投南洋商报《言论版》，似与主编分庭抗礼呢。60年代中后期，分别在南洋商报《南洋小说》专栏和《绿野》副刊（孟沙主编）发表短篇创作。又以沛沛笔名在南洋商报《青年文艺》发表文艺批评，同时在黄崖主编的蕉风月刊投稿。1971年11月出版小说集《火玫瑰》，全书97页，内收7个短篇小说和一篇后记。



邱风人

“自从商餘诞生之日起，编者即以风人笔名，写些老生常谈之小品，两年来除了篇幅出借之外，未尝间断。在此两年中所得的教训，觉得写稿之难易，相去甚远，因是便有苦乐悬殊之势。有时写得很畅快，有时挖耳抓腮，越烦躁越苦恼，而文思却越闭塞。觉得卖文为活者，真不是好买卖，而写供人消愁遣闷之作，尤属虐政。写不出之时，非写不可，简直把自己看作冤家。风人平生未尝真正卖文为生，未入报界以前，虽亦有芜陋之作，聊博蝇头之利。然总不够抽香烟，遑论吃粥？及入报界，除了玩弄笔杆之外，自无他途。在心情快慰之时，想写文章，在受极度刺激之下，又想写文章。前者是得意忘形，自然是写些献丑的文章，后者抑鬱之至，提起笔来写上几句，也算出气。……”——这是40年代末期，南洋商报商餘版（它创刊于1946年10月18日）首任编辑，邱风人编了两年之后《告别商餘》里的一段文字。这位籍福建早在1935年，就在新加坡以卫武功、御史氏的笔名发表文章的文化战士，他的杂文是极受欢迎的；读他的作品，觉得它的精警处令人拍案叫绝，诙谐处令人啼笑皆非，爽快极了！老一辈的读者，直到今天仍常怀念风人于1948、49年分别出版的《风人辛言集》和《辛言续集》，以及伍岱著《百喻经》等什文集。

风人原名邱衡近，约生于1899年，殁于1949年5月22日，享寿51岁，另署呆老板。他毕生苦斗，抱笔而终，噩耗传出，平日读其著作和《辛言集》者，莫不同心哀悼。尤其油尽灯枯，身后萧条，更令人慨叹！当出殡行列绕由赌间口，而吉宁街，而海山街，而大坡二马路的时刻，沿途行人，凡读报者，莫不肃立注视邱君遗容，以证“辛言”之味。——邱氏投身报界，历7年，呕尽心血，为新闻事业而奋斗，为千千万万的读者服务；他是写下了最后的一篇杂文《新加坡夜生活》才撒手而去的。薛剑青在《凭吊风人先生》一悼文里写着：“他在《辛言集》中对社会的讽刺，对罪恶的揶揄，莫不是严正的批评，始终站在文化斗士的岗位，秉笔直书，对黑暗投枪，对光明歌颂，……他底作品，能够受到读者的好评，也是他注意到事物的真实性，言语的真性，针对社会的病源，对症下药，谈人们所不谈，说人们所不敢说的话。”继风人之后，曾编过《商餘》版（新加坡版）的有彭松涛、薛残白、连士、李微尘、林秀、洪叔谦、黎省吾、李维健等。



洪 丝 丝

在30至40年代之间，曾在槟城光华日报、现代日报和新加坡南侨日报主持编务的洪丝丝，是许多上了年纪的写作人所怀念不忘的一位好编辑、好学人、好作家。他本名洪永安，于1907年生于福建金门岛；1928年，到苏门答腊火水山中华学校担任教师兼棉兰南洋日报评论记者。1929至31年，担任棉兰新中华报总编辑。1932至35年，在槟城光华日报主编副刊《槟风》，提倡马华新文艺，同时写社论；此时开始用其女儿的乳名丝丝为笔名。1936至37年（夏），在东京担任光华日报通讯记者，並在日本大学研究社会学。1937年年杪，回马来亚之后，又进光华日报复职，担任总编辑，不久转任初创办的现代日报编辑主任。1941至42年初，在新加坡与胡愈之、郁达夫、王任叔等担任青年抗敌干训练班讲师。新马沦陷时，流亡于印尼；和平后（1945年）复担任槟城现代周刊主笔。1946年离职赴新加坡，任南侨报社经理兼社论委员会主席等职；直至1950年南侨日报被封闭后，回返中国。

1933年，当他接编光华日报《槟风》副刊后，采稿非常认真，具有独特的编法；自己还每天在专栏《忙人闲谈》里，发表一篇5、6百字的杂文，针对时弊，多能搔着痒处，所以颇受读者欢迎。1934年，马华新文学运动正处于低潮期，他在副刊里，及时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创作问题；由于这跟中国国难日形加深有关，所以获得文艺界人士热烈响应，如马宁、梁若尘、骆德露、谛克、掘石、耶鲁（黄望青）等，都相继发表具有意义的专论。槟城于1941年12月16日陷入日军之手；在这之前几天，他曾偕同林姗姗（大他7岁）等人，搭船逃经邦咯岛，南下新加坡。在新马期间，除经常撰写时事评论，还介绍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也撰写文艺评论和文艺作品，另有笔名：漱玉、徐必达、诗棍等等；所著《马来亚战记》，被收入《大战与南侨》一书。长篇小说《异乡奇遇》于1980年末，由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计划创作的反映新、马华人历史的三部长篇《海外春秋》之一，它以南洋契约华工（猪仔）的苦难历程为题材。香港大公报发表《「异乡奇遇」血泪情》一文，评论它“读来十分亲切动人”。中国作家协会出版的《文艺版》，对它有如下评语：“不仅内容丰富，题材新颖，对爱情的描写也独树一帜”。他现居中国，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华侨大学董事等职。



桃木

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里，将1937至1942年定为“马华新文学的繁盛时期”。他在第11章“繁盛期的马华文艺行列”第4节里写道：“陈南、静海、李蕴郎、刘思、桃木等几位以及下一节将要介绍的张曙生、椰青、清才、西玲、野火诸人，是马华新文学繁盛时期最为辉耀的诗歌星座，同时也代表了战前20年间马华新诗创作的最高成就。他们的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富于形象性，没有历来一般作者那种口号化，概念化的通病。”

——1981年12月15日，前辈作家叶冠英（叶倾凤，翟县）自星洲回信，还赠送已故作家桃木、李润湖和王君实的遗照，让我如获至宝地高兴异常！叶前辈说：“把故友的照片赠给人家，似乎不大尊敬，好在他们都‘墓木拱吴’了，让后一辈的人留个纪念也是好的。……”——这份盛情，令人铭感五中。

桃木，原名王崙，用过洪半呆、桃木、山兄、蒲剑等笔名，是学习马凡陀诗风的诗人。原籍广东潮安；1936年前后南来，在商界做事。战后初期高举返梓，1960年，他因患癌症逝世北京。自1937年开始，先后在吡叻的《大众副刊》、新加坡的《新路》《新光》《狮声》《南洋周刊》《世纪风》《文会》等文艺副刊发表作品。曾任《南侨日报》文艺周刊编辑。早期所写的多散文和杂感，如：老客随谈、信手拈来、参加吡叻文化界茗叙大会后……等；属于诗作的，只有一小部分而已，如：安息吧、读死魂灵第6章……等。他与清才、静海、冯蕉衣等都是吼社的社员。约于1940年春，洪氏积极地提倡“诗歌大众化运动”，同时主持吼社借《文会》副刊出版的《大众诗歌专页》的务。这时期，倾力从事“大众诗歌”的创作，尽量提炼方言俚语入诗。方修给他这样的评语：“……形式的大众化，产量的丰多，内容的深入浅出，可一时冠冕。”战后，他仍然一本以往的立场，力倡诗歌大众化。早在战前，木也撰写了不少的有关“大众诗歌”的诗论诗评，如：检讨、谈诗歌的民族式、漫谈诗歌大众化……等。此外，半呆也写了不少对于时局或当地社会问的短评。在《马华新文学大系》里，收入桃木的《漫谈诗歌大众化》（第2——理论批评㈡集）；山兄的5首诗：读《死魂灵》第6章、安息吧、墓与小妮子、偶感之类、新女性（第6集——诗集）；山兄的《参加吡叻文茗叙大会后》《谈狗》（第7集——散文集）……已故作家以今的诗作《剑》，收入《第6集——诗集》里。桃木曾在香港编辑过潮州通俗诗集《歌》。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马宁

马宁，原名黄震村（黄真村），现名黄振椿。1909年9月15日生于福建龙岩县赤水桥村。1925年，到厦门集美师范部念书，受中国青年、响导、洪水、创造等刊物的影响，参加学潮而遭校方开除；流亡到广东汕头一带，参与宣传工作。1927年，是上海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的插班生，同年转进上海新华艺术大学，第二年忽又到南国艺术学院深造。这时期，已搜集不少的小说素材，创作《船上人》《铁恋》等作品。1930年参加作家联盟；翌年春天，从上海到厦门后即搭上"德加大鸭家"轮，经新加坡到槟榔屿。

他前来槟城，目的是来探望父亲、姐姐及弟弟，並希望深入瞭解南洋殖民地实际情况。当时他只有21岁，但已在上海出版了小说《处女地》《铁恋》和四幕剧《陆根荣》三本书，是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了。来到槟城不久，就访问光华日报编辑部，那是国内的一位马华青年介绍他去的，结识了当时几位知名文学青年如汤唤乾（易水）、陈宿安、李少嶽等。之后，马宁受邀在槟城新报杨实夫编的副刊发表作品，也给光华日报的副刊写些如何建设马来亚新文艺工作的理论。后来曾到吡叻太平的振华中小学去担任中学部主任。因故离职返回槟城，一个多月后乘火车南下新加坡。马宁在太平教书时，与一位叫王玉秀（王斯）的女学生搞上师生恋，后来结了婚。1981年5月底，他在信里缅怀当年，细说现在，他坦言："男女关系上，我是从一而终的；30年代是太平娘惹，现在仍是这个'老娘'，没有换过，也不打算再换。一笑。"由此足见他俩是你敬我爱，佳偶天成！

他在新马居留的三个时期是：1931至34年；1941年7月至12月；1946年7月至48年7月。他是在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回到香港；香港沦陷后，化装难民逃入内地，回到桂林的。在新加坡的时候，曾投进青年团励志社去，主编过《南洋文艺》，並担任过励志社的导演，在皇家大戏院公演过他赶编完成的独幕剧《绿林中》《兄妹之爱》和不久前撰写的《夫妇》及《一个女招待的死》共4个独幕剧。他的作品多以静倩为笔名发表在当地报章副刊上，几乎都以本地人民生活为题材。代表作该是1943年初版的《椰风蕉雨》；另一部小说《落户的喜剧》已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目下正集中精力写长篇《红白世家》，从五四前后写到人民中国成立，写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搏斗，也写海外华侨与中国革命的连系。他希望在80岁以前能全部完成。



流 冰

《流冰作品选》，是方修主编的《马华文学60年集》（1919至79年）的一部选集，于1979年8月由新加坡上海书局出版，28开，厚达155页，内收短篇创作、童话、独幕剧、诗、散文（包括杂文）及文艺评论等40篇作品，由主编方修写《前言》。这些作品，是流冰在25岁以前之作，刊登在3、40年代的本地报刊上，曾受到高度的赞誉。——1981年9月30日，原名孙瘳的流冰在信里说：他于1914年出生在新加坡，祖籍广东省兴宁县；父亲早年到马来亚、新加坡侨居，是手工业工人，1936年在新加坡逝世；母亲是家庭主妇。流冰在童年就读于新加坡及新山等地的小学，曾回家乡住过2年。1928年再由新加坡回广东省梅县读中学；1929年秋又回新加坡。从此到1933年，在新加坡、马来亚各地任中、小学教师。1929年开始写作，第一篇是诗作，题为《生命的旌旗在我手中飘扬》，以“炉火”的笔名发表于《瀑布》副刊，可以说是他自己进入社会生活的宣言。以后，陆续发表了一些诗歌及小说，开始用“流冰”这个笔名。1933年秋，从雪兰莪加影回上海；在上海加入了“中国诗歌会”。在上海期间，也从事诗歌、小说及杂文的写作；小说以反映南洋手工业工人生活的题材为多。1935年秋，由上海东渡日本东京，参加了当时留学生组织的“诗歌座谈会”“新文学座谈会”和戏剧座谈会。1936年复再度回马来亚，直到1940年夏天。在这期间，职业仍然是中、小学教师，但主要精力放在写作上，特别是抗日战争开始之后。这时已很少写诗歌，主要是以戏剧、小说、散文、评论等形式，运用“我的武器”进行战争，而且以很大的精力参加了中马雪兰莪、马六甲等地的戏剧运动的实践。因为写的东西多了，用的笔名也多了；曾经用过的还有刘宾、风、夏枫、高扬、高风等等。——在马来亚写作的第1个剧本是《金门岛之夜》；这个剧本和另外一个《十字街头》上演的次数颇多，效果也不错。由天（叶尼）编入《文艺长城丛书》，出了一个剧本集《中国海的怒潮》，于1940年在上海出版。他在马来亚最后一个剧作是讽刺剧《开不成的欢送会》，发表于吉隆坡的一家日报上。1940年秋回中国，后由于工作的需要，基本上已丢开了文艺这个武器，转而从事经济理论工作。现担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只偶尔在报章上写些杂文，也甚寥寥。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高云览

高云览（1910—1956年6月13日），福建厦门人，又名高咏览。父亲是荷属安汶的老华商，晚年在厦门一间商店做小书记，家境贫困，故此，他13岁小学毕业后就失学了。1926年，幸得陈三民的资助到上海泉漳中学深造；不久参加青年团，勤于阅读“普罗文学”，潜心社会科学，开始给《申报》投些文艺短评，领些稿酬接济家庭。然而，只在中学读了一年，就由于父亲去世而辍学。在挣扎与奋斗的生活中，他当过记者和教师等工作。21岁那年，出版了中篇小说《前夜》，笔名健尼；从此选择文学创作为终身事业，后来经杨骚介绍在上海参加了作家联盟。那时张楚琨也在上海，两人结识后常有来往；张君与他同乡，不久南来新加坡在南洋商报任编辑。

1937年底，高君也离开上海抵达新马，先到柔佛麻坡中华中学任教务主任，用芸览的笔名在张楚琨编的副刊《狮声》发表文章。后来越过长堤，南下新加坡任教于南洋女中。1940年3月6日，他与楚琨都是卅馀位华侨慰劳团的成员之一，从新加坡搭丰庆轮，到缅甸仰光转抵重庆。同年12月，陈嘉庚率慰劳团返抵新加坡，领导南侨总会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並组织闽侨总会，展开反陈仪的运动。当时胡愈之主持的南洋商报，全力支持各有关的活动；而高君则在该报刊登大量报道抗战的游记及杂文。他的文笔，清新俊逸，别具一格。有一篇短文《希望是人人实践的一年》，还吁请大家“以血和汗去渲染伟大历史的一年”。另一篇《为你的父·子·孙》，只不过4百字左右，却高度抒情——用粗犷的感情，满膺的悲愤，强烈地抒发反对不义战争的热望。他的作品，尤其是《致日本高桥夫人的信》和《汉奸往见上帝记》等篇，对于当时的马华社会，都起了积极的教育作用。在马华文坛留下的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类：㈠抒情散文及少数戏剧创作；和㈡评论性质的文章。——《夕影》是他于1939年写成的剧本。沦陷前，他与新婚太太白碧云，偕同沙平、郁达夫、张楚琨等乘小电船逃离新加坡，流亡于苏岛。后来，他跟杨骚等靠制肥皂和酒过生活。和平后，曾经是南侨日报的大股东。1949年，被英殖民政府驱逐离境。在逃亡期间，所完成的长篇《春秋劫》曾在槟城《现代周刊》连载。1950年，举家迁至天津定居，7年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长篇《小城春秋》；就在那一年（1956），因肠癌病逝，享年仅46岁。据说，他直至临终前一小时，还在写作哩！



野 火

方修在《马华新文学简史》一书中第11章《抗战文艺的丰收（下）——第一节诗歌》里（页191）说，这时期（大约1937至41年）的马华诗坛空前热闹，优秀作者特多，较早出现的有静海，李蕤郎，东方丙丁，刘思……等《呼社》诗人；晚出一点的有清才，蓬青，野火，三保……等《澎湃社》作者……

这里要个别介绍的野火，方修曾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里说："野火，当时一位突出的新进作者，1938年间崛起诗坛，经常出现于《狮声》《前哨》，及吉隆坡新国民日报的《文艺》副刊，所写多属一些较长的叙事诗，旋律舒徐，铺叙细致，获得普遍的好评。……作者一向住在雪兰莪州，生平不详，只知他当时是一个青年学生，战后初期仍有若干诗作发表，目前则在从事商业。"

——据数位战前写作界前辈透露：野火即是今日为华教奋斗而名扬遐迩的林晃升；现任马来西亚华校董总主席、雪州董联会主席、独立大学有限公司主席、雪森彭矿务理事会副主席、雪兰莪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及尊孔独立中学董事长等要职。他所领导的全马华校董事联合会是一代表全国华校，与当局商讨有关华校的一切事宜的组织；其宗旨在于促进全国董事间的联系与合作，並推动华校兴革事宜与发展。

在方修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第6集——诗集》里（页352至355），可欣赏到野火的3首诗：《快枪八条》《沙漠夜歌》《夜曲》。他发表于1941年3月1日《狮声》的叙事诗《桥下的一群》，描写旧时南洋群岛上一些流浪人的生活，很可以代表他的一般风格（详见方修著《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页278至283）。

林氏于1925年4月15日生在芙蓉的知知港（祖籍广东梅县），童年生活困苦，住在茅屋，如挑水担粪等农家工作都干过。初在蕉赖南强小学念书，后转学尊孔，直到高中二（时为1941年），因日军南侵而放弃学业；光复后，出来谋事，在报社工作过，靠刻苦自修，英文根基也精湛。他也当过书记，经营小生意，经过几十年力行不怠，目前是工商界巨擘。他针对要编汇一套的独中华文课本而发言说，他们已邀请文学界知名人士为他们精选了一些早作品，和召开座谈会研讨编汇办法。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荷花

荷花，原名杜连孙，1909年1月27日诞生在广东省潮安城，在金山中学（新学制第一届）毕业后，前往上海大同大学深造，与作家洪灵菲、戴平万、杨村人等过从甚密。大学未毕业就赴日，在早稻田大学念了一年多，便因以古杰为首的"东京事件"而被驱逐回中国。1932年南来，30年代中期已在本地的报章副刊发表了不少的散文及译作，如散文《飞鸿爪印》《记洪灵菲》等作品，多发表于星洲日报的晨星副刊。鲁迅于1936年逝世的时候，他曾写了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刊登在王哥空编的《文学》副刊上。早在30年代，也曾与几位朋友，包括耶鲁，创办一种反日的刊物《南潮半月刊》；他每期把《西行漫记》摘要译载。50年代中期前后，在方修主编的星洲周刊，发表一系列的《文学名著故事》（世界文学名著丛谭——译作）。曾用助之的笔名在《马来亚少年》发表2本译著：《集邮浅说》《乒乓术》。50年代末期，在易润堂主编的行动周刊译了不少长篇作品，如《马六甲英雄传》等。70年代末，也曾在《乡土双月刊》（1979年10月印行创刊号）第1、2、6、7及8等期里发表作品。常用的笔名有：荷花、助之、杜门、杜李、杜之诗、李坚、红山楼主等。

荷花曾任新加兰华侨公会、新加坡树人学校、平仪中小学等校校长，也担任过新加坡中正中学、新民中学的教师。战后（1946年），他北上吉隆坡编中华晚报，喜爱写作的同事有卢曜、王式民（杜氏的内兄，杰出的翻译工作者）和吴之光（即方修）。这份晚报只创办半年就停刊了。也曾担任过吉隆坡联络部出版由卢曜主编的《观察报》（半月刊）新闻稿翻译员；由于军政统治结束，不久报纸也跟着停刊了。自1947至57年，他在新加坡南洋书局附设的南洋编译所任职，除了出版《马来亚少年》以外，还出版《马来亚少年丛书》，当许云樵与陈育崧的意见不合，离开南洋书局的时候，即由杜氏接替许云樵的工作（许编《马来亚少年》约12期）。这份8开型的学生读物（马来亚少年），销数可观，一期曾销逾2万份；经常在该刊投稿的有卢曜、林紫柳、吴景濂（志菁）、邱新民、张道昉……等写作人。南洋书局于57年结束营业后，他与书局经理林中杏及姜凌到笨珍培群中学执教（林当校长，杜当训育主任），仅一年后，即返新加坡新民中学服务。自70至73年，负责编中学教科书（林徐典任主编），1974年正式退休。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文选，其增订本是他和以今改编的。这位文坛宿将，早在廿馀年前主编《马来亚少年》期间，就在默默中已培养了今日文艺界不少的接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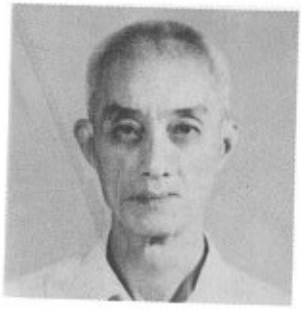
许云樵

许云樵，是国际闻名的东南亚研究权威专家；于1905年6月18日生在中国苏州（原籍江苏吴县）。本名钰，又号梦飞，别署希夷室主。年26（1931年），束装由上海南渡，即矢志专治南洋史地。初居柔佛新山，继徙暹罗。许教授既通多国语文，而书无不览，博闻强记，多才多艺，其造诣之深，中南独步。1940年应召星洲日报社参加笔政，跟名学者刘士木、张礼千、郁达夫、姚楠等创组南洋学会，主编南洋学报，共13卷26期。新加坡沦陷期间，尝冒生命危险保存他的藏书及学报；战后被推为皇家亚洲学会副会长。曾担南洋大学南洋研究室主任兼史地系教授，中国学会副会长，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要职。

早在学生时代（20年代），就开始有作品发表；早期的文章多登在《吴声报》《小说世界》《东方杂志》《海洋文艺》等报刊上，那是一些小说、散文、诗歌及杂文等文体的作品。他的腹笥范围深广，除了南洋史地、民俗、国学及语文等之外，兼及其它各门学科，因此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散篇论文不计，自1926年著《暹罗王郑昭传》始，先后著书约40部。由于他蜚声国际，故各国每举办东南亚学术会议，必柬邀出席讲演。自1971年8月起，在南洋商报副刊商余版，发表许多有关语文方面的杂感，以《文心雕虫》为题，在两年里发表270余则，约15万言。1973年10月，《文心雕虫》出版单行本，士林争购，众口交誉。钱歌川在《序》中说：许教授所写的《雕虫》，则重点在语学方面，专门讲解中外古今一些字句的表现。……其实许教授这标题，是再恰当也没有了，因为内容讨论的是语言文学，而虫之为物，正与言语有着密切的关系。

1975年7月，他在译著《世界发明史》的《译者赘言》中说："我自1931年南来，一直站在工作岗位上，研究学术，提倡文化事业，总是捉襟见肘，难以展开。和我同时代南来的人，有的操奇计赢发大财，有的飞黄腾达大官，各有千秋，而我的学术研究，我的文化事业，依旧故我，甚至每下况，常自叹这是治文史的人没出息。当我译完这本书，才觉得不然，因为每一发明家的境遇，都和我差不多。技术发明了，却找不到人投资，正像我写好作无处出版一般；薄有虚名了，嫉妒、排挤，接踵而至。"——1981年初许教授因年老多病，生活困难，拟将他毕生所有史料价值的藏书3万册售病；不幸于同年11月17日逝世，享寿79岁，在翡珑山政府火化场火化。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陈清华

陈清华，晚清宣统3年（公元1910年）生，幼年家道小康，启蒙时期，即曾受过旧学制“私塾”教育；至推倒满清建立中华民国，废科举兴学堂，才转入新学制小学。1928年毕业于已故陈嘉庚独资创办私立集美中学。抗战初期南来新加坡，历任新马及印尼多间华校的正副校长、报馆记者、社团座办、商行秘书等职位。后成为新加坡公民，曾任阿历山大区公民谘询委员会义务秘书。生前年逾古稀，仍常有文艺小说发表，笔名有硕儒等。

1979年3月，陈清华与杨为人、静晶、秋红、张红英五人出版了单行本《橄榄》；北马作家萧遥天在《序》里写着：“陈清华系一老作者，祖籍福建金门，始自三十年代，时有作品散见于中国京沪文艺杂志，如上海施蛰存主编之：《现代月刊》，曾今可主编之《新时代月刊》；黎烈文主编之申报副刊《自由谈》，及南京方面王平陵主编之《文艺月刊》，宋锦章主编之《橄榄月刊》，广州出版之《东方文艺》等，其作品另具一格，著作颇丰，惜因抗战时期散失无存，致未能集印成书。”收集在《橄榄》一书里的20篇杂文，全部登载于邱风人主编的南洋商报副刊《商余》版。其他文艺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渺茫的西南风》《日月争光》《落日馀晖》《叶落知秋》等，多是70年代末期的创作。

陈氏少年时代就南来新加坡，1924年毕业于南洋工商补习学校；20年代马华名诗人谭云山是他当年毕业班级任老师。1980年12月中，他在回信里答道：“承询抗战初期何年抵星，弟已不复记忆，往事如烟，前尘似梦，命途坎坷，半生潦倒，乏善可陈；惟记忆初抵星洲，第一篇拙作《救世医院》，发表于当时曾华丁主编总汇报副刊《曝谷场》，该篇小说描写大后方一家医院虐待病人的内幕，颇博曾先生及敝同乡薛残白兄之赞赏，惜该稿已无留存，更可惜的是弟在上海南京各大文艺什志刊载之四、五十篇小说全部遗失无存。至于发表在邱风人主编《商余》版什感散文百馀篇（每日刊登一篇相继不辍），当时商余版几乎为风人、伍岱、山东佬、永春岑岑（郭松云）及弟等五人所包办，后收集出版为《南洋商报丛书》者，先后有邱风人《辛言集》，伍岱《百感经》，山东佬《山东佬闲话》；弟之《针砭集》稿已交与风人兄准备出版为商报丛书，讵料晴天霹雳，平地起风波，噩耗传来，邱先生遽尔溘然逝世，撒手人寰，拙作《针砭集》亦随之胎死腹中。……”陈氏病逝于1982年3月1日。



陈残云

陈残云是中国广东省威负盛名的作家。1914年出生在广州郊区的一个贫农家庭。自小到农田帮工，后来到香港过着几年店员的生活，然后又回返广州读了几年大学。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地参加文学活动。

1940年在广西桂林逸仙中学执教，並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翌年的下半年，南来新加坡，在报章文艺版上发表若干新诗。从他发表的《新加坡抒怀》一文里，获悉他是由剧作家夏衍介绍到新加坡来探望胡愈之的。当时胡愈之是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他安排陈残云到南洋女中教书，与巴人、杨骚同事。然而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书教不成。他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天，到中马探望家人；等到铁路修妥后，赶回新加坡，这时狮岛已沦为南岛。胡愈之和巴人等已不知去向，他停留了几天，失望地折返中马。在中马居留几近一年，又回来新加坡。由于局势不乐观，1943年10月，他伺机乘上槟榔屿、巴登巴式、合艾和曼谷，转入老挝、越南，回归中国的桂林。

林臻在《艺文走笔》的一则《陈残云与「南洋伯还乡」》短文里写道：“陈残云在新、马时期的文学活动，似乎非常短暂。时间是从1941年秋天抵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即他等候南洋女中开课的两个多月。这一段时期他「写了一些报导国内抗战的文章，和一些怀念祖国的诗」，「参加过一些众团体的座谈会」，也曾到过吉隆坡，和十多位年青的诗人叙谈」。他当时往的写作人，计有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杨骚、陈如旧、张楚琨、汪金、王纪元、楚云、「还有一批写诗和当记者的青年朋友」。陈残云在新、马下的作品，恐怕也随着当时发表的报刊而趋于湮没。”

1947年，他在香港香岛中学教书，后任香港南国影业公司编导室主任跟司马文森合编《文艺生活》杂志。其间，在香港出版了中篇《风砂的城》《南洋伯还乡》，短篇集《小团圆》；撰写的电影文学剧本《珠江泪》，在港拍成影片。较早几年——1945年底，胡愈之在新加坡办《风下周刊》，也曾寄作品来发表。1949年，返回广州后，创作更勤，长篇《香飘四季》山谷风烟》，散文集《珠江岸边》，诗集《粤海新诗》，电影文学剧本《情》《羊城暗哨》《椰林曲》等，都甚获好评，奠下了崇高的文学地位，过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秘书和广东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等要职。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张紫薇

创刊于1927年8月间的南洋商报副刊《洪荒》，到了同年12月底停刊，共20期。这个最早期的报章文艺副刊，主持者可能是张殊明；创刊号编者之一花都蓉女，发表了一篇启事《致同情的朋友》，说明出版经过情形。张殊明即张楚鸿，笔名张放、张震，福建泉州人，现为北京侨委。花都蓉女，即成都窦琴伯，另一笔名叫丁琅。该副刊主要作者除曾圣提、丁琅、张放、华丁、紫薇、熹然之外，曼青、锦女士、革尘、寒琤、元良等也发表一些作品。——当年常在《荒岛》写稿的紫薇，本名张朝佐，又名张维，20年代初期改名张紫薇迄今，1900年4月生于四川省郫县；小时家境贫寒，但心灵性巧，才情卓越。大约在20年代初，毕业于成都华侨公学后便到了上海。经过不少的波折，才南渡新加坡，后来又到了联邦，辗转于怡保、槟城等地从事教育工作，並与当时知名写作人曾圣提、林姗姗等过从甚密，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早期擅写中、短篇小说和新诗，后来喜爱写旧体诗；前期的作品多用"紫薇"署名，后来则用"了娜"二字。30年代中期，紫薇到印尼从事教育工作，足迹遍及整个苏门答腊岛；其间曾到日本留学，攻读法律，返回苏岛后，在巴东任校长数载。40年代末携眷返梓，执教多年，直至70年代退休；现已高龄八十有三，现居成都，健康良好。他曾告诉亲属白帆（蔡育平）说："我在国外确实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和少数的诗词。我回忆起来，绝大多数已忘记了……"他所能回忆得起的有：《夜哭》《木头先生》（二篇发表于槟屿光华日报）、《弟弟的情妇》《米司朱和她的狗》《桥》《到苏岛去》（四篇发表于苏门答腊民报副刊）、《也是日记》《阿丫》（二篇发表于棉兰新中华报副刊）、《转变》（巴城新报）、《二姐》《幽囚的鸽族》（二篇发表于新加坡报章副刊）……上述作品有的后来收入上海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飘泊异国的女性》。

提到笔名紫薇，他告诉白帆："我再去吉兰丹时，是一个人到那边去的，我用'紫薇花对紫薇郎'（香山句），以示孤独之意。'了娜'是后来心情转变了随意拾两个字表示自己的心意的。"1947年，回到上海，应文学史家刘大杰之约，写了一篇约达二万字的长文《郁达夫流亡外记》，发表在《文潮》月刊第三卷第四期；它是记叙郁达夫的同类文章中最引人入胜的一篇，因为二人在患难中交情极深厚。他还珍藏着郁达夫四首律诗的真稿。



连啸鸥

从1928年12月20日起，叻报的副刊《俱乐部》改为《椰林》；它是新马早期新文学史上寿命最长的一个副刊，变革也最多。在《椰林》发表文章的写作人超过百名，主要的撰稿人有：连啸鸥、征夫和吟（黄僧）、楚云（另署张冲，郁如）、张震（张放）、依夫（罗）、吴艺草、梅梅、依虹（潘衣虹）、慧聆（陈）、炼青（）、王哥空、一川、小萍、缨络、何畅秀等。这个文艺副刊常有个别小说的连载，连啸鸥的小说《端阳节》就连载多达28期（自1929年12月11日的第120期至1930年1月22日的第148期）；当时，他也常写诗。本名连兴梓，大约于1909年生于福建龙岩，毕业于福建省立第9中学，成绩优异。在中学时代已常投稿。据他的侄儿连江（前中正中学音乐老师）说，啸鸥（他三叔父）酷爱文学，也爱运动和音乐，擅长吹笛子。战前南来，现居印尼巨港，曾任当地华侨总会中文秘书，并协助幼儿经商。近7、8年来，常写旧诗词寄来新加坡给他的宗侄连剑南等。

除了上述的《椰林》外，连啸鸥的作品也散见于民国日报的《新航路》（1930年1月1日至31年间，文子慧编）、南洋商报的《狮声》和星洲日报的《繁星》（1934）等副刊。笔名介亮、曼曼等。在1933至34年的2年间，李铁民主编《狮声》，李氏于33年8月至34年1月，曾随马来亚闽侨救乡团返华考察，交由啸鸥代理编务。据梁山说，连啸鸥编《狮声》为时短暂，但成绩斐然，颇有可观；他把编务改革一新：首先把半版的篇幅扩充为全版，又排成4个书页式，便利读者收藏。内容方面，多刊创作小说，加浓了纯文艺的色彩，同时也提拔了许多新文艺的青年。废名（丘士珍）在《狮声》（1934年3月1日）推荐的14位地方作家，连啸鸥便是其中之一。他原是一位教师（与李天游、潘衣虹、连剑南等在1931至39年间在道南学校任教席），后转到报界任编辑。不多久，又到荷属吉里汶岛担任华文小学校长。1935年，梁山路经廖内，曾过访连啸鸥；他形容连氏白净面皮，神采奕奕，口内露一只金牙，说起话来，情意殷殷，滔滔不绝。

战后一度在星编报纸，嗣举家迁往苏岛。据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史稿》的评述，连啸鸥早期的作品，如：端阳节、莫妄想、爱的出发点……等篇，的都是一些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后来由于新兴思潮的激荡，作品的思想内容大见加强。在方修编选的《马华新文学大系·诗集》里（页112至114）和《剧运特辑㈠集》（页354、362）里，可读到连氏的一些佳作。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斐楼

晚年居住在柔佛小笨珍的著名老教育家及写作人匡光照，号斐楼，又号晦庐。于1900年11月4日生在中国湖南省益阳县护城镇，现为马来西亚公民。

早在30年代，作品多发表于印尼爪哇出版的新报和天声日报。除上述署名外，其他笔名有：怀湘、獬子牛等。匡氏工诗词书画音律，道德文章，尤脍炙人口。1924年，他开始写作，当时正别离他五载优游的湖南第一师范，决意南来的那一个时期。那年的秋天，他与同班学友谭云山等所组成的京沪教育考察团，在上海结束，各自赋归的时候；他看到北洋军阀的混战局面，国内实难立足，决意到“南洋”去“闯天下”。当时他曾请教他的老师周谷城和夏丏尊，他们都表示同意。刚好有一位早期毕业的同学张国基在爪哇北加浪中华学校任校长，便去信请他替他找工作，幸获回信叫他去担任该校师范班主任。他就这样来到了当时所谓的“南洋”。二十多岁的他，初履异邦，一切都感到新鲜有趣；课余的时间，把当年在京沪一带考察教育所蒐集的资料和游览苏杭所写的日记与诗篇（系五七言近体诗）等加以整理，在巴城（BATAVIA）新报连续发表，颇引起爪哇一般文教界的注意。后来还将它印成了单行本，书名《南游记》，是用50年以前所流行的一种浅近的文言体写的。

1928年，当他继任“北华”校长的第三年，因故脱离教育界，接受了泗水爪哇每日电报社之聘，担任该报副刊编辑。1930年，他离开爪哇，来到星洲道南，一年后转任马六甲培风中学校长。“七七”事变前夕，曾告假返国，以华侨身分考察京沪一带教育；半年后，仍返马六甲培风中学。1939年，受聘于柔佛笨珍培群中小学；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曾经过一段非常艰苦的生活。和平后，曾任职于星洲南洋女中；那时报界前辈傅无闷主编南洋商报，应邀撰写针对当时的“侨教”情形立论的批评性的杂文，以环境关系，所有文稿均未保存。1958年，前往新山宽中任职，一直到1968年退休。自离开爪哇来到新马以后，整40年的岁月大半受了大动乱时代的影响，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献给了“筹赈祖国难民，抗日救国”的运动和应付繁重的学校行政工作。1969年退休后，为了解除生活的苦闷，才开始恢复写作，多系随笔或杂感之类的文章，一部分已收在1977年间出版的《斐楼文集》内。



曾华丁

曾华丁是马华新文学扩展时期（1925—1931年）的重要作家之一，为曾圣提的三弟。南来后，积极地从事文艺活动，是《洪荒》和较后的《文艺三日刊》之基本撰稿人。于1930至31年间，先后主编光华日报的《绝缘回线》及南洋商报的《压觉》。后来到新加坡总汇新报任翻译，兼编《曝谷场》副刊，时为1934至35年间。他也擅画插图。

马华文学史家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上卷里给华丁很高的评价，写道："这位作者（马仑按：指曾华丁），是《洪荒》同人中在马来亚的文艺界服务最久的一位，也是早期的许多作者中比较能够固守文艺岗位的一位，在文学史上最有其相当的位置的。华丁最初在马华文坛出现时，写的多是散文。他的散文，和曾圣提那种热情激荡，色泽鲜明的风格大不相同，他常常用秀丽细致的笔触，来描写一些幻想的故事，富有童话的色彩，也具有短篇小说的格局。"

华丁本名曾曼华，生于广东潮安县凤凰乡；小时聪慧，是他那老秀才父亲的宠儿。他父亲治家甚严，只有他敢于在老父跟前随便说话。——这是浪漫诗人曾圣提于1981年4月10日自印度复信所说的。他又说，华丁开始写作的时候，模仿安徒生的童话，有一篇叫做《小麻雀与布狗》的，行文遣字，颇有一些童话的味道儿。他就叫华丁继续写，后来写了十几篇，才转写小说、学漫画。有一篇写日里的契约华工，造大头家荷兰人的反，杀了一个荷兰人和几个工头走狗；后来一部分工人被捕，有五个工人争承认是杀人犯，俱被吊死，同侨哀之，为合葬一处，被称为"五兄弟墓"。这篇题名《五兄弟墓》的小说，至今犹为人乐道。用契约华工（即猪仔）作为题材的创作，恐怕华丁的《五兄弟墓》是第一篇吧；以后则有秦牧、韩萌、李过、东瑞和洪丝丝等人所写的同类题材的作品。

华丁曾先后二次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工作过，又曾在槟城光华日报任职，但是当他在新加坡时曾圣提在槟城，他在槟城时曾圣提却在新加坡，所以兄弟俩在新马欢聚的日子並不多。抗日战争时，圣提跟华侨战地记者团回中国服务，其三弟于日寇蹂躏新加坡时被检举、杀害。在方修编选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里，收录了他的四个短篇：蜗牛的忏悔、杜撰、五兄弟墓、拉子。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曾玉羊

曾圣提共有5兄弟，老大是圣提，老二是曼青，老三是华丁，老四是玉羊。圣提在1981年4月10日自印度来信，感慨地说："我从老家带出来的连我在内四兄弟，现在只存老大我一人。老二曾也石，原名曼青（一署伯玉），原来在巨港，也写文艺，后来回南京习武，当过国民党的副师长，现可能也不在人间了。"曼青的诗歌及小说多在《洪荒》及《文艺周刊》发表。他又说："华丁小时，还受到我的教导过，玉羊年纪小，他的老师是华丁；华丁也没有了，所以无从寻找。他回国，马上受到波害，那里还有工夫谈到写作，而且我老家是扫地出门，片纸也难保保留，那里有他的遗著！"

曾玉羊原名曼方，在厦门中华中学毕业后到新加坡来，曾任总汇新报翻译及副刊编辑，为人沉默寡言。有一度在槟城报界任职。他的小说创作，多发表在三哥华丁主编的南洋商报《压觉》和《文艺周刊》副刊上，也有部分登于槟城的一些刊物。曾用过曼四、丙等笔名。

文学史家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上卷里，将玉羊和梅子（李公仪）、罗依夫、巨鳄（王尧民）等列为马华新文学扩展期（1925至31年）在《椰林》副刊以外各刊物出现的另一批重要的写作人。又评玉羊的"文字颇为成熟，但作品的思想内容却参差不匀。有的显得很踏实，有的却摇摇摆摆，漫无重心。例如他的一篇《生活圈外》，反映1929至30年间世界经济不景气笼罩下的马来亚的失业浪潮的汹涌，确是相当卓越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但另一篇《浮尸》，写一个青年站在海湾的一个小沙汀上苦候他的爱人，爱人没有到来，他却坚不离去，宁让渐次高涨的海潮浸到他的胸部，颈部，终于把他淹没了，这可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曾圣提在信里讲了一段玉羊小时的故事："玉羊从小喜欢瞑想，时常在老家的大门口望山。我家门前，是一个大尖山。他有一天跟他的年龄不相称地向我提出他的想法：他问道：'大哥，如果天上掉下一个人，恰好肚子扎在尖山上，会被扎出一个窟窿眼吗？'他这个奇想，当时只笑他傻，没有答复他；后来我登上一个比尖山更高的山，俯身下望，才看见尖山的顶上，最少可以摆上四只八仙桌呢。……当日寇蹂躏新加坡的时候，他适在缅甸的仰光，他取道滇缅公路，经昆明，我和他在广西的柳州见面。后来回老家去；解放后竟被评为地主后代的恶霸，判徒刑15年。"他流离转徙，刑期届满回家，即因胃溃疡逝世，不得终其天年。



曾梦笔

曾梦笔，本名瑞熊；1903年生，在原乡（福建惠安）生长，据说在3岁的髫龄时期南来，先在私塾里启蒙，后来才转到小学去受学校教育。在槟城钟灵中学读书时颇用功，放学后，还赶到吊桥头的英华学校的下午班念英文。他是比邻梓川高一班的同学；早在1925年的中学时代，便有“怪人”“秀才”的外号，生得矮而胖。约于1930年，在槟城新报担任翻译电讯和主编本地新闻；他兼编一个全版的《诗词专号》周刊，撰稿人除他本身外，便是伍锡培、骆世生等人。早期的笔名有觉生、大觉生、哑夫妇、罗亚、亚罗、神仙、乐天、乐天生、疯汉、古松梅、玉华人、幽吟居士、梅毒医生、果生等。他在1927至30年间，常在槟城3家报纸的《海丝》《诗》《微光》《关仔角》《倒霉专号》《帆声》《孔明》《一苇》等副刊发表作品。

槟城新报盘让给光华日报后，曾氏到新加坡总汇报去当翻译。与郁达夫结识后，达夫很欣赏他那“狂来说剑醉闻莺”的诗句，常一同过着诗酒唱酬的生活。由于受到达夫的影响，所以诗词也不滥产了；这时期的佳句颇多。日军南侵期间，避居于阿罗士打一家良行任职；和平初期，才回到槟城来。1946年初，与李冰人创办《北斗报》；那是一张大型的小报，他任主笔之职。出版不久，便因销路欠佳而停刊。50年代，他先后主持过夜灯报、香槟报、海报、大公报、创造报、星报等小报，不是当主编就是任主笔，故而有“小报之王”的绰号。大约从1951年开始，致力写《何九叔家书》，笔锋锐利，态度玩世不恭，嬉笑怒骂，极尽挖苦之能事，但却脍炙人口。曾出版《何九叔家书》单行本，销至2万册以上，比他那“礼拜六”派小说《离魂塔》（1952年8月出版）更受欢迎。根据创造出版社发表的1953年度新书目录，曾梦笔（又名曾无忌）所出版的集子尚有：奇情小说《粉红色的梦》《一枝梅》；连环漫画《歌台恨史》和《桃花劫》（编著，少五绘图）；艳情小说《爱的归宿》（自忆凤的原著改编）；章回小说《莲花河》；小品文集《五枞树脚》；长篇创作《牛皮鸟》；游记及诗《浪游诗纪》，以及《梁有署名的情书》《恋爱四十开始》《华厅在炮火中》《雾里星洲》《听风听雨楼谈鬼》；史料译作《脂粉地狱》《老鼠哭猫庵随笔》《鄙人自传》等。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个灰黄作家，所以在文学史料里常挂漏不提。我们佩服的是他才华横溢，敢怒敢言，但绝不同他的某些写作态度。1977年6月24日，因脑溢血在新加坡逝世，享寿岁。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黄科梅

白荻，是黄科梅的笔名，写得一手好文章，才华洋溢，有“潮州才子”的雅誉。生于1915年，原籍广东揭扬，1932年南来新加坡。1961年12月30日逝世。

大约在30年代初，白荻就开始在本地从事文艺写作了，1934年以后，作品较丰，常作散文、随笔、诗歌等，散见于星洲日报的《晨星》《文艺》，和南洋商报的《狮声》等文艺副刊。笔名有：白荻、黄莺、飘儿、白琳、萧琴、楼雨桐、胡图、田家瑾等。——根据方修的资料：1935至36年，白荻与吴广川、辜斧夫、石灵、吴静邦等创组新野社，借新国民日报版位先后发刊《新野》《文艺园地》2个周刊，因而常有稿件在这2个刊物上发表。1936年底，进新国民日报工作。1938年冬，继吴广川主编新国民日报的《文艺》副刊。1939年中，与李蕴郁、桃木、刘思等成立诗歌团体吼社，借星洲、南洋、总汇、新国民等4家报章的副刊篇幅轮流出版《吼社诗歌专页》。这一个阶段中，李润湖主持的《新路》《新光》，白荻自己编辑的《文艺》《吼社诗专》（新国民日报）等刊物，都是他主要的写作园地。马康人编的《南洋周刊》和《新流》副刊，偶尔也有他的文章刊出。

他的老友杜李（荷花）在《悼科梅兄》（1962年2月《新闻春秋》第3期）一文中记述：“马来亚沦陷时，他是一个报人，因为不及逃出星洲，终于落在敌人的罗网。……在那种无可奈何的岁月，只有以酒来排遣。和平降临了，他两袖清风，生活困难如故，因此他更加嗜酒如命，终于缩短了他的天年。”战后的10多年间，白荻继续在报界工作：1952年9月至57年8月主持《新报》、1960年3月创立《民报》。由他兼编的新报《新园》副刊，是当时本地3个出刊较久的重要文艺副刊（另2副刊是杏影编的《文风》，和林健安所编的《晨星》）。在他主持下的民报，也有几个副刊如《文艺》《工人生活》（？）等颇受读者重视，並曾兼编综合性杂志《行动周刊》，对于本地的文化事业有一定的劳绩。

当方修于1960年年初积极地进行搜集马华新文学史料时，曾将白荻当作主要的“顾问”。方修说过：“白荻实在是一部标准的本地文学史料的活字典。”方修主编的《白荻作品选》，于1979年10月问世，内分3辑，全书13[illegible]页。附录3篇文章，其中2篇是黛丁的《我的老师黄科梅》，和杜李的《悼梅兄》。



黄望青

黄望青，是新马声誉昭著的商界领袖，社会贤达；但他也是东南亚经济问题专家，著作言论，也称誉士林。早年也酷爱文艺，1934年左右，除了写文学作品，还常翻译一些小说和童话发表在中国的报刊上。17、8岁在中国时，与学友合办文艺月刊《鹭华》和综合性刊物《展望》。大约在1936至40年，常用耶鲁、郭安、陈村等笔名在新马的文艺副刊，如李天游编的《狮声》、吴天编的《星火》（星中日报）、马康人编的《南洋周刊》（大型杂志）、铁抗编的《文艺长城》（第7期后改为《海外文艺》）等文学副刊发表作品。黄氏是战前知名的文艺评论家，也是翻译界的前辈，战前做过翻译，也教过翻译。1939年译毕尼赫鲁著《印度与世界》一书。由于他文学根柢精湛，故战后每以俊逸笔调撰写经济文章，气势有如行云如水。加上他通晓中英日三种语文，所以挥笔得心应手。李秋是他另一署名。

黄氏祖籍福建同安，1913年3月3日生于鼓浪屿。天资颖悟，英禀拔萃，18岁在厦门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攻读时，就在一家戏院任英文书记。1935年大学毕业，与吴慧宜结褵，是年6月远渡缅甸仰光。后于1936年到了新加坡，初任职于邵氏影业机构。黄氏胸具大志，很想在文化事业上舒展抱负，便改行到华侨中学担任文史地教师，並授英汉对译课程。不久抗战展开，配合着陈嘉庚主持的筹赈和机工回国运动，他加入抗日工作。1938年，英殖民地政府吊销他的教师执照，因而失业了一年。他那篇被方修编入《马华新文学大系》第9集——剧运特辑㈡集》里的《怎样理解「日出」在马来亚演出的意义》（页230），便是在那一年10月写的，发表在《南洋周刊》第15期。较早一两年，他也常有作品在洪丝丝编的《光华日报——槟风》等文艺副刊登载。后来，他北上槟城，任光华日报电讯编辑。为了从事抗日活动，曾被殖民地政府拘捕入狱。出狱后不久，被一位所谓抗日首领出卖，落到日本宪兵的魔掌中，几乎命绝；幸而他机智灵巧，预作部署，才得以逃生。战后，致力于各方面业务的发展，此后青云直上，成为大器。历任工商及金融等业廿馀公司之董事或董事等职，伦敦渣打艮行礼聘为营业顾问；1973年6月间出任新加坡驻日本大使，一去7载，直到1980年8月才荣归。自1981年2月起，担任新加坡广播局主席。重要著作有：从经济角度来看东南亚华人的出路、工商业现代化诸问题、经济外交在樱都、菊与兰——一位外交家观察日本的心得、他山之石……等中英本。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杨 嘉

杨嘉，原名杨家驹；到南洋后改用“杨嘉”为名，沿用至今。1917年8月20日，他出生于中国广州市，父亲任小学教师。曾在香港读小学，1931年返回广州念中学、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初从云南省昆明到越南堤岸，从事教育工作及文艺活动。1940年初经香港至新加坡，开始在南洋商报发表文章，如小说《我的校长》等，並在育英中学任教。太平洋战争期间，随同郁达夫、胡愈之等到苏门答腊西部地区避难。日军投降后，1945年秋重返新加坡，组织星洲实验话剧团演出多幕剧《雷雨》《前夜》《钦差大臣》及中外短剧等，並曾到马来亚怡保、槟榔屿等地巡回演出。1946年夏，先后在南洋出版社、南侨日报等任编辑，相继在《风下》周刊及报刊上发表了独幕话剧《星洲二房东》《浪潮》《排演之前》《贼》及散文、短篇《加东渔影》《归侨》等，並曾用笔名碧如、李玄等在报刊上发表杂感及评论作品。1947年，曾主编综合性的《音乐·戏剧·诗歌》月刊。1948年夏至年底，与许诺（丁家瑞）共同主编综合性刊物《爱华周报》，同时主持“青年文史学习班”，颇为人推重。1949年初到香港，用韦如的笔名撰写文章，在香港及海外报章上发表。

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1集理论、第2集散文㈠、第5集小说㈡和第7集剧本里，可读到由苗秀与赵戎编选的杨嘉作品：《论侨民文艺》《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二篇理论均以李玄为笔名）、《第一个晚上》（散文）、《归侨》（小说）和《星洲二房东》《排演之前》（二篇均系剧本）等。《归侨》一短篇，也由方修编入《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2）小说㈠集》里。

中国解放后，杨嘉曾在广东省文教厅、省文化局负责电影及社会文化工作，曾任广东省文化局科长办公室副主任。先后出版了短篇集《鹿影泉声》；琼剧《红色娘子军》《海瑞回朝》等；独幕话剧集《美国的黄昏》；三幕剧《血火朝鲜》；翻译苏联短篇集《斯大林儿女》，以及独幕剧《在绿色的战场上》《五羊四喜》、散文、评论等约数十万字，其中有的以东南亚各地人民生活为题材。1959年底到广州暨南大学任教；先后编印了《文艺理论》《文学基础常识》及论文集《创作简论》等。



杨 骚

杨骚本名维铨，名诗人，于1901年生在福建漳州。幼年贫寒，父亲在他不满周岁就逝世了，由三叔抚养成人。18岁那年正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自省立八中毕业后，东渡留学日本，与在鲁迅主编的《奔流》月刊上栽培出来的女作家白薇热恋同居过。

白薇一生的遭遇是惨痛的，逃离国境到日本，过着半工读的生活。据赵聪在《现代中国作家列传》（页142）里说：她在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杨骚，二人气质与兴趣大略相同，都酷爱文学和写作，于是便互相爱恋起来，没有结婚便同居了。后来他们从日本回到上海，白薇发现杨骚爱情不专，跟其他女孩子发生了不寻常的关系，二人因此仳离。可是事后他们却发表了来往的情书，似乎在珍惜失去了的恋情。赵聪写道："杨骚这个人的确不好，他把由拈花惹草中得来的性病，传染给了白薇，损害了她的健康和名誉，使她痛苦了一辈子，再也无人爱她。"——读这段文字，我们是半信半疑的，因为赵聪在该书里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郁达夫却曾赞誉杨骚是一位执笔的战士。

1925年夏，杨骚应新加坡道南学校的聘请，南来执教，课馀勤创作，作品多寄回中国发表。两年后（1927年），眼看北伐军节节胜利，便在大时代的感召下，辞职回到上海，决意有一番大作为。除了写诗之外，也常从事翻译工作；1930至32年，是他多产时期，发表了长诗《乡曲》，出版诗集《春的感伤》《受难者短曲》等，也翻译了不少的世界名著如：苏联的《铁流》《赤恋》，日本的《心》《洗衣店的老板与诗人》和美国的《没有钱的犹太人》等。1936年前后，又写了诗歌《福建三唱》，出版诗剧《记忆之都》，散文集《急就篇》和《昨夜》等。他的新诗对当时的诗坛有着一定的影响作用。

1941年，他身负重命，离开重庆，经香港，抵达新加坡。这次来，不任教职，而是协助陈嘉庚编《闽潮》半月刊，对抗战运动不遗馀力，发表了多抗日救亡文章，严正地阐明"反侵略文学运动"的口号及内容，吁请新马艺工作者团结一心，"以纸弹配合子弹"，抗战到底。日寇攻陷新加坡的前天，与多位参与抗日活动的文化人逃到印尼的苏门答腊，以开设木炭店及肥厂谋生。1944年，与当地一位女侨生相恋而同居，组织小家庭。和平后才到新加坡，教过书，后来又帮助陈嘉庚编印《大战与南侨》这本书，还为《侨日报》复刊而尽过力。由于患了严重胃病，1949年移居耶加达休养。1952年9月，回到北京。因患脑栓塞症，于1957年1月15日逝世，享年岁。



玛戈

玛戈是老教育家许钟祜的笔名。1908年9月26日生于中国广东普宁泥沟。中学毕业，现为新加坡公民。

曾于战争前后任柔佛州大笨珍大同学校校长，其后迁居新加坡，历任正华学校校长3年，和爱同学校校长20年，至1971年退休。许氏醉心于艺术的钻研，尤其是对于美术方面富有心得；早在战前，便常写什文，笔名亚诺等，是南洋商报《狮声》（1935—36）副刊的活跃作者。课余更写些艺术论文，到各国旅游考察美术之后，也写了不少游记。虽然他在文学性之创作，似未涉及，不过，读他的专集《泰東旅游漫记》《欧洲名胜艺术巡礼》《萍踪处处》等，从许多游记里，也有多少的文艺性质。

一梦（林明心）是玛戈的老友；他在《玛戈的新著「印度艺术」》一文中说，玛戈是从事华文教育的老斗士，业余兴趣却寄托在艺术的研究上。他对有关艺术方面的研究，发掘“形象美”、“色彩美”、“音乐美”、“人体美”、“艺术美”的见解独具只眼，发前人之所未发，写作研讨艺术性的文章自然有其卓见。…… 由于玛戈的著作艺术性高，一般浅识者似难接受。因此，他的著作多数为大专学院的图书馆或学者专家们所购存收藏以备研究。他的《南洋之美》一书中有些篇章，曾被中学教科书选为教材。而《马来亚艺术简史》一书，曾一时期受南洋美专采用为学生参考书。已出版的单行本计有：南洋之美（1950年南洋商报社出版，1959年青年书局出版其修增本）、艺术丛谈、马来亚原始民族、泰東旅游漫记、泰国艺术丛谈、安哥古迹、欧洲名胜艺术巡礼、中国绘画发展历程、萍踪处处、艺术意趣、印度艺术、马来亚艺术简史，共12种。其著作多数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印行。于1975年11月出版的《萍踪处处》，是他当年以东南亚美术协会的名义，组织印度艺术文化考察团的印象记。该团旅程以印度名胜古迹为主要目标，包括喀什米尔，还兼带尼泊尔、缅甸及曼谷，发掘这些地方的宗教、艺术、文化各方面的题材。考察团的成员，多数是新加坡美术界和教育界名宿，如叶之威、刘抗、陈宗瑞、林子平、朱庆光、陈城梅、吴体仁等21名成员。起程之前，许云樵赠送玛戈一本他的著作《天竺散记》，作为参观印度名胜古迹的指引。读《萍踪处处》一书，也可知晓印度下层民众目前生活之一斑。在他多种专著中，我们偏爱他的游记作品。



漂青

在新山邻近淡杯及市区华文小学长校逾卅年，目前经已退休的张清广，是煞费苦心，居功厥伟的教育家，而且也是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初期的一位优异的散文家。

曾听张氏亲口说，他于1921年11月26日出生在柔北昔加挽的巫罗佳什（祖籍广东潮安诗阳），在当地中华学校受完小学教育。14岁（1935）那年前往中国厦门集美中学就读初中，才念完高中一年级，便因厦门面临沦陷的危机而辍学，避居汕头一个短时期，然后返回马来半岛，时为1938年。后到加影华侨中学念完高中和师范班，当时马华名作家张一倩（丁倩，即张业隆）和张天白在该中学任教；曾直接教过他的该校教师兼写作人只有周心默（潮籍），而与他同时常投稿的同学则有绿蒂（原名徐正义，另署阿木）和流电等。

师范毕业后，于1941年到麻坡县内的巴列古毛担任小学教师。战后移居新山，大约1946年曾主编文艺杂志《赤道文阵》，在新山印行，仅出版一期而已。当时，新山较出名的写作人计有佐丁（左丁、林佐，原名林宏昌，出任丹柏学校校长多年，1969年谢世）、普洛（原名郑应浩，又名德松，潮籍，现居汕头）和现任宽柔中学校长的黄继翔（黄烘；曾擅写小说等）等，他们都与张氏过从甚密。自1956年开始，他由淡杯丹柏学校转到新山宽柔第二小学继任校长，直至1978年荣休。

他在30年代末期，发表于本地报刊的第一篇作品是用竞浪的笔名；其他的署名是漂青、飘金、高梦、夏郎等，作品多系散文和新诗，小说创作则极少。战后，常用一秀、丁湮等笔名。自1938至42年，他有数以百篇的创作分别刊登在郁达夫编的《晨星》、李润湖编的《新国民日报·新路》《新园地》、郑文通编的《总汇报·文汇》、陈怀天编的《总汇新报·文会》、马康人和陈怀天编的《南洋周报》、陈子遗和张晓光编的《马华日报·前哨》和《总汇新报·世纪风》……等等。战后初期，常在苗秀编的《晨星》副刊投稿。在方修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里，收入漂青的诗作《深夜小景》（第6集——诗集）和5篇散文（第7集——散文集）。另一套大系《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散文㈠集》里，方修选了漂青于1946年春写的《尘中散草》。而赵戎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2集——散文㈠》里，选了漂青于1947年2月在《晨星》副刊发表的《尘世浮画》。他的胞弟张清江，南大毕业，笔名原恩、浩，译著过不少的专论文章。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潘衣虹

早在1930年编《椰林》副刊和具体讨论新兴文艺的衣虹（潘），就是今日在新加坡，“统摄了多方面的艺术修养，而且被公认为是最好的一位书法家”——潘受（许亮贤语）。

潘衣虹，原名潘受，又名国渠，字虚之，号虚舟。1911年生于福建南安。19岁南渡新加坡，先担任叻报编务，继任华侨中学教席，后任道南学校和麻坡中华中学校长。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新加坡有筹赈难民会的组织，后来扩大为全南洋的总机构，都公举陈嘉庚为主席，潘受为主任秘书，领袖群伦，历次宣言及重要文电，无不出自潘受的手笔。1940年，南洋各地区推派代表团组织回国（中国）慰劳团，潘氏膺任团长，那时他才29岁，因而名声显赫。在40年代里，他曾在重庆、上海、香港等地，以至重返新加坡，前后从事金融和工商事业逾10年。1955年6月，受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付托，洽聘教授，筹备南大开办事宜；56年3月开学，出任秘书长，主持校政。60年初，校长已物色有人，他即功成身退。1983年1月8日，在新加坡拜访他时，他精神矍铄，谈吐敏捷。

衣虹自少爱好文学，爱好书法；17岁时，在泉州培元中学念书，参加全国拒毒运动论文比赛，荣获首名，评议会委员是蔡元培、伍连德等5名宿。据陈声桂说：潘受在诗歌方面，初从语体诗入手；弱冠后，才致力于旧格律的古近体诗。总观潘受的诗词，它的最大特色，在意境清新，有强烈时代感，能深入浅出反映时代；而格律之严，情韵之美，又无一稍减古人。有关他在文学、艺术的论著，散见历年报章杂志的不少，不过未见结集。已刊诗集有《海外庐诗》4卷，附“词”一卷，是他1937至66年30年间作品的一部分。曾任新加坡中华书学研究会顾问，和多项美展的评选委员。大约在1930年，他与张楚云（楚琨）合编叻报的《椰林》副刊，自第186期（1930年3月8日）开始的《椰林》里，可读到不少衣虹的短篇小说、散文、论文等作品，最受人重视的是论文：文艺杂谈、新兴文学的意义、新学文学的背景、新兴文学之历史的使命、新兴文学的内容问题、新兴文学的形式问题、新兴文学的大众化问题……杨松年在《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艺副刊研究》（1927—1930）一书中说，具体讨论新兴文艺的是《椰林》编者衣虹。方修也在《马华新文学简史》中，指衣虹的这些文章可以说是对于当时一般新兴文学理论的综合整理，集其大成。



刘前度

刘前度原名刘新民；1914年生于山明水秀的槟榔屿（祖籍广东省惠阳县），现为大马公民。早岁在广州岭南大学肄业；南返后，曾从事教育工作，后投入报界服务，曾任光华日报电讯翻译，后任马来亚通报电讯翻译组主任，自1982年2月起退休。

战前，刘氏开始写有关文艺方面的作品，由于他是研究西洋文学，所以发表的文章，大部分属于欧美小说、文学史和评论方面的性质。他很少写诗，偶然有兴趣也发表过几首诗作。著名作家郁达夫南来，在星洲日报主持《晨星》副刊的时候，也许对西洋文学很重视，所以每次寄给郁氏的欧美小说译作，都很快被发表出来；这个可以说给他不少的鼓励。

他在小说创作方面，只在1953年6月出版一本短篇集《富二嫂的风情》，内收7个短篇创作。其它大部分的著作，都属于翻译作品。名画家徐悲鸿南来时，他是在光华日报任职；那时报馆当局打算出版一个纯文艺副刊，由温梓川负责编辑，但苦于思索不到一个适当高雅的名字，所以要求徐悲鸿提供意见；他想了一会便说："你们觉得'南斗'两字如何？"大家听了都表示赞同；同时他还自动为这个副刊题字。足见徐氏为人之豪爽。南斗文艺副刊问世后，因为水准高，当时在新马文艺界确实拥有相当的地位。刘氏在南斗除了介绍欧美文学史外，还发表了不少欧美短篇小说译作，译文笔调流畅生动。他也为《星期六周刊》和南方晚报写稿。此外，亦为大马电台写《星期三的故事》，以及新加坡电台介绍欧美古典音乐的文稿。

他有一个短篇小说《名画》，曾在英国BBC广播电台华文组以故事性播出，得到的稿酬约马币140元，算来是相当高的了，因为这篇创作还未超出三千字。已出版的著作，除上述的《富二嫂的风情》外，曾翻译过英国名家毛姆的《马来太太》《书箱》和德国作家齐威的《狂恋》，是交给香港徐主持的创垦社出版的。1952年底，与温梓川合译出版《血洒黄沙》（小说）。另外，一部非属于文艺性质的译作《马来亚华侨史》，由光华日报出版。新的译作是宋旺相原著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刘氏约于14年前因妻子开，身兼母职茹苦含辛；如今3个儿子皆有成，他可以安乐惬意享晚福了！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戴英浪

戴英浪，原籍广东惠州，1907年农历5月出生于吉隆坡郊区沙戟（小镇）。曾回中国，肄业于上海艺术大学，又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毕业。返马后，居怡保多年，以绘画为生，与画友们创办了南洋艺术研究社。后移居新加坡。大约自1937至39年，在写作界里表现得更加活跃，也擅长木刻和漫画，是当时美艺界的有数健将；常用的笔名有：英浪、隐郎、疾流、殷沫、马康等。

据梁山（梨涡）在《再谈战前的几个副刊编辑》一文中说，李树梧（即李紫凤）离开南洋商报后，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下半年，《狮声》先后更换过4个编辑：李天游、薛残白、戴隐郎、刘道南（流浪）。戴隐郎接编《狮声》，为时甚短，由1937年4月中旬，至6月底为止，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罢了。然而，接任之初，即一鸣惊人，曾以《我们笔尖的动向》为题，向作者提出4点建议：㈠我们的笔尖必须是救亡的。㈡我们的笔尖必须是反法西斯反封建的。㈢我们的笔尖必须是提倡世界和平的。㈣我们的笔尖必须是指导人类向生活争取的……继后，南洋商报的另一个周刊，叫作《文漫界》的，也是由戴隐郎主编；该刊图文並茂，编排悦目，吸引了不少读者。《文漫界》后来蜕变为《今日文艺》《今日艺术》《今日漫画》《今日科学》《今日电影》……花样繁多，改由该报每日轮流出版，仍由戴隐郎负责编务。梁山又说，戴氏原是民众学校的教员；瘦个子，矮小，肤色棕褐，鼻梁上架着一副很深的，玳瑁边的近视眼镜，老穿着一套吊带西装，结着一条短小领带。活泼，好动，能干，灵敏，奕奕有神，思想很进步。能文，能画，工雕刻，什么木刻版画，金石篆刻，都来得一手。总之，他多才多艺，在当时的文化界很活跃，很有贡献。——1981年9月间，吴广川与孙流冰都先后在信里说：戴英郎是浙江美术学院教授（院地在杭州）。最近几年，因病到广州休养，已退休，住在广州女儿处，现尚在病休中。在方修编选的《马华新文学大系》（10巨册）里，选了戴氏的作品计有：1939年救运中马华思想总检讨（笔名疾流，第1集《理论批评㈠集》）。父子（笔名殷沫，第5集《戏剧集》）。木·漫在南洋、灵感圈外（此2篇以戴隐郎为署名）；木刻。漫画·新文字、向马华美术工作者召告（此2篇以英浪为笔名）、美术工作大纲（笔名疾流，以上共5篇编入第8集《剧运特辑㈠集》）。此外，尚有5篇作品被分别编入第9集《剧运特辑㈡》和第10集《出版史料》里。



饶百迎

1948年5月出版的《钟灵中学校刊——复兴第3号·30周年纪念特刊》，刊载着《日寇占领期间本校殉难教师》（页48），简介8位殉难教师的小史，他们是李词佣、朱宣义、曾尧工、柯梓桐、林振凯、查企唐、简德辉、饶百迎。——李词佣和饶百迎是20年代叱咤文坛的风云人物，该纪念特刊的2则小史是这样的：李词佣，闽诏安人，擅长新旧文艺，尤精词曲，著有《槟榔乐府》及《椰荫散忆》二书。芦沟战起，由沪返槟，仍执教本校。曾任国民党驻槟支部执委暨新生月刊主编。日寇陷槟，逃匿山间，后被暗探指捕，入狱壮烈牺牲。殁时年卅八，遗子二，由其岳母带为抚养。饶百迎，粤大埔人，字厚荪，父凤梧，为前清秀才。君幼承庭训，工书法，善写作，诗意清新，志行笃正，不苟言笑。弱冠南渡，执教于时中及韩江，嗣就本校文史地教席。槟陷被捕，囚禁三月，出狱时，气息奄奄，医治年馀，药石罔效，饮恨而终。殁时年四十五，遗妻一子六。

据温梓川说，活跃于20年代槟城的文艺工作者，计有：李素、傅无闷、陈宗山、林浪沤、黎兰荪、李词佣、许剑鸣、徐觉非、江晃西、陈福璿、朱沙夫、杨实夫、罗迈云、李相机、王探、温志新、廖思慎、萧幻愁、阮痴石、林成球、李树梧、汪开竟、吴照愿、林姗姗和饶百迎等人。当时小说写得多，文章也比较多产的，是饶百迎。他是温梓川的老师。温氏又说，饶百迎是生于1900年，早年在广州农业专门学校毕业，21岁左右南来槟城，任教时中学校，后由陈少苏引荐，1928年春转到钟灵中学任华文教师。他身材高削，并不潇洒，喜欢戴着一顶钢盆似的白通帽，身穿白斜纹企领衫，却老是浆洗得那么洁白，那么硬挺，使人有整洁之感。他教学认真，每逢功课教完，一定将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少年杂志，所登载的科学小说讲给同学听，有时给同学讲《西游记》……

他在槟城南洋时报的副刊《诗》（创刊于1927年10月5日）及其它上，发表好些作品。早在1925年间，他也常在傅无闷和陈宗山编的光华日之《先驱》《燃火》及《明星》副刊投稿。据温梓川说，饶百迎在《明星》刊发表不少的小说，其中以《新客》《弄迎舞》《岑岑行状》《阿惹》《》《等郎嫂》和《童养媳》等写得最好。其小说《小橡胶园主》，曾在赵主编的《文学周刊》登载。1938年在郁达夫编的星槟日报《文艺》双周刊表《山芭教员》等创作。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丁家瑞

丁家瑞原名许之正，又名许诺。于1916年出生在安徽省芜湖市，就读于芜湖高级农业学校蚕科，1935年毕业，曾先后在杭州、无锡等地的蚕种场和农村任养蚕技术员。因在学校时就爱从事文艺活动，故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即离开江南，至武汉、长沙、桂林一带从事教育和文艺宣传工作；这期间曾出版《小型喜剧集》《灾难》等独幕剧。1945年后，专门从事戏剧活动；1946年至香港参加中国歌舞剧艺社，同年冬转往新加坡，就职于晋江小学。同时与作家张漠青一道发起组织星洲青年文艺研究社出版丛书，举办文艺演出晚会、诗朗诵会等活动，又与诗人米军一起编辑《读书生活》，在这期间出版了长篇朗诵诗《怒吼吧，新加坡！》。还与杨嘉一道主编爱华周刊，同时还在当时出版的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妇女》《音乐、诗歌、戏剧》和《风下》等报刊，用青青、钱博、蔡蕤等笔名写过《祖国流浪散记》数篇，以及《五月书简》《论贞操》等评论文章。诗作除已搜集在《脚印》（1956年12月·香港上海书局出版）诗集外，还有《悼甘地》《总罢业，向伦敦宣告！》……等朗诵诗。这些创作，在当时新马文艺界开展的“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的争论中，多被举例说明外来文艺作家关心本地人民生活的证明，因而颇受人重视。

丁家瑞是许氏40年代取用的笔名。1946至48这几年——战后初期的新马是颇不平静的，文艺界也不免受波动；1948年底，外来文艺工作者先后离开新马，大部分转往香港，丁家瑞也不例外。第二年初，他由香港进入东江解放区，直至广州解放；此后卅多年来一直住在广州，先后在文化、新闻、出版等领导部门工作，写作仅仅是业余的。因工作的需要写过独幕话剧《雪英下厨》《拆墙记》《雾散云开》《一家人》《水落石出》等，已在广州出版单行本。50及60年代在报刊上也写过一些文艺评论文章。在十年浩劫的“文革”中，曾遭诬陷和关押；1972年才得复职。目前任广州日报副总编辑。他表示，在新加坡所写的一些作品，由于只是一个编辑，写作时所用的形式是在工作的需要上而更易的，比如因便于演出活动，所以他写朗诵诗；在中国（战前和战后）他从事戏剧工作为多，所以写了一些独幕话剧；在新闻、出版、文艺行政部门工作，所以写评论。因此，他的写作应说完全是业余的。可能正因为这些原因，也影响了他写作的个人的作风。大体上来说，他的诗作朴实、清淡，注意节奏，读起来铿锵有力；长诗似比短诗写得更好。



水沫

水沫，本名颜龙章，1925年12月1日生，原籍中国福建永春，现为马来西亚公民。福建省立南安高级师范毕业，南来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80年杪退休后，翌年仍受聘为峇株巴辖华仁独立中学华文导师。

他爱好新文学及古诗，也常写新诗及散文。1960年初开始写得更勤力。他说，小时候就喜欢听故事，也喜欢翻翻书；直到升中学的当儿，翻书更勤，不论是旧说部，或是现代作品，都喜欢浏览；古诗有读，新诗也读；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骆驼祥子》《阿Q正传》《花边文学》等书，这是受到陈圭伯伯及三几位友好的影响。后来到国内读中学去，正是抗日军兴的时候，举国人民忙着抗日工作，也读到爱国抗日的书报，心情受到感染，写了一首七绝《从军行》寄到报刊去，这是第一次投稿，不久竟见报了。当时非常兴奋，一颗心几乎要从口腔里跳出来，所以末两句还记得是这样写着："……单骑纵入倭奴阵，誓破东京歌凯还。"从此翻书更勤，对涂涂写写也更有兴趣，办壁报更有劲儿。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侨汇中断，这是侨生的致命打击，虽然当时国民政府给侨生学业成绩优良者发下若干生活津贴，但要维持读书费用还须利用假日工作，赚些钱来补贴，也许是操劳过度，染上了一场大病后，身体遂更孱弱，不时与药炉作伴，一点文学情趣给扫除净尽了。1948年初，重投马来亚祖国怀抱，出任文律巴列丁仔乐育第一分校校长（当年，他在该校是笔者的启蒙老师）；自此在教育界服务卅馀年：由小学校长，而中学教师，而小学教师，而副校长。在头几年，涉猎中算史，同时翻阅一些数学书籍，时光溜过去了，搞不出成绩，便于50年代尾及60年代相交之际，摇起笔杆随意涂鸦，直至今天，断断续续写些散文、新诗、古典诗及一些教学漫谈的东西，分别发表在南洋商报的商馀、言论、读者文艺；星洲日报的星云、文艺春秋、文化；以及星槟日报和虎报等报章的副刊及一些杂志，其中给商馀版写稿较多。最近几年来，对古典诗词写多一点；也在《写作人季刊》发表几首新诗。国际桂冠诗人协会曾选刊颜氏的古典诗词及新诗共20多首，发表在桂叶诗刊上；美国的名诗人Lolonel Erwin T.Koch Honered 为文称道："Malaysia is wonderful so are you."他决意用他的秃笔继续写写诗，写写散文，希望能够道出一点时代的气息来。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史汀

战后，新马的华文作家中，史汀是颇勤奋的一个。他的作品多发表在《现代周刊》《民声副刊》《晨星》等文艺副刊上。由于所用笔名较多，又没结集成书，以致常被误认为是许多作者写的。他本名陈秋舫，1927年生于马来半岛，由于家境贫困等原因，受完中学教育后，即到处流浪，足迹遍于泰国、北马、中马及新加坡。战后初期，在北马槟榔屿现代日报当记者；当时北马文坛甚荒凉，从1947年起，他在现代日报编了一个文艺周刊《新地》，除自己写诗、写杂文之外，还邀小说家方北方、诗人叶蕉辛给《新地》撰稿；方北方的报告文学《每天死一千人的城市》最先便在此连载。史汀在这段期间还写了中篇小说《在半岛上流亡》，在苗秀编的《晨星》副刊上连载；另外还发表了短篇《最后的牺牲》等；在槟城现代周刊则发表了《我跳出了特务圈》《民族魂》等小说及散文。

1948年后，他到了新加坡，在东陵英汉公学任教。从这一年到1949年间，他几乎每星期都有作品在星洲日报《晨星》副刊发表；所写小说署名欧阳辛、高朗岱、舒辛屏、江上枫、艾野、莫彬等；散文、杂感及文艺评论则署名史汀、辛未文、董舒、艾伦、端木朔、端木星火、俞萍等。小说创作多半写城市的小市民、知识分子以及下层的工人、妓女，偶然也有写橡胶园及农村的，如《卫生官》，写了一个小学校长的遭遇；《行脚僧》写了一个小和尚思凡的故事。再如《骗》《头家仔》《唐山婆》《中彩》《癞哥》等道尽了小老板、小市民的辛酸，刻划了殖民地时期新马的种种社会相。《归宁》《小媳妇》等则勾画了生活在底层的农民的悲惨境遇。他的散文多半是对一些逝去了的生活的怀念，记下了他的足迹，如《怀槟榔屿》《芙蓉行》等。此外，还写了不少文艺评论，如《「马丁·伊登」读后》《评沙汀的「三记」》《评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等等，介绍了中外作家的一些名著。1949年中，离新加坡返香港，旋由香港回到中国。1950年，韩萌在香港编赤道文艺丛书，曾将他的《卫生官》（署名舒辛屏）、《行脚僧》（署名欧阳辛）收入小说集《为儿女求婚》中；将《怀槟榔屿》收入《南洋散文集》中。他曾将中篇《在半岛上流亡》及十多个短篇汇成集子交由韩萌主持的求实出版社出版，后因人事变动，稿件失落，遂未结成集子，诚为憾事。1950年以后，他主要的工作是报馆编辑，出版过两本通俗小说集；目前以丘帆等笔名发表一些散文。



史立桓

史立桓和光华都是韦晕的学生，他们都一直住在彭亨州关丹。据史立桓说，以短篇集《阳光下的人群》而名噪一时的作家斌子（已故），也是韦晕的高足。与史君同时期写作的另一位文友——廖星，原名廖榜勤，也一直住在关丹，久已不写作了。

史君祖籍广东省琼东县，现为大马公民，生于1926年10月26日。仅受过小学六年教育；曾经营小杂货店、文具公司、五金店等行业。年青力壮时，曾同时身兼三职，即木商公会、建筑商公会执行秘书等；现任社团秘书。从50年代起，他就开始写作及发表作品了；第一篇作品发表于1948年的中兴日报（由王佐主编副刊）。此后写得很勤，常投稿星洲日报的《晨星》（文之流编）和《星云》（林建安编）、南洋商报的《和平》（陈振夏编）、《星期文艺》和《商余》、中国报的《大地》（林英强编）、南方晚报的《咖啡座》（曾铁忱编）等报章副刊，主要的创作是短篇小说，偶尔也写散文，笔名多用：田里夫（后来罗伯友也用此笔名）、上官豹、立恒、上官牛、史勇、阿宛等。1968年，以原名在蕉风月刊发表了7、8个短篇小说。

70年代之后，他为了搞生意及其他俗务，就没有写什么作品了。他在信里说："我得承认，虽然辍笔十馀年，我还是关心马华文坛的；我是一位热心的读者，我愿做个可爱的读书人！"

据老赵在游记《走马看花游东海岸》（1981年1月20日刊于《文艺春秋》副刊）中说："……在这段时间，我们去拜访鲁班行的座办。经过老区（马仑按：老区即指韦晕）的介绍原来是他的学生，是五六十年代时期用田里夫为笔名，写短篇小说、随笔的史立桓。相见之下，是一见如故，虽然是50多岁，面颊、身体略为清瘦了些，但是精神还是奕奕，两眼还是炯炯有神，说起话来爽朗清脆，热情可掬。豪爽的性格将他内心的喜悦完全表露出来。……虽然史君已停笔不写有十多年了，但对文艺还是很关心，很热心。他戏谑地说：先生是贡献文艺，他是吸收文艺。我们很盼望他能重新提起笔回归在文艺的线上。"

1962年5月，他的短篇集《头家的健忘》，由香港艺美图书公司出版，书145页，内收16个短篇，虽然描写的是那么一个小人物的剪影或只是一小事件的素描，但能令读者读后象喝了酽茶那么有着不能磨灭的回味。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白塔

1981年9月间，现居中国大连市的萧村在在散文新作《回国之后》里说："…… 直到11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绿了长江两岸，佳音才接踵而来：韩萌壮心不已在潮汕文苑精心培育新苗；米军以惊人的毅力制服病魔，现在广东戏剧家协会任职；白塔定居北京早已成为印度问题专家。唯有那性格文静、谦恭笃实的萧阳兄，在侨乡石狮镇中学的岗位上，被癌症夺去了50挂零的宝贵生命。"—— 所提到的韩萌、米军、白塔和萧阳，都曾经是战后40年代末期重要的马华作家。

这里要特别介绍的是当时著名的女作者 —— 白塔。原名赵蔚文，生于1928年，福建福州人。1946年毕业于福州陶淑女子中学，这年年底才18岁许就飘洋过海到了马来亚，先后任教于巴生中 华中学、华侨学校、新加坡郊外大众学校、和丰兴中中学（当时是黄润岳长校）等学府。1950年秋离开和丰回中国，与劳舟结婚。在新马头两年，曾以白塔、李绿、素心、祝兰、新猷等笔名发表了不少的作品。1981年8月29日，她在信里谦称："…… 第一篇发表的散文叫《海上散记》，记述南渡时的心情和对大海的眷恋。其他文章也多是抒发去国离家之情怀，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生活在当地有所感而发的，比如《咖啡花》就表达了我对新马无数咖啡店女招待的无限同情。可能由于年青，不断得到过前辈和朋友们的鼓励，但终究由于水平低，阅历浅没能写出象样的作品。1948年下半年至回国前这段时间埋头写了3个多幕剧，有的给巴生学生演出过，本来香港有人要给发表，因种种原因而未果，于今也已完全散失，反正都是不成熟的东西，丢了也就算了，並无惋惜。回国以来一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对文艺写作活动已恍如隔世之感，虽然仍保有对它的爱好，际此百花盛开之时，自不免感羡之情难却，但也仅此而已。在新、马只待了不到4年，却是深深地怀念它，但愿有生之年还能作次南国之游。…… 近日韩萌兄随广东作家代表团到东北参观访问，特地绕道来京看望黑婴、白寒和我等当年文友。…… 但愿他们和米军还能写出些好东西来。……"

赵戎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 —— 第2集散文㈠》的导论中说，白塔写作甚勤，可以说是个纯粹的散文作家…… 散文也短小得很别致，但却具小巧玲珑之妙。在该部散文集里，赵戎选了白塔的3篇作品：旅途小景、寂寞草、咖啡花，韩萌编的《南洋散文集》，也选了她的《咖啡花》。



伍岔

伍岔是40年代末期著名的杂文家，在彭松涛主编的南洋商报《商餘》副刊发表不少的杂文，甚获好评。

他本名陈伯萍，原籍福建厦门，是新加坡报坛年逾60的老报人，另署史横流。曾主持《新力报》《成报》等报纸和《国际时报》杂志等。郑文辉在《新加坡华文报业史》一书中说，《新力报》乃是由陈伯萍主持的，创刊于1950年9月15日，是一份内容十分充实的报纸。该报在当时所刊载的新闻堪称为权威性，是一份销路颇多的小报。《新力报》初期阵容甚壮，除陈伯萍外，尚有彭松涛、陈振亚、林逢德、颜松旭、王振晏等人。但不久，上述诸人均先后离开《新力报》，而由香港来的名作家刘以鬯主持笔政，温春风辅之。到了1954年杪，该报暂告停刊，陈伯萍则另组《成报》以继成《新力报》。到了1956年间，《新力报》终于在陈伯萍的号召下，联合林逢德、黄瑶等人而复刊。

1964年，陈伯萍主编的《国际时报》出版了，不久停刊。到了1974年11月20日，《国际时报》又告恢复出版。他在《刊前小语》写着："自从1964年创刊以来，国际时报一直是在一条崎岖险峻，多灾多难的途程上挣扎着，苦斗着。由初时的三日刊，而至周刊，演变到今日的月刊，断断续续，时出时辍，国际时报虽然一再遭受挫折，却是一息尚存，决不放弃恢复出版的机会。在今日的新加坡，一个具有庞大规模及雄厚资金的出版机构，要维持一刊物已不容易，过去曾有不少有雄厚资金及众多人才做背景的刊物，仍不免脱停刊的命运，说来痛心，不乏前例。因此，我们以这么微薄的资力与人力要来维持这份刊物的存在，岂非不自量力？然而，我们决不愿妄自菲薄，畏退缩，在几经苦难与挫折之餘，随时随刻，抓住机会，又将国际时报'起死回生'，恢复出版。"——陈氏现任国际时报督印；他办报纸及杂志的战斗精神是可嘉的；可是，他写作杂文的勤力却似乎不继了，多年来，已不见他用任何的笔名发表字挟风霜的杂文。

伍岔的杂文集《百颂经》，于1951年9月由南洋印刷社印行，全书150页，收集50篇杂文，並未够100篇；题目一律3个字，如《革命颂》《带颂》《乌龟颂》《小姐颂》《神女颂》《金钱颂》…… 等等。由彭松涛作序》。70年代中期，他担任新加坡食品厂商联合会秘书，随东南亚考察团游东南亚各地，发表了长文《行程纪详》游记。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冰梅

冰梅是50年代初杰出的杂文家，原名杨志针。1951年在吉南西岭华侨小学执教。为了更进一步学习英文，1952年前往槟城进入英华英校读6号位；另方面，他还得工作维持生活，所以曾在同善小学教书。1953年在中华中学教书，校长是黎博文。不久离开教育界转任星槟日报国际电讯翻译工作，同时念完英文9号位。1955年移居新加坡，在星洲日报任职。1956年7月间积极地联络各地文友拟组织“文艺写作者协会”不成。他主要的笔名有：冰梅、司徒娟娟、PM、铁口、唐吉、洋奴才等等。据名报人云匡（顾兴光）在《晚秋，访冰梅话旧》一文中说，自1975年起，冰梅居住在香港，在一家酒店任职。他告诉云匡，1957年出境后，2月间抵达中国，在196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外文系，留原校任助教。已婚，有两个孩子，由于家变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观，携二子到了香港；原订计划是到美国华盛顿大学继续深造，而且已申请到学位，但却因生活而留在香港工作。他迄今仍极关心新马文艺界动态。1980年8月间，他在复信里写道：

“我离开新马已经20有馀载，过去，我年轻，俗语说：‘初生之犊不怕虎’，如今思之，尤觉汗颜，对马华文坛无甚贡献，不值得介绍，知我若先生，定能谅解。同时，我久未写作，自觉荒疏，偶尔为之，实在帮助知友办报，亦为稻粱谋，根本不值一谈。先生若在其他方面有所需要，我必尽力协助。我始终认为有志向的青年才有未来，奖掖后进，应该是项重要的、有意义的工作，因此我以为多介绍一些年青作者的事迹，更有助新、马文坛的发展。……我详细拜读《剪影》觉得各方面都不错，可见先生真是马华（我的看法与赵戎先生相同，它应包括新加坡在内）文坛的有心人。这工作既繁琐又吃力，但意义重大，精神令人钦佩；尤其是介绍内容是应该赞扬的，它既有知名的老作家，更多的是介绍一大批生气勃勃的后起之秀，这跟我在1956年搞‘马协’的热情是一致的。……马来西亚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我们华族之外，还有马来族及印族，他们也有悠久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他们也有优秀的文艺写作者；我曾想过，如果大家摒弃民族沙文主义而团结在一起，不但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交流，而且有利于国家的团结。……如果出版界能把华、马、印各族的作品译成各族文字交流，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带来民族间的大团结，这是各族人民最大期望！……”

现名杨益春的冰梅，于1954年出版2本什文集：99 哲学、穷荒野草。



光华

西马东海岸关丹的光华，是50年代著名的小说作者；本名江戊星，另一笔名是之枫，祖籍广东省梅县（即前嘉应州），1929年生于彭亨州林明，但在关丹长大和受教育；现任邮政局[illegible]工级书记。

光华是靠自修成功的写作人，小学毕业后适逢日军南侵，马来亚沦陷后无法升学，英文和国文（马来文）都是靠自学而精通的。战后，他在偶然的机遇中当了邮差，后来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奋斗，终于熬出了头，当上高级书记，生活已相当舒适。他作品中的人物很多是他接触过的小人物，男人女人，老的少的，大部分是在穷困中生活的。1957年5月，吉隆坡文化供应社出版他的短篇集《老街场的寡妇》，全书161页，收集16个小说创作。他在《后记》中说："苦难是一种生活上的磨炼，可以使一个人更加坚强起来，懦弱或过于偏激的人则将趋向于邪恶，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是去揭发邪恶，培育良善；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没给忘掉。我同情良善的遭受苦难的人，但又无能给予他们实际的帮助，于是退而求其次，便只能在笔下表示个人的同情。而在另一方面，我憎恨一般的邪恶，为着这一种感情的发泄，间接地就促使我写了几篇这一类的东西。"1956年，南方晚报出版征文选《马来亚之[illegible]》，选了光华的游记《萍踪偶忆》。1952年9月，南洋商报出版正平等著短篇小说集《莉娜》，收入光华的创作《春天洗不掉的哀伤》。编者曾铁忱在《后记》中写道："虽然这些故事的写出，多少免不了男女青年追求恋爱的片断，但在题材选择及写作技巧上並不落于平凡的窠臼；尤其是光华君的《春天洗不掉的哀伤》一篇，追述某一黑暗时代的黑暗场面，这在我个人所曾过目的同样题材之许许多多作品中，可算得最使我低徊不已的一篇。"

光华写作的时间並不长，故作品也不多，正如在《老街场的寡妇》后记中说的，他的写作是断断续续的。这本小说集是在著名小说家韦晕鼓励下而收集出版的。他在信中说："我是在小学高小时候在韦晕指导下读了两年，当年只知道他常常忘了带教科书，由我跑到他宿舍去拿，对他已在文坛上颇享盛名的事一无所知。而我一向是个沉默的人，很少问起这些事，等年纪稍长，接触多了，才从文友、旧同学和报上知道韦晕写稿的事。因此一路来，我的写作都是自己在暗中摸索。"自60年代起，他几乎已停笔不写文章了。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沉 櫓

沉櫓，原名沈爱华，又名沈拱壁；另署陶文，大约于1904年出生在广东潮安县。先后毕业于福建集美中学和上海大同大学。

战前，经商于印尼梭罗市；战后来新加坡，曾任新民中学教师，也曾到柔佛新山宽柔中学和小笨珍培群中学执教鞭，擅于写作外，对于中国画或水墨画亦颇爱好。曾在新加坡邵氏电影机构美术宣传组服务。也办过一份叫《小小报》的小型报纸，但很快地就停刊了。1967年12月23日逝世，享寿63岁。他的遗孀陈良婉，毕业于广东潮安县金山中学，也在新加坡华校服务到老而退休。沉櫓是个诗人，也是位散文及杂文作家，出版过2本书：㈠《先生曰》（什文集），1960年4月由香港维华出版社出版，全书130页，内收27篇杂文和《自序》及《写后》。㈡《洗衣女》（诗集），1961年5月由香港维华出版社出版，全书150页，内收12首诗歌和一篇散文诗（《母亲是怎样死的》），但却有4位写作人替他写序，即：诗之国（杜李）、算是题赠（金石声，原名谢倬荣），赞同姜白石的意见（姜凌）、诗站的绿叶（方北方）。另有一篇作者写的《自己说说》。由周粲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6集诗歌，选了沉櫓的散文诗《母亲是怎样死的》。他整理了一本《百痒集》，却没有出版的机会。

作家韦晕在《沉櫓二三事》一文中，对沉櫓作了深入的描绘，他说沉櫓与魏晋时代的嵇康是同一类典型的，他对朋友，不管是初相识的，或是久交的，都没有一点假借。他的个性是敢言、敢骂，而不顾虑对方的如何反应，或是否难堪。在他的教学生涯中，曾有过“炒了校董的鱿鱼”的逸闻。事因他对那些高高在上的校董和把同事的努力认作自己的功绩的上司抱着不少的反感。有一回年底，他拒绝了一间中学的续聘为翌年的教务主任——在退回的聘书写上“我炒了学校的鱿鱼”几个字。这正显示他那崇高的气质，並不受到庸俗的社会风气沾染侵蚀。唯有这种很有个性，不随俗媚世的写作人，才能写出《先生曰》一书里这类风骨稜稜的杂文。

沉櫓也画过不少的水墨画。据韦晕说，他的水墨画也是充满了叛逆气息和反传统作风。曾有过一段时期，沉櫓在新加坡山仔顶办了一间画廊，经常展出自己的反传统的毛笔画。他所采用的画纸等工具和颜料，也无一不是反传统的材料。这位恃才傲物，富于正义感的画家和作家，他担任过的几间中学的学生至今对他仍有着深厚的情感及好印象；烈浦、莫河和黎航便是沈氏在植哲夜校里的高足。



杜运燮

杜运燮，笔名吴进、吴达翰等，福建古田人，于1918年3月17日出生在吡叻州实兆远甘文阁附近的山芭里。在农村的新民学校读小学，后来到新邦安拔的一间中学读完初中。跟着到福州英国教会办的三一中学读高中，然后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外文系。1981年8月间，中国总理赵紫阳莅访马新，杜君是随行记者之一。他个子修长。大约1945年，英军在印度及缅甸作战，中国派远征军去，彼此同一战线，由于作战关系，必须有通译；杜运燮即是当时调去充任翻译的一个。就因此，杜运燮离开了中国。日本投降后，他从印缅南下新加坡。1947年在南洋女中教书，1948年在星中日报任翻译，1949年到华侨中学任教，直到1950年聘约解除回返中国大陆。杜氏南来时十分年轻，著名的诗作《诗四十首》是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8集里的一种，初版于1946年10月。在四十年代是知名的诗人，近年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文艺史》也谈到他的作品。南来新加坡后，执教之馀，也不断从事文艺创作，主要是散文，于1951年汇成一本集子，题为《热带风光》，笔名“吴进”。1980年7月间，他在一封公开信里写道：“散文集《热带风光》中的十几篇文章，是我于1947至1950年先后在新加坡南洋女中和华侨中学教书时业馀写成的。因为我的父母的大半生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马来西亚度过的，对这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及其各族人民一直保留着十分亲切的感情，那些文章只是我当时想写、也觉得应该写的一系列作品的开始。我在新加坡期间，全家一直住在加东区马歇尔律三十九号楼上。《热带三友》等文都是在那里写成的，虽然也有少数几篇是在莱佛士博物馆的图书馆中写下初稿的。——《热带三友》开头部分的内容，只不过是当时我天天见到的实际情景如实写出来而已。”

1950年，他在香港一家晚报担任翻译兼编副刊，跟著名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做了大约半年的同事。1951年，他从香港回到北京，初时从事新闻工作，后来到设在临汾的山西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据梁羽生说，杜氏在文革期间和许多遭受迫害的文化人一样，被送入“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实即是被关入“牛棚”。年来，他在北京主编一本以介绍世界知识为主的杂志《环球》。1980年，曾接受西德有关方面的邀请，赴西德访问。同年6月，他发表的散文《海的怀念》，仍然深深怀念着实兆远附近的海，海周围的故人、故地和故事！新著有合集《九叶集》，其新诗接近现代派，唯别创风格。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宛郎

宛郎，原名吴绍葆，祖籍福建诏安，1925年1月1日生于马六甲；幼年时到中国接受小学教育。新加坡华侨中学高中毕业，巴黎大学修业一年。是新马著名报人及写作人，父亲是中马名教育家吴太山。

在进入新闻界之前，曾担任芙蓉中华中小学教师4年，前任新加坡南洋商报副总编辑，后任该报助理总经理。1949年开始在报章发表大量作品，1950至55年产量最丰；1957年开始写社评。作品散见于南洋商报、南方晚报和星期六周刊；擅长杂文、游记及翻译。已出版的单行本计有：《八年前后》（小说集，南洋文库12，1951年11月，南洋印刷社）、《读报随笔》（什文集，1953年3月，南洋报社）、《欧游鸿爪》（游记）、《花都八月》（游记）、《东西欧游踪》（游记）和翻译作品：《黑儿苦学记》（小说，1952年1月，南洋商报社）、《孤儿成名记》（小说，1952年7月，南洋商报社）等。常用的笔名是：宛郎、金榜居士、元朗、浮萍、方慕黎、一得等等。70年代的大马南洋商报《商余》副刊，常转载他在新加坡发表的《两语三言》（笔名一得）。他现任新加坡诏安会馆副主席，曾荣膺法国政府封赐国家功绩勋衔。

于1957年10月出版的《欧游鸿爪》，列为“南洋商报丛书第47种”，由连士升写序，他写道：“吴绍葆兄去年（马仑按：1955年）赴巴黎留学。在巴黎期间，他时常撰述游记，到了学业告一段落，准备束装东返之前，他更漫游欧洲许多国家，足迹所到之处，都详加记载。现在绍葆兄将他的游记整理成两册，一册专载巴黎，一册记述漫游各国的观感。此后在游记的文献中，又多了这两部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个大贡献。”吴氏在《自序》里说：“……法国政府的奖学金是供给我到那儿去念书的。在一年期限当中，上学期间不过8个月，其馀的4个月是假期，恰好花费于来往的旅途和其他地方的旅行。1955年10月11日，我由新加坡趁法国邮船马赛号动身，经过哥仑坡，紫菩提，苏彝士和塞德港而于10月27日抵达马赛。10月31日由马赛到巴黎，翌日即开始重渡学生生涯，上午到巴黎大学听课，下午到法国文化协会研习法文，一面利用馀暇的时间去参观巴黎和附近的名胜，並为南洋商报，南方晚报与星期六周刊撰写通讯。……前后访问过欧亚非的18个国家。在旅途上和旅居巴黎期间，我不计工拙，把所有见闻一一记录下来，撰写了三四十万字的通讯。”



岳野

岳野，原名岳喜瑞，又名岳中平、岳庄，笔名鲁声涛、开平等。山东郓县人，1921年11月26日生。跟剧人金山一样，岳野也是40年代南来新马从事戏剧活动的著名剧人；所不同的是前者在战前南来，而后者是在战后才来新马的。他们二人都曾在观众热烈支持下，巡回演出，抱病上场，结果都因疲劳过度而不支地昏倒台上，经医生急救后，又继续登台上演。他们这种忘我的献艺精神，直到三、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传为美谈，令人钦敬！他回中国后，现居北京，是活跃在电影戏剧界的编剧家，也是多方面才能的作家。

1947年9月底，他随中国歌舞剧艺社（简称“中艺”）南来新加坡；当时，年约26岁。林万菁在《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一书里（页113）说：岳野能演、能导、能写，与战前南来的金山似乎前后辉映，虽然成就不比金山，却也是为戏剧文学竭尽棉力的一个可敬的作家。他来新加坡后不久，为了演出的需要，动手写本地题材的风雨三部曲，可惜，只完成两部，第三部未写出。所写的两部剧作，一为《风雨牛车水》，一为《风雨三条石》。岳野似乎还计划写一部《椰林胶园是我家》，但不见面世。《风雨牛车水》写新加坡牛车水居民的故事，《风雨三条石》写吉隆坡的半山芭，题材都很现实，都是反映贫民窟的生活。由于为演出整天忙，没有太多时间接触侨胞，而且方言限制，接触面不广，岳野只好通过报纸、通过访问、通过调查、研究，一步步完成他的作品。他创作虽然匆忙，但态度却是认真的。在剧本里，岳野大胆地采用广东方言。

岑兹在《也说剧人》一文里写道：“根据1947年10月间的报上报道，岳野的剧艺社第一天演出，为了适应大场面，演员们声嘶力竭，拚命地演，结果，过度疲劳，岳野竟晕倒台上。当时他被抬下去，医生急救，观众慰问，而第二天，为了不使观众失望，他又上台，结果又晕倒……”

当时中艺在新加坡的演出，极受欢迎，场场满座；在快乐世界体育馆演出四场戏，观众就多达3万人。后来，他们北上马来亚各地巡回演出。这对战后初期的马华剧坛，多少起了一些刺激的作用。赵戎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剧本》里，选了岳野的《风雨牛车水》和《风雨三条石》，在《导论》里赞扬这两个剧本“都能相当深入地发掘下层人民底生活。作为一个过路客有此成绩，实在是难得的。”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邱新民

邱新民是一位成功的著名教育家。1914年重九之日生于中国福建省惠安县，现为新加坡公民。早年毕业于Westminster college和中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学贯中西，博学沉潜；他是女作家茅特令夫婿。

自1934年开始献身教育工作，最初在Westminster college、缅丹老中华中小学、昆明龙州中学和昆明师范学院当教员及讲师。1948年南来；自1948至52年，担任新加坡中正中学事务、训导及教务主任。1953至57年，任柔佛居銮中华中小学校长。1958至67年，出任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讲师，兼新加坡大学教育学院讲师（1961—62年）及兼任南洋大学历史系讲师（1966—69年）。1967至74年担任中正中学总校校长；1977至78年前往汶莱马来奕中华中学任校长。现已退休，他在回信里说："我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一直至'教完'为止，乏善可陈，教育经验却有一大把。至于文艺，自小学四年级看章回古典小说始以至中学看新文艺小说，只是看看，偶也写写，在新马社会文艺界，我一向无名，也不敢以写作人自居。……"这是他自谦之处，其实，单以他的《文苑馀话》和《难念的经》2本著作，便足称文艺作家了；何况他自30年代开始就发表文章，先后用过30多个笔名，如：侬之飞、罗者、一是、净山、骆驼、朱飞等等。已出版行世的有：苏东坡（传记文学·1978）、诗人杜甫（传记文学·1978）、文苑馀话（文学史话·1979）、难念的经（散文集·1980）、北婆罗洲采风录、英伦教育概说、金沙江风物外记（以上二书署名朱飞）、马来亚史前史、东南亚古代史地论丛、东南亚文化交通史、新加坡先驱人物第1,2,3辑、新加坡宗教文化、新加坡寻根……在《诗人杜甫》的后记里，他说：这些篇什是以侬之飞名字刊登（按：登于南洋商报商馀版）的。他之所以用这名字，是因为读了杜甫"一岁四行役"诗，跟他的感遇合拍。曾有一段时间，颇以"少年漂泊者"自居，在漂泊中，好象隐隐约约听见杜甫"更欲投何处"的悲喊哀吟，于是"侬之飞"也脱口而出，即怀唱一旧诗说："一程过了复一程，程程独唱我孤音，孤音随风飘荡去，飘风那晓我怆心"！？以后就以这名字在之光君（按：方修）主编的星洲周刊写几篇小文，为纪念杜甫的"更欲投何处"。其著作《难念的经》，共辑录74篇散文，可读性甚强；这些篇杂都曾在秋秀主编的《商馀》版刊登。



夏浓

在新马的文苑，以“夏”字带头为笔名的写作人有好几位，比较重要的有：夏霖、夏怀霜、夏浓、夏彬、夏弦、夏芷芳、夏桦、夏文新……等。有的已个别的介绍过了，有的生平未详，也有的仅知一二。据说：夏怀霜原名梅金华，又署墨黑、梅秀、梅秋等，祖籍广东台山；战前南来，擅写散文小品，1946年初离开新加坡，现居广州。夏彬姓姚，祖籍潮州，著有小说集《火的得意》。夏弦原名吴树，出生于吡叻州，马大毕业，任职于报界，著有小说集《椰影》。夏芷芳原名陈枫月，南大毕业，诗作收入合集《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夏桦是柔佛州古来人，著有小说集《盼望》。夏文新生于大马，祖籍福建，现定居新加坡，著有《磨刀的艺术》。

乍看起来比较陌生而成就不大的夏浓，其实已是杰出的剧作家之一。1925年出生在马来半岛南部（原籍广东普宁），是40年代末很有朝气的写作人，笔名不少，如：夏浓、蓝浓、鲁斯、晨曼、白桥、西岸、夏诺等等。日本南进前，他在新加坡中正中学念书，当时就酷爱文艺了。沦陷时，他辍学在家，在胶园和黄梨园劳动；在沦陷的漫长岁月中，写了许多杂记，记下了那个苦难时代的许多真实情况和遭遇。没有纸、簿，就找来黄梨罐头的标纸，反过来装订成簿子，以蝇头小字一页一页记得密密麻麻的；钢笔秃了，就磨细了再用。这样的杂记写了好几本。日本投降后，他离开南马到中马去教书时，把这些他视同生命一样宝贵的杂记本寄放在一个朋友处，却被这位朋友当废纸用一把火烧了。至今他还感到心疼！日本投降后，他开始向新马各报刊投稿，写的多是反映日本统治下和日本投降后人民的生活。由于没有使用固定的笔名，所以很少受读者关注。自1946至49年，作品多刊于南侨日报的《南风》副刊、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晨星》、吉隆坡的战友报、前锋报、民声报等的副刊，也在新加坡的《潮流》杂志上发表作品，较重要的有散文：小偷、三弟、玉婶；小说：巴蒂玛和阿兰达；诗歌：心声……他当时的许多作品连题目及署名也给他遗忘了。1949年下半年，移居香港，后居留汕头多年，在广东省当过报纸的文艺副刊及文艺杂志编辑；从60年代起，专门从事戏剧创作，也写小说、诗歌及杂文。经过剧团演出和发表或出版的大小型剧本计有十多个，包括潮剧、汉剧及山歌剧；他在戏剧创作上的特点是讲究戏剧结构严谨，追求唱词优美而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目前定居香港，在主持一家杂志的编务。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马摩西

马摩西是马俊武的笔名，约于1918年生于中国云南昆明。世代信奉回教，祖先多担任回教教长。毕业于东陆大学文史学系，以埃及国王福阿德一世奖学金入埃及国立爱资哈尔大学，获文学硕士及法学士学位。在外交部任职多年，曾在开罗领事馆工作；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奉派首来新马领事馆做事。中国大陆易权，外交使节人士也遭突变，马氏便转入教育界服务，最初任教于新加坡中正中学，稍后移居新山，担任宽柔中学教师。1953年任柔佛州政府的华人回教官为期5年。1971年初，病逝于新山。

他的作品（包括翻译小说）多刊载于《南洋月报》及《蕉风》；到了1957年，所翻译的埃及作家芥玛蒂和穆安奈斯的小说，便已达卅馀万言。1956年10月底，受邀为蕉风半月刊编委之一，除散文及翻译外，还用兴周 的笔名发表文艺理论。1957年2月，蕉风出版社印行他的散文集《集愚集》，在跋语中云："我的一生中，可记忆的，至少有30年的漫长岁月，不曾离开 笔墨的生活，然而我在大庭广众间说话不致于面红耳赤，还是近年来的事。是否一个人稍懂世故，就不易畅写文章，不得而知，但我写文章的勇气，确实益来益降低，几乎用半小时的话就能说完的一篇东西，我会打了一年半载的腹稿。只恨我的体验难于超然，观点难于正确，思想更难成熟，要看我将来的努力如何以为定。我在文艺领域中的进度，真有点象蜗牛似的爬行，成绩实在很差，好在知己的朋友们常给我许多意想不到的鼓励，使我有机会吹奏一些似是而非的调子。…… 处在乱世的人，还有闲情逸意来从事出版书籍，这不是聪明人应有的行径。但人类自有思想以来，都主张自由发展，对事物的看法，就有见仁见智的分别。"

1958年，正值马华马青（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方兴未艾之际，马氏毅然决然参加马华为会员，而且积极参与马青团的各种活动；由于他才思高人一等，所以不久之后便蜚声全马。1963年，他挺身自动策划筹组马青中央文化艺术团，在新山二英里半前福利部训练营，招集马青男女英才，作40天的文 艺歌唱及舞蹈训练，除聘请新马名师外，他亲自督导一切。1964年大选前夕，他领导的文化艺术团在全国各地演出，佳评如潮；担任过两届马青中央文化主任，当过三届的柔佛州马青团长。1962年主编马青月刊（共出版8期），其政治理论也深入浅出。



常夫

“中学时代，我爱好文学，喜欢写诗，本想向这方面发展，然而事与愿违，我竟戴了农学士的方帽子离开大学。南来后，过着粉笔生涯，繁忙的功课，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加上天气的闷热，更使我懒于提笔，虽然有时午夜魂初回，想起被遗忘了的志趣，不免有点怅惘，但也打算听其自然。去年去月，汝琳兄出版了《再生集》，又引起我写诗的兴趣，于是我鼓足了勇气，将从前写的诗拿去向他请教，他给了我许多的指导与鼓励。以后我又常和方天、江陵、俊武诸兄在一起，他们初则鼓励我多写，以后便建议今年6月出版我的诗集，藉以督责我，免得我又偷懒，他们的关切和友谊，果然成了一股力量，使我这半年内写成的诗，比过去10年来所写的还多。……”

——这是常夫于1957年4月在诗集《墙外集》后记中的一些话语。1962年9月，他在诗集《一把土》后记中写道：“1947年10月12日，我第一次踏上这块椰风蕉雨，终年如夏的土地，转眼间，15年便将过去，时间快得象划破黑夜长空的流星！15年，不能说短，但算算自己所写的诗，却只20多首。天气闷热，工作繁忙，固然是创作上的障碍，但仍不能不怨自己的懒惰。怅望着已逝的15年，真使人又心疼又惭愧，……”——他这部诗集《一把土》中的大多数新诗曾收在《墙外集》内，当作15年的一次总结。

常夫，别署范提摩，原名范经，于1923年3月21日生在中国福建省邵武县，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福建邵武中学和协和大学（1946）。自1943年开始写作，早期作品多刊于中国闽北日报；1947年南来新加坡，常在《蕉风》和《新诗月刊》发表作品；1957年左右，是蕉风半月刊最辛勤的撰稿人之一。当时该刊举行了8次的“文艺座谈”，范氏每次都参加，对诗歌、小说、戏剧和报告文学等发表了一番高见。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任教于南洋女中及公教中学；在师训学院、教育学院担任讲师及中文系系主任，现任新加坡教育学院讲师。曾导演过《原野》《北京人》《王昭君》《醒悟》等名剧。常夫的诗歌，风格别具，远超前人；读了他的诗，好象心灵受到了挑战，自然地发生了崇高的爱和远大的理想，並找到生命的意义。周粲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6集——诗歌》里，收入常夫的5首新诗：马场马、路、我在马来亚的原野奔驰、太平湖、十五年。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曹兮

曹兮是新加坡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于1911年生于中国南京。战后南来，曾在柔佛小笨珍培群中学及新加坡华义等中学执教。在40年代末的南洋商报副刊《和平》及《商余》发表作品。50年代由世界书局出版两本中篇（《野菊花》《绿波恨》）和一本短篇小说集《夫妻梦》；1947年，曾由骨干出版社出版历史剧《虞姬》。1979年以剧本《鲜花·水果·笑》荣获新加坡南洋商报主办的"独幕剧创作比赛"第一名。1980年，他出席一项文艺座谈会（讲题《作家的社会责任》），受邀致词强调："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追求自由，因为我是个基督徒，不管做什么都把自由放在第一位。……我现在在星洲日报连载写的《风雨湄公河》也就是为了争取人民的自由，……揭发越南人、寮国人、柬埔寨人的困苦生活和逃亡的情形。"

1956年8月10日，他在蕉风半月刊举行的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上说："……在'马来亚化'范围内，似乎不应该忽略一些重要的事情。第一，提倡马来亚化必须注意民族型式。虽然说马来亚正在一步一步迈向独立的建国大道，人人都应该为效忠马来亚而努力。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固有文化，更有自己的特殊的民族性，所以'马华文艺'必须尽量以华人的民族型式表现出来。第二，为了适应马来亚化可不能忽略了中国国语，否则创作一篇作品时，一心只顾着'马来亚化'，有些地方可能不知不觉地无形中强调了人种混合的地方方言，于是马来话、英文、印度话，以及福建话、广东话、客话，种种色色，叽哩呱啦一阵，这一来，久而久之，优秀的纯正国语一定会被糟蹋得没有人会听得懂；悲观一点说，甚至连中国'文'都会不象中国文了。第三，反映马来亚化必须注意每篇作品主题的教育意义。说到这一点，我自己前几年真该打，写了廿几年的严肃作品，一时不知道受了什么'风'的影响，居然写了两部爱情的东西。当时我的本意确实是想狠狠暴露社会上的色狼的鄙卑行为；纵然如此，那主题和结构也是极严谨的。……第四，应该尽量在马来亚化里面，间接发扬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精华……正当马来亚迈向建国的大道之时，我们要使华巫印英，连成一个大的家庭，要象同族的兄弟一般的相亲相爱，不要叫任何民族轻视任何民族，那么最先第一步必须发扬我们中华文化，使其他民族确实明瞭我们的文化优秀而悠久。要达到这一步，只有一个方法：透过中国文学而深入巫印英民间去。"——这是马来亚独立前一位华文作家的文学观点，经过27年的今天，有的论点未必正确了，但当时确实是一种典型的看法。

其长篇《风雨湄公河》已出版；笔名有：葛兮、潮汐、蓝草、葛国胜等。



陶焰

1950年7月至55年5月，新加坡南洋商报（包括南洋印刷社及南方晚报）几乎每个月都出版一两本文艺丛书，一共印行的单行本约百余种；32开型，内有小说、散文、诗歌、游记、传记及翻译等；其中，小说占了大部分。个人的小说单行本有徐君濂的短篇集《天台旅馆》；黄槐的中篇《咖啡底诱惑》和短篇集《马场女神》；絮絮的短篇集《在大时代中》；苗秀的中篇《新加坡屋顶下》和短篇集《旅愁》及《第十六个》；余惕吾的短篇集《吉卜赛之歌》；李金泉的短篇集《桃乐赛》；陶焰的短篇集《夜归人》和《蛊惑》；白蒂的短篇集《四姨太》和《小人物的悲剧》……等。短篇合著则有：田佳等合著《褪了色的天堂》、淮华等合著《玲玲》、周风等合著《花一般的梦》、译民等合著《被欺侮的灵魂》、林声等合著《婚事》、海星等合著《南归》、周仑等合著《苏州河之夜》、勤风等合著《梅姑娘的死》、陶焰等合著《甘榜之春》、正平等合著《莉娜》、绿丁等合著《迫害》、光永等合著《小妮的忏悔》……等。这些集体合著的短篇集，都由曾铁忱编选和写后记。

从上列的南洋商报丛书的小说书目看来，足见北马槟城小说家陶焰的小说，在50年代初期是颇受出版社欢迎的，在1952年2月及10月里分别由南洋商报出版短篇集《夜归人》和《蛊恋》；同年7月，南洋商报出版的短篇合集《甘榜之春》，主题篇就是他的创作。此外，1956年10月，槟城康华出版社印行的短篇集也以其作品《桥下》为书名。

陶焰本名陶华裔，另有康然等笔名。1916年4月4日出生于吡叻甲板埠（祖籍广东惠阳），现为大马公民。早年在甲板埠华侨小学念书，毕业于怡保育才中学。历任吉打鲁乃侨民，司南马育强、吡叻江沙崇华、硝山侨民、霹雳色海东华等小学教职；已退休。于1935年开始写作，自1950至60年间，创作最丰，作品多发表于光华日报、星槟日报、南洋商报、南方晚报、星期六周刊及蕉风月刊等报刊上。除创作小说外，也常写戏剧或广播剧等。除上述两个单行本外，星洲维明公司于1962年4月出版他第3个短篇小说集《女替》，全书138页，内收10个短篇小说。曾完成未出书的《征鸟》等中篇；70年代后极少发表作品。方修编选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第4集——戏剧》，选了陶焰的2幕剧《黑米》，原载于《槟城华人谘询委员会·剧作选辑》（1955年）。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张漠青

张漠青，广东潮安人；1924年5月出生，幼年在家乡潮安读书，抗日战争时期先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读书，並兼香港文艺通讯社的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离开香港回到内地曲江，在远东通讯社任记者；以后又到桂林、重庆等地，先后在桂林科学书店，重庆嘉陵书店，重庆中国艺术剧社做宣传工作。战后于1946年到新加坡，先后在南侨日报主编《学生生活》副刊，琼潮报和学生周报做编辑工作，並与丁家瑞一起组织星洲青年文艺研究社。他是在重庆时开始写作的，他写的短篇小说《悲歌》《陆摸和巧莲》《小黑子》在当时胡风主编的《希望》和大公报副刊发表。在新加坡写了短篇《星》《凋零》等分别发表于星洲日报副刊和《风下》什志。他的小说《凋零》（署名叶浓）被编入米军等合著的《为儿女求婚》（1951年·香港学文书店出版）一书内；散文《我是初来的》（署名漠清），则由韩萌选入《南洋散文集》（1950年·香港赤道出版社出版）。他也是朗颂长诗《怒吼吧，新加坡》作者之一。1948年秋，他到了香港，中国解放后立即回到广东；曾在粤北、东江等地深入生活，参加海丰县土改运动，之后在宣传部门工作多年，至1963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专门从事创作。解放后，他写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如《忠心耿耿》《钨矿山上》《我爹从新加坡回来了》《渔岛风云》《激流飞渡》（长篇小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和陈克等集体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慧眼丹心》拍成电影。以上作品多数发表在《作品》什志。

张氏是位热情、严肃、勤恳的作家，然而在中国十年浩劫中，受“四人帮”的迫害，于1968年8月30日含冤逝世，时年仅44岁，他的遗孀现居广州，有一子亦在广州。他是丁家瑞于1946年到新加坡后首先认识的文友，两人相友善，既是同事，又住在一起；当时他们都是光身一人，同住在爱华公寓，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活不很安定，连吃饭也没一定的地方，时常临时到南天巴剎去吃一顿小食，经济也不分彼此。在全马总罢业的那一天，所有的饭馆、酒楼和小食店都停业了，他们还饿了一餐呢。至1947年底，丁家瑞与当时在星洲日报编《妇女》副刊及翻译的董丽庄结婚后，才与张漠青分开。1948年底，他们先后回到香港，两人在香港也没有固定的住处，常在朋友处临时借住。1949年春，漠青去粤北，解放后才回到广州，两人又经常见面；文化大革命时，他是个专业作家。据说，他是在政治运动中自杀的。



杨 樾

杨樾，曾用名杨浩泉。1946年底到新加坡，翌年在森美兰州芙蓉中华中学任教；1948年任新加坡华侨中学简师班导师，同年12月离星返回中国，至今仍从事文艺工作，发表小品文和文学理论；现为大型文学刊物《当代文学》主编。在新马期间，曾用方生、横眉冷、万家佛、何龙、于燕郊等笔名，分别在星洲日报、南侨日报和民声报等副刊发表杂文、散文、短诗等作品，当时，杨樾可算是多产的作家之一。

他早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发表过散文《大平洋之战》等作品。抗日战争结束后任汕头建国日报副刊主编。1946年秋到香港，筹办方生出版社；不久，从香港来新加坡，先投稿于《晨星》副刊，与编者文之流(苗秀)交往颇深。为适应当时新马读者和文艺青年的需要，写了不少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现实生活的作品，如散文《潮汕战地散记》组稿等；也发表了相当大量的针砭时弊，讽刺奴才无赖的杂文。他这类短文，立意通俗易懂，明白晓畅，文笔生动活泼，犀利入里。他在南侨日报副刊发表的讽刺寓言《当今天子下杭州》（横眉冷），在读者中颇有影响。然而，在创作道路上，他没有忽视当时马华社会的现实生活与社会问题。他每个假期，都与文之流结伴，深入社会的底层，从闹市到山芭，从车站到码头，甚至同去逛妓院，闯赌场，以体验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欢乐和痛苦。到1948年，他的创作开始接触到马华社会的现实生活题材；比如短诗《马打来了！》《头家，尊贵的称呼》等，就反映了马华社会中下等人和上等人的生活侧影。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匕首与投枪的杂感文，他也开始把矛头指向现实的斗争，如《救救儿童——儿童节见闻拾遗》《法律的尊严》等作品，便是针对马华社会时弊的。他在新马的创作生活是很短暂的，而且只是在业余的情况下从事写作，故而创作实践有颇大的局限。可是他的实践却具体地回答一个40年代马华文艺界关心的问题：只要承认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坚持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便是现实主义的作家，不论他的作品是哪个地方的生活题材；反过来说，一个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作家，不论他由于什么原因而生活在哪个地方，他总是要努力去熟悉哪个地方的现实生活，写出以哪个地方的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方生（杨樾主要的笔名）在新马期间走的就是这样的创作道路。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刘冷

刘冷，原名刘锦添，又名刘天凤，祖籍潮州，新加坡公民。曾任星洲日报记者及新闻版编辑，也是位影评人、戏剧工作者；曾任国泰演员训练班讲师、各团体演出指导或顾问，足迹遍及东南亚。约于1969年，曾担任新加坡新电戏剧团义务讲师，其他讲师有马骏、曾非敏、林兴导、谢于对等。

据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2）——小说㈠集》的导言中说，刘冷在战前救亡运动的后期就已开始写作，但真正的从事文艺活动却是在战后初期（1945年8月新马光复至48年6月紧急法令实施以前）。方修又说，刘冷主编过《大地半月刊》，也经常在报章副刊和一些青年学生刊物上撰稿。他的文艺活动继续到紧急法令初期，编有定期杂志《繁星》等。其后任星洲日报记者，与文艺界关系渐疏。60年代后期病逝，年仅40馀岁。

谢梦陈在《文坛忆故人》（刊于1975年11月21日）一文中，忆念㈠黄科梅热情豪迈；㈡刘天凤醉心艺术；㈢张匡人幽默风趣；㈣萧文增嗜方城战。根据谢君的资料：刘天凤生前是新加坡名记者，多才多艺，人缘奇佳，且有多方面的兴趣，写文章、搞戏剧、摄影、美术和雕刻等，无一不精，尤醉心于“第八艺术”的电影；当年，已故易水（汤伯器）担任国泰机构影片发行部中文主任时，主办了“国泰演员训练班”，並拍摄2部马化华语电影《狮子城》和《黑金》时，虽然易水是训练班的首脑和影片的导演，但幕后的“诸葛亮”却是刘天凤，他帮助易水策划，为易水修改剧本，编写讲义，提供拍片的意见，与手帮同训练演员及负责宣传等，成为易水的智囊人物。……天凤书读得不算多，文章却写得蛮好，艺术兴趣浓厚，他的早逝，“文”“艺”两坛之大损失也。

在方修编选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2）——小说㈠集》里，选了刘冷的短篇：《寂寞的灵魂》《贼？》《一个间谍的自述》（页41—63）；这3篇小说分别发表于：1948年3月5日·《晨星》副刊、1946年12月·《大地》半月刊、1946年10月·《大地》半月刊。——由柏杨主编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小说篇》，也选了刘冷的《贼？》（页3）。这个短篇暴露了战后初期当地社会的一种畸形的“谋生之道”：“军民合作”买卖军营物资。这一项热门“生意”，因此发财者固然有，但酿成悲剧者却更多，小说中的主人公即是被宪兵射杀的悲剧人物。



刘 柳

刘柳本名刘晓寰（云，环），于1914年生于吡叻和丰（原籍广东番禺）。启蒙时期读过3年私塾，小学就读于怡保女校（吡叻女中前身）；曾到槟城辅友女校读师范，毕业后任教于督亚冷和邦咯岛。不久，前往广州中山大学深造。抗战时期曾在汕头附近的中学执教，汕头沦陷前夕到泰国，任中学教师；战后回怡保和吉隆坡，后来定居新加坡，在社会福利部任职。退休后于1973年移居英国，已是英籍公民。曾出版3本书：《妇女丛谈》（1961年12月·香港学术书店出版）《第二代》（1962年12月·新马文化事业公司出版）《旅英随笔》（1979年10月·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她是已故易水的夫人。早在学生时代就常写散文，投稿报章副刊了。

1981年5月，她自英国来信说："父亲给我一枝狼毫笔，一锭'金不换'墨，一本习字簿。老师来到我的书桌旁，拿起毛笔放在嘴里咬了又咬，然后蘸了墨汁，捉住我颤抖抖的手，写了'上大人孔乙己'几个字，从此我就与笔不断地打交道。在私塾三年，学过写对联，写'父母亲大人膝下'或'某某仁兄大鉴'之类的信，从未写过作文。我要转入怡保女校，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是《精益求精》。当时我只是个十岁的孩子，这个题目我想不通，一定是写得精透了，把我安插入小学三年级。在班上第一次上作文课题目是《鹦鹉》，想不到这篇作文使我连跳两级，被安插入五年级。在学校作文常被老师贴在壁报上，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在新加坡福利部工作时，接触到许多千奇百怪的家庭纠纷，我就把我所见所闻的写出来，发表在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妇女版和儿童版，后来集成两本小册子《新加坡妇女丛谈》和《第二代》出版。……我曾有过迷失，也有过彷徨。有一个时期和自己过不去，发了狠，把笔扔掉，书也不看，把自己活埋了好几年。后来兰儿学国画，她把她画的一幅白残荷拿给我看，要我给她题词，为了鼓励她，我就给她题了词：'香残破叶忍沧留，寒塘粉坠韶华休；幽梦冷随魂飞舞，名利犹虚烟样浮。'……从此，她画每一幅画我都给她题词。1973年，她以一幅残荷入选曼谷法国文化中心；法国文化中心为她主办个人画展，名记者吴继岳先生为她写了一篇特写，小标题是'兰心惠质压名师，一幅残荷放异姿；两代奇才赓韵事，女儿作画母题诗，'奇才'实在过誉，不过为了给她题词，使我重新执笔，也重新再活。欧洲谚语一句话：人生四十才开始。我的人生和写作是六十才开始，我要与我的秃笔度馀年。"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刘仁心

刘仁心是新加坡知名的戏剧工作者，常用笔名有：㈠少飞（写剧评及戏剧理论）；㈡天山、剑客、开山（写影评）。1924年8月16日生于砂捞越第3省诗巫（那时是英保护国），原籍福建省福州府闽清县。于1941年1月移居新加坡，早在1937年，便在砂捞越参加“诗华合唱团”戏剧组，並与友人合组“诗华儿童剧团”。1947年中正中学第2届高中毕业，曾任光华学校教席，现从商。

刘氏的创作甚多，计有㈠剧本：废除妾侍、他並没有死、摇摆舞、黄色梦、百年树人、金鱼缸边。㈡朗诵诗剧：新加坡颂（1966年人民协会假国家剧场演出6场）。㈢小歌剧：与李豪女士合编《新加坡24小时》。此外，为南洋商报特约文娱活动之撰稿人。——他的4幕剧《百年树人》，曾于1966年初由新加坡东艺企业公演。另一部4幕剧《金鱼缸边》，则于1981年10月9、10两晚在艺术剧场戏剧节演出。1980年8月16日（恰巧是他的生日），他出席由国家剧场信托局副主席曾贵明主持的“艺术创作与本地色彩”座谈会，受邀者尚有黄孟文、丁祝三和蔡曙鹏。刘仁心发言指出：从戏剧方面来谈本地色彩的问题，是非常不幸的。因为戏剧与文学及其他创作比较起来，是非常落后，而且是很难表现本地色彩。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需要规定戏剧的范畴，是否包括地方戏曲、话剧、哑剧、电视及电影的话剧等。如果谈地方戏曲，它们肯定是有地方色彩的。如果从话剧方面来谈地方色彩，会碰到语言的问题。比方说，演马来人的东西，是否要用马来话来演？戏剧本身的特性是战斗的、斗争的！人类一开始就有戏剧……都是充满战斗性的，它们向神战斗，向社会战斗，向人性战斗！……戏剧也是非常尖锐性的，而且是反映时代性的。如香港人有他们的特性，势利眼、看不起人。……新加坡的年轻人有些不爱工作、懒惰、现实，这就是我们的特性之一，写出来就是代表我们的。……戏剧在表现地方色彩时所面对的困难在那里呢？那就是我们必须面对两种对象：读者和观众。……至于读者方面，我们面对的困难更大。因为剧本的形式有点特别，不演剧的人多是不看剧本的。……舞蹈及音乐都相当容易从技术方面表现地方色彩，而戏剧比较困难。这是因为戏剧是离不开人性的。人性的变化是受到地方环境，社会组织的影响。这几年来，话剧是在下坡。在这种情形下要求创造新东西，是不容易的事。新加坡独立不过15年，要谈塑造自己的文化特色，未免是言之过早。



黛丁

新加坡知名小说家黛丁，原名黄子山，另署黄山、山、黄家瑾等，祖籍潮州。约于1940年回中国，战后初期再度南来。他是位苦学成功的作家，仅受过2年级的小学教育，念好了“人手足刀尺”这几个字，就由故乡南来新加坡谋生了。——据叶冠复在《记黄子山》一文中说：黄子山原是个准文盲，不懂得看也不懂得写，直到认识了黄科梅、洪半呆这些人，才缓缓的懂得怎样去看报读书，同时参加了这些人的一个读书会，认识了陈如旧、王君实……由于黄子山虚心求进，刻苦学习，白天做着低贱的学徒工作，晚上节节读书，几年之间，他不仅能够执笔为文，而且在林健安主编的《晨星》上，连续地发表了那些篇出名的《新加坡风景线》，战后又连续出版了好多本长短篇小说。

黛丁也是位出色的编辑，编过《夜灯报》《民报》等，也协助过易润堂主编的《行动周刊》。据叶冠复说，黄子山“编的虽然不是甚么权威大报，然而探幽发微，自成一格，他言人所不敢言，转载人所不敢转载的文字。一切人世的污浊黑暗，壮丽光明的场面，他毫无保留，连脓带血的一一呈现在读者之前。他是信心坚定，为广大读者的需要而服务的。”

黛丁也是位出名的厨司，所烧的潮菜，独创一格，香味俱佳。当他主编的那份小报停刊后，生活所迫，曾在密驼律租得半边店铺，经营“绿柳”餐室（额悬“绿柳”是请散文家以今代书的）；不过只到了隔年，便关门大吉了。已出版的单行本约有7种：㈠与唐奇声合著《爱的毁灭》，1951年6月，世界书局。㈡中篇小说《实叻有个缺咀三》，1952年4月，夜灯报社，106页。㈢小说《新加坡三部曲》，1952年5月，世界书局。㈣小说《被损害的灵魂》，1955年，友联公司。㈤中篇小说《三轮车夫与妈姐》，1955年2月，友联图书公司。㈥中篇小说《挣扎》，1957年8月，四大出版社，157页。㈦短篇小说集《阴影》，1962年1月，群岛出版社，115页。——他早期的小说作品，虽则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但有的也略嫌粗俗近黄，似乎受了当时一位黄色写作人的不良影响。他以黄山为笔名出版的专集就严肃得多了。据其生前友好陈田启（贺平）说：《三轮车夫与妈姐》销路奇佳，实销3万册，分别在星洲周刊及夜灯报连载的长篇小说《幻灭》和《没有太阳的街》，均未完，它们对于50年代的政治现实，描绘颇详。黛丁因心脏病猝发，于1979年4月间与世长辞，终年约67岁左右。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萧 村

萧村是战后40年代末期的马华作家，与谢白寒齐名，在小说创作上都有卓越的成就，而萧村还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

本名李君哲，原籍福建省晋江县新店乡，1929年12月14日生于一个世代华侨工人的家庭。祖父、父亲、伯父、姑母、姐姐等分别侨居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谋生。他在中国受完中等教育后，当过小学教师。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返回新加坡。他先在新加坡街头当小贩卖过绿豆水、油茶面，后去蔡厝港、万礼律等地的华侨学校任教。这时期，在韩萌、米军、苗秀（文之流）等文学界人士的鼓励下，他走上了业余创作的道路；用萧村、夏志峰、雁翎等笔名在星洲日报文艺副刊《晨星》、南侨日报副刊《南风》等发表了不少散文及短篇小说，名噪一时。

1949年，到马来亚和丰兴中中学教书；课后，常到锡矿场、硕莪厂等处，与工友交谈，用笔反映他们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生活与美好憧憬。1950年11月下旬离境，返回大陆。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长期在沈阳市的工厂里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目下是辽宁省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行政级别相当于“县太爷”。他虽然年逾半白，鬓发如霜，但身体结实，每天清晨长跑3千公尺而脸不改色气不喘。——在新马创作的作品，于1951年7月及52年11月，曾由香港学文书店分别出版短篇小说集《国术师》和散文集《山芭散记》；赤道出版社印行小说集《椰子园里》。他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着20世纪40年代新马华侨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理想，刻画了小贩、店员、码头工人、锡矿工人、割胶工人、小学教员及国术师、巫婆、相命先生等社会底层人物的形象，生活气息浓厚，时代色彩比较鲜明。

由赵戎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2集散文㈠》，选了萧村的5篇散文：在木廊里、割胶、硕莪廊里、木薯、矿场。苗秀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5集小说㈡》，选了萧村的3个短篇：国术师、半天娘娘、山芭。方修编选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2）小说㈠集》，选了萧村的短篇：中秋、山芭。3位编选者，都予以好评。

在中国，他完成了《被捕记》《烧芭》《祖国》等作品，发表在北京的《新观察》和上海的《展望》等杂志上。目前准备利用业余时间撰写反映华侨生活的自传性的长篇小说，以答谢海外父老兄弟和文友们对他的关怀。



丁冰

丁冰，另署苏夜、蓝之夜，是苏文慕的笔名；1927年8月4日生于中国，原籍广东琼山，南来新加坡，于1948年毕业于华侨中学简师，担任过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和克明学校的教师。在50年代积极地从事文艺创作；除写短篇小说外，也搞文艺理论和书评，多刊于50年代的南方晚报《绿洲》副刊。1952年，南方晚报举办"马华青年写作竞赛"，丁冰以短篇小说《芭野上的春流》荣获冠军奖。1952年3月，南方晚报社印行的散文合集《我的教学生活》，全书99页，内收丁冰的作品《这是我们的生活》。已问世的单行本，是1960年9月由青年书局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芭野上的春天》（上述《芭野上的春流》之改名作品），全书125页，收集5个中短篇：芭野上的春天、渔村纪事、私生女、骗局、未了情。列为《新马文艺丛书》，主编为李汝琳。

丁冰不幸于1960年4月27日逝世，享年仅33岁，长才未竟，殊堪悼惜；遗下2男2女，都已长大。据说，丁冰还整理了一部小说集《新加坡之梦》；但迄今未见出版成书。——1954年4月12日出版的《人间》（第2期）刊载他以苏夜的笔名撰写的理论《马华文艺现阶段三大任务》，引起了苗秀（夏凝霜）的误会，发表《再谈杂文》（1954年6月1日·文艺报第4期），双方打了一场笔战。丁冰（苏夜）在《人间》第4期（1954年6月20日出版）发表《驳「文艺报」——谈夏凝霜的「再谈杂文」后》。不久，丁冰又在《人闻》第5期刊登《斥夏凝霜的「巴儿狗的论调」》（1954年7月20日）；在这一期的《人间》里，丁冰也发表了一篇创作《义踏前夕》。苗秀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理论》里，选了苏夜（丁冰）的《驳「文艺报」》（页71—73），他在文中写着：对于杂文，我是绝对赞同夏凝霜先生文中某些话的。事实上，我在《马华文艺现阶段三大任务》就曾主张要以文艺中的匕首的杂文，来批判恶劣的倾向。我说拚命地专向杂文致力是错误的，是要提醒某些部分致力发展马华文艺的工作者，不要完全地倚重杂文作为唯一的创作的形式，而引导年青读者跑到"牛角尖"去，我绝对不是"祇准许有专向小说和诗歌努力的小说家、诗人，而不允许有专向杂文而努力的杂文家"，我不是指个人而说的。——从争论的文章里，可知丁冰不同意"那些杂文的形式是唯一的最好创作"，他认为在发展整个马华文艺来说，显然的，那是错的趋势，会阻碍着马华文艺的正当发展的。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子木

子木，一署甲丁，原名何和应，是新加坡著名的美术家、美术评论家，同时也是位小说作家，才智过人，硕学通儒。

1935年出生于海南岛（原籍广东省文昌县），42年移居马来亚吉隆坡；51年定居新加坡，66年成为新加坡共和国公民。曾任中、小学教师。1962年毕业于南洋大学。是一位积极的社会工作者，担任过训练职官；现为青训学院讲师。他还是新加坡现代画会的发起人和开拓者，长时期担任该会会长或副会长。他的画经常在新马展出，又曾在东京、福冈、澳洲、曼谷、摩纳哥、台北、台中及香港等地展出。自50年代开始，他就常写作和发表文艺作品了，以小说及散文为主，散见于南洋商报文艺副刊、《电视与广播》和新加坡月刊等报刊。他说，他最景仰的文学家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屠格涅夫；除了这两位名家之外，他也最喜欢阅读莫泊桑、海明威、鲁迅和茅盾等文学家的作品。

子木说，在初中念书时，他已有写作的兴趣；这和他阅读小说的兴趣相辅而行，那时他酷爱阅读小说，举凡所知的世界文学名著（华文译本），无不想搜借或购买嚼完。……甚至忘记作功课，不听某些老师讲课；自己幻想有朝一日挤入文学家之林。开始写日记，兼写短篇小说；散文与诗没有兴趣。高中毕业后，还没有一篇（小说）见登，打击不小，反省之下，略有所悟："我才恐不适此途。"于是兴趣转移到绘画，画途果见顺利，此后把大部分时间与精神放在绘画上，写小说只是偶一为之。他第一篇小说《绿酒初尝》是在南大念书时发表的，登在南方晚报《绿洲》副刊。同学中知《绿酒初尝》是他写的，廖裕芳（马来文学者）鼓励他多写，但他並不多写，那时他的兴趣开始多样化，除画外、哲学、玄学、命理学，每天除上课与清理作业外，化在和几位高谈阔论之上，如徐本钦、曾炽豪（散文家兼画家）、廖裕芳等，在茶室餐厅的辩论时间颇不少。他的一把好辩口才，应是那段期间训练出来的。南大毕业后，失业年馀，闲空逼他多写；《白天的月亮》《七青年》《苦闷的日子》等等，都是这段时间内完成，而先后推出发表的。

他的短篇集《白天的月亮》，于1973年由五月出版社印行，全书163页，内收12篇创作。《白天的月亮》的哄动，大大地鼓励他偷闲多写。对短篇小说的写作，信心倍增；可惜承担了一份职业后，加上社会活动繁忙，他无暇多写作。1982年3月，教育出版社印行他的小说集《七级宝塔》，125页。



方天

方天，本名张海威，又名张维翰，约于1927年生，乃中国名人张国熹之子。大约50年代中期南来新加坡，在华侨中学任职，不久后返回香港，移居加拿大多年。在新加坡期间，曾任学生周报编辑、蕉风主编，擅写短篇小说和寓言剧，又署辛生等笔名。目前在吉隆坡出版已达28年的蕉风月刊，于1955年11月在新加坡登记注册时，主编便是方天，出版人是申青。方天曾在香港出版短篇小说集《一朵小红花》，和寓言剧集《黄鹂与杜鹃》。被列为"蕉风文艺丛书之三"的《烂泥河的呜咽》，是方天南来一年多所创作的小说集，收集11个短篇，描写了矿工、胶户、船工、小贩、店员、排字工以及知识份子各阶层的故事。题材广泛、结构严密、刻画深湛、用笔细腻，而且具有多样的风格。

已故名小说家苗秀给他极高的评价，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5集——小说(二)》的《导论》里，苗秀写道："由于白寒，我们很自然的想到较后出现新加坡文坛的另一个小说家方天。他是在韩萌、白寒这一批作者离开新马后才南来的，曾在新加坡一间华文中学执教鞭。他在本地逗留的时间很短暂。他原有意作长期居留的，但因为无法申请得公民权，不得不在1956年离开。照这么一段经历，方天该是属于侨民作家的行列无疑。可是，方天是一个有创作热情的小说作者，他热爱着生活。更难得的是：他以一个新客身份，居然勇于考察本邦人民生活，他尤其注意当地劳苦大众的生活，向这方面发掘小说题材。短篇《暴风雨》写锡矿场工人生活，《十八溪墘》写大船艇苦力生活，《一个排字女工的日记》写报馆排字房工友生活，《胶泪》写割胶工人生活，都是反映马华社会现实的。作者在短篇《十八溪墘》中所塑造的年青大船艇估俚水懒这个形象，他追求异性时的那种笨头笨脑的样子，是一个叫人同情的可爱人物；《十八溪墘》是方天写得最出色的一篇。"方天在《后记》里说："为了写这些篇小说，我也曾去参观矿场；看过割胶；到十八溪墘散步，看苦力们奔忙，听他们谈话；到大船船看新完工的大船下水，和船工的孩子们在水中栽迷子潜水的情形。但是，仅从旁观看，当然是不够；何况因为其他工作的繁忙，连看个痛快的辰光也没有呢！所幸，有许多久居马来亚的朋友们，知道我是新客，便热心的告诉我许多马来亚风土人情，以及各行业的内情及掌故……这样才收罗到一点起码的知识及材料。"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王梅窗

王梅窗是新加坡的老教育家兼女作家；在50年代初，对诗人周粲早期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可说是周粲的恩师。这位已是满头白发的女作者，生于1914年，原籍福建闽侯，1950年抵达新加坡，从事教育工作。常署南枝、小雪、雪村等笔名，字又直；现任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会务顾问。虽然年近古稀，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蔼然可亲；她表示近年来视线欠佳，所以较少握管。早期出版过《梅窗词》，较后的单行本有：㈠散文及短篇小说集《网》，全书248页，内收33篇作品，于1974年1月出版；出版者王玫，是梅窗的女儿，笔名康乃馨，是女诗人，著有英文诗集。㈡小说集《穿过灰蒙蒙的雾》，全书124页，内收20个短篇，有的仅2千字左右字；由教育出版社印行。㈢散文集《南枝集》，1980年再版，全书94页，内收28篇作品。㈣别集《向时》，1982年10月出版，全书112页。在《南枝集》里，除了有几篇以作者家园事迹和童年回忆作为题材之外，其它的都是通过日常琐事或以个人的感触，抒发个人的见解。她在《再版后记》中说："前后出版了几本书，不曾写过序文或后记这一类的文字。好比种花，看它长了出来就算数。完全没有加以护理和照顾，这是我的疏忽。但，话又说回来，要写些什么哩？那些短篇小说的故事，几乎南头北脚，都是拼凑成篇。要道出写作的动机、过程，是不容易的。我总觉得与其由卖橄榄的来说明它是：甜的、苦的、酸的、或者涩的，倒不如让吃的人自己去体会个中滋味。当然，这也许只是我偷懒的藉口。深深地感到惶愧的是《南枝集》的初版，里面错了不少。那是1977年的事，刚好我困于胃病，对于校对工作，没有妥善的料理；其次是手民一误再误，发现时，经已装订成册全部售罄。实在非常抱歉。"在再版本里，她重新校正，再度和读者再见。冬冬在《我读南枝集》一文里评道："首先我以为凡二十岁以上由中国大陆到此定居的朋友们，必须一读，读完会引起共鸣共感，使我们每一根神经的跳，每一条血管之流，都充满亲切感。如温旧梦，似返家园。当我读到《燕姨》的时候，就联想到家中各房各辈的姨太太，会有深深痛恨的感觉。可是读完了《燕姨》竟改变了我的观感。……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不但雅俗共赏，而且老少咸宜。"



白帆

蔡育平是白帆的学名，乳名平等，原籍广东揭西县；约于1929年生于印尼。在印尼度过童年时代；青年时期在新加坡，就读于中正中学。1950年初中毕业，在初中阶段，即对文艺写作发生浓厚兴趣；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在报刊发表习作，多刊载于星洲日报《学生园地》副刊，笔名多用白帆。随后在南洋商报和南侨日报以及《中学生》杂志发表作品。在南侨日报副刊发表的有：短篇小说《走》《一个星期天》《扫墓》《搜查》《募捐》《放花》《求神》等；也在南洋商报《商餘》副刊发表了杂文：《如此美人》《香港风袭击新加坡》（笔名雷达）。

大约是在1951年，当时香港有个脱衣舞团来新加坡演出；这在当时的新加坡是史无前例的，因而轰动一时。鉴于此时弊，有感而发，影响较大。50年代初，在中国天津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在河北省会石家庄市教育界服务。20多年来，一直与住在中国的马华老作家曾圣提、张紫薇保持密切联系，不断聆听他们的指教，在写作上受益匪浅。近些年来，又有几篇作品发表在新马报刊，如《当前中国文坛评介郁达夫简况》（见南洋商报，1980年艺文副刊）、《记浪漫诗人曾圣提》（见新加坡《乡土》第4、5两期）、《说诗人，道圣提》（见槟城星槟日报，1981年1、2月份星期日副刊）；此外，还有《曾圣提新诗散议》《张紫薇先生二三事》《紫薇及其诗集》等多篇长文。

1979年10月曾圣提由中国到印度之后，与白帆仍常保持书信来往；1980年3月25日致白帆的信里勉励他说：

“站在珍惜马华文艺的前途上看，无论你我都有维护这一事业的责任，”白帆表示：他将遵照老一辈的谆谆教诲，继续努力，当好一名马华文艺百花园中的园丁！

曾圣提是白帆的亲大舅，紫薇是他的岳父。白帆是新加坡归侨，大力搞文艺翻译；但在短短的两年左右，已开始着手为马华文学提供了一些珍贵的早期史料，张紫薇与曾圣提是同一时期的马华文艺的开拓者和基本写作者，他们在中国“基本上是过着竹帘高挂，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活”，若不是由白帆详介他们在中国整整30年间的情况的话，那些有志于研究曾氏和张氏及其作品的人，便缺乏了可贵的线索。曾为马华文艺界立过汗马功劳而现居中国的马华作人，至少还有十五位，期望白帆的这份评介工作会继续下去，以餐新马广的读者。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史可扬

"史可扬底《生活的旋律》，是一本颇有份量的剧作。……在马华剧坛上，写独幕剧的，所在多有；写多幕剧的，却很少见，然则史可扬的四幕剧《生活的旋律》，是可与李星可的三幕剧《快艇》比美了。我相信，如果史可扬能把视线扩大下去的话，是能写出曹禺的《日出》底作品的，因为在《生活的旋律》里，已略具《日出》那样的布局和手法。……史可扬底剧本在对话修词上，与人物观念上，是有些缺点的，不过，在主题处理上和创作水准上，是有很大成就的。能写一百多页的四幕剧，在马华剧坛上並不多见。……"——这是文艺评论家赵戎在《「生活的旋律」读后感》一文中所下的评语。

史可扬，本名林明洲，1937年在中国琼州出生，3岁南来，1956年中正中学毕业，曾在一些戏剧团体担任导演，曾任民报编辑和星洲日报（1971—83年3月15日）新闻编辑及新闻组副主任，也是新加坡广播电台《影艺论坛》的撰稿人，笔名有：林彤、莎敏、苏莉、林岸、方萌、赵万春等。已问世的单行本有：《罪根》（独幕剧，署名林彤，1959年文艺出版社出版）、《生活的旋律》（四幕剧，全书141页，1966年4月青年书局印行）、《真正的爱人》（独幕剧）等。近年来，林君留了一把络腮胡须。他所写的独幕剧《罪根》《我们要行动了》《跟着大夥儿走》和《真正的爱人》，除了剧本《真正的爱人》是描写知识份子之外，其馀的都侧重描摹工人阶级的生活。四幕剧《生活的旋律》是林君第一个多幕剧创作，是在更大和更深的程度上，描写现实社会的矛盾。这些矛盾包括：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崩溃的杜仁根和暴发的卓怀祖）、知识份子之间的矛盾（大学生杜振浪和中学生杜霞洁及卓素珊）、知识份子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杜振浪和小胡）、父亲与子女的矛盾（杜仁根和杜振浪与杜霞洁、卓怀祖与卓素珊），以及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从整个剧中人物的比重看，主线是在描述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但就实际内容看，却在强调新一代与旧一代的思想斗争，强调新一代跨出没落崩溃的资本家家庭，走向群众，依剧作者所说的"这真是一个青年人的苦闷时代"，"……我们（指年青人——引者）有勇气反抗这个家庭，我们也应该有勇气寻找一条生活的道路。"剧评家米然在《谈剧本「生活的旋律」》一文中说：本剧在内容上，是有相当深度的，但在技巧上，则有颇多叉笔，最明显是表现在塑造人物方面。

史可扬的最新作品三幕话剧《真相》，于1983年9月由新育出版社印行，71页。



田里夫

田里夫，原名罗观山，又名罗伯友，一署海里浪。于1939年4月1日出生在雪兰莪州乌鲁冷岳（祖籍广东省东莞县），马来西亚公民。曾任马来西亚各报通讯记者、青年会秘书、社团座办、彭亨州马华及柔佛州马青执行秘书。现任柔佛马华行政主任和大马写作人（华文）协会上诉委员。担任过柔佛州马青文化主任。1977年荣膺柔佛州苏丹封赐P·I·S 勋章。

罗君是50年代中期的写作人，早期的作品多发表于南洋商报《文风》、南方晚报《绿洲》、星洲日报《学生园地》、学生周报等报刊。在1957年5月出版由韦晕主编的丛刊《童恋》，主题篇的作者也是田里夫，然而那个田里夫却是史立桓的署名。换句话说，在罗君用这个笔名之前，史君已用过这个笔名。唯60年代之后，史君似乎不再用这个署名了。1953年罗君于彭亨瓜拉立卑中华小学毕业后，当过学徒、什役，迨至1955年开始升入直凉华侨中学，被选为该校学长。当时，他就爱好文艺写作，常发表散文随笔，多反映50年代紧急法令黑区时期劳苦大众的艰苦处境与心声，也记录下新一代的成长，以及面对生活挑战的精神。由于从小在胶园中贫苦家庭长大，故创作题材及内容生活气息浓厚；行文朴素健朗，是其作品特色。首次参加学生周报创刊周年纪念主办雪彭森征文比赛，以《无罪的灵魂》短篇小说获得第2名。1958年第2次参加学生周报主办首届助学金征文比赛，以短篇小说《未还完的债》，在全国729名参加逐鹿中，脱颖而出，荣获初中组第1名。修完初中课程即离校到社会谋生，热心参与社会服务工作，受聘为社团驻办，兼任各报通讯记者。自1959年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为《青年报》与《马青之声》（马青喉舌报）主编。参政后热中钻研民主政治理论，所撰写结集出版的《政论集》，备受党团推崇与重视，並被列为全国马青区级政治干部训练班补充教材与受训学员必读基本政治理论参考资料。

1978年重返文坛，用田里夫的笔名在南洋商报商馀副刊辟《闲人散记》专栏，撰写杂文随笔，针砭时弊，揭露人性弱点，与华裔社会百态，颇受读者欢迎。他的作品被选入学生周报征文选集、风暴（文风丛书散文一集）、礼品……等合集里。柔州马青分团主办1980年首届全国马华文艺创作比赛及设立出版基金，加入推动马华文艺行列，他担任小组主任，主编征文小说选《岁月》，由他写后记，沈玉壁作序。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石诗元

石诗元是柔北著名的教育工作者和文艺作家。1928年1月14日生于森美兰州波德申（祖籍福建南安）。自称“30年功业在教育界”，曾为华小校长。自50年代起开始写作，作品散见于联邦日报（50年代报纸，早已关闭）、南洋商报及星洲日报等报章的文艺副刊，笔名甚多，计有：石斋、石兄、结崖、花岗石、大石、沈积岩、爪西山人、傻大石、眉山老人……等等。1953年森州师训班毕业，曾先后在利民济新民学校、爪西育华学校、柔州武吉仕硃思朴学校、亚罗佳什华校任校长职。在教育界服务31年，于1982年杪，荣休。1978年，曾获国际桂冠诗人协会颁发桂冠、国际科学研究院联合会文化部隶属巴基斯坦自由大学颁发文学荣誉博士，和美国亚利桑纳杜松世界大学颁发哲学博士荣誉学位；与李冰人、周清渠、周庆芳、石诗火（诗元令胞弟）号称“南洲诗社五博”。也曾受最高元首陛下封赐P·P·N勋衔。

石兄来信说，他最景仰的文学家是莎士比亚和鲁迅。自承受鲁迅为人生而艺术文艺观甚深。且受令先父迪知好打抱不平，不屈不挠性格所影响，及令先母洪春兰好佛沾染，尤好读古书，因此与以前读书人一样，具儒道释思想甚浓厚。写作仅属业馀遣兴；30年呕心血，树桃李，任职政绩卓著。在柔北武吉仕硃长职21年，前小学升中学考试及目前五年级检定考试中，学生都能考获优越成绩，受村中老少所敬爱。1977年初被调职佳什华小，全村惊动，扶老携幼争签名要求有关当局收回成命不果，更在南洋商报刊登全版广告表致惜别，欢送会尤其热烈。现行教育制度，校长或教师被调职者众，能如此获得民心，也属绝无仅有。他编校剧，教歌舞，每受观众赞赏，获得佳评；亦擅长书法与塑像。唯长期任校长职，而且作品都是反映社会现实，故时常改用笔名，作旧诗及填词、新诗、杂文、散文、小说都涉及，常与文友发生笔战；诸如与其忘年之交周庆芳，亦曾在星洲日报《文化》副刊为讨论旧诗词作法争论，双方都用笔名，他叫石斋，周署白苹，各不相让，但此后更深一步加深友谊，常有唱和应酬之作。自50年以来，所发表作品大多数是杂文，累积著作甚丰，却从未刊印单行本。他个性内向，不善交际，喜欢独来独往，厌受任何约束，办事唯作是非之明辨，不喜伪情应酬或作党同伐异的袒护。由于个性所限，写作也不问派系，主张取人所长是尚，作品较近写实派，下笔每求切中时弊，因此文章诗词也带火辣辣滋味。



米然

米然，本名许茂荣；1939年生于柔佛州居銮（客籍），现为新加坡公民。1962年南洋大学地理系毕业，曾任南大戏剧会主席、《戏剧研究》主编和新加坡星洲日报国际新闻版编译（1962—67年）。在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经常以米然、许多、丁琪、卡斯等笔名，发表了许多影评、文娱活动报道文字和广播剧，是知名的戏剧评论家。在60年代，也是新加坡广播电台《影艺论坛》特约撰稿人。1968年加入国家剧场信托局任助理秘书及艺术团经理，后升任国家剧场信托局助理理事长。74年出任国防部文工团团长。78年从商迄今。现任新加坡文艺研究会表演艺术组委员。

1960年2月开始至1961年6月为止，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好几本32开，64页的丛刊，都刊登了米然的论文，如：梁雁鸣等著《学非所用》，内有米然写的《略谈三个独幕剧剧本》。凡我等著《幸福圈外》，内有米然的《当仙鹤飞翔的时候》。陈连成等著《海的儿女》，内有米然的《脞谈艺术剧场公演的本地三独幕剧作》。泡蒂等著《沙与死水》，内有米然的《期望于本地文娱界》。韦方等著《静静的砂勝越河》，内有米然的《论本地剧本的创作成就》。苗秀等著《人畜之间》，内有米然的《祖国戏剧艺术底火花》。苗秀等著《上流人家》，内有米然的《评剧本「跟着大伙儿走」》等。由此足见当时他创作力的旺盛。

1966至70年，米然在谢克主编的民报文艺副刊《新生代》发表了好些戏剧评论。他也是60年代的《电视与广播》杂志的基本作者之一，经常报道文娱动态。在《新生代》81期发表的《写，演和看本地剧》（感于国家剧场俱乐部话剧组演出而写）一文中说，目前的情形是，仅有的几位写剧本的朋友，多是与某个戏剧团体有或深或浅的连系，变成是自己写剧本来给自己的戏剧团体实验排演。我们必须承认，本地剧本的水准並不理想，言之有物的流于"读本式"，符合舞台条件，具有演出效果，却又是内容肤浅，真正够得上称为美好，内容正确的剧本，有若凤毛麟角。既然难求好剧本，因而一般团体在准备上演本地剧本时，就应该特别谨慎其事，认真排演。最理想的处理方式，是过于和剧本作者同在排演场上推敲研讨，或者和剧作者通过书信往来，交换演体验和原作构思的意见，务求每个段落都能充分体现作者的意图，而又确地适合舞台演出条件。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光 湖

原是北马写作人的光湖，本名赖观福，大约于1935年出生在玻璃市加基武（祖籍广东惠阳）。毕业于槟城钟灵中学、台湾师范大学和澳洲墨尔本大学，然后又考获美国印地安纳大学语文教育硕士。1963年自台湾回马时，曾任光华日报助理编辑。之后从事英文和华文教学工作十余年，曾在国民型中学担任英文教师，继而担任华文讲师；现任吉隆坡玛拉工艺学院高级讲师兼欧亚语文主任。自1959年开始写作，擅长于写诗及散文，在台湾出版过单行本《南岛之晨》。他发表的新诗，有时用LAI为笔名。约于1977年，发表《徐志摩的身世与写作生涯》一文；此外，又与美国学术界友人联合翻译元曲鲁大夫的《秋胡戏妻》，该书英译本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除了教学工作外，赖君也是玛拉学院华文课本编撰委员会的主席暨主编。该学院自十余年前开办华文课程以来，即采用罗马化拼音为教授华语媒介。他也是马来西亚简化汉字的4名专门委员之一，其他3名成员是吴天才、李芳金和李业霖。赖君也是玛拉玻璃市州分院讲师协会主席。他所主编的《马华文化探讨》，于1982年由大马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出版，共288页。

光湖在台湾师范大学期间，曾任《社教青年》季刊编辑、师大纯文艺刊物《文苑》主编。留澳期间，曾任墨尔本钟灵校友会定期刊物的主编；在墨尔本大学的学术专著有《实验主义与教育》一文。除了从事学术工作外，他也活跃于文教团体，曾任雪兰莪州师大校友会主席，马来西亚留台联合总会首任会长。在语文教育方面，光湖目前正联合了10位汉语讲师从事编撰汉语读本的工作；该汉语编撰委员会经已完成4册读本。该读本的特色是汉语罗马化与汉字并用。他是该编撰委员会的主席兼总编辑。1983年3月间，受邀为大马星洲日报撰写星期评论。1980年8月初，光湖在吉隆坡举行的“如何推广使用华语”座谈会中说：如果在家讲方言，到学校学华语，这样便造成了双语现象；如果再学国语（马来语），便是3种语言，再加上学习英文，便形成了4种语文的局面。如果在家直截了当讲华语，这样便可以减少一种方言的负担。……新加坡也通过政府有计划地积极推广使用华语，所以我们马来西亚华裔公民必须以自动自发的精神迎头赶上潮流，因为推广使用华语是一项文化运动。



朱昌云

朱昌云生于1933年7月31日，是北马的名士，博学广闻，斐然成章。他原籍琼州，留学澳门华南大学，获文学硕士衔。返马后，勤于写作，60年代中期积极地推广文艺活动。常用的名字有：朱哲、云哥等。1964年与程万鹏、吴均昌编《学源》杂志。1965年11月，他主编《新潮》期刊，出版了3年多，共有18期。1976年中，他编过短期间的建国日报地方版副刊《近打河畔》。

于1961年11月出版的《书窗寄语》（书信集），全书199页，由星洲维明公司印行，温梓川和李若冰分别作序。《书窗寄语二集》则于1963年2月同个出版社印行，全书172页。《人物随谈》和《人物随谈二集》分别于1961及62年出版。《诗词人述评》则于1963年问世。可以说，这5本书的内容，都与诗词有着不可割离的关系。朱君爱读诗词，所写的作品也多与诗词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它多篇《也似情书》《读诗掇析》及《云心轩杂笔》等专栏文章，都未出专集。

温梓川在《书窗寄语》一书的《序》中写道："这是一部不易得的好书，喜欢欣赏散文的读者，不妨购置一册放在案头上，在你空闲的时候，或是感到寂寞的夜晚，不妨翻开来欣赏二、三篇，我敢相信你一定会觉得有所发的。"他那些书信性质的作品，多在1960年前后三几年写成的。1961年12月初，他在《云萍影合太匆匆》（收在《书窗寄语》二集里）一书信里写道："我的近况，你是知道的，除了读书和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以及吃饱跑河堤学郑滞酒愁肠的伤感诗人找寻那无聊的诗的灵感之外，一切依然故我，别无进展；而罗帐昏灯，今晚又是失意书生的辗转难眠之夜了。"1962年4月中，他在《又得浮生半日闲》一书信里写着："自从我的餐室生意租期届满，租者交回，自己当起'老板'以来，真是公私蝟集，忙得不可开交，莫说想好好地心平气静地写一点东西，看一本论著，就是连写一封像样的信的心绪也提不起了。一月以来，我比一位在前线枕戈待旦的军官的生涯更够紧张，更加劳神，晚上关了店，结了账，已是12时多，上得楼来，早就身疲力倦……明天七时一下床，又得开始一整天的工作。这么一来，我的那间满是图书的'齐物斋'，不用说，是很难能挽得住'斋主'多逗留一刻了……"——1976年杪，朱君曾带我和游牧、禺零（谢帝坤）等参观过他的'齐物斋'；引用这段文字，旨在反映他从商时的生活写照。为了生活，多少写作人不得不糟蹋时间！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宋人

宋人是50年代反黄运动时期（1953—56）的一位重要的戏剧工作者；原名戴天送，客籍人，于1969年3月间因自杀身亡，享年仅44岁。常用的笔名有：宋人、江洪、窦一虎等。在他短短的一生中，转换过许多行业；除了跟着几个歌舞团跑码头，替他们编剧，自己只当个跑龙套的脚色之外，还当过巴士售票员及联络所戏剧指导员等工作。

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戏剧一集》里；选了宋人的剧作《打得好》和《长窗外》（页322至384）。方修在导言中说："他（指宋人）的作品思想水平不高，但产量最丰。……这时期所作有《求职》《自杀港》《奇遇》《五世同堂》《蒙将军》《打得好》《弱者的呻吟》《长窗外》……等十多个独幕或多幕剧。四幕剧《长窗外》是他的力作。……宋人一般作品的格调都很低沉暗淡，只有这个多幕剧带着一点清新的气息。"

据陈侩（韦晕）在《戏剧工作者——宋人》一文中说，宋人双目稜稜的，面孔微黧，黧黑的瘦削个子，满脸风尘……在吉隆坡生活时期，与韦晕有着不算疏远的交往，辞行时，还扑嗤笑出声："这份吃不饱的牛工，我扔了。我觉得在这里呆下去，只让自己的年纪一天比一天老吧了。过两天，我要坐火车南下。"后来，宋人还拖他到他在文良港那个家去一次，他把几本文艺书和一个自己写的电影脚本送给韦晕。那个电影脚本，由于韦晕一再搬家，竟不知掉到什么地方去了。韦晕在另一篇文章《宋人与他的「求职」》里写道："事实上，这个流浪半生的艺人的艺人的家，跟平常的贫苦人家的木屋没有什么分别，只是比一般贫苦人家清洁了点，而多少带上文化人气息。……他在文艺界、艺术界生活了这么久，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虽然他写了无数的剧本和散文，但收入集子和出版的，我个人只看到青年书局的新马文丛里编入他的一本《长窗外》，而他最后替苗秀将《新加坡屋顶下》那个中篇小说改编成为剧本。"

剧本《长窗外》，于1960年5月出版，全书收入两个独幕剧《自杀港》和《求职》，以及四幕剧《长窗外》。宋人等著的丛刊《新年的悲剧》，也由青年书局于1961年1月印行；主题篇《新年的悲剧》是个独幕剧。《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7集——剧本》，选了他的《求职》。他发表在娱乐性杂志《东方世界》创刊号（1968年6月出版）的《艺坛杂忆》，让我们知道在寇军魔掌下，艺人任蹂躏的悲惨史实。



李建

李建，原名李宝强；1937年4月5日生于吡叻州怡保（祖籍广东省潮阳县），现为新加坡公民。早年毕业于怡保育才中学，1957年负笈南洋大学，攻读中国语文学系，1960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旋即应聘为吉打亚罗士打新民中学担任华文科主任兼图书馆主任。1963年，考进新加坡大学深造，其后考获新大荣誉文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获取该大学研究奖金，成为该大学教职员之一。1967年，离开新大，转入政府公务员服务，先后在立化政府中学，华义政府中学等学府任教，曾担任教育部助理华文专科视学等职位。1970年，他是新加坡作家协会发起人之一；也是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文学月报编辑之一。现任圣安德烈初级学院导师。

早在1956年，就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常用笔名有：李健（建）、健君、健人、慧观、亦吾、凤君、火凤凰等。早期从事古典文学的整理和研讨，新文学的写作不勤。60年代中期，放弃古典文学，转向新文学以后，便一心一意从事散文、杂文、小说、诗歌、评论等创作，作品散见于新马各报文艺副刊，以及新加坡青年、新加坡文艺、新加坡月刊、南洋教育、新潮（朱昌云主编）、狮岛青年等刊物上。先后出版单行本十馀种：散文——爱的心语（1965·学源出版社）、梦影集（1972·佳的出版社）、闲想集（1978·文峰书局）、当祖母年轻的时候（1978·利地印刷公司）、断章集（1979·香港出版发行公司）。小说——约会（1977·女皇镇书局）、生命的行脚（1977·大地文化事业公司）、慈母心（1980·文峰贸易公司）。新诗——心潭的反响（1971·香港大中书局）。合集——第二春（1979·新雅出版社）。论著——中国新文学讲话（1965·马来西亚出版社）、中国新文学讲话（增订本·1970·世界书局出版）、中国新文学初步（1972·泛太平洋事业有限公司）、屈原研究（1967·新加坡大学中文系）、文史论丛（1978·文峰贸易公司）、《我谈文艺》（1982·新力出版社）。编纂——中国文学史提要（1970·胜利书店）、中国文学史纲要精选（1967·大学教育出版社）。杂文集——冷眼看天下（1982·亚区企业公司）。曾主编的刊物丛书计有：华义文丛（丛书）、文艺列车（期刊）、晓风（期刊）等。这位多产的写作人，散文中有洗炼的词语，真挚的感情，心灵的苦闷和对生活所怀的理想；已出版的诗集中的作品，尚未达到诗歌的最高境界；小说集中的短篇，可读性不太高，但题材多触及社会百态。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李廷辉

李廷辉是新加坡知名的学人，在60年代末期对文艺界起了一定的作用，並领导写作人推动文艺，有相当的建树。他于1931年在怡保出生（原籍广东清远）；新加坡大学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讲师，和新加坡教育部副提学司；新社创立即出任主席。专研文史哲，文学性创作极少，著有：《政治实践的若干理论观察》《郭鼎堂诸子研究撅疑》《心物相融初探》《鸡肋集》《罗素粹语》等书。另有笔名亚子、亚多、曾徒等。

根据赵戎编著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8集——史料》中的《作家小传》资料：李氏“为《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策划人，'新社'主脑，'南洋学会'副会长，並为'作家协会'发起人，且被选为首届正主席，对新加坡文坛的贡献殊大，並获该国总统颁发'公共服务勋章'。”他是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的前身——作家协会的会长；目前服务于国立大学。

他主要的论著《心物相融初探》，于1965年由中国学会出版，32开，全书130页；《郭鼎堂诸子研究撅疑》（哲学），32开，198页，于1966年4月，也由中国学会出版。译著《罗素粹语》（罗拔·益尼辑录），于1966年眉林出版社印行。他在《译者序》中写道：“我把一部罗素的《粹语》翻译了。一般来讲，凡是我们所翻译的东西，我们对之都是必定绝对相信的，如果我们对之不绝对的相信，我们就不会去介绍它。但是我却不完全佩服罗素所说的话，就在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上我的态度就和罗素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差别。罗素是一个很积极的、很乐观的人，而我却是一个很消极的、很悲观的人，……在我们这个动荡的社会里，介绍罗素的思想是可能惹起天大的是非的，但是我希望可能攻击我的人们体谅一下我玩这个把戏並不是出于恶意。”他也说明自1962年底从英国归来以后，一直半年有馀都赋闲在家，无所事事的时候译完这本《罗素粹语》。他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总序中说：“……我们要整理出这一套书来，是基于这两个理由：㈠新、马华文文学有着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㈡它同时也有着一个相当崇高的艺术价值。……这一个大系所收集的文章是从1945年开始而迄于1965年的。……在1945年以前，新、马是有着某一种的政治身份，可是在1965年以后，它们却是有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政治身份。1945年到1965年，就是新、马从某一个历史时代过渡到另外一个历史时代的时期。简言之，1945年到1965年，是新、马历史发展上的一个大年代。



李学文

李文学是李学文的本名，50年代末期创作甚丰的小说作家。1938年7月21日出生于彭亨州而连突镇（祖籍福建永春），现为新加坡公民。马六甲育民中学初中毕业后，到新加坡华侨中学完成高中课程，是南洋大学第四届中文系毕业生。他身材魁梧而高大。在50年代，常以李学文、海静、晖、李肖岑等笔名，在当时的南方晚报、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和星期六周刊发表大量的作品；擅长小说、杂文、散文，也常翻译。他阅读广泛，不止纯文艺，举凡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专著皆有涉猎。在新加坡星洲日报任职已逾廿年，先后担任该报大马新闻编辑、新加坡新闻编辑，和青年园地、妇女园地、读者之声、少年园地等副刊主编。曾任《星云》副刊编辑和新加坡文艺研究会丛书小组负责人。他是在1977年杨绿水逝世后接编《星云》的。自1983年3月16日起，编联合早报《商余》副刊。

星洲维明公司于1961年3月和1962年2月分别出版他的两本短篇小说集：《飘》《长恨》。《飘》全书134页，共收12个短篇。《长恨》全书114页，共收8个短篇和1篇后记。他的小说创作，所写的对象包括知识分子、家庭妇女、少女、赌徒、乞妇、弃妇、娼妓、歌女及酒吧女郎……等，题材多样化，很有现实意义。他的一位朋友读了这两本小说集后，曾给了这样评语："题材是现实的，但看完全书，我底心却是沉重的。"作者在创作该等小说时，心情也是十分沉重的。故此，李君在《长恨》的后记中写道："从小在不幸中打滚，使我对不幸者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当我写作的时候，这些遭受迫害的人们都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于是，写出来的东西难免会流露出过多的怜悯与对社会的控诉。"他又在后记里说，在写书中的《阿翠》这个短篇时，他眼前就常常浮现出一个羞怯的、善良的、娇弱的小姑娘，一直到他写完了，仍然萦过了许久。试想：一个善良的小姑娘，才只有17岁的年纪，竟为了生活的迫而跌进火坑，这怎能不使富有正义感的作者也憎恨起这残酷的现实呢！一他写过不少的杂文、游记及翻译，至于小说创作，他几乎有十多年未再尝试了。他说，由于过去是单一语文（华文）的写作者，踏入社会后深感不便，只在工馀之暇进修英文，以致成了文艺逃兵。今后仍将间续撰写杂文，及转向翻译谋求发展；他私底下还是喜欢华文文艺，只要将来时间容许，将会重新投创作小说的。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李廉凤

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将剧本出版为单行本的剧作者也有好几位，他们是：王里、田流、关新艺、钟祺、史可扬（林岸）、孙大（孙泰春）曾四（曾贵明）、郭宝昆、何畅秀、江云、力云、李廉凤等人。

1978年，新加坡文化部主办的“剧本创作比赛”，荣获华文组多幕剧冠军的是撰写《晚来风急》的女作家李廉凤。其他得奖者计有：何雅坤、宋益丰、尉厚、陈锦叶、冼桂楠、高薇红、文翰、罗今民、陈侨美（呈向风）、蔡曙鹏（叶.漫天）、黄美金、张荩龢、洪保苏。

李廉凤于1923年5月8日诞生在上海（原籍湖南长沙）；中日战争发生后，被家人送入美国加州密尔斯大学。1943年，得化学学士，继入麻省工理学院化学系为研究生，然而她对科学救国的热情，终不及她对文学的喜好，便转入康奈尔大学念英国文学，46年得文学硕士，並与新加坡人何日华结婚。48年，李廉凤初次来新加坡省亲。其外子何日华，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士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1948年回泰国经商与建立工厂；自1967至74年，曾先后被政府聘为新加坡驻泰国、比利时、西德及日内瓦等大使之职。1974年回新加坡，仍是经商，如华昌国际公司董事长之流。——李廉凤的笔名有罗兰、芷伟等。早在她13岁（1936年）住在上海时，便以《日晖桥头》参加“中国一日”征文而入选。以后作品在1951—52年开始，发表于《论语》《宇宙风》《联合日报》《纯文学》《南洋商报》等报刊。已出版的著作有：打抱不平（小品文与短篇小说·1961年出版）、裸猿（译著·1971）、英文三幕剧（The Sword Has Two Edges ·1979出版·1977年曾上演4夜）、竹叶青（华英对照本·集海峡时报之专栏首20几篇·1982）、晚来风急（3幕剧·1981年南洋商报社）等。3幕剧本《晚来风急》于1981年12月11日及12日，一连2晚在维多利亚剧院公演。这是一部写实的剧本，故事取材自祖孙四代同堂的组屋里；它是了解老人内心世界，反映年老一辈与年轻一代同屋共住所引起的“代沟”问题之作品。

李廉凤所育的一女二男，年青有为，才情卓越；长女何明方，1951年生，经济学士暨文学硕士，1973年在纽约出版的小说，已有华文译本，名《奖金》。次为何光平，1952年生，新加坡大学经济系学士，目前从商。末为何光正，1956年生，新大建筑系毕业，性幽默喜画，常有漫画在英文报刊登载；1981年曾为印刷商作新加坡全岛地图，图中人物生动。

李廉凤亦是新加坡广播局拍摄连续剧“雾锁南洋”的顾问。



吴宏声

跟新马好几位淡薄名利，默默问耕耘的文艺工作者同样，吴宏声也拥有多个笔名，而且坚持一贯，潜心写作，好学深思。自50年代末开始写作，是当时颇有朝气的年轻作者。60年代初，以理论见长，常用的笔名有：甘霖、雷宇、马加林等。自1960年10月至62年12月出版的《大学青年》（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第3、4、5、7、9、10及11期，都可分别读到他的作品：生活原野上的猎鹰、论王葛的散文、散文的美、反对文艺上的"走私主义"、论《青青草》的创作、更勤劳地耕耘吧、一首低沉的恋歌——读《阳光与雾》……

1982年9月27日下午，有幸在新加坡百胜楼（书城）附近的茶室，与这位中等身材，体健粗壮的文艺作家晤叙一个多钟头，得以了解他的出身、经历及近况。原来他是在我现居的小镇诞生的——1939年3月2日生于柔佛州北干那那（祖籍广东大埔），7岁迁至5哩外的乌鲁槽居住；在当地敬业学校受小学教育，与郎格非同学。1956年在小笨珍培群中学念初中二，后往新加坡中正中学完成中学课程。如今已是新加坡公民，本名黄万源，其它常用笔名有：白金、叶下珠、童元、黎力、黎声、章河等，发表多样化作品。收在散文集《林涛声里》中的《清晨的哭声》，当初发表时便用白金的笔名。70年代里，白金成为一位女作者的专用笔名，黄君就不再沿用它了。

自1961至62年间，黄君写的以文学评论居多；63至64年，则多写杂文。曾与忠扬及史阳等一同在康乐音乐研究会讲文艺话题多时；谦称自1970至78年几乎停笔近10年之久。1980年左右，又常有文章在新加坡《乡土》双月刊和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发表。目前是某个会馆的座办，业馀中医师，並担任新加坡中医学院讲导师多年。已辑集成书的有：短篇小说集《头家和估俚》（1975年5月·向阳文化社）、散文集《林涛声里》（1977年9月·洪炉文化企业）。53页的《头家和估俚》，内收6个短篇小说和后记，以吴宏声为笔名。1983年3月，与陶熙出版2人小说合集《在沙里》。全书115页的《林涛声里》，内收34篇散文及杂文和后记，以黎力为名，写于1962至75年间；作者在后记中说："尽管这些年来的生活並不稳定，近几年的学习内容重点且有了改变，我对文艺仍有一份深挚的爱……希读友们能藉此了解一点我的生活历程和思想，认真地加以解剖，严肃地给予评……"他的作品，大体上观察敏锐，落笔写实，生动朴实。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吴华

吴华本名吴坤纪，1933年2月15日生于中国广东省琼山县。4岁随父亲南来，定居彭亨州关丹，在关丹中国学校就读小学。1951年前往新加坡中正中学攻读；在中学时期，就对写作有兴趣，经常投稿，作品发表在各大报章的副刊，常用笔名尚有：吴舍、干戈、杜亚等。

1952年6月，南洋书局印行他的短篇小说集《彭亨河畔》，全书48页，内收6个短篇及后记。此后，似乎不再从事文艺创作了。1955年高中毕业后，先在笨珍培群中学担任文史教师3年；1959至61年，在峇株巴辖华仁中学任教。1962年便转到华小执教鞭迄今，现任新山圣若瑟华文小学副校长。在课余之暇，从事研究新加坡、大马华族会馆史料，经多年的孜孜不倦的研究，颇有心得；著作甚丰，经已出版的单行本计有：新加坡华族会馆志㈠、新加坡华族会馆志㈡、新加坡华族会馆志㈢（以上3册列为南洋学会丛书，由该学会负责出版）、新加坡华文中学史略（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印行）、柔佛新山华族会馆志（此书获得吉隆坡中华大会堂1977年学术奖）、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此书获得大马福联会及雪兰莪福建会馆主办的1979年学术优秀奖）、狮城掌故（1981·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印行）。这些有关华族会馆的著作，甚为日本、德国学者重视，各大学图书馆均有收存。

前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崔贵强在《新加坡华族会馆志》序中说："我与吴君的结识，始于20年前，那时我们同是新加坡中正中学的同学。嗣后，我们又不约而同地在柔佛峇株巴辖华侨中学教书，朝夕相处，使我对吴华君有更一层的认识。吴华君是一位笃实而勤勉的学人，谈吐诙谐，喜欢舞文弄墨，常用各种不同的笔名在报上发表其心得。……《新加坡华族会馆志》，概括性地论述了各重要地缘、血缘与业缘的社团，内容充实，文笔流畅，既能帮助一般读者的认识，也可以作为学者研究的基本参考书籍，我很乐意推荐。"《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共有14万言，分为两章，第一章是谈各州地缘性组织；第二章是有关各籍人士的地缘性组织。澳洲亚德烈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代理主任颜清湟在序中说："本人对吴君的不屈不挠的坚苦奋斗的精神非常敬佩。日来翻阅他的文稿，觉得吴君的这本著作不仅对马来西亚华人会馆的组织和历史作有系统的介绍，其中还有些独立的见解。相信这部书能给马来西亚华人对本身的社团组织有较清楚的认识，同时对学者专家们的研究亦有莫大的帮助。"



吴锡

吴锡是新加坡著名的报人，大约生于1929年，因心脏病猝发卒于1979年4月18日，死前任新加坡星洲日报代总编辑，正是风华正茂之年，遽尔早逝，令人为之叹惜！

他原籍广东潮安，新加坡华侨中学毕业，50年代中期左右，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初期任职于新报，1957年转入星洲日报服务。原名吴森雄，笔名史斯、黑丑、老锡、拉夫、锡士、洛夫等；50年代在新报的副刊《新园》和《行动周刊》等报刊发表很多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据林洋（李锦宗）说，他的小说是以反映城市生活见称，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不过也有一些缺点出现。他这些作品揭露和抨击一些小市民、小资产阶层、知识份子的丑恶咀脸……其中不少写得类似"幽默小说"，由于一些处理不当，有写作态度不严肃之嫌。逝世前几年，曾为星洲日报撰写社论，並任教育出版社文艺作品编审谘询委员会委员之一。他学问渊博，对本地区和新加坡的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担任记者期间，曾屡次随高级代表团出国采访新闻，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名报人莫理光在《悼念吴锡》一文中说，在这二三十年间新闻界跑最多地方的，吴锡可算是首屈一指。单单中国便先后去过4趟。他的一位友好在星洲日报星云版的《星洲漫步》栏里写道："他，文笔流畅，常能运用最浅易的文字，写出最优美的词句，表达了最复杂的思想。他，下笔有如神助，滔滔不绝，速度之快，在目前报社诸同事中，可称第一人。而且，行文结构严谨，气势纵横，感染力很强。"据说，他写社论时，连参考和构思，一篇千五字左右的文章，一小时左右便可完卷哩！可见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

1963年3月，星洲世界书局出版他第一本书《萍踪新语》（游记），黄思在《代序》中说："……虽然这样赶写出来的文章，但他的丰富观察力，加上他清新灵活的笔调，为很多读者所赞赏。到伦敦以后，他随李光耀总理撰写通讯的任务告终，他转程巴黎，然后继续自西飞东，到美国、日本和香港，绕了地球一圈回星加坡来，並且写下了沿途的印象，和已在星洲日报发表过的通讯，辑成一册，为他这次环游世界的壮举，留下一个记录。"他的第二本游记《迢迢万里行》，于1976年4月由教育出版社印行；这是他1975年随新加坡访华友好代表团访问中之通讯，並附他1972年应邀访问朝鲜与中国纪行，全书共26篇；出版后畅销一时。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吕朗

1957年，纯马来亚化文艺半月刊《蕉风》（目前的蕉风月刊的前身），为了提倡短篇小说创作，发掘优秀的作品及人材，特于该年度1月10日起，举办第一次的“新年短篇小说征文比赛”，至3月10日截止，共收到应征小说140篇；应征者包括教师、记者、学生、工厂书记、店员等各界的文艺爱好者。应征的稿件也包含着各种各样的题材，广泛的表现了马来亚的生活与现实。这项大规模的小说创作比赛，于同年4月10日就揭晓了，冠、亚、季军名次及优异作品如下：

冠军：罗纪良的《阿末与阿兰》。亚军：陈锦炳（梦君）的《生病》。季军郑权利（吕朗）的《太阳出来的时候》。优异作品3篇：康瑜（罗紫）的《“六六二”的孽债》；李牛才的《我怀念母亲》；王明的《钱》。——这6位当年参加征文比赛的优秀得奖者，除了太平的李牛才偶尔还有作品发表之外，其馀5位似乎不再从事文艺创作了；而怡保的罗纪良现任星洲日报吡叻州办事处主任，平日撰写的是新闻特稿。当年屈居季军的吕朗，那时已是知名的小说作者了。他本名郑权利，1935年在中国出生（原籍福建），南来后先住在马来亚半岛，后移居新加坡，从事教育工作。50年代中期在《星期六》发表小说，另署方晴。1960年12月，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情义》，全书123页，各篇目次：雨、情义、下一代、传统、生活线上、太阳出来的时候、油炸粿、后记。他在《后记》里说：

“校完了《情义》，不由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起了怀疑？南下星洲的几年来，比较有空闲的时间可以到处走动，视野自然是广阔了，却由于天资所限，对事物观察不够深入，而且动笔时又不喜欢受法则定律之类的约束，因此虽然也涂过一些东西，可找不到一篇令自己感到满意的。所幸的是自己对于所选取的题材，都严肃地去处理它，相信不致于连灵魂和生命都没有，所以才敢让它与读者见面。收在这集子里的7个短篇，先后以不同的笔名发表于56至58年间的杂志报章上，由于篇幅关系，字数受到了限制，也就写得不够淋漓痛快，不过在付印时，我却没想到要加以修改，而让它保留了原来的面目。《传统》和《太阳出来的时候》是两个中篇的缩短，都是平凡的题材，但是正如左拉说的：‘兴味如今已经不集中于故事的魅力上了；相反，它越平凡和普通，越有它的特色。……’”



沈强

沈强是东马砂捞越州知名的文艺写作人和副刊编辑；1933年3月26日诞生于古晋（祖籍广东东莞），大马公民。不幸于1979年1月22日病逝。原名沈焕瑜，华文高中肄业。曾在古晋中华日报广告部任职及副刊主编。自中学开始就喜欢创作杂文、戏剧及小说；作品多发表在东马中华日报、新闻报、心声月刊、人民论坛报等报刊上。

据其生前好友巍萌说，沈强是砂华文艺拓荒者之一；他在《悼沈强君》一文中写道："我认识沈强兄已整整30多年了！记得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古晋光复不久，沈强兄由其马丹的老家，到上盐柴港他大姑家寓居，是为了要到3哩真光学校（英校）求学。……沈强兄是中华中学第15届初中毕业生，而我却是第11届。后来学校增设高中部，我是首届毕业生，沈强兄却因故未念完高中即入社会工作。……在他念初中的时候，大概是1952年，古晋中华日报聘请一位来自香港的编辑许健吾先生。许先生是一位诗人，对新文学有相当的造诣。他在中华日报辟了一个文艺副刊《青年园地》，专发表本地青年及学生的作品。沈强兄便是该文艺园地的主要作者之一，写得非常勤快，颇得许编辑的赏识。这个《青年园地》，可说是砂捞越最早出现的，纯为本地作者发表作品的园地，虽然没有什么高水准的作品，但是培养了一批青年写作人，在砂华文艺史上应占一页。最有成绩的，当推沈强兄。……沈强兄为人耿直豪爽，心直口快，愤世妒俗，对社会的不平与怪现象，毫不留情地以杂文这一文学形式，予以揭露、鞭挞，叫那些牛鬼蛇神，无法遁形，大快人心。"

1956年，在古晋《新闻版》的副刊《拉让文艺》版上，沈强发表了不少的作品，包括几个颇有份量的独幕剧，如《人兽之间》等。1957年，他担任《心声》纯文艺月刊出版社的首任主席职，出版7期后停刊。后来，他在中华日报营业部工作，兼编文艺副刊《椰风》及《拓荒》；当时他发表了不少的杂文。1967年，又替中华日报主编《文艺阵地》副刊，自辟一专栏《微风细雨集》，登载了好些短小精悍的杂文。70年代中期，他替人民论坛报编过文艺副刊《猫城文艺》。1980年10月间，他的遗孀，他的好友小峰、巍萌、田农、韩拍岸、杰伦和他的同事暨同志等集资协助，整编出版他的遗作《微风细雨集》，共收杂文及随笔40篇。田农拟为他出版《沈强小说集》。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杜 晖军

"我是出生在马来西亚半岛南部的西北；麻坡河畔的一个小乡镇——玉射。那里孕育着我的童年，也留下了我童年无限的回忆！当日军的第一颗炸弹投掷在新加坡爆炸，掀起南侵战争时，我才刚满两岁不久。然而，从那个时候起却开始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逃命。我的童年渡过了'三年八个月'的日治苦难的岁月；在那一段日子里，几乎天天跟着父母在逃命，我的那一段稚龄的童年，就在那一段悲惨的日子里渡过。……到了战后，光复初期的那一段日子里，一切开始复元，经济正处于贫困的时候，社会也不很安定，因此我没有书念，六、七岁的孩子正是入学的年龄，我却穿着胶鞋跟着父母在树胶园里'喂蚊子'；帮忙父母放置胶杯及收胶汁，虽然那是多么富有泥土的气息，但对于我的童年却可算得是多么的荒凉！……"

——这段文字，录自郑文辉的散文《童年的一道记痕》，而它被收在马汉主编的合集《记得当年年纪小》一书里。读他这篇回忆性的散文，知悉郑君有一个並不美丽和快乐的童年。杜晖、光军、杜辉和令狐疑是郑君的笔名，是位擅写新马历史掌故的行家。曾在早期的新明日报写过专栏，在专栏里发表过不少具有文艺性的什文；而他那部《三年八个月》，更是用散文式小说体写成的史书。杜晖在麻坡中化中学受中学教育，现为新加坡公民。从事新闻工作逾20年，曾在西马的虎报、马来亚通报及新加坡的民报任职，现任新明日报编辑主任、写作人协会研究小组组员。业馀对南洋史料研习和整理，孜孜不倦，经常发表著作；自1963年至今，已出版的单行本有：马六甲古今谈、马来西亚史话、新加坡华文报业史、开埠前的新加坡、三年八个月（4版）、新加坡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的私会党（3版）。以杜晖为笔名出版的《三年八个月》初版出书后，颇受读者欢迎。内容是记述1941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新马两地三年零八个月的战争实录；它是有系统的从日军南侵的背景说起，一直到它投降为止，在这段时间内整个的叙述，使人看到了战争的全貌，整个事件的轮廓，和当地的人民生活、社会、经济、文化的情形与演变。唐叟在《「三年八个月」读后》一文中说，作者所叙述的一事、一物都非常细腻，虽然是用散文的方式写，却完全保存那历史的"真"。——郑君目前正在编撰《新加坡历史的脉搏》一书。



何家良

何家良是一位精明强干，多才多艺的写作人。1937年9月21日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省顺德县）。在新生小学受小学教育。1959年在中正中学高中毕业后，获得政府助学金进入南洋大学物理系攻读；1963年考获理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加入教育界服务，1975年6月，他被调派出任教育出版社总经理；1979年，辞去教职，成为该出版社的全职总经理至1981年。他热心于促进教师的福利，自1968年以来，就一直担任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理事长。他与全国职总有密切的关系，目前，是职总书籍合作社董事会秘书和新加坡消费人协会义务财政。

1966年11月，他首次当选为裕廊区国会议员。在1968、72、76和80的大选中，他又重新当选；多年来，他力求为选民谋求更好的福利。81年出任教育部政务次长。他素爱美术，善于油画及木刻；其作品每年都在南大毕业生所举行的画展中展出。也常以卓尔、白沙、沙岳洞等笔名发表文章，是《南洋教育》出版人和《新加坡青年》出版人及社论撰稿人。1980年10月由华文中学教师会出版他的《献给青年》（4人合著），列为"中教文艺小丛书"第4辑之一，内收他的5篇文章。

在他主持下的教育出版社曾积极地从几方面来加强出版、发行及销售工作，直接或间接的为本地华文作家印行书籍。这些文艺当中，有些是由该社"文艺作品编审谘询委员会"推荐出版，有些是由"新加坡写作人协会评审委员会"推荐出版，为了鼓励更多文艺写作者，特别出版"新屿文丛"和其他各种杂志与专辑。至于定期性的杂志有好几种，其中包括：具有学术性的《教育》半年刊、《展望》月刊；娱乐性的《电视周刊》；文艺性的有《新加坡文艺》《学生文艺》月刊；综合性的有《少年月刊》；体育性的有《体育》月刊；美术方面的有《新加坡美术》季刊。其他尚有《教师论坛》和《劳工知识》月刊；儿童刊物《新加坡儿童》双周刊及《欢乐儿童》月刊等等。1981年6月20日，何家良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及文艺研究会、星洲日报社联合举办的第二届文艺营主持开幕时致词，他鼓励华文报馆和文学团体多举办类似文艺营的活动，以使华族学生受到优秀文艺的薰陶，起着保存华族文化的根的作用。他强调：华文是新加坡官方语文之一，也是有悠久历史的语文。华文文艺在世界文坛上的成就和表现，绝不逊于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即以新加坡的华文文艺的表现来看，也是多姿多采的；它们不但能充实成年人的精神生活，对青年学生也获益不少。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雨青

苏在敦是雨青的原名；1932年8月24日在新加坡出生（祖籍福建同安）。曾在新加坡文化部任职，现为公务员；是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理事，擅长写诗及散文，作品散见于新加坡文艺、文学半年刊、少年月刊、新加坡青年等文艺杂志，和南洋商报的新年代、写作人、星期文艺等副刊。早在50年代，就开始写作，差不多跟周粲、杜红、苗芒等作家同期，作品多发表在当时的《绿洲》《文风》等文艺副刊。早期的作品曾被选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和《文风丛书》里。1981年7月，教育出版社印行他的诗集《浪花·彩云》，列入《新屿文丛》。1982年8月出版儿童诗集《鱼尾狮》。

60年代在文化部工作期间，曾一度兼任前《电视与广播双周刊》助理编辑，与田流同事，那时多写时评。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几乎脱离了文艺界。自1976年，以一首《我是共和国的小画家》歌词，获得由新加坡广播电视台暨国家剧场信托委员会联办的《我们的歌》歌词创作比赛（华文组）首奖之后，受到很大的鼓舞，又积极参与文学活动。同年加入新加坡写作人协会，1980年被选为该会理事，较早时也参加“全国诗人新诗朗诵大会”及“诗展”。此期间也发表几百首诗作，常用笔名还有高杏、欣欣、赵宁等。孟毅在《新马文艺论丛》一书里，曾在一篇题为《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华文文艺》文中，将雨青列为第三时期崛起的写作人。他说这时期的“写作者绝大部分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并且纯然是以新加坡的观点从事创作。作品的内容也显得有较多变化，作者们除了诅咒黑暗之外，也歌颂光明——歌颂新加坡的建国事业和勤劳的人民。柳北岸的《我们有二百万能干兄弟》（诗歌）和苏在敦的《我是共和国的小画家》（诗歌），就是这类作品的例子。”

对于写诗，雨青有这样一点认识与自我剖析（他在信里说）：“我虽然是偏爱声籁华美的朗诵诗，但也不拒绝阅读各种流派各种形式的诗。我经常通过‘录音’（听觉）来修改诗，也许这种持续的经验使到我的诗作具有口语化、音乐性、节奏铿锵、朗朗可诵等特色。诗是高度精炼的语言艺术，它的思想感情、形象和意境，不但要让人在视觉上可以见到，也应该让人在听觉上得到完美的感受。在诗的国度里，小诗才是土生土长的国民。小诗是诗的根，诗的血统；因此，我喜欢写小诗。”



金苗

现居和出生于吉隆坡的金苗，原名黄金声，1939年9月3日生，祖籍福建永春。幼年在马口读小学；1956年毕业于吉隆坡尊孔中学之后，在马口启文小学教书，2年后，南下新加坡在工艺学院电器工程系肄业。后来又重返马口执教鞭，也转至森州阿依淡园和雪州梳邦新村等华文小学服务。1971年中，调派到双溪威华文小学，现任副校长和大马写作人（华文）协会理事，前任作协财政。

他于1958年底开始写作，常写诗歌、散文、影评和翻译，作品散见于南洋商报《青年文艺》（杏影编）、星洲日报《青年园地》（李文学编）、南方晚报《绿洲》等文艺副刊；香港《南洋文艺》月刊、新加坡大学《文艺季风》等刊物。70年代则常投稿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和《商余》等副刊。他最初写散文，1962年起才开始写新诗。他的笔名尚有：白键、瑞金和考雷等。1975年8月15日，摸象出版社印行他第1本诗集《嫩叶集》，列为摸象丛书之3，全书101页，共分3辑：第㈠辑收12首诗，内容有关爱情的恋歌；第㈡辑收39首诗，写的是有关家庭和孩子；第㈢辑收22首新诗，大多是描写好人好事。由半岛和杰伦写序；杰伦说："金苗在过去所发表的诗作，多是描写爱情和孩子的。在马的诗坛上以爱情和孩子作为写作素材的诗人不是没有，但却没有金苗写的这样多，而且在质方面也很有可取之处。收在本诗内的情诗共12首，都不落俗套。"

《嫩叶集》出版后，陈雪风发表书评《是诗？非诗》（评金苗的《嫩叶集》），引起的笔战，从南洋商报的《读者文艺》版，转到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版，前后历时5个多月，有数十位写作者参加，所发表的文章，共计20多篇，在字数上逾30万字。关于《嫩叶集》的论争，观止（方修）在《文艺活动一瞥》一文中说：一般读者认为，论战后期在《文艺春秋》上刊出的较有文字，比较初期在《读者文艺》发表者来得坚实，有份量。因为这些文章已局限于狭义的文艺批评，而是扩及创作态度、批评与反批评、文艺工作者的团结……等等问题。观止个人也觉得在这场论争中，重要的还不是陈雪风君的书评，而是后期出现的若干文章。特别是下例3篇，尤其值得大家参考——李的《关于当前马华文艺的几个问题》，深泽的《坚持对的，改正错的》，秋月的《嫩叶集论争的评议》。1976年10月15日，《是诗？非诗论争》出版单行本。近些年来，金苗忙于学校行政工作，极少写作了。



忠扬

忠扬，原名陈鸿举；1938年出生于新加坡，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新马文坛活跃的作家之一，擅长文艺评论，动辄一两万言，挥写自如。于1962年3月由革原文化社印行评论集《文学与人民》。除写作外，还致力于艺术团体的组织和文化的推动工作，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1959年，与同期其他作家，出版合集丛书《文化问题及其它》；研究和探讨新马文化艺术诸问题。后来，主持编辑出版《星岛报》，该报是一份较侧重文艺的周报，对于打开当时新马文坛沉寂气氛，及推动文艺的发展，有过积极的作用，深得社会读者的好评。1961年曾主持短期间的《星岛报》，同年应南洋大学中文学会的邀请，与宋丹（马德）、夏彬等参加该会主办的马华文艺座谈会，作题为《马华文艺的思想性》的讲话。1962年，为新加坡革原文化社主编文艺丛书，出版了3本专集，即《青青草》（小说集，高静朗著）；《青春的哭泣》（诗歌集，原甸著）和《文学与人民》（文艺评论集，忠扬著）。这是一套颇具水平的丛书，每书出版不到一个月，即告售罄。在当时沉寂的文坛，曾传为佳话。接着，又为新加坡长空文化社主编另一套丛书，出版的共计有：马阳的小说《天涯》，李野的小说《野孩子》，顾军的小说《阳光与雾》，槐华的诗集《水塔放歌》。

1963年，担任新加坡丽的呼声电台华语广播剧组编剧；下半年，因生活等故而离开新加坡。忠扬于新马文坛活动期间，写作相当勤奋，文章散见于南洋大学刊物、南洋商报、南方晚报、社团演出集刊等处。除原笔名外，又署：田珊、纪梅、秦少郎、云山秋、小华工、陈熙等。有时也搞点创作，体验各类体材的写作特点，以便更好地开展文艺评论。近年来旅居香港，重新开始写作活动，文章可见于新港等地的若干报刊杂志。1980年下半年开始，他在大马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甄供主编）发表大量的文艺理论，也以《望乡寄》为总题在该副刊撰写论文，如《关于「新马华族文学的概念与特征」》等专论，颇能使国外华人社会或其他国家的同业对马华文学有个较明确的认识和了解。1980年，新加坡群岛文化社出版的《乡土》双月刊，也登载了不少他的《文学丛谈》（署名陈熙），无不斐然成章，酣畅透澈。1982年9月出版《文苑纵笔》，共145页，是香港华南图书文化中心《洋紫荆文丛》第1种。



林华

"……我在1939年7月5日诞生在槟城州峇六拜飞机场附近的一个农村。记忆中隐约尚有日军攻占槟城时的逃亡印象，那时似乎男女老幼成群步行到山区某远亲的居处去住过了2、3天，因家里所饲养的牲畜无人料理而不得不又回到那座板墙的亚答屋去。后来，日本军要扩充飞机场，那座亚答屋被迫拆除而在近海的沼泽地建了一间小小的屋子，一家大小6人（祖母、父母、兄弟与我）便挤在这座小屋里。祖母与母亲每天一早便到田里去工作，父亲须给日本军队服劳役，每日天还没亮便带着装了食物的饭格，踏着脚车出门去，一直到了太阳下山才回来。哥哥背着妹妹，我便跟在后面。一家过一家去与邻居的孩子们玩。有时我们看到提着长刀的日本军沿小溪步操而来，哥哥便背着妹妹直跑回小屋里，我紧追在后，我们躲在床底下直到很久很久，才探头而出。有时祖母回来谈起日军买甘蔗的事，大家都聚精会神地聆听，因为日军拿出钱来向老百姓购物是被认为稀奇的事。那时米粮很缺乏，我们3餐之中似乎有2餐是吃番薯的。但听说当时住在槟城市区的人连番薯也没得吃。……"

——这段有趣的有关童年的描述文字，是从北马写作人林华的作品《我的童年》中摘录下来的。该散文收集在马汉主编的《记得当年年纪小》一书里。

林怀龙是林华的本名，祖籍广东省普宁县，马来西亚公民，现居威省北海。1959年毕业于槟城日间师训学院，后靠自修于1972年考获高级剑桥文凭。曾任威省侨光学校、中华三校和平民学校校长多年，现任北海光华特大型学校校长（学生多达3千4百余名，教职员103位）。自1958年开始写作，撰写短篇小说，散见于槟城光华日报、南方晚报、南洋商报和建国日报等文艺副刊。他最喜欢阅读鲁迅、郁达夫和叶绍钧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从1963年开始，也喜欢从事旧体诗写作，在槟城的2家大报的《诗苑》发表了一些诗词。1969年，曾辞教职到商界发展；1971年又回到教育界服务。1973至79年，担任北马华文假期师训班讲师，撰写华文教学法讲义约5万言。由于工作非常繁忙，故多年来未能好好地写作；1975年受马汉的鼓励，连续在建国日报的《大汉山》副刊发表逾5万字的短篇小说与剧本。已出版的集子有：短篇小说《不再倔强的人》（1962年5月·香港艺美图书公司）、小说合集（诸家合著）《悲喜之间》（1962年3月·星洲维明公司）。



林 绿

林绿这位文学博士，是马华文坛引以为荣的名作家，令人可惜的是，自从他旅居台湾后，似乎忘记了旧日耕耘的园地；而60年代初期，他在新马的作为令人折服。

他原名丁善雄，另署山枫；1941年生于柔佛州昔加末（祖籍琼州文昌），到马六甲念中学；16岁开始写作。1962年旅居新加坡时，苦读英文，並主编出版《长青》月刊（仅出版一期）。1964年留学台湾，1968年毕业于政治大学西语系，成为首位获得马来西亚教育部“东姑阿都拉曼奖学金”的华裔学生，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继续深造，1975年考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台湾国立师范大学英语研究所副教授，已是一位著名学人、诗人兼翻译家。

已出版的著作有：蔷薇花（散文集）、西海岸恋歌（散文小说集）、文学评论集、隐藏的景（论文集）、林绿自选集（诗、散文、批评）、十二月的绝响（诗集）、手中的夜（诗集）、复信（诗集）、森林与鸟（散文集，与前妻赵晓君合著）、秋舞（与王润华合译）、历史的研究（英·汤恩比原著）、美国成语大辞典（校订）。编有小说集《篱笆》（五人合集）、散文集《祝福青春》（五人合集）、诗集《我们的歌》（五人合集）、这一代的诗歌、郁达夫选集、许地山选集、夏丏尊选集及《女作家丛书》一套。

林绿曾获1967年度“优异诗人”奖及海外文艺学术奖；1975年以论文集《隐藏的景》获中山文艺奖，内收14篇论文，包括了学术性的探讨、文学的批评，以及诗的论述，书的扉页有“献给妻”（即女歌星赵晓君）的字样。他在序中说这本书的论文，大部分是婚后写的，而且说一位作家的一点成果，虽非由太太直接促成，但她的功不可抹。——林绿与赵晓君（1972年2月结婚）离异后，1978年8月间又传说他俩将复合。名报人云匡旅游台北时，曾与老友林绿相聚多次；据云匡说：林绿正潜心于作画，而且准备开画展，也精于弹奏箏曲。他在接受访谈时说：“比较文学”说来话长。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国家以上的文学比较。因为文学是超越国界的，所以产生了比较。“比较文学”这个名称，沿用迄今，也有150多年的历史了，最早用此名词的应该是法国人卫勒曼。不过在大学里正式成立“比较文学系”却是近数十年的事。以美国来说，它的历史大约只有20年吧，而且仅限于较著名的大学才开得起这个学系。……



韦西

韦西，本名黄燊辉；1935年9月15日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怡保（祖籍广西省岑溪县），现为新加坡公民。

获得南洋大学中文学士后，又考获新加坡大学中文荣誉学士和夏威夷大学文学硕士。曾任中学教员，华文课本顾问、华文第二语文专科顾问、新加坡教育部专科视学等职位；现任华义中学校长、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副秘书。

自1956年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擅长短篇小说，另有笔名“沙夏”等。已出版的单行本有：割爱（小说集·1968年4月·东方文化企业出版）、为了爱，要恨（小说集·1977年10月·教育出版社出版）、现代华语教学论丛（论文集）。

《割爱》全书90页，内收11个短篇；韦西在《后记》中写道：“从中学开始，我就喜欢涂涂写写，就是向来都没有很认真的连续地写，有时写了一半就搁在一边，有时半年中没有写过一篇东西。原因大概是，写了往往没有地方发表，缺少一种鼓舞。三年前，我被派到某政府华文中学任教，由于跟苗芒、周粲同事，后来周粲主编《新社文艺》，经他们多方鼓舞，才开始大量写作。论年纪与学历，我跟他们是同辈，但是在写作的经验与成就方面，他们都是我的前辈，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们常常给予许多宝贵的意见。如果没有这个缘份，也许压根儿就不会有这个集子的出版。记不起是那一位朋友了，他曾指出我的作品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充满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这也许是因为我原来就是在那里长大，所以在选择题材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有这种感情的倾向。”沙潮在《谈韦西的小说集「割爱」》中评道：“韦西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现社会中的下层民众的素描式或漫画式的一般概括，他不愿意夸张，而用白描的手法把生活中的血泪故事凝结起来，成为爱憎分明的形象的创造。……这本小说集的前6篇的故事背景都是中马一带的人民生活情况，而写得最感动人的是主题篇《割爱》……他如《熟悉的敲门声》《还是好朋友》这两篇作品却写得太表面化，无论人物形象的刻画或故事情节的组织，都远不如以上各篇那样生动，那样传神。至于文字，也有不少未经提炼的，一再重复的，不定式的形容词。……”

由孟毅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4集——小说(一)》，选了韦西作于1964年的《日暮途穷》，是他早期作品中比较成熟的一篇。新著《为了爱，要恨》，内收8个短篇创作，可读性比处女著《割爱》较高。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长谣

长谣从事多方面的文学创作已经不下20年了，然而在新马，知道他的生平小史的读者却少之又少，原因无他，那是因为他一路来淡薄名利，超尘拔俗，而且还化用了好几个笔名，如：戈莎、长春、刘戈（吉隆坡的白垚也用过刘戈为笔名）、高仲、刘莎等发表作品。

原名刘诗龄，1944年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安），华校旧制高中三毕业，离校后从事教育工作迄今。擅写短诗的名诗人刘思（方达、高云）是长谣的父亲；青年诗人喀秋莎和古琴，是他的两位胞弟。长谣自1959年开始正式写作，除写诗、诗评及小说外，也创作过四幕剧《蜗牛》。他的诗作与梁三白（沙飞）、寒川、辛白、石君等的诗作较接近——比较注重个人抒情。他亲口说，他之所以提笔学人涂鸦，可以说是受到父亲（刘思）的影响；当时他父亲在星洲日报任电讯版编辑兼编《青年园地》副刊，他记得他第1篇作品就发表在那个版位上；当时星洲日报有个《文艺》版，也发表过他一些作品。由于受父亲影响，一直到今天，他最爱好的是诗歌，写的也绝大部分是这种体裁。当年文坛上流行以叙事诗的形式来写一些主要是中国民间传说的诗歌，他也以刘戈和高仲的笔名写了为数不少的这一类叙事诗。1961年高中毕业后，仍继续写作，发表阵地转移到杏影编的《文风》版位上。这一段时期，他忽然爱上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如痴如醉的读了他大部分的作品。在契诃夫的影响下，他也尝试写剧本，其结果是以刘莎的笔名于1963年在《文风》版发表《蜗牛》四幕剧。在《文风》和其他一些刊物上发表作品时，他用的笔名主要是“戈莎”。1964年，他写了长篇叙事诗《三夜》，由于篇幅较长，没有合适的版位可发表；他一路来又不热中于出版单行本，所以这首长诗被他冷藏在抽屉约13年之久，直到1976年尾才有机会在南洋商报的《新年代》刊登；这是令他最欣慰的一件事！他曾以长谣的笔名，在李向编的副刊上发表过几篇诗作，其中有以诗体短篇小说的形式写的《四百块》及《一个小店员的爱情》等。在1976年之前数年，他对外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专心研究外语，他几乎停止写作约11年。从1976年起，他又开始勤于创作，到了1980年底，已写下三、四十首新诗。1981年3月，由他整理的他父亲的集子《刘思诗集》，由上海书局印行。同年11月，他与胞弟喀秋莎、古琴3人出版合集《三弦集》。



长风葛

新加坡诗人长风葛，另有笔名：方影、方曙、李锋等；原名李三锋，祖籍福建安溪，1940年生，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华义中学，留学澳洲，就读南澳阿德雷特大学，得工程学士位。现任职于某工厂，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理事会（1982—83）翻译，和金声教育中心文艺学会秘书，也是新加坡广播局业馀演员。1953年2月，他的第一篇作品发表于南洋商报《学海》版；后常投稿南方晚报《绿洲》、马来亚少年报、星期六周刊和南洋基督徒月刊等报刊。自70年代以来，作品多在南洋商报的《新年代》《生活》《写作人》《文林》等副刊及《新加坡文艺季刊》发表；擅写新诗及文学理论。已出版一专书《圣经的启示——三位一神》（神学）。

长风葛曾受邀出席1981年8月13至16日在吉隆坡举行的《文学艺术专题讲座》；该讲座由大马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为配合1981年度的文化节而举办，邀请了来自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著名文学艺术工作者如余雪曼、叶庆炳、苏莹辉、王润华、何沛雄、刘抗、钟正山等宣读论文。长风葛的论文题目是《浅谈70年代中期以来新加坡乡土及归属意识的诗作》；他在这篇长达一万余言的评论中写道："……新加坡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人民从移民的意识观念转换为公民的意识观念，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就这一时空过渡时期而言，我们不能期望新加坡的诗人在质和量上，写出许多令人激赏的乡土意味浓厚、归属意识根深的诗篇。不过，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乡土意味的诗，却也有不少是洋溢着真挚的感情的。凡是写乡土、写归属感的诗，最忌的是生硬地套上地名，臧几句空洞的口号算数。这一类的诗篇要能写得感人，作者非先真正具有热爱乡土的情怀不可，否则只是勉强编缀的标语，毫无意义！……我们期望新加坡的诗人更热烈去吟咏新加坡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生活面貌。只有诗人不断去塑造一个地方的形象，那个地方才会逐渐在读者心目中产生亲切的感情。我们如果不在这方面努力，恐怕在将来的日子，新加坡诗作中仍要死缠着'江南'、'长安'等等中国地名不放，这将是令人遗憾的事。……华文文字固然来自中国，但是它的营养应该来自新加坡，来自现代。……总观本文所列的诗篇，我们可以说，新加坡的诗人在乡土的、归属感的创作上，不断作了一些努力。不过，它要树立一种风格，要建立一种传统，来日尚方长。……"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柳 舜

柳舜、坚石、铮英和李洁等是孙泽宇的笔名；他是反黄运动时期（1953—56）的重要诗人之一。1936年3月16日在中国福建厦门市出生，曾在鼓浪屿怀德学校和厦门华侨师范附属小学受幼稚园及小学教育。12岁（48年）移居新加坡。自49至51年就读华侨中学初中班，51年底离校；曾在艮行、报社工作过，也担任过记者，现为进出口商。

柳舜天资颖悟，勤奋有志；在初中时代就喜爱文艺读物。由于家境清寒，需靠助学金，所以必须帮助校方管理图书馆，因而却有了机会多看书，当时几乎是每日读一本文艺书（尤爱读剧本）。——他亲口说：由于多看书，生活受感化，又常幻想，所以也学人写起文章来；自1952年起，开始写散文、短篇小说，后来才写新诗、剧本。他表示自己写诗都是有感而作，从来没有想到要做作家，更不是为了做作家才写作。在1955和56年之间，创作最丰，最喜爱写的文体却是戏剧，写过独幕剧《群丑》《美丽的星期天》等。他自承杏影是他学习文艺的导师，也是精神上的导师。作品多刊登在50年代初及中期的《耕耘》《人间》等文艺刊物，和南洋商报、新报等文艺副刊；发表在杏影编的《文风》和《青年文艺》副刊之作品较多。登载于《耕耘》的有：石子还在歌唱；登载于《人间》的有：仁慈的老鼠、倒、好弟弟你不要哭、赞美你，熔炉和金属、队伍，默默地走过、工会（署名王耳）等；登载于《生活文丛》的有：战士的遗言……其它的各文体创作如：腐蚀（短篇小说）、老余的人生观、诗情（原题《旗》）、我不唱、迈邱西奥、白裙子姑娘、我、街上的炮声、诗神与我、疯老三（快板）、生命的燃爆（散文）、老车夫……当时发表后，迭获赞誉；楼文牧（鲁白野）就曾撰文在《文风》副刊上赞誉过坚石的诗作。

创刊于1954年11月20日，24开型的《人间》（共出版了25期），是坚石与林臻等人合搞的纯文艺刊物；坚石负责编务工作。朗颂长诗《南大颂》（1955年10月，人间出版社印行），是由炎羊（坚石）、白丁（林臻）、古辛（王如明）3人合著的。目前的一位邓姓名律师是当年排演《南大颂》的导演；而收在书中写《诗和南大颂》的季新，即王如明。柳舜，迄今尚未把作品蒐集成书，但他的新诗和散文作品，散见于多种合集和选集之中。



孟仲季

由台湾名作家柏杨主编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于1982年6月1日初版（约于8月底在新加坡发行）。在《诗歌篇》里，共选97位诗人的佳作；孟仲季是其中的一位知名诗人。他的父亲丘絮絮和胞弟絮絮也有诗作收入选集里。

丘柳曼是孟仲季的原名，1937年生于中国福建龙岩，3、4岁随父母移居马来亚，后定居于新加坡。南洋大学第1届中文系毕业（1959），留学台湾，获国立台湾大学文学硕士。曾任德明中学教职，现任英华初级学院讲师。1970年8月，孟仲季与14位诗人合著《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五月出版社）；内收孟仲季的9首诗：《第一声》《稀金属》《图书馆内》《那一天》《悸》《午后》《葬》《出了校门》《向光的眼》，是他自1968至69年两年间所完成的创作。作者在《15人序》中云："敏于感受，勇于表现，是诗人的天职，也是诗人考取诗执照的首要条件。不要只想作一个诗人。诗人凭其作品进入文学殿堂，不是凭机遇或大众传播媒介。诗人独对文学良知负责。诗是时代的心脏，不是传声筒或扬声器。诗国没有十诫，因为诗人不必背诵圣经。人的存在是有限的存在，诗的存在是无限的存在。从有限的存在透露出无限的存在，诗人的作品得以肯定，诗人的生命也得以肯定。……所谓'为群众服务'云云，说穿了只不过是'商标'，自供出一己的低能与偏狭。诗人必先为自己服务，然后才谈得上为他人服务。所谓服务，並非坐在卧房里涂涂抹抹，抄抄写写就能了事，口号与标语对'群众'有何意义？诗人忠于文学良知，就是为人类服务的最佳证据。……诗的结晶，是生命的结晶，诗的凝铸，是生活的凝铸。……"

孟仲季的第1本诗集《第一声》，于1969年9月由新加坡万国印务公司出版，全书82页，以《论诗的现代化》为代序，共收33首诗，书后有《后记》。诗集中的作品，大多数是在60年代写成的，只有4首诗是50年代的创作。他在后记中说，1965年起开始接触现代诗，但仅限于思索，尚未作实验性的创作；66年起，对现代与现代化的认知，画面渐次清晰，67年是他生命史上的转捩点，父亲丘絮絮逝世，由于思考得多，遂写成一篇散文《墓草、青草》，首次在现代跑道上起飞。——在《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里，可读到孟仲季的5首诗。在南洋商报出版的《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1982年8月）一诗选中，可读到他2篇作品（页125—128）。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紫 阳

紫阳是大马名报人朱自存的笔名，别署苏文；1922年生于中国广州（祖籍广东顺德），9岁随着家人抵步吡叻州怡保。

40年代末，念完了高中，考取了剑桥9号文凭后，就接受南洋商报怡保办事处的聘请，步上了他为新闻事业献身的漫长道路。据他于1981年8月初在新山透露：他早年也狂热地爱好文艺写作，战前曾在郁达夫主编的《晨星》副刊发表文章。在怡保英华中学读书的时候，在南洋商报发表过不少的文艺创作、报道及特写。在怡保办事处，从新闻记者到采访主任，服务了整13年光景，大约于1964年，辞去了吉隆坡的南洋商报编辑职位，进入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担任中文部主任。6年后，他最终还是回到了报界来，担任南洋商报主笔，专写社论。在主笔室里写了一年余的社论后，他升任总编辑；那时是1971年。曾任马来西亚报业协会主席。大约于1974年推出的新副刊《读者文艺》，由他定下这名称，并主编该文艺副刊一年多，后来才由钟夏田接手接到现在。1980年9月28日，马来西亚编辑人（华文）协会成立了，9名理事是朱自存（正会长）、黄宗理、罗广成、林通光、钱博、谢诗坚、郑宪文（鲁锐）、黄丁龙和吴仲达（欧界）。

在70年代，紫阳在南洋商报《言论》版及《商余》副刊的《想到写到》栏，发表了不少笔调幽默而富讽刺性，短小精悍的杂文，也写过好多游记及专论等作品。1975年8月，他在《读者文艺》副刊发表一篇《这当然是"马华文艺"》的评论，文中说："马华文艺"的定义，可以规定为：这种文艺为反映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思想，描写马华社会的动态；它带有浓厚的当地色彩——甚至夹入当地语言；这些东西只有马华社会看了发生亲切感，其他懂华文的非本国读者，对它可能不知所云（至少有陌生之感）。几十年来，马华文艺工作者已在这方面定了向，他们不会彷徨歧路，未曾有过他们的作品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一条支流"的想法。……为谁服务？服务的目的是什么？从这两点去判别，马华文艺就是马华文艺！决不是什么"支流"。不管曾否"认可"，马华文艺是名正言顺的本国文学的一环；而马华文艺的作品之中，具有"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比比皆是。在当前这个多元民族社会中，文艺工作者的互相了解和合作（团结这个词尚待有进一步表现才能使用）是重要的。马华文艺作品能有更多被翻译为其他民族使用的语言或国语，将有助于达致此一目标。这篇短论已收入合集《我对马华文艺前途的看法》（钟夏田主编）内。



唐林

唐林是中马的诗人，一署宏鸿，原名唐平裕，1936年10月16日生于雪兰莪州（祖籍福建安溪）。吉隆坡尊孔中学毕业后，曾任教师2年；目前经商，曾自称在文教圈外涂涂写写。作品多发表于南洋商报的《文风》（杏影编）、《青年文艺》《读者文艺》，和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等副刊，《大学文艺》等刊物。已出版了5本诗集，即：㈠青春之歌，全书94页，1962年9月出版，笔名宏鸿。㈡母亲的泪，全书27页，1968年5月出版，内收19首新诗、代序和后记。㈢故乡山水，全书30页，1969年10月1日出版，内收13首新诗、前言和后记。㈣东岸西岸，全书30页，1970年3月15日出版，内收19首诗歌、代序（《立此存照》）和后记。㈤漫长的路，全书60页，1973年6月20日出版，内收《书前语》、后记和15首诗歌。他喜欢以马来西亚风土面貌为写诗的题材，如《都城一日颂》《武吉增江》《煤炭山》《福隆港峰上》《站在太平山上》《夜到丰盛港》《双溪林明》《增卡三角区》……等等；一看诗歌的题目，就知道他在歌颂赞美哪一个“故乡山水”。据说唐林由于工作的关系，过去经常在大马的土地上奔驰；由他来写这一类的诗作，自然入木三分，许多地方的特色让他描绘下来，更难得的，是他还反映了民众的心声。

根据林琼在诗论《新诗杂话》一书中说，自1967这2、3年来，新诗坛上出现了好几位很年青的诗作者，他们是牧羚奴、贺兰宁、蓁蓁、钟瑜、寒川、蓝平昌、唐林、黄汉雄、秦林、詹芜等。他们的出现，使新诗的园地活跃了起来。1975年7月，唐林在《读者文艺》版发表《我对马华文艺前途的看法》（我的意见），他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如果能摒弃知识分子的旧包袱——自我陶醉，相互吹捧，目空一切，追求虚名等恶习，肯虚心，诚恳的深入生活，向广大群众去了解，体察，勇于接受意见，敢于反映，创新，明天的马华文艺必然会更茁壮，成长和有生气。”1979年2月初，在《文艺春秋》版的《新春漫话特辑》里发表《我的涂涂写写》一文，他说在这近20年的商场生活中，他的涂涂写写一直都是业馀性质的。这其间，他的工作和生活，也经常不固定的。有时候是书记，有时候是司机，有时候是经理，有时候是推销员，更有时候是送货员。而他对于写作，一路来都把它当作一种严肃的工作，虽然不能说是痛苦的，却是相当费尽脑汁而辛苦的。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马阳

马阳，原名蒋明元；1937年生，原籍广东统江。在柔佛州居銮中华中学读初中二期间，就开始写诗，稍后则写散文和小说。最先投稿杏影主编的南洋商报《文风》副刊，获杏影赏识，誉为具有“马来亚泥土气息的诗人”。其大部分作品，曾以马阳、蒋蕙（惠）、阳羽、马戈、高鸥、阳之花等笔名，发表于1956年至61年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蕉风、香港《文艺世纪》等报刊及星洲出版的许多丛刊、什志等，是50年代末期名震一时的诗人兼小说家。

他的童年和青少年在动荡的时代中度过，新的意识形态陶冶了他的思想感情，反殖反封建和歌颂华巫印三大民族的团结，便成了他作品的基调。1957年发表于《文风》文艺副刊的《叱叻河岸的恋歌》，就是满怀激情讴歌华巫两大民族紧密团结反殖抗暴的主要长篇诗作；以反封建反压榨为题材的作品，则有1961年出版的中篇小说《沙河岸上的恋歌》。——在马华文学出版史上，一部作品能在短短的三几年内便一版再版地重印上第6版，甚至出版精装本而畅销于各地的，似乎只有60年代马阳所著的这部中篇《沙河岸上的恋歌》。已出版的专集有：《山民曲》（1958年·诗集）《沙河岸上的恋歌》（1961年·中篇）《祖父的故事》（1961年·散文和短篇）《天涯》（1962年·短篇）等4种。然而他的许多诗歌力作，至今仍没有机会收集成书。1957年11月中旬，全马各独立中学学生纷纷起来展开反对改制之际，他也卷进这风潮里，而于1958年初被校方开除了，其时肄业于高中一。后来被扣禁几个月才释放出来。离校后在现实教育和社会经历的冲击下，深深感到诗是不能更好地表达更其复什的生活面和社会及时代精神，他因而转向写小说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期多写小说而少写诗的原因了。长期来，他患有严重的胃病，在那经年颠簸流离的艰苦生活里，他的体质更其虚弱，胃困因而总缠绕着他，为了医病，为了摆脱有形无形的桎梏，遂于1961年秋依依地别离了老母和弟弟，只身到中国去，进入厦门大学攻读中国现代语文系，已婚。已经好久没有读到他的新作了，但愿他在天涯的任何一角落，身体早已康复，而且一如既往地坚持创作，写出更具水平、更具时代性的佳作来。



殷 勤

在1954年左右，来自香港的女作家殷勤是许多读者瞩目的对象，因为她会写会编，初期主编南洋商报的副刊《南洋妇女》和南方晚报《绿洲》副刊，后来创办《天方周刊》；她给人一种不平凡女性的感觉。她原籍山西，美媚艳丽，却有须眉气；在新加坡报界任职期间，与已故小说家姚紫（黄槐）相好过一段时期。跟作家曾铁忱（1903—1967）却有多人传闻的"误会"。许云樵在《悼曾铁忱》一诗中写道："泼墨惊魂传笑谈／笔耕煮史有馀甘／知君两事难瞑目／墨职医庸恨永含"在附注中说："曾铁忱任南方晚报主编时，副刊编辑女作家殷勤，以不愿为花瓶而蓄离志，一日两人以细事争执，殷勤以桌上墨水泼之而去，曾兄惊为镪水，后知为墨水，惊魂始定。退休后以煮书自娱。"——曾铁忱（广勋）出版译著多种，另有笔名阿难、洁寸、螺村、司徒无咎等。

殷勤是多产女作家，据她在中篇小说《叛徒》（1957年8月出版）的《前言》中说，自1948年以来，大约写了近1千5百万字；已经出版了的单行本有20馀种，还有不打算出版的，也有10馀种；写得最多的是中篇、长篇小说；次之者是短篇小说、散文；再次是诗、杂文、论文；以地区来说，遍及海外任何有华文报刊的地方，计刊载过的报刊的种类，大约总在30馀种。《叛徒》这部小说，完稿于1952年，发表在1953年的《星期六周刊》上，其它小说如《三重门》连载于天方周报、《沙龙》和《蕉风椰雨》都连载于星洲日报、《沉默的恋歌》连载于吉隆坡的《中国报》、《末路》和《旧梦》都连载于南方晚报……可见她多产的数量是惊人的，但据文艺评论家赵戎说，她"著作出版有《四阎王》《三重门》等10多种，惟多非本地题材。"她的小说作品多属于流行小说的那一类，文学价值不高。1957年7月及8月，星洲东南亚文化事业公司印行了她6部中篇小说即：末路、沙龙、旧梦、叛徒、沉默的恋歌、三重门。

她的《我编绿洲六个月》和《天方出版一年》，让读者知道她从香港来新加坡当编辑之后一直不如意；她说："五个月过去了，《天方周报》终于经过一番挣扎后也出版了。""《天方周报》创刊了。一年来，这漫长而又似一瞬的岁月，匆匆的过去，在《天方》以及我个人来说，这是一篇用血、泪、愤、悲伤、仇恨凝成的记录。"天方周报创刊于1954年9月9日，共出版78期；最后一期于1956年3月1日印行。据说她已近花甲之年，现移居美国。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夏洁

范高贵是夏洁的本名；1934年9月26日生于槟榔屿（祖籍广东文昌）。1956年钟灵中学高中毕业，1960年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士。曾任槟城艺术协会副研究，钟灵中学华文学会总务，《钟中学灯》主编等职位；现任钟灵独立中学教务主任。

自1950年开始，就常在南洋商报、光华日报、星槟日报等副刊和教与学月刊、文新月刊、大众月刊、钟灵学报、沙漠风等刊物发表散文、诗歌及杂文等作品。他表示最景仰的文学家是胡适；他最喜欢阅读胡适、冰心、鲁迅及朱自清等名家的作品。已出版的合集有三种：㈠失落了的笑（新诗合集）；㈡晨曦（散文等合集）；㈢槟隅吟草（旧诗词合集）。已整理而未出版的专集有散文集《丝鹃声里》，和杂文《南园随笔》。常用的笔名是：夏洁、尤勉、御剑、堂堂、金则等。

1979年9月应邀在槟城佛教义学华文协会主办文学讲座上讲述他写作的经过，他说在念初中的时候，最喜欢冰心的小诗（繁星和春水），因此最先学习写的便是新诗，从模仿着手。第一次投稿，就被刊登了出来，有了这个信心，他便努力写下去；一直到今天，他还不断学习、磨练，毫不放松。1953年教他的华文的是萧遥天，上课的时候，遥天常常把他的作品念给同学们听，常常鼓励他们写。作文节时，他喜欢出一些抒情题目给他们作，这么一来，他对写作的兴趣便日益浓厚起来。1954升到高中时，华文导师是已故的汪开竟（依藤），他写了许多评论古典小说的文章。汪氏尝对他说：一定要多读多写，读自己喜欢的作品，写自己熟悉的文章，就会慢慢摸索出一条门路来。他就照着老师告诉他的秘诀去做，渐渐地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天都要看书，每天都要动笔，那怕是三五句话，也都不肯轻易放过。到今天为止，他还是这个样子，总是认为每天抽出半小时来读书，是一种享受，或涂写两三行字，只要不是无病呻吟，心头才感到畅快，否则的话，一天就闷闷不乐，好象失去了一个美梦那么可惜。他写作最勤，收获最丰的是最近五年，一面写新诗，写抒情散文，一面针砭时弊的杂文，一面也写旧诗，学填词。这五年来，大约写了5百多篇文章。写旧诗和填词，鼓励他最多，影响他最大的，是跟他同事了8年的黄晚香。1974年，他与吴超亮、林海树联合出版《槟隅吟草》。1975年又跟林海树、黄晚香、梁圭堂出版合集《晨曦》，作品有散文、诗歌、书简及小说。



堂勇

1956年左右，堂勇以诗人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发表了不少的诗歌。他第一本诗集《生命的火花》，于1957年6月由新加坡胜利书局出版，全书90页，收集16首新诗。约5年后（1962年3月），新加坡学习书店出版堂勇的第二本书《都亚士渔村之歌》（长篇叙事诗），全诗98页。他写的诗，一般的评价並不高；陈雪风在《十五年来的马华诗歌》一评论里说，《生命的火花》当然也是被称为诗而出版的。但是，它不但不是诗，就说是分了行的散文，也还谈不上，而是一系列乾巴巴的口号标语的文字。本来，即使是口号标语，它也有它明确的意思，可是出现在《生命的火花》里的口号标语，却教人读后，不知到底是在呼喊什么，为什么呼喊。……因此，我们说这是一本顶坏顶坏不是诗的所谓诗，一点也不会过份。到了1962年，当他在南洋大学攻读的时候，却转向马来文华译的工作，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翻译作品，印成单行本的计有：⑴漫游客（长篇小说），32开，135页，1963年7月，上海书局出版。⑵年青的一代（小说），109页，1964年3月，中学生书店出版。⑶沦陷（内收小说12篇），136页，1964年4月，香港艺美图书公司出版。⑷独立前后（小说），86页，1964年7月，中学书局出版。⑸爱情与战争（中篇小说），38页，1965年7月白云出版社出版。⑹社会的一角（中篇小说），119页，1965年，白云出版社出版。⑺波涛（诗歌），35页，1965年10月，草莽出版社出版。一据说，他于1962年出版过译作《鲜花怒放》（短篇小说集）；此外还有译著《痛苦的回忆》《海洋的幽灵》和《神奇的变化》3部长篇小说。他从华文翻译成马来文的短篇小说也有相当的数量，可是未能结集出版。

谢瑞怀是堂勇的原名，祖籍广东潮州，南洋大学毕业，在工业界任要职已多年，似已封笔不写作了。大约于1965年，他受新加坡广播电台访谈时说，起初他翻译国语作品的动机完全是为了学习上的进步，因为每当要翻译一篇文章的时候，必需要先精读好几遍，使到文章中的每一个字都认识，每一个句子都了解，久而久之，自然会认识很多生字和吸取新词汇，加强理解力，这样会比较快进步。同时，他又认为在文化交流中，翻译工作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在搞好民族感情的问题中，它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所以，不论现在或将来，翻译工作应该继续展开。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梁三白

据一般文史工作者的统计，战后新加坡知名的华文诗人便有一百名左右。在进行编撰新马作家简介时，曾决意使“挂一漏万”的现象减到最低限度，然而由于多种因素，仍然未能如愿以偿。例如颇有诗名的梁三白、山河、简笛、梧桐、旭阳、黄汉雄、垂仰、陈伦新……等等，都鲜少提及。——在这里，首先要简介的是梁三白，在50年代末就写了不少新诗；1960年12月，上海书局印行了全书49页的诗集《鹰之颂歌》，内收33首诗歌和一篇后记。他原名梁荣源，1937年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南安），第3届南大中文系毕业，后负笈台湾，获台大文学硕士学位，现任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以沙飞的笔名出版的《鹰之颂歌》，写作动机是歌唱大自然、劳作的人群，所以表现在诗作里也流露出健康的情感，没有无病的哀吟。该诗集里有6首诗，被周粲编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3)集——诗歌》一书里。留台返新后，偶尔创作的诗获得更高的评价。

山河、长河、南海客等是陈川波的笔名，1943年生于槟城（祖籍广东文昌）；1948年移居新加坡，南大毕业，曾任星洲日报文艺副刊编辑，目前是大平船务有限公司的职员。著有：叙事诗《无名河，哼哀歌》、评论《木石集》《主观与客观的问题》《事在人为》等书。

简笛，又署简地，本名林廷高，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文昌），南大毕业，英国伦敦大学博士，曾任报社记者、马来亚大学地理系讲师、新大讲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现任某公司董事。梧桐，另署凡夫、过客；原名黄金保，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新会），新大文学士、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现任国立大学讲师，著有《人生与诗篇》。旭阳，本名杨宝泉，祖籍福建福州，现任南洋商报校对，1964年8月出版诗集《哀葡萄牙》。黄汉雄1950年生于印尼（祖籍广东潮州），后移居新加坡，著有：曙光、幸福的时光、文化的齿轮、击破苦闷的枷锁……等诗文集。垂仰，原名陈重良，1952年生于海南岛，59年移居新加坡；现任人民剧场经理，著有诗集《金山顶上迎朝阳》。陈伦新，另署闻欣、文馨、伦欣，原名陈华福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琼州），中学毕业，曾主编《人民生活》月刊。朱德春于1951年生在新加坡，75年南大中文系毕业，现任报社记者。其他的诗人如刘吟（郑春源）、蓝平昌、郭永秀、陈果（许勇初）等，也写过一些好诗。郭永秀诗集《掌纹》于83年5月出版，列入五月诗社文丛8，由新加坡风云出版社出版。



莎茄

新加坡世界书局属下的群岛出版社，自1961年9月至62年9月出版了一套10本的《马来亚文学丛书》，由方修主编。这一套32开型的文学丛书，颇有份量；其中唯一的合著，而且是唯一的诗集，是《椰笛与竖琴》，作者是莎茄与蓝金，于1962年5月问世，全书92页，收入莎茄的26首诗和蓝金的13首诗。属于莎茄的作品是：椰笛、采椰花酒、水沟短歌、无题、幸福、椰笛的回忆、一首诗、追寻、筑路、路上的思索、泡泡儿、门前有株年轻的树、摸索、夜歌、我们是真正的画家、忏悔、无题、自由狂想曲、酒后、歌、春，你在那里、孩子别怕、六月、给、旅程、这不是终点。——莎茄，是蔡镇桐的笔名，1936年生于中国广东省澄海县，3岁即南来；在新加坡受完中学教育，毕业于师资训练学院，现为高级教师。自1954年开始写作，擅写讽刺诗。与他合著诗集的蓝金，本名周信忠，祖籍福建，是女作家梅拉的夫婿。莎茄另用“小凡”的笔名，于1977年11月由而今出版公司印行诗集《开麦拉》。（在《马华写作人剪影》第74页里，误将小凡列为马德的笔名，合应顺此更正，並祈请有关2位诗人包涵！）《开麦拉》里共收45首诗歌及一篇《也算后记》。在后记里，他说，是牢骚话，是俏皮话，加上韵脚，也算讽刺诗体。大半在报刊发表过，多谢友人雅意，要将它们付梓，成为一集。以《开麦拉》为书名，用意简单，即是所写对象，有如照相机随意猎取，东拍拍，西照照，姿态万千，取景不一。有的比较含蓄，披着一层薄纱；有的比较暴露，裸了半边玉体。这些“小影”，多少经过暗房技术，加工处理，隐去不少疮疤，总算差强人意。其中许多因摄影技巧尚有问题，不是光圈太大太小，就是速度太快太慢；结果亮的太亮，暗的太暗，真个是“黑白分明”。有的是因手儿抖得厉害，重重叠叠，单独的一个却变成团体。有的是忘了转换底片，不同的尊容拍叠在一起，难分甲乙。……——小凡说得既很幽默，也很含蓄。读了这本诗集，你不能不同意他的讽刺诗写得蛮好、很有深度。

林琼在评介莎茄与蓝金的《椰笛与竖琴》时说，他们的诗，思想与感情仍然是健康与高尚的，虽说他们的诗风各具一格，表现力仍强，刻画力仍深。莎茄的诗是属于凝练的一格，蓝金的诗则是属于奔放的一途。……两人的诗有一个共同点是：在诗中常加入一两句“说教的句子，稍为减低了感染力与渗透力。”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曹莽

曹莽是出生在金宝的吡叻州诗人，1940年4月12日生（祖籍广东河源），原名刘茂发。1952年在美罗中华小学毕业，1953至54年在金宝培元中学肄业；停学了3年后又返校，1958年毕业于美罗中华中学初中部。1961年日间师训班毕业。现任教师。自初中时代（1957年左右）就开始写作，又署巴路、童景、秦木芜等；作品散见于南洋商报《文风》《青年文艺》、南方晚报《绿洲》《新地》、星洲日报《文艺》《青年园地》等副刊。大约比他较早一两年崛起于诗坛的美罗诗人——静星，也在50年代末期发表不少新诗，他们2人的出现，当年颇引人注目。静星原名龚培云，1961年11月由香港艺美图书公司出版诗集《生活的歌手》。几年后，在美罗出生或在当地从事写作的还有夏弦和诗人温任平、温瑞安、草风、蓝启元、黄昏星、休止符等。

刘君已出版的有4本书：㈠诗集《流萤》，1962年4月香港艺美图书公司出版，全书93页，内收40首新诗、自序和杏影的序。㈡诗集《金色的时辰》，1964年9月骆驼出版社出版，全书70页，内收60首新诗和《写在前面》（自序）。㈢寓言集《画像》，1967年11月星洲维明公司出版，内收59篇寓言和《前记》（自序）。㈣寓言集《回声》，1979年7月骆驼出版供应社出版，内收《自序》和60篇寓言。——1967年1月柯戈在蕉风第171期《过去的烙印》（战后马华新诗的发展）一文中评道：曹莽是马来西亚写诗颇久而且写得颇勤的一位诗人。《流萤》的作品最大优点，即作者的诗写来十分自然，毫无人工雕琢，因此，避免了生硬、刻意的毛病。但是，在写诗技巧方面，曹莽还掌握得不够，且不够圆熟。譬如《流萤》诗集中许多诗的题材，都是许多人时常写的，假如没有运用诗的技巧加以翻新，是容易落入俗套。曹莽就是缺乏这种翻新的能力。……这一缺点在他的第2本诗集《金色的时辰》仍留下鲜明的痕迹，这点是很可惜的。……有一点不能不否认的，是曹莽写诗的动机，有着正确态度，因而诗歌的内容有着积极性。

曹莽对寓言，有着深切的爱。他在《画像》的《前记》中说，等到他升上了中学，开始提起笔来学习写作，就自然而然的写起寓言来了。一篇好的寓言，就像一面明亮的镜子，通过生动的譬喻，反映出人们思想上或生活上的各种不良的现象。其价值是跟别的文学作品一样大的。——在周粲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6集——诗歌》里，选了曹莽的6首诗：当我们年幼的时候、阿Q、诗人和诗神、金色的时辰、我把窗儿打开、等待。



陈群

《一个奴隶的梦》，这是一本诗集的名字；书名很动听，也颇吸引人。作者是严冬，全书105页，于1959年10月由新加坡胜利书局出版，共收集47首诗歌和前言及后记。其中有3首诗歌：《农村·感想·赞歌》《我在路上独步》和《故乡》，被周粲编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6集——诗歌》里。

严冬是蔡川胜的笔名，潮籍，新加坡公民；他有另一个更响亮的笔名——陈群；此外，常用的署名尚有：希里、阿发、樊龙、李瑜、蔡三川等。蔡君是诗人，也是文艺评论工作者。1968年，任《新社文艺》季刊编委之一，主编是钟祺。1970年，新的印务公司印行陈群的评论集《戏剧美术论稿》，全书106页；内容是12篇文字——6篇谈戏剧表演，6篇谈美术创作，是他在60年代于报章副刊上发表过的一部分作品。作者在《后记》里说，这些文字的写作过程，一方面是由于自己对戏剧、美术比较偏爱，另方面是想借此对戏剧、美术团体在演出或展出之后的一点反应，以增加一点热闹的气氛。这些文字，纯属观感性质，接触到的问题并不深入，同时也有强烈的主观上的见解。……这些观后感，有些地方所用的字眼是比较不够谦恭的，不过，出发点纯粹基于表演或展出的具体情况而来，换言之，对事而不对人。……集子里的12篇文字，没有一篇可以概括表示出内容而为书名，因此取用《戏剧、美术论稿》这个书名，聊为权宜。……在编排的次序上，並没有按照写作的时间或发表的年月，只是就其性质相近者分别其次序。谈美术部分的文字中，较早的3篇是发表在1963年《南洋晚报》的《美术》版上，其馀各篇分别发表在《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与《戏剧春秋》、《民报》的《新生代》以及《马来亚通报》的《晨钟》等副刊版上。

陈雪风在《十五年来的马华诗歌》一专论中说，《一个奴隶的梦》这本诗集，其中的作品有些写得很好，但有的是更多的口号与概念化的东西，和一些非常难解的怪诗。作者的思想情感前覆后反，好像是把写诗当做出卖虚假的思想与情感。诗人柯戈在《过去的烙印》（战后马华新诗的发展）一文中批评：严冬的诗多是口号化的的词句，有些题材本来可以写得很好，可惜充塞着口号化概念化的词句，以致削弱了感人的力量。他的诗常常缺乏完整的艺术构思，因而诗节常常不能贯通，意义晦冥，这又是另一个缺点。



陈世能

驰名于新加坡文坛的散文家陈世能，笔名化外、陈木、陈黍等。1940年3月31日生于星洲（祖籍福建南安）。小学时代即从事多方面的阅读，并开始写作，所写以新诗为主。写得甚勤，投稿亦勤，因此在50年代中期常有作品发表。20岁中学毕业，即担任小学教师，曾接受小学教育文凭班训练毕业。迄37岁，怠倦此种生涯为止，共17年于兹，然后转行裱画至目前。曾于76、77、78年参加多次的美展。任教期间攻研鲁迅作品，于笔法有所悟，乃转写散文。从此即以写散文和随笔为主，新诗为副。所著单行本有7种，诗集：低诉、细雨集；散文集：自剖、溪、三馀集、梦外集、适意集。

陈君年轻时沉默寡言，思想严肃，加上年少志高，看得世事多不顺眼，作品中乃多愤慨语，此于第一集《自剖》中可见一斑。其时写作态度亦峻刻，一字不苟，十分重视于文字技巧。今日其人则随和得多，所写多是随笔，有话长些，无话即止，作品跟其为人一样。

他说，对于自己的作品，较满意于《三馀集》和《梦外集》二种。除写作外，他亦擅国画和书法，研钻逾十载，皆有所成就，尤其是书法，尝举行公开展览，为国人所周悉。其书长于草体，所写为于右任一路，盖于氏之草为"简至不能再简"，观之一目了然，为其所喜爱。次则行书，习沈尹默笔法，对之用功多年，所悟笔法，皆此中来。——1979年，与友人举行过"二友书法展"。

近数年来，陈君鉴于发表于报章上之作品已多，有意续结集出版；惟此举需时需力，及客观条件之配合，故彼决定期于于异日。他的散文集《溪》分为两辑，首辑写于早年，次辑作于近时，时间上两相隔离，在11年之谱。各篇大体上按照年月先后的顺序排列，排在最先的一篇《残忍》，作于小学时代。该书中有一篇《读书写作及其他》，他写道："……我每觉得写作虽不需要天才，但要相当的细心；並且写作能力是和欣赏能力密密关连的。一般人读书的态度既那样马虎，又怎能写出甚么像样的东西来呢？…文字技巧实在是写作者的生死关头，这关一打通，前面一路去便都是平地；要打通这一关，则标点符号的应用，又是一个紧要关键。写作能力要提高到了相当地步之后，才能享受到所谓的'表达思想'的快乐的。这种能力每一提高，便是一种蜕化，正如爬山时每上一层，境界便又不同一样，作者自己可以察觉的，这是创作的快乐。"



陈龙玉

在新马，甚至东南亚及港台各地，喜欢听华语歌曲的人都知道“秦淮”这位男歌手的艺名；然而，知道秦淮是诗人的恐怕就不多了。他与香港艳星于倩结婚一年左右又离婚，却是众人皆知的事。他本名陈龙玉，在新加坡出生（祖籍福建惠安）。中正中学毕业，现为歌台艺人。在13岁那年便写作了，第一篇作品是《海》。1961年8月，新加坡海阳出版社印行他的诗集《无花的梦乡》，由曾铁忱作序，以《爱之歌》代自序，全书61页，共收集49首新诗。其中有4首诗歌：《睡》《当你没有一点颤慄》《一样的星天》和《小路》，被周粲编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6集——诗歌》里。拟出版另一单行本《雕虹集》（散文集）

中学时代，他爱写诗及散文，笔名龙郎、爽白。曾经是中正合唱团的一名台柱歌手。高中毕业，踏出校门，由于他潇洒英俊，人缘很好，加上谦虚好学，因而很得长者的倚重。当时，易水组织廿世纪影片公司，拍了《狮子城》和《黑金》2部影片，虽然成绩不算理想，却是为马化电影贡献了汗马功劳。接着，拍摄《小寡妇》《文冬山的月亮》2部影片；其中《小寡妇》是由潘恩、胡姬及秦淮联合主演，而秦淮是以第二主角出现的。那时他对于献身电影艺术的兴趣极浓，讵料后来《小寡妇》胎死腹中，使他不得不向电影业说再见了。之后，他向歌坛谋发展，大约于1966年8月，灌录了第一张唱片《田园之歌》；不久后成为男歌手当中的一颗熠熠红星。成为所谓歌星以来，他极少从事诗歌及散文创作了。1975年春，他接受记者林白访问时，仍不忘谈诗歌的话题；他说：老实说，那些自以为属于甚么派系的新诗，我並不懂其意，也不知他们在刻意表达些什么。好些现代诗的作者，俨然如巫婆般在耍弄邪术，他们以格式，以筑长城地在摆弄文字，他们先有格式才去制造感情。而我认为，诗的感情是主干，而如表达的格式应是顺其自然的。他觉得，现代诗不能在这时代中产生普遍的共鸣，完全归咎于那些自以为前进的半路出家诗人，以他们的文字企图迷惑欣赏者，更甚地使自己也不知所云。就因为他们假前进，他们的作品没有生命，像是一个流产的婴孩般不能呼吸到时代的声音；他们的现代诗，与这个时代脱节，甚至远超时代的步伐而独居地哼唱，他们只是在梦想做时代的激进份子。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张逸萍

张逸萍，本名张奕东；1926年6月4日生于彭亨关丹（祖籍广东省新兴县），现为大马公民。1957年毕业于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从事教育工作多年：1959至62年曾任怡保、安顺和关丹的教育部辖下日间师训班讲师，並担任过实兆远南华中学、双溪大年新民中学、沙巴亚庇中学、柔佛永平中学校长及教师，怡保剑桥学院中文主任等，现任中学教师。留台时，曾任华侨同学会总干事和侨声月刊主编。

自1952年开始写作，喜欢撰写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及文学评论。作品散见于50年代的南方晚报、星期六周刊、台北幼狮文艺、台北中国时报、海风月刊和70年代之南洋商报的商餘、读者文艺和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等副刊，以及香港当代文艺月刊（徐速主编）等。他最喜欢余光中的新诗、张秀亚和罗家伦的散文，以及章回小说各家作品。所景仰的文学家是鲁迅、巴金、曹禺、谢冰莹、胡适、林语堂及罗家伦等。谢冰莹曾任他在大学新文艺及习作教授，鼓励他写作发表作品于各报刊；另外张秀亚的散文简练雅洁，对他影响亦深。笔名除张逸萍外有瑞丝、毅之、抚松斋主、张萍、夏雨天等。曾多次参加征文比赛获奖，主要的如：1953年南方晚报征文比赛安慰奖、1970年台湾台北中国语文学会予《希望》文艺小说奖章及奖状、1971年吉打德教会征文比赛获第一名奖状及奖金等。1982年荣获大马青团运吡叻州分会主办“全国华文小说创作比赛”第1名，作品《酒鬼老倪》。处女著《希望》（小说集），由新加坡国际出版社印行，于1970年正式面世，全书117页，共收集20个短篇创作。由谢冰莹作序，她在序中写道：“他不但小品文写得很好，短篇小说也非常紧凑，《花蒂玛》这篇，我曾在班上向同学们特别介绍过，不但情意缠绵，结构技巧都很高明。……文学的要素，离不了思想、感情、想像、技巧，作者的感情是真挚的，热烈的……再加上他丰富的想像，成熟的技巧，流利的语句，所以读来感觉非常亲近，非常舒服。”现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汉学系教授周策纵在序中赞誉：“……读后觉得你在《近打河之恋》前段和在《希望》一篇里所写的村风景，最见出色，这后面一篇算是很含蓄而有意义。你的小说多半简短得好，《娜娜》写法本来不错，只是主题还不特出。”他正准备出版散文集《重逢不如怀念》，内收散文约40篇。



淡 如

备受赞誉的名编辑——杏影，生前曾替他编的《文风》及《青年文艺》等文艺副刊常发表作品的写作人撰写多篇序文，诸如：白蒙（陈全）、韦晕、征雁等的小说集，丁彦（林臻）等的散文集和高宁、曹莽、吴岸等的诗集，都由杏影写过序。1963年9月，杏影写下的一篇序，那是给淡如的——收在小说集《十三园》里，开头就写道："淡如先生非常勤于写作，各种性质的文章，不论政论、随笔、游记、小说，他都爱写。但是，他最爱写的显然还是小说。据我在报章杂志上所能见到的，这些年来，他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这个集子里面所选入的8篇，相信只是他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收获的一小部分。……作者爱写的是乡村的人们的生活，这当然是因为他自己是来自乡村，熟悉那生活的缘故。他的作品的取材，虽然是形形色色，但许多似乎都有着这么一个主题：这社会上的一切罪恶、一切灾难，都是来自贫穷。这个主题，不消说，是绝对正确的。淡如先生写作的时间，虽然还不能算得长久，但描述事相、刻画人物的笔，却是非常富于变化，非常老到的。这也就是他的作品写得成功的理由。能够动人的作品，必定是有高度的写作技巧的作品，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写作技巧！……《夜未央》这个短篇是一个並没有什么特出的事件的故事，但在读者觉得它的感染力很大，读后也觉得怪不舒服。作者只用平淡的丝毫没有什么惊人的词语的记述，就把这个平凡的故事写到了几乎是苛酷的程度……"

淡如，原名郑赤琰，另署山叔、郑铁等；大约于1941年出生于柔佛州士乃（祖籍广东丰顺）。新加坡南大政治系毕业后，负笈加拿大及美国纽约，获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公共事务所的研究员兼秘书，和政治及行政学系讲师。——1963年，香港宏智书店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124页，共收8个小说：别时、夜未央、养老院、十三园、逆来顺受、回家、粗生、旱天雷。曾以郑铁的笔名在杏影编的《青年文艺》副刊连载中篇小说《长路》，甚获好评。孟毅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4集小说㈠》，收入淡如的《夜未央》（页450—459）；他在导论中说淡如很有写小说的才华，当他在南洋大学念书的时候，即不时在报章杂志上发表小说，所写的多数是乡村和城镇人民的生活情况。劳苦人民的爱憎、喜恶、风俗习惯，以及因穷困而造成的各种祸患，都在淡如的笔下一幕一幕地出现。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晴 川

晴川，原名陈应德；1938年8月26日出生于吉打港口（祖籍广东潮安）。小学及高中在华校就读；高中毕业后任临教一年，参加大学先修班入学试，于1961年被录取进入槟城大英义学念先修班二年。1963年进入马来亚大学，先后得到文学荣誉学士（1966年）、语言学硕士（1968年）、教育文凭（1969年）等学位。于1966年至68年念硕士学位期间，受聘为马大英文系助教。自1969年到77年，任拉曼学院马来西亚文讲师。自1977年起，再度为马大聘请出任中文系语言学讲师迄今。曾任大马作协（华文）第3届理事会总务。后因赴夏威夷大学做研究工作而辞总务职。

陈君还用其它的笔名如："莽夫"、"晓峰"等发表华文作品。自小爱好文学及写作，小学五年级开始在报刊上如光华日报、华中月报、沙漠风、南洋商报的《文风》、天方周报等登载创作。念初中三时由于功课繁重，只得搁笔；在那漫长的搁笔的日子里，还是照样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及关注马华文学的发展。自1972年起，曾先后出版了5本马来文著作和一本译诗（冰心的《春水》）。1974年之后，再度用华文创作诗歌，作品散见各报刊文艺版。自1978年起，也以马来文写诗歌，作品曾于"Sarina"，"Alam Sekitar"，"Watan"，"Beritakasa"及各华文报的国语版上刊载。1978年5月1日及1980年9月2日，他二度受"Grup Theatre Elit"之邀请在吉隆坡中央酒店朗诵马华诗歌作品，並朗诵了他创作的2首马来西亚文诗歌。除了创作诗歌之外，他也从事文学作品的翻译；他与马大英文系主任黄武荣合作将康乃馨、方娥真、原甸等马华诗人的诗作译成英文，先后在纽西兰出版的太平洋季刊（Pacific Moana Quaterly）上发表。目前，正致力从事翻译理论的研究。素来爱学习语文（曾选修过日文、法文；年来在读泰文）、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他曾把这些爱好比喻做一群野性难驯的野马，因此决定对翻译研究翻译的理论，希望能将这些不同的兴趣"一以贯之"。Sri Mintno E·T·Tang或E·T·Tang及Tang Eng Teik是他发表英文和马来文作品的马来文本名及笔名。他把冰心的《春水》（Air Musim Bunga）译成马来西亚文，于1980年由吉隆坡文学家出版社印行；陈君的译文活泼，流畅。1981年2月3日，他又在吉隆坡举行的"春节诗歌朗诵晚会"上朗诵英文、马来文及华文的诗歌创作和译作，出席者包括大马各族的诗人与听众。



无涯

50年代末期，出现于新马文坛的无涯，1930年生，原籍广东省惠州陆丰县。本名及字：罗梅沼，全忠；自号：定远、仲、仲伯、半岛等。庶出，幼孤。同父异母兄弟排行第6，最小；同母异父兄弟排行最大。先天不足，人人以为父夭折，竟生且长。祖，清末武官；父，排行第6，最小曰“满房”，国民党少校营长。伯父有：上将、少将副司令、县长等3人；堂兄为国军校、尉多名。无涯乃家族中唯一叛逆！在陆丰县河田中学初中毕业。少小离家，做过小学教师、解放军游击战士、连部文书、矿工、农夫、文化教员等。1956年春，调武汉铁道部第4设计院化验室化验员，9月参加第2次横渡长江游泳，得良牌。在郑州，接马六甲老母侨信，云已获准证可入境，回武昌向武汉公安局申请出国，诤，始准！时在冬末。1957年元月上旬到新加坡，转马六甲，别20多年，母子重聚已不相识，代沟如天堑。失眠，半夜洋二大白始醉如泥！居2月馀，独自悄然寻工做。1959年到新加坡，1965年春到沙巴亚庇，1967年夏秋之间到斗湖，10月飞砂捞越诗巫市任诗华日报主笔，单刀专政；1973年6月离境，飞新加坡，11月转吉隆坡。1976年秋迁柔佛州古来。在马，做过胶园杂工、中药店员；在星，中药店员、合股开广告社做招牌；代表菩萨监督一信女庙堂重建工程，住斋公堂。登分类广告函授旧诗词，自称“院长”；合股开小洋货店；当新加坡惠州会馆（馆址在福建街）座办。在亚庇光明牌业做“设计师”，有证书为凭移民厅准“专家”工作证。在斗湖，任斗湖日报副编。至今仍每周写4篇专论给诗华日报，拿主笔月薪。

1958年写新词、杂文；1964年写旧诗词，国际时评；1966年写过短篇小说。还有些用民间故事讽国际援助及世态的小品文。笔名计有：六郎、半岛、无涯、浅沼、浅逊大卫、浅沼六郎、严正、中洲客等等。出版过2本专集：第三世界兴起的新纪元、榴梿开花的时候。无涯自道：“神在炼狱，形如飘！由！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到为第三世界呼喊，进而为全人类前途探索。1980年8月写成《排场论——论三元宇宙》，仍想写《文化论》，拟总结封建思想，民主精神，大文明制度天下为公的新文化，然后再写长篇小说。”——以上的简述多根据无涯提供的资料编写，像谜一般的有趣。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黄尧

对黄尧生平事迹不详的读者，也许会怀疑我弄错了，他会说："牛鼻子黄尧是个漫画家，他也是个写作人吗？"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甚且，他不仅是位写作人，还是著名的民俗学家、教育家和历史家哩。陈纪滢在《30年代作家直接印象之四》介绍黄尧一文中说，50岁的读者如不健忘，抗战以前"牛鼻子"黄尧的大名，已誉满内外。他所绘"牛鼻子"漫画吸引着全国大江南北千万读者，人人模仿他，人人谈论他；好像一切画笔若不牛鼻子化，就不成其为漫画。……黄尧以他的特别智慧，先天的敏锐洞察力，创造出"牛鼻子"漫画的形态，以描写人生、揭露人生；以说故事的手法，揶揄人世间的丑恶，也歌颂人类的善良；他以小人物看"大人物"，使"大人物"的嘴脸，无所遁形。……由于从幼年养成好动的性格，所以他大半生都在云游中度过。……1942年底，他在桂林乐群社与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安徽桐城郑宝林女士结婚。抗战胜利之初，他本打算由四川直接回上海去，最后却由泸州转往昆明。在那儿他遇见许多友好，大家拉他赴河内共同筹办侨民民公司。再到海防，遇见法越战争，只弄得落荒而逃，为状甚惨。1949年，他飞港转穗，本打算与黎民伟合作拍电影，因不久韩战爆发，便移居泰国，经营出版事业。1956年，移居马来西亚，7月间在吉隆坡精武体育会，由华校教师公会主办教育漫画展览，由当时教育部长敦拉萨（已故第二任首相）主持开幕，盛况空前，会期3天，观众多达7万。先后编著教育漫画十馀种。后应槟城韩江中学约，任训导主任3年；接着又任吉北新民中学校长12年之久。其间曾编著《马星华人志》巨作一书。黄尧本名家唐，生于1915年，原籍浙江嘉善，复旦大学硕士。这部《马星华人志》成为研究南洋华人及历史之权威，已为各有关大学采作教材资料。教育家王秀南在《我读「马星华人志」》一文中说，他以流畅的笔调，写出这册华人历史掌故的巨献，上自王侯，下至奴隶，其间政商、工、医、文教各部门，俱有撰载；论其地籍，闽、粤、潮、客、琼、三江都能兼收；别其宗教，佛、回、耶，也能做到並蓄；确是一部十分完备有关华人的文献。1975年退休，79年春，他由槟城迁居吉隆坡，应"集珍庄"约，潜心绘作，以正统汉画法，绘制各种新旧型的画作；因其画涵义深湛，表现生动，故极受各方面的赞佩。大约自82至83年间，在大马南洋商报《艺术版写《墨缘随笔》专栏。



黄戈二

黄戈二、其戈、岑北……等都是怡保作家黄国海的笔名。他于1936年12月22日生于中国福建省思明县厦门市，现为大马公民。早年在怡保育才中学念中学，1957年高中毕业。离校后担任教师至今。

他在《我最初的投稿经验》一文中说：1955年左右，育中的文艺风气兴盛（据说吡叻女中也不错），除了是有人勤写，有人大力推销书刊之外，校中每周硬性规定的作文课及周记，也有绝对的作用。他念高中时，有许多作文及中国画被拿去贴堂。在姚轶平老师教他们华文科时，他的“习作”被贴堂的更多，这给他的鼓励很大。离校后，为了家计，到吡叻的某个山芭地方去当“教书匠”。从热闹的怡保，跑到那只有3百多家的新村，心中的寂寞，真是难以形容；他庆幸有一本象标稿纸，一枝原子笔，大约是1959年，他不甘寂寞地把一些感触写成散文《井》，寄给《商余》版（笔名其戈），这篇东西很快地被编辑洪淑谦刊用了。他因此有了发表欲，也有了自信心，接着给《商余》写了《蚯蚓》《金山沟》《铁蒺藜》《阉鸡》……等散文，这些散文很少超过一星期才被刊出的，而且每篇的版头及插图，都设计得蛮好。较后，他在《星云》版投稿，第一篇散文是《淡烟微雨望湖城》……他写了一些时候觉得散文不能舒畅地或较含蓄地反映时代及现实情况，所以把兴趣转移到小说的创作。因为他老觉得贫穷及阶级区分是人类的难题，所以写小说时用“黄戈二”的笔名。他的第一篇小说是刊在《商余》版的《油灯》，最后也在《蕉风月刊》写小说，《病》是他登在《蕉风》的第一篇。据说他的《病》和以后写的《衣架》给他带来许多风波，原因是许多把小说当新闻看的浅薄人，尤其是一些身份与小说人物偶合的人，常说他在影射“他”。

60年代初期，他是吉打州“海天社”的社员，也替吉隆坡的《荒原》月刊写小说稿。在他发表欲最盛的早期，也在香港《南洋文艺》月刊发表作品，班斧（温祥英）在《谈黄戈二近期的短篇小说》一文中说，黄戈二正向一个新向进展着：从表面的描写转向内心的描写；而其内容也在作同样转变：从以讽刺的手法为人物的批评进展到由人物内心的良知来做审判。已出版著作有：短篇小说《铁棘藜内》（1962年），散文集《铁蒺藜》（1981年）。



黄思骋

在50年代末期，由香港南来的作家有好几位，计有：黄思骋、丁淼（丁嘉树）和何葆兰（何心）夫妇、黄崖、皇甫光、谢冰莹、赵泰（珍重闲）、力匡、姚拓、刘戈、王恢……等等。他们多从事教育工作，更直接地培养文艺接班人。力匡、黄崖和姚拓都在新马定居下来。

1957年8月初，谢冰莹偕同夫婿贾伊箴应太平华联中学之聘，由台湾来马来亚执教；直到1960年始离开，前后在太平居住了3年零1个月，常利用假期旅游新马各胜地，也写了一些以本地为题材的作品。当年本地的移民条例较为宽松，中学教师又非常缺乏，有些校长便通过移民局的批准率性从海外聘来一些中教师；相信谢冰莹、丁淼、王恢、皇甫光等作家是在这等情形下到马来亚来从事教学工作的。

在香港写“都市小说”称著的皇甫光，本名黄六平，江西南昌人，于1957年南来槟榔屿钟灵中学，也常以“向夏”的笔名在南洋商报、南方晚报及光华日报的《新座》等版写语法讲座、成语解释等，1960年返回香港。1960年间，他在李微尘主编的《商余》版发表了中篇小说《掌上珠》。1960年返回香港，过了2年，他竟应新加坡南洋大学之聘，又南来担任训诂学、修辞学的讲师。大约在南大逗留三两年又回香港，似乎不见他再发表作品了。约于1959年，来马来亚当蕉风月刊主编的黄思骋，1920年生于浙江绍兴，1953年创办《人人文学》杂志。在香港写过不计其数的社会奇情及缠绵的爱情小说；但他以黄思骋的笔名所发表的短篇小说，和出版的短篇集如《河边的悲剧》《荒林人踪》《猫蛋》《猎虎者》等作品，不仅结构严谨，善于营造气氛，而且结局的安排，尤具匠心，每每出乎读者的意料，颇有美国奥享利的作风。他自承酷爱及精读契诃夫的所有短篇。南来后，也常以本地为背景撰写纯文艺小说。由黄思骋主编的《蕉风》大事革新，改成以登载新马文艺青年作品为主的月刊，他最欢迎3、5千字的短篇创作，也欢迎长达4千字的散文，他发掘和培养了几位青年作者，果尔他们后来的文学成就都不小。1961年，他应麻坡中化中学之聘由吉隆坡南下担任高中华文导师。1963年中，他因居留满期而返港，作品以长篇小说居多。大约于1973年，进了香港树仁学院教语言学，并为星岛晚报、东方日报等撰写专栏。



黄俊贤

在东马砂捞越州，黄俊贤是著名的编辑和写作人，因为他在国家语文局砂捞越分局（其前身是婆罗洲文化局）服务近20年，对砂华文坛贡献不小。

黄君于1928年2月21日生在砂捞越泗里街。1947年华文初中毕业于砂捞越，1950年高中毕业于新加坡；1948至50年教下午班3年，1951至55年执教于中学共5年。自修考获剑桥文凭，1956年进政府部门服务，晚上兼教成人教育英文班5年。继续自修英文，于1959及61年参加剑桥高级文凭考试。1964年获得政府奖学金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编辑出版与印刷课程一年。1976年荣获政府长期服务纪念章。他已婚，育有三男二女，多学业有成，家庭幸福。自1960至77年，任婆罗洲文化局华文编辑，后任国家语文局砂捞越分局助理研究职位。早在40年代末期开始，他就有作品在报刊上发表；50年代致力于英华翻译，除发表于报章如《道德学堂》《皇室贵宾》外，出版单行本有《致华校学生的信》和《我为何回返医院》等。60年代已出版的译作有《长屋里的生活》《砂捞越民族丛谈》《砂捞越博物院指南》《聚会池畔》《陆达雅克民间故事》《砂捞越早期图片研究》等。70年代出版有《海豚杂志故事集》等。在1980年发表的重要作品有《与文友谈谈》（共11章）、《依依别后诉情》等。已替该文化局主编出版50多种华文书、191期《海豚／学生之友》杂志。至1980年10月，另编有30期《学生月刊》，也曾为社团编辑过英文特刊等不下30册，並协助和主持婆罗洲文化局每年征文比赛共17届。常用的笔名有：黄予、予人、田俊等。

婆罗洲文化局系英殖民地时代推动当地文化的机构，由砂沙两州政府创办，于1959年9月成立后，他即由华民署调到文化局工作多年。到了1977年语文局接收该文化局后，即停办出版华文书籍工作，他也卸下华文编辑的职务。目前替国际时报继续编华文《学生月刊》已有5年馀。由他主编而由文化局印行的文学专集逾50本，如：冯老师、布隆岛（温玉华著）；崩烂河之歌（张达良著）；青春儿女、春晖（煜煜著）；白云的故事、绿色山岗（白雪著）；后庭玫瑰、象牙船（李荷轩著）；神山情歌、昙花的爱情（林枫，即黄俊贤著）；京那巴丹干之恋、星逝（孤帆著）；种椒人家（锺羔音著）；爱的火（英仪著）；婆罗洲之子（李永平著）；母亲、珠儿（俞雪凝著）……等等。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黄撒母耳

在新、马二地的基督教徒，多半对一位会写诗及散文的牧师——黄撒母耳，有深刻的印象。爱好文艺的本地读者，对这位布道家也不会陌生吧。

他原名黄坤生，约于1942年生在雪兰莪州巴生，出身书香世家，留学香港及英国，又广游欧洲大陆文艺胜地，自称为“黄种的吉普赛人”。先后曾为滕近辉博士、刘翼凌及陈终道二位教授的门生，足见其文学灵命有深厚的陶养。早在他12岁时，就有作品出现于报端，尤爱新诗创作。他也好学不倦，在工作中仍不断找机会深造，力求进步，已先后考取道学士、文学士、神学士和哲学博士数个学位，任职于新加坡圣公会圣雅各堂为传道，兼任金炼和远东两间神学院的讲师。历年来作品散见于6个国家的20多种刊物报章上。1974年，新加坡卫理书局出版黄撒母耳的诗集《蓝色的火》，全书118页，内收97首新诗，分为两辑：㈠宗教性新诗；㈡文艺性新诗。他的《献词》是一首这样的新诗：“蓝色的火／烧在蓝色的天／也烧在我蓝色的心／蓝色，是纯洁的替身／更是真善美的升华／我要叫蓝色的火／照出一个蓝色的世界！”刘翼凌在序里说，作者黄撒母耳曾和他共研圣经与修辞学，其为人天真、坦率、忠实、诚挚、恳切，和其他一切诗人的气质。黄君实在是天生的诗人，把基督的爱心，和爱基督的心写在诗里，使人觉得它是生命的流露，是真情的泛滥，是爱的洋溢。在荒漠般的诗坛里，它是清溪的汩汩甘泉。用集里一个隐喻来说，它是戮破夜之黑袍的闪电——这都是文章词藻风雨江山以外的事啊。1981年12月，卫理书局印行他的情诗专集《三十一朵小牵牛》。他在《蓝色的火》自序里说：“我根本不是诗人，但我狂恋着诗。12岁开始，就拚命学写新诗。直到今天，每逢深夜执笔，都听见我灵魂的跳动声。为了报答主大爱，我不会写诗也得写。这97篇新诗，是97朵‘蓝色的火’，虽很微弱，却顽强地闪烁在暗世。这火照出我，照出你，照出他，照出一条艰长的天路！火本身必有熄灭的一天，但断不可惜，……如果它在基督教诗坛真能起什么启发作用，那一切的功劳应该属于您们每一位的；我不过把‘火’点亮而已。”1976年，他的第2本书《星光闪闪》（诗文集）面世了，全书201页，内收散文44篇，诗11篇，浅论18篇，小说5篇，短剧2篇。长篇小说《再会吧，长堤！》于1983年9月出版，36万字。



笔农

笔农，本名刘维新，出生于印尼苏岛峇眼亚比四角芭岛（祖籍福建晋江），现为新加坡公民。中正中学初中三肄业，曾任学徒、小贩、书记及经理等职位，经营印刷业多年，现为印务馆东主，担任新加坡文艺研究会资料组委员。自50年代开始，就常发表作品，喜欢撰写散文、小说、诗歌、杂文及文学评论。笔名计有：笔农、白虹、阮君、宋湘、高洁、舒青、刘剑英、白郎等。曾任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第1届理事。——秦英是他的胞弟，原名刘维章，别署刘秋山，1942年在星洲出生；60年代初常有作品发表。

笔农迄今尚未有专集面世，但在出版界方面，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先后为新马作家出版了数十种文艺单行本。1959年10月，他首次出版了姚紫（署名贺斧）的杂文集《黑夜行》；及后，更邀得友人陈哲力合作，创立了"新马文化事业公司"，大约自1963至70年，曾是文艺出版的重镇。由笔农主持的人民书店所出版的文艺书分为：海鸥、六十年代、海燕、新路文丛等书本32开型，计有：莽原著中篇《黑旗》和短篇集《青春的闪光》；苗秀著中篇《小城忧鬱》《新加坡屋顶下》和短篇集《红雾》；谢明著中篇《生活的鞭子》；李叔鸣著中篇《多彩的明天》；马阳著中篇《沙河岸上的恋歌》；方北方著长篇《迟亮的早晨》和中篇《死亡地带》；征雁著戏剧《夜渡》《征雁剧作集》；陆苗著剧本《歧路》；田流改编四幕剧《思前想后》；杜红著诗集《抒情诗集》；韩玉珍著诗剧《茉莉公主》；谢倬荣（金石声）著中篇《顽童闹学记》；征雁著小说集《穷途》和散文集《后方的诗篇》和中篇《升旗山下》；罗林著短篇集《幸福的人》《第一个》；刘柳著报告集《第二代》；梅拉著通讯集《给孩子们》；白寒著短篇集《新加坡河岸边》；观止著评论集《文艺评论》；柳北岸著诗集《十二城之旅》……等等。

笔农在编选及刊印的功绩是令人钦佩的！他说过，文艺作品的出版工作，是比写作还困难十倍以上的；文艺书刊的出版事业的没落，是一项严重的社会问题，一项需要被重视，及需要被迅速提出讨论、纠正的问题。——80年代初，他又在出版工作上尽力而为。1983年4月初，新加坡文艺研究会选出第二届（1983—84）理事，笔农担任副会长；正会长骆明，另一副会长是淑克。杜城和何濛分别中选为正副秘书。笔农主持的人民书局已与该研究会联合出版蓉子著《伴侣》，和白金著《路》等书。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曾希邦

"你在还没有阅读这里边任何故事之前，我希望你知道一点关于我自己的事：我並不是一个爱笔杆的人，我只是一个小书记而已。如果你发现这本小书，有许多主题上的、或文字上的缺点，那该是极其自然的事。我的生活圈子很小，但这並不影响我写作的兴趣。古老的回忆，空虚的想像，偶然的感触，亲身的经历，我一律都把它们记下来。这里我选印的21个短篇，便是综合了回忆、想像、感触、经历，而企图表现生活的片断的浮雕。这些短篇都先后在星洲各报章和什志上发表过，现在为了个人的偏爱，又把它们再度收集在这里。其中《护生圈》《莱梦湖畔》《猫和英雄》诸篇，都是以当时新闻作为底子的，如今事过境迁，故事似乎有些褪色了。"

——这段文字，是曾希邦在他的单行本《蓝蝴蝶》中《写在前面》的全文。曾希邦，原籍江西南昌，约55岁，战后南来新加坡，英文的造诣极高，也擅长雕刻、刻印、书法和画画。曾任新加坡邵氏机构宣传部职员，其上司该是名诗人柳北岸；担任过南洋商报电讯翻译，也任过夜班编辑。曾担任新加坡星洲日报国际新闻组主任。

韩铮、王奥奇是他常用的笔名。短篇小说集《蓝蝴蝶》，全书117页，1956年11月由香港世界出版社印行，共收21个短篇：蓝蝴蝶、团圆、太阳底下、玫瑰的凋残、第二次创痛、狮城三重奏、绿色作家、猫和英雄、圣诞老人、悲秋、张伯乐、独眼龙、蝙蝠、老江、彭泽合、蒲留仙的故事、幻想曲、下凡、莱梦湖畔、护生圈、爱邮斯漫游续记。——从内容、技巧方面来说，这本短篇集都达到相当的水平。他的特色是风格清新，笔调朴实无华。

1957年3月，香港世界出版社又印行他的第二个单行本《黑白集》（散文集），全书66页。共收64篇散文。他在《打倒文章作法》一文里说：许多人把写文章看作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並且把那些写文章的人称之作文人。我不赞同这种看法。我觉得这多少还带有一点封建意味。在今天，文章换取不了功名，一篇言之无物的八股更吓不倒谁。我以为，一个人只要会说话，说得有次序，並且能用一定的符号（文字），把这些有次序的语言或思想记录下来，便可以说他会写文章。……一篇好文章仅是文字流利也不成，它必须有一个好的中心思想。这个，纵然你读熟一千本文章作法也是没用的。因此，你除了能够熟练地用文字记录你的思想外，你还得要思想！最后，让我喊出一个口号："打倒文章作法。"



曾炽豪

在新加坡，驰誉于画坛，且又是文艺界的知名写作人之人士有好几位，诸如：歹羊、沉檐、曾希邦、牧羚奴、子木、翁翼、林木化、横眉、庄欹、何家良等都是。

这里介绍的曾炽豪，也是两方面享誉的散文作家。约于1940年在广东番禺出生，1948年南来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现为中学教师；除擅长写作外，也颇醉心现代绘画，经常有作品参加展出。大约于1967年，在《新社文艺》发表好几篇相当出色的文艺理论有十分独特的见解。他的文章，洋洋数千言，一气呵成；一向主张文言与白话应该成为佳偶，不应该变成冤家，他在许多作品中现身说法，刻意使文白打成一片，天衣无缝。1971年7月，新社出版他的第一本专集《隔靴的搔痒》（评论集），列为“新社文艺丛书”第2辑第1集，全书85页，32开；收集15篇评论：谈友谊、闲话聊天、漫谈散步、忙里偷闲、艺术家与穷、书·读书（以上为第1辑）、论艺术的风格、风格的自觉、艺术的散文、期待新散文的出现、隔靴的搔痒、梦呓与胡说之间、美术的节奏、艺术的简与繁、诗品的文学观（以上为第2辑）。“内容提要”里这么写着：所收集者，皆为作者多年来呕心沥血之作。作者之艺术修养深湛，故对于此方面之理论，每具独特之见解；加以文笔凝炼，字字珠玑，笔锋尖刻处，复带浓厚之感情。梁实秋《雅舍小品》，余光中论诗文诸作之后，一册而已。——当你也读完此书，你自会同意曾君已经塑造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特色。

曾君在《期待新散文的出现》一文中说：说自从五四以来，散文在质方面已经很够水准，那是一种令散文家脸红的说法。一个读者如果良心未泯的话，那么他一定不会对人说或对自己说，自新文学革命发难以来，我们所能读到的文学的散文，已经相当有成绩，那怕所引证的散文家是一个素负盛誉的散文家，否则的话，他就无视了一个很显然的事实。……试遵照新文学史的指示，把五十年来一些比较重要的作品展读一遍，如果我们的艺术良心尚未麻木不仁，那么我们恐怕很难问心无愧地说，这里面有很多能传诸久永的不朽之篇，……要维护文学家的专业的尊严，不能诉之于权威，不能诉之于巨椠，不能诉之于“神话”，尤不能诉之于道貌岸然的视而不见。要维护文学家的专业的尊严，只有从质方面把作品提高，别无他途。总而言之，几十年来的散文无疑是有病的。……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贺兰宁

自1959年末开始写作及发表作品的贺兰宁，是新加坡诗人，原名陈雅礼；1945年9月7日生于马六甲州（祖籍广东潮安），现为新加坡公民。1975年南洋大学文学士（地理系）。1966年，与牧羚奴、英培安、南子等是五月出版社创办人之一。1974年，是南大诗社创办人之一，任该社副社长；现任中学教师。他自承受梁子豪（诗）和君绍、马各、张秀亚（3家在散文方面）等的文学观影响颇深。他的笔名尚有：陈慕、凌鸿、少滋、秀其、洪能之等。除诗歌及散文外，也喜欢写小说及杂文；作品散见于香港杂志、马来西亚蕉风月刊；民报（60年代）、南洋商报（60至70年代末期）及星洲日报（70年代末期）的文艺副刊。75年主编佛学刊物《贝叶》，并参与编辑《地理集刊》和《号角》的工作。已出版的单行本有：天朗（新诗集，1968年五月出版社）。主编《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1970年五月出版社）。——由他主编的《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是十分特出的一部诗集，24开，全书207页，内收15位诗人的佳作，他们都是70年代期间新加坡杰出的现代派诗人。贺兰宁在《15人序》中说：在文学的领域中，诗是人类思想情感的结晶，这类结晶，是没有定型的，它的形体繁复错杂，千变万化，但各有独特的光泽和色彩。作为一个现代诗人，生存在一个不能逍遥不能宁静的世纪里，唯有诗，是最能发泄和表现内心天地的媒介物。既然诗的产生，原动力的来源是个人的内心，是自己的情感，所以在诗的世界里，应该弥漫他独特的声音，和一种引人注意的回响。……

《天朗》是他的第1本集子，内收35首诗歌；诗风明朗壮丽，注重诗的意境表现和音乐性。他在自序里说："从前辑的诗，可看出我怎样由格律诗的格律中挣扎出来，逐渐改弦易辙。这些诗，注重词的撷取，具文字美，但是缺乏内涵性。中辑的诗，是我在极度苦闷中写成的，所以格调低沉，收入集中，只算纪念。后辑的诗，是我在醒悟期中写的。我决定在混乱和喧嚷之中，写自己的调子，也决定抛弃文字的外在美，转入注重文字的内在意义，这也是我追求意境的开始。"——新著《音乐喷泉》（诗集·1982年9月）列为《五月诗社文丛》之6。他将在今后致力于诗、小说与散文的创作，同时参与儿童文学的活动。



叶 斌

出生于柔佛州居銮而现居居銮章文双路的作家叶斌，本名叶其声，祖籍福建南安，马来西亚公民；于1938年6月26日生。居銮中华中学高中三肄业，曾任某政党执行秘书和《火焰报》编辑。现为小园主。他是属于50年代的写作人，喜欢撰写诗歌、翻译、散文及文学评论等作品，散见于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和中国报之文艺副刊及什志《萌芽》《浪花》《建设》等。他最景仰的文学家是鲁迅、艾青、巴金、裴多菲、惠特曼等。已出版的单行本有：㈠啊，彭亨河（诗歌及散文集，以"田川"为笔名，1976年10月萌芽出版社）；㈡浅谈亚非拉文学（翻译·1979年8月萌芽出版社）。㈢亚非拉文学作品选（第1集·翻译·曙光出版社）。——他打算这套《亚非拉文学作品选》暂订共分10本，希望能陆续问世；它们将分开来逐本地加以出版，因为它们之间并没有一定的联系，而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他也决心在"坚持发扬传统精神"下，认真地进行创作些作品。过去曾参加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所主办的文艺创作比赛：1973年荣获散文组优胜奖，作品《表》，笔名丁波；1975年获得诗歌组入选奖，作品《考验》，笔名方彤；1977年获得诗歌鼓励奖，作品《为了忘却的纪念》，笔名林原。1982年3月间荣获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第4届文学奖——翻译奖（巫译华文），另署贺雷等。《啊，彭亨河》列为萌芽丛书之三，全书42页，内收32首新诗和2篇散文：《礼物》《啊！彭亨河》。叶斌在序中说，他喜欢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但他更爱诗歌和散文，只要是主题思想正确、感情真挚和技巧圆熟（或不大圆熟）的好诗和散文，一旦有机会买到、借到或看到，他是不会错过机会的。由于喜欢和热爱，所以他也学起创作来了。固然这些年来曾断断续续地涂鸦了一些各种体裁的东西……现在在新旧作品中所能拣出的，就只能是这么单薄和不成熟的一本小册子了。但作为对自己的一种学习和锻炼过程的记录，或许多少有着鼓励和鞭策作用吧！

他又说："我总以为，创作是一项极其严肃的艺术劳动。任何时候，它必须对社会和人民负责，因为你写出东西来，是一定要给人家看，要感染人甚至引起共鸣的！……所以投身在火热的生活熔炉中去，该是任何有志于创活动的写作者们不可或缺的磨炼和历程！"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詹芜

新加坡作家詹芜，原名吴晨锋，又名盛丰；1947年在外地出生（祖籍广东省潮安县），1957年南来。1961年开始向本地投章报稿。现任商行经理职。

1968年，在谢克主编的民报《新生代》副刊上，发表大量的新诗、散文、杂感及评论文章，並为香港杂志撰写小说。所用的笔名有：詹芜、吴膺培、吴亦欣、崔粲、秦彩、青亭、苏三秀、吴沁风及古利等。1977年，在《南洋周刊》的《消闲》版写专栏《独具醉眼》，並在民众报连载中篇小说《珊瑚珠》。

1969年4月，出版短篇小说集《无花果》，全书99页，收集8个短篇：钟声、德望常昭、无花果、戏子行、不白之冤、茜茜奇遇记、文学青年、第二次入狱；颇获文艺界人士好评。1970年2月，由南方文艺出版社印行的诗集《青铜代之歌》，全书55页，收集31首新诗创作。他在后记里说：认真细算起来，我的写作历史並不太长，然而，靠着自己的“非常癫狂、非常大胆、非常傲慢和非常愚蠢”（莫泊桑），竟然也涂抹了好些东西，但那些毕竟是非常幼稚浅显的东西，一提起来就使人觉得汗颜，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对于诗歌，有着一股刻骨镂心的爱恋。虽然，我的生活里没有真正的诗，但是，诗歌，却几乎构成了我这个忧郁的青年的一部分。……我常常以为：凡是诗人，都是极其富有的。一位诗人，他一有了他自己的诗，就可以说是他有了一切！——我有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想法，所以，尽管我对自己的作品感到脸红，可我还是不停地追求着我的勃发的诗情。然而，话又得说回来，我虽然有一股强烈的感情爱恋着诗；但也並不曾有过为写诗而写诗的念头。……我歌所应歌、咒所应咒、笑所应笑、哭所应哭。正如诗人惠特曼所说的：“诗人就是自己的声音，就是自己的注释。”而歌、而咒、而笑、而哭，都是一个诗人所不能缺少的伟大权势。于是，我凭着对一切的感受写诗了。收在这里的，都是1962年至今年（1969——引者）8年来所写的一些抒情诗的一部分。

1973至78年，詹芜为新加坡丽的呼声撰写及改编大量谐趣传奇故事及长篇广播剧本。现仍为新加坡广播电台编改剧本。1980年出版杂文集《野鸽子的梦呓》（列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丛书之一），辑收1968至78年所写的部分杂文。计划出版的有小说集：银桥月、珊瑚珠；散文集：墓碑的人；和诗集：讯鸽在飞翔。



廖建裕

自新马独立之后，尤其是在马来西亚，马来语（国语）的地位日益提升，有些华文报刊常刊载马来文的翻译作品；而精通两种语文以马来文发表创作的华籍作家，也不乏其人。新马华裔写作人对马来语文和文学已有一定的贡献及影响，成就最大，颇多溢誉的该是：李全寿、包思井、陈达生、李毓凯、梅井、林焕文、廖裕芳、廖建裕、鲁白野（已故）、杨贵谊、陈妙华（丁娜）、李德昌（Takusie Lee）、吴信答（Akbar Goh）、吴天才、陈达昌、钟松发（Kelana C·M·）、陈顺安（Amir Tan）、周福泰、张志祥、黎煜才、陈祖明、邱开金、萧招麟、陈应德、陈鸿洲、邓盛民、林瑞珍、曾荣盛、巫运才、伍德等。此批华裔写作人中，有好几位学者、作家和诗人等，他们也被马来文化界人士所推崇和赞许，奠下了各自在马来文坛的地位。——这里要特别推荐的廖建裕，是位积学之士，脱底风生，常用谷衣、椰人等笔名。他原是印尼侨生，1941年2月21日诞生，今定居新加坡。早在1958年来新加坡，翌年入南洋大学，初修中文系，后转入历史系，1962年毕业。在南大期间，干劲勃发，常在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及南方晚报副刊发表文章和译作，也曾为新加坡广播电台撰稿；此外，也以马来文写作。他在这期间的华文作品已收集成书的约10馀种，重要的计有：㈠印尼散记（1960年·青年书局）。㈡马来新文学的独特性（1961年·香港上海书局）。㈢凯里尔·安哇诗选（1961年·新加坡世界书局）。㈣印尼短篇创作选（1961年·世界书局）。㈤马来新诗选（1961年·上海书局）。㈥现阶段的印尼文学运动（1962年·世界书局）。㈦马来旧韵文（1962年·上海书局）。㈧还乡（1962年·世界书局）。㈨爱情、眼泪、歌声（印尼抒情诗选·1962年·教育出版社）。㈩现阶段印尼华族研究（1979年·教育出版社）。——上述10本著作，只有其中3本用原名出版，馀者均用谷衣署名。

离开南大后，廖君曾返椰加达进入印尼大学，学成后又赴澳、美边学边教，于1975年获博士学位；同年返新加坡，在东南亚研究院任职。1982年开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课馀时，还译些印、马的作品，偶尔也在本地报刊发表诗作。其好友廖裕芳，同姓、同学，如今又是同事，笔名郁芳，1936年9月14日生于新加坡。1976年以论文《马六甲王朝法典》考获博士，是位华人荣获马来语文博士的名学者，著作都以马来文写成，备受学术界所推崇。早在1959年，他与张少军便对马来文学作了较有系统的研究。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汉素音

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名作家李汝琳主编的“新马文艺丛书”第1集和“南方文丛”（共12册），都将国际名女作家汉素音的长篇小说《餐风饮露》和《青山不老》列为第一种；可见早在50年代，本地文艺界便多么的推崇这位外来的女小说家，让她在马华文学界占一重要席位。这2部自传体小说是由李星可翻译的，原著为英文本。赵戎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史料》，收入她的《马华文学简论》（李哲译，页14—26）。

大约在50年代中期，汉素音曾在柔佛新山和新加坡居留几年，以唐光瑚医学博士之名，在私寓悬壶济世。后曾到南洋大学任教职。见过她的人，形容她是位高个子，身材瘦削，皮肤红润而有点儿象洋人的女人；她温雅、直率、豪爽、不摆架子，有问必答，思想机智灵敏。当时，她曾拨冗参加本地的一些华文文艺活动。冰梅大约于1956年7月搞“文艺写作者协会”，就曾请汉素音支持过；在一个夜晚，冰梅和莫理光到新山造访她，说明来意之后，她不仅毫不犹豫地在“作协”发起宣言上签了名，还立刻拿出支票簿献捐基金。

这位被伦敦报纸称为“中国作家”和中国报纸所称“外国作家”的汉素音，原名周光瑚（Rosalie Chou），于1917年9月12日在河南淅阳诞生，父亲是曾留学比利时的中国人，母亲是比利时人。由于她父亲是铁道工程师，所以童年时代在中国各地的火车站渡过。早年在北京受中文教育，並在一间修道院读法文及英文，后攻读燕京大学，冰雪聪明；18岁时，获得奖学金留学比利时的普鲁塞尔大学，1938年学成回中国，同年10月15日与唐保煌在武汉结婚。当她在四川成都担任接生妇时，开始积极地以英文写作，25岁时，处女作《目的地重庆》在英国出版（1942）；从此逐步树立起显赫的声望。1947年10月，当她在伦敦攻读最后一年医科学位时，首任丈夫（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在内战的东北丧生。50年代在东南亚各国行医时，写作最勤，先后出版6部以爱情为主的小说，其中《爱情至上》于1955年改编拍成电影《生死恋》。自1964年她放弃行医，专心写作以来，已完成近20部著作，从60年代初期起，她和她的第3任丈夫（印度上校）经常回中国省亲及考察。这位典型的世界公民，主张不分国籍的人民都应互相通婚，才能互相了解，不久前，已65岁的汉素音说，她觉得她是中国人，她深爱着中国的山河景色，同情那里的人们。



刘子政

刘子政，原名刘恭煌，1931年旧历2月27日生于中国福建省闽清县，现为大马公民，是东马最著名的史学家。于1979年在砂朥越诗巫马来西亚日报的推荐下，以《黄乃裳与新福州》一书荣获大马华人文化协会所主办的第二届文学奖中的论文奖。

1952年12月在诗巫卫理高级中学高中毕业；1953年3月至1960年4月，在诗巫中正中学任文史地教员；后来从商，现为木山经理。已出版的著作甚丰，计有：诗巫劫后追记（1955年8月15日初版）、砂朥越百年记略（1956年8月15日初版，59年5月18日再版，易名《砂朥越古今谈》）、砂朥越散记（1960年12月，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1964年12月再版）、婆罗洲史话（1964年5月初版，诗巫拉让书局出版）、黄乃裳与新福州（1979年1月初版，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列为“刘子政文史丛稿第5种”）、怀故集（1979年12月初版，新加坡南海编译所出版）、风下杂笔（1980年，新加坡群岛文化社出版）。尚待出版的有：砂朥越史事论丛（第1、2集）、汶莱史事论丛、沙巴史事论丛、砂朥越华族史、福州音南洋诗及情诗、三代拉者统治下的砂朥越、帚珍室丛话（谢元歲著，刘子政辑校）、砂朥越130年大事记（1841年——1971年）……刘氏已为今日东南亚一位有声有色的业馀作家。他说，他最景仰的文学家是鲁迅；自承受连士升、谢松山、曹聚仁、罗香林和邹韬奋的影响最深。早在1952年就开始在诗巫诗华日报发表作品。1980年1月1日，在《27年来著述编目》一长文中说：“由1952年到1979年，27年来，我用许多笔名写文，那是工馀来写的，积少成多，已写百万言了。……引起我对历史的兴趣，却始于少年时代。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的日本统治砂朥越3年8个月时期，我当时只有十馀岁；日治时代，我失学了，失学期间，除了帮助家中耕种外，其他的空馀时间，我多花在看中国的旧小说上……由于当年只有小学程度，对小说内容，只是一知半解，囫囵吞枣也勉强的看了。……但多看了旧小说，却引起我对历史的兴趣，以后数十年来，看的是历史书，写的也多是历史性文章了。我住在砂朥越已43年了（我于1936年六岁时南来……1974年是我写作最多的一年。”他用过的笔名有：重夫、刘康年、刘向、刘辉如、向阳春、刘子凤、黄凤、向宴、念燕、刘念慈等。他给爱好文学的读者印象较深的作品是《怀故集》和《风下杂笔》。



潘雨桐

潘雨桐是70年代末期，西马最优秀的小说作家之一。其实，早在1954年时，他便以凌紫的笔名开始投稿了。高中一至高中二两年，作品散见星洲日报的《星云》和《青年园地》、南方晚报的《绿洲》、星期六周刊及其它报刊，作品以散文和小说为主。本名潘贵昌，1937年生于森美兰文丁（祖籍广东梅县），大马公民。在芙蓉中华中学初中毕业后，前往新加坡中正中学读高中（57年高3毕业）；曾留学台湾及美国，获得台湾国立中兴大学农学士、美国奥克拉荷玛州立大学（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遗传育种学博士，並为美国SIGMA XI，The Scientific Research Society会员。曾任瓜拉庇勝中华小学教师，新加坡原产局原产员，受聘台湾国家科学委员会，任国立中兴大学园艺系暨研究所副教授（1972—74）。大学时代，曾主编侨生刊物。他走的是专业方面，但却热爱文学创作；自1979年开始，以潘雨桐的笔名在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商余》和《小说天地》副刊发表散文和小说，作品内容多以留美学生的生活面貌和心态为主，为读者群所称道。自1979至80年，登载的主要小说有：春迟、我家么妹、冬夜、月落泽西城、昨夜星辰、天涯路、纽约客；这些小说有的长达二万字以上。另一个短篇《水风信》发表于《写作人季刊》第2期。已完成的2万馀字的小说《何处是归程》《天凉好个秋》《纽约春寒》等也相继发表了。1980年，槟城光华日报为庆祝创刊70周年而主办的小说创作比赛，他以一篇题为《痛》的创作，与方野分享了这项比赛的首奖。1981年以短篇《乡关》参加台湾联合报小说比赛获奖。82年9月又以小说《烟锁重楼》荣获联合报中篇小说奖。

潘君在美国旅居了7年，足迹遍及全美。大约1972年，他取得博士学位后返回大马，不久又返回台湾母校中兴大学担任副教授，但仅工作了两年又回到大马芙蓉，目前服务于农业界。这位身材硕长，仪态文雅，谈吐温文随和，经常穿著运动衣，很简朴，一介书生气的农学博士，对写作的态度也十分严谨，一个小说常修润三四回。他认为：小说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技巧也要兼顾，写作者本身对创作的态度应开放。他强调写小说必须要反映社会、表露社会，报道社会；写小说主要的还是表现人生。——第7届联合报小说奖中篇得奖作品《烟锁重楼》，评审者高阳说它“意识流的技巧运用得相当成熟”。他对中国人在外国的种种问题，都有很详细的描绘，很能引起人的共鸣。



蔡良乾

"在马六甲念中学时，我就喜欢阅读书报及杂志，尤其是文艺副刊及排边的新闻特稿，和《世界少年》及《文艺世纪》等刊物。它们引起了我对写作的兴趣，也因而学会投稿。离校后，好不容易才考进报馆做事。也正因为这样，我对这份职业是非常珍惜，时时督促自己进修。16年来，我在报界的采访工作可以说是很多样化。……本书收集的稿件，勉强被分为3大类：㈠金融及经济；㈡文化、语言及传播业；㈢游记及其他。……我有勇气把旧作印成书，主要是因为文化界已吹起一股新气息，华文及英文报都在革新。尤以今年（1979——引者）变革得最多。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希望大家的努力能够持续及有所收获。读者们不难从我在十多年前所写的一些稿件，看出我对文化及报业问题的关注。（《建立马来西亚文化》一文是配合马来西亚成立而写的，当时我刚进入报馆。如今新加坡已独立，文化建设的工作更为迫切。）"

——上面的一段话，是新马著名记者蔡良乾在他的著作《狮城采访》的《后记》里说的。蔡君于1943年8月12日生于马六甲（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960年在马六甲育民中学高中毕业。自1957年开始写作，常撰写散文、游记及报告文学，曾将一些中外名诗译为马来文发表；笔名有：燕良、燕微、纪群、黎响、翠华等。1963年任南洋商报采访记者；后任新加坡海峡时报编辑部华人新闻组主任，主编中英文对照的两种语文版，甚受文教界人士关注。自1968年起，他兼任国际杂志《读者文摘》的特约撰稿员，常到大马及印尼报访及考证数据。1976年，获英共和联邦秘书处奖学金攻修金融新闻学，接受有关报道及分析股票市场的专门训练。回归新加坡后于1977年5月转入英文海峡时报服务。于1980年5月由教育出版社印行的《狮城采访》，厚达194页，约共有17万字，是作者过去十多年来在报刊发表过的特稿；一小部分是在《新加坡》月刊及《读者文摘》刊登的。在编排上，作品分为3辑，第1辑3篇的内容重点是金融及经济；第2辑则有17篇，主要是讨论文化、语言及大众传播媒介的问题；第3辑19篇是游记和其他小品，其中包括游览伦敦、欧洲及印尼的游记及《鸭毛的故事》《我踏三轮车》《牙医和我》等小品；由新加坡南洋商报副总编辑莫理光写序。

自1982年开始，蔡氏加入新加坡广播局任执行编辑。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谢 明

谢明，是50年代末期重要的小说家；本名谢继宗。1941年12月15日生于印尼英得 其利淡味拉汉（原籍广东澄海），现任新加坡三益渔业公司经理。——1945年移居新加坡，1948年前往中国；1950年返回新加坡，就读育英中学附小，随后在原校完成中学教育。现为新加坡公民。大约16岁那年，谢明开始写作及发表作品；1958年（17岁）出版处女著《怀疑》，全书75页，内收3个短篇：怀疑、失去的爱情、惨痛的恶耗，並有金枫执笔的《代序》和作者的后记，由星洲南大书局出版。1960年3月，马来亚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第2本短篇小说集《夜来风雨声》，全书81页，共收6个短篇创作：夜来风雨声、欺善怕恶、醒、母亲的觉悟、致客、遭遇、和后记。1960年5月，赤道风出版社出版谢明等著的短篇小说集《怀念》，全书46页，目次：归（巍萌）、沉默君（征雁）、平凡的故事（李瑜）、烽烟（高鸥）、怀念（谢明）、破裂（白秋琳-原名吴荣祥）。小说《生活的鞭子》，于1963年1月由新马文化事业公司印行，全书120页。由于它畅销，故印了4版。他曾于1961年主编马来亚青年报的《文艺阵地》。1963年进入南洋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並担任南大中文学会出版主任。同年以《没有作品的作家》荣获南洋大学全校性文艺创作比赛特优奖。1964年又以《草木皆兵》荣获南大全校性文艺创作比赛特优奖。

1967年进入商场，之后极少再创作文艺作品；十多年后——直到1979年10月，才有新著《草木皆兵》由教育出版社出版，列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丛书》之9，内收黄孟文的《总序》和他自1962年至74年完成的6个短篇：没有作品的作家、草木皆兵、吴勉山、老李的哲学、白手成家、沉。——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师皮述民曾说谢明“把现代人物的丑恶咀脸都暴露了出来，是值得我们做为写作的借镜。”谢君从事过印刷厂工作，从商也已多年，生活面扩大了，阅历也深了；他已完成长篇，写的是人生的形形式式，与他以前只写学生生活，写工人题材，当然大不相同了。而他正在写的另一本中篇，则是写他自己的一段生活经历的故事，就快完篇了；足见他从商后，仍不忘小说创作。大约1982年新加坡南洋商报文艺副刊《写作人》，曾连载他的长篇小说《失落·浮沉》。1982年12月杪，以剧本《芳踪何处》荣获“黄望青 剧本小说奖”第1名。得奖佳作已收入《创作选集》（1983年7月）内。



谢水旺

谢水旺，是东马砂捞越州古晋市的著名写作人；笔名有尤淑夫、丁一等等。1931年9月16日生于古晋（祖籍广东惠来），华文高中毕业。曾任报社主编，现为书店经理。他魁梧奇伟，亲口回答我：他高度177·5公分，重量100公斤。

1954年，他开始写作，擅写评论、游记及散文。1968年7月18日由婆罗洲印务公司承印第一本专集《萍踪散记》；1974年11月23日由砂捞越印务公司承印第二本专集《北京去来》。他在《萍踪散记》的后记中写道："1964年初，应英国政府的邀请，访问英国一个月，嗣后，顺道前往欧洲大陆一游，在几个都会盘桓一些时日，走马看花，将旅途所见所闻，信手记下，以《西游散记》为题，在古晋中华日报发表。1967年春，偶然得到一个机会，往台湾走一趟，途经香港和澳门，以《银刃通讯》为题，写了一些观感文字。现在均收入这本小册子之内。"其知友丹峰（姚萌）在《序》中说："在我的朋友当中，志趣相投，交往最深，关系最密切的，是谢水旺兄。自砂捞越从日寇魔掌中光复后，我与谢兄即在古晋市一小学念同班（四年级）。小学而中学，直至高中毕业，同窗九载。离校后，我们又同事数年。后来谢兄转业，献身新闻界，因工作不同，我们的过往才稍疏。……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酷爱文学。我偏重文艺创作，而谢兄的论文最出色，曾于校中论文比赛（高中部）独占鳌头。谢兄并不因此而自满，好学不倦，奠定日后以摇笔杆为专业的良好基础。谢兄投身报界，初为记者，继之当编辑及主笔，工作勤奋，成绩卓著，目下已是中华日报的总编辑，可谓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谢兄有过人的体力，充沛的精神，丰富的学识，如每当岁暮，拟出版新年特刊，除筹划及亲阅大批特约文稿外，又挥生花妙笔，论著多篇性质截然不同的鸿文，此等魄力，实在叫人佩服！在报界服务十年间，谢兄曾多次出国游历，足迹遍亚欧各大城市及各名胜古迹，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朴素、轻松的文字，流畅的文笔，写下数十篇游记，以尤素夫笔名……今谢兄精选其中部分篇章，汇成专集出版，并附有插图多幅，真是图文並茂。"谢君在《北京去来》一书的《前言》中说，1974年5月28日，我国首相敦拉萨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先生的邀请，前往中国作历史性访问，他很荣幸的被选派前往北京采访华的新闻，在中华日报发表32篇的报道文字，后来出版专集名之为《北京去来》。

田农主编的"砂捞越文化丛书"之7，是谢水旺著论文集《灯下二十年》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钟文苓

曾任新加坡南洋商报总编辑的锺文苓，原是一位文艺作家，笔名李嘉图、叶儿家；原籍广东，50年代初由香港来新加坡。他在中国内地，曾任职于《和平日报》等报社。他是受聘南来办报的；当时主教于斌有意在新加坡创办《益世报》（它原是中国当年四大报之一），便派刘益之和李寿朋等到新加坡来筹备出版事宜。名报人刘益之便将“五虎将”的刘问渠、刘以鬯、钟文苓、张冰子、赵世洵，以及李星可、叶世芙等人从香港申请来星。

《益世报》创刊于1952年6月7日，每天出版两大张半，总编辑是李星可，编辑主任钟文苓，副刊主任刘以鬯，采访主任赵世洵、社论撰述员张冰子、牛若望；其他编辑有陈振亚（洛萍）及何苍生，记者有陈加昌、陆炳霖……等等，阵容庞大，人才之盛颇极一时。然而这份日报却是“昙花一现”，前后仅仅出版4个月零5天就停刊了。钟文苓转到南洋商报及电视台任职。1967年3月18日，梁润之与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合办新明日报，钟文苓出任总编辑（初创时由潘粤生担任），副刊编辑郑梦周（姚紫）、陆大地等，新闻编辑包括郑文辉（杜晖）、林福利（林锋李）等8人。该报的发展甚速，钟氏居功不小。

1979年1月，南洋商报与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南洋文艺丛书、南洋家庭丛书和南洋学生丛书，曾任该报总策划的钟文苓在《新生代散文选》的前言中说：“在这次南洋商报改组之后不久，我们马上便考虑到恢复出版刊物和丛书的计划。……南洋文艺丛书是其中一种……希望促使文艺书籍能够更普遍被接受，並逐步提高这一方面的写作技巧和水平。”——由南洋商报主办规模空前的第1届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于1982年8月25日举行盛大的颁奖礼；获小说组首二三名依次为：谢惠平（希尼尔）、黄梅影、孙爱玲。佳作奖为：李子敖（李锦湖）、洪荣狄、郭裕德（倥侗）。获散文组首二三名依次为：丁行先（罗思）、吴赐苏、黄梅影（抒晓）。佳作奖为：潘贵昌（潘雨桐）、陈绿蕾（徐蔚）、曹介平（江心岩）。在典礼上，由交通兼劳工部长王鼎昌和该报董事经理黄锦西颁奖。担任金狮奖工委会主席的是钟文苓，在讲词中说：“我希望这将有助于提高我们作品的水平，取得观摩的机会，通过经验的交流，为华建立新华文文艺在国际的地位。”——钟氏现任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集团华文报编务顾问。



萧 冰

小说家萧冰，在他16岁那年，就开始写作和投稿了。本名郑式侨，根据报生纸改名为郑华侨；1939年2月17日生于柔佛州东甲（祖籍广东潮安），现居吉兰丹巴西布地。由于父母早丧，童年生活坎坷，中学还未毕业就辍学；早年当过小贩、送货员、杂工、店员等。现从商。他喜爱冰心、鲁迅、莫泊桑、泰戈尔等人的作品；尤其是冰心，她的《寄小读者》，是他的老师张思波命他必须一读再读的一本书。他的第1篇作品是《童年的回忆》，在光华日报的学生园地发表后，就使他对文艺发生了莫大的兴趣。那时候，他有很多习作在这个园地发表。——他谦虚地说，由于念书不多，所以写的也没有什么成就，自己满意的就更加少了。喜欢写的是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尤其是富有人情味爱心的故事。他认为一个写作人，应该多听、多看、多读、多写；除此外，是没有什么法门的。他以前除了写散文，也写诗，但他的张老师说他写的诗，不但没有诗骨，连诗屁也沾不上，故此，只好专心学习写小说了。他觉得，一篇文章的好坏，自有见仁见智的读者给你分数，自己贴金是贴不来的。1971年，他与北马文友：宋子衡、冰谷、艾文、游牧、温祥英、菊凡等7人合创棕榈出版社。1975年10月，出版了第1部单行本《萧冰短篇》，36开，124页；由张思波作序，在序中说，萧冰的作品，虽然没有优美的笔调，奇丽的意境，但对于马来西亚的现社会，每多独特的见解，不作无病呻吟，不累赘，一字一句，都有所感而发，异常具体，概括，事物鲜明，同时，字里行间有一股浓厚的人情味。假如从本集中的文字技巧来说，它无疑是朴实无华的，用的是白描手法，只是对着社会的腐朽面去速写，读者不用慢慢细嚼便可以领悟到其含意，而行文畅达特其馀事。

蒐集在书里的16篇作品，是他整十年来，在工馀之后，零零碎碎所完成的。在自序中，他说，在人生坎坷的旅途中，从北到南，从南到东，算算已渡过1万1千日，在这漫长的日子里，究竟做出些什么值得一提的事呢？答案是：这本集子而已。——1976、78年，他的2篇小说《遗嘱》《痛了3次》（播出时题目改为《岳母大人》）分别获大马电视台编成《四喜临门》电视剧。1979年完成的中篇小说《走尽风雨路》，经于1980年1月10日在南洋商报《小说天地》版连载。早期用过李红、子才等笔名。



萧萌

于1959年崛起于马华文坛的萧萌，本名钟秋生，1942年9月1日生于柔佛州麻坡玉射（祖籍广东琼东），马来西亚人。1960年马六甲培风中学高中毕业；1965年吉隆坡马来亚师范学院毕业；1971及74年分别获得马来亚大学荣誉文学士（中文与数学）和文学硕士（中文）。曾任中学教师，自1974年起担任国民大学语文中心华文讲师，同时获马大聘为兼任讲师，在马大教育学院为“大学教育文凭班”讲授中文教学法。

在马六甲培风中学就读高中二时开始发表作品；散文、诗歌及小说皆尝试，惟以散文写得较多。60年代写得较勤，作品散见于新马之主要报章与文艺杂志，常用笔名是萧虹、萧倩、萧萌等。在马大肄业期间，曾于1969至70年度主编《大学文艺》创刊号。1970年3月，模范广告社出版其散文集《青春的飞翔》，全书80页，内收25篇散文，均按照写作年月的先后加以编排，作者感情充沛，辞语华丽，想像奔放，境界空灵飘逸。作者在自序中说，所选辑的25篇散文，是他自1962年以来先后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散文作品的一部分。至于1962年以前的作品，都已收入他的另一本散文集《麻河的恋歌》。——萧萌的《麻河的恋歌》和预告的另一著作《锦绣山河》，迄今均未见出版。近十年来，他也不曾再有文艺作品发表。他在第1本书的自序中写道：“1960年高中毕业后，彷徨在生活线上，贫穷不断地折磨着我的一颗响往飞翔的心；那一篇《青春的祝福》，便是在那一种幻灭和憧憬相互冲激着的情况下写成的。离开中学后的第3年，我硬着头皮到云南园去。在大学里，我念的是数学，整天埋头在微积分和集合论里，时间和精力被消耗殆尽。这个时期，我只能写篇章短小的诗；后来，好些朋友说我的某些散文带有诗的韵味，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个缘故。《走向云南园》剖示了我进入南大的感触。但曾几何时，为了不忍心让年迈的双亲再为我的学费增添更多白发，当第2年我考上了都门班底谷免费而且有生活津贴的中学师范学院时，没有犹疑（因为没有选择），我就忍痛向仅仅生活了一年的云南园挥别了。……”萧萌在《自序》中提到的“虹絮”，原名黄碧云，1943年生于麻坡（祖籍福建南安），过去也常有散文及小说登于报刊，她是萧萌的太太，书法自成一格，1976年考获马大硕士学位，现任马大语文中心中文讲师。



蓝影

1971年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印行赵戎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3集——散文(二)》，共选了39位新马作者的113篇散文，他们是：王葛、君绍、苗芒、林潮、慧适、忧草、原上草、高秀、莫河、陈世能、林绿、鲁莽、沙燕、端木虹、林琼、梦虹、杰伦、赤阳、萧艾、赖金福、梦平、林成兴（冰谷）、沉吟、山芭仔、梁志庆、蓝影、沈安琳、吕晨沙、年红、洪浪、陈慧桦、燕野、梁瑞明（丹枫）、萧萌、徐秀、陈雅、陈朗、马汉、韩拍岸（李残羊）。——在这39位入选的散文作者里头，只有2位女写作人，她们是蓝影和沈安琳。赵戎选了蓝影的2篇作品：静夜遐思、第一颗星星；和沈安琳的一篇作品：自由的召唤。沈安琳，原名冯绮璋，1927年生，原籍河南开封，复旦大学肄业；战后南来，曾在柔佛州龙引、峇株巴辖等华文中学执教十数年，作品多散见于60年代中期的蕉风月刊、学生周刊等报刊。停笔10年后，于1975年9月开始在蕉风月刊连载《半个地球以外的世界》7篇加拿大游记。蓝影是宋兰友的笔名，生于怡保，育才中学毕业；1958年曾任学生周报编辑，后来转到香港中文大学和菲律宾大学去读哲学系，获硕士衔，回国在怡保还教过一个时期的中学。1973年前后，到加拿大读的也是哲学。在60年代里，蓝影是大马极少数有深度的女散文家之一；她的散文，不但文采畅丽，而且也富有哲学的境界。所发表多篇散文，都甚获好评；比如在1964年蕉风月刊第139期发表散文《圆山·霞天·迷雾》，编者黄崖便在《编者的话》中特别推荐：蓝影的描写细腻，由一个女孩子的眼睛来看世界，处处充满诗意和人生哲理，令我们读来，感到无限的趣味。——1964年4月28日，第4届青年作者野餐会在雪兰莪州摩立海滨举行，参加的青年写作人共24位。当时蓝影正从香港返国，在座谈会上，特别邀请她报道香港的文坛、笛宇报道台湾的诗坛、山芭仔报道大马的英文文坛……使大家对文坛的现况有更深刻的瞭解。1973年6月2日，蓝影由加拿大来信说："……除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真有它颠朴不破的真理之外，我以为出国，是在于使自己暴露在一个与自己的背景、文化完全不同的社会中，进入一个比我们自己原有的更先进的学术领域，以使自己的思想，不断地受到新的刺激与冲激，不断的能引发它的潜能，以便加强它的作用与功能，否则思想就要陷入停顿的状态，人有什么比发现自己的思想停滞；甚至逐渐衰退更可悲呢？"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韵 斌

提起韵斌，新一代的读者也许对他感到相当陌生；可是在50年代中期，他是颇受瞩目的青年小说家。在他20岁左右，就连续出版了三本短篇小说集，且都获好评。他也是当时槟城星槟日报著名的外勤记者，采访新闻表现优异。后来弃笔从商，如今是槟城殷商，多间公司的董事经理和社团主席，任康华印务有限公司董事经理，他是华商报重要负责人之一。

韵斌本名张友群，1934年4月24日生于霹雳打拉州（祖籍广东大埔），现为大马公民。年轻时，到新加坡中正中学念书。大约在1953、54年，他经常有作品在钟灵中学出版的学生刊物《学报》及《沙漠风》发表；《学报》是集学术、艺术和文学的综合性刊物，而《沙漠风》则以纯文艺刊物姿态出现。当时在《沙漠风》投稿的青年作者，除了韵斌之外，尚有文丁、沙风、谦君、征雁等人。文丁原名沈仕坤，一署默夫，1935年生，曾主编《沙漠风》，现也从商。谦君本名郭孝谦，南大毕业，1954年1月出版短篇集《烟圈》。他们两人都是韵斌当年交往甚密的文友吧。他的处女著《世纪末的情调》（短篇集），于1954年9月由香港三人出版社印行（再版本于1956年，由槟城文汇图书公司印行），曾铁忱写序，薛殊白写序诗（无题）。第2本小说集《太阳下山的时候》于1954年9月初版，名作家郑子瑜、萧遥天分别作序文。槟城康华出版社于1956年5月出版他第3本小说集《出殡》，郑子瑜写《序一》，何永佶写《序二》。

曾铁忱在序中写道："对于韵斌先生的杂文，我曾多有涉猎，觉得他对现实问题的处理，无一不带着青年特有的热情和一往无前的透视，殊不类一般在小圈子兜不转的井蛙之辈。对于他的创作小说，也曾在《星期六》周刊上看过，印象云云，坦白说还不够深刻。到后来看到他投寄《绿洲》副刊的《养狗的故事》一个短篇，我才特地刮目相看，对作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是1953年春间之事。……这集子所收的5篇创作小说，大体我都曾寓目过，每篇的主题处理，都有迥异的高潮，而这种高潮的出现，设非对现实具有较深刻而敏锐的观察，就难得托出作者意趣之所向。"萧遥天在序文中说："记得初至槟城，第一个认识的马华青年写作者是韵斌……我所要特别向读者推荐的是韵斌着实是耳上一颗熠熠明珠，读者们千万莫要高自期许，虚拟自己的眼睛像明珠的晶莹，却把眼旁真的明珠忽视了。"



罗思

罗思是丁行尧的笔名，出生于大马（祖籍广东琼州），现为新加坡的一位医生。初期的作品，多发表于《学生周报》；1963年4月他曾在一篇散文《黯淡的童年》里说：孩提时代的我，简直没有享受过一天“舒服”的生活。论家境，我们並不坏，家中有几十英亩的树胶园，父亲一向就无所事事，不做什么工作的，而母亲却偏偏要折磨我们。到了星期天，我得和弟弟带了巴冷刀、绳索、扁担和破布袋去拾柴，没有成绩是不准回家的。假期中，我们又得到自己的胶园去除草，大清早坐脚车带了午餐和水壶去，一定得把某个单位的草除清才能交差。……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我念完中学。……在一次校际作文比赛中，我的一篇《黯淡的童年》荣获亚军，得到的评语是——一字一泪。

1968年，南大中国语文学会主办全星大专中学文艺创作比赛，他以《挂上听筒的日子》获得大专组散文第1名。1969年，他出版了旅游专集《旅英行脚》，由新华书局出版兼发行，内容共分3章：㈠从星洲到伦敦；㈡英国一年，包括天气、生活、名胜、旅行及工作；㈢告别英国。书前和书后分别有《代序》（骷髅与我）及《后记》。罗思在后记里说，这里面所写的是在英国读书工作之馀的一些见闻，主要的还是个人对生活的感受。书既读不多，肤浅和粗糙之处自不能免。再加上生活迫人，大部分时间都花在26个英文字母所组成的书堆中，难得有时间看别的东西。多种语文教育的结果，好处固然能使人左右逢源，但顾此失彼，好像已不是我个人的悲哀了。——他这本游记不像一些枯燥的描写名胜古迹的游记文章那样，只顾引经据典，搬出一套又一套的历史事件和年代来加以说明。作者写他在英国工作，比如在酒店当打扫工人、在厨房洗碗泡茶、在电台打杂的各篇文字里，多少反映出英国一些工人的辛酸生活。

1962年9月，香港艺美图书公司出版5人小说集《篱笆》，内收罗思的5个短篇小说。1981年由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听筒集》，共收15篇散文，着重于作者对医院病人心理的描述，写出了病痛的凄苦，道出生命的光辉。书中的《挑夜土的人》和《青蛙与虾蟆》等篇，则描述他童年时代的生活，使人读了自有一份亲切感，他能够以平易近人的笔调和独到的手法，把过去和目前的生活情况生动地描述出来，这是他过人的特点。1982年8月以散文《刀维》，荣获首届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散文组第1名。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罗大章

在吉隆坡，罗大章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师，知道他是位剧作家的人，反而不多。目前，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也是首都惹兰阿罗一家影社的创始人。1971至72年，曾出任雪兰莪摄影公会会长；在任期间，促成自置会所，同时发起组织马来西亚摄影总会，被选为筹委会主席；现任雪兰莪摄影公司副会长，也是筹组彩色冲印合作社的负责人。

罗大章于1930年生在中国广东惠阳，8岁随父罗可人医师来马，定居于吉隆坡。曾任新加坡电影世纪有限公司编导委员，以及马化华语电影《黑金》的副导演。

读笔农的《重逢剧作家罗大章》一文，知道1960年罗氏从吉隆坡南下星洲。笔农与多位文友常以罗氏工作的影社做集中心，由于罗氏的性格爽朗，不拘小节，既热情，又古道，旧雨新知都集拢来，就成了一个小天地。

笔农说，罗大章在吉隆坡中华中学念书，后来到星洲转入华侨中学，高中都是在中正中学念的。之后，转入南洋美专再念两年设计、绘画；他说，这两年对他很重要，校长林学大影响他很多，也教了他很多。北返吉隆坡从事摄影艺术工作后，他20年来从未提笔，没再写剧本，也没写过任何一篇文章。他说，他工作忙，影室误了他；白天，他要守店，要策划业务；晚上，还是得守店，请来的师傅只能帮忙，到底是自己的事业，到底是靠技艺服务别人的，不亲力亲为，可放心不下。不过他还时时和一些文艺界的朋友联系，一有空，就争取和别人聚谈。他以为没写文章，见见写文章的朋友，也可以不使自己离开文艺太远。过去，他写文章不是为消遣，也不是抒发感情，他有自己的理想，他有自己的抱负，他把剧本看成是一种工具，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他把爱心、理想，尽写在剧本里。他不轻易动笔，写得不多，可是，他有驾驭文字的底子。他说他写得快，他用傍晚9点至翌晨6点的9个钟头的时间，一口气写了他的《新的一代》。虽则这个独幕剧只有2万多字，可是，他得绞脑汁给他的笔下的人物以爱心，以感情，以生命，以血肉；他的人物都在为他表演，为他行动，为他而活呀！

1962年5月，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罗大章的独幕剧集《新的一代》，全书106页，收集《新的一代》《门庭》《血腥的人》3个独幕剧。于1959年11月底完稿的《新一代》，也被选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7集剧本里。



饶柏华

新华文艺副刊编辑谢克在《1977年新加坡文艺界新气象》一文中说：以个别作者来说，一年来写得最勤的是饶柏华。饶柏华的作品产量，可以和香港的三苏媲美，只是他用的笔名很多，不大为人所知。除了以汀上黑、晓芙的笔名翻译日本小说，又以晶宜、博夫等笔名在南洋商报《商余》版的《无所不谈》专栏和南洋周刊的《消闲》版写了很多杂文；他的作品不落窠臼。——第2年，谢克又在《新加坡文艺界丰收的一年（1978）》一长文中说：饶柏华过去以晶宜、博夫等笔名在南洋商报《商余》版《无所不谈》专栏发表的杂文，很受读者欢迎……最近他是换了辛茹、大君等笔名。一年来，饶柏华不但没有停止写杂文，也以晓芙、汀上黑的笔名在南洋商报《小说天地》翻译了《一丘之貉》《爱妻》《透镜》等日本小说；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的《小说天地》版，也在连载他翻译的日本名作家松本清张的中篇推理小说《黑色长廊》。

饶柏华生于1938年，在柔佛小笨珍长大（客籍），曾在培群中学念初中。南洋大学第1届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早于1952、53年，就在《学海》《世纪路》副刊发表不少作品。在南大求学时以“汀上黑”的笔名在《商余》版发表许多什文已是受人瞩目的写作人了。曾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社论委员、副总编辑，编过《新妇女》副刊。后任该报主笔，担任过文礼区的国会议员。几年来，他所翻译的日本小说分别在新、马的两家南洋商报《小说天地》版连载，是新马华文翻译界的佼佼者。女写作人蓉子在《从「落差」看晓芙的翻译小说》一文中说：想给晓芙君提出两点意见，希望晓芙能够加以考虑，第一：把一些翻译的小说整理出来，收集成书，让读者有机会重读一遍。毕竟，好的翻译作品並不多见。第二：改换其他题材。晓芙译过不少日本小说，根据我个人的记忆，似乎篇篇都是描述男女间不正常的关系。……如果晓芙君改译一些其他题材，对译者本身，及读者都会有好处。最明显的，将是一洗读者对译者的错误印象，以为晓芙特别偏爱这类作品。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作品的内容也使一些读者忽略了译者的才华，这对译者可以说是一种损失。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尤今

尤今，是70年代新加坡著名的女作家之一；本名谭幼金，1950年10月10日生于吡叻州怡保（祖籍广东），现为新加坡公民。1973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获得荣誉学位，同年进入国家图书馆当管理员。1976年，转入南洋商报当外勤记者並任副刊编辑，目前担任教职。

早在小学时代，就开始写作及投稿；自中学起，作品散见于报章杂志，擅长散文、游记及小说创作。最喜欢阅读白先勇、於梨华、林语堂和莫泊桑等中外名家的著作。除了尤今之外，另用尤金、千叶子等笔名发表作品。已出版的单行本有：唐诗选析、宋词赏析；文学作品有小说集《模》（1979）、散文集《沙漠里的小白屋》（1981）、《续》（1982）；特写集《社会鳞爪》（1978）。《沙漠里的小白屋》出版了3个月后即再版，並于1982年获得书籍奖。

她在《社会鳞爪》的《后记》里说："1976年5月中旬，在一个难得的机会下，虚悬于我心头的梦想终于得到了实现——我当上了新闻记者。像刘姥姥进入大观园，眼前天地，对我而言，是如许大如许阔，所接触的人和事，又是如此多如此杂，我这才发现，过去囚禁自己于书本的岁月，是何等的苍白，是何等的贫乏！定书名为'社会鳞爪'，有两层意义：其一是我初入报界，所看到所听到所知道的，只是区区的一鳞半爪，有限之至，故取此书名，藉以自勉；其二：本书内容，虽然没有一个连贯的系统，但大致可以粗分成两部分——前面9篇为我国各种行业的介绍——有行将没落的，也有刚刚兴起的，其中以前者居多；后面的10篇，则为我国一些性质不同底机构的介绍文字；这些篇章所代表的，正是我国社会的点滴，故定名《社会鳞爪》。"

小说集《模》，列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丛书的一种，内收5个短篇小说：《焰、烙、暮、模；篇题都是一个字，内容均以女性为主，代表不同典型的人物对现实人生迥异的看法；她们都可以说是尤今从生活摄取出来的小说人物，对她们始终有着一份固执的偏爱。她在《自序》里说：这些年来，我在南洋商报的副刊和文艺性的杂志发表了数量不算少的作品……在这几种不同的体裁之中，不能否认，我偏爱小说，小说，是刻意经营的结果，是心血的结晶。——1979年中，尤今随同夫婿到沙地阿拉伯居留了一年；在这一年里，她以敏锐的观察力搜集了许多可贵的资料，而写成了《沙漠里的小白屋》，全书142页，共收30篇散文，它也可当作游记阅读，文笔清新，生动有趣。

小说集《面团与石头》于83年7月出版。



文愷

文愷大约在1968年，带着使人读后有新的感受，新的醒悟的诗出现新加坡诗坛。当时他对诗的信念是："真正的一首好诗，能使你在每读一遍之后，都有新的感触新的领略新的醒悟。"1970年，他的作品首先收集在《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中。1972年，他出版了第1本诗集《树和他的感觉》，收集了1968至71年间所写的诗。这本《草的行色》是文愷第2本诗集，作品的写作日期，最早的是1967年，最近的是1979年；不过除了3首例外《土曜夜》《井蛙》《海葬》，其馀都是1972年以来的创作。换句话说，这50多首诗是继续《树和他的感觉》的另一部诗集。这部诗集既然收集了文愷近10年的作品，对了解他的诗观，表现手法，及作品的精神特质，这是极为重要的研究资料。对了解新加坡近十多年来诗坛发展路线，也相当清楚的有所启示。

引用上面这段王润华替文愷诗集《草的行色》写的《序》（我看《草的行色》中的超现实精神）里的文字，来介绍文愷的写诗历程，是再好不过的了。

文愷，原名也是程文愷，只是程姓不用罢了。1947年10月3日在新加坡出生（祖籍福建福州），公教中学高中毕业。曾任新加坡公用事业局执行人员，现任泛亚文化事业公司经理。五月诗社于1979年1月选出新年度执委时，文愷中选为社长；副社长：谢清；秘书：流川；副秘书南子；财政：淡莹；副财政：贺兰宁；总务：喀秋莎。在文愷的领导下，这批现代诗人仍然步伐一致的沿着已定的写诗路线的发展方向走下去。

文愷说，他最景仰的文学家是余光中；但他不以为自己曾受谁的文学观影响最深。今后准备多写儿童诗。王润华在序中也说：文愷的诗不容易看出受了那一派或那一位名诗人的影响。正因为这点，他可说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新加坡现代诗人。在《草的行色》的诗中，充满了一个大城市的字汇和意象。如通圈，长巷，纪念碑，棺材店，孵鸡蛋商，疯妇，妓女，灰尘，计算机等等，另一方面则充份反映新加坡的自然环境。……他的诗中，充满了人间烟火，其很多关于空虚徬徨和焦虑不安的都市生活之写照。文愷虽然拥抱现实，生活，他的特色是从现实出发而又超越现实。因此诗中意象来自现实而超于实。《草的行色》一诗便是极佳的例子。

他另有笔名：文丰子、石敏、石聪、石敢当等。现任职保险公司和写作协会财政。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史英

自1958年开始写作的史英，原名陈磐绪；1940年8月16日生于新加坡东海岸一乡村（祖籍广东丰顺）。在新加坡光华小学和中正中学受教育。自1967至79年，任职于新加坡新明日报编辑部，担任新闻编辑，曾编综合性副刊《茶点》。现创设医务所为医师。常用的笔名有：史英、野草、仲原等。早期的作品多发表于南洋商报《文风》副刊、星岛报和《长堤月刊》《大学青年》《现代文艺》等报刊。1963至65年间写得最勤。于1966年10月由荒原出版社印行的《花草集》（诗、诗论集），收入他写于1958至65年之间的部分作品。这本32开70页的专集，内收19首和4篇诗论。他在写于1963年的《我们对当前诗歌界的意见》（详见《花草集》，页62至65）一评论中说："……目前诗歌界仍然严重地存在着的口号化和概念化的缺点，我们认为是应该及时纠正过来的，因此，进一步的探讨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完全有必要的。……诚然，提高作品的艺术性和加强作品的真实性，我们是应该给予重视的。就前者来说，我们认为诗作者必须有系统地进修先进的理论和多读些世界的名著来加强和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就后者来说，我们以为诗作者必须抛掉知识份子的包袱，到劳动阶层的圈子里去，扩大生活视野，对现实作细心的观察、分析，对创作作大胆的概括、组织，多写些自己比较熟悉的生活和含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相信，这样努力地做下去，是有办法写出优秀的作品来的。……近年来，我们欣然地看到一些诗作者，试图利用各种诗歌形式，例如讽刺诗，民歌……来再现生活，这是非常值得鼓舞的。……"——史英自1983年5月底起，主编革新号《丽的呼声》。

1983年2月19日，史英接受访问时，回答道："好诗的首决条件是要有真情，同时须具崇高的思想，而表达手法既要精简，也须含蓄；形象的捕捉又可能创新，並力求鲜明。"停笔几近16年，于1982年中复出的史英又答说："十多年来停写的原因，是为生活奔波之故，其次是昔日文友多已失去联络。"近作全是诗歌，多发表在大马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和新加坡星洲日报《世纪风》版。差不多与史英同时复出，且写得较勤的陈淘，也是50年末常写诗的作者，他原名刘平，1938年生于丁加奴州龙运（祖籍湖北），移居昔加末，现居新加坡。另署戈凡等，1963年南大毕业，近作多系内容写实的新诗。



君盈绿

君盈绿是新加坡知名的女作家，常用的笔名尚有：陈君、彩云飞、夏雨薇、颖秀、文若等。她本名刘秀珍，1949年出生（祖籍福建安溪）；初中毕业于德能中学，高中则毕业于新民中学，曾任职工厂书记及办公室处文员。

钟文灵（田流）在他主编的《妇女作品专集》里，选了君盈绿的小说《大学生》，在简介中说：诵阅君盈绿的作品，几乎可以想像得到她的写作神态。早期她所写的随笔、小品、散文、杂感等，泰半都是快人快语，决不含糊。若以"文如其人"这句老话套用在她身上，相信是错不了的。

君盈绿在中学时代就已显露锋芒的文笔；在60年代末期，即以陈君的笔名驰骋文坛了。当时她所发表的，似乎以短篇小说居多。后来，也写了很多的散文、随笔，以及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她的作品，文笔洗练，且时常反映日常生活中一些活生生的真实感情；为了照顾作品的真实性，她的作品中也时有一些大胆的描写。她第一个单行本是散文集《爱的圈圈》，于1978年2月由教育出版社印行，列为《新屿文丛》之3；内收37篇作品，内容大半都是生活随感一类的文字，文笔自然，不刻意修饰。在《后记》里，她说：这些文字之得以结集成书，我应该感谢何家良、倪柏华、谢克、完颜藉、姚紫及田流诸先生的提拔、推荐与鼓励。写作的道路並不十分平坦易行，这其间，如果没有这些良师益友在旁指点与打气，我想，我早已做了文艺逃兵；而这本书，也不会有和读者见面的一天。……我常以为，人世间最奇妙最纯最美的感情，莫过于爱。而爱有很多种，对孩童的至真至纯，对伴侣的至善至美，对长者的至敬至重。人若有爱，一片枯叶也是美丽的。一个人若能享以圈圈的爱，那是幸福的。是故，以此为书名。

沙凡（寒川）在《君盈绿的「爱的圈圈」》一文中写着：这本散文集虽说有诗作，但有如诗的佳句。……我心里想：本地写诗的女作者寥寥可数，君盈绿是否在写小说与散文之馀，也为丰富我国的诗坛而写诗呢？读冰心《寄小读者》的读者，都知道那是一本充满"爱"的作品。《爱的圈圈》正如书名所示，这本书也是圈圈以爱的。爱自然界的景物，爱丈夫，爱儿女，爱父母亲，爱兄弟……说实在的，《圈圈的爱》所涉及的社会面较为空泛些……希望她的第2本作品，写得更坚实、更进步。



辛白

“人这种生物是复杂的，不过如果从写作欲的角度来看，则可简单地将之归为两种：一种是没有写作欲的，一种是有写作欲的。前者是属于那些即使心有所感，情有所动，却只需嬉笑怒骂一番，便能把所感所动者都吐了出来，还个原来的我的人。后者则是感动之馀不形之于文不为快，不诉之于笔则永远难以使心灵平静的人。我大概是属于后者，是以这些年来总是与笔有缘，与稿纸有缘。开始尝试写作的时候写作欲极盛，总是迫切地想将心中所感的形之于文，或为小说，或为散文，或为诗，且不分地点与时间。坐在巴士车上时可以沉浸于一篇散文的起承转合，深夜上床就寝时可以突然又跃起来，亮一盏灯，写一首诗。渐渐地情形虽不再这样‘糟’，却还是时时要被写作欲所左右。”——这一段文字，是新加坡诗人辛白在什文《写作欲》里写下的；由此可见他对写作是何等的狂热。

辛白，原名黄兴中，别署黄夏，1949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南安）；自中学时期开始就酷爱文艺创作。他是名作家周粲的得意门生。1968年德新中学高中毕业之后，就进入公共工程局服务。一年后辞卸有关职务，入师资训练学院就读，1972年毕业；现任新加坡政府中学理化教师。1969年开始写作，72年1月出版诗集《风筝季》；周粲在序中说：一组一组的线条，那么的富有建筑的美。——诗歌的建筑的美。（是诗歌自己本来年轻呢？还是它更适合于一颗年轻的心灵？）也许多数的天鹅，都会在临水顾盼的第一天，惊觉自己竟是一隻丑小鸭，但是辛白似乎能够超越这段尴尬的时光。他没有做过丑小鸭，真的，一孵化出来，他几乎就是雍容华贵的天鹅了！在他不少诗作里，我眼见他展翅高飞，没入天蓝。

《风筝季》出版后，周粲还为他写了诗评《吹响黎明的喇叭花》，予以佳评，並说辛白与冰谷、吕绂和蔡欣的风格是很相似的；他个人比较喜欢这一类的诗。收在这本《风筝季》里的，是辛白自1969年以来，“在诗的道路上所采撷的花朵”。1977年，他荣获新加坡文化部主办的“全国诗歌创作比赛”华文公开组冠军奖。《音乐雨》是他的第1本散文集，于1978年4月出版，共收33篇散文，短小精炼，词意柔美；虽有知识份子的抒情显志，也不乏劳动工人的挥洒汗滴，然而在题材方面，仍稍嫌狭窄。



吴宜

在赵戎编著的《新马华文文艺词典》“人名之部”里，所简介的吴姓（当然有的作者原非姓吴）的写作人共有19位，即：吴天（叶尼）、吴水婴、吴宏声、吴仲青、吴宜、吴岸、吴海凉、吴赐苏、吴登、吴远、吴柳斯、吴伟才、吴惜兰、吴绍葆、吴广川、吴适鸣、吴蒙、吴剑锋、吴静子等。其中有9位笔者已先后详介过，其余的根据资料知悉：吴水婴著有《拜伦及其作品》一书；吴登原名吴金针，于1977年著有小说集《英雄梦》；吴柳斯在战前任教于新加坡，后入报馆为记者；星洲沦陷时与胡愈之等逃亡苏岛，光复后为南侨日报记者，中国解放后回大陆去，现居广州。吴伟才，祖籍广东，立化中学毕业，现代派诗人，1968年左右写了好些诗歌，《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选了吴君的10首诗。吴惜兰，笔名幽兰，北马女作者，何乃健的太太。吴适鸣，笔名静邦，是30年代中期与其妻陈剑光（淑娥）同为戏剧工作者，曾有作品发表于各报刊，日军南侵前回中国。吴剑锋是北婆罗洲写作人，著有中篇小说《明天》。吴静子是吴君素的笔名，原籍湖南；战后南来，在柔佛州一带执教鞭，已退休数年，于1960年出版散文集《南岛集》。

——这里要个别介绍的吴宜，是新加坡优秀的小说家，可惜好多年来，他似乎不再创作小说了。他本名吴达昌，南大毕业，另有吴示羊、葛霜、吴琴、吴羊等笔名，原籍广东恩平。1965年，槟城教与学月刊主办“全国短篇小说比赛”，他以吴示羊的笔名参加，获得第16名，作品《放下书包》。曾历任书局编辑、社团秘书，编理的单行本有《新加坡共和国社会模范人物志》《新加坡地方领袖志》。大约于1967至68年间，在星洲日报的《星期小说》版发表几篇有相当水准的小说，这些作品多辑录在单行本《底层一角》里。——1970年11月，香港上海书局印行吴宜的短篇小说集《底层一角》，全书166页，内收9篇创作，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精神，为读者所赏识。孔武在评论集《文艺创作的道路》一书中的《反映下层人民生活》一文里，评述吴宜多数的短篇小说有一种特色，他应用参杂着广东方言的文字，描写了牛车水区下层人民的生活，这使他的作品带着浓厚的“地方色彩”。这种特色令人读了他的小说有一种亲切感。主题篇《底层一角》刻画了一个灵魂清洁高贵的妓女的形象，她的舍己为人的精神深深地教人感动。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李拾荒

自1976年4月开始，新加坡风云出版社印行了徐柏敖的杂文集《骑虎看花集》之后，直到1983年10月间，相继出版了约36本文艺书，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小品、杂文、总集及儿童小说等单行本，作者逾50位，如江枫、李拾荒、廖原、章钦、李擒白（李英导）、李劲（黎京融）、劳文青、奔浪、雨川、适民、江小川、何虹、风沙雁、周颖南（扬虹）、陈彦、梅筠、张挥、李过、何必问（从今，原名何和川）、柏青（林木青）、郭永秀、邢致中（济众）、何晓等。

这家出版社的主编是李拾荒，也是该社的核心人物，原名陈中良，1946年5月12日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安溪）。早年在立化中学念书；1961年念初3时，便开始写作。他自70年代中就默默地从事创作与编纂出版，最为难得的，是他也不忘为大马作家提供出版专集的机会。他在创作方面，也有了丰硕的成果，常用的笔名有：李拾荒、徐柏敖、江枫、江小川等。他的著作都由风云出版社印行，计有：㈠骑虎看花集（杂文集·1976）；㈡芭野钟声（中篇小说·1976）；㈢法网（短篇小说集·1976）；㈣亲情（中篇小说·1977）；㈤神射手（少年儿童小说·1981）；㈥草霸王（少年儿童小说·1981）；㈦金鹰（少年儿童小说·1982）。——编选的小说集有《讨海人家》（1978）和诗集《近代马华诗歌选集》（1977）。1983年5月间出版中篇小说《艺林春梦》，112页。

中篇《亲情》的内容简介云：是描绘在动荡的大思潮中，一个力图闯出"象牙之塔"，幻想"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年青知识份子的苦闷和彷徨。人性与兽性的恩怨纠缠，穿插着荡气回存，可泣可歌，肝胆江湖的迟暮英雄的侠骨柔肠和骨肉亲情。全书迷漫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文句通俗浅白，高潮迭起，是一部通过书中主角悲惨的遭遇，对残酷兽性的控诉而以血凝成的故事。——有一位叫土孙氏的写作人，在书评《只是副格架——评江枫的「亲情」》（1979年2月4日刊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一文中说，这部小说虽然有一个相当曲折离奇的故事，作者江枫君对小说中主角的刻画得不够深入，充满太多的书卷气，並且有些像时下流行的武侠小说及言情小说的叙写方式……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乡村的一般工人阶层人物的语言的描写。那些语言浅白亲切，使人读来好像置身其间。陈君以江小川署名出版的《少年阿德的故事》，全辑共5册，它是作者献给新加坡这一代在卫星镇成长的少年儿童们，让他们分享阿德和他的小伙伴们那个时代（60年代）的少年农村生活。



何子煌

何子煌，笔名牧思。1950年1月8日生在中国琼州乐会，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来后，1967年新加坡华侨中学中四毕业；1973年南洋大学毕业（文学士），翌年，新加坡武装部队军官训练学院毕业（获得少尉）。1976年教育学院毕业（获教育专业文凭）。现任立化中学教师和课外活动主任。

1966年开始对写作发生兴趣，曾协助文友搞《星岛少年》（学生刊物）。1968年与寒川、弦川等人筹组文艺壁报，使华侨中学停了十多年的壁报复刊，命名为《艺澜》。1969年，他担任《艺澜》创刊号主编；这份刊物32开本，由华侨中学文学会出版。在南大念书时，曾主编《旱雷》第4期（1971年），由南大中国语文学会出版；它是8开本报纸型的刊物。1972至73年，担任南大学生会出版委员会主席，主编《南园生活》创刊号（16开本杂志型）。1976年受邀主编文艺生活丛书，先后出版4册，由大地文化事业公司出版（曾也鲁督印）。4册文艺书是：苗秀著长篇小说《残夜行》（1977年）、李建著短篇小说集《生命的行脚》（1978年）、周粲著短篇小说集《魔镜》（1978年）、陈彦著杂文集《西窗文集》（1979年）。《残夜行》曾荣获1978年新加坡全国书籍节小说奖。《魔镜》先后三版印行，8千本全部售罄。此外，何子煌还于1977至78年主编过：《华中校友会30周年纪念刊》《华中校友会美展特刊》《金声国际指挥家朱晖》（主编及撰写）。1979年任《华侨中学创校60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主任。

在参加公开征文与写作获奖方面，曾于1968年获得全星大专中学创作比赛散文（中学组）及诗歌（中学组）优胜奖（南大中国语文学会主办）；1972年获得“全国大专中学时事论文创作比赛”大专组优胜奖（岛屿文化出版社主办）；1973年获得“全星时事论文公开赛”优胜奖（南大政行学会主办）；1975年人民协会主办公开专题征文《民众康乐是否是解决青年问题的途径》他荣获公开组第1名。1974年2月，他以牧思的笔名，与寒川、弦川、冰凝、莘莘出版合集《岛屿5人诗集》（岛屿文化社印行），书中收入他的12首新诗，多是些个人感怀情抒之作，多曾以“莎迪”的笔名在报章副刊上发表过，印成书是“纪念曾有过一个美丽而理想的梦”（他在《感言》中这么说）。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冷若冰

冷若冰，是60年代中期的女写作人；本名卢传凤，另署孤思等。1946年9月8日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琼州乐会），童年丧母。肄业于新加坡南洋女中。曾任校对、书记、营业助理、中文秘书等职位；担任过新加坡写作人协会财政。擅长散文创作，作品散见于新加坡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新明日报、民报等副刊；新加坡电台《文学节目》和《听众园地》；曾为新明日报及《电视与广播》写过专栏。在《电视与广播》的专栏名为《一瞬集》，写有数十篇，颇能吸引一些女性读者。她的夫婿林虹，一署宋朗，原名林和平，是60年代的诗人及散文作者，于1946年1月23日生在柔佛北干那那（祖籍福建诏安），马来西亚公民，曾经是胶工和黄梨芭工人，现为新加坡的洋服商。从商后，似已封笔。

1977年4月，复兴出版社印行冷若冰的第1本书《风里的岁月》（散文集），全书178页，共收55篇作品。林琼简介她这本专集说：冷若冰的散文，所写的尽是她的内心世界，读起来轻轻柔柔的，细腻得令人感到一份宁静。……当你读完这本散文集后，你或多或少会窥见作者的内心世界，因为她在行文中娓娓道来，诚如一首又一首的心曲，听后感情也许会随之波动。……冷若冰的散文，都以“自语”式的手法写成。你读她的散文，犹如在面对着她，听她诉说，听她叙述一般，感觉上是亲切而坦率的；而笔调也常是带着一股淡淡的忧愁的，别说行文如此，连篇名也如此。例如：《那股怨》《冷》《再见吧，忧愁的生命》《失落》《惘》《迷失》《逝》等都是。

1974年11月11日，她在《写稿》一文中写着：每一回写稿，心里总是这样问：写什么呢？当时想：写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吧！过后又迟迟不敢动笔，这对我，是一个烦恼。通常写稿的人都会有这种心情，虽然故事是写自己的遭遇，但很多事情，偶尔也会涉及到别人，为他们的自尊和面子着想，自己也不想要伤害到对方；假如照事实写出来，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也许我个人有点傲骨，一直不愿看到自己庸俗平凡地馀渡这半辈子；即使写稿写不出富有教育性的东西，我也不愿把10年来写作的那份热情抹煞掉。因为一个人太平凡了，就很容易给人一种俗气感，我绝不会如此甘心。……即使写稿並不能给自己带来财富，到底也是心灵的一盏明灯，照亮着我走路……



巫汉明

开始于1960年写作的巫汉明，曾经是多产的写作人之一；自1969至73年这5年间，他一共出版了6本书。除了写散文外，他偶尔也写新诗。1943年11月3日，他出生在新加坡（祖籍广东省普宁县）；中正中学高级中学毕业，后进入义安学院念中文系；1964年负笈师资训练学院暨南洋大学。曾任语文科主任，现任中学教师。散文集《闲情小品》，是他第1本集子，于1969年8月由新加坡学习书店发行，内收26篇作品，多以描景为主，叙事为副。他在《后记》里说：这些文字完全是在一种闲情逸致中写成的，没有经过精心修饰，也没有经过细意雕塑。

第2本集子《海语》，也是散文集，于1970年6月由南洲出版社印行，共收28篇题材与海有关的作品，内容分为2辑：第1辑可当作随笔，各篇独立；第2辑可说是游记，环游新加坡岛屿的片段描写文字。诗集《夕阳红》是他的第3本书，以“安铭”的笔名而刊行，1971年11月出版，学习书店发行，内收40首新诗，以林琼的一首新诗《海之语》作为《序诗》。

他的第4本书是散文集《生活的图照》，于1972年3月由裕廊报社出版，列为《裕廊报丛书之3》，内收36篇作品。黄梅雨曾在《评「生活的图照」》（发表于1972年6月20日星槟日报《星艺》版）一文中，指出这本集子所收辑的散文，一般上是没有什么新意，还未能给人留下鲜明和深刻的印象。

于1972年7月由新马出版印刷公司承印的散文集《展痕》，是他的第5本书，内收27篇作品，全属游记一类的散文。他的第6本专集《蛰居集》，也是散文集，于1973年2月由美雅书局印行，列为美雅丛书的一种，内收37篇作品。——大抵上来说，巫汉明的作品不乏流畅，甚而一泻千里的文句，但缺乏创造性。诚如林琼在评他的散文时所说的：虽然有能力集中一些相同题材的资料，但与主题不能连贯，难以表现出一个强有力的内容来。

到了70年代，他忙于自己的工作和考取学位，所以创作热忱稍低。80年代，他又回复他的涂鸦兴趣；不过这一回，他用了两三个笔名在报章上发表杂文、杂感。他说，化用其它笔名只是试一试自己，对于写作有多少能耐，是否经得起考验；别的意图倒没有。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林万菁

在台湾名作家柏杨主编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杂文篇》里，可读到50位新加坡写作人的杂文佳作，这批作者是：风人、白寒、刘思、杏影、金礼生、威北华、连士升、郑子瑜、力匡、歹羊（杨文颖）、方修、苗秀、赵心（赵戎）、王梅窗、曾希邦、李向、林臻、雷霆（田流）、陈凡、宪颜藉、岳文（马德）、谷亮（石国梁）、黎力、林源河、曾炽豪、蔡欣、英培安、陈世能、骆明、詹芜、贺天、葛凡、林高、陈之（陈观生）、心群（薛英）、吴蒙、张挥、南子、洪生、征埃、蒂特、诗朵（刘培芳）、长樱、蓝玉、冷若冰、徐帆、秦仪（何耀明）、郑建英（樱之涧）、连奇、陈彦，——相信在战后比较优秀的新加坡杂文写作者都包括在内了。

这里要特别介绍有多方面创作才华的征埃；原名林万菁，另有笔名：林荧、小青、姚鱼、履冰、凌沥等。约于1952年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安第6区高义乡），端蒙中学毕业，南洋大学文学硕士，曾担任中学教师，目前任教于国立大学中文系。他的父亲林峻坚，笔名海外客，擅写旧诗，著有《海外客诗集》（1980年4月·古今文化企业出版，209页）。

1968年，曾以独幕剧《觉醒》获得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主办"全星大专、中学文艺创作比赛"中学组戏剧组入选奖。70年，以短篇小说《阳光普照》获得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举办全校性的小说创作比赛第3名（二位）。已出版的著作有：㈠阳光普照（诗歌小说合集·1975年6月·洪炉文化企业公司）；㈡路迢迢（散文杂文集·1977年8月·高虹出版社）；㈢茅盾短篇小说《春蚕》析读（评论）；㈣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48年（1978年12月·万里书局）。

《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一书是一部研究文集；林君的整个写作，曾得到南洋大学指导老师王润华的全力帮助与悉心评改，又得到方修、施香沱、李向、李汝琳、王秋田、潘受及有关人士的协助，方才完成，全书共分9章，209页。此书曾于1980年获颁书籍奖，声誉鹊起。由方修作序的《阳光普照》，共79页，收集短篇小说4篇，诗歌9首；书中大部分作品，侧重于描写一些卑微的、不幸的人物。姚鱼（作者署名）文笔拙实，刻画入微。林君以征埃的署名出版的《路迢迢》，书评人蓝端在《创作总根于爱》一文中说：所涉的范围相当广泛，而且题材现实，不作无病呻吟，具有非常鲜明的倾向性。所以，虽然只有30篇，却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林 也

自1967年开始写作及发表作品的林也，原名林益华；1951年7月11日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安溪）。1972年3月南洋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当兵、工厂及保险业等职工，现从商；曾担任五月诗社总务一职，现任职新加坡巴士公司。

自小，林也便喜爱阅读，尤其是三国演义及水浒传等古典小说，更是不忍释卷。稍长，在中二时对作文课发生更浓厚的兴趣。当时由于与张梦野同班，开始在张君的指引下涉猎诗歌方面的作品，注重本地报纸杂志，特别对牧羚奴的诗以及后来的小说反复咀嚼。

他最喜欢阅读李白、吴梦窗、李商隐、余光中、郑愁予、司马中原、朱西宁、柏杨、老舍、海明威、屠格涅夫和牧羚奴等中外名家的作品。最景仰的文学家是李白。他的作品散见于新明日报《青园》版、南洋商报文艺副刊和蕉风月刊。1969年因机缘认识了牧羚奴、南子、谢清、文悝、流川等五月诗人；尤其是零点零的诗风人格，更使他难忘。坚定了他写作的心向，便出版了与张梦野合著的诗集《花串》（全书100页，1970年10月新加坡云南书局印行，林君的诗歌共22首，张君的诗歌共23首）。

大学时代，林也写作最勤。范围自小说、诗歌、散文而至戏剧批评及史料收集。1972年4月底完稿发表在蕉风月刊的马华现代文学史料是牧羚奴督促而成的。因国民服役而续约成正规军人的初期，还有作品发表。1975年3月和其他7位年轻诗作者出版合集《8人诗集》（五月出版社印行）。这本诗集的8位作者是：林也、丘静溪、郑英豪、望无际、陈来水、黄继豪、陈牧元、潘正镭。——望无际是林也的胞弟，本名林鹤华，1953年生，作品以新诗为主，收入《8人诗集》。

1972年6月号蕉风月刊第232期刊载林也的《解放的新世界——新马现代文学的发展》，编者在《风讯》中说：《解放的新世界》是一篇专论，这一类文学史料的整理工作，很不易做，除文学的欣赏能力外，还需要史学训练；作者林也，南洋大学历史系毕业，同时是一位诗人，具备了这两方面的条件。——林也在这篇长约2万2千字的专论里，分为4部分来论述，即：㈠前言；㈡现代文学的萌芽期概况（1960年至1967年1月）；㈢新马现代文学的长期概况（1967年2月至1970年2月）；㈣结语。对蕉风、学生周报、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杏影编）、《文艺》（完颜藉编）及《青年园地》（完颜藉编）等杂志副刊，和五月出版社、犀牛出版社等出版社评介详尽。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林 锦

林锦是林文锦的笔名，另用林景、苗绿、双牧、林紫绿、金白巾等署名。1948年9月6日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安溪）。1968年德新中学高中部毕业；1971年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毕业；曾任小学教师数年，1977至79年担任课本编写员。后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深造。

早在1961年，就开始向本地报刊投稿，作品以散文及小说为主，散见于南洋商报《新年代》《写作人》等副刊，和《新加坡文艺》（杨松年主编）等刊物。他说，他最喜欢阅读莫泊桑、契诃夫、毛姆、鲁迅、朱自清、余光中、白先勇等中外名家的著作。

他在《我与文学》一文中说：中四那年，我代表学校参加作文比赛，结果得了个安慰奖。"写作之潮"再度高涨。年底，不知从那儿来的勇气，我把稿件和发表过的剪稿全部付之一炬，烧掉对文学的热爱，决定以全部的精力与会考搏斗。第二年，"死灰复燃"我以"赤子之心"接近文学。我读诗，我写诗。当时，周老师和黄老师负责编辑《新社文艺》和《新诗月刊》，每期都很精彩。我还记得，蔡老师以清新的诗风跨入文坛，另一位黄老师却写了很多小说。当然，我只有看的份。我没有勇气投稿，因为还达不到那个水准。……高二那年，参加全新诗歌创作比赛，竟然获得学生组第1名。自此，我更勤奋地耕耘。进入师训后，上全日的课，剩下的时间，我把它典当给课外活动。所以写得很少，次年，以《母亲与我》参加南大"罗步歌散文创作奖"，结果获得首奖。对我来说，这无疑是服了一帖"兴奋剂"。然后是执教。我的文学生命又旺旺地燃烧。我开始用火热的感情拥抱它，拥抱诗经以还的文学遗产。我写了许多散文，题材以田园生活为主。……4年来（《园边集》出版之后——引者），我拉拉杂杂地写了百多篇习作，其中以散文居多，小说次之。……以前，我所写的都是发泄个人的牢骚，感叹自己的逆境，其中不免有悲观厌世之作。现在，我知道发表出来的文章是深具影响力的。绝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发表欲而随便下笔。我将把乐观、积极、向上的色彩涂抹在纸上，展示在读者面前。……

林锦已出版的单行本有：散文集《园边集》，全书44页，于1972年4由新的印务公司印行，内收21篇作品。他的第2本集子《鸡蛋花下》也是散文集，列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丛书》，于1980年由教育出版社印行。



岳典

岳典，是新加坡的写作人，本名叶岳典（又名怡田），其它笔名有：叶子青、叶哨、巴望等。从事过书记、劳工及技术等行业。

1937年5月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厦门），中学毕业，现居新加坡金文泰镇，现任工厂员工。自1960年开始写作，擅长小说及散文。已出版的著作有：《俯拾篇》，与松台合著，内收岳典的10篇散文和松台的9篇杂文。这本合集于1973年7月由长路出版社印行。其"内容简介"中指出：松台的杂文文笔流畅，辛酸泼辣，揭露虚伪、丑恶的嘴脸极有深度。岳典的散文洗白朴素、感情真挚，通过周遭发生的小事件，揭示了现实生活的本质；批判了人们脑海中的私心杂念。

短篇小说集《黎明前夕》，于1977年8月由而今出版公司印行，全书66页；诗人莎茹封面设计。他在《后记》里说：本书一共收集了12篇小说；正如前所述，这些东西全是笔者的习作，谈不上创作，因此，无论在技巧或内容上来谈，都必然存在着好多好多的缺点，有关此，我恳切希望读者们能给予我善意的批评和提意见。

1978年4月，而今出版公司印行他的另一本小说集《楼上和楼下》；全书73页，内收15个短篇。其中有4篇（即：关怀、孩子的新鞋、阿忠、发信的遭遇）都是属于"劳工小说"。

岳典的小说，题材现实，绝大部分都脱离不了低层人民的生活。文笔朴素通畅，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很少变化，不算高明。作者也表示过，他的生活面与文学素养方面有着局限性。他在《后记》里写着：……很不幸的，我们这块耕地，看起来比人家"瘦瘠"好多，且莠草又恣意耸生，刈也刈不完，除也除不了。因此，好多"文耕"者，一旦"眷恋"此"道"，有者会在劳累一番过后摇头叹息，大吐其苦，这是可以理解的；还好，他们大多都有一股又"傻"又"蛮"的劲，"愚公精神"可嘉！我不敢说我对文艺这"捞什子"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因为，说到底，我乃是一个平凡的人；对自己的肚子计，对一家人的生活计，我是不会把这"捞什子"和现实等量齐观的。但这不等于说，我把它当作是一种"消闲"和"解闷"来打发时间的"玩意"看待，相反的，我是很重视它的存在，因为，它能使我不断的"成长"起来。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易梵

易梵，是60年代末叶新加坡主要的作家之一；原名赵令茂，笔名尚有：子敏、于凤灵、纯心、维想等。1946年10月19日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大埔）。1976—77年南洋大学第一级荣誉学位（中国语文与文学系）。

他是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第1届至第3届理事，曾任该协会出版主任；主编《文学》半年刊，曾为丛书审查委员会召集人。他也是度荒文艺出版社负责人之一，主编《度荒文艺》半年刊；同时也主编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属下综合性刊物《青年世纪》月刊。过去，也曾是《南方文艺》和《文学月报》负责人之一。担任新加坡广播电台中文节目《诗歌节目》和《文章选读》的撰稿人，和新加坡教育电视媒介服务语文节目特约撰稿人。除小说、散文创作外，近几年来也醉心于西洋诗歌的鉴赏和评析，作品散见于本地各大报章及杂志。目前任职于教育部课程发展研究所。相继刊行的著作计有：你后悔此生，是不（散文集·1969年狮岛青年出版社）、家里没人（散文集·1970年南方文艺社）、立奇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76年语文出版社）、易梵的独白（独白小说集·1979年泛太平洋书业有限公司）。

他的散文作品，评价甚高；他颇爱用“自语”式的口吻写散文，文字朴实流畅，语言清新可喜。《你后悔此生，是不》一书，内收28篇散文；《家里没人》一书则收集了19篇散文创作。在此时此地，易梵的独白小说，可称得上是相当不俗的。十馀年来，他的小说似乎一直是以独白的形式出现。《易梵的独白》这本小说集，收集18篇“独白”式的小说作品，有别于一般文集，别也新颖。在《后记》里，他说：“这本集子里所收录的作品是根据写作时间的先后而排列的，越早的作品被排得越后，《采浪花的》是今年初才写成的，他因此被排得最前。”书中的《采浪花的》《大树下·两个老人》《妈妈的供词》《哥哥，你真的要回来》《你我》《圆圆》……等作品都获得好评。沙凡在《「易梵的独白」读后》一书评中指出：“独白”虽纯属主观与个人的说话，但这主观与个人，仍不应失却社会公正的评价；读者对独白小说的要求，也应该是符合现实社会要求的。《易梵的独白》大体上都确实地做到这一点，这是值得鼓励並佳评的。

近些年来，易梵也用麦文、李究和维想的笔名发表儿童文学作品。



洪 生

洪生是60年代中期崛起的一位杂文家；原名洪保苏，1947年6月5日在新加坡出生（祖籍福建南安）。曾任中学教师，现任职于教育部课程发展署（小学华文教材组员）。另有笔名：洪秋风、洪植、张力、洪徽、崇协、余思等。除了杂文外，他也写散文、文学评论及小说；自1966年开始，作品散见于星洲日报《星云》版、文学半年刊，和新加坡电台《文艺园地》节目等。他最喜欢阅读鲁迅、巴尔札克等中外名家的作品。他颀长魁梧，声宏音亮。已出版的单行本有：新加坡风光（儿童读物·1974年10月教育出版社印行）、画虎录（杂文集·1976年11月苍松文化出版社）、听风楼随笔（杂文集·1979年9月语文出版社印行）。

林琼在《洪生的「画虎录」》一书评中说：杂文应是匕首，应是投枪，嬉笑怒骂，皆是文章。洪生由于生活的接触面逐步扩大，所见所闻之后，发现社会上存在着不少可恶又可憎的事物，心中有所感触，有所不平，于是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杂文，希冀警醒人们，使大家有所警惕。——沙凡在《灯下文艺丛谈之41》里评介洪生的《听风楼随笔》，他指出：作者（指洪生——引者）从世人所常患的错误，引伸而批评该毛病，令读者读之更具警惕性。如《充阔》，评一般世人好“打肿脸孔充胖子”；未见其利，先受其害，这些都是经常可见到的社会现象。值得一提的是：洪生的杂文集，常引名人的辞语作为文章的开始……这更能加强读者对该文的阅读兴趣，因之文章的教育意义也必然增强。再如引经据典，印证今日社会事，或讽刺，或批评，或感慨，都使文章生色不少。

这位体高约183公分的作者在信里说：中学，他是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就读；学校里的国专图书馆是新马首屈一指的。所以，他得益匪浅，从五四作家到30年代的作家，从马华文学到台湾现代文学，他均涉猎与欣赏。高中那年，第一篇稿题名为《生活在华中山岗》，那是经过几个礼拜的修改后才投邮寄出去，三个月后在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李学文主编）版刊登，以后几年，他陆续写十几篇散文。当了教师后的两年里，因太忙，创作量大为减少，不过却读得不少。由于有了家庭和孩子，没有太多时间去构思和收集资料俾写理论性的文章，加上一些文艺朋友的鼓励，认为他可以写些杂文，于是他写的杂文便多了起来。自1978年开始，他偶尔也写了一些小说；诗歌却更少产了。



英培安

英培安，是已享有盛誉不下十余年的新加坡诗人暨杂文家。1947年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新会）；义安学院中文系毕业，曾创办《茶座》、《前卫》和《蜗牛》三种杂志，草根书屋主持人。

第1本诗集是《手术枱上》，于1968年12月25日由五月出版社出版；当时，他是义安学院三年级学生。这本现代派诗集，内收1965至68年所写的38首诗，7首童话诗，2首英译作者的诗——总共47首诗。他自称受痖弦的影响很大。大约1975年开始，他创作诗歌的风格却几乎完全转变。1974年3月，茶座出版社出版他的第2本诗集《无根的绿》，列为前卫丛书之一，内收自1969至71年所写的21首诗，包括序诗——给大海的歌。同年6月，又由茶座出版社印行第3本专集《安先生的世界》（杂文集），内收自1970至74年间所写的9篇作品，列为前卫丛书之二。他在《自序》中说：《安先生的世界》这专栏，前后在我自己办的《茶座》与《前卫》两份杂志上刊载过。最后一篇《巴士费增价之我见》，则打算刊在《蜗牛》上。我写诗。文坛的朋友较注意的是我的诗——现代诗。杂文，是我的另一面。注意我的杂文的朋友，很多並不看我的诗，有的甚至劝我不要浪费时间去搞现代文学，多写些《安先生的世界》之类的大众化文章。我个人亦较喜欢写杂文。虽然写出来的东西，其结果常是只能刊在自己的杂志或同人杂志；但我仍爱写；因为杂文把我从象牙塔拖到十字街头来，迫我从虚无与孤独中惊醒，睁大眼睛，面对面与现实社会打交道。……诗仍旧在写，创作观倒逐渐在变了。要挣扎出以前颇为得意的形式和语言：要跳出几个优异读书人互相恭维赞赏的贵族框框，良非易易。以前的包袱着实太重了，一提起笔杆，总是冤魂不散。……

1977年11月，草根书屋出版他的《敝帚集》（什文集），共收14篇作品、代序（谈讽刺文学）及后记。大约自1980年开始，他用孔大山的笔名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商餘》版写专栏《说长道短集》，吸引不少的读者。

由他创办的《茶座》，出版于1969年6月底；它原是纯文艺半月刊，可是由于经常脱期出版，后来成为不定期的综合性刊物；第9期的《茶座》是革新号，于1980年12月中出版，主编是英培安。——《蜗牛》和《前卫》二杂志于1972年12月及1973年5月分别出版创刊号，它的寿命极短，但是了出版人、主编和作者，三者于一身的英培安，其精神令人折服！



秦林

与秦林不太熟悉的读者，一听到秦林这个笔名，立时认定他是位诗人；与他相熟的文友，无不知道他也是位不俗的文学评论者，因为除“秦林”之外，读者们所熟悉的常追风、柯弩帆、常青、马洛等也是他的笔名。

他本名梁启堂，1944年6月6日生于马来西亚吉兰丹州哥打峇鲁（祖籍福建厦门鼓浪屿），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第9届经济系毕业。目前担任某香烟代理商董事。他自称是60年代的作家；最喜欢阅读巴金、艾青、何其芳、泰戈尔、屠格涅夫、巴尔札克、施耐庵、白先勇等中外名家的作品，最景仰的文学家是鲁迅。已出版的单行本有诗集：新月集（1967）、小阳春（1969）、喷泉（1970）、登高吟（1974，笔名常追风）、秦林诗抄（1980）；随笔集《芦苇集》（1977，笔名常追风）等。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念高中时，受教于已故作家丘絮絮，开始接触文学。最初投稿给香港的《伴侣》杂志，主编诗页的何达对他的诗作《清晨》等给予好评及高度鼓励；舒巷城也予以热情的爱护，因此他有了信心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在云南园（南大），偏爱阅读中国古典诗词，故而，开始创作的文体始终是新诗。70年代初期，最常投去李向编的《文艺青年》（南洋商报）；它停刊后，一度辍笔，偏向阅读中外著作（包括当地创作），尤其是西方近代作品，选读得极广泛。《登高吟》问世后，他开始写作随笔，不再去写诗。1980年在南洋商报黄叔麟主编的《学园》版上先后写了10多篇对象为少年读者的《书介绍》，和十馀篇诗评，专评少年人的诗作。在谢克编的《新年代》副刊上的《文艺茶座》专栏，也发表了廿馀篇随笔，谈论作品、作家及有关文艺创作诸问题。他在信里说：他认为技巧与内容是一样不容忽视。认定文艺创作可以有宣传“热爱人生”等目的，而不应有政治目的。若文艺一定要跟随政治的话，一定要失败，老舍等人的死就是例子。

梁君也用马洛的笔名发表了一些科幻小小说。诗集《秦林诗钞》甚获好评，虽然书里选入19首旧作。长弓（蓝端，著有评论集《书林缀拾》）说：《卡门组诗》的出现，可说是秦林君诗创作的一个高峰。它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晶品，……我们不敢说这个组诗在马华诗坛上一定占有相当的席位，但它忠诚的反映了本世纪东南亚所发生的一件大事，却是无可置疑的。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徐帆

自1963年开始写作和发表散文作品的徐帆，是新加坡笃实的文艺工作者，本名林天顺，于1941年9月25日生（祖籍福建省安溪县），从小在裕廊一带的乡村生活成长。高中毕业后在一所山村小学任教，下午去学院受训，晚上留宿在学校，勤于写点文章。林杼、林天舒和余凡等是他的另一些笔名。初期3年间撰写的20余篇作品，都载于已故杏影编的南洋商报《青年文艺》副刊，很受到编者的激赏和勉励。1978年3月，新加坡高虹出版社印行徐帆的散文集《临风集》，全书111页，内收十多年来所写的32篇散文。除了《念旧的妇人》（原题《一件小事，一点感触》）曾在已经停刊的《知识天地》发表外，其余的分别在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生活》与星洲日报的《生活》《星云》及《青年知识》等副刊上刊登过。他在后记里说，限于学识经验的不足与生活圈子的狭小，他所写的东西，内容上既不是什么高深的哲理，也不是什么实用的知识，技巧上当然更不免存在着缺点。不过，有一点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它们总归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所见、所闻与所感的一部分记录。

林琼在《徐帆的「临风集」》一文中说，徐帆的文笔流畅，对社会世态的感触良多，引人深思。作者是一位教师，集里的《儿童与我》《教馀漫笔》《随笔两题》等，都曾把教育问题及学校生活反映出来。总之，他这本《临风集》里的篇章，在在表现出作者对于事物的观察与刻画，都相当细微精深，更能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不平凡的道理。沙凡（寒川）也在《灯下文艺丛谈之5》一书评里道："比较时下我国出版的一些散文集，徐帆的《临风集》，可说是一本内容坚实，值得阅读的作品。……作者的文笔清新，行文流畅，尤其是针砭时事的作品，更是一针见血；有些文章也能从小事里探索为人处事的一番大道理。像《听婴儿的啼哭声》一文……"倢言在书评《读「临风集」》（1978年10月15日刊于《文艺春秋》副刊）里评道："《临风集》里的文章，有写得好的，也有写得不好的……有好多篇是借物来阐明哲理的……文字通顺，其中有不少发出光芒的作品。然而我还寄望他能在往后的日子里，写得更好：写多一点在目前也许对他还是陌生的事物，反映更多热爱生活的正直人们的心声。"1981年，长河书局印行徐帆的《当你年青时》，内收29篇关于少年话题的文章，内容都以现实生活为题材。



流军

在60年代中期，青山文化社印行的《热爱土地的人》，是一本相当好销的小说集，作者流军。这本只有58页的集子，于1964年10月出版，内收2个短篇小说：《热爱土地的人》《可怜的孩子》，和作者的序，並附翔鹰的《谈流军的小说》。

从流军的《序》中，知悉他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正像千千万万的年青人一样失业、潦倒，生活的挫折、环境的恶劣以及黑势力的迫害几乎使他消失了斗志。……他从小就生长在胶林里，割了成十年的树胶……擅长文学评论的翔鹰在《谈流军的小说》一文中说，流军的小说中的现实主义，有别于目前常见的小说，就在于他在反映生活的痛苦和不合理的现象时，揭示了社会的根源。……《热爱土地的人》与《可怜的孩子》这2篇小说所揭露的社会根源，就是旧社会旧势力对于美好的愿望的毁灭、对于人的正常发展的压制。

翔鹰（另署史阳、史雷，姓吴）评道："贺巾的《小茅屋》、高静朗的《青青草》、顾军的《阳光与雾》都初步达到了新现实主义的高度，它们揭示了新生力量同旧势力的矛盾，並指出新生力量的壮大必然超过旧势力而取得胜利的趋势。流军的小说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还没有达到新现实主义的高度，这是流军的小说又有别于贺巾等人的小说的地方。《热爱土地的人》和《可怜的孩子》反映了社会矛盾、反映了社会根源，但还没有很明显地指出历史的动向和新生力量的壮大。……从题材的意义和思想的高度上看，《热爱土地的人》比《可怜的孩子》强；从人物个性的鲜明和故事的感染力上看，《可怜的孩子》又会胜于《热爱土地的人》。"

流军，原名赖涌涛，1940年9月7日生于柔佛州边佳兰头湾岛（祖籍广东丰顺），在当地培正学校受完小学教育。1955年移居新加坡，在中正中学深造，1961年高中毕业。64年进南洋大学中文系念一年后即离校。在57年前后开始写作，作品多刊于《文风》《星云》《大学青年》等报刊和南方晚报的副刊（黄克编）上。自61至62年间最为多产，擅写小说、短论、散文及剧评，也参加过戏剧演出；与友人合搞青山文化社，他负责发行工作。约于68年，常与杏影交往，杏影对他影响不小。——这位高达180公分，魁梧健壮的文艺工作者，从商多年，在工业贸易方面已有了基础，自69年起似乎已停止发表作品；但他透露：目前正在撰写一部以商界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百忙中仍不忘选读名著。1983年6月出版第2本小说集《玉镯的故事》。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康静城

"这本诗集共收集诗篇40首。这些诗，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生活画面、不同的意境。以高亢的音调，朴素的语言，抒发了作者对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无限崇敬。同时更饱蘸彩笔，以深厚的情感描绘出了壮丽的锦绣河山。"——这是诗集《长橹集》的内容提要。

作者康静城，原名洪连顺，常用的笔名还有：雪原、杜雷、莘莘、之浪等。1948年6月15日生于中国（原籍福建泉州晋江县），1955年与母亲南来星洲，现为新加坡公民。1968年南洋华侨中学高中毕业，1972年新加坡师资学院毕业，现为中学教师。洪君自1968年开始写作；1972年以《桥与我》一文获得新加坡青年协会主办之全国文艺创作公开散文组第3名。擅写诗歌、散文和游记等。作品多见于新加坡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文艺副刊，和乡土双月刊、香港海洋文艺……等报刊。已出版的著作有：㈠山岗的脚步（1971年与晨阳等合著）；㈡岛屿5人诗集（1974年与谢冰凝、寒川、牧恩、弦川合著）；㈢长橹集（1977年9月·高虹出版社）；㈣不是浮萍（1978年与征埃等合著）；㈤兄弟情（1979年与年红等合著）。

《长橹集》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部个人专集，全书84页，内收的40首新诗，其性质大体上可分为二大类：前面17首是取材自日常生活的抒情或咏物诗；后面23首则多属于游记诗。——作者在后记里写着："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游记诗，是过去几年和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在抱着打开眼界，探求实际知识的情况下，背着简单行囊，不怕征途困难，结伴走过东西马时，所留下的一些墨迹。"至于书名，他说"长橹"也者，是取自《新加坡河畔》诗中的"像一枝长橹插进河的深处"而来。原是爱橹之为物，不争名，不排挤，不委责，泊定时往往被人搁置一旁，起航时却又使人想起了它，此外，别无他意。

秦林在评介《长橹集》时说：康静城的游记诗，就像一篇散文，朴实无华的文字中，蕴藏着丰富的情感。……他的文字虽然很浅白淡定，有时也写得很飘逸。他并没有像一些诗人故意去捕捉这轻灵的飘逸，而却一而再地如白云弥漫在诗中……林犁也在《读「长橹集」》一文中说，作者的20几首游记诗也是生活的实录，但又不仅仅是见到什么描写什么的实录，其中有感情、有盼望、有信心、有召唤、有爱、有恨。



莎克

莎克，原名蔡向华，1946年8月31日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省澄海县），现任新加坡某中学教师；是属于60年代新马作家，作品多系诗歌及散文，散见于南洋商报及星洲日报各文艺副刊。迄今已出版2本集子：《向日葵》（诗集·1969年南方文艺出版社）、《小径》（散文集·1977年而今出版社）。列为南方文艺丛书之一的《向日葵》，内收44首新诗，有抒情的，有说理的，有描绘现实生活的，也有小诗。作者颇爱写小诗，他的小诗创作似乎写得比长诗更好，例如《向日葵》《彩霞》《雾》《竹》《柳树》《蚯蚓》等，都写得相当精彩，十分简练而自然。林琼在《「向日葵」读后》一书评中说：我曾经赞赏莎克所写的小诗，因为他的小诗写得不少，而且都有一定的成就。小诗的特征是情真意切，意味深长，而莎克的小诗已经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向日葵》是莎克的第1本诗集，内容与技巧虽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这第一步是跨越得十分矫健的，希望莎克继续努力，在未来的新诗坛上，"以雷霆万钧的力，画一天灿烂的阳光，画一股春天的绿"。周粲曾在《评一首小诗》一文中，也给《向日葵》一个好评。它虽然只是这么4行，却把向日葵的形象鲜明地刻画了出来。

散文集《小径》内收32篇散文，是莎克自1966至75年间的一部分散文作品，其中以1969年的作品最多，占全书的一半篇幅，1974年的作品次之。全书各篇都是他亲自所见所感的大小事件和情景；在描述这些事件和情景的同时，也自然地，有感地表露个人的感触和感观。——吉隆坡的李锦宗曾在评介这本《小径》时说：莎克作文章时，在炼字与度句方面似无刻意经营，但是，显然的，他的文笔朴素无华，平易通俗，完全不造作，只求以自然，踏实的手法把事件记述下来。这是大体上各篇的特点，也是全书最大的优点。全书美中不足的地方有三：第一，《小径》的许多篇章的记述太平淡了。有些篇章，作者在轻描淡写之后，以一两句"感触的话"作结束，例如：《莫名的感觉》《疯子》《六点半》《几秒钟内的事》。第二个比较明显的缺点是有些篇章的结构有些散乱，例如：《石榴》《雨》《猫头鹰》。第三个缺点是主题不够明确，例如：《求乞者》《蚊子》。林琼在《文坛拾碎》中，说莎克的散文是他所喜爱的散文风格的一种。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陈 彦

陈彦是陈志成的笔名之一，是60年代初新马知名的写作人之一；1940年8月28日在新加坡出生（祖籍广东新会）。中学教育在中正中学完成，1968年毕业于师训教育文凭班；现任端蒙学校教职，和教师总会出版股副主任、《新儿童》编委、作协理事会总务（1982／83，另一位是蔡曙鹏，笔名叶漫天）。陈君自1960年开始写作，喜欢写杂文、诗歌及翻译，最欣赏鲁迅、契诃夫等中外名家的作品。已出版的单行本，主要的有小说集《木屋区的故事》；杂文集《西窗文集》《自弹自唱集》《冷眼看人生》；少年读物《秀秀和启华的日记》《少年话题》《长话短说集》；改译的儿童读物有《木马屠城记》《牙签武士》《幸运的猎人》等，以及一套8本，由教育出版社印行的《世界民间故事集》。其它的笔名尚有：陈尘、陈心、史徒、史译、艾越等。于1976年6月，出版散文集《女护士周记》的黄嘉月，是他的太太。

陈彦在《搬出木屋区后》（我的写作小史）一文里写着：在木屋区里度过20年的岁月，我在艰苦中长大；没有玩具的童年，我在半工读的情况下，完成中学的学业。当然，大学的门槛我是无缘踏进一步了。这20年的生活里，我所看到的是贫苦的面孔，流氓地痞开片的格斗场面，也是司空见惯的。这一切情景，使我完成了一部不成熟的初期作品——《木屋区的故事》（出版于1972年）。踏进社会不久，我开始有一个比较像样一点的家，不必在局促于住有十几户人家的鸽子笼里、不必再伏案于微弱的土油灯光下；从此，我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写作环境。我的书桌面向日落的西窗，工作完毕，回到家里，我总是把空闲的时间交给阅读、交给写作。这时，我有比较多的时间思考，文笔于是开始偏向于讽刺性的杂文。几年后，我又出版了一部杂文集——《西窗文集》（出版于1979年）。我喜欢揭露社会上丑恶的人性和事物，当然有时也会歌颂光明的一面……后来，我忽然又改变了自己的文路，觉得应该压减自己的"锐气"，为孩子们做一点事，于是我决定把大部分的时间，寄放在儿童文学上面。……我决心要收集丰富的世界文学遗产——民间故事，用最浅白的文字译写出来……

80年代初，陈彦大量的编写少年儿童读物，已出版约45个单行本。



陈荣照

1960及61年，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主办2次全校性文艺创作比赛，有多位优胜者已是今日新马华文文坛的健将或文学团体的领导人，文绩彪炳。1960年，该大学文艺创作比赛的成绩揭晓：诗歌组：㈠沉雷；㈡山河；㈢丁牧；入选2名：高歌、潘义勇。小说组：㈠梁夏阳；㈡陈闻察；㈢黄孟文；入选共5名：郑赤琰、陈荣照、丘易寒、颜爱莲、吕金珠。南洋大学主办大学周1961年文艺创作比赛结果，小说组：㈠丘易寒；㈡黄志贤；㈢淡如。入围者3名：飞雁、西慧、风采。诗歌组：㈠山河；㈡韩玉珍；㈢雷金。入围者3名：凌枫、鲁焰、柯戈。——除了黄孟文、郑赤琰（淡如）二位经已个别介绍过之外，据笔者所知，丘易寒，本名王锦发。沉雷即李贩鱼，1965年著有诗集《在生活的道路上》。山河，原名陈川波，另署长河、南海客；约于1943年生于槟城（祖籍广东文昌），48年移居新加坡迄今，著有叙事诗《无名河，哼哀歌》等书。陈闻察现任新加坡人民协会高级编辑，主编《民众报半月刊》。据小说家谢明说关于韩玉珍这位诗人，有人猜测这是谦君（郭孝谦）的另一化名。而谦君，祖籍潮安，南大毕业，著有小说集《烟圈》。于1964年7月出版厚达234页的长篇诗剧《茉莉公主》。曾传诵一时；作者的才华和创作技巧，常被溢誉。柯戈，原名潘义勇，著有2本诗集。

这里要特别介绍的陈荣照，出生于吉打州，父亲是商人，但他小时就丧父。早年在亚罗士打华侨中小学就读；初中毕业后，转入钟灵中学，后来到新加坡南大攻读。毕业后，曾返回槟城任韩江中学教师；不久之后又南下新加坡大学深造，考获硕士学位后，受聘为新大中文系讲师。1980年考获新大博士学位，毕业论文是《范仲淹研究》。陈君的论文散见于学术期刊，也常为各报新年特刊写专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师，是新加坡教育部华文科课程谘询委员会主席、南洋学会义务秘书、教育出版社文艺作品编审谘询委员会5名委员之一……等要职。他专攻文史，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似不太突出，不过曾多次受邀担任新加坡大规模的文艺创作比赛评审委员。1979年2月间，在大马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副刊发表《关于文艺批评》一文，他说：批评者在文艺园地里也应负起培养幼苗的责任，指示年轻作者以正确的写作途径，所应倾力趋赴的目标。



张 挥

张挥，是60年代新加坡称著的写作人；原名张荣日，1942年12月28日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兰莪州（祖籍广东番禺），现为新加坡公民。1961年毕业于新加坡立化中学，1965年师资训练学院毕业；1962年开始执教迄今。现任中学美术教师，和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理事会出版主任（1982—83）、文学半年刊编委及新加坡教师美术与手工艺协会副会长。常撰写杂文、散文及小说作品，笔名尚有：破阵子、张戈鸣、江修慧、或桑等。他曾在《我与写作》一文中说：读中学的那几年，固然学写过一些东西，但中学毕业后，那股爱写作的热情，竟突然一股脑儿的消失殆尽。10年后，到了1970年一时“心血来潮”，又再提起笔来涂涂写写。虽然在半年内发表了40多篇文章，但由于缺少趣味相投的朋友互相激励，互相切磋，结果后劲不继，写作热情又再度“冷”了下来。这一停就是3年多。直到1974年“心血”又突然“来潮”。这次的“涨潮”持续较久，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要“退潮”的迹象。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年来，开始认识了一些文友，在他们的鼓励与帮助下，使我不那么容易在不顺心时就“自暴自弃”而弃笔不写，……从小学5年级开始，我便有了阅读课外书的兴趣。因为当时的级任老师沈侠魂（马仑按：即以今）校长，就是一个爱读书爱写作的人，在他的薰陶下，我也就很自然地培养起这方面的兴趣来。……

张挥已问世的单行本有四：㈠再见，老师！（短篇小说集·1976年12月教育出版社）；㈡琐屑集（散文集·1978年10月教育出版社）；㈢马的牢骚（杂文集·1981年8月艺印务公司承印）；㈣《那一豆灯光》（散文集·1982年8月风云出版社）。——处女著《老师，再见！》，内收13个短篇小说，都能以经济、朴素的文字来给予描叙和刻画，故小说中的人物均能给读者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琐屑集》共收36篇散文；作者曾以《琐屑篇》这个标题，写了20多则篇幅短小的杂感；除了杂感外，还有读书随笔、寄简以及一些抒发个人情感的小品，全是1974至77年所写的作品，多能使人读后有所感受、有所思索、有所领悟。《马的牢骚》一书里收入40篇杂文，书前有《剑与口》（代序），书后有《牢骚之后的牢骚》（后记），全书112页。作者自称他是把“发牢骚”当做一种“生活情趣”来处理的；他爱发牢骚，刚好又是肖马，所以就用了《马的牢骚》这一篇来做为书名。



崇汉

崇汉，是新加坡的一位辛勤的文艺工作者，迄今已出版了7本书，包括诗集、散文集、长篇、中篇及短篇小说集。他本名邹普璆，1945年4月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省大埔县）。在新加坡德光岛受小学教育，德明政府华文中学中四毕业；曾任工厂及农场工人和店员，现任船厂记时员。自1960年开始写作，常用的笔名尚有：邹君、邹汉等。他的第2本书是诗集《赤道鼓声》，收集16首新诗；诗的内容有讴歌光明，也有诅咒黑暗，更反映了追求真理的那股不屈不挠的斗志。书前用诗人原甸的一首诗《笑的响往》作为《代序》，许是崇汉也要像原甸那样，希望他的诗也有强烈的爱与憎，以达至欢笑的愿望。

林琼曾评道："崇汉的诗，题材现实，如《童工》《印籍工人》《失业老汉》等，反映了生活的不幸，但写来诗味不浓，句子散文化，读后虽觉得有一股控诉力，但还不足以感动人们。……虽然浅白易懂，内心的意念是令人赞许的，但还无法表现出豪迈的气魄，因而感染力也就不强烈了。……崇汉的诗，可贵的是他落力于表现一股力量，一股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而不失去斗争的力量，只要他能在表现的技巧上加一把劲，他的诗必能鼓舞大家，感染大家努力向上，发挥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已出版的7本书如下：不屈的英灵（散文集·1972年）、赤道鼓声（诗歌集·1972年）、怒火渔乡（短篇小说集·1972年）、金光道上（中篇小说·1974年）、在风雨中（长篇小说·1975年）、白云下（中篇小说·1980年）、翠园（中篇小说·1981年）。在《白云下》的后记里，他写道："五、六年前，我曾经在榜鹅某大农场饲养鸡隻，收拾鸡蛋。……这间农场的工人大多数是从长堤彼岸来的。……在农场生活将近两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它有一份感情，因此写下了这篇小说。如果这篇小说能激发读者热爱生活，那是我最大的愿望了。"他在中篇《翠园》的后记中说：我出生在与樟宜遥遥相对的德光岛，童年就在这个落后、贫困、环境清静的岛上渡过。小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靠母亲种菜、割胶或做散工来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因此我也割过胶，种过菜。……我尝试通过《翠园》这部小说，反映勤劳、善良的菜农不怕困难，不向恶势力低头，坚强地生活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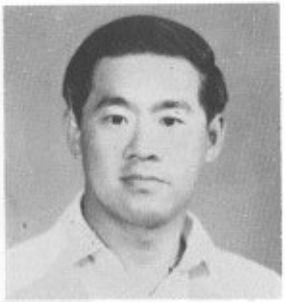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郭四海

郭四海，是新加坡知名的作家；1961年开始写作及发表作品，擅长写小说、散文及杂文。作品散见于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和早期的民报的文艺副刊，以及《南洋文艺》《蜜蜂》等杂志。其他笔名有：歌扬、古歌、狮岛四郎、史捷班诺夫、约瑟夫·卡尔等。1944年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琼海），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获文学士荣誉学位；也获新加坡大学教育专业文凭。毕业后即从事教育文化工作。曾任公教中学高中部华文教师，公教初级学院中文系主任。现任教育部课程发展官。已出版的单行本计有：小说集《永远的期待（1964年专艺出版社）、《青春的脚步》（1967年狮岛青年出版社）、《让回忆随风飘》（1977年语文出版社）；文学评论《中国文学史》（1976年世界书局）；散文集《云的随想》（1978年美雅书局）；《简明成语词典》（1978年泛太平洋出版社）。——据说《中国文学史》一书，被马来西亚某些华文独立中学采用为课本。正计划出版的有小说集《大学生传奇》。迄今尚有200篇作品散见于各报章杂志，未结集出版；今后，准备创作长篇小说。郭君自初中二开始学习写作及投稿；第一篇稿投寄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不久后获得刊登。接着又投《蜜蜂》杂志（纯文艺刊物）。初期写的是散文，后来才学写小说；第一篇小说登载在香港出版的一本大型纯文学刊物《南洋文艺》上，那时他念中三。他说，当他看到自己的作品可以跟他较喜欢的香港作家舒巷城、艾莎、洛美等人的作品排在一起，真有说不出的满足感。在念高一时，他出版了第1本小说集《永远的期待》。1978年6月，他在《迷人的事业》一文里说：从学校到社会，生活面已大大的不同；我已有好多年不写小说了，这並不是说没有东西写，倒是耳染目睹了太多的人事变幻，而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但我会坐下来，好好地融化生活中的事事物物，然后写一些（希望能写一些）像样的东西。

散文集《云的随想》，其中泰半的散文曾于1970至71年间在星洲日报以《随想录》的篇名发表过。在所选的40多篇作品中，作者旁征博引，针砭时弊，剖析人性，多有卓见，而且文笔凝炼，语言清新，难怪它问世后，引起广泛的欢迎及欣赏。散文集《别在星期天》，于1983年1月出版，256页。



曾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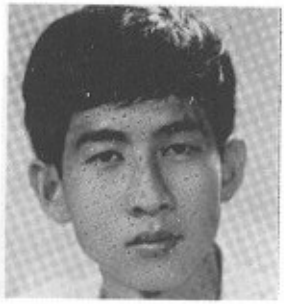
曾泓，是新加坡的诗人，本名曾渊澄；1936年7月22日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南安）。中学时就读中正中学，南大中文系第1届毕业（1959年，同系毕业的作家有丘柳漫、饶柏华等），任教于中正中学总校多年，现任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出版主任。司空俞是他常用的另一个笔名。

他家学渊源，自云在求学时就喜欢读诗，到了成长之后兴趣更浓；可说是长与诗神为伴的有心人。1962年，他开始正式写诗。在中正湖畔受教育，又在湖畔执教鞭，逾20年与湖作伴——湖的波光倩影启发了他的灵思，便创作了诗集《湖·千里路》的第1辑：湖畔杂吟。有诗情壮志者必然也喜欢名山胜水，曾泓于是便曾作四方遨游，四海山水通过他的灵思与妙笔便成为该诗集的第2辑：千里路。林琼曾把他称为“湖畔诗人”。

处女集《湖·千里路》于1977年7月印行，全书70页，共收集42首新诗。曾泓在《后记》中说：我相信机缘，这本诗集的写成可以说是一种机缘；那是多年前同学昆灿他主编南洋教育时，常给我留下一小块版位补白，就这样我试试再写我的所谓诗了。当时我面对着10多行文字的版位，不知如何下笔，但想到我在中正湖畔受教育，又在湖畔执教鞭，湖与我有了20年的密切关系，难道我对它没有丝毫的感情吗？我若不为湖与我的这段相处日子留下一点纪念，岂不是要令湖光笑我，草木讥我吗？因此我写了湖畔杂吟，就是这本诗集第1辑中的那些短诗。其后中教会出版《新加坡青年》杂志，我幸运地能够参与一份工作，有时为了填满空白的版位，在同学昆灿与珠成他们的鼓励下，我写作的勇气顿增，适逢当时我开始有兴趣于旅行，于是把自己在旅途中的观感写成一些比较长的诗篇，这就是那些旅游诗写成的机缘。

以多（赵戎）在序文《羚羊挂角的诗篇》中写着：曾泓的诗，不但有静海的玲珑别致底美，也具柳北岸的韵节铿锵，而且，也像淡莹梅淑贞那样，善于融化古典诗词于作品上，使人读之如饮醇醪，回味不置。……曾泓的艺术手法有二，其一是不分段落一气呵成的，如有关湖的24首便是；其二是分段落，每段4行，如旅游诗10多首便是。大概作者认为后者的触景范围大，题材多，必须分段来描绘的原故吧。他的旅游诗，是可与柳北岸的《十二城之旅》比美的。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喀秋莎

诗歌朗诵大会，在新马文艺界是少有的；各语文源流的诗人聚集一堂朗诵诗作，更是罕见。1978年1月26晚间，南大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及新加坡写作人协会联合主办的“全国诗人新诗朗诵大会”，假南大文学院第一讲堂举行。参加朗诵的新加坡诗人有华文、英文、巫文及淡米尔文源流的诗人。由黄孟文及南大文学院院长洪国平2位博士致开幕词。出席的诗人有：Edwin Thamboo，Robert Yeo，Chandran Nair，Mohamed Latiff Mohamed；V·I·Vanam，MasuriS·N·，杜红、周粲、苗芒、淡莹、范北羚、辛白、曹沫（苏松盛，已故）、杜诚、黄应良、流川、喀秋莎、柳北岸、孟仲季（丘柳漫）、文恺、南子、雨青、谢清等，共计23位。主办当局于是晚将各诗人的朗诵作品印成册分发给观众；南大文学院讲堂盛况空前，座无虚席。在出席诗歌朗诵大会的华文诗人中，曹沫与喀秋莎算是比较陌生的二位。于1930年生的曹沫，1980年3月10日因胃癌逝世，终年仅50岁；生前是女皇镇建国中学华文导师。他是50年代文艺界的活跃人士，后因故停笔好几年，1976年重返文坛，曾任新加坡作协副秘书。

在上述诗歌朗诵大会朗诵作品《记服役时期某次军事演习》的喀秋莎，一番方日，原名刘可式，1947年出生在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安），高级中学毕业后获师训教育文凭，现任中学教师。从1962年开始写作，擅长诗创作及评论，曾任五月诗社总务。近年来，也热中于学画。他是战前已成名的诗人刘思的第2公子，一门俊秀；1981年11月，他与胞兄长谣及胞弟古琴3人合著诗集《三弦集》，大地书局出版，全书156页，3兄弟各占约23首诗作。古琴原名刘可为，1948年生于新加坡，中正中学毕业，1965年开始写作，只写新诗。

1978年3月17日，喀秋莎出席一个座谈会，题目《诗的题材及其表现方式》，他发言道：“关于诗的题材，我认为没有什么时空的限制，换句话说，它已经超越过时空，几乎可以俯仰古今，有时简直是俯拾皆是，只要你有一颗创作诗的心灵，那么任何事物都能在你的心灵触发成诗的材料，问题是我们选择素材的态度，我们准备以怎么样的形式表现它。所以，我认为诗的题材，包罗万象，有时是宗教性的，有时是玄学性的，有时甚至是宇宙性的。……”



葛凡

葛凡是新加坡的文艺作家，原名郑春茂，另用品朗等笔名发表作品。1944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省潮安县），中学毕业，现任小学教师。他的启蒙老师有三位：㈠谢倬荣（已故，笔名金石声；1905年生，1964年殁。著有《昭南爷》《往事》《顽童闹学记》及诗集《露丝曲》）；㈡吴芳浦（已故）；㈢王秀梅（现执教于端蒙中学）。

葛凡擅写散文、杂文、评论、寓言、随笔等；爱好编译少年儿童文学及民间故事等读物。已出版的单行本计有：苦菜篇（散文、杂文集·1977年11月高虹出版社）；译著故事集：乌龟的新娘（1978年7月·世界民间故事）、蚂蚁·风·所罗门（1980年9月·犹太人民间故事；编有：啃啃你来（1979年10月，中英对照，中国动物故事集·英译者：梦兰）、小小女将军（1979年10月，中英对照，中国模范少年故事集。英译者：梦兰）。郑君也搞艺术摄影，作品散见于新加坡各影艺展览会。在《苦菜篇》的后记里，他写道："收在这集子内的29篇文字，作于73年初至76年中，陆续发表在林臻先生编的《青年园地》和《青年知识》，李向先生编的《生活》及方修先生编的《文化》版上。……书名定为《苦菜篇》，本来是为了方便，并不表示我对这篇文字的偏好。不过，现在想来，文艺，难道不也正是苦菜一盘吗？读书购书，涂涂写写，至今已有好些日子了，杂杂学旁骛，始终未敢登大雅之堂，聪明的读者，或许能从集子内觉出作者的疏浅。"——他这本集子问世后，颇获好评；长弓君在《读「苦菜篇」》里评道："读过《苦菜篇》一书之后，给我的感觉是：好像吃橄榄一样，很耐咀嚼，愈咀嚼愈有味，总是不想很快把它吞下肚子里去。而我知道，最后，留下在咀边的将是一丝苦涩，留在咀里还必定会有些许'渣滓'。……《苦菜篇》一书的写作技巧颇高，作者的文笔非常沉着、凝练。往往在几句话里就能说出丰富的内容。……书中的每一篇文章，不论是短则，或是长篇文字，作者在动笔之前，都是经过细腻的构思，细心的剪裁。……简洁，明确，耐人寻味的煞尾，不单在《狗吠声中》如此，在《小径》《笔与剑》等篇中亦如此。"俞民在《剖析事物的善恶》一书评中说，这本文集（按：指《苦菜篇》）深切地抒发了作者的所爱、所憎，坦率地剖析了事物的善恶、美丑。不过，它间中也有一两篇在思想内容上不够鲜明突出的，如《屋后的黄泥地》和《我是一个读书人》……至于文字方面，浅白通畅、工整平稳是它的特点。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杨 应 南

大约于1965年11月，槟城教育出版社印行了《全国短篇小说比赛精品特辑》，主编是萧遥天，内收《教与学月刊》主办小说比赛的56篇分数较高的作品——“公开组精品”和“学生组精品”各28篇。在首辑中的作者，如郑易、游牧、麦秀、孟沙、士凡（雨川）、吴示羊（吴宜）、良贯（伍良之）、谢子夜（谢诗坚）、梁园、郭四海、萧洋（又署路漫，原名李六曼）、凝秀等，和次辑中的作者如陈美枫（陈蕙）、牧羚奴、艾原（陈楚生）……等，后来他们在创作上多有了一定的成就。——反观在公开组中勇夺第2名的杨应南，较后好像成为文艺的“逃兵”了；直到1979年3月15日陈清华等合著的《橄榄》面市时，才有了杨应南的讯息。而他用了杨为人的笔名。收在上述的《精品特辑》的杨应南的短篇小说《内疚》（页4—6）很得好评。名学者赵泰（高梧轩）说：“哀怨逼人的肺腑。”名报人廖颂扬说：“主题佳，情节佳，如扩展为中篇小说，则更适合。”名编辑薛残白说：“这是一幕人间悲剧，可歌可泣，在这多元种族的国度里，如以大团圆收场，当更符合建国概念。”名作家萧遥天写下这样的评语：“在多元民族组成的马来西亚社会，异族通婚的受阻碍，不仅是制造悲剧的因素，也是酝酿社会不安人民离心的死结。这个死结是需要用悲剧的血与泪来浸润才得解开的。……本篇写华巫一对青年男女的痴情热恋，生死不渝，其遭遇颇类罗蜜欧与朱丽叶，华巫两个民族虽不似罗朱两个家族的严重对立，而宗教、经济、习俗、偏见……仍结起好几道篱笆，拆散了他们的结合。弄得一死一生，女的已饮恨于泉下，男的尚吞泪于人间……”

由新加坡真善美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橄榄》，是5人的合集，作者是杨为人、陈清华、静晶、秋虹（黄月娥）和张红英（寒影）。张红英和静晶是大马公民，秋虹是杨为人的太太。全书2百页，绝大部分是陈清华的作品，其馀4位所占的份量极少。杨为人原名杨应南，1941年2月1日生于新加坡（潮籍），德明中学高中毕业。1963年，萧遥天主办的“马来西亚全国短篇小说比赛”，当时杨君以一学生身分竟参加公开组，结果以一篇《内疚》荣获亚军，令人刮目相看。离校后，他经营热带鱼出口而名扬海外。他也写了一手好书法，是书法家陈人浩的高足；由于经商繁忙，所以鲜有佳作发表。已故的小说家陈清华曾对我说过，他的一些小说题材和故事，是杨应南提供给他的，因杨本身无暇握管写作。——杨君在60及70年代，曾荣获5次征文比赛冠军。



蔡欣

蔡欣，是新加坡的诗人及散文家；原名蔡向荣，别署宇文轩。1947年12月11日于新加坡出生（祖籍广东省澄海县）。1965年新加坡华侨中学高中毕业；1968年师资训练学院毕业，现为一中学教师。著有：诗集《昙花》（1968年）、《贝壳》（1970年）；散文集《椰花集》（1976年）。1980年，以“怡然”一笔名，在报章上撰写谈论艺术之随笔《艺苑漫游》，1982年4月由南洋商报出版专集，117页。

蔡欣的诗歌，曾得到很高的评价，收在诗集《昙花》里的《风》，在香港《伴侣》杂志登载时，名诗人陶融（何达）在评介时说：我所能指出的，是这首《风》的构思既新鲜而又大胆。……他写的是“风在写诗”，“风在作画”。在蔡君的眼前，是整个大地，是“一切的欢欣”。林琼在《新诗杂话》第27则里评道：蔡欣的诗集《昙花》，像一股清新的山泉，沁人心脾……蔡欣的诗，青春的气息十分浓厚，刻画形象能予人深刻的印象，他有一首《风》写得很好……把“风”人物化了，这种手法虽然常被采用，不算什么新颖，不过，这首诗写得十分朴素可爱。朴素的诗句，常叫人读来感到亲切温馨，我读这首诗时便有这一份感觉。周粲曾说，蔡欣的那首题为《吊钟花》的诗，就是一首写得很清很丽的诗，像溪水一样的清，像春山一样的丽。……周粲也说蔡欣是很擅长于描写儿童的生活和心境的诗的，在蔡君的两首诗《孩子，就这样的》和《童年》里分别应用了“就这样的”和“小小的”这几个字，贯串着整首诗，结构是十分严紧的。

散文集《椰花集》，所收集的30篇创作，是蔡欣从1966至76年间，断断续续的写作中精选出来的；其中包括小品、回忆性之文字、杂感、散文诗，共5万馀言。据他在《后记》中说：从外貌看来，椰花一点也没有花的姿色，它只是一簇韧而硬的枝须，並且奇丑无比，筒直有点和“花”的“雅称”过不去，然而它可作燃料。设若是太嫩的椰花，烧不起来，则仍有一补救的方法：让它在阳光下曝晒，直至它终于不再那么冥顽难烧。作者也希望这本书能如椰花，还有被丢进火里成为燃料的那么一点“剩馀价值”；当然那是要经读者炽热如艳阳的眼睛“晒”过一番的。——周粲在书评中说：他能写很好的诗，内容充实，技巧也佳。以那样的一支写诗的笔来写散文，要写得出色，是一点儿也不困难的。《椰花集》里的好一些作品，就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香港作家舒巷城也在《新晚报》的《小点集》专栏里，盛赞蔡欣的文字熟练而流畅。



横眉

横眉，本名林祥雄，是新加坡著名的画家，也是驰誉文坛的写作人；他在作画之馀，已写了不下15年的文章。从1976至80年，每年总有几个月因公干到西欧去，故笔触常涉及国外的社会现象。玛戈形容他“可以说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他于1945年12月，出生于中国；1956年10月，南来新加坡，接受教育与美术训练。1968年2月，筹开“艺友画展”；同年11月，筹开第1次个人画展。1971年6月，在新加坡筹开第2次个人画展；展后，前往法国巴黎。1973年10月，又在新加坡筹开第3次个人画展。1976年10月，以“横眉”的笔名出版散文集《向死亡的工作环境控诉》；1977年5月，出版理论评介集《本地画坛的剖析与创作路线的探讨》。1977年10月，出版散文集《留法偶感》。1980年3月，筹开第4次个人画展于新加坡，出版第1册《林祥雄墨画集》。林君现为新加坡居民。于1979年10月出版的《乡土》双月刊，除了常发表他的美术理论之外，也刊登他的彩墨画。《向死亡的工作环境控诉》是他的第1本书，他在《代序》里写着：“向来，我是从事美术工作的。因美术创造及表达的关系，曾翻阅过一些中西画史，以及看过几本艺术理论的书籍，也曾写过一些不甚成熟的艺术论及评介之类的文章。但，撰写这样的报告文学性质及形式的作品，这倒是生平第一次的。”他在第2本书《本地画坛的剖析与创作路线的探讨》的《编后感言》里说：收集在这本书里，共有10多篇不同性质及论题的旧作品，其中有些因年龄及思想，认识及看法所限而未免泼辣尖酸，武断及主见浓厚，本应加以修改，但为了保持那时的想法看法及真面目，我还是给予完全地保留下来。……曾有人说过，一个人是言词和行动的总和。也许，一位从事文艺工作者，却是由一切作品所构成的。一旦把其作品抽掉，或者根本没有作品的话，则当没有文艺工作者的存在！……为了反顾过去这段漫长且崎岖的摸索过程。为了藉此斑斑足迹，累累创伤以勉励及激发今后前进的信心，只好编印本书。

《留法偶感》是普遍受欢迎的一本书，共收18篇作品；这些都是横眉在留法那段时期先后所撰写的作品当中，对英法两国的社会本质及经济情况所引起的感想，对半工读情况以及艰苦的生活提出了亲历其境的报告。书中所围绕着法国社会现状的客观事物存在所触感的一些问题，但也可说是目前整个西欧现况的缩影。



简兮

简兮，原名王丹辉，现为新加坡公民（祖籍福建南安），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风云紧急的前夕。经历烽火弥漫，哀鸿遍地，生灵涂炭的浩劫；家破人亡，尝尽人间底辛酸。

既失去母爱及家庭的温暖，手足离散，生活漂泊，但始终不屈不挠地克服恶劣的环境。1953年，于彭亨关丹中华中小学校高小毕业后，即辍学当杂货店徒。1956年，隻身往新加坡谋生；他做过杂工、实验室助理员。在求知欲望之驱使下，工作中不忘自修，跑遍星洲的中、英夜学，並在工商夜学修毕高中语文课程。

他的写作历程迟至60年代方开始，分别以简兮、绿葩、绚兮等笔名，发表作品于各大报副刊。然而溯至1957年，在中华夜学上“古文观止”课时，即曾以一篇《傍晚》为题的散文，被班上老师赏识，自此种下写作的兴趣。1962年，承当年立化中学兼黄昏班校长，给他一个宝贵机会，就读最后一届华校旧制高中会考班。翌年考获政府文凭，这是他生命之转捩点。1963年，适逢义安学院开办，因对高等教育之响往，毅然前往报名投考，幸而被录取，攻读中国语文学系。6年的半工半读，青灯黄卷，苦尽甘来，终于1969年考取文学士学位。可是，基于无国籍，出国的理想未能实现，工作不遂意愿，便当起家庭教师，仆仆风尘。那时由友人介绍，认识高湖（黄子文），过从甚密。1974年，好容易获取公民权；往后任过教员，也曾合股做生意。总之，简兮的前半生並不“简”兮，辄在惊涛骇浪中渡过。

1980年1月，他的散文集《攀缘了季候鸟》出版了，全书140页，共收50篇散文，是1957至79年逾22年之间的创作。在扉页上写着：“自然是艺术底模特儿，一分灵感，孕育文艺底思藻，倥偬成此拙作，並借以抛砖引玉。”

他以求生欲望之候鸟自居，此乃生活之解嘲。他善用象征笔调、化抽象为具体、抒情的括叙，讴歌自然，反映现实。他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写作人，但並不满足于现状。理想与野心，向善底心理。怀着现实的苦闷，自卑底情结，面对生活的挑战，迎着社会的激流前进。他酷爱自然，所以说“自然是艺术底模特儿”，心仪于自然之山水；热带的野林风光。尤喜旅行，爱好掠取风景，写游记，兼涉猎小说。



谢清

谢清，是新加坡的一位不寻常的名诗人，除了积极地从事文学创作外，还不断地练拳多年，是武林高手之一。

他本名谢国华，1947年出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圣公会中学，之后进入农业学院修完2年制的农业训练课程。1968年毕业于师资训练学院后，便一直任教至今。1980年考获高级教育文凭。在诗集《哭泣的神》一书中，收入的第一首诗是于1968年2月26日写成的，但这並不是他的第一首诗作，不过却是他在报章上发表的第一首诗歌。一离开学校后，他便对文艺发生了兴趣，然后才开始练习写作；开始的时候，是写散文。以后，因为收听了由电台所播放的文学节目；这节目一系列的介绍中外诗人的名作，才引起了他对诗的兴趣，开始喜欢诗的创作。已出版的作品有：㈠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合集·1970年8月·五月出版社）；㈡哭泣的神（诗集·1971年·五月出版社）；㈢醉了，芒草（短篇小说集·1973年8月·五月出版社）；㈣13人散文选（合集·1977年·教育出版社）；㈤鹤迹（诗集·1979年）。——《哭泣的神》，是1976年全国书籍奖华文诗歌组的得奖作品。

文艺刊物《红树林》（第2期）在介绍谢清时写着：作品是他文学功力的表现，是他柔的一面；而习武却是他体力的表现，是他刚的一面。1973年，代表新加坡参加第1届亚洲太平洋空手道赛；2年后，获得新加坡系东流空手道锦标赛个人冠军以及全国空手道公开赛个人组亚军；並于1977年10月间，代表新加坡赴美国洛山矶参加第3届世界空手道赛。1976年蝉联全国公开赛亚军，並代表新加坡赴印尼参加第2届亚洲太平洋空手道赛。1981年，于印尼夺得第1届亚洲系东流空手道个人冠军，荣获亚当马力克杯。

《哭泣的神》是他获奖的诗集，受访问时，他回答："这本诗集里的作品多属1968至70年间写的。当时的东南亚正处在一个非常动乱的时候，越南战事，柬埔寨事件，以及东西巴基斯坦的分裂等等……在在都刺激了我，使我感到人好像生活在非人的世界里……这些促使我写下那些作品，使我感到武器科学化的可恶，现代化的丑陋，以及认为人类本来是残酷的动物。"

1979年，谢清与流川、淡莹、南子、文恺及喀秋莎等人组织五月诗社，出版多种诗集；同时在当地报章大量发表创作。1981及82年，也是《文学半年刊》和南洋商报《写作人》副刊的编辑之一。



谢冰凝

谢冰凝，是新加坡一位法律界服务的诗人，本名谢水霖；1949年1月14日生于中国福建惠安社厝乡。1956年5月离乡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1962年新加坡武吉智吗培华小学校毕业；1968年华侨中学高中文科毕业；1973年新加坡大学法科荣誉学士。曾任岛屿文化社秘书，是一位既有诗人豪情，又有法家精神的卓越青年。他喜爱写诗，但却喜欢阅读小说；最爱阅读朱自清、巴金、鲁迅、杰克伦敦、马克吐温、普希金、高尔基、左拉等中外名家的作品。最景仰的作家是高尔基和左拉。他在信里说：无师承任何文学家，泛泛而读；受闻一多、朱自清诸人影响较大，因为他们的文章隽永，不受时空限制，有高度的人道主义色彩，任何人都可以接受。他在小学时代，学校办壁报时，便投了稿，对写作有了兴趣，到处借书来看。1963年，开始在《狮岛青年》《星岛少年》投稿，最喜欢写诗。与著名青年诗人寒川同期写作，更成为莫逆之交，至今十几年如一日。另有笔名：穗上飞、乔华霖、谢淋等。1969年初，因为还领不到公民权，不必当兵，母亲又反对他出来做事，虽然家境穷苦（父亲两年前刚逝世）。母亲认为他成绩优良，应该到大学去，于是咬紧牙根进入法科。因为念法科英文要求很高，必需加紧学习，加上又得教补习赚学费，故此不再有时间写作、看课外书。1971年底，偶然发现谢克主编南洋商报《学生文艺》版，才又动起投稿的念头。他写得最少的时候是1974至76年，因为当兵去了。1976年年中，离开军队，回来执业当律师一直到今天。已出版的著作，有6人合著的《山岗的脚步》（诗歌、小说与散文的综合集，1970年出版），另5位作者是晨阳、冰翎、寒川、杜雷、凌濛。《横鞭集》是他个人的处女诗集，出版于1972年6月。1974年，岛屿文化社又为他们印行集体诗集《岛屿五人诗集》，另4位作者是寒川、牧思（何子煌）、弦川、莘莘。1980年开始进行创作长篇小说《死去的曙光》（暂定名），这是以新加坡20年历史为主线的历史小说。他表示，写作都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怀，没有什么伟大的动机。过去选择写新诗主要是因为看了许多旧诗词，很喜欢其中优美的意境。时代变了，旧诗词不合潮流，因此写新诗是他认为表现“美”的最佳文学形式。他个人以为：写作人只要诚心表达自己心中的感情，写成作品，情真一定会有好成绩。我手写我心就很不错了，当然文学艺术技巧还是要兼顾的。

谢冰凝已担任2届的新加坡文艺研究会法律顾问。



一介

吡叻州知名写作人一介，原名蔡兆臻，另署[illegible]爽。1942年8月13日生于邦咯岛（祖籍广东万宁）；早年在邦咯岛华联小学毕业后，到怡保育才中学深造，1963年日间师训班毕业，自修考获高级剑桥文凭。现任莫珍歪群贤小学教师。散文集《笔端》获得福联会暨雪州福建会馆主办1980年文学出版基金，1982年8月出版，全书149页。

他在回信中表示：对立场正确、坚持原则的作家，皆怀有敬意，最喜欢阅读中国五四时期及三、四十年代各作家的作品；自承受写实派各作家的综合影响。过去，常在《蜜蜂月刊》（1961年前后）、教与学月刊、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商余》及星洲日报《星云》等报刊发表散文、诗歌及杂文。他说，他对散文与诗歌较有偏爱，希望能在这两个领域继续做些翻土、播种的工作。在念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开始涉猎文艺作品，也因之对作文与投稿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初期投稿到当时流行的《世界儿童》《世界少年》等物，几乎篇篇都石沉大海。较后改以怡保建国日报的《学生周刊》为目标，算有了一点收获。由自身的经历，他深深体味到本地的发表园地的不足，往往使许多文学幼苗还未发芽抽枝就夭折了。

进了高中阶段，由于功课繁重，他写作的事一度中段；不过那期间，倒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末路》，发表在教总出版的《教师杂志》第2期。在日间师范班及甫跨入社会的头几年，耳闻目击，颇有感触，遂又重新爬起格子，寄给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的《青年文艺》及《青年园地》副刊。这之后，由于生活的波动，又停顿了几年。70年代中期，马华文运稍形蓬勃，似有中兴气象，到这新形势的鼓舞召唤，他又执起笔管，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文艺作品，在文学大门外面徘徊既久，他了解到串文字为玉带的甜酸苦乐。写作既需要技巧的磨，丰富的人生阅历，更得具备正确的人生观，俾成为作品的灵魂——思想不致于出问题。三者鼎足而立，缺一不得。他又说：翻查《马华新文学大系》及《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找不到曾梦笔的篇什；这对于写作人确是一个好的启示和警惕！「小报之王」曾梦笔，毕生飘浮文字海，写过的东西少说有几百万字，竟不能在文坛上留下雪泥鸿爪，这种笔墨的浪费怎不足为人戒！因此，一介认为：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上，与其「设厂」大开拳脚，毋宁采取"手工出细货"的手工艺生产。



川谷

在1981年5月16日出版的《学报》半月刊第1001期里，登载该报历任编辑与历史简表；从这简表知悉8开本的《学生周报》于1956年7月27日在新加坡创刊。到了1973年3月改为32开本的《学报》月刊，主编是悄凌。自1975年3月起，它又改为16开本，编辑是悄凌与重山。1975年7月由川谷与重山负责它的编务工作；1976年9月，编学报月刊的是川谷与张爱伦（瑞星）。大约于1978年初，川谷离开该报社，由编者张爱伦与重山于2月1日改为半月刊（仍是16开本）出版。

川谷在学报半月刊第1000期（25周年纪念特大号）里发表《想起学报》一文，他说，想起学报，他小小的脑袋真如千思万绪猛顿狂跳的舞池，既不胜荷负，也不知从何写起。与学报的关系，既深刻又密切……犹记1961年升上槟城钟灵中学时，就与学报结下不解之缘。63年与李苍同班后，成为莫逆之交，是李君把他带进学友会去的。……75年从南大出来，在家吃过2个月老米之后，获一机会考上建国日报当国际新闻翻译员，姚拓后来又把他拉去兼编学报，直兼到改为半月刊无法再兼为止。不过，靠着学报的革新与全体同人的努力，报份在川谷接编不久就突破了一万大关。——他又在该文里写道："编学报是我与学报最亲密的一段日子，在这2年多之中，千千万万的读者就如同围绕在身边，听我介绍一个又一个作者诉说他们的理想与吐露他们的感情。……当然，最令我满足的，莫过于认识了现在成为我太太的刘镒英。……"

川谷，原名赖顺裕，1946年生于槟城（祖籍广东揭阳），马来西亚人。1966年钟灵中学高中毕业；1975年南洋大学历史系毕业。除担任过槟城学友会总干事和学报主编外，也曾是蕉风月刊编辑之一，和犀牛出版社社长，也曾任建国日报代副总编辑。现任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中央执行理事会语言文学组副主任，和吉隆坡中华总商会研究组主任。1976年10月印行的《犀牛散文选》，收入川谷的12篇散文，可读性强。1981年中出版由郑良树、周福泰编的《文学研讨会论文集》，收入赖君的演讲稿《一个出版社的奋斗经过》，那是他代表犀牛出版社出席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主办文学研讨会所发表的论文；他指出，推行出版计划面临二大难题：㈠经济不佳；㈡人力太过分散。由于多方面的困难，使到奋斗了8年的犀牛出版社已面临关闭的危机。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小黑

被认为是突破了传统与现代之重围脱颖而出的小黑，是自1969年开始发表作品，擅写小说及散文。原名陈奇杰，1951年9月25日生于吉打州巴东色海（祖籍广东潮阳）。曾经在双溪大年求学，马来亚大学数学系荣誉学士，目前是一位中学教师，任教于吉南居林。他的太太林月兰，是女作者群中的佼佼者。

小黑念中学时就开始创作，初写散文，后来陆续写了不少的短篇小说，散见于南洋商报《文艺》副刊（完颜藉编）、学报半月刊和蕉风月刊等，曾替学报及《新潮》（妇女杂志）分别写专栏（玻璃集》和《单簧管》。他的小说集《黑》，于1979年6月由蕉风出版社印行，全书148页，列为《蕉风文丛》之一，内收27个短篇，篇幅长短不一，长的只有5、6千字，短的66个字，这是小黑在1969至78年之间完成的创作。书中还附录了潘友来的《小黑谈小说》，和叶啸的《论小黑的小说及其中心人物》。小黑在序中说："我的小说创作，其中的变迁毋宁说是有的。事实上我自己感觉已经渡过两三个阶段。我在马大念书的时候有机会认识了悄凌，她给了我无限的自由，写自己喜欢写的东西。所以可以创作得很是快乐，虽然在写的过程也属辛苦。原来创作就是这样，作品能够得到编者的信任，也就越写越勇。……那时候我对写小说没有抱着什么野心。不过当时还在大学里读数学，不免想尝试用最简短的文字写繁复的小说。恰巧蕉风又开放，所以才放胆的写了几篇。写得也不是好，只不过堪堪能够满足自己，从中取得乐趣。最近几年，兴趣又再转回传统，所以又再变换风格。……"

是的，小黑已树立他独特的面貌与风格。叶啸说："事实上他（马仑按：指小黑）的小说创量並不多；而他却能在众多的小说作者群中有超越突出的表现，奠下他在文坛上的地位，这至少说明了他的小说具有慑人的特质在内。……由于个人主义的色彩太浓，所以学生周报时期的小黑是不成熟的。……《谋之外》是继《困》后，另一篇出现情节高潮的作品。显而易见地，小黑写至《谋之外》，他已步入创作的另一个阶段，以更严肃的态度和更紧密的手法去建立小说的骨格。"——小黑曾接受潘友来的专访，他回答：如果稍为观察，从我们的先辈离乡背井来到这一片异土，披荆斩棘历尽千辛万苦才在这里建立起家园开始，我们的生活里原来就充满很浓厚的地方色彩，能够把这些色彩溶入小说中，也是一种很独特的事。



方秉达

在东马的砂朥越和沙巴两州从事现代诗的写作人，重要的也有几位。原住在沙巴山打根的洪流文，本名洪观胜，祖籍广东省，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文学士，于1966年6月23日由台北星座诗社印行诗集《8月的火焰眼》，列为星座诗丛之3。当时该诗社出版的星座诗丛之2、之4及之5，分别为叶曼沙的《朝圣之舟》、淡莹的《千万遍阳关》和林绿的《12月的绝响》。叶曼沙本名叶光荣，出生在柔佛州峇株巴辖，留学台湾获中国文化学院哲学硕士衔。返大马后，约于1971年在吉隆坡南洋商报社任职，不多久又前往台湾花莲某中学执教鞭。

在砂朥越从事现代诗的作者並不少；1972年8月4日砂朥越星座诗社出版李木香主编的《砂朥越现代诗选》（上集），全书103页，收入陈从耀（5首诗）、谢永就（6首诗）、方秉达（5首诗）、谢圣洁（5首诗）、沈树德（5首诗）、沈本爱（4首诗）、杜绝（5首诗）、弘萤子（5首诗）、思霞（5首诗）、宇抒（5首诗）和李木香（6首诗）共11位现代诗人的作品。——主编李木香，1954年生，祖籍广东揭阳，笔名泥凤凰，是一位女新闻从业员。重要诗人谢永就，笔名谢凝、秋红等；1950年生于古晋（祖籍广东逐溪），现为教员，著有诗集《悲喜剧》；现代派诗人谢永成（笔名艾弦、圣洁等，1948年生）是他的胞兄。

以下要特别介绍砂州的方秉达，他原名刘贵德，另署蓝萤、刘方等，1944年生（祖籍广东台山），为一名小学教师。除写诗外，近些年来也写杂文，从事写作已逾20年；曾先后主持大众日报的《蕉风椰雨》，中华日报的《绿洲诗网》专栏、前锋日报的《星座》等文艺副刊，和编辑前锋日报，担任砂朥越星座诗社主席。温任平主编的《大马诗选》（1974年·天狼星诗社）收入方秉达的6首诗，是1968至71年间在诗巫、伦乐和古晋等城镇撰写的。《趾外》是他个人的诗集，内收50首现代诗，是作者1962至72年11年间的作品，只有1首《年龄》是1978年的近作。这是砂朥越写作人协会出版的诗集，也是该协会的丛书第2种；该丛书第1种是徐毅（徐丽华）的长篇小说《遇》。方秉达也是砂州2个文艺组织：砂朥越写作人协会和砂朥越星座诗社的发起人兼领导人。他在古晋一家报社定期主编砂朥越写作人协会的一个文艺副刊，启发文艺爱好者的写作兴趣及潜能。他第1本书《趾外》印刷不俗，封面设计为砂朥越老画家蔡钟英的一幅清新的抽象画，与书名颇能相配搭。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田思

在70年代中期，田思是新马文坛颇有时誉的诗人；原名陈立同，1948年出生于砂勝越古晋，马来西亚公民。1969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自1968年开始写作，在香港《文艺世纪》月刊以凤枝的笔名发表了第1个短篇小说《讨海人家》（此篇小说后来被编入香港青年出版社所出版的《青年作者小说选》中，並以“小雁”等笔名在该月刊发表若干散文；同时陆续在古晋一报章的文艺副刊《文艺阵地》上发表诗歌。南大毕业后回到砂勝越，一直担任华文独中的语文教师迄今。1970至71年，以岳民的笔名在李向所主编的《青年文艺》（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发表若干篇小说。这时期的诗歌作品则散见于新加坡的一些文艺杂志上；同时曾接手担任古晋一个文艺副刊的主编，经常写一些评论文章。1980年荣获第5届南文会主办“萧畹香青年文学奖”（散文组）。1978年，出版诗集《赤道放歌》。1980年左右，他的诗歌作品多见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和新加坡的《乡土》双月刊。目前仍以“田雁”的笔名主编古晋国际时报的《星期文艺》副刊。他的散文集《长屋里的魔术师》（1982年12月出版）和诗集《竹廊》2书，同时荣获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主办的“1980年度文学出版基金”。处女著《赤道放歌》写于1967至70年之间。常追风评介这本诗集时说，田思的诗，大抵以抒情为主，即使是对现实生活有所反映的话，也多少含有抒情的成分。在内容方面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作者十分关怀教育的成长与发展。……第二，是对家乡、家国的热爱，在《美丽的家乡》里，田思将砂勝越壮丽的山水呈献在读者面前。……此外，田思诗歌内容还有是反映时下生活环境的……写出了一些人在生活方面的堕落；同时也写出另一些人向生活勇于奋斗的情形。抒情的手法，是田思擅长的。《赤道放歌》《椰林篝火》《椰林晨曲》数首，节奏都很优美，有清新的意境，写出了诗人热爱生活的心情。——另一位书评写作人薛铁龙在《低调的吟哦》文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评论田思的诗集，说它从形式上看是相当丰满的；内涵上却是仍然贫乏的。据一般批评者的看法，田思的诗集是东马16年前出版他的《盾上的诗篇》之后，在内容和技巧上比较有水准的、走现实主义路线的诗集之一。田思的第2本诗集《竹廊》，由铁山泥出版社于1982年2月印行，内收45首诗，高青（郭洙镇）写序，75页。



古寅

在马来西亚，专业人士而爱好文学者不多；爱好文学而又喜爱写作者更少。古寅却是西马的一位年青医生兼写作人，自1961年起就开始写作，擅长于写小说、散文及随笔；作品多发表于当时的蕉风月刊、学生周报、蜜蜂和南方晚报《绿洲》版等报刊。

古寅原名辜健智，1944年8月出生于柔佛州新加兰（祖籍福建永春），小学就读于新加兰中华学校；中学就读于新文龙中华中学，业师于作家黄润岳与王恢。中学时，与郑易（陈雅）是同班同学，而与高秀、梦平（马仑）、林过、艾芸、宁虹、华山（冯裕华）、蓝沙（李清火）、林梦（林增松）、杨冰（余清赞）、地中海（李进厉）、冬思春（陈志雄，一署杜坚）、丁仇（詹益顺）、驹光（陈家文）、冰杏（余振声）、辜兴基等，均为新文龙中华中学校友。

中学毕业后，古寅留学台湾，进入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医科深造，1973年卒业，考获医学士以及美国医师文凭考试及格。大学毕业后，曾在台湾专修外科及妇产科一年，而于1974年回马；初时服务于彭亨州关丹中央医院，一年后被调来柔佛州新山中央医院服务，历任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及耳鼻喉科医官。

念中学时代，古寅就已表现出他那活泼能干的资质与才华，在学校里不仅各科成绩好、文学好，课馀他还参加童子军活动，考获皇家童子军徽章，並参加圣约翰救伤队，筹组新文龙中华中学圣约翰救伤团，曾任该团团长。他平时为人，和蔼可亲，沉默寡言，但若碰到谈得来的朋友则热情奔放。目前，他已离开新山中央医院，而自行开业行医，济世救人。虽然在繁忙的医务中，他仍不忘写作，常可读到他的作品发表于大马写作人协会出版的《写作人》季刊、南洋商报的《商馀》（柯金德编）和《读者文艺》（钟夏田编）副刊；在《商馀》版还辟了《业馀随笔》。另署医者、知日等。

读古寅近期的短篇小说，觉得他並不像一般留学台湾回来的写作人那样，侧重于写作的艺术技巧及表现手法；他个人的小说风格与他60年代初期的作品似无太大的不同点，有嘛，那是他的小说取材比较广泛而深入了，对人物的刻画也生动得多了。他仍然爱描写下阶层人民的生活及精神面貌，走的是偏于写实主义的这一条文艺路线。由于他是一位医生，所以他似乎更善于在小说人物中揭露他们人性的“病根”，让读者们自己去寻求根治的妙方。



白雪

东马砂勝越州美里的女写作人——白雪，原名罗月妹；于1953年1月出生在砂州第一省石隆门县（祖籍广东大埔），马来西亚公民。1964年自石隆门乌梭中华公学修完华文小学课程后，即转入当地英文政府中学，曾考获高级剑桥文凭。曾任职于石隆门县参议会图书馆，现任美里公共图书馆高级助理。

小学末期，像许多华文小学的学生一样，她也订阅婆罗洲文化局出版的《海豚杂志》，並以此刊物为习作园地；文稿每被刊出一次，她就增多了一份信心。在中学过渡班的时候，开始阅读且深爱中国古典文学著作；也继而开始在当地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投稿。后更进一步地，她以只顾耕耘的态度，参加婆罗洲文化局每年一度的征文比赛。《一朵云的故事》是她首篇中奖的短篇小说，並由文化局于1975年出版。《绿色的山岗》是她第2篇中奖的短篇小说。——根据温梓川说，大约在1931年，朱梅子的太太——李蕴德也用过白雪的笔名。

1980年11月初，白雪在信里写道："您应该很清楚，在我们砂州，'文艺'是很落后的一门艺术。我深信除我外，砂州仍有数不尽的热爱文艺的工作者（我不敢自称是个写作人），他们像我一样，怀着满腔的热诚去开始写作，但是，他们都不能持久。与我同期的文友，都大多把笔搁下了；我因为与书本比较有缘份，所以仍然在看许多书（而且不用去买），只是创作已成为偶然凑凑兴的事了。……和许多女作者一样，在婚后，尤其是在有了小孩后，写作就成了本来是副业中的副业。虽然阅读仍没中断，但因少了那份狂热和兴致，致使她们对创作渐渐隐匿无声。我不否认，我仍和少年时期一样，热爱着一切真的、善的和美的，但随着年龄的滋长，一切人为的虚假把我的灵性磨得黯然无光和麻木不仁；我已失去了敏锐的触觉。所以，我不敢大言不惭地谈我的未来创作计划。我只是庆幸于自己仍能抱着万分的热爱去品味别人的作品，去不停的阅读而从中保存自己的人生观念。至于计划，不如说是我的心愿：只愿自己能本着对文化艺术挚爱的心而能不中断创作，而为自己写下成长中的记忆，记下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所遗留下的一鳞半爪的足迹。唯此而已。



江南

江南是北马人，但现居于南马的大门户新山；他另署泪河、江郎才等，本名蔡诗河（瑞和）。1945年12月10日生于吉打州阿罗士打(祖籍福建惠安)，马来西亚公民。在阿罗士打吉华学校（旧名华侨学校）受中、小学教育，1964年高中毕业。1967至68年，接受区域师训（RTC）训练，目前任教于新山某国民中学。曾任大马作协南马区文艺研讨会理事会正秘书，和作协第2届理事会副发行主任。

据他说：大约于1959年念初一时，女作者黄琼（原名黄月娟，一署武陵人，1954年著有小说集《杏花时节》）是他的华文老师，鼓励他多看书与习作；而他四哥买下不少的好书供他阅读。1969年3月间，曾以泪河的笔名获得新明日报举办的新马短篇小说创作比赛获优异奖，作品《酒吧女郎》。但他认为自1970年才认真写作，77年写得较勤；诗歌、杂文、政论和文学评论等作品常见于南洋商报的商余、绿原（林风编）、读者文艺等副刊，和通报的《舆论天地》等版。马汉主编的散文集《记得当年年纪小》，收了江南的作品《怪怪的童年》，文中表示幼年住在贫民窟，7岁时，父亲逝世，母亲茹苦含辛的把他们带大。1980年2月20日，江南在建国日报的《学园》版发表了《教教、读读、写写》一文，他写着：2年级时，从哥哥手中，我接过《儿童乐园》。4年级时，我开始投稿，给《世界少年》。中学时期，勤读文学作品，也有了志愿：写作。当了教师，更是“教教，读读，写写”地生活了。……教教书，在叮当的钟声里，在孩子们的世界中，我仿佛不会老大，我快乐，因为青春是美丽的！读书，我爱文艺，在书的天地里，我看见了智慧的明灯，美丽的理想，坚定的生活！周末，我逛书局，寻找新书。假日，我跑图书馆，坐拥书城。……我写稿，还在摸索中，我不知道会摸索到什么。但当我在摸索时，我找到了快乐，我愿意一直摸索下去。写写稿，我远离了许多庸俗的事情，也减少了浪费珍贵的生命。我相信再写下去，生命将更充实，更有意义！……

1980年8月，江南出席笨珍华校教师会主办的“笨珍县中小学生文艺讲座”，以《文学与力量》为题发言，他说：我们要肯定文学是有很大的功用；文学创作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业，它並不是让作家写写故事而已，也不是让作家发泄自己心中的愁闷而已，它负有时代的任务，它可以是一门武器；文学的力量，如果发挥得淋漓尽致，是非常巨大的。——他也强调：文学能培养人们的美的观念。



江上舟

出生于柔佛州巴罗的江上舟（1950年2月10日——），本名林振耀，祖籍福建永春，马来西亚公民。目前在吉隆坡工作；另有方又圆的笔名。

林君幼年时，家境清寒，父亲是一位园丘的管工，兄弟姐妹众多。念小学时，是在贼卖声、摇铃声中渡过。小学毕业后，到离家20英里的永平中学继续中学课程，后来因缴不起“高昂”的学杂费，中途被迫走出校门。念初中时，曾对文艺书刊发生莫大的兴趣，沉迷于当时的学生周报、蕉风月刊及较后的荒原、新潮、海天等文艺期刊；更对于活跃于马华文坛的各写作者心仪，仰慕其风采。而内心憧憬有一日自己的文章也能登在报章上，那该是一件够写意的事了！——失学以后，就投入社会的大烘炉；因觉得自己的学识不足以应付日新月异的社会潮流，工馀时，就与报纸及书本结了缘，希望能从中吸收一些东西，充实自己。有一个时期，曾是咖啡店的常客，在那儿可以翻阅几份报纸，但却是不受老板欢迎的不喝茶的“茶客”。

大约在1968年，林君开始写作；据他说，因为生活不太如意，想以一支秃笔写出本身对人、对事的感触。1968年杪北上都门，在一家汽车零件行工作（至今仍是这一行的推销员）。开始在吉隆坡的一段日子，作品多在南洋商报的《绿野》、通报的《服务》等副刊及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我们的文坛》节目里发表。1972年，与一群文友搞“鸽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社员合集《鸽》。当时，林君是担任鸽出版社的财政。自1975年之后，他似乎把笔搁起了，那是因为常“奔驰”西马各地，把精神集中在“工作”上。1978年，获得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艺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处女著《奔驰以外》（散文集）。该评审会给该集子的评语是：满纸满篇，充满了他这个青年人无可奈何的落寞心情。他出身贫穷，环境恶劣，处处都是逆境，但他具有上进的勇气与奋斗精神，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仍然能够发出光明的火花，照耀自己，也照耀他周围的人群。——叶啸在代序《正视我们的创作态度》里说：收辑在这本散文集里头的若干散文，皆不失其朴实真挚，不过作者在文句的控驭功夫及塑造文章的密度方面，仍嫌失败。……我们更需要严格地正视创作的态度，摒弃那些无意义的题旨，技巧方面再加以提炼，时刻地苛求与挑剔自己……



江振轩

于60年代后期崛起的北马诗人江振轩，以本名为笔名，一署江江。1947年10月4日生于吡叻州司南马（祖籍广东梅县），马来西亚公民。1968年槟城韩江中学毕业。1970年初，曾任马来亚通报驻槟城记者，1975年开始任星槟日报驻隆记者。现任星槟日报驻吉隆坡采访主任，和大马作协（华文）副出版主任。

江君最喜欢阅读沈从文、於梨华、余光中等名家的作品。他说，他虽然在中学时代曾经投稿给报章学生园地之类的副刊，但是真正写作却是在负笈韩江中学开始，时为1968年左右。那时已故的梁园给他很大的鼓励，梁园在居林开书店，他在来回槟城与司南马之间，经常去拜候梁园，向对方请教写作上的问题。他表示，没有忘记的是，中学时代的老师马戊松与张树孝点燃了他对写作的兴趣。海天月刊、学生周报以及蕉风月刊，在他开始写作的路途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较早时，他也从与诗人陈慧桦、丘梅、幽兰、清疆以及雅波的通讯中，得到了不少的指导。这几位写作界友好使他觉得写作的道路並不孤独。70年代初期，江君结识了更多写作爱好者，他们包括了何乃健、梁纪元、李苍、麦秀、川谷、思采、凌高、梅淑贞、林琅、沙河、绿浪、归雁以及赖敬文等，並加入了他们当中数人所组织的犀牛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的最后一本书是《犀牛散文选》，收入了他与川谷、思采、归雁、麦秀、梅淑贞共6人的散文。《犀牛散文选》曾获得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的第1届团体文学奖。在70年代初期，江君多写散文，诗歌次之，间中也写小说；及后，着重在散文。至最近几年来，才偏重于写诗，也常写政论或时评。他谦称本身並没有具备诗人的气质与敏锐的思想，但是却经常有写诗的冲力及感触。——他又说，对他而言，写作，尤其是写诗，的确是生活的艺术；它充实了他的生活，使他的生活扎实无比，没有诗的日子是多么枯燥与贫乏。1974年出版由温任平主编的《大马诗选》，收入他的6首诗。1979年，他获得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第2届诗歌奖。诗集《茨厂街》，获得福联会主办的“1980年文学出版基金”，于1982年9月由天狼星社印行。



迅 郎

自1965年开始写作的迅郎，原名郑振聪，1946年9月28日出生于柔佛州麻坡利丰港（祖籍福建永春），马来西亚公民。早年在利丰港培华小学受教育，1960年修完华小课程，因“超龄”无法参加会考，家庭经济又不允许他进入私立中学就读，而恰在此时父亲病故，母亲随后也去世；从此与贫穷、寻工及失业结了不解之缘。1962年与兄姐迁居居銮属占美新村，以务农为生。嗣后，曾先后到过新加坡、吉隆坡、槟城等地工作，当过店员、送货员及德士司机等职。

迅郎从小性情内向，其胞兄郑锦宣（笔名郑微鸣）是个文学爱好者，买书极多，也常写稿，他自然受其影响；加以当时参加一些工友的识字班，老师要学生搞壁报、写文稿，于是使他培养了写作兴趣。他说，记得第一次投稿给报刊，还是“冒用”某校的校名，盖因当时的写作程度只能投给学生版，而学生版又需要校名，只好出此下策。最初习作时，总喜欢写一些风花草树，抒发个人情感的东西。稍后生活圈子较广大，增加了视野，往往觉得社会里有许多不平，有许多心里话要表达出来，唯写得太过“直接”的作品，报刊往往不敢刊登；要含蓄嘛？却又觉得自己的技巧还不够成熟，往往使到自己都不敢动笔了。

迅郎强调：文学创作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东西写出来了，要给人看，还要使看的人引起共鸣。他以为，做一个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常写，还要常看书；可能的话，还要与文友一起讨论。文学的道路上没有天才，也没有不努力就能成功的人。他表示：写作的目的，在于揭露社会的黑暗，表达多数人的心声，进而鞭策这畸型的社会。他最景仰的文学家是鲁迅和巴金；自承受巴金与高尔基的影响最深，他们的作品忠实地反映了时代面貌，其文学作品中那热情的青年形象，深刻地感动了他。今后，试图向小说方面继续写下去。

郑君曾于1965年获得《少年乐园》征文赛优异奖；1969年获槟城教与学月刊主办的全国短篇小说比赛水准奖；又于1976年获南马文艺研究会第1届青年文学奖，1978年获新山中华公会诗文奖和槟城南大校友会华文文艺创作赛入选奖；1980年居銮中华校友会主办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荣获公开组第2名。1981年初，居銮曙光出版社印行他的小说集《夜奔》，内收6个短篇和方北方及年红的序文，全书46页，都是1976至80年间的作品，富有生活气息。另有笔名郑公判、向北、南山草等。



李永平

李永平是60年代中期崛起于大马文坛的青年小说作者，颇为人推重。1966年，以小说《婆罗洲之子》，参加婆罗洲文化局主办的征文比赛入选；1968年8月，由该文化局印成单行本问世。1967年负笈台湾，埋首研读，文笔大进，文名渐著。到了70年代中期，他的小说创作已引起台湾文坛广泛的注意。——于1977年10月初版的《中国现代6百作家小传》（李立明编著，波文书局出版），收入李君的生平传略。

李永平，1947年生于砂朥越古晋。在古晋中学高中毕业后，曾在圣路加中学任教。赴台深造，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曾在台大外文系研究所肄业，並留校任助教。1972年6月1日，《中外文学》月刊创刊于台湾，他出任为执行编辑。目前，在美国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他的成名作《拉子妇》（短篇小说）发表于《大学杂志》，人物及语言都甚生动，最受瞩目。1970年，又在《现代文学》第40期，发表他的作品《围城的母亲》；其后，他的小说创作多刊登于《中外文学》杂志，如《支那人——胡姬》《黑鸦与太阳》等篇。1976年8月1日，李永平的第2部小说集《拉子妇》，由台北华新出版有限公司印行，列为《桂冠当代丛书》第1种，内收7个短篇：拉子妇、支那人——围城的母亲、支那人——胡姬、黑鸦与太阳、田露露、老人和小碧、死城；这些佳作，是他在1968年至1974年之间写成的。名篇《拉子妇》于1976年被编入《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第2卷短篇小说集·台湾书评书目出版社）。由马仑编选的《马华当代文学选——小说集》，也收入他的《拉子妇》。

1978年，李君以短篇《归来》获得联合报第3届小说奖佳作选（大马女作家商晚筠的《痴女阿莲》，也与李永平同时是10篇佳作之一）。1979年，李君以《日头雨》独占鳌头，荣获联合报第4届短篇小说奖第1名。他的作品经被公认为文笔轻灵细致，而且有血有泪，更有深刻的感受，敢言人所不能言。——台湾文学评论家颜元叔曾盛赞《拉子妇》是“一篇多数迫害少数的小说，是一篇异乡人受苦于敌视环境的小说。……笔触的含蓄，是本篇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大成功”。李君的小说译著有：不准养猫的女人、最后一场电影。也与友人合译《万古云霄——羽毛》一书。



吕晨沙

吕晨沙，原名吕关华，1945年1月诞生于森美兰州瓜拉庇勝（祖籍广东省信宜县）。高中毕业；自1963年开始写作及发表作品，是中马知名的散文和文学评论写作者。初期爱写散文，散见于当时各华文报文艺版及期刊如：《蕉风》《荒原》《海天》《学生周报》等。目前，是一名胶工及业馀写作人，大马作协（华文）会员。

1964及65年，他写得最多，是丰收的时期，曾以吕晨沙、牧园、暮岸等笔名发表作品。1966年下半年，因故停笔，一停就是10个漫长的年头。到了1975年，方以牧园、凌风、童军等笔名复出写作。至1976年中再度停笔。1978年末，再以早期笔名——吕晨沙复出创作迄今，作品散见于南洋商报《读者文艺》（钟夏田编）、《商馀》（柯金德编）副刊；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甄供编）及马来亚通报《文风》（原上草编）等文艺副刊。

在60年代初期，他曾与鲁莽、李旺开、张寒、山芭仔（温祥英）等人筹组荒原出版社，出版《荒原》月刊，並为该刊特约撰稿人，几乎每期一篇作品。除散文外，他也学写过一些现代诗，但收获欠佳。在《浅论鲁莽的文学观及作品风格》一文中，他说他之所以会走上写作道路，受了散文家鲁莽的鼓励很大。

1979年杪，吕君开始倾力从事书评，评过端木虹、萧冰及驼铃的中篇小说。较后，他尝试杂感、随笔等的写作。1980年，他在《文艺春秋》上发表《评「神的落难」》一书评，与翻腾、剑客引起一场争论，彼此针对文艺批评的"褒"和"贬"各抒己见。跟着，吕晨沙也在《读者文艺》上发表《评「长堤上」》一文，翻腾和剑客又与他展开一场文艺批评的"主观"和"客观"的论战。这两场论战，一部分文字也转到华商报的副刊去发表；到了1981年初，这二场论战才慢慢地在华商报"停火"，宣告结束。

1981年，吕晨沙又相继在南洋商报的《读者文艺》《商馀》、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马来亚通报的《文风》等文艺副刊发表数篇评论马华作家的论文，如端木虹的诗、原上草与乃健的散文技巧、鲁莽的作品风格、丁云的小说……等都被评介过，立论比年前有了进步。

1971年出版的赵戎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2集》里，选了他的作品《米乡道上》（页300—301），原载于1964年3月《荒原月刊》第11期。



沈钧庭

60年代中期，大马华文诗坛上出现了一位新诗人，他叫沈钧庭，笔名沈肇扬；当时他还是一位高中生。

1948年12月1日出生于彭亨州文德甲(祖籍广东省罗定县)，在森美兰州马口榕吉园和舅边镇长大。1964年在马口启文中学初中毕业后，转入芙蓉中华中学念高中，而于1967年毕业。——他说，在芙蓉中华中学念书时，得蒙当时在该校任教的著名诗人笛宇(原名林添成，一署林靖程，留学台湾，现任教于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和小说家张寒(原名张子深，一署张弓)的指导，自1966年开始学写新诗，並开始在《学生周报》《蕉风》《当代文艺》(香港徐速主编)等刊物发表作品。他的诗作都是有新意境的新派创作。

毕业后(1967年12月)，即进入吉隆坡马来亚通报任职校对，3个月后改任国际新闻翻译员。1969年2月，转入南洋商报担任国际新闻翻译员；数年后，再调任国际新闻组编辑，兼编《旅游》版迄今。在文艺团体及出版界方面，他与文友们组织鸽出版社，担任社长，社员约有14位：碧澄、诗悌、寒影、渺华(陆雅兴)、文臣、锐皑、萧江、南海、周少龙(北沙参)、陈思卿、江上舟、颜圣兴、郑玉礼、萧雨然(林放)等。曾任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首届理事会副出版主任，后任该协会副财政。1972年由鸽出版社印行的合集《鸽声》，选收他的2首诗。沈君说，最喜欢阅读余光中、痖弦、覃子豪等名家的作品；最景仰的诗人是余光中与覃子豪。当他17岁那年(1966年3月30日)，在《学生周报》(第506期)的《诗之页》发表诗歌《十七岁》，编者周喚在诗末附登评介："谁说写诗不需要天才？森州中华中学小小年纪的肇扬，就使我们大开眼界了。"1967年5月3日，沈君在《学生周报》(第563期)的《诗之页》发表现代诗《夜·感觉》，周喚在《编者按》里又写道："沈同学是芙中的学生，很年青，颇有才华。《夜·感觉》就是一个明证。"小老编(周喚)也在《编后》里说，沈肇扬、牧羚奴、梅淑贞，都很年青，很有才华。——当时他们3人都是中学生或大学生；经过约莫16载的今天，沈君由于中途停笔多年，他在现代诗的创作成就方面，自然无法跟已成名家的牧羚奴及梅淑贞相提並论了；不过重读沈君的《爆竹》《十七岁》《夜·感觉》《壁虎》《七夕》等旧作，仍然觉得他在文字的推敲、意境的塑造、内容的摄取和感情的流露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



彼岸

在新马文艺副刊及语文版上，常刊登彼岸、人间和野夫这3个笔名的文章，而且还用彼岸和人间的笔名出版了单行本；实际上，这並不是3位写作人的署名，而是同一个人所拥有的。他就是林今达（俊达）；1941年5月28日生于吉打，马来西亚公民。1962年毕业于吉打日间师训学院，曾任小学教师，现从事有关汉语研究及词典编辑工作，並兼任报社通讯员。

林君自1969年开始写作，喜欢撰写散文和诗歌，多刊登于星洲日报《文化》副刊和文艺生活、奔流、青年文艺、建设、激风、劲草、绿洲等刊物。已出版的著作有：㈠诗歌散文集《响雷》（1970年9月·高峰出版社）；㈡杂文集《英雄的花儿》（1971年8月·奔流出版社）；㈢诗歌散文集《半掌集》（1978年5月·新加坡罗盘出版社）。前2册以彼岸为笔名，《半掌集》则以人间为署名。1971年9月18日晚上，马大华文学会戏剧组朗诵由彼岸所写《心》改编的诗歌。他的作品极力拥抱生活，较少注重个人的抒情。何戈在《谈谈彼岸的「响雷」》一文中说，正因为彼岸君的某些诗在艺术表现上不能尽善，其思想内容的教育意义也就相对地削弱了。……无论从内容来看，或是从艺术表现来看，彼岸君的散文方面的成就，比起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要算大得多。——另一位叫文枫的作者也在《浅谈「响雷」》一文中说，以整本集子来说，彼岸的诗比不上散文。他的诗近于平铺直叙，豪壮不能持久，揭发不够深刻，有一些，只属口号，不能重重地打入读者的心。如《响雷》《滚一身泥吧》《心呵，你燃烧吧》等都是。散文却较少有这现象，所写的也是现代发生的一些琐事，读者阅了，会有很浓的亲切感，容易引起共鸣。

薛铁龙在评《另一面镜子——读人间的「半掌集」》一文中说：此时此地，《半掌集》这样的书确是少的。读着读着那些诗篇，不禁想起吴岸的《盾上的诗篇》和彼岸的《响雷》。尽管如此，《半掌集》里的散文还是比那些诗篇更出色，更有份量。16篇散文，内中有5篇是泰国和老挝游记。这些散文发了作者那种比诗更有力的感受和呼喊，深刻的反映了现实丑恶。——收在《半掌集》里的作品，大部分是在1976至77年之内写成的，发表在新马及香港的文艺什志上，如几篇游记便曾经在香港的什志《广角镜》上刊登。彼岸的情饱满，语言凝练、含蓄，作品寓意深刻。



周喚

周喚是吉隆坡的名诗人和编辑，笔名何原，原名周喚欢。1940年12月11日出生于雪兰莪州加影（祖籍广东省赤溪县）。留学香港，后又负笈台湾，获得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硕士学位。现任新生活报编辑部要职。自1966年1月至67年8月，周喚与姚拓、白垚合编过8开本的《学生周报》；1970年10月至73年2月，周喚与悄凌合编《学生周报》。在《学报》（学生周报自1973年3月易名为《学报》）半月刊第1千期里，他在《学报就是一条路，一道光》一文中说，离开学报多年，虽经历不少风霜，但对于学报这个单纯得可以的“大孩子”，突然惊闻已出版了1千期，过25周年的生日，实在感到意外及惊喜，意外的是在大马这个文化沙漠里，还会出了一株“奇葩”，当欣闻学报不断顽强的成长，感到惊喜是免不了的。实在的，这些年来，学报也经历了不少人事变迁，但不管怎样改变，内容依然是那么单纯而多姿多采，永远适合年轻学子的口味；尤其在张爱伦多年的主编策划下，其认真和虔诚的态度，已建立起一个里程碑，着实比悄凌、李有成及他本人的时期，做得更多更好及更接近读者。……

周喚自1960年开始写作及发表作品，擅长现代诗和散文。在温任平主编的《大马诗选》（1974年10月印行）里，选了周喚的4首现代诗：短诗集（共10段）、想起、存在之外、故事之外。温任平说，周喚的诗有一股很浓的鬱味。

他曾说，到香港去念书时，吃了不少苦头，挨过不少半饥饿的日子，但总算在半工读中完成了心愿。——大约于1970年，他戴着硕士帽载誉回来吉隆坡。早在1965时，他编过学生周报的《诗之页》，常在诗作后写短评，当时他本身也写得颇勤；“小老编”便是他的署名。曾在《编后话》里说，为了使大家喜欢诗、看诗、读诗，也写诗，本小老编打算以后能作些评诗、译诗、介绍诗的实际工作。同时，也尽量鼓励新进的优秀诗人，使不致于埋没天才，——由此可见他编《诗之页》的认真态度，精神可嘉！1971年7月7日，他在学生周报第780期的《诗之页》发表短文《写诗是一种折磨》，他强调：“对于诗与诗人，我是诚恳。因我知道，在这不属于诗的现实环境里，写诗是一种痛苦，一种折磨。”同年，他在该周报写《偶感集》专栏，细心的读者常可从中体认到“生命的新鲜感”。



林 风

林风，本名林克双，曾任《海天诗页》编辑之一，有诗作登于该刊。曾担任南洋商报驻怡保记者、助理编辑；现任吉隆坡南洋商报总社编辑，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出版组副主任。林君主要是写诗、散文（杂文）及论文；曾与人分享马华公会主办的“华人精神革命征文比赛”首奖（奖金五千元）。大约在1969年，曾编南洋商报北马增版文艺副刊《绿原》和吡叻增版文艺副刊《绿洲》。他在《绿原》写《山城寄简》，笔名何以。——根据李锦宗在《1970年报章副刊出版概况》一文中说：《绿原》专刊北马一带作者的作品。这个文艺园地相当公开，编者林风的心胸也很有量度，能在这版位容纳各种派别的文艺作品。不过，他在最近几年来愈注重现代派的作品，大量予以刊载。林风是很重视诗歌的编者，挤出相当的和醒目的版位刊登诗歌，尤其是现代诗。《绿原》在他编辑下，也在作者稿件供应充足之下，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发表得颇为均匀。《绿洲》是吡叻增版的文艺副刊，专登吡叻州内作者的作品，最初由黄尧阶主编，1970年初林风接编，风格遽变，水准也逐渐提高，不过还是不能跟《绿原》相提並论。常在这副刊投稿的作者计有：怀冰、渺华、梅旋（简金雄）、潘文为（下山塘）、梅竹节、楚子平、乐冰（罗萍）、杜文风（胡朔、陈孟、秦白）、雅波、郑可……编者（林风）也常以方向的笔名在《绿洲》撰写专栏《细雨集》。——林风编的《绿原》《绿洲》和孟沙编的中、南马增版文艺副刊《绿野》这3个区域性的文艺园地，在当时发掘了不少青年作者；2位编者不俗的编稿作风，直到今天仍令人盛赞与怀念！

1976年10月，人和文化出版社印行钟夏田编的《我对马华文艺前途的看法》，选用林风的《建立马华文艺的独特性——把握今天，迎新转向》一文，1971年6月6日，林风在《绿原——山城寄简》栏里发表《现阶段的马华文艺》，在文中道：“……马华作家应有勇气摆脱儒道两家某些思想的束缚，接受当地多元文化以及世界文艺思潮的洗礼，从而树立一支马华文艺的旗帜，在世界文坛上占一席位。……展望未来的马华文坛，还需要对传统与现代文学都能兼收並蓄的人来领导和发扬，若单偏向于某一方面很难起飞跃的作用。不仅要明瞭传统与现代的优劣，取精去芜，而且还懂得吸收並加以消化。……”



林洛人

林洛人，是峇株巴辖的写作人；原名林庆文，另署青文、林洛等。1939年6月7日诞生于柔佛州峇株巴辖四加亭（祖籍福建诏安）。在峇株巴辖华侨中学（现易名为华仁中学）受教育，后进入新山日间师训学院受师资训练。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至今。林氏在师训学院期间（1959—61年），与易草舒、梦平交往甚密，促成2人于1961年底由峇株巴辖京华书局印行2人合集《看见风的人》（短篇小说集，32开，213页）。他与易草舒是初中时期的同学；易草舒本名陈国团，出生于峇株巴辖（祖籍潮州），留学台湾获硕士衔，现旅居台湾从商；在台湾出版过一本小说集。

林洛人在中学时期就喜爱文艺，1960年开始投稿，早期从事巫华诗歌、小说翻译，也写散文及诗歌，並为大马新山广播分台撰写及播讲马来风俗和掌故。70年代末期，较常写杂文、新诗，散见于南洋商报《商余》《读者文艺》等副刊。由于兼任马来亚通报、建国日报等报社的通讯记者多年，所以也写了一些新闻特稿文字。出版了3几本学习马来西亚语的参考书和《自学爪夷文》（英文本）等。1979年1月1日完成的诗歌《南中国海的怒吼》，被李寿章编入合集《礼篮》（新山中华公会文艺丛书㈡）里。——60年代初期，林氏的评述、特写、诗歌和翻译等作品，分别刊登于香港《教师月刊》、新加坡《星期六周刊》、星洲日报《国语栏》，以及《荒原》（鲁莽主编）《新潮》（马汉主编）等文艺刊物。他为人不拘小节，倜傥洒脱，幽默乐观。在文艺活动方面，先后担任南马文艺研究会副秘书及执委职；曾任第1届大马写作人（华文）协会理事会查账，第2届作协理事会上诉委员。大马林氏宗亲会庆典委员会特刊主编，和峇株巴辖林氏宗祠中文书暨文教组主任。近年来，他的诗歌取材比较可取，较有生活气息和现实意义；一般来说，他的诗作笔调婉约，富浪漫色彩，可说是“诗如其人”。然而，令人预想不到的是，像他这么温和的斯文教师，写起杂文来，却相当敢怒敢言，在幽默中对现社会不满事物，作泼辣和淋漓尽致之讽刺。

现居峇株巴辖区，偶尔写作的还有：沙乐夫（黄良佐）、江边离（黄湘波）、梅兰诗（郭永谅）、剑客（庄明贵）、双林（林腾飞）、于青（杨楚玉）、唐旭、克柔、晋斌（王诗富）、杜坚（陈志雄）、冷冰冰（陈明真）、张广杰、雷大珍等。



叔权

于1958年开始写作及发表作品的叔权，原名徐持庆；1940年6月23日出生于吡叻州端洛埠（祖籍广东省南海县），马来西亚公民。初中毕业后，考入日间师训班受训为合格教师，从事教育工作迄今。曾担任吡叻文艺研究会首任与第3任会长，也是该会的创始人。

徐君擅长散文及小说，常以叔权、李若梅、万一楼、南海二郎等笔名在学生周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建国日报、通报、新明日报、当代文艺等文艺副刊及期刊上发表作品。1970年，他在《吡叻文艺研究会一周年纪念特刊》里的发刊辞中说，他们组织这个会，纯粹本着3点作为立会的宗旨：㈠发扬与研究文学和美术；㈡联络感情，交换学识；㈢提高马来西亚文化水准。他继称：在文艺气氛异常低沉，黄潮到处泛滥的今日，我们很愿意竭尽棉力，去推动健康的文艺活动，提倡纯正的文艺风气，虽然我们自知能力非常薄弱，但只要我们朝着正确的目标走去，相信一定会得到各方的支持，而在“吾道不孤”的情况下，设法使我们的文坛热闹起来。

在他领导下，举凡与文艺有关的工作，只要能力所及，必然全力以赴。自1969年1月18日宣告吡叻文艺研究会成立后3年间，主办过3届“文艺小说创作比赛”，深获全国文教界重视与支持；亦曾一连3届举办“中学校际文艺问答比赛”，激发了吡叻州内中学生研究文艺的兴趣。

1976年9月15日，由叔权创办的一份纯文艺杂志——《霹雳》月刊创刊号面市了。他在《发刊词》里说：文学与艺术是属于精神的产品，没有它，大家照样能活着；可是，在精神上，要真没有文艺去滋润与充实，那么我们就会感到空虚，甚至患上精神萎靡症。一直来，本邦的华文文艺都没有受到普遍的提倡与推动。在目前，本邦“土产”的华文文艺杂志更几乎处于真空的状态，如果以文艺杂志的出版来论断本地的文风，我们的文艺花园算是真的荒芜了。因此，在此时此地，我们抱了“置诸死地而后生”的决心，不为牟利，不计得失的办了这份《霹雳月刊》，希望能藉此来挽起文艺的风气，进而把全体写作者召唤在一起，请他们交出优秀的作品，充实我们的文坛。……本刊命名《霹雳》，是要藉此“霹雳”一声憾醒整个“冬眠”的文艺，而並非仅囿于“霹雳州”这个区域去搞文艺。——叔权在“霹雳企业公司”里一身兼任数职，由于亏蚀难顶，其刊物仅出版3期就停刊了。



房谈金

砂勝越和沙巴二州是属于东马，东马和西马是马来西亚的领土；虽然是在同一的国土上，可是我们置身于西马，对于东马的华文文艺界甚感生疏，那儿——尤其是在沙巴的文坛，似乎是相当“荒凉”的。几年前，槟城的归雁，到沙巴教书，他是位现代派诗人，祖籍福建惠安，30余岁。在归雁的大力推动下，于1977年3月出版了一本散文合集《廿人行》。这部沙巴青年创作选，厚达109页，由沙巴拿笃青年文艺协会主席林培成写序，书内50篇散文的作者是小君、文龙、心湖、心影、冰影、艾思、金雨、思宁、林雁、秦琼、黄叶、喜（文艺线）、康华、嵩仑、摇霜、诗凝、钟季轩、紫蕾、静文、归雁。集内的作品，一般上写作技巧尚嫩，内容也有局限性。——房谈金、洪流文、敦诗、孤帆、黄任芳、谢育德、林培成、廖天来、梦盈、白痴（林宪荣）、林芳、徐敏、叶海若、杨来添（田君）等写作人，该是沙巴州比较活跃的写作人。原名洪观胜的洪流文，台湾政大毕业，出版了诗集《八月的火焰眼》。1976年，孤帆的短篇小说集《京那巴丹岸河之恋》由婆罗洲文化局出版。在这之前，孤帆曾于1973年自资出版了长篇小说《绮园春梦》。黄梅雨在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副刊评介《京那巴丹岸河之恋》这本短篇集时说：从内容方面来看，这两篇短篇小说都是爱情故事。在作者孤帆的描绘下，这种男欢女爱的故事是平凡的、庸俗的。……主题篇《京那巴丹岸河之恋》这种异族恋爱的故事，在过去，许多砂勝越和沙巴的写作者都写过了，假如作者能够利用沙巴或砂勝越特有的土著的生活的各种各样的遭遇作为题材，反映他们的生活的典型面貌，相信更加有意义。——孤帆原名张贵才，1944年生于沙巴古达，另署云海风、辉辉等；曾任职于沙巴《自由日报》，著有合集：后庭玫瑰、沙巴青年文艺创作集、艺葩集。报人邱锦彬于1964年出版《神山杂论》。

房谈金与敦诗（刘承庆），是沙巴比较重要的作家，他俩于1964年1月合著《碎珠集》（香港崇明出版社），内收房谈金的11篇文章和敦诗的13篇散文，由张济川、黄任芳写序，全书115页。房谈金祖籍客家，现居山打根；曾任沙巴报社记者及编辑十余年，和西马星洲日报、南洋商报驻山打根撰稿员。著作尚有《沙巴丛谈》等，即将出版《神山政论》一书。房君为人忠耿，人缘极佳，广结良朋；现下从事木业及农业，倡组青年文艺协会，在推进沙巴青年文艺运动方面，扮演颇重要的角色。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郎格非

郎格非，是崛起于70年代初的一位文路纵横的作家，原名范立言，出生于柔佛州乌鲁槽新村，42岁左右。毕业离校后，曾到新山淡杯工业区工作；现为吉隆坡星洲日报新闻版编辑。范君博览群书，见多识广，吐故纳新，故能下笔成章，一泻千里，详征博引，得心应手。已故的徐速在香港主编《当代文艺》月刊，郎格非大约自70年代初常投稿该刊，以小说及杂文为主。短篇小说《惊鸿照影》，曾获得当代文艺举办的《初恋》征文入选；另一作品《生活的洗礼》，则获得当代文艺举办的征文《我最难忘的一天》第8名。约于1973年，他在该刊发表数篇《零思录》。

据说郎格非有点怪僻，不喜欢多交文友，独往独来；曾打听他的生平事略，都不得要领，却收到他回复的一封用中文打字的短信，内容这么写着："……兄之美言弟实不敢当，窃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工余无可消闲，故弄笔骗几文钱买酒耳，何敢以写作人自居。……吾家亦居新山郊外，离贵乡仅40哩，以后有机会必当专诚造访，谋一良晤，共说圈中之事。另者，弟已倦于再吃这碗新闻饭，欲另谋谋生之计，拟于明年（马仑按：1981年）回新山发展区做些生意过日，彼时自有更多机会向阁下请益焉。……"——范君是谦虚的，凡读《当代文艺》和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副刊的读者，无不知晓当年的徐速和钟夏田二编辑都极欣赏郎格非的什文。1978年3月起，钟君还让他在《读者文艺》版辟了《格非闲笔》专栏。他的小品文可说是发自天趣，直抒胸臆，坦坦荡荡，毫无禁忌，如老友闲谈，情人娓语，信手拈来，信笔写去，随心长短，随意起止。他在《格非闲笔》专栏发表《华文作家做人难》（刊于1978年8月19日）一文说，华文作家不易为，已不自今时始。文章贾祸的事，满清初年，对此搜求便已十分苛细。乾隆时，胡中藻著《坚磨生诗钞》有句"一把心肠论浊清"，竟被处死。……还有是徐骏的诗集中，有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亦被指为有意讥讪，处死。……中国作家，现实的事不能提，不甘寂寞之下，只好在故纸中寻"新意"，起古人于地下，伫聊遣情怀了。

大约于1980年10月间，雪州与吉隆坡推广华语工委会主办全国性征文比赛，题目《华人应多讲华语》，郎格非获得公开组第3名；他在文中说，随着时间的进展不断扩大，世界各地人士也会把华文华语当作第2语文来学习。



悄凌

1971年12月21日，周喚在学生周报的专栏《偶感集》（第805期）里发表《赞一下悄凌》一文，他写着：悄凌毕业于英文中学，中文却出奇的好，运思神速，文笔流畅清丽，把一个单纯、俏皮、快乐而幸福的女孩的感情和心境都写出来了。她是该快乐和幸福的，高中一毕业就有人赏识她的才华，请她当编辑，工作不久就碰上了白马王子，然后结婚生子，生命的所谓最美好的公式，她最具典型。

凡是翻阅过学报（过去是学生周报）、蕉风、新潮（妇女杂志）和新生活报的读者，都不会对女作者悄凌感到陌生吧；其实，她跟这些报刊的编务工作都有过关系，已是吉隆坡的一位著名的女编辑。先后担任过：㈠1968年12月学生周报编辑；㈡1973年3月学报主编；㈢1978年11月蕉风主编；㈣1978年11月风采（娱乐杂志）编辑；㈤1978年12月新潮主编。今任马来西通报副刊主任。

悄凌，原名张少兰，另署：张晓馨、双禾等，1949年3月31日生于吉隆坡（祖籍广东省文昌县），马来西亚公民。毕业于吉隆坡黎明小学和亚松大女中。自1968年开始写作；她该是写过最多专栏的新马女作者，撰写过的专栏名称计有：㈠吱喳篇（学生周报）；㈡每期一个（青年作者简介，学报月刊）；㈢哀微记（学报月刊）；㈣敲铃集（新明日报）；㈤恋爱中的女人（新生活报）；㈥快刀乱麻斩（已改为《X光透视开大刀》，新生活报）。她在1969年左右发表不少的散文；大约在1970年的学生周报文艺版的《4人专栏》，便是由悄凌、乃健、思采和归雁轮流写散文。严三湄曾在学报报庆特辑中说："现在的专杂题，范围是阔了广了，一个月4期，我可以一眼就看出，那一期是悄凌编的，那一期是周喚编的，悄凌的很纯很美，读了如濯足清溪，周喚的很博很重，读了如面临大海，两种风格我都喜欢，以个性说，我比较喜欢悄凌的……"

悄凌从编纯文艺刊物到主编妇女及娱乐性杂志，自然也写起不是纯文艺的杂碎拼盘。1979年8月29日，她在新生活报发表一篇类似编者感言的随笔，在文中说："……读者对象不同，表达方式当然不一样焉！扪心自问，也不曾语焉不详，乱涂塞职。尽了责任就有快乐焉，何惭之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于是笑骂任由文人笑骂，拉杂文章我好自为之。"



马雷

马雷是小说写作者，原名马大赵，一署峰崖；1943年1月15日出生在大马黄梨乡——北千那那，祖籍广西容县，马来西亚公民。到邻国新加坡工作多年，现从事商业美术工作。

1980年10月1日，马雷在回信中写道："……虽然人都要快踏入中年的门槛了，可是逝去的日子，活得就像一张白纸，什么也没有。'受很少的正式教育；自小便在生活的疆场打滚。过去曾经做过胶工、黄梨芭工人，以及药铺的伙头军，也曾当过推销员、舞台美工。现在是替人油漆画广告糊口。'——勉强写来，以上这几句广告式的话，就可以概括了我的大半生。说得文艺味点，是多姿多采！可是实际上身受的苦味，是鲜为外人道。说起写作的日子，倒是有一段长时间，但长时间并不代表成熟，其中时辍时继，一方面限于个人才具，到底搞不出什么局面，所以对于那些坚守岗位、才华洋溢的文艺作者，我是由衷的敬佩。……"

马雷大约自60年代初期就开始投稿了，作品散见于《蜜蜂》月刊，星洲日报《青年园地》（1969年前后；李学文编）、新明日报《青园》（林福利编）等文艺副刊；80年代初，短篇小说刊于《乡土》双月刊。据说，早在1970年以前，已完成长篇小说《秋雨愁城》，中篇小说《小马过江》，均未出版或在报刊上发表过。1970年12月8日，新加坡新明日报《青园》副刊登载《我们对文艺界的感言》特辑，马雷在《几句话》一感言中说：这是个文艺界显得"生机蓬勃"的年头，各家各派，奇花异果，争相"乱"放，有的无病呻吟；有的歌功颂德；有的风花雪月；有的像疯狗狂吠；有的又像神童下乩，梵语连篇；更有一些所谓"正派文人"，名利熏心，甘心充当权贵者的喉舌，高高地骑在人民大众的头上，还像猫哭老鼠地说："我是最，最了解下层人民生活的！"总之，当前文艺界是一团混淆，但是真理只有一个；向东转的地球，他们不能够扭向西转。我们可欣慰的，还可看到许多拥护真理，伸张正义的文艺工作者，在极度恶劣的环境里，不断地滋长壮大。他们之中有工人、有学生；他们以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心声。暂时不管他们的成绩如何，但是他们所跑的道路，是肯定正确的！並且从他们的实践中，还可证明一点：文艺不是高不可攀，非常玄奥的东西；真正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是能够与群众站在一起冲锋陷阵的猛士！……



差它

在新马文坛上，知道有秃橡的人不少，懂得有差它其人的也甚多，可是其生平却几乎未被人提及。显然地，这又是默默耕耘，独往独来，恬澹自甘的隐士吧。

记得有三位诗人：孟沙、高青和吴岸，都曾先后当面询问差它是何许人也。当时，我也无以奉告。直到1982年7月14日午后，幸蒙王观新引荐，在柔南振林山一个胶园的管工宿舍里，始初见一表斯文，身材颀健的差它。噢，我专诚拜访的秃橡，原来就是多位文友不断打听的差它！若跑黄泥捷径，他与我居住的乡镇相距只不过约廿公里罢了。屹立在「断镯」的秃橡，我们点将怎能「差它」(他)一个！

他原名黎国颖，1938年生于森美兰淡边(祖籍琼州)，马六甲育民中学初中毕业。约于1958及59年，在淡边培智小学担任两年临教；60年代中期移居振林山，现为园丘的管工。从60年代初期前后起，就开始写诗，多刊于南洋商报的南洋公园、文化和青年文艺(杏影编)和以后的《文艺》(梁明广编，在此副刊第一次用龙角池的笔名)、《青年文艺》《绿野》(孟沙编)，及现在的《读者文艺》等文艺副刊。同时，也在星洲日报《青年园地》《妇女》、新明日报《青园》，以及60年代初期新马出版的文艺杂志，香港的《文艺世纪》和《南洋文艺》。迄今发表的诗作有170首左右。从63年杪到66年杪的3年里，用差它这笔名发表20多首诗，分别刊在青年文艺、绿野、大学文艺……等报刊里。这些诗歌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比较统一，而且是至今仍为珍惜的；其中包括以“14行”形式来写。同个时期，黎君分别用其它笔名：残守、守柔、卡柔、革印、羊丁寒、山林震、西笔等，在各报文艺及综合等副刊上写散文、随笔及杂感等，前后大约有140篇以上。70年中，以秃橡的笔名在星洲日报的星云版发表了近50篇随笔，总题为《生活小语》，到71年正月结束。73至77年之间，在南洋商报《言论版》的《想到写到》(有一个时期是在《商餘版》出现)栏里发表百餘篇杂感，一篇一笔名。近年来，多以秃橡、将式这两个笔名，写些杂感、随笔、时评和文艺创作投给南洋商报的商餘、读者文艺、娱乐、言论……和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言路、星云等副刊。

他回答笔者：文学应该反映客观现实。文艺理论与创作没有过份强调门户、派别与主义的必要。文艺作品只要是有感于生活的召唤与时代的脉搏的跳动，就好。文学似乎不是把它从人群中抽出，然后搁置在高处，摆成一种可望不可及的东西。如果把文学当作人与人之间的事，也许就能普及。



浅草

自1968年开始写作的浅草，本名郑仙花，另署草玲、秋零等；于1951年6月6日生在吉打州（祖籍福建省仙游县）。吉华国中高中一肄业，曾任书记、裁缝等工作，目前是在槟城光华日报担任写真植字职位。

据浅草说，大概在1967年时读到李苍的2篇现代式散文《我病时的落霞》及《让我回去》；虽读不懂，却因此更迷上了写作。那时期最喜欢的却是现代诗，而最常学习着写的却是小说；散文却不很热衷。开始习作时，多阅读以及得益自《学生周报》；曾获多位作者如雅波、麦秀、周喚等在书信上指点，其他就是模仿以及摸索。最后，即是“我行我素”“我手写我口”。——她强调：所有的文学理论只是辅助自己，重点落于“自我”的毫不受拘束。可能因此有自说自话，落入“莫名其妙”之嫌。她注重内涵，绝对相信“一分充实”即是“一分付予”。没有收入即不可能支取，意想支取必须先充实自己。她读过一句有关绘画的论点，非常赞同：“在你画一隻虾前，必须清楚知道它有几隻脚，但不一定你要把它的脚全画上去。”这是内涵。内涵是令人十分充实和愉快的。不管写作或生存，亦当如此。她又说：“一分充实，即一分光彩；一分光彩，即一分照耀。因为光彩的照耀而更光彩，因为光彩而更能照耀。多方的生活经验以及感受是写作的根底。从最平常的事物中去注意人们所忽略的事物是很好的教育，再从中领悟更是一种乐趣。放宽自己以能容纳更多的事物，这是我自觉该持有的写作态度。”

据她表示：一个时期，有人说她适合写散文，不要写诗；另一个时期，又有朋友说她的诗比散文好。1970年，她却以作品《天在头上》获得了槟城同乐会主办21岁以下作者创作比赛的小说组第1名。到今天，小说写不来，诗的境界也缺乏，只剩下散文能接受她的波动。——我们认为这是她的谦虚话。而她那深含激励性的散文，尤受读者赞赏。《荒野流泉》这部散文合集，是她与北马4位青年写作人（洛逸、浪浪、麦枫和夜郎）汇集30篇作品印成的。书中收集浅草的7篇散文，有她离乡背井的生活感触，也有她对人性的探讨。她的个人专集《浮生记》，于1980年11月由槟城松柏出版社印行，麦秀与忧草分别写序，内收54篇散文。麦秀说：读浅草的散文，你会澈悟人生的真谛。忧草说：浅草的散文已经建立自己的风格。



章钦

章钦，是吡叻州的写作人，原名钟钦贵；1945年2月8日在司南马出生（祖籍广东省紫金县），现居怡保甘榜达哇斯，目前在印务工厂担任管理员。

钟君是靠自修而走上文学道路的；童年仅受过3年夜学教育，但从小就对文艺有股热爱，所以在1966年第1篇稿子发表在学生周报《新芭》版之后，就开始专心努力写作，常把稿子投给新加坡星洲日报《青年园地》版，那时，都是一些散文。较后，开始向各报章如光华日报的《青年文艺》、南洋商报的《青年园地》和北马增版的《绿原》、新明日报的《青园》、星洲日报的《星云》、马来亚通报的《服务版——散文精选栏》和星槟日报的《星艺》等副刊投稿。当时，写的都是散文和诗歌；到了1975年开始，才写小说。他在回信中说，在印务局当一个管理员，由于成天忙（有时从早上8点开工，加上到晚上9时），只有在晚上才能写作，而且是当孩子们已入睡时。

1975年，章钦曾获得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主办文艺创作比赛小说组入选奖。1978年，槟城南洋大学校友会主办文艺创作比赛，他获得诗歌组第15名。1977年7月，新加坡风云出版社（主持人李拾荒）印行他的第一本别集《落叶的日子》，列为《乡土文学丛书》之一。内收8首诗歌和29篇散文及小品文，写作时间是介于1970至77年之间。这些作品，都是作者在生活点滴中所见所闻和亲身经验的，题材现实，文句平易浅白，内容富有生活气息。他在后记里写道："……从不懂文化，学会文化，再学会提笔写点东西，足足用上了10年的时间。10年里，写的东西不多，不成熟。……经过考虑后，出版单行本，也可以借此给自己一点鼓舞和多年苦学作为纪念。……"

他曾在短文《我与写作》中说："整10年来，我一直都奔驰在文艺大路上，然而，自己仍然不能给文艺园地植上一草一木，在文艺园地开出灿烂的花朵。……试想，早上8点上工，下午5点放工，回家还要做些家务，一天的操作，都弄得身疲力倦，那还有心情提笔呢！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又想起高尔基的苦学，所以，自己又提笔来写，即使写不好，写不多，只要肯挤出时间来写，相信是会进步的，同时也能为文坛出点绵力。"

薛铁龙在书评《可爱的落叶》一文中指出：章钦君的《落叶的日子》虽不是一本很好的书，但却是一本可读的书。不单是他对人生的热爱，那些现实的反映和明确的思想，就已经使这本《落叶的日子》很突出了。



雪凝

雪凝，是东马砂朥越州女新闻从业员兼写作人，原名俞希珍，1948年生于诗巫，1966年毕业于卫理中学之后，曾经到一间私立中学执教一段时期，后负笈台湾，毕业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

毕业返国，除一度在诗巫电台任职一短时期外，一直都在新闻界服务，担任诗华日报古晋分社采访主任，采访政治要闻及社团社会活动。雪凝自幼爱好写作，在报馆服务期间，也写了不少散文与小说。大约于1980年5月出版了一部雪凝选集《飘风拾零》；据说这部厚达144页的单行本，是她众多著作中之精选集粹。她曾多次参加报社、杂志和婆罗洲文化局举办的征文比赛，大多获奖，其中包括1967年槟城《教与学月刊》第2次小说比赛学生组第7名，作品：飞去的燕子。《飘风拾零》共分为3辑：第1辑《飘风集》，选收11篇文艺创作：飞、风雨中、在幸福花园里、荷花、春城飞花正多愁、清明时节、慈母祥晖、梯、木槿花、珠儿、母亲；除了最后3篇是短篇小说之外，其它的都是散文。其中《珠儿》及《母亲》，是婆罗洲文化局征文比赛的获奖作品，曾经被收入合集出版。第2辑《俊彦集》，是18篇人物专访。第3辑《云游集》，选收4篇游记。书前有一篇代序（浪花、泡影、梦）；她在代序中写道："从爱花，惜花，歌风颂雨，从爱文艺到献身文化新闻界，我以为我已如愿以偿，谁知，我早已朝向失败的方向。……多么可悲！当初选择以笔杆为生的记者生涯，我以为可以一展才华，谁知，忙碌与不如意的工作，只扼杀了爱文艺的细胞。每年写过数十万字报导文字，不是精工细琢，不求文学涵养，我已感觉麻木。这一份落魄的生活，令我深深感触文人的悲哀。虽然离乡背井，在外地工作，我始终惦着家中的父母亲。父亲在艰苦的环境中，将我送往宝岛受大学教育，我不抱怨一纸不受承认的大学文凭，因为多念几年书，到底充实了自己。我怀恨在事实上，始终无法有所突破。……我写出一段动人的故事，然而，我却只能想而不能着笔。在社会中磨得愈久，我愈不敢轻写文章。也许在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愁，我不愿意再以诗样的优美的词藻，歌颂人间美好的事物。……我把时间浪费在哀愁中，笔已锉，在清新的风飘送中，我剎地又感到哀愁浪费了我生命。……"——1982年9月间出版《雪凝选集》第2集，内收30馀篇专访与特写，文艺气息甚淡。



陈政欣

属于60年代写作人的陈政欣，是威省大山脚的知名诗人及小说家，另有笔名绿浪、陈欣（李金韵也用过陈欣的笔名）等。1948年2月16日生于威省大山脚（祖籍广东普宁），马来西亚公民；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高中毕业，新加坡义安工艺学院机械系毕业。曾任工厂品质控制部经理，现从商。擅写新诗、小说及翻译。70年代末期，陈君已努力把触须伸向小说的不同广度——从科幻小说、寓言到乡土，各界口碑颇佳。也译有超过2部长篇小说，1981年11月台湾皇冠出版社印行他的译著《杀手》，全书224页，笔名陈欣，原著者Harold Robbins。

赖瑞和（山航）曾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版海外专栏发表《简介大马3诗人》一文，所介绍的3位诗人是浅丘（丘端懋，一署丘沧浪）、陈政欣和梅淑贞。赖君写道："当一部分现代诗人不再诉诸于一种共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而要创造一己的世界，个人的神话和梦时，陈政欣（绿浪）也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他是一个经常被时空感迷惑的诗人。人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局限和挣扎，是他诗里常有的主题。但陈政欣的时空感显然不同于（也无法相同于）那些古典诗人的时空感。他的是焦虑不安的。他把人放逐到一片漠大无比的黑夜与河流之间……或把人囚于一座'无窗无户的石室'里，伴着烛光无意义的争辩着：'有一间石室，你知道，一间浸浮在黑暗的石室，是无窗无户的，为了怕黑暗侵入，你知道。一个石室，住有二个人，点着一根烛，作冗长的争论。一个顿着脚：我怎么走不出去？走不出去！另一个说外面是黑且冷的，何不守着我们的烛？'一个要走出石室；另一个则接受石室——这正好代表两种力量的冲突。那两个人极可能是一个人的两半化身。这首诗也因而显露出它的戏剧意味。最后，'他们合而为一，企图穿墙而出。就在撞到墙时，他们晕倒，且感到温暖的血流出。'（《无窗无户的石室》）诗人体会到人在时空中的空虚无助，但人却要在无助中保持一点挣扎的尊严，一种企图征服空无的徒然姿势。"陈政欣在蕉风第327期（1980年6月号）《马华小说的探讨》（笔谈）里说："马华小说的展望将萌芽于小说作者的自觉。这自觉是㈠小说作者该明瞭他个人及他的小说在我们社会中的位置与价值。㈡他本人对基本生活的应付能力。在他有这种自觉的认知后，还有勇气要写"好"的小说。那么，马华小说就有希望了。



梁纪元

梁纪元，是属于60年代末期的大马写作人；1951年10月29日生于玻璃市（祖籍广东省信宜县）。现任吉隆坡某杂志主编；擅写散文及文学评论。作品散见于蕉风月刊、学报、教与学月刊和新潮杂志等。1978年荣获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颁发的第1届文学评论奖，得奖作品《现代诗所触及的悲剧性》，这是一篇评析已故新加坡诗人零点零（颜学渊）诗作《病人院》的诗论，1978年4月刊于鼓手文艺出版社印行的《鼓阵》。

他说，他在1975年就开始写评论了；那时他在泰国旅居，那2年期间，他写了一些评论，可是没有发表。后来回到马来西亚，进入生活出版社，认识了叶啸等文友；叶啸与潘友来他们正在搞《鼓手文艺》，邀请他加入成为社员，终于成为该社的核心份子。后来要出版合集《鼓阵》，他便写了2篇散文，但是《鼓阵》的评论稿十分缺乏，他们劝他把一些作品拿出来发表，他便把其中一篇交给叶啸，那便是上述的得奖作品。当时，他完成的文学评论，重要的尚有《现代诗的纵横面》，论及的诗人包括飘贝蒙、李苍、赖敬文和梅淑贞。——他又说过，他写文学评论时，没有考虑到批评方法这一点。只是以个人的感受为主，评论工作如果太依批评方法与理论去做，会造成太枯燥的现象，以个人的感受来写，读者更容易接受与吸收。就技巧与内容来说，我们的现代诗，或者现代散文、小说中都有不少很好的作品，但却很少人下功夫去评析它们。第1个原因，他想是写评论的人，都认为评论作品写得多的话，创作可能会减少；第2是评论一个作者的诗、小说或散文时，评好固然好，如果是评坏，则要受到别人的攻击，这是吃力不讨好的；第3他想是文人相轻的观念作祟，致使许多人不屑去评论别人的作品。

《守候着的鼓声》是梁纪元与何谨、采多、叶啸和潘友来的5人合集（散文集·1980年4月）；内收梁君的10篇散文，在小小的《序》中写道："执笔以后，才发觉这一条路，是如斯的寂寞；而我竟走了10年。10年只不过是一小步，曾静静的想过，若再选择，我还会继续再走下去。10年並不长，决定再走30年。10年来，没见过美丽的景色，只有风沙一片。再走下去，希望会有'奇景'出现。出合集，並不兴奋，也没有美丽可言，只不过想减少一点遗憾！"

1983年7月前后，他在通报连载长文《金庸武侠世界里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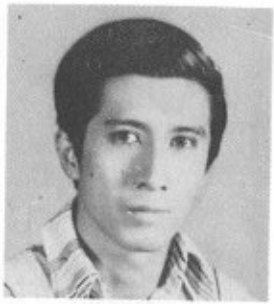


梁瑞明

自1961年开始在蕉风月刊发表不少散文佳作的丹枫，原名梁瑞明；于1941年10月21日出生在吡叻州打巴（祖籍广东惠阳），马来西亚人，但旅居香港已逾20载。丹枫早年在邦咯岛华联小学念书；初中和高中分别毕业于红土坎天定中学及太平华联中学，后留学香港，毕业于珠海书院哲学系，尝与诗人周喚同学。继而又考获香港新亚研究所硕士学位。现任香港能仁书院哲学系讲师（讲逻辑学、形上学、柏拉图和中国哲学专题等）。他也是新亚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表示，不曾受谁的文学观特别的影响。高中时期，在华文导师许健吾（《追寻》歌词的作者）鼓励下，开始对写作及哲学发生兴趣。自1961至65年间，散文作品甚丰，而且多是高水准的力作；当时他的年纪虽轻，但对人生的阅历不浅，加上他攻读的是哲学，又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诗词，例如他发表于1964年蕉风月刊第139期的散文《影子篇》，便充满了智慧，也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深刻瞭解。后来，除了创作散文之外，他也从事文学评论工作，並希望这几年内能够把几本哲学问题的书写成出版。

丹枫是一介小学时期的同窗和总角之交。据一介说，丹枫在小学及初中阶段，功课並无什么特异之处，转赴太平华联中学深造后，可就脱颖而出了。那时候的华联，校长姚文训办学认真，师资阵容鼎盛，名作家如谢冰莹、丁森等亦执教于斯；莘莘学子闻风而来者甚众，堪称人材济济。丹枫在这弥漫着浓厚学习风气的黉宫中浸淫了3年，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他完成多篇洋洋洒洒、绮丽浓郁的散文，具有强烈的“现代”色彩，或可称为“现代派的先行者”吧。收录在赵戎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3集——散文(二)》页313的《海滨遐思》，最能代表他那时候的风格。

一介在《哲学家的成长》（梁瑞明南归）一文中说，1961年底，高中毕业了，身为渔家子弟，升学是经济能力所不许的。瑞明却能抗流而起，特立独行，以大无畏的精神，飘过七洲洋，隻身到香港升学去！那当然得半工半读，先是许健吾替他在出版音乐杂志的“乐友社”，谋得一份小差事，解决了食宿的问题。人事关系扩大后，改在多家报馆内当校对或编辑。……后来转读新亚书院，毕业后复入“新亚研究所”深造，是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张丕介等的高足。——这位哲学家的成长是几经奋斗而站立起来的。



紫梦羚

紫梦羚，是60年代中期的写作人，原名 吴美恩，1949年11月4日生于吡叻州实兆远（祖籍福建福清），大马公民。中学期间，多以紫梦羚、失魂鱼、牛仔、夜合草、凌松、蓝心草等笔名发表文章。自70年代开始，则多以紫梦羚、颜帆、绿岛等为常用署名。1971年1月起，任教于森美兰州武吉古鲁莪新村小学；1973年间进入吉隆坡区假期师训班受训；1976年杪调职回吡叻州。目前任职于邦咯岛华联一校，为该校“文艺股”的重要负责人，与同事章远进共同主持“每周习作比赛”，每年皆有逾百篇的学生作品刊登在国内各大报章上；可谓为“后起之秀”尽了一份棉力，不惜牺牲周末写作的时间为中、小学生批阅作文。——他们的努力，必然有所收获的；这是邦咯岛上少年儿童的福份。回顾过去，也有几位马华写作人到这里来播过种，较重要的诸如：铁抗（郑卓群）、陈慈生、刘柳等都先后前来鼎新学校（华联学校的前身）执教鞭，铁抗和陈慈生是担任校长，前者是在1940年初到这里来服务近2年的。据李锦宗说，至1941年杪，铁抗乘船直到瓜拉雪兰莪，然后转往新加坡，不久之后在大检证行动中被日军杀害，终年28岁。后者（指陈慈生）在鼎新学校长校了十多二十年，可能早在20年代就到了这个岛屿；他用颖川、颖声、豫观、谛克、金絮人、雪里红等笔名，在大约1934至37年间的新马报章副刊发表不少的作品。而刘柳是在30年代初期到这间小学来任教1年左右。

回头再简介紫梦羚；据他说，家境清贫，在实兆远南华中学金能襄校长大力协助之下，于1968年修完中学课程，为该校唯一获得甲等剑桥文凭的男生。次年，获当地扶轮社的资助，赴怡保英华中学修完大学先修班。自1964年即开始写作，擅写诗歌与散文。吡叻州写作人一介曾评道：“在报上出现最多的是紫梦羚的新诗，其实，他写的散文，也具有一股诗味，是散文的诗哩！”森美兰州的吕晨沙评道：“作者（按：指紫梦羚）无论以意境的营造上或句式的结构上，都颇有现代派的影子。不过；可喜的是作者能够摒去个人性灵的描述，而把诗的触角，探向社会人群。”他曾获得1978年度新山区中华公会教育组主办首届“王万才诗文奖”的诗歌组优胜奖和散文组安慰奖；5人合集《长堤上》由新山中华公会教育组编印单行本出版，另4位作者是翻逸、飘逸、黄路和刘祺裕。内收他的诗作31首。飘逸原名林猷森，生于1953年，现任教于江加埔来华校；多次参加征文获奖，有12 篇散文收入合集《长堤上》。



湘云

东马女作者湘云，另署英仪，原名彭湘云；1946年12月12日出生于砂朥越诗巫（祖籍福建厦门）。现居古晋，马来西亚公民，从事教育工作，考获高级剑桥文凭。

她自1969年开始真正写作，擅写小说与散文。——她在信里写道："书籍与文学打从孩提时，便与我结下不解之缘；念华小时，曾参加全县华校学生作文比赛而得奖，因而更激发了写作的兴趣，后因家境关系而转念英校，在校内也曾数次获得作文比赛优胜奖。当时，在我家乡唯一的华文投稿园地是诗华日报。因此除了写些散文外，偶尔也大胆地翻译些小品文投稿，但是，对一个穷苦的在籍学生来说，绞尽脑汁写稿，还要自掏腰包来倒贴稿纸、邮票、巴士车费等，毕竟是多少会影响了写作者的干劲。修完7号后，很幸运地申请到一间英文小学执教鞭。该校是建立在伊班人的甘榜里。在那儿的几年粉笔生涯，使我的写作生涯起了转捩点。当时除了自修参加剑桥考试外，空闲时便写些英文稿件投于县际性的学校月刊上。1969年，灵机一动，心血来潮地首次参加了砂州的婆罗洲文化局举办的征文比赛，尝试以伊班人的生活背景写成中篇小说《拉让江畔》参加，结果竟很侥幸地获得第3奖，因而得到了很大的鼓励。后又再以同样的背景，迥然不同的题材，写下《爱的火焰》而在该文化局所举办的第14届征文比赛中获首奖。"

湘云婚后，在夫婿的鼓励之下，仍然以伊班人的生活背景，写成《永恒的爱》，参加1972年新加坡岛屿文化社所主办的"新马港短篇小说创作比赛"而获次奖。1975年，她以华人社会为主题，写了一篇《阴阳脸》，参加香港当代文艺月刊举办的《代沟》和《动物与我》征文比赛而获入围奖；作品《阴阳脸》收入香港高原出版社印行的《代沟》（1978年）一书里。1976年，她尝试以Teaching At Sg. Endu参加婆罗洲文化局的英文组征文比赛而获季军奖。1980年，诗华日报的元旦特刊征文比赛，她以《拜年》一文获散文组入围奖。同年，以短篇小说《璀璨的人生》获得柔佛州马青团所主办的"全国马华文艺创作比赛"小说组优胜奖；该作品编入"柔佛州马青文丛"《梦魇岁月》（小说选·1981年6月出版）一书中。——近数年来，南洋商报的《读者文艺》等副刊和国际时报的文艺版，也发表了湘云好些作品。除写作外，绘画与歌唱也给予她不少的生活情趣。



傅孙中

自1960年开始写作的傅孙中，于1941年10月6日出生在彭亨州关丹（祖籍福建南安），马来西亚公民。南洋大学商学士（1966年经济系），是英国管理协会会员。

曾任南洋商报编辑、轮胎工业出版公司经理、现代轮胎机器有限公司马星二公司副经理，现任雪兰莪中华总商会执行秘书。在文教活动方面，傅氏曾任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会长、秘书多年；现任该校友会副会长，並担任马来西亚华文应用文改革工作委员会秘书，雪隆推广华语工委会秘书。60年代初，曾荣获新加坡南洋大学学生会主办1963—64年度全校性文艺创作比赛优胜奖，作品《玻璃樽先生小传》（小说）。是次的文艺创作比赛，成绩揭晓如下：特优奖：㈠谢明（中文2）的《草木皆兵》（小说）；㈡芋于（中文2）的《吴勉山》（小说）；㈢刘军（中文一）的《可怜的孩子》；㈣李贩鱼（原名李大倍，又名李庆忠，另署沉雷，祖籍福建，1963年中文系毕业）的《南大颂歌》（诗歌）；㈤林梦（经济2）的《遗爱》（散文）。优胜奖：㈠柯戈（中文4）的《断了弦的小提琴》（诗歌）；㈡傅孙中（经济3）的《玻璃樽先生小传》（小说）；㈢陈瑞献（现语1；现今杰出的作家及画家，笔名牧羚奴）的《平安夜》（小说）；㈣吴平（中文3）的《不是爱情》（小说）；㈤弓放（中文2）的《第3个希望》（小说）。——评审员方修、杏影和刘思都声称此次南大的文艺创作比赛誠为文艺界又一大丰收，水准更加均衡；方修说：总的成绩並不逊于往年，尤其是小说方面，不论质上量上都有显著的进步。

1967—68年间，傅氏曾以方剑琴的笔名在南洋商报的文艺版和《经济纵横》版等发表文章；现多用真实姓名。1978年，亦曾荣获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主办全国性经济论文比赛第3名，题目：《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华人经济地位问题检讨》。已出版作品：《南大问题评论集》（1978年6月出版），此书获得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与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1977年度“评论组”优秀奖，並由该基金资助出版，评审员黄和平作序。作者在前言中说，书里所收集的文章、声明、备忘录及讲稿，是过去十馀年来，他担任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主席与秘书，为校友会而发表的，今将之整理，加上题目，分为《南大学位问题》及《南大发展问题》2大部分，按发表日期次序，汇集成册。



黄寒秋

现任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主笔的黄寒秋，原名黄和平，另署黄滨、若伊等。1945年7月6日生于柔佛州居銮（祖籍福建省永春县），马来西亚公民，纽西兰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硕士。1979年5月，荣获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East—West Center）颁发的“杰斐逊研究奖”，飞赴擅香山，研究中国国内外形象问题，为期4个月。在过去16年期间，大马只有6位新闻从业员曾获得该研究奖，而黄君是大马华文报界首位获得此奖者，也是该次东南亚地区的唯一得奖人。他于1972年返国后，即加入吉隆坡星洲日报服务至今。自1973至81年，已出版7本专集：㈠纽西兰近事（1973）；㈡纽西兰近事续篇（1975）；㈢缓和声中看天下（1976）；㈣人权影下观世局（1977）；㈤纽澳菲见闻录（1978）；㈥天下事丛谈（1979）；㈦美国之旅（1981）。

1976年8月，方修在《缓和声中看天下》的序中说：“现在黄先生的这一册《缓和声中看天下》，算是作了一个新的尝试——大体上把某一个国家的动态或某一区域所发生的事件，作为一个单位，再按其重要性决定排列的先后。这样，有关美国和苏联的问题，就被排在前头，占了内容的一半。依次为中国、印度、日本……东南亚等，也各占若干篇幅。这倒是接近分类法了。这样的一种编法，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使到读者容易看清国际时事的来龙去脉。例如本书的突出美国和苏联的问题，正好反映了现阶段的国际时局的重心所在。……至于这个编法的缺点，则是无法照顾到时序问题，因而有些事件不免先后倒置，读起来可能不大习惯。……”《缓和声中看天下》及《人权影下观世局》，乃属短评性质；《天下事丛谈》所收集的16篇时评则较长，对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作了比较详尽的探讨和分析。作者文笔流畅，分析问题深入浅出；对国际时事问题有兴趣的读者，都喜欢读他的书。

有一位署名“岩”的作者，在《「纽澳菲见闻录」读后》一书评中说，看完全书，他感到不够的是作者没有更有系统地给我们介绍纽澳菲3国的一般情况。好处是每篇独立，作者能集中写一件事情，不记流水账，择要来写，没有浪费读者的时间。同时，反映了情况，尽量把事情的始末写下，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剪裁得当，文字流畅，写来风趣，能吸引人看下去。——《美国之旅》是1981年4月出版的新书，由万里出版社印行，厚达111页，包括4篇《夏威夷见闻》、8篇《夏威夷通讯》、8篇《旅途漫笔》和2篇《人物》访问记。



叶吟

在南马柔佛州中部的居銮，自50年代末期至今，先后出现了几位成就不小的写作人，除了已个别介绍的李过（李今再）、邱新民、苪特、赤阳、水沫、凝秀、黄寒秋、叶斌、劳文青、迅雨等之外（李过、邱新民、苪特和水沫曾到居銮任教职），其他的如赤阳、采人、简斋（简俊清）、叶吟、王军（王金灶）、小青（郑尔波，已故）、白杨（符传昌）、郑剑治、毛兵（黄科信）、孙快雨、王观新、北极星（陈莲桂）、康山海、吴维湘、朱燁（孟堃）、晶晶（郑今莹）、成忠、旭辉（唐家林）、舒金（刘金才）、小宜（许福昌）……也都是居銮的写作人。赤阳是陈家求的笔名，中学毕业后从事广告设计业，著有小说散文集《山间铃响情歌来》（1962年1月·香港艺美图书公司出版，全书141页）。赵戎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二)集》，选了赤阳的作品《红土山之恋》。采人，原名郑中进，祖籍福建；与赤阳同学，高中毕业后到金马士从事木材业多年，久已不搞文艺了；1967年3月由北干那那文赋书局印行采人的小说集《青春的糟蹋》。王金灶擅写散文、什感和评论，对鲁迅著作之研究颇有心得。孙快雨，原名孙福盛，曾任报社通讯记者，业馀仍勤于写作小说及散文，是70年代后半期较有成就的南马写作人。

——在新马文坛，擅写叙事诗的写作人不多见，居銮的叶吟却在这方面努力过。他原名叶达雄，1942年3月5日生，祖籍广东省惠阳县；居銮平民小学毕业后，继续在当地中华中学修完初中3课程，现任罗厘司机。叶吟自1960年开始写作，另有笔名叶秋梅、叶秀英、海歌、海鸥等。比较受注目的诗作有：多采的天地（1966年4月作）、给英雄的越南兄弟（1967年作）、你从那里来，要到那里去？（1967年作）、居銮河——我们的母亲（1967年刊于《浪花》第13期）、加拉东之歌（1980年作，7月13日刊于《文艺春秋》副刊）、童年的陶沙庄（1980年7月27日刊于《文艺春秋》副刊）等等，都是感情丰富诚挚，内容充实铿锵的诗篇。1981年2月10日，在《马华社会是否关心马华文艺？》一短文中说：实际上，马华社会是极其关心马华文艺的。有些作品受到冷待，乃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与实际生活脱节，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马华文艺写作者，应该从作品的素质去检讨自己；以实际的表现去赢得读者群的信心，以优越的成绩争取人们的关注重视。



诗悌

“校了最后一次版，发现收集在《良心》中的拙作有多篇是不足水准的。许多文友都有同感，写作，若能引起读者共鸣，那种精神上的欣慰，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初初学习写作，心中老有瞎子的感受——摸索，老是觉得摸不着门径，学写了好多年，如今发现自己仍然在摸索。其实，摸索是一件痛苦事，有如在丛林中找自己的出路；在黑暗中找自己的希望和光明。在找寻的过程中，难免要受种种挫折、艰难、危险、或是刺激。只有通过摸索寻找，才能踏出自己的路线，建立起自己的风格，打出自己的天地。”——中马写作人诗悌于1975年12月出版小说《良心》，在书后《摸索》(代后记)里写了上面这段话。这部列为《人和文艺丛书》之6的集子，共收14个短篇小说。

诗悌原名张悌，真名张娣，因其父母连生2个儿子，第3个儿子取女孩名，希望能带来一个女儿，最终仍大失所望，共生了4个儿子。他于1946年8月6日生于彭亨州金马扬（祖籍广东信宜），马来西亚公民。早年在森美兰州马口榕桔中华小学、马口启文中小学求学。曾任马口启文中学科学馆助理员、胶工、通报校对及校对主任、记者及助编等职位。1973年下半年，他投考南洋商报成功（第3次应考），加入商报服务，初任大马新闻编辑；2年后，则调往副刊组任副刊编辑，负责编娱乐新闻版，並协助编画页，且在近年来，有时亲自出动协助采访娱乐新闻。——在中学时代，诗悌就开始学习写作，多投稿至学生周报和南洋商报学生版。1968年4月初，在其文友及老同学沈钧儒的介绍之下，前往首都在马来亚通报担任新闻校对工作；半年后，则出任该报校对主任职。1971年，诗悌与女写作者杜玉新（笔名杜蓖、希蒙、忆新、希梦）缔结秦晋之盟，已育有二子。

1980年11月，人和文化出版社印行诗悌的第2本集子《新闻特写与专题》；它曾获得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1979年度“报告文学组”优秀奖，而由该文学基金资助出版。书前有钟夏田的《序》，书后有作者的《纪念品》代后记，自1969至73间写成的，内收16篇特写专题文章。钟君在《序》里说：新闻写作的难处是：要从社会一件平凡的事，看到它不平凡的一面，进而写成一则影响社会的新闻。这是不能不具备敏锐的观察力的。所谓：从一粒沙看世界，哲理即此。



煜煜

煜煜，是70年代东马的女写作者；另署云山女、霖雨，本名李洁容。1951年12月7日生于砂勝越州美里县（祖籍广东揭扬），马来西亚公民。华文高中毕业，曾任小学教师及校长，和文艺团体的秘书；现担任书记工作。——她最欣赏鲁迅、徐志摩、巴金和徐速等的作品；她喜欢写小说及杂文，常刊于砂州美里日报及诗华日报的副刊。据她说，最热衷于写作是在离开学校后的几年（即1969至73年间）；其时美里的文友也最活跃，在当地的唯一华文报章——美里日报的副刊上，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文艺版。虽则由于地区不同，组别各异，但各文友都尽量创作，各文组各自编撰，然后交由报社排印。煜煜与文友所组成的一组名为“新声”，主要负责人有7、8位：煜煜和知庸（张犹匹）、晓笛（贝南图）、慧仁（李国胜）、征帆（陈奕堂）、素素（蔡素玲）、晓棻（蔡素娇）、皎影（古惠兰）等；每2周刊出一期，由数位负责人轮流主编。当时，煜煜已到外地执教鞭，但每期必有一篇文章见报；待假期返乡后，她才担起主编职责。她们的“新声”文组维持了2年之久，后因负责人各散西东而停刊。不久，美里的另一家报社——卫报创刊，煜煜与李友梅、羚川（潘慕清）3人负责，在卫报编了一个文艺版《前卫》。初时文友不多，后来渐受爱好写作的人士重视；可惜不久该报因经济问题而停刊——文艺版《前卫》亦告结束。过了一段时期，另一批文友又邀煜煜搞文艺副刊的编写工作；先在美里日报弄一个文艺副刊《竹原》，编者有方秉达、陈志超（陈家盛）、维尔（梁太明）、蓝冰（钟升章）、羚川、晓棻及素素等。他们还向当局申请注册“艺林出版社”，决意出一份定期刊物，然而因组织不健全，仅出版2、3期便终刊，出版社也自动宣告取消。而《竹原》这一版则交由报社新人负责，迄今仍每周刊出。

煜煜曾数次参加婆罗洲文化局及美里日报或诗华日报的征文比赛得奖。1970年，香港《当代文艺》主办《我最难忘的一天》征文比赛，她的作品《九一八五事件》获入选佳作奖。婆罗洲文化局于1974、76年分别替她印行2本集子：青春儿女、春晖。目前，煜煜除了每年在砂州的报章元旦征文比赛时凑凑热闹外，平时已极少创作；但常记起往日那份“豪情壮志”，希望能再度与各同道取得联络，以重振旗鼓。



落叶

“断断续续的，我不敢希冀甚么的抱着这支笔，笔来笔往，岁月就是这么样又是轻悄也是无可奈何的过去了！我是个热爱生命且懂得生命意义的人。所以，这支笔，写了这许多年，都是离不开生命里的零零碎碎。写下那些所谓残缺的，所谓不愉快的，哪些要被遗忘的，哪些要被记忆的，可说是随手拈来的身边琐事。一个人活着，总得承受许多的不幸和苦楚，我是曾经在阴暗和阳光的领域里分别的走过、活过。……留一点白纸黑字的东西在慢慢往后退去的岁月里看看，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一份希冀，一种愿望的达成。……我在黯淡的灯光下阅读，深思，落笔；我说黯淡，可以想像得到我当时的处境，还有我的心境。挥别了童年的山，也就是《生命原是一首寂寞的歌》的开始。……我以另一个笔名：小莫邑，写的《冬节想起》《生命原是一首寂寞的歌》《走向错误》《走出监牢的人》《玻璃屋里的人》等，也加进了这本集子里。作为一个写作人，是很凄苦的，不只是凄苦的活着，且是寂寞的活着，也寂寞的写着。而我是个甘于寂寞且很木纳的人，才情並不卓绝，对生活也未曾透察和掌握能力，我只能做到的便是把这些年来属于自己内在情感的发泄文字，收藏在这本集里作为一种纪念。”

——1980年7月，落叶在他的处女著《落叶散文集——自序》里写下上面所引的一些文字。这位原居北海的散文家兼小说家，原名郑雅化；1946年7月4日生于槟榔屿（祖籍广东大埔），毕业于槟城中华中学初中部；曾经在工厂任职。自1968年开始写作，除了散文和小说，也写书评及影评。他的散文清新淡雅，平白易读；他的小说有多样化的创作形式，有内容，多有人情味。《落叶散文集》内收69篇散文。棕榈社同人在封底介绍他，说他的散文乍看起来总觉得淡淡的，就像他的人，既淡雅、清新，又飘飘忽忽的；但细读之馀，在他背面却隐伏着一层浓浓的落寞感。他就是永远那么无可奈何地在掇拾着孤独。……仿若一个生命的年谱；而在落叶的生命历程中，正巧与悲苦和落寞产生了联系，而在生命的扉上，他已明确地标记着如何使自己坚强地活下去，且要活得更深远，要活得更有意义。——落叶的作品散见于教与学月刊、学生周报、蕉风月刊及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副刊等，曾在《学报》发表不少的书评介绍。郑亚华是他的另一署名，1983年中到吉隆坡当报社编辑。



爱薇

爱薇，是新马几位比较有成就的女作家之一，也是本地极少的职业写作人之一。原名苏凤喜，1941年12月16日生于柔佛州麻坡（祖籍福建南安），马来西亚人。另用山梅、以文、蓝秋、方珏、迎风、子君等笔名。

她出身于一个中等家庭。小学毕业之后，经过几许艰辛的争取和师长的鼓励，才得以到10哩外的麻坡中化中学升学，成为该村第一个女中学生。第2年，申请做图书馆的助理员为工读生，较后期则以稿费维持学费。——她亲口说："说起我对写作发生兴趣，直接上可以说是拜父亲所赐；他是一位成功的说书人，对我个人来说。在我小小年纪时，每当晚饭过后，一家人就围坐在'五脚基'，父亲就开始了他每天的例行公事，讲故事给我母亲及子女们听，所讲的，不外是一些中国古典名著和民间故事，由此引起了我莫大的兴趣。于是，上小学2、3年级开始，忍不住父亲的'且听下回分解'吊的瘾，我自己就去将原书找了出来阅读。自4、5年级起，我就开始对香港出版的一些儿童杂志，如世界儿童、世界少年和少年旬刊投稿。一直到了中学后，由于在图书馆工作之便，使我大量阅读了中外名著，对写作更是如醉如痴，同时也向报上副刊和杂志进军。就读高中时，曾担任壁报主编及毕业刊编辑。"高中毕业后，她即担任某旅游社的导游员，使自己在视野及阅历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展，在创作路线上也趋近于现实，同时也在这期间结交了一些文艺界的同好者，得到不少的帮助与鼓励。1965年结婚后，由于家务、孩子、生活及后来不如意婚姻的困扰，对写作几乎陷入停顿状态几达10年之久。1974年，在完全摆脱婚姻桎梏后，创作的意念又再次浮起；自此写了不少作品。除了在报章杂志上投稿外，同时也为新马两国的电台编写广播剧。她说，她个人始终觉得，创作是一件严肃而艰巨的脑力工作；而且它不单是个人认识真理后的独白，同时，也需对读者群负责。已出版有：少年儿童文学：《小羊的黎明》（1979年9月·新加坡联合出版社）、《小野马》（1981年9月）；散文集：《腐烂与燃烧》（1980年1月·新加坡教育出版社）、《面对青山》（1981年9月·南马文艺研究会）。1982年9月出版的小说集《晚来风急》，忠扬给予好评，说她可算是位较为成熟的作家。

426 杨百合写作的3个阶段



杨百合

杨百合，原名杨鸿仪，1941年出生于吡叻州怡保（祖籍广东潮州）。安顺日间师训毕业，执教已逾20年。自1961年开始写作，当时香港有一份地理杂志《海光》，辟有《新诗丛》，由何海主持，每期刊出何海的诗评，给初学写诗的人很大的帮助和鼓励，杨君就在那时开始写诗，把诗稿投去《海光》杂志。后来也在萧遥天主编的《教与学月刊》及《学生周报》投稿。那时用的笔名是：杨子如、杨旨鲁。到了1975年之后，才改用杨百合的笔名。1981年，他在香港某刊物发表了短文《笔耕20年》。在他写作生涯中，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61至63年投稿报章杂志。63年，接受基督教成为他人生的信仰后，心想：现在我的笔要“为主而写”，不要再在“外邦”（教外）的报章杂志写稿啦。于是从那年开始到1971年，他的文章多在港台及本地的基督教刊物发表。这是第2个阶段。后来，他觉得应该关心社会，关心更广大的读者，为什么不把自己对人生、社会和一些见解、观点、心得与更多人分享呢？于是他自1972年开始再次投稿报章；而他第1篇文章，就在南洋商报的言论版发表的。那时言论版由已故的李禄祥主编，《想到写到》一栏十分受读者欢迎。1969年，他接触到余光中的作品《掌上雨》，便对现代诗发生兴趣，于是开始写一些现代诗；后来感觉到自己所写的不全属于现代诗，还是比较“写实”。他认为：如果能把现代和写实揉和，有现代的技巧，有写实的内容，成为一种“现代写实派”多好！1977年，以《乘的完成》一诗获得天狼星诗社举办的“天狼星诗奖”优异奖。有5首诗收入张树林主编的《大马新锐诗选》。1982年6月，香港种籽出版社印行杨君的处女著《修补祷告的网》。

1977年11月间，许牧世和张晓风等来马主持第1届基督徒写作讲习班，来自新马各地的文友有40位，本地文友于是成立基督徒写作团契，出版一份刊物——《文桥》，杨百合被委任为该刊主编。《文桥》至1982年已出版12期（非卖品）。当老编几年，有感而写了一首诗《根——给老编》：你甘于做一棵树的根／甘于隐藏自己／让繁茂的花叶／呈现于人前／让人的赞美／全归给花朵／而你恒默默／不让人知道你的努力——／怎样支撑着整株风景的平衡。



梦 虹

中马散文作者梦虹，原名卢有明，于1941年1月28日在柔佛州昔加末丁能出生（祖籍广东省惠阳县），马来西亚公民，现居森美兰州瓜拉庇勝。

卢君年幼时失去双亲，小学毕业后即投身社会大学，在困苦的环境中默默自修、学习，力求上进。曾当过冰水摊小贩助手；1967年前后，是芙蓉青春出版社创办人之一兼查账，现任店员兼南洋商报驻瓜拉庇勝通讯记者。1960年开始写作及发表作品，笔名有梦虹、苗明、郁萌、鲁烽等等；擅写散文及新诗，多刊登于南洋商报《商余》《青年文艺》《文艺》、星洲日报《青年园地》《妇女》和通报、中国报、新生日报、南洋晚报、学生周报等副刊杂志。1967年2月，青春出版社出版梦虹的散文集《归燕集》，全书78页，内收散文23篇，其中《望燕窗下9年》作为代自序，文中写道："9年了，我蛰居在这半岛上被誉为'燕子城'的山城瓜拉庇勝。9年虽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但在我的感觉上却是短暂的。9年前，我跨出学校的门槛，结束了一生中仅有的6年难忘的小学生活，背起了包袱，离开那似家而非家的大门，踏上人生的另一段旅程。……想起了半岛上的燕子城，很多人会将英勇、矫健的小灰燕们分不开。除非你从来不曾听过燕子城的芳名和故事，不然，燕子们每天黄昏在山城上空表演的轻巧的飞翔技术，还有那响亮而不会使人感觉厌恶的'吱喳，吱喳……'的声音，不令你响往才怪呢！看，燕子飞回来了！……生活在燕子城这么久，我不知是否有接受过燕子们从远方带回来的幸福，但是燕子城却令我依恋。有一次，我被环境迫着而卷起了被盖，带泪离开了她，回到一个以花为名的山城去；但不久我又重回了燕子城的身边，我和她就好像是有着一段甚么缘份似的。在这里我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路程，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这里我扩大了原是窄小的视野，曾随着年青的伙伴们在大地上奔驰过……我第一次拿起笔来学习在印满方格子的纸上填写东西，也是我到了燕子城之后才开始的。处女作的发表，可说是促使我偏爱上文艺的最大因素。如今我在望燕窗下，阅读我喜爱的书报，抒写自己喜欢的东西。"——直到今天，梦虹居住在瓜拉庇勝少说也有24年了吧；而好些年来，他似乎已停笔不创作了。

他的2篇散文：黄花镇、爱山篇，被赵戎编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3集—散文(二)》里；赵戎在导论里，说梦虹是一位满怀激情的散文家，他的《归燕集》便是最好的证明。



适民

1980年6月15日，新加坡风云出版社印行适民的诗集《赞雪中炭》，共收诗篇44首，是作者自1972年至80年旅居巴黎、日内瓦和纽约期间的创作，其中一部分是他返回马、新探望亲友时写成的。适民于1965年3月9日写的一首短诗作为《序诗》，内容是："风不要停止吹／歌不要停止唱／火不要停止燃／花不要停止开放■地不要停止转／心不要停止跳／路不要停止走／我的诗永远写不完……"——他的诗歌多是格律诗，注重押韵。"诗风简朴纯熟，玲珑清新，遣词用句非常浅白及富有节奏感；字里行间，充满着诗人对前途的憧憬及对故土斯人的真挚情怀"。

适民，另署慧荻、奇思，原名黄盛发，1941年8月生于吉打州南部的双溪文池（祖籍广东潮安）。他是北马小说家雨川的胞弟，也是文史家黄梅雨太太——林玉蓉的舅父。据黄梅雨说，适民在吉打州和玻璃市州受完小学教育，后到槟城念中学，先后在中华中学和韩江中学就读，但由于环境关系，故辍学当过印刷馆和玻璃厂的工人。1960年初，前往新加坡立化中学继续中学课程；62年初进入南洋大学攻读中国语文学系。在大学时，开始写诗和其他的文章，唯对诗歌特别有兴趣，因此以各种笔名发表了不少诗作。当时，他也是南洋大学中文学会诗歌朗诵小组成员。大学毕业后，他当补习教师，这时更勤奋地学习法文。1969年中，获得了奖学金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深造——攻读汉学系。1970年，他以法文写了《闻一多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获得硕士学位。1973年，读完了博士学位的课程，还来不及提出博士论文，就应聘前往纽约担任联合国翻译员。1977年，以法文撰写《离骚研究》，获得通过，拥有了博士学位。自1978年起，他被派到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服务；现任职某商行。新加坡文学评论工作者蓝端（蓝锡河）在评适民的诗集《赞雪中炭》时指出：适民的一些诗歌的语言文字虽然浅白，却没有真切感，反而把诗变得单调贫瘠，毫无精彩可言。……一些有固定形式的诗歌，就似乎只有空壳，而没有立意。——显然地，蓝端对作者的诗作要求颇高。1966年，适民曾在浪花月刊第8期发表理论《诗歌的一般特征及其定义》，他写道："……诗歌並不是专供个人抒发个人哀伤或失恋之类的东西，而是生活的号角，是尖锐的，有力的作战武器……"



鲁 钝

鲁钝是砂勝越古晋的诗人，1943年生，原名郑宪文。国际时报创刊于1968年10月1日时，由他主编文艺版。1973年7月，曾主编大众报，担任过美声文娱社主席，现任国际时报和国际晚报的总编辑兼总经理，並主持婆罗洲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2月，新加坡高虹出版社印行鲁钝的诗集《沙漠之歌》，全书102页，共收诗及词48首。香港何达作序。作者在后记中说："我总觉得，一个诗人如果没有壮烈的人生，那么他一定无法创作出伟大的诗篇。……而收集在这本小册子里的东西都是理想和激情交织而成的。"第2本诗集《生命总要燃烧》于1983年印行。

他的诗集问世后，出现在报刊上的重要诗评有：符致而的《脆弱的豪语》（文艺春秋副刊）、叶鸣的《拉让江畔的歌声》（乡土创刊号）、陈雪风的《向阳的方向——评「沙漠之歌」》（文艺春秋副刊）等数篇。叶鸣在评论中说："和田思及吴岸比起来，鲁钝较少细致地来描写自己对乡土的热爱，他所有的是一种激情的呼喊。……1974年以前的诗歌，大多数只求表达自己的激情和追求理想的豪言壮语……这之后，他似乎较多地着眼于周遭的生活和事物，並切实地描写它们……"符致而在上述一书评中说："诚如作者说'我们毕竟是生长在一个大时代里'，笔者总以为那些旧体诗词形式拘泥，束缚思想，作者虽然花了精神落力填入新事物，依然没有什么新意境，加上受到词律诗格的局限，往往有削足适履式的文句，实在没有必要在新时代里提倡或酬唱。从内容上看，《沙漠之歌》还只是局限于知识份子内心的感叹，它所反映的也只是知识份子的心路历程而已。作者在第2辑所收集的诗，表面上有比较广泛的描画，事实上除了《灰工老人》比较突出一点外，其他如《酒女》《长屋》《给盲人》和《无冕皇帝》等，依然是停留在知识份子的旁观者般的小唱上，没有跳出这个小圈圈。如果以这一辑的诗篇和第1辑的比较，这一辑在画面上所反映的显然是阔又宽的……香港诗人何达在序中说了许多看诗、读诗的经验，也大大的赞许了作者诗篇中那一连串的主题；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错，但笔者以为也只说对一半。因为作者这个主题虽是好的，对这主题並没有淋漓尽致的发挥；反之，只是触到一些皮毛，既不够深入，也难于感人。"

陈雪风在上述评介文章中说，读他（指鲁钝）的诗，我们却不难领会到要生活，确实需要战斗的；原因是现实的生活並不美好。



芜野

打从1962年开始写作的中马写作人芜野，原名黄锡鸣，于1946年9月9日诞生在森美兰芙蓉（祖籍广东省惠阳县）。马口启文中学高中毕业，擅写散文及诗歌；曾任广告设计，现任吉隆坡生活出版社印行的《先生》杂志副总编辑。"蠹鱼"是他的另一个署名，近期也常写杂文。作品多发表于星洲日报《星云》《青年园地》、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商餘》《新年代》、中国报《展望》（林英强编）、通报《晨钟》等副刊和《学生周报》《荒原》《海天》《蕉风》、香港《海光文艺》等刊物。在未加入生活出版社当编辑之前，曾在一间电影大机构服务了11年有餘；在影片机构中，他开始是到处跑动的驻各地戏院的代表，后来调返总行则在附属的印刷部中担任广告设计。——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曾像一片浮萍四处的漂荡，但对于他写作的素材却大有助益；散文集《沙滩上的黄昏》中所收集的好些篇章就是那段时期写的。

列为人和文艺丛书第3种的《沙滩上的黄昏》，是芜野的第一部单行本，1975年11月吉隆坡人和文化出版社印行，全书92页，内分3辑：第㈠辑收集10篇散文，包括《龙运港寄简》和《吉赖江畔散草》。第㈡辑收集8篇散文。第㈢辑收集14篇散文。这些作品是他自1966至75年之间写于丁加奴、吉兰丹、吡叻、威省、森美兰和八打灵再也等地。他在后记里说，十多年来，断断续续的，严格的说，他写得並不多。一路来除了断续的写写之外，他尽量观摩别人的散文创作，吸取别人的创作技巧和经验；本地中最令他欣赏的却是韦晕，他喜欢韦晕行云流水般豪放不羁的文笔和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及写作技巧；除了韦晕，他也喜欢杰伦的淡朴风格及星洲已故的停云（钟祺）的清新格调。

1976年4月17日，坚岩在《文艺春秋》副刊发表《读「沙滩上的黄昏」》一书评，他从另一角度来评这本集子："读完了《沙滩上的黄昏》这本散文集，脑海里一片空白，就好像置身于白茫茫的浓雾里，看不清周围的景物。……心想：内容虽不灰黄，也未必健康，读后给人一种阴沉沉之感觉。虽有不少美丽动人的词句文字，毕竟脱离不了风花雪月之框框。"杰伦在序中也指出，在作品中过份的强调和渲染生命的灰濛，而无闻于时代跳动的脉搏；无视于波澜壮阔的美丽，是有负于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使命的。



静 华

马六甲的知名写作人静华，本名黄月光，早期用过黄桦、龙华等笔名，自1960年开始写作及投稿。1940年8月15日生于马六甲（祖籍广东惠来）；现任马六甲某华校副校长。

静华在小学时期就爱上课外读物。中学时代，因为是学校图书馆管理人员，接近书本的机会很多。早期的学生周报、蕉风月刊，对于他在写作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60年代一开始，报章的副刊及杂志就是他投稿的对象；喜欢写小说、杂文，后来又学写诗。这期间，也曾停笔不写数字约5年；他表示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停笔。谈到写作动机时，他说：当初是为了好玩，投投稿消遣。现在写作，全然是一股冲动，有将心中的灵思发而为文的欲望。他写稿是急就章，他懒于起草稿；不过写诗则相反，写过之后，总要三改四改，改得满纸一堆乱草似的。因为他是教师先生，很多时候接近的是书，对于这门写作生活，时停时续，总不肯随便放弃。他又说：一向来，他不喜欢参加什么写作比赛，什么“文学奖”之类；自认不够资格也不必要。也没有什么文学家是他所崇拜的对象，他只选作品不看作家是谁。

1981年7月，南马文艺研究会编印静华的诗集《土地的儿女》，列为《南马文艺丛书》之4，全书90页，内收25首新诗，由黄润岳写《总序》，端木虹作《序》。端木虹在序文中说：“谈静华近期的诗作，以个人的感受而言，其乡土诗较富诗味，其他则略嫌松弛、粗糙，甚至不是诗歌语言。……不论以何物入诗，诗的艺术概括性原则是不应该被漠视的。静华无疑的在诗歌创作方面颇富才情，随着本诗集的出版，作为读者的我们有权力向他要求视野更宽广，诗句更凝练含意更积极的作品。”静华在《后记》里写道：“我对于'诗'的爱好，由来已久。只是自己写的诗，很多时候，都不能令自己满意。20年前，写诗，纯粹是'别人写我也写'。也因感觉上认为，'诗，容易写'；那其实是年轻人一股冲劲使然。要到6年前（1974年）才忽然地，心灵似有所感应，要认真地写一些诗。这时期，也为了意念里，认为一些题材真非诗表达不了其中心思想；此时也体验到，写诗比写其他的东西要吃力。不过，这种吃力的写作，又是多么地令人兴奋、引人入胜。”



赖敬文

赖敬文，1952年7月8日生于玻璃市州加基武吉镇（祖籍广东惠阳）。槟城钟灵中学毕业后，留学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自1967年开始发表诗作，别署：南赖、那亚儿、艾军、雨琴、上野武美等。曾任台湾大学海洋诗社社长，现任职于槟榔屿星槟日报。1974年，温任平主编的《大马诗选》，收了他5首现代诗：写诗的过程、已经疲乏的、弹起18岁、过客、山色匆匆；都是1969至71年间的作品。已出版的单行本有《赖敬文诗集》（1974年·台北绿野书屋出版部），全书152页；散文集《日韩之杂》（1977年1月在香港出版），全书110页。

1972年8月16日，学生周报第838期发表温任平的《为诗人塑像》，其中一首是赠赖敬文的《左手是海，右手是全蚀的夜》，诗句是："左手是海／右手是全蚀的夜■纯粹而浩瀚，你的浪花／激溅间形成了／一刹那的立体／一座巍然冷然的自我"

1981年中，悄凌主编的《新潮》（属于妇女的杂志），增加多达11个专栏，即：赖敬文的《星空走廊篇》、商晚筠的《迷糊集》、南子的《旧潮人物》、小黑的《单簧管》、李忆君的《独身的女人》、莫衷的《外流点滴》、纪元的《调色版》、拾一果（早慧）的《拾情篇》、川谷的《危言不耸听》、陈蝶的《蝶变篇》、迈克的《私语》。赖敬文在他的专栏发表了一篇《昨日尘沙》，文中写道："在香港渡过2年，却像在浩瀚的沙漠上飘流了一个世纪。那种寂寞，叫人舍了生命都记得。……在香港，一个旅人跟一只失主的骆驼是无法说成两样的。我还记得香港，记得那个都市的大街小巷，记得那红宝石一般的中环夜景，记得那灿烂的天星码头及红磡车站。在未担任香港威灵顿学院英文教职前，我对这个都市仅有一层初识印象，占满我脑海的尽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高楼大厦，辽阔一如千娇百媚的纽约。76年7月，自台北西转香港应聘在太平山下的坚道座落的英文学院，执教英语与文学，也因而确确实实在香港居留——身体力行当起香港人，也因此而更深切的认识了这一个都市，从此，我不再唤它红宝石，我唤它黑蜘蛛。……

在80年代的第1、2年里，赖君偶尔有诗歌、散文和理论出现在大马的报刊上，唯他近年思想递迭变化，较偏重学术作品，对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甚勤。



钟羔音

据婆罗洲文化局编辑黄俊贤（黄子）说：砂捞越与沙巴两州政府设立文化局的目的之一，是发掘与鼓励作家。除出版国、华、英和伊班文4种杂志，刊登本地作家的作品外，每年都举办一次征文比赛，接受本地任何语文撰写的文稿；该文化局先后共举办了17届征文比赛，许多优胜作品都出版单行本。——于1975年9月印行的钟羔音著《种椒人家》，是第16届（1973）征文比赛的优胜作品，足可代表东马青年的小说创作。这部中篇小说，全书94页。

作者钟羔音，本名钟济祥，另署钟季轩。在日军投降后，诞生在古晋西连路19哩的一个贫寒家庭里，是个长子。由于家境欠佳，仅受过华文小学教育，后夙夜匪懈，自修中、英文和马来西亚文。大约1964年，当他一家迁居古晋西连路10又7哩的新村的时候，对文艺发生了浓厚兴趣，除努力不辍地阅读外，也勤于学习写作，常有作品在当地的报章副刊发表。

上述婆罗洲文化局于1969年主办第12届征文比赛，钟君以短篇小说《圈内圈外》获入选奖，翌年编入小说集《珠儿》，由该局出版单行本。他的小说作品，到了70年代才算比较成熟，而且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种椒人家》是一部描写砂捞越州椒农生活的中篇小说；内容分为25章，即：胡椒死光了、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月亮升起来了、水井干枯了、乱中出贼、豆各一斤四角钱、人逢喜事精神爽、豆各长得真令人喜欢、焖饭真好吃、胡椒瘟症横行、天伦图、不知死字怎样写、猪油吃完了、大哥回来了、往事犹新、他扔了五十块钱走了、老夫妻大打出手、一次才分得两斤胶片、公鸡啼了、在山村没有出息、胡椒"黑串"、要过比较好的生活、阿狗仔走了、要种稻、新希望又开始了。——冬百冷在《评介「种椒人家」》（1975年11月19日刊于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副刊）一文中说，它描写了一个山村里的椒农及菜农的辛酸史；在缺乏经济组织的山村里，菜农的农作生产得不到公平和合理的价格。作者在《豆各一斤四角钱》的一章里，充份反映出菜农对自己的"血汗"（农作物）的价格是那样的无助和失望。……《种椒人家》作为一部中篇小说来看，固然存在着一些幼稚的毛病。比如结构松散，没有什么高潮及动人的故事情节，看来倒像是一连串的随笔和特写。本书在结尾时的两段描写，未免显得太过软弱无力，而且也冲淡了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

钟夏田编的《我对马华文艺前途的看法》（1976年10月·人和文化出版社），收入钟季轩的《要收获，必须施肥》一文。



谢诗坚

谢诗坚，是一位年青报人，现任槟城星槟日报总编辑兼主笔，经常以各种笔名，包括使用“飞扬”的笔名在报上发表时事政论；10余年来，从未间断。曾荣获1980年度最佳新闻从业员亚军奖，它是由大马新闻学院主办，大马新闻部协办的，旨在奖励大马表现特出的新闻从业员，从而提高国内新闻从业员的水平。自1971至80年，已出版的著作有：㈠采访外集（1971）；㈡采访二集；㈢杨振宁博士旅马言论集（1977年编纂）；㈣柬埔寨的悲剧——采访三集（1980年4月）。

谢君生于1945年，祖籍广东大埔，毕业于韩江中学，曾负笈新加坡南洋大学攻读历史系；早期从事过文学创作。约于1966年进入报界任新闻编辑后，经多年磨练，评论题材更加广泛，喜欢发表国际评论、社会短评，敢于揭露，敢于讽刺、鞭挞社会怪现象。在另一方面，他的报道文字也流露出对好人好事的赞美与歌颂。身为一名新闻从业员，他有机会优先地与多方面瞭解和研究国际事务，加上他长远的眼光、正确和公平的观点，及新颖的手法，使他的采访作品绝不流入庸俗、枯燥和贫乏。可以说，他的评论是基于抨击大国主义与强权主义，以一个东南亚人的观点看世界问题，以爱国的观点和人民的利益看国家大事为出发点。——已故报界先辈林姗姗在《采访外集》的序中说：运用脑子的记者，是于新闻形象事实之报道外，再去寻求其来龙去脉，内幕秘闻和有关系的种种事物，分析解剖，即所称为特写。采访的新闻，是使人闻一知一，而采访外的特写，却是使人闻一知十……要从事此项工作，並不容易，倘没有高深学识和文学素养，也会有志莫逮……谢君诗坚是一位能兼运用脑的记者，博闻强记，写作不倦……

谢君在《柬埔寨的悲剧》后记中说，由于职务和工作上的关系，10多年来，几乎每一天都在摇笔杆中度过；所写的东西拉拉杂杂，浅入浅出，无专可言。虽然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写时事评论，但总是觉得不够成熟……有机会到曼谷和泰柬边境探实情，亲自目睹现代史上人类最大的悲剧。……没有亲自体会，你很难想像千千万万饱受摧残和迫害的难民是怎样地痛苦而顽强地生存。……作者以大胆的写法，暴露了越南扩强主义者的穷兵黩武之笨拙手段。——1981年11月19日，作协北马区联委会在槟城筹募“文学基金”而举行“文学之夜”，捐款额可观，担任委员会主席的谢诗坚，表现最力。



怀冰

怀冰是吡叻州的女写作人，原名邓雅丽，生于吡叻和丰（祖籍广东新会），毕业于槟城师训学院。曾任吡叻和丰兴中校友会文艺组主席（1972年），现任教于和丰兴中小学。

她说，父亲是位杂货店商人，母亲体弱多病，是她最牵怀的人。幼时，随母亲到故里省亲，两年后回来，进入兴中小学。3年级时，偶买一本《小良友》，开始对课外书特感兴趣。4年级时，在兄姐的华文课本中读到冰心的《蒲公英》，巴金的《繁星》，对他们的文笔，感情的真挚，异常欣赏，就跑到书局去，看到有他们的著作就买下。所以在小学时，已读过冰心的《冬儿姑娘》《往事》《寄小读者》《冰心诗集》；巴金的《憩园》《白鸟之歌》《激流三部曲》等著作了。小学时曾在少年杂志投稿；踏入中学，曾在南方晚报、学生周报和教与学月刊等报刊投稿，性胆怯，怕别人知道，故时时更换笔名。初中二时，曾被聘为香港《海光》杂志的撰稿员。中学毕业后，因羡慕新闻从业员的工作，有意赴台湾念新闻学系，唯遭校长王厚仁的反对，王校长也是旅台就学保送人之一，他的劝告中说他本人也是报人出身，了解报界的情形，觉得不适合女孩子去工作；他以为女孩子最好念商科，将来进冷气房，做那舒适又轻松的工作。结果她放弃旅台升学的计划。1966年加入怡保蕉风文艺研究班，並在仕林河一华校当了几个月临教；1967年进入槟城日间师训学院。1969年在古楼育才学校执教，这时期，她写得最勤，作品多刊登于南洋商报《绿原》《绿洲》《文艺》副刊，以及新明日报和星报等文艺版。自1969至71连续3年，先后获得吡叻文艺研究会主办的全吡叻华文小说比赛、北马华文小说比赛和全国小说比赛的优异奖。1971年与潘文为、郑可成、回旋、张安邦等人组办狮子山出版社；该出版社曾印行2本书：㈠潘文为著《濛濛的山野》；㈡怀冰著《暖流》；内收自1964至70年间所写的28篇散文。该出版社后因各人工作关系，无法兼顾而关闭了。——怀冰又说，最喜欢阅读冰心、连士升、惠特曼、余光中和柏杨等名家的作品。自承受冰心的影响最深。她曾预告出版诗集《椰涛集》，但久未问世。其散文集《暖流》由谢冰莹写序，她说，怀冰的文句朴实无华，虽然在修辞和技巧方面，还待多多努力；但她的每一篇文章的主题是正确的，读她的作品，可以想见她的为人，一定是一个性格直爽，热情可爱，虚怀若谷的未来女作家。



难明

自1958年开始就喜欢写新诗的李寿章，笔名：难明、史敖、史明等；于1939年12月20日出生在柔佛州振林山村（祖籍广西省北流县），马来西亚人。曾从事新闻业多年：担任振林山及淡杯区星洲日报特约通讯记者13年和新山通报记者及采访主任7年之久。1980年5月间离开报界，改行在新山从商，並担任新山中华公会教育组主任，唯仍在商馀之暇从事文艺写作，擅长新诗及杂文。李君说，最喜欢阅读鲁迅的著作；最景仰的文学家是鲁迅和徐志摩。已蒐集成单行本的作品有二：㈠胶林恋歌（诗集·1962年9月北干那那文赋书局出版）；㈡哀伤的日里河（散文诗歌集·1972年新山朝阳出版社）。他在第2书的《后记》中说，自1962年出版《胶林恋歌》后，便有人提出批评，有的说：他的诗歌犯上对生活抒写的不够深入、不够严肃的毛病。有的说："浮光掠影的描绘生活现象，甚至有些多馀的句子留在诗中"。这些批评对于一个初学者，无疑是中肯而且需要的。——他在《后记》里又写道："当然，我的主观思想也会有错误之处，有些作品是犯上内容苍白，思想性和艺术性不够的毛病。这也是我抛砖引玉，求教于读者的地方。以这次出版的集子来说，我忠诚地期待着文艺界前辈及文友们善意与建设性的批评，使站在生活废墟上的我，能带着创痛的伤痕，重新振作起来，去克服自己的缺点，在这风高水旺、破旧立新的大时代中，与伙伴们並肩携手前进！"

《哀伤的日里河》的内容分为2辑：㈠散文，收8篇作品；㈡诗歌，收13首新诗。书后附录思宁的《浅评》。思宁说："我认识难明有6、7年了，虽然不很欣赏他的文学作品（可能我的文学欣赏力差），却佩服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持久精神和毅力。……难明的这本书与第一本诗歌创作《胶林恋歌》比较起来，无论是在技巧上、内容上、思想上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我们高兴，他已经逐渐扬弃了以'哥呀妹呀'恋歌之类为内容的创作，着重于歌颂祖国和苦难的人民，企图激起年青人心情昂扬，具有反侵略战争的热忱，这可从他的大部分散文和诗歌创作看得出来。不过，我总有这么一个感觉：他的好几首诗写来感情还不大够，至于思想性、战斗性也很贫乏。"——这些年来，李君虽患上严重的鼻病，但仍抱着一股奋斗的勇气，参加了新山的中华公会，並负责推动教育小组，扩展文化活动，1979年9月间出版2本文艺合集，即诸家著：礼篮、长堤上。



王 炎

在70年代后期的新华文坛，常写文学评论的新作者计有：王炎、丽鹿（张金汉）、杨松年、周维介、杜南发、彭飞（志凤）、蓝端（蓝锡河）、冬琴（彭杜生）、迮茗（黄梅影）等。

王炎自60年代中期，就开始发表作品了。原名王岳山，另署王朽；1952年7月29日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龙岩）。1976年获南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现为初级学院华文老师。他第一篇评论文章发表于中学时代（1969），评论对象是杜红的《抒情诗集》，刊登于刊物《少年文摘》里。后常在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新加坡文艺季刊》《奋斗报·狮城文艺》《新加坡月刊·新苑》等刊物写稿。目前，仍专事文艺评论，並以小说评论为主；除新马的文学作品之书评外，亦撰有泰华作品的评论文字。自70年代中期以来，所评述过的新、马、泰作品包括：曾圣提、苗秀、韦晕、赵戎、王梅窗、尤今、岳典、何若锦、王每夫、史青、倪长游等作家。

从以下的一些“片断”，可看出王炎的一些评论观点：

㈠翻开《马华新文学大系》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部分的选集，我们很容易读到以劳工为主角，反映劳工生活的作品，例如陈桂芳的《苦》(1925），宿女的《不会站的人》（1931），乳婴的《八九百个》（1938），岩尘的《胶工的日记》（1949），方天的《暴风雨》（1956），贺立的《尊严》（1959）。这说明了劳工是新马华文文学最传统，最普遍的题材之一。近年来工业化的结果，工厂林立，以工厂工人为题材的小说，纷纷出现……无形中使这类小说在当前本地华文小说创作的范畴里形成一种特色，然而，从文学艺术的观点来看，许多劳工小说，却显示了颇为严重的流弊。但这並非意味着，由于作者写的是劳工小说，才产生出种种流弊，根本的关键其实乃系于作者整个的思想认识，文学修养和观察力。不过，由于采用的是同类的题材，刻画的是同类的人物，作者写作上的弱点重复表现的机会自然大大地增加（见《谈「黎明前夕」中劳工小说的一些问题》）。㈡近来文坛的趋势，提到女作者的创作，总喜欢和题材狭窄的问题扯在一起；一个作者能扩大题材的领域当然很有意思……本书各篇作为文题的单字，都可视为一个主题的意象……而作者运用的意象大半落入俗套（见《谈「模」》，尤今小说集）。



王每夫

王每夫，原名王慕恩，1954年生，中学毕业。70年代末期曾用“罕”、“因摩”的笔名在西马吉隆坡出版的《蕉风月刊》发表不少的短篇小说，试图在表现技巧上创新，注入现代精神。

近年来，作品常见于《楼》文学半年刊、《同温层》文学季刊、《红树林》和星洲日报文艺副刊《世纪风》等报刊。现任《同温层》期刊编委。——1978年6月，蕉风月刊编辑便认为因摩是“甚具潜力的新秀”（见第304期蕉风的《风讯》）。新加坡《楼》半年刊第2期编者也介绍过，早在1978年，因摩已具备“完成8个短篇小说及一部12万言长篇小说”的经验。——他的一个中篇《棕色世界》，自蕉风月刊第305期(1978年7月号）起分两期刊完，编者说“因摩的《棕色世界》是革新后的《蕉风》采用的第一个中篇”。1980年10月5日，杜南发编的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浮雕》，以一整期的篇幅来介绍王每夫，算是给予这位“沉默的隐者”应有的注意——编者特别指出王君已逐渐建立自身的特殊格调，这也可以在他大部分的作品中呼吸到的。王君曾在接受向秀的访谈时（访谈录刊登于该期《浮雕》版），自承受过波特莱尔与兰波的影响。

王炎在论述《王每夫的海明威风味——比较「侍应生」和「杀人者」》一文中评道：“……单从他的短篇小说《侍应生》（1980年7月10及12日刊于星洲日报文艺副刊。《世纪风》）来看，倒是散发着颇为浓郁的海明威《杀人者》的格调。也许受到一个作家某一作品深刻的影响，以致在一篇作品中留下显著的痕迹，在他的作品中只是一个孤立的例子，但由此可见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接受外来影响可以有多种形式，其中的情形往往十分微妙。”

王每夫有一评论《世界文学与新华文学》发表于《同温层》（第3期·1981年7月），他这么写着：“作为当代心灵与良知的文学家与诗人们，或许是为我们这个尖锐而被割裂的世纪末作出合理的见证的最佳人选。本地作家与诗人们应该摆脱他们一贯的自卑情结。他们必须意识到，他们正站在一个有利的角度，来评定发生在他们周遭的事物。如是，我们新加坡人是否应与这个世界产生某种连结，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同盟，但至少我们需要朋友，我们要成长就必需摆脱自我藐视与自我拘限的倾向。……新加坡作家必须像法兰西作家那样，勇于承担真理，勇于忍受孤独与创伤，勇于承受闲人们对他们的恶意的嘲笑与贬抑，並且，勇于工作。……”



尤 琴

在70年代的新华小说作者群中，尤琴是重要的一位。这位女作家自1971年开始创作，擅写小说和散文。她本名许惠娜，1951年4月4日诞生（祖籍广东潮安），现为新加坡公民；南大中文系毕业，曾任书记助理编辑。已出版的单行本有：㈠小岛醒了（中篇小说），全书55页，1973年5月，万里文化企业出版。㈡我要阳光（散文集），全书63页，1974年8月，洪炉文化企业出版。㈢炮台岛上（小说散文集），全书78页，1976年1月，洪炉文化企业出版。㈣山风冷冷（小说散文集），全书144页，1980年11月，万里书局出版。她的成名作——中篇《小岛醒了》，是通过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怪仔的遭遇，写出了一个封建家庭的崩溃过程，写出了新马以外某些地区的华人的悲惨处境，也写出了青年追求自由与真理的决心。小说是以一个思想早熟的女孩子琴琴的自述为线索，以善、恶两种对立的性格为主要矛盾而展开了情节。活跃在书中的各个人物，代表着两种对立的性格，都被刻画得很突出。矛盾的冲突虽没有尖锐化的描写，但是，当时代的风暴一个涌过一个以后，封建的家庭自行崩溃了，追求幸福的青年们都突破重围了，而在这斗争过程中不幸牺牲了的俞萍和怪仔，却启示了我们：被压抑着的满腔愤怒，最终是要爆发起来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在爆发出反抗热焰的时候，是敢于以性命为牺牲的。……黄叔麟在书评《小岛醒了——说明些甚么》中说：时代的风暴发展到一个高峰的时候，真理就显露出来，在真理的面前，一切必须灭亡的，必然是要走向灭亡；一切新生的，也必然是要获得新生。——这是黄君读后所产生的一点感想。另一位叫知更的作者，也在《「小岛醒了」——一个中学生的创作》一书评中说：尤琴写《小岛醒了》时，据说还在念高二，有此成绩，实在可喜可贺……以一个在籍的学生，第一次尝试写比较长的小说，居然写得合情合理，有条不紊，而且避过了初学写作者常犯的概念化、说故事的毛病，也可说是难能可贵了。

尤琴是肯踏实地走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道路之女作家。纪思在《读「炮台岛上」》一文中，指出收在书中的小说和散文，体现了作者的对生活的细心观察，文笔的细致动人。——她的另一本散文集《我要阳光》，是作者在中学和大学时所写的，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校青年当时的某种不甘于消沉的徬徨心情。



卡 夫

新加坡独立后十馀年来，活跃青年作者的更迭，至为明显；在简介吴坝一文里，曾约略介绍了几位在1950至55年之间诞生而活跃于现阶段新华文坛的新锐。在这里，要介绍另数位在1956至61年间诞生且颇具潜力的文艺新兵，看看新人的新风貌和今后努力的趋向。

以下20位新秀依年龄次序是：冰点（1956年生）、邱泰歌（56）、彭飞（56）、齐斯（57）、变质岩（57）、刘慧娟（57）、董农政（58）、火雷红（58）、邱树荣（59）、艾宜（59）、蓝雨（59）、依汎伦（59）、璨颖（59）、卡夫（60）、大理石（60）、奔星（60）、潇郁霖（60）、杨岚（60）、杜宇玲（61）、野鸽子（61）……除了数位已个别介绍或生平不详者之外，其他的16位简介如下：㈠冰点，原名李永乐，南大文学士，擅写诗，现任报馆记者。㈡邱泰歌，本名邱国量，1956年4月21日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丰顺），于77年圣约瑟黄昏中学高二卒业，现职警员。㈢彭飞，原名彭志凤，南大毕业，著有小说集《门外》（1982年2月）。㈣变质岩，原名陈智成，祖籍广东潮安，就读国立大学建筑绘测系；1981年10月出版散文集《惜敘小札》。㈤刘慧娟，笔名宇铃，南大文学系荣誉学士，曾任南大诗社理事。㈥火雷红，原名余德根，作品散见各报章期刊，也常发表儿童诗。㈦邱树荣，毕业于端蒙中学，笔名淮平，擅写新诗。㈧艾宜是陈秀荣的笔名，擅写散文，高中毕业，现为良行雇员。㈨蓝雨，原名许月英，高中毕业，任职于报馆。㈩璨颖，原名蔡丽丝，中四毕业，现为书记，曾任《同温层》编委。(十一)大理石，原名郑泳师，国立大学文学与社会科学系毕业，擅写新诗。(十二)奔星，原名许福吉，高中毕业，散文作品收入《同温层散文选》。(十三)潇郁霖，原名陈佩娥，高中毕业，现任报馆翻译兼副刊编辑。(十四)杨岚是杨淑兰的笔名，高中毕业，任职于报馆。(十五)杜宇玲，原名郭雪芳，毕业于端蒙中学，现为书记。(十六)野鸽子，原名郑仲珠，高中毕业，任职于商行；散文作品收入《同温层散文选》（1982年2月）。

最后，要特别介绍的是卡夫，本名杜文贤，祖籍广东，又署痘子、慧盈等，高中毕业。新加坡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的台柱之一，曾任《同温层》编委；除勤于从事多样化文学创作外，也致力于文艺团体活动等。散文作品《德光七十九》《雾里的回忆》和《四月的悲歌》收入《同温层散文选》里；散文《天堂》被编入《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散文篇》（柏杨主编）里；诗歌《巡》和《瞄》被选入《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内。



白金

在1973年左右的新加坡文艺界里，比较引人注目的擅写小说的新锐多是女性作者，重要的有白金、宁舟、尤琴、捷丝、吴羽苏（尤妮丝）等几位。她们之中有几位已易文简介过了。——宁舟，原名陈玉莲，1947年生于新加坡，在圣尼各拉女校及南侨女中受教育，17岁开始写小说。70年代中期发表中篇小说《少女嘉银的苦闷》时，颇获赞赏。1976及78年分别出版小说集《心灵深处》《零》2书。捷丝，原名莫仪慧，另署韦西亚、李琳等笔名，发表数量可观的散文和小说，文字活泼，表现手法比较新。1974年发表在文艺副刊《新年代》的小说《这雾过浓》，甚得好评。1974年左右，也在南洋商报的《文娱》版发表影评。她的小说多以女大学生生活为题材。

声望较高的该是白金，原名何若锦，目前在圣尼格拉小学任教职。1970年开始投稿，写过不少教育电视节目；小说作品多发表于南洋商报的《小说天地》版。她参加征文比赛几度抡元：㈠1972年以短篇《在白云间》，参加青年协会主办的全国文艺创作比赛，荣获首奖。㈡儿童短篇小说《美丽的心》，获新加坡教育部主办“1973／74年儿童征文比赛”文章组第一名。㈢作品《永恒的曲调》荣获岛屿文化社主办“新马港短篇小说创作大比赛”冠军奖。收入短篇合集《永恒的爱》（1977）。作者的文笔干净俐落，叙事有条不紊，加上好些文句写得优美，这都构成白金小说中的特色。㈣1975年以儿童中篇小说《不灭的光》，参加建国10年学生读物征文书本组比赛，高居榜首。1980年以作品《亮晶晶的奖品》获得文化部主办的“儿童故事写作比赛”第一奖。㈤1979年10月，教育出版社印行她的短篇集《在白云间》；1980年8月荣获全国书业发展理事会颁发的华文小说组书籍奖。其他同届得奖作品尚有：淡莹诗集《太极拳谱》、周粲诗集《捕萤人》和林万菁的论述《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彭志凤（彭飞）评白金的《在白云间》时说：从内容的简单分析上看，白金显然有意打破描写爱情故事的狭隘框框，企图将笔触伸向更广阔的生活面，可惜这方面的努力仍做得不够。……1981年，新加坡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何若锦的儿童小说《我的世界快乐多》。1982年12月，出版小说集《路》。



吴垠

诞生于1950至55年之间，而活跃在70年代的新华作家有好几位，重要的包括：莫邪（50年生）、樱之洞（即郑建英，50年生）、林山楼（51）、何惠禄（51）、吴垠（51）、周望桦（52）、杜南发（52）、望无际（53）、黄继豪（53）、丘静溪（54）、郑英豪（54）、王每夫（54）、杨秋卿（54）、陈来水（54）、张曦娜（54）、陈牧元（55）、潘正镭（55）、石膏像（55）……等等，新锐辈出，都是新华文坛的生力军。——除了已个别介绍或生平不详者之外，其他的8位简介如下：㈠林山楼，原名林历复，又名林利福，主编过《楼》半年刊，作品多样化，收入《13人散文集》。㈡何惠禄，南大文学士，现为劳工部执行员，曾与王慧娥、薛依云合著《六弦琴》。㈢黄继豪，生于中国汕头市（原籍广东揭扬），南大毕业，与望无际、郑英豪、丘静溪、陈来水、陈牧元等合著《8人诗集》。㈣丘静溪，原名蔡雅笛，常写诗。㈤郑英豪，南大商学士，南大诗社第2任社长，现为公务员。作品收入：13人散文选、8人诗集。㈥陈来水，笔名陈放舟，南大毕业，曾主编北斗文艺。㈦陈牧元，本名陈光裕，擅长写诗。㈧石膏像，本名彭世昌，南大文学士，诗作多次参加征文比赛获优异奖。

接着，要特别介绍颇获赞誉的吴垠；他本名吴启基，1951年5月27日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同安），南大文学士，目前是联合早报记者、新加坡文艺研究会编务组委员。从事诗歌及散文等创作，又署吴放澜。1972年获得新加坡青年协会主办全国文艺创作比赛诗歌公开组第1名，作品《铺路》。1978年新加坡文化部主办诗歌创作比赛（以4种官方语文进行），获得华文公开组前5名的优胜者是：黄兴中（辛白）、彭世昌（石膏像）、潘江、洪保苏（洪生）和吴垠。吴君的作品《诗的小型演出——1辑5首》，被编入1979年1月出版的《得奖诗集》里。周望桦在论述《新一代诗人的表现模式》一文中说："吴启基的《诗的小型演出》，这组诗共5首，每首皆见创作的用心。组诗中的《血债》，在强调悲剧效果的前提下，采用渐进式的结构以衍成诗篇……作者特别喜欢引用重复性的效果以塑造诗所要求的气氛，通常由近镜头而远镜头，简单而渐呈复杂，具体而渐抽象，外表而至内心……"另一位诗评者——高翔在《读「莫罗之死」》一文中云："年轻辈中，吴垠是一个喜欢把镜头扩大拉远的创作者。大多数时候，他的触觉落点于周围的生活事物，甚至于国际政治上。这种内界向外界变动的迁移，使他在同辈诗人中显得不同。"



吴蒙

跟新马的许多写作人一样，新加坡作家吴蒙也有不少其它的笔名，如石岗、子泥、史鱼、单戈、学新等。他原名吴俊刚，1949年1月2日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安）。在端蒙中学念中学；68年进南洋商报当记者。79年获南洋大学政行系荣誉学位。已从事新闻采访业多年，曾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稿撰写员。自1983年3月16日开始，吴蒙与风沙雁及严孟达等是联合日报的社论委员。

当已故作家姚紫（郑梦周）在编新加坡新明日报《新风》副刊期间（1969年至1977年5月），吴蒙化用多个笔名在该版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包括杂文、散文及影评等。大约在同个时期，他也在新明日报的另一个副刊《青园》版（林福利编）发表了不少的新诗、游记及短篇小说。已出版的单行本计有：杂文集《短刀集》《线外杂笔》；翻译作品《李光耀——新加坡的斗争》（亚历佐西著）、《国际关系研究》（吴德耀著）……等。吴蒙的第一本书——《短刀集》，于1974年10月由洪炉文化企业公司出版，全书61页，内收25篇杂文和一篇后记，以其中一篇杂文《穷年垦纸田》代序。在封底简介道："作者离校后，在这万花筒般的社会里，见到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咀脸，与学生时代的学校生活截然两样。故此，作者在无限感触中，用一把佩带在身边的短刀——笔，向生活开刀，剖析社会上许多活生生的不幸和怪现象。由于生活面广，故内容丰富，题材新鲜，言之有物，是本书一大特色。"吴蒙在该书《后记》中写着：离开校门，踏入报界的这些年来，一直觉得笔是一把佩带在身边的短刀；既用它挖生活，也学习着，尝试着用它去解剖生活。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杂文，是他在1973至74年两年间发表过的部分作品。——《线外杂笔》是吴蒙的第2本杂文集，由洪炉文化企业公司于1975年7月印行，全书80页，内收30篇作品；作者"以其一贯锋利的笔尖，针砭时弊，其辛辣处较之前此的《短刀集》，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序里说：有人说，生活在一个大都市里，你必须能做到眼睛要看得肮脏事、耳朵要听得冤叫声、心里要藏得不平鸣，否则，你便会被目为"愤世嫉俗"、"不合潮流"、"自鸣清高"，或甚而至"反社会分子"之类。……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一份骨气。趁年轻的时候，他们有话就要说，有歌就要唱。虽然，或许说得不雅，唱得也並不高明。一个有生气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有声音的社会，否则就如一座森林里缺乏了鸟叫虫鸣……

吴君的第三本杂文集《填黑集》于1983年4月出版，106页。



吴赐苏

谢克在《1977年新加坡文艺界新气象》一文中说，这一年我们的文艺阵地增添了不少文艺女兵；这些文艺女兵，来自不同角落，有家庭主妇，有新闻从业员，有教师，有书记，有店员，有女工，也有在籍学生。她们写得很勤，在副刊上、杂志里，经常可以看到她们的作品。尤其难得的是文化部主办的“诗歌创作比赛”学生组第一名颜玉珠、新加坡职工总会《奋斗报》主办的“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小说组优胜奖获得者蓉子、张薇娜，散文组优胜奖获是吴赐苏，都是女性。而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屿文丛》，已面世的《星期六的世界》《西窗晨语》，和正在印刷中的《爱的圈圈》《当红灯亮起时》，4位作者蓉子、蓝玉、君盈绿、黄华，清一色是女将。为了鼓励女性从事写作，今年8月，教育出版社还编印了一本《妇女作品专集》；电视台、电台、英文报，也访问了好几位女作者。难怪有人说：1977年新加坡华文文艺界，是女作者的天下。

——在这里，要特别介绍的是吴赐苏，笔名尤妮丝，新加坡大学历史与社会学系毕业，曾任星洲日报翻译，现任新加坡广播局华文新闻编辑。她在德明中学求学的时候，已开始写作，约于1968年开始发表作品；当年，南大中国语文学会主办“全国大专中学文艺创作比赛”，她的作品《丑小鸭的自白》获得中学组散文入选。在1972年里，她是国家初级学院的学生，获得那一年新加坡青年协会主办的“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公开组散文优胜奖、中学散文组第2名，作品是《别后知多少》；她也获得中学诗歌优胜奖，作品是《理想就是奋斗》。1974年岛屿文化社主办“新马港短篇小说创作大比赛”，她也有作品获奖，小说题目是《一片彩云》。1976年，获得甘榜格南联络所主办“全国文艺创作比赛”散文组特别奖。翌年，全国职总出版的《奋斗报》主办“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她获得散文组第1名。1982年8月荣获南洋商报主办首届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散文组第2名（作品《给你，小泰》）。

1974年前后，化用多个笔名发表了不少的诗歌、散文及小说。她那篇《这梦会醒》在南洋商报《小说天地》版连载十几天，它对年青一代的读者，是很有教育作用的。谢克在《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华文文艺》一长文里，特别称赞吴赐苏在小说创作上有很好的成绩表现。《这梦会醒》《新旧》《鸭子》等短篇都写得不错。处女集是散文集《送你一夜星光》，大部分是她学生时代的作品。



吟露

在新加坡的文艺界里，会写作的女性为数相当可观，除了有作品被田流编入《妇女作品专集》里的尤今、陈华淑、谷之华、刃鸣、梅拉、雅儿、郑建英、蔡子、君盈绿、黄嘉月、绿影、士令、蓝玉、艾骊、凡心和宁舟16位之外，据副刊编辑兼小说家谢克在《1977年新加坡文艺界新气象》一文中说，当然不只十几位，据他所知，还有芝青、王梅窗、苒特、淡莹、白金、吟露、吴羲苏、捷丝、杨秋卿、黄华、尤琴、湘灵、何蒙、张漪、竹昕（蔡健华）、白蝶、张曦娜、诗朵（刘培芳）、潜龙、梅筠、慕莎、雅芝、青青草（谢羽）、人圭、花远、冰秀、莫邪、叶来卿、庄欹、华莎、赖淑敏、萝蔓萝（黄花燕）、琴仲慧、王慧娥、卡沁、张薇娜、姚菁、枫盈、曹毅（曹洁萍）、夏烟、艾绿丝、静蕙、宇铃（刘慧娟）、冷若冰、石君、冰霖、寂寂、瘦瞿云、悠宇等4、50位，她们的作品，都有一定的水准，有些还出版过个人作品单行本。——原来早在那一年，新加坡就拥有这么多位女性作者了，这难怪有人说："1977年新加坡华文文艺界，是女作者的天下"。

这里要简介的，是出版了《吟露小说散文集》的吟露（1977年9月·胡乃钦伉俪出版）。她原名胡俊莲，新加坡圣公会中学毕业，南洋大学政行系肄业，曾多次参加征文比赛获奖：1972年新加坡青年协会主办全国文艺创作比赛中学小说组冠军奖（作品《崩》）、1976年甘榜格南联络所主办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小说组优异奖（作品《蛆虫》）等。这2个得奖的小说创作，都收入第1部专集里。

《吟露小说散文集》，全书共收集作者所写的小说及散文20篇：写给你，只因我……那穿红裙的女孩、那一个周末、方向、这叫麦琪的女孩、告诉你一些、百年树人、蕙与安、孔雀、那在国外的日子、祝福你，正美、我在冰上、阿茵的生日、安琪拉、昨日的黑夜、阳伞底下、嫁、会飞的眼睛、崩、蛆虫，吟露在后记里说，求学时期写的，离校后的作品以及最近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属于自己的回忆。重新阅读追索回味，已逝的影子仍能清晰呈现，不禁感叹自己的不易察觉出的无形蜕变。……得过奖並不表示自己写得最好。而我不在乎写得好坏，毕竟是写了，写自己所要写的。做要做的，说要说的，写要写的，已算是一个自己。——她这部小说散文集，出版后反应不错，初版3千本不久就销完。沙凡在书评中说：感情的自然流露，是吟露作品最大的特色。……而细读文章，则可发现小说的份量无论在质与量方面都重于散文。



杜南发

如果我们说，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新华文坛的新锐中，周望桦与杜南发是文坛瑰宝，相信这不是过誉吧。除了诗歌和散文创作外，他们在文学评论及史料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成绩，而且还是一些重要报刊的负责人。如于1980年1月创刊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浮雕》周刊，和81年1月初推出的另一个每周3期全大版的文艺副刊《文林》，便是杜南发编的。他编《浮雕》（80年年底停刊）和《文林》时，不仅积极于版面的设计，更开始有计划的采取主动，做多种实验，利用多项课题，试图发挥副刊的影响力，丰富文坛；目下已使文艺副刊扭转向一个新的局面。这种在编版形式及内容协调等的创新作风，是过去文坛极少见到的。

——杜南发，笔名南木、杨野、江俊等，1952年10月24日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晋江）。68年中正中学高中毕业，国民服役期间为装甲部队军官，南大文学荣誉文学士（77年）。大学期间，曾任南大中文学会副会长、南大后备军人协会会长和南大辩论代表。校外活动方面，曾任裕廊镇青年团主席、人协青年团西区理事会秘书。曾任南洋商报记者、电讯翻译及文艺副刊编辑，亦为英文文艺杂志《SINGA》编委、文学半年刊华文编辑等。杜君自1975年开始写作，主写诗，次及文学评论；自80年开始曾以不同笔名发表多篇散文和小说。他回答，曾受过杨松年、王润华（通过教学）、杨牧、郑愁予、痖弦（通过作品阅读）等多少的影响。79年10月由楼出版社印行第一部诗集《酒涡神话》，收有诗约60首，分为酒涡神话、山中传奇、森林水域、潮汐季节和影子浮雕4卷。以抒情为主调，展示年青诗人的心路历程，是古典传统与现代感受交融的流动与延展；有流水的淡泊，云起的悠张。在生活与心灵深处作多方的探索，轻柔而苍郁，寂美而真挚。书末附录其挚友周望桦所作的访问记《感受的追求》和作品年表各一篇，体现了诗人杜南发的创作历程与诗观脉胳。——这部诗集，是新马华文文学史上第一部纯以水绿色印刷的单行本。据王润华说，杜南发是假借了杨牧和郑愁予这两位诗人的作品，在3、4年内建立起自己的诗风；现在杜南发已是杜南发，不是别人，因为他已经能随心所欲用自己的言语，自己的格调来表现他所要表达的一切。——1982年，台北远景出版社印行他的访谈录《风过群山》。



林高

林高，另署林一飞，是属于70年代初期的新华文艺工作者。本名林汉精，1949年10月17日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揭阳），毕业于新加坡教育学院，现执教于中学。大约在1970年，当他在学院求学时开始致力写作，多写散文、杂文，也写了一些书评。近些年也写新诗。由于有人也以“林一飞”的笔名出版了一些小学作文指引一类的书籍，遂弃而不用，改用“林高”。过去曾以林一飞的笔名出版了2本书：㈠不照镜子的人（散文、论文集），全书84页，1974年10月，新马印刷公司承印。㈡抛砖集（散文集），全书112页，1978年1月，联合文学出版社印行。——在《抛砖集》的后记中，他谦虚地说，只盼借此“引”出佳作来，故名之为“砖”；就思想深度而言，集子里所收集的散文、杂文、游记和书评都或多或少地流露了他对人生和人性的观点，然而它们却都只是点点滴滴，不成系统，故名之为“砖”，望借此“引”出高见来。——他强调，在文学的领域内，他自信将坚持下去，继续“抛砖”。提到写书评的事，他说，他自知文学的修养不足，也不曾读过《怎样写书评》一类的书；之所以要写，不过是要逼自己对作品作更深刻的分析、细心的鉴赏；如此一来，即使他的赏析有谬误，无助于作者和读者，但对他个人来说，相信将受益不浅，因为阅读时，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

收在《抛砖集》的6篇书评，其中有一篇《读「芦苇集」所想到的》。芦苇集是常追风的著作，林一飞在那篇书评中说：常追风关注他周遭的一事一物，也爱替事物的现象和变化寻找答案，可惜下论太快，判断常欠深思熟虑；执笔为文时，因为对事物还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概念，结构散漫，想到写到的毛病就容易出现，文章的说服力也就不那么强而有力……常追风的散文虽然有缺点，但他（指林一飞）愿意重申：他对常追风那种关怀文艺工作者的热情，坚持创作的精神是很欣赏的；常追风那种爱沉思的习惯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林君曾在信里谈到那篇收在第一本书里的《略谈风筝季》，他说：“对于辛白，这些评论也不再适用了。今日辛白的诗，可说已没有周粲的影子，内容也一反早期的虚想色彩，而多是来自生活的某个层面、某个角落。”林君能跟随一个写作者的创作进展而更换以往的评语，足见书评人须要跟着作品跑。这方面是正确的。



林康

《近代马华诗歌选集》（1965—1975），是由李拾荒（江飒）编选，于1977年2月风云出版社印行的合集，共选录40位诗人的作品，他们是：马田、马宋、海内、罗今民、吴亮（吴振青）、沈汪、黎京融（李劲）、彼岸、小莽、李擒白、林康、丘克难、红冰、陈伦新、原甸、常追风、黄川（黄英国）、红桦、朱元、娇莲、姚鱼（征埃）、向社、庸夫、高阳、崇汉、马德、星群、宋杨、高澈、火波、新工、洪忠、林立、歌雷、风沙雁、焕欣、晓风、英培安、马渔、方然。在这批诗人中，除了已个别简介过的不提，其他有数位也有单行本或合集问世，如：马田，原名陈来发，又署宋小青，著有诗集《多情的小伙子》和《南飞的箭》。高阳，原名李彦之，又署松台，与庸夫合著《生活诗抄》。高澈著有诗集《生活的艰途》。声誉称著的李擒白，1943年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澄海），原名李英导，中四毕业，现为电气技工，著有诗集：《柴船头——我住的地方》《写在船厂的诗》。红桦，著有诗集《幸福在那儿》（1971）。丘克难著有诗集：《生活之歌》《这一条幽静的路》。丘君原名丘观求，听说原居柔佛三合港。与高阳出合集的庸夫，原名莊永泰。林康著有诗集《路》。这几位诗人，在创作上更强调诗的社会性及积极性。

这里要特别介绍的林康，本名林沛，另有笔名：阿派、余之浅、应表、叔更、叔因、舒沁等。1950年5月5日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晋江）。曾任船厂文员、木工，也当过私人补习教员。自1969年开始写作，写过不少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除了在各报章副刊发表外，也常见于：奔流、笔端、星光、文娱天地、乡城文艺……等杂志。1971年由奔流出版社印行的诗集《路》，共59页。他亲自说，他父亲南来之前，在中国曾从事文学活动，在《北斗》等杂志上发表过作品，之后虽不再写作，唯阅读的习惯一直保持着。父亲留下的一批书，是他最早接触到的文学书籍。林康初期多写诗，稍后旁及散文、评论及小说；曾经定期写过3年左右关于影、剧的评论和随笔。服膺过社会科学色彩颇浓的文学观点，认为文学创作一般地应该具有社会性，不能过于个人化，文学不是游戏……

在柏杨主编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里，收入林康的2首诗：《都市的故事》、《在对街的那一个车站》，是他写于1970、71年的作品。



孟紫

70年代后期的新华文坛，征文比赛是文学活动的一大焦点。1978年，民众报主办“1978—79年短篇小说创作比赛”，参赛的作品共有80篇，篇幅由至少的1万字至4万多字，文学水准相当高，题材也多样化，足以反映现实生活；优胜者名次及篇名如下：㈠陈美今的《金鱼》；㈡张曦娜（弥漫）的《尘烬》；㈢蔡淑卿（即谢羽、青青草）的《犊》；㈣洪荣狄的《春风化雨》。8位获得优胜奖的是：蔡淑卿、孙爱玲、杨秋卿、许惠娜、何雅坤、谢惠平（齐斯）、游裕民（依汎伦）和蔡丽丝（璨颖）。这一批得奖者，多是70年代中崛起的优秀作者，颇受瞩目。

以描写师生关系的作品《金鱼》而独占鳌头的陈美今，笔名孟紫、音凯、鸿鸣、筱思等，1928年生在新加坡一个道地“娘惹”家庭里（祖籍广东潮安）。早年毕业于中华女中，曾在教育界服务了约25年，直至1978年杪退休；之后倾力撰写短篇小说，常有作品在南洋商报的《新年代》《小说天地》，和星洲日报的《世纪风》《小说世界》等副刊，及《新加坡文艺》《文学半年刊》等期刊发表。1980年，文化部主办儿童故事创作比赛，她以《一双名牌旅鞋》的故事获入选奖。除了发表在《星云》版中的数篇《不是象牙之塔》的什文外，她自称还没试过写小说以外的文体。自1978至81年9月，创作最多，尤以80年为甚。

1981年4月，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与世界书局决定联合出版孟紫的中、短篇小说集《鞭》，全书166页，共收9个创作；《渣》《羔羊》和《鸦与鹤》写于1978年，题材以反映教育界人事现象为主，笔下的学府人物特别生动。她在书后《几句真心话》里说：能够在文艺界的暗隅里做个士卒，在这被喻为文化沙漠的园里，浇它一滴血，淌它一身汗（冷的），洒它一泡泪（羞的）只要不是放它一只蝗。我死后要进天堂，大概不必“骆驼穿针”吧？能写几个字，不管是贬是褒，先得感谢我的“仇人”……从战争到和平，从辍学到当教员，从做孙到带孙，在这嫌长的生命史上，“有形无形”的仇人多如牛毛。要是让“它”们整垮了，怎么对得起还需要我的几个人呢？让仇者笑，亲者痛，不也可笑？人，有时候需要自勉自解自救，或者自嘲自怨自吹自豪，最稳妥的手段就是写日记。……日记是我这卑微者最忠心耿耿的参谋，也是我写作“先声”。由于资历差环境险，被迫磨砺心里上的牙，笔，又是唯一的磨石。到被迫退出受薪生涯，心中最挂记着的还是这支笔，只有它，才可以帮助我“文字舍我而去”这趋势抗衡……



青青草

青青草，是70年代新华文坛优秀的女作家之一，本名蔡叔卿，另有尚绿、谢羽、蔡叔君等笔名。1939年生于马来亚吉兰丹（祖籍福建晋江），现为新加坡公民。

据她在复信中说：她的小学与初中是在马来亚吉兰丹哥打峇鲁念的，现在家人及父母还住在那里，所以每年要回去几趟。在槟城槟华女中念完高中后，于1960年才到新加坡来念南大现代语文系，1964年初到澳洲墨尔本念图书馆学，在那里结了婚。1968年回来，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到1970年，才转到南大图书馆；1980年6月转到国家大学图书馆工作直到现今，现为助理主任。家里有3个男孩，2个大的在中学，一个小的在小学。

青青草自1977年开始发表大量的作品，爱写小说、杂文、访问文章，偶尔写些儿童故事，多刊登于新加坡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民众报、女友……等报章杂志。先后在报刊连载的长中篇小说有《千里柳绿》《梅雪飘裙》（这2部在星洲日报连载）、《宝贝夫妻》（南洋商报）等。她表示最喜欢於梨华、张爱玲、白先勇，尤其是最欣赏钱钟书等的作品，自承也许都受他们的影响。

《千里柳绿》（长篇小说）是青青草的第1本专集，于1982年9月由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编辑新加坡写作人协会），著名文学家钱钟书封面题字，张挥封面设计。全书227页，列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丛书——第2辑第3种》。作者在《序》中云：

“到中国去旅行的人，不留恋当地美景的恐怕没有几个。1978年中随南大师生团体去游了一趟中国回来，心里急着把照相机拍不进去的感受捕捉下来，写了几篇游记。整理时发现它们只具形式，没有内容，並流于枯燥。细究原因，实在是走马看花，既未能见人所不曾见，言人所不曾言，同时也担心触及敏感问题，下笔不免受了牵制。正待弃置不用，忽想起这次行程中谈起恋爱的一对学生，我灵机一动，便试着以一段爱情为骨干，以沿途所观尝的景色为背景，写成小说。旅途中发生在几位学生身上的趣事，我让它们都集中在男女主角身上，至于人物与恋情发展，却不得不虚构了。也许有些地方美化了主角，那是因为我对年青人有那么点期望，不论求学、做事、甚或谈恋爱，都必须持有正确的态度。”——这部长篇于1978年8月间在星洲日报小说版连载。81年3、4月间，作者又因着另一次机缘，重游了一趟中国，拜会了钱钟书伉俪，请他题了这部小说的书名。



周望桦

自70年代崛起而属于新一代的新华作家，比较受重视的有好几位，多甚具潜力；除了诗歌和散文创作之外，且在文艺评论及史料研究方面已取得极大成就的青年作家，当首推周望桦和杜南发，两人互相辉映。这2位同年同月生（1952年10月）的新生代文坛健将，在80年代里必有更大的作为。

周望桦，原名周维介，另署端木舟、琉璃草、罗欣等；1952年10月19日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乐会）。南大文学士和新大文学荣誉学士，现任教于国家初级学院。作品多刊于南洋商报《浮雕》《文林》等副刊；奋斗报《狮城文艺》版、新加坡文艺、蕉风、度荒文艺、楼、红树林等刊物。——据周君于1980年6月间在信里说：他在大学里念的是文学，而他真正走入文学的创作林子是大学的事，那时他是南大中文学会的负责人，便直接参与了文学活动，校中的综合性报纸《旱雷》及纯文艺刊物《北斗》，他都参与编辑工作。这时的真正创作並不多，偏于散文和诗。离开大学进入武装部队后，创作欲较大学时旺盛，这已是70年代中期的事，散文与诗作最多。服完兵役，进入社会，参与更多的文学活动，这时开始朝向文艺批评与史料研究方面发展。数年来都定期发表各年度的文坛总结文字，每月定期在奋斗报《狮城文艺》发表所收集到的文学资料，包括单行本、副刊期刊与文学活动等方面（即文介写的《狮踪》）。4年来，发表的批评文字已逾20万；批评对象以书评、单篇分析等为主。史料的研究范围，除近年外，重点偏于战前的部分，包括个别作者、运动的讨论，以及与杨松年合作的战前文艺副刊研究。曾主编丛刊《涉江》（1979年）。亦曾主编奋斗报文艺副刊《狮城文艺》（月刊），曾主策一系列文学座谈会，並发表于该刊，极受瞩目。现时也是新加坡阿裕尼联络所“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负责人，主编《同温层》季刊。

1980年12月，教育出版社印行周维介与杨松年合著的《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艺副刊研究》（1927—30年），全书289页，内收6篇长文：1927年至1930年的新加坡华文报章文艺副刊、南洋商报的《文艺周刊》、南洋商报的《洪荒》、新国民日报的《荒岛》、星洲日报的《野葩》《草野》《前景》《文艺工场》《现代青年》，和10种副刊的作品编目。——他个人的散文集《收割手札》，于1982年2月问世。目前，亦为新加坡文艺研究会编务组委员。



奔浪

奔浪是70年代知名的新华作家，本名李承瑋；1950年7月1日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南安）。在东林工业中学求学，未毕业（1968）即停学；离校后，曾从事多种行业，生活经验丰富。82、83年是德士司机。

自70年代开始积极写作，常用的笔名甚多，计有：奔浪、怀鹰、李阵风、严阵、高正、劲翔、曲人、青田、海皇、萧汀、泽澈等。除创作小说外，也写诗、散文及评论，多刊登于《文艺生活》《青年文艺》（杂志）《智识份子》《笔端》《赤道诗刊》《绿洲》《星光》及《新生月刊》等杂志。已出版的单行本有：㈠海上风波（署名萧汀·1975年10月人民文艺社·短篇集）。㈡出路（署名李阵风·1978年8月高虹出版社·短篇集）。㈢姐妹情深（署名怀鹰·1978年4月洪炉文化出版社·中篇）。㈣铜像的故事（署名奔浪·1978年7月风云出版社·散文集）。㈤再嫁（署名怀鹰·1982年6月星洲日报出版部）。——由新加坡星洲日报与文艺研究会联合出版的中篇小说《再嫁》，据《内容简介》云：所写的是10多年前发生在马来半岛一个小渔村的事件。作者通过财嫂、许大通、阿鸿、三狗仔和胡申等的矛盾冲突，展示了一幅渔村的生活图景；不仅有悲伤、欢乐、愤怒，也有令人气丧的一面；渔民们不但要与海上风浪搏斗，还得面对现实生活的挑战！故事以财嫂的“再嫁”开始，而以火烧渔船为结束。在这过程中，尚穿插了马来渔村和渔民的生活。但不管对华族，还是巫族渔民来说，他们所面对的“灾难”，都是共同的。此外，对于小罗卜头、铁牛、小凯、宋大发等次要人物，作者也刻画得非常生动而富有人情味。

据悉：怀鹰创作《再嫁》，前后费时一年始完成；在这之前，曾经亲身到马来半岛的渔村体验过一段日子。在后记中，他写道：“我之所以会写这样的一本书，完全是偶然的。几年前，由于性格使然，我喜欢到处漂泊；就这样，我先后在几个渔村（从南到北）留下足迹……我与渔民们一道出海捕鱼、撒网，一道迎接恶浪险涛。不知多少个夜晚，在渔船上、在渔村的木桥上，我与渔民们倾谈，从谈话中，我深深为渔村的愚昧、贫穷、落后而悲哀；当然，这里也有比较好的一面。……这本书的故事背景不是今代，而是十多廿年前，当然，这个故事只是个开端，它还未结束，至于它将来怎样发展，就不是目前所能预测得到。”——作者深入现实生活寻找小说题材，单这一点，就是好多同年代的小说作者所不及的地方。



纪思

大约从1954年到1982年的新华文苑，颇为人知的当地报章文艺副刊编辑有好多位，诸如：杏影、陈振夏、方修、曾铁忱、姚紫、林健安、吴绍葆、刘思、黄科梅、黄克、李学文、李向、宪颜藉、林臻、长河、连奇、章翰、程茂德、林福利、谢克、范北羚、蓝玉、骆明、杜南发……等。在个别的简介中，绝大部分已提及他们在这方面的功绩；其他如林健安，编过星洲日报的《晨星》和《星云》副刊；陈振夏编过南洋商报的《和平》和《学海》；曾铁忱（笔名阿难、三难、洁寸、李珊瑚等）编过南方晚报的《绿洲》《周末青年》和《艺文周刊》；吴绍葆编过南方晚报的《绿洲》；黄克编过南方晚报的《新地》；程茂德编过民报的《骆驼》；林福利（林杨、林鹤李）编过新明日报的《青园》；长河（即诗人山河、南海客）和连奇编过星洲日报的《晨星》……这些编辑与报章文艺副刊，对当地文艺界都有过相当的影响。

——这里特别简介的连奇，他本身也是知名的文艺作家；原名郭坤福，所用的笔名有纪思、孔武、连奇、愚雨、侯进、曹钧、叶鸣等。约于1947年生在新加坡（祖籍福建同安），南洋大学毕业。曾任星洲日报文艺副刊《晨星》编辑，后为快报记者。已出版行世的有：㈠文艺创作的道路（1971年11月万里文化企业）；㈡切磋集（评论集·1979年11月·群岛文化社）。——连奇有5篇杂文、2篇散文和2首诗歌，分别选入柏杨主编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的杂文篇、散文篇和诗歌篇3部书里。

《文艺创作的道路》一书中，收集作者在1970、71年两年间写的7篇文艺批评，分别评了丁翼（高品华）、麦文、朱杨（林作新）、岳文、黄枝莲、吴宜、山河（陈川波）等本地写作人的作品。他以孔武为署名，在书中指出各篇作品中的优缺点——对于作品思想内容方面的错误和偏差，都结合生活实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並且提出较高的要求和看法；对于有显著进步的写作人，则给予赞扬和鼓励，指出了文艺创作者应该遵循的方向。列为《乡土文丛㈠》的《切磋集》，署名纪思，全书112页，内收他自1972至78年几年间写成的21篇书评，所评的书籍包括李向、林臻、尤琴、风沙雁、钟夏田、何戟（何振华）、土木、梁良贯（伍良之）、端木虹、谷亮（石国梁）、蔡欣、陈雪风等的作品。据方修在序中说，这些书评在刊登时，几乎是每一篇一个署名，很少重复。由此充分表现出纪思对待文艺工作的高度踏实的精神。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由新加坡风云出版社出版了他与方修合编的《郁达夫佚文集》，收录了郁氏于1940年至41年期间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发表的社论计三十六篇，是迄今研究郁达夫生平作品最新与最珍贵的资料。



风沙雁

自1970年开始，年少才高，擅写散文及诗歌的风沙雁，已是新加坡闻名的作家了。本名欧清池，另署雨中雁、向民；1943年6月23日生，祖籍福建龙溪，新加坡公民。南大毕业，留学日本，获得上智大学硕士学位。曾在日本东京工作5年，担任过新加坡南洋商报资料室主任。1974年8月，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他的诗文集《砂砾集》，全书83页，收集15篇散文和19首新诗。1976年7月，洪炉文化企业公司印行他的第2本书《矛盾集》（什文集），全书74页，共收25篇作品，包括多篇书评和文艺理论。在《后记》里，他说："好的杂文该像是掷向敌人的矛，好的评论文字该像是保护朋友的盾。但我不是突出的工匠，既打不出好的矛来，也铸不出好的盾，这都只是些幼稚拙劣的东西。风雨频繁愁煞人，我深感于诗歌，散文，小说有时並不能很好地表达我心中的苦闷；偶而就也涂了些杂文，意在刺破现实中的一切虚虚假假，丑丑怪怪；看到新书出版，没人为文批评，也就不自量力充当廖化，提笔介绍；3年来，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写的杂文及介绍文字，收集在一起，就只有这样薄薄的一本了。"——他的第3本书《樱花飘落时节》（散文集），于1982年3月由风云出版社印行，内收36篇散文。文艺评论工作者纪思在《读风沙雁的「砂砾集」》一文中说："我们说作者是洋溢着热情的，在他的诗歌和散文中，他讴歌朝阳，光明，春天，温暖。虽然作者的多篇诗歌只是知识份子的热情的抒发，但是他已经注意到需要踏实去反映现实生活了。……我们愿意作者今后能不断地扩大生活面。……"过了3个月，纪思又在《矛盾的铸造》一书评中，评他的《矛盾集》道："……他对许多朋友的作品作了细心的阅读，测量他们反映生活的深度，分析他们对生活的理解是否正确。这点正是作者可取的地方。风沙雁对事物的认识是注重从感性到理性的。……由于风沙雁是注重以具体的、感性的描写，来带给读者们文学的美感的，因此即使是在他的书评，他也时常喜欢用上形象性的比喻。"1981年大约7月间，他在商徐版发表《我愿飘泊》，文中写着：在外国留学而不思乡的，除响往那儿的自由外，学校的有民主作风，也是令人能捱下去的原因。如果能在外国研究某一个问题而生活又有着落的话，我是愿意长久飘泊的。



莊歆

庄歆，是新加坡的一位美术工作者兼作家，又署长缨，原名庄淑昭；1946年10月6日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金门）。1964年中正中学高级中学毕业，1979年赫尔高等学院艺术系学士（英国），1980年洪西美术学院研究生（伦敦）。曾任教员，目前从事版画等工作；写作是她在画画之外另一项爱好。所写的散文、杂文及游记，常见于南洋商报、新明日报和星洲日报等报章副刊，和香港《广角镜》《七十年代》《镜报》《旅行杂志》及星洲《乡土》等刊物。1977年，曾以《求职记》一文，获得《广角镜》5周年纪念征文的亚军奖。已出版的著作有：㈠老树昏鸦（1977）；㈡山温水暖（1978）。这2本集子都由高虹出版社印行。她的作品情采並茂，短小清丽。已整理了《客舟听雨》（游记及其他）、《中国现代木刻》（1939—78年）等作品，尚未付梓。今后，她可能倾向于西洋美术的介绍及翻译。

1980年7月2日，庄歆自伦敦复信写着："也许是与生俱来，也许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一向对文学艺术颇感兴趣。爱看杂志，曾多方涉猎，对文学名著反而很少认真研读。闲时喜欢涂涂写写，收着自己'欣赏'。曾试投几次稿，都被投了篮。不再爬格子，转学画。1974年6月间，南洋商报《生活》版征文，题目是《第一次经验》。我想起高中毕业后，第一次教书，是在一间小得可怜的公立学校，学生仅一百出，分三班上课，两级两级混合。……于是信笔直书，题为《初执教鞭》，寄了出去。不久，这篇文章居然见了报，第一次见到自己写的东西被排成铅字，真是高兴极了！记得那天是国庆节后一日。后来和生活版编辑李向先生有书信往来，得到他的鼓励和指点，开始不断投稿，至今也有5年历史了。我于1975年9月前来英伦研究西洋美术。课馀时间，寒暑假期间，也跟大部分华籍留学生一样，从事各种劳力工作，从中汲取不少生活经验，並加深对英国社会的理性认识。这4年多来，所见所闻所感，可以写成文的很多，限于时间、精力和写作能力，所写的只是一些杂感式的短文，或较长的报告文学、游记之类，质和量都不理想。但可以告慰的是这些篇章都是有感而发，都是真人真事。我是主张一切艺术作品以'诚实'，以'真'为纲的，最忌矫柔造作，无病呻吟。确立了这个'纲'，再本着艺术工作者的良知，去表现生活中的美和丑，人性的善与恶。……"



黄华

1979年1月，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和南洋商报联合出版了南洋文艺丛书㈠《新年代散文选》；联合出版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何家良（召集人）、黄锦西、钟文苓、饶柏华、陈德复和曾纪荣（曾几荣）。这本散文选，共收集40位新加坡作者的40篇作品，其中女写作人占了24位，她们是刃鸣、刘含芝、叶来卿、白蝶、冰秀、李岭、吴赐苏、岭露、花远、君盈绿、谷之华、何濛、佳子、陈华淑、陈葛、张曦娜、枫盈、姚菁、袁丽贞、夏烟、莫邪、黄华、琴仲慧、蓉子（男作者只有16位，占5分之2）。

在这一批女作者中，名字比较陌生的该是：刘含芝、叶来卿、白蝶、冰秀、李岭、花远、谷之华、何濛、佳子、陈葛、张曦娜、枫盈、姚菁、袁丽贞、夏烟、莫邪、黄华、琴仲慧等。而她们多是在70年代崛起的新秀。——刘含芝，另署康薇，原名刘杏琴；50年代生于新加坡，曾在大学肄业，擅写散文及新诗。叶来卿，1944年在吉隆出生，现为新加坡公民，1969年南洋大学毕业，历任各中学教师，后负笈纽西兰奥克兰大学。白蝶，一署黄小雷，原名黄秀华，南大商学院毕业，念中学时已开始投稿，擅写散文和小说。冰秀，本名陈秀元，出生南洋女中，现任教师。李岭是李幼岭的笔名，另署李莹，现任中学教师，常写广播剧和散文。花远写过百馀篇散文，原名何远花，1978年南大会计系毕业，现任审计师。谷之华，一署思嘉，原名程丽华，南大中文系毕业。现任教于华中初级学院的何濛，本名冯焕好，新加坡大学荣誉文学士。佳子，原名赵韵佳，新加坡教育学院毕业，执教于南洋女中，另有梓岭、人圭等署名。陈葛，另署九重葛、陈铮，原名陈美妙，毕业于南洋女中及师资训练学院，作品产量甚丰。1954年出生的张曦娜，笔名弥漫；出身中正中学，小说创作多次获奖。担任人民协会民众报记者。枫盈是杨凤英的笔名，担任店员工作，作品散见于各报副刊。姚菁，原名黄翠英，1945年生，大学先修班毕业，另署紫云。袁丽贞常以潜龙、浪天等笔名发表散文、小说和影评，1975年新加坡大学毕业，任职于政府部门。夏烟，原名吴青杏，1952年中四毕业。琴仲慧，原名韩淑玲，常写诗及散文，1972年南大中文系毕业，后负笈台湾攻读硕士学位。——最后，要特别简介的是黄华，毕业于教育学院，现任中学教师，原名杨意美，另有笔名：绿妮、一帆、萧灵、夏华等，擅写小说和散文；1978年3月出版小说集《当红灯亮起时》，内收12篇作品，全书133页。



梅 筠

梅筠，是70年代新华女作者之一，原名 辜楚霞，另有笔名：思柳、青丝柳等。1949年9月13日生于中国（原籍广东潮安），现为新 加坡公民。1968年华校中4毕业，1971年师资训练学院毕业，1978年大学先修班2年级毕业，目前担任教职。自1971年开始写作及发表作品，擅写小说和散文，常见于新加坡星洲日报的《晨星》《世纪风》，和南洋商报的《新年代》《小说世界》等副刊。她最欣赏高尔基、鲁迅、老舍、契诃夫和巴金的作品，最景仰的文学家是老舍和契诃夫；自承受这两位作家的影响最深——喜欢他们以幽默的笔调，从周遭的小人物身上发掘了人性的弱点。

1980年6月间，梅筠在信里披露：读书时期便醉心于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古典名著。中3时候曾受一位文学老师的鼓励，而开始对创作产生了浓郁的兴趣。1971年师训毕业后，偶有创作，时适新加坡青年协会举办全国文艺创作比赛，于那项比赛中获得小说组安慰奖。此一鼓励犹如一支兴奋剂，奠定了日后迈向写作的道路上。1976至78年间创作最勤，多以小说为 主。曾于1977、78、79年连续数次获得由奋斗报主办的全国工友征文及文艺创 作比赛的小说组优胜奖、星洲日报征文比赛的文艺小说入选奖、中学教师会主办的教师节征文比赛入选佳作，以及人民协会和时报机构主办的全国民间故事写作比赛亚军奖。1979年5月底，曾随“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暨全国作家协会联合组成的“作家访问团”，到中国和港、九访问，会见了中国著名的作家如冰心、毕朔望、韦君宜、邹荻帆、萧乾、江帆、凌彰、葛洛等。田流在《港华行》一书中写着：“女团员梅筠似乎跟她（马仑按：指79高龄的女作家冰 心）格外有缘，互相寒暄几句，冰心就当她是个小孙女一般，搂着梅筠坐在她的身旁。”梅筠也发表了一篇《印象中的冰心女士》，她写道：“我快手快脚的从手提袋里找到了一本小型日记簿，请她在上面题个字，只见她握起墨水笔，翻开日记簿，毫不思索的在上面写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她也写了一篇短短的游记《漓江畔》，其中有一小段是：“来到了漓江畔，天空竟绝情的灰了脸，太阳的那半张脸也让漓江水给载走了！徘徊在江边，江水缓缓向前流去，绿柳依依，凉风习习，湖心亭时不时传来了年青人欢乐的笑声。”

她的小说《朱老头》，收入《新马小说选集》；第一部小说集《英桃枝的梦》，于1982年7月由风云出版社印行，内收10个短篇，122页。



杨秋卿

在70年代的新华文艺界，杨秋卿是位重要的女小说作家。到了1981年11月间，她的名字更多人知晓，因为她不幸患了严重的肾枯萎症，曾发表告社会人士书，让所有关心她的读者们，知道她的病情，在伊丽莎白医院留医的经过及感受。有一位叫黄丽萍的女记者，还在新马二地的星洲日报发表一篇动人的特写《绝不浪费一分钟的人——不向病魔低头的女作家杨秋卿》；她这么描写："躺在病床上的杨秋卿却是刚强的、勇敢的，就像户外的柏树，雨后的阳光。在她椭圆型的脸庞上，焕发出惊人的生命力，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股慑人的力量。……她说：'那是宗教的信仰在支持我，使我在痛苦中仍然乐观。'这股力量，也使她的字典里没有'绝望'这两个字。只有信心、勇气、智慧和爱心。……她也打算将来从英国回来后，写一个长篇福音小说《奔向永恒》。她希望社会上的不幸的人，明白'人生是痛苦的大烘炉'这个道理。谁如果自我可怜，悲观消极，谁就会被淘汰或自己淘汰自己。她说：'人必须有求生的勇气，才能够在这个大烘炉里，把自己磨练成精钢。'……"

杨秋卿，早期曾用过岚烟、苑苑等笔名发表作品。1954年1月28日生于新加坡。从小学到高中（1961至72年），就读于新加坡圣尼各拉女中；1976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第17届文学士）。曾任中正中学高中教师、私人音乐教师和社会工作者。她表示最欣赏三蒲绫子、於梨华、赛珍珠、朱自清等名家的作品。——1980年6月15日，她在回信中说，70年代初开始写作时多写散文，大约一年后就迈向写小说的路途，接着下来，就只专心在小说上下功夫；不过，在这期间，也曾为新加坡电视台撰写了不少儿童剧本。从1973至80年，曾连续以作品：小玉的洋娃娃（1974）、最珍贵的礼物（75）、迎向朝阳（76）、新加坡向你微笑（歌词奖·78年）、天秤两端（79／80年）等佳作参加征文比赛获奖。就读南大时，曾任协会会刊秘书及主编等。毕业后，也担任过福利部婚姻辅导员、福利部儿童少年组辅导员等职。自觉在70年代后期有一番蜕变，且要向中篇及长篇小说这方面发展；自工作经验中得到许多故事题材、灵感与启示，所以对小说创作有偏好。所写的多是现实的社会小说，多以年青的一代为对象。……著有：儿童小说《最珍贵的礼物》（1976），短篇小说集《望潮》（1979），《杨秋卿儿童小说》（1982）等。



董农政

“在本地诗坛上，董农政被公认为年轻一代诗作者的代表人物。他的诗风一直在改变着，这可从他最近所发表的一些诗作中看出来，像这首曾刊登在《文林》的诗（马仑按：指《我们是新加坡人》），便与收集在他的诗集《一抹芙蓉泣断水乡外》的诗，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他已走出了郑愁予和叶珊的影子，靠着自己敏锐的诗的触觉，摸索着自己的道路，逐步前行。……董农政的这个诗题，取得很有国家意识和乡土认同感，语调也表现得很坚决。……董农政的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年轻一代的部分精神面貌，时代的气息，跃然纸上。”——这是年轻诗作者华之风（蔡志礼）在《说长道短话诗辑（之一）》（1981年11月12日刊于南洋商报《青少年》版）一文里给董农政的诗作《我们是新加坡人》的评语。

是的，于1958年5月28日出生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县，现为新加坡公民的董农政，是一位颇具潜力的新锐群中的代表作者。他毕业于华义中学，担任加东文友俱乐部编辑发展组正秘书。自1977年开始写作，擅写新诗、散文及小说。从1983年3月中起，编联合晚报《晚风》副刊。作品《攀云（外二首）》收入《全国新诗创作比赛纪念专辑》（1977年·南大诗社）。个人诗集《一抹芙蓉泣断水乡外》，于1980年8月出版，全书80页，共分7辑：㈠有一半江水是你哭的；㈡流浪早已刻在发里；㈢河口的石碑镶上断瓦的悲史；㈣风声水声都没有怨恨；㈤小小的雨季；㈥却又那么没有头绪的云烟几许；㈦我打伞走过。书前有序2篇：水乡外的泣声（孟仲季）；出水芙蓉自有姿（杜南发）。诗人孟仲季（丘柳漫）是他中学时代（77年）的华文导师。1978年4月，诗作大增，以《神话》一诗获石叻道联络所主办之文学创作比赛诗歌组的优胜奖。开始写现代散文及小说。以《酒涡》一诗参加南大诗社主办的诗乐展出。1980年，从事小说创作，並锐意提倡小小说创作，作品见于南洋商报的《浮雕》版。有意写小说诗及诗剧。——1980年6月22日在回信中写道：“最近，个人有一种观念，认为诗是美的而小说是丑的，所以最近所写的一些极短篇，多是企图揭露人性的不美丽之面。我个人常坚守的一个信念是，文学不管以什么方法去写以什么技巧去表现，只要它能表达出作者所要表达的，而能引起共鸣，它就是好作品。一个作者的最基本良心，就是写好其作品，伟大与否则是时间和历史的事。……”



蓉子

蓉子，这个笔名似乎不止两个人用过；在台湾便有一位叫蓉子的女诗人，她是名诗人罗门的太太。

现在要介绍的蓉子，她原名李赛蓉，另有笔名江采蓉、婉婉、耐寒、阿珠等。1949年生于中国广东潮安金石宫。随同夫婿居住新加坡迄今多年，而且一路来在星洲从事文学工作。

童年由中国南来柔佛州后，华文小学毕业，英文中学肄业；曾任工厂女工、推销员和杂志编辑。目前从商。自1970年1月开始写作及发表作品，擅写小说及杂文，散见于新加坡各大报的文艺副刊及小说版、新加坡文艺、文学半年刊和电视周刊等期刊。她表示最喜欢阅读日本名家的小说，尤以三浦绫子的作品为最；最景仰的文学家是曹雪芹。已出版的单行本有：㈠星期六的世界（散文集），1977年8月教育出版社印行。㈡初见·彩虹（小说集），1978年9月华尔敦书籍文具店出版。㈢蓉子随笔，1979年2月教育出版社印行。㈣又是雨季（小说集），1979年6月泛太平洋书业出版。㈤蜜月（小说集），1979年12月泛太平洋书业出版。㈥伴侣（中篇小说·1982）。

1980年6月间，蓉子回信说："我比别的孩子迟了两年入学，4年后以优越的成绩毕业，可惜，贫穷的环境使我眼望华文中学的大门而无法进入。当时，曾着实哭了几回。3年后，连背个书包的机会也没有，那时，更暗地里痛哭了不知多少次。然而，我还是该感谢供我读了7年书的养父。寂寞的童少年，清静的婚后生活，使我在无聊中培养起阅读习惯。第一篇送到老编手上的稿子是一篇食谱。7年后，每周要应付3个专栏5篇文章，外加随时应邀而写的小说。几年来，我的写作生涯可算是相当热闹，电视台、电台、华文报和英文杂志，访问了我8次。我也受邀到一些著名的中学演讲。78年，以小说《凯凯的日记》获得全国文艺创作小说组优胜奖；79年，所写的小说《轨外》被搬上电视。5本书自出版后，甚受读者欢迎，並且在短时期内售完。"——1979年，《蓉子随笔》曾引起一场论战。林言在《也谈「蓉子随笔」》一文中评道：作者的文章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是因为作品里反映了她处世待人的积极态度，时时还隐约感到一种正义凛然的气质。可是作者的某些文字，也暴露了某些思想弱点。



齐斯

大约在1975年，新华文坛出现了两位年纪轻轻的写作人，他俩又是同胞兄弟，发表了好多如诗似画的散文，它的形式很美，句子中的措辞和节奏也柔美，可惜整篇文章却常有浮华不真实之嫌。——噢，写这些散文的，就是齐斯与依汎伦昆仲！

齐斯，又署希尼尔、篱卡等；原名谢惠平；1957年5月25日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揭阳），考获剑桥高级水准文凭。自1974年开始写作。曾于1978、79年获得多次创作奖，如：台湾第3届彩虹文艺奖的散文组佳作奖（1978）、石叻道文学创作奖的诗歌组入选奖（1978）、星洲日报征文比赛武侠小说组佳作奖（1978）、人民协会与民众报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优胜奖（1979）、奋斗报全国诗歌创作暨工友征文比赛诗歌组优胜奖（1981）、南洋商报首届金狮奖文艺创作赛小说组第一名（1982·作品：将军泪）等。

依汎伦，又署林尘，原名谢裕民；1959年6月29日生于新加坡。考获新加坡技术学院冷气系统技术文凭。自1975年开始写作。曾于1978、79年分别获得石叻道文学创作奖的小说组优胜奖，和人民协会与民众报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优胜奖。——齐斯以希尼尔的署名，于1982年6月，与伍木（张森林）、杜宇玲（郭雪芳）、采凡音、川依特（庄裕德）、火雷红、傅艾笙（傅汉福）、戴畏夫（傅来兴）出版《八人诗汇》。

1980年8月间，齐斯在信里说，他与依汎伦大约在1975年开始走入文艺这个林野里。76年他们开始在新明日报的《新风》版作大量的投稿。给他们有这么一个学习机会的，是当时的主编——文坛前辈姚紫（郑梦周）；姚紫在那个时期给他们不少的启示和鼓励。77年中，姚紫离开新明日报社，《新风》副刊随而停刊；他们也转移目标，在其他文艺刊物作有限量的投稿。到了78年，兄弟俩一个在国民服役，一个还是学生的小伙子，竟然萌起出书这个念头来了，同年8月，他们的第一部散文合集《六弦琴之歌》（牡羊文化公司出版）问世了。由齐斯写短序，依汎伦撰后记，全书203页。沙凡在评介《六弦琴之歌》时说：他们二人的作品，一般而言，较倾向于个人的心境吐诉，或者是作者与另一个人的心境活动，因此社会面不广，内容较为空洞；也许，正因为他们的年纪还小……



潘正镭

打从70年代第一个年头开始，当时还在新加坡光洋中学念书的潘正镭，便显露了他的文学才华。1971年，除了投稿新加坡南洋商报《学府春秋》等报刊，也常在新加坡广播电台的《文艺园地》节目，发表诗、散文及小说。据谢克说，潘君念高中一时（1972），已经是一位多产的、名字很响亮的作者，好多副刊和杂志都有他的作品出现。新加坡青年协会主办的1972年"全国文艺创作比赛"，他以一首长诗《花曲》获得中学组诗歌第一奖，另一篇散文《去吧！阿林》，也得到了散文组安慰奖。除了文学创作，当时潘君也与他的几位写作朋友，办了一份不定期的文艺刊物《驼铃报》

——潘正镭，笔名蓝宇穆、潘公怀、金雨田等，1955年2月25日生，南大文学士。1977年12月，曾主编《红树林》第2期（年刊）；翌年，担任南洋大学诗社社长，现为记者。作品收入《8人诗集》《13人散文选》和丛刊《涉江》等。1982年2月出版诗集《告诉阳光》。他的诗歌、散文和小说散见于北斗文艺、红树林、楼、新加坡文艺、蕉风，和各大报文艺副刊等报刊。据周维介的统计，在1979年新加坡报刊发表诗歌总首数10至19之间的有：谢清、潘正镭、莎克、雨青、杜南发、曾几荣、[illegible]位。据杜南发的一项统计，在1976至79年间出版了3期的《红树林》，潘正镭以发表8篇作品居冠。由此，可见他是70年代末期辛勤的新华诗人之一。1980年9月1日，在奋斗报《狮城文艺》版（139期）发表《从「诗展」到「8月的消息」——文学的多元性实验展出》一文，这是比较新奇有趣的文学活动报道，且听他说：其实，"诗展"这两个字，早便出现在1975年南大诗社成立的活动计划书中……直到1977年，为了配合诗社主办的"全国新诗创作比赛颁奖典礼"而添点气氛，"试验诗展"便出现了，这时"诗展"才粗具轮廓。1978年的"诗展"，纯粹是这一颗问路石的延续，在"试验诗展"中的作品，全部是平面的，或许说，只是在一些有图案设计的画纸上蘸上墨迹，或根据某首诗的意像绘成图象，形式上是极具保守。……经过一年的筹备，8月5日，"诗展"揭幕了，所获得的掌声是令人鼓舞的，"诗集展"展出新加坡自独立以来所出版之华文诗集。"诗乐组"以新加坡诗人的诗人乐演唱共11首，诗艺组共收到72件作品……阿裕尼联络所于80年8月主办的"8月的消息"——文学的多元性展出便是"诗展"的另一个展延。

潘君现为联合晚报副采访主任。1983年9月出版报导文学集《看》，全书179页。



丁云

丁云，是70年代中期以来最受瞩目的马华小说家之一；原名陈春安，另署叶开、星魂（孟星魂）。1952年9月4日生于雪兰莪州巴生加埔路（祖籍福建省安溪县），马来西亚公民。在巴生滨华念完小学，进入初中一年级不到半年，就因为生活环境贫苦而辍学；那时，他只是13岁多一点。辍学后，家里拥有的咖啡园荒芜了，只好进入社会工作。据他说，巴刹、食摊、农场……几乎每一行、每一圈子，他都钻过。——在失学的日子里，他看了许多书，多得饥不择食。整整看了6年书，对文艺发生狂热的兴趣，立下壮志，要毕生奉献给文艺，充满信心的提起“枪杆”：自1975年起，更专心致志于文学创作。他说，他並不特别推崇技巧，愿在生活中找寻题材；希望在小说创作方面，能在“粗糙写实”与“现代写实”之间找出一条中庸的路线来。1982年12月底，他以作品《围乡》荣获“大马作协与通报短篇小说奖”的首奖，名噪一时。次奖许友彬（另署瘦子），三奖诗葆（陈世保）。

丁云的第1部短篇小说集《看山岁月》，于1981年4月出版，共收12个短篇，厚达200页，由李锦宗和陈蝶写序。李锦宗说：丁云的崛起，至今只不过几年的时间而已，然而，他写的小说，尤其是在题材上，令人耳目一新。在布局方面，丁云有几篇小说显得繁杂和不调和。他在应用文字和刻画人物方面，是有可喜的风格。……大致上，他塑造的人物是有血有肉的，虽然只是“轻描淡写”，个性却相当突出，活生活现，显示作者对他所要刻画的人物已经很熟。陈蝶说：丁云的小说常有悲剧，“令人心悸处，充满死亡和搏斗，失望和挣扎，带着幽玄、凄厉的气氛。”吕晨沙在评论《丁云与「看山岁月」》一文中写着：丁云笔下所展呈的小说世界，充满地方色彩与浓厚的园林生活气息。在他笔下所流露的，不论是人物或景物，都溢漾着真、纯。……在创作实践上，丁云似乎颇受陈若曦的影响，在许多篇章中尝试用象征的技巧，丰富作品的内涵。《看山岁月》问世约3个月后，丁云发表了一篇《补记》，他写道：“在小说创作上，我和黄春明一样，是「绝对赞成以真挚的人生态度为基础底关心人，关心社会的文学」的！……几年来，为了开拓视野，探采更广泛的生活面，我过着飘浮浪荡的生活。”

第2部小说集《载梦船》，于82年8月出版，内收8个短篇，钟夏田写序。得奖作品专辑《围乡》，约于83年6月出版，9位作者是丁云、许友彬、诗葆、商晚筠、方怀静、宋子衡、沧海（黄顺柳）、因心和陈蝶。



川草

自1975年开始从事文艺创作的川草，本名陈文立，另一笔名岳帘。1953年4月5日生于森美兰州波德申县宜唛区（祖籍广东省海陆丰县），马来西亚公民。现任新生活报编辑，曾编文艺副刊《荒林》《活跃》《年青人》等版；目前也是天狼星诗社的理事。

川草喜欢撰写诗歌、小说及散文。最欣赏的中外名著有：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王文兴的《家变》，卡夫卡的《蜕变》，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等。——他说，在报馆，文艺工作者济济一堂。他接触了台湾的作品，尤其是叶珊、余光中的诗与散文，启开了他对文学的视野；而文学的天地是辽阔的。已出版的著作有：个人诗集《晨之诞生》（1980年）；散文合集《花开阳光好》（1977年）；现代诗选集《天狼星诗选》（1979年10月）；征文小说合集《梦魇岁月》（1981年6月）；丛刊《走不完的路》（1979年9月）；征文小说合集《三叔公的故事》（1980年）。——在征文比赛，曾多次获奖，主要的有：1979年获得威省客属公会青年组主办的全国短篇小说公开赛第2名；並获得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1979年度诗歌组优秀奖，並由该基金资助出版诗集《晨之诞生》。1980年7月，获得柔佛州马青分团主办首届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小说组优胜奖，作品《出粮》。1980年12月，以短篇《最后一盏灯》和淡云（邱碧霞）的短篇《义务与权利》，共享光华日报70周年纪念主办小说创作比赛第2奖。

川草在信里告诉我们：他是家里的长子。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是在农村与园丘度过的。穷乡僻壤，地广人稀，找不到深谈和游戏的友伴，那串岁月是漫长的寂寞。小学时代偷看父亲的武侠小说；后因家境贫苦，初中没念完便辍学。一日从父亲皮箱中翻到连士升的《南行集》，爱不释手，写作与阅读的兴趣在心中燃起星星之火：用普通练习簿学写日记。其时，他非常喜爱报章上的文艺副刊，购买本地文艺书籍，爱读巴金、冰心等五四作家的诗与散文。16岁那年，他拜师学理发，半年后艺成。这段时期，更用心写日记，渐渐对马华文坛有印象。通过书信，结识些年轻的文友，见过面后，他开始学习写作、投稿——将一篇散文投到新明日报的《课馀》版，很快被发表，给他极大的鼓舞和信心；那是1975年的事。同年，经过考试，被录用投入建国日报社当校对员；这是他踏进报界的第一步。迄今已担任报馆编辑数年，创作也更勤了。



文戈

自70年代中期至今，柔佛州的女教师文戈，该是马华文坛成就卓殊的女作家之一。原名郭淑云，另署亦非、心砚、小小等；1953年4月28日生于柔佛州峇株巴辖（祖籍福建省福清县），马来西亚公民。英文高级剑桥毕业，英国伦大中文系校外生。1973年开始执教，目前在柔州加拉巴沙威四维学校任教。离校初期，曾任新加坡裕廊某工厂女工和律师楼职员。自中学时代就开始写作；1970年6月，学生周报举办13周年征文比赛，她正在峇株巴辖英文中学念书，以《番石榴的故事》荣获高中组第一名。此后，她便活跃在文坛上了；擅写小说及散文，有时也从事翻译的工作。第1部散文集《童言·童心》，于1979年8月由马六甲学人出版社印行，内收52篇散文，是文戈在她6年的教学生涯中，以细腻和充满感情的文笔，探索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她在短短的后记中说："写文章而能出书，是件快乐的事。……个人对这些文字十分珍惜，到底是自己在教育道路上摸索而留下来的轨迹。浪迹的起程，不过只是引向心中一个理想。把文字印成集子，一为纪念，二但求抛砖引玉。谨此将这本小集子献给爱护我及关心教育的人。"——李锦宗在简介这本散文集时说：书名《童言·童心》充分显示了本书的内容。由于作者的笔尖集中在她的教学的生涯和儿童的世界，因此题材的范围难免狭窄。

陈雪风在《爱，还是爱——谈文戈的「童言·童心」》一书评中说：她虽然只读了6年的华文，但她以华文所写的文章，却非常流畅，遣词造句，清新秀丽，不论是抒怀叙事，都很有新意而引人入胜。她有才气，许多平凡的，在别人视若无睹的事情与现象，在她眼里，都成了写作的题材。她捕捉了许多生活的小事件，又从这些小事件中发掘出某些意义。即使那不是些什么大道理，但它却完全足以说明问题。她的文章，具有浓厚的生活情趣，而且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另一位作者——上官云，却在书评《是天真而已》中说，无可否认的，文戈是目前马华文坛很勤于写作的作者之一，不过，尽管如此，勤写倘不深入，同样的並不能补足写出来的作品的苍白、空虚。……作者笔下那些小说只是一堆脱离现实又没有灵魂的幻想，不是反映现实社会的故事。我们认为，上官云的批评显然是苛刻一点。——1980年10月，文戈出版了第1部长篇小说《豪门》，全书344页，曾连载于大马南洋商报小说天地版；云匡在序中说她是少有的多产而不滥的写作人。



文征

文征，原名郑世忠，另有笔名：凌星、石川、尔风、寒星、郑敖然等；1954年1月16日生于麻坡班卒（祖籍福建永春），马来西亚公民。毕业于麻坡高级英文中学（1972年）和吉隆坡师训学院（1975年）；自1976年起一直在彭亨州的北根担任中学教师迄今。师训学院毕业后，积极地从事散文、小说及杂文等创作，多刊登于南洋商报的《读者文艺》《商餘》，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和通报的《文风》等文艺副刊。1977年获南马文艺研究会主办的青年文学奖；小说集《从地狱归来的客人》获得大马福建社团联合会和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1979年度小说组优秀奖，由该基金资助出版；並于1980年以小说《信》和散文《奔驰以外》，分别获得柔佛州马青分团主办首届文艺创作比赛小说组第3名和散文组第6名。他的短篇《信》和散文《奔驰以外》被分别编入《梦魇岁月》（全国马华文艺创作比赛小说选）和《窗》（全国马华文艺创作比赛散文选）2书里。评判员梦平给《信》一小说的评语是：题材平凡，但笔下人物，呼之欲出，生动感人。乡村比城市令人倍觉亲切可爱的地方，便是甘榜里有无数富有人情味的异族同胞。凌星（文征）的散文《奔驰以外》，也获得评判员高秀这样的评语：捕捉在公路上奔驰的一些情怀，颇多感触。由于题材局限，内容不很充实；可喜的是行文自然，笔调明朗。

笔名凌沁的卢凤娥，1957年出生于关丹，假期师训毕业，现为华小教师，擅长写诗及散文；她是文征的太太，散文作品《钟声以外》荣获上述全国马华文艺创作比赛散文组第4名，该创作被田里夫编入散文选《窗》一书里。

文征的个人专集《从地狱来的客人》（小说集），于1980年12月由新山长青贸易公司印行，全书90页，内收10个短篇创作。马汉在序文中说，文征的小说写得很成熟，杂文也写得很老练。小说集里的10个短篇小说，不但取材广泛，而且都是有现实意义和正确的主题；虽然其中三两篇稍嫌表面化，描写不够深入，不过，文征到底是一位年轻的朋友，刚踏入社会不久，他有写作的才华，而生活经验毕竟不够丰富，假以时日，必定能写出更有深度的作品来。——文征在信里说：生活里有取之不竭的题材，写作的泉源来自生活，因此，只要他依旧真实生活着，他不会让那支写作的采笔敬下，而蒙尘！



方昂

方昂是70年代中期以来大马文坛的重要青年作家之一；他原名方崇侨，1952年12月6日生于槟城乔治市（祖籍广东惠来），马来西亚公民。马大理科荣誉学士，已获得马大教育文凭，现任中学教师。他是名小说家方北方的少君。

方昂说，1967年他在南洋商报的《绿原》发表了第一篇作品，那是篇小说。但他自认认真的创作该由1975年开始。1979年，方君才开始尝试写诗，並决定诗是最适合表达他的思想与感情的创作体裁；这时期，他开始投寄不少的诗作给《读者文艺》和《文艺春秋》等文艺副刊，以及《写作人季刊》《新加坡文艺》等刊物。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上，他将以诗歌创作为正，散文创作为副。当询及他对文学创作的感言时，这位风度翩翩的青年诗人说："个人以为文学家是现代社会分工制度下的一份子，他並不高于其它行业的人。文学创作是写作者对国家负责，对社会交代，对其他同时代人服务，对自己的生命做见证的工作。我所以写作是因为我以为写作是我最能贡献自己的方式。我平生之愿是能多体验生活、多思考多阅读，以写出更结实更成熟的作品。"——散文集《一种塑像》荣获得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主办的1980年度文学出版基金；並曾3度以散文和诗歌获得南马文艺研究会主办的第2、第4及第5届青年文学奖：1977年，方昂与清疆、黄云（黄曼云）、海凡、蒙路、飘逸（林猷森）6人同时获得"刘金钟青年文学奖"；1979年方昂与雅波、古晋的微风（陈金香）3人同时获得"萧婉香青年文学奖"；1980年，又与田思、大年人（冯瑞明）、雷健恩（因心）同获"刘南辉青年文学奖"。处女著《一种塑像》，由学人出版社于1982年9月印行，145页。

1981年10月11日，陈子明（曲归）在《文艺春秋》版表了一篇专访《马华文学及其困境》，方昂是4位受访人之一；他话："说马华文艺几十年来没有结出突破性的果实，也许没错；但若说马华文艺几十年来一直都保持旧有的水平却颇可商榷。我想至少在小说、诗、评论文方面，现有一批作者的努力拓展新境界是不可忽视的。我个人较偏爱诗，我就觉得子凡、大年人、温任平的创作取材很可以作为借镜的。……文学在启迪人心的功用方面不容否认，但实用的价值却不显彰。我唯有时常告诉自己：启迪人心本来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工作，你很少能看到自己的创作所能带来的作用，你只能尽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意识，尽力改进自己的写作技巧。……"



方野

出生並现居于吉隆坡的方野，是翁诗杰的笔名，1956年11月22日生(祖籍广东文昌)，马来西亚公民。1974年毕业于吉隆坡尊孔国民型中学，马来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现为莎阿南伟干工程公司工程师。

自1974年开始写作，正式从事小说与杂文创作。1977和80年2度以小说《魔潭》《逆流中的挣扎》分别获得南马文艺研究会主办的青年文学奖(小说组)，也曾获琼联第2届国、华文写作比赛公开组双料冠军。1980年，以短篇《梦魇岁月》和散文《成长中的独白》，分别荣获柔佛州马青分团主办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小说组冠军，和散文组亚军；同年也以小说《天伦变》与潘雨桐分享槟城光华日报举办的小说创作比赛第1奖，表现卓异。他的短篇创作《逆流中的挣扎》和《梦魇岁月》，分别被编入合集《作协短篇小说选》(1980年4月·大马写作人协会出版)和《梦魇岁月》(1981年6月·柔州马青分团印行)；散文《成长中的独白》则收入合集《窗》里。

身材魁梧轩昂的方野，虚怀乐取；他说，他是一鱼贩之子；13岁丧父，在困境中几乎被迫失学。扭转他一生前途的是他当时的级任老师梁锡九(现已退休)；及后，他凭着扶轮社的助学金与一份家教工作，终能修完Form 5课程。真正培植他对文学的兴趣者，却要归功于念中学预备班时，《中国文学家故事》这一本在课堂里不受重视的课本。在瞎子摸象般的摸索下，他开始接触到巴金和老舍的作品。这算是他对华文文学最初步的接触吧。与此同时，家境的每下愈况，外加至爱亲朋的冷言相待，使他领略到世态的炎凉。在他当时小小的心灵上，一种属于被损害者的怨愤在萌芽；他要藉笔尖吐出一个16岁少年的呐喊。不容否认的，他初期的小说创作，属于发牢骚式的居多。他第一次投稿是在1972年考完初级教育文凭之后；2年后，刚考完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他即决定再次投稿。这一回，他转攻香港徐速主编的《当代文艺》月刊；第1篇小说《夜宴》的出笼，竟催使他继续写下去。从大学先修班到大学阶段的数年生活中，虽则繁重的功课使他不得不时写时停，但他始终不曾作过文艺的逃兵；而广大校园里的人与事，是他创作的泉源。当时他发表了杂文《大学门内》及《寒窗人语》2个专栏。80年代初，为文道月刊负责《龙种吟》专栏。



方娥真

根据温任平的分法，1970至74年是马华现代文学的“塑形时期”，在这个时期崭露头角的写作人，该是温瑞安、何乃健、赖敬文、赖瑞和（郭书远）、寥湮（方娥真）、黄远雄（左手人）、绿浪、商晚筠、小黑、刃贝（潘仁贵）、苍松、江振轩、沙禽、紫一思、落叶……等。在现代诗、散文及小说各方面有丰硕成就的女作家，首推方娥真。她才情纵横，纵使到了台湾，也是一颗新起的文坛彗星。她与温瑞安现居香港，任职于《明报》。

方娥真生于1954年5月10日，地点在怡保江沙路海兴隆号（祖籍广东潮阳），曾用方兰君、寥湮的笔名。未赴台湾深造前，曾任天狼星诗社绿林分社执行编辑。台湾国立师范大学英语系肄业。据说，她喜欢笑；温瑞安形容她的笑为“叫一朵花惊住了整个江南”。到了台湾，她是温瑞安领导的神州诗社的一员，喜爱唱歌、音乐、舞蹈，有志为中国乐坛做一些事。于1974年出版的《大马诗选》（温任平主编），选入她的7首现代诗。已出版的著作有：㈠散文集《重楼飞雪》（1977年5月初版，同年8月2日再版·台北源成文化社）。㈡诗集《娥眉赋》（四季文萃第16种）。㈢长篇小说《画天涯》。㈣散文集《日子正当少女》（长河丛书第6种）。㈤散文集《人间烟火》。——温瑞安在《重楼飞雪》的序中说，方娥真是个肯努力但不勤快的孩子，有张爱玲的敏锐，没有张爱玲的冷眼；她的诗的境界，很是孤寂。他在序中写着：“……只是这些日子以来，从大马到台湾，人人物物，是是非非，都是一条风雪长路，而你一直在我披风右侧，关切照问。这些路程，使你进入了江湖，叫你辛苦。而在风霜中，你的散文里，透切着越人舟子之歌的深挚，徐人之歌的侠情，孺子之歌的纯真，甚至有屈大夫悲壮的长吟，在楚水之滨，天茫野阔，无尽哀思……那些情怀就这样行吟了出来。”——台湾名作家余光中曾在长序中说方娥真是“缪思最钟爱的幼女”，又说“流畅的节奏、清晰的意象，纯净的文字，构成了方娥真柔媚之中带点爽直的风格”。——方娥真的长篇《画天涯》，写的是一位15岁的女孩爱上了心仪而未 曾谋面的作者。她花了整段中学的时光等他。为他，她决定离开自小生长的侨居地到远方。她天涯的梦里常画着那作者的背影。为了这个不可及的背影，她替自己定下了人生的前程，最后……这是她自己的经历写照么？



艾斯

在70年代的新马文艺界里，相继地出现了几位表现不俗的女写作者，柔佛州峇株巴辖的艾斯，便是其中的一位。她原名张秀贞，1953年4月25日生于峇株巴辖（祖籍广东潮安），马来西亚公民。念过6年华文小学，英校毕业，考获大马教育文凭。曾任补习教师和车衣女工；目前已是合格的华校教师，服务于峇属某小学。喜欢撰写散文、杂文及小说。最欣赏中外名家如徐志摩、普希金、闻一多、鲁迅、郁达夫、冰心、高尔基、伏尼契等的作品。她的创作多刊登于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及星洲日报的副刊，和香港《当代文艺》月刊（已停刊）。1980年5月25日，艾斯在信里说：

——很坦白地说，在我第二次执起笔把心中的第一句话填在稿纸上的那个时候，心中只有很单纯的动机：想藉秃笔化开心里的鬱结以获得内心的宁静。而第一次提笔写东西，那是我在念小学3、4年级的时候，不过当时並非自愿爬格子，而是在义父易草舒（他曾于1961年底与梦平君合著小说集《看见风的人》）半迫半鼓励下而提笔的。犹记得当时好几篇习作都刊登在星洲日报的《儿童园地》版。自我踏上5年级的门槛时，对我写作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易草舒已赴台深造，而我也因而放下了笔。这一搁，令我至今仍后悔不已；因自忖当时若能再接再厉，文笔自非今日可比。重投入文坛的怀抱是在1975年，那时侯我已是一名临教。踏入了社会的烘炉里，目睹许多丑恶及不平、尝尽世人的势利……生活上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变化及刺激，导致我情绪上的不平衡，这形成一种冲动促使我择觅一条能排遣自己的道路，因此，我毅然把苦闷的感情化为文字而升华。……重做冯妇的第2年（1976），拙作《野女人》在当代文艺月刊举办的征文比赛中获选，这给我很大的鼓励及信心。在那一段时期，我写得最勤，报上的副刊每星期至少都有我的一篇作品刊载，有时侯还多至3、4篇哩！……我爱孩子，我爱看他们向上向善，我希望他们棵棵嫩苗都能在健康的园地中成长，因此，我写了不少我曾认为没有出息的儿童文学。……

艾斯的小说收入马汉编的《她们的小说》里。1980年12月出版的专集《天才与蠢才》，获得“文学出版基金”1979年度“儿童文学”优秀奖，新山长青贸易公司印行。



旭 雅

旭雅，是北马亚罗士打的女写作人，原名倪来音，生于1954年4月24日，祖籍广东潮阳，马来西亚公民。1966年毕业于双溪里茂益民小学；1970及72年分别毕业于莪占必叻综合中学（初中）和亚罗士打阿斯玛中学（高中），现为家庭主妇。

自1968年开始学习写作及投稿，作品多刊于南洋商报及星槟日报的文艺副刊。喜欢写散文和小说；最欣赏朱自清、朱光潜、冰心、张秀亚、鲁迅、白先勇、屠格涅夫等中外名家的著作；最景仰的文学家是鲁迅。——旭雅说，初中时期，她的作品初次发表于星槟日报的《学生园地》版，那是华文老师代她投的稿；当时这位老师也是个勤于创作的写作人。自从得了师长的指导与鼓励，她对写文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便陆续地投起稿来，且一直维持到上了高中。但在高中毕业之后，她在写作的道路上也告了一个段落。当年的马华文坛沉寂不振，好比一片清冷的荒园，她形容说她那初滋长尚幼嫩的文艺根苗並未曾枯萎过，只是苦无园地来把它栽植。离校后，她独自陪伴着年迈的双亲呆在一个小农庄里；处在一个人丁单薄的家庭，她必须负起双重的任务，一方面帮父亲看管小店处理账目，一方面替母亲烧饭洗衣料理家务。乡居生活朴实平淡，没有多姿多彩的娱乐场所和消闲去处；因而文学与音乐便成了她闲暇时的知音良伴，陪她共度许多寂寞时光。结婚以后，她在夫家所订的南洋商报里，首次寻探到几处文艺园圃，且欣喜于它的花繁叶茂，一片欣荣！她心中的那点根苗剎那间像重见春泥初阳甘雨一般，又开始有滋长的意念。她夫家以耕农为主业，经商为副业，由一个农家女成为一个农家妇，生活在她並无多大的转变，可是她却更深地体验了那属于阳光下风雨中泥地里的生活，像写满血汗与辛劳的篇章，在血汗中有欢颜，在辛劳中有笑影！她毅然重拾笔杆，以那些切身又熟悉的题材撰写《农庄寄简》。自1976年8月开始，陆续在南洋商报的副刊发表了不少的作品；今后，她将继续撰写生活感言，记录真实生活的片段。自1976至80年，她也写些短论刊于《读者文艺》副刊。——大约自1979至80年间，南马柔中有位东海客，在大马南洋商报《商馀》版发表一系列（约20篇）的《乡居感怀》。他与北马旭雅那一系列在70年代末期刊登的《乡居感怀》和《农庄寄简》，几乎写尽了南、北马农村的特殊风貌，兼而吐露了农民心声。东海客原名黎大平，另署江浪萍等。1951年11月15日出生于柔佛永平 新巴（祖籍广东罗定）；1968年毕业于昔加末昔华中学。曾分别在振林山及丰盛港当园丘管理员，78年才回新港从事务农工作。



吴维凉

1979年，威省客青主办“全国短篇小说公开赛”，北马的作家游牧、菊凡、艾文、宋子衡、沙河（郑澄泉）、绿浪等协助处理各有关的工作，结果成功地把作品付印成书——小说公开赛选集《三叔公的故事》就是这样出版的；收入11篇创作，首奖吴维凉，作品：三叔公的故事；次奖川草，作品：弟弟的铁钉；三奖落叶，作品：我家。获得优异奖的有8位，他们是陆永光、潘友来、郑韵穆、汉辛、陈远帆、林燕何、蔡德盛、黄顺来。除了已另文个别介绍过的之外，常有作品发表的该是汉辛、陈远帆、林燕何、蔡德盛和黄顺来。汉辛原名黄汉兴，现居槟城，擅写小说。陈远帆，又署柳晚亭，原名陈锦强，北马人。林燕何笔名阿何，1957年1月18日生于吉打州十字港（祖籍广东潮州），自1978年开始写诗及散文；有5首诗被选入张树林主编的《大马新锐诗选》。住在太平的蔡德盛，笔名戈壁，作品常见于南洋商报副刊。黄顺来是北马知名的写作人，笔名江风、一凡等；1947年生于爪夷（祖籍广东普宁），仅受小学教育，自1970年开始写作，擅写小说及广播剧；由75年尝试写广播剧至今，已为大马广播电台写了40个广播剧，也为电视台的“四喜临门”节目写了6个电视剧以上。目前，黄君虽然有一份工作，然而写作仍然是他的正业，而工作却是副业。

现在要特别介绍的吴维凉，笔名沙鸥、燕飘南、孙满公权等。1958年9月18日生于马六甲（祖籍广东潮安）。1976年马六甲培风中学高商科3年级毕业。曾任花园店员和校对员等，目前在吉隆坡建国日报当副刊助编。自74年7月开始写作，唯到了78年才尝试写小说。成名作《三叔公的故事》，获得主办当局评为“所取材颇为新颖突出，表现手法不俗，掌握了紧浓的小说素质”。1982年，他以《结局》与梦平的《海斗》，分享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颁发的第4届小说组文学奖。——当吴君还在马六甲培风独中念高3那年，经常与一群校内外的文友聚谈文学，如荒漠（何谨）、林年绿、孤寂和小浪等人。通过荒漠的介荐和评析，他开始知道台湾有着像陈映真、王祯和这些深入社会生活的作家，就这样萌起小说创作的“野心”了。他说过，他今后的创作，将会继续这条关怀社会具启发性的扎实文艺路线走下去。



沙禽

到了1981年11月，蕉风月刊已足足出 版了26个年头；在所有的华文文艺刊物中（包 括中国大陆及港台在内），似乎还没有过另一份文艺杂志，能有如此长的寿命。这26年以来， 担任过蕉风之编辑的，早期有方天、彭子敦、黄思骋；中期的黄崖、姚拓、白垚（刘戈）、李苍、周喚；近期则有牧羚奴、梅淑贞、川谷、悄凌、张爱伦、沙禽、紫一思……等。尤以较后期的编者，对该刊锐意的革新。在这大约15位编辑 当中，以张爱伦、沙禽为最年轻。擅写诗歌、小说及评论的张爱伦，又署张瑞星，原名张锦忠，1956年11月9日生（比蕉风月刊的创刊期迟一年诞生），祖籍广东潮安，1973年开始写诗，曾任学报半月刊（自1978年2月至81年1月15日)及蕉风月刊编辑。81年初留学台湾。有5首现代诗收入《大马新锐诗选》(1978)里。1982年11 月出版短篇小说集《白鸟之幻》，内收13 个小说作品。

沙禽，原名陈文煌，1951年生，祖籍福建永春，现为马来西亚公民；卒业于拉曼学院，目前从商。大约于马华现代文学的塑形时期（1970—74 年），与温瑞安、赖敬文、赖瑞和、方娥贞、苍松、江振轩、紫一思、落叶等同时活跃在大马文坛上。沙禽与张尘因（张黛）是吉隆坡“人间诗社”的健将，该社出版了张君的诗集《言筌集》（1977年11月）。沙禽的诗歌、杂文 及翻译作品常刊于蕉风和学报等刊物。张树林主编的《大马新锐诗选》录用他的5首诗：读书人、黑色情人、桥、告别语言、短歌行。温任平在序文中说：沙禽笔下的读书人在“经历过每一个时代来到这个夜晚／看过无数离合悲欢／笙歌动乱”他内省地不断质询自己：“是否体会到心物生灭的奥堂／是否明瞭月转星移的图象／是否能够出入光与暗”，最令人震撼的问题是：“是否在这没有动静的夜晚／闻到一丝／最初母亲的乳香”。这个经历过每一个时代来到这个静夜的读书人终于在时间之流里溯源而上，追寻“最初母亲的乳香”。传统的回归意向，溢于言表。

女诗人梅淑贞在蕉风月刊第310期（1978年12月号）的专栏《人间集》发表《诗》一文中说：在近年来呈胶着的马华诗坛，沙禽的出现是令人惊喜的。……沙禽诗里明快的节奏，加上恰当的韵脚，念起来铿锵有声，所以他大多数的诗都适于朗读。……从他7年前发表在蕉风的第一首《路的变奏》到《蜕》，沙禽都保持了一贯的迷人风格，唯一的差别是他在文字的操纵上越来越得心应手，也越来越成熟。



何谨

《守候着的鼓声》，是一部5人的散文合集，于1980年4月由雪州八打灵再也“鼓手文艺出版社”印行。5位作者是何谨、采多、梁纪元、叶啸和潘友来，都是写现代散文的年青人。除了采多之外，其他的都已个别陈述了他们的生平及作品。——采多，是洪桂茂的笔名，另署洪古，1950年生于柔佛麻坡，中化中学及大马艺专毕业；曾任太阳报编辑，目前是新明日报美术设计员。1977年，与子凡合著杂文集《两个后生》。——主编《守候着的鼓声》的何谨，原名陈和谨，又署荒漠、河井等。1959年11月28日生于马六甲（祖籍广东潮安）。在马六甲公教中学念书时，曾任华文学会主席；除了举办演讲、书法及征文等学术竞赛外，也设法推广马华文艺；主编过壁报《节》与《咖啡座》期刊，邀请了端木虹、杰伦、子凡、潘友来等写作人主持文艺讲座。目前是鼓手文艺出版社秘书。在工作方面，担任过农药营业代表；现任大马星洲日报娱乐记者。在合集《守候着的鼓声》里，收了何谨的7篇散文：山夜深沉、冲出这场雨、渴望的眼神、沉寂的辉煌、凋萎的笑脸、异乡札记78年、采访札记79年。他在短序中说，记得童年时体弱多病，同学眼里微不足道的嘲弄角色。高中时负责华文学会，开始认真地接触文学。那时他主编学会的壁报与刊物，也让油墨沿着纵横的掌纹流开。毕业后离乡背井，几番南下柔佛北上都门，近两年来的风尘仆仆，面对外边世界的风雨，感触愈多，认识愈深。——他又在序里写道；“……不过请别责我狂妄，或者怪我消极。我只是平凡的性情中人。自卑、自傲，除了执笔写作，这种自我的追索与体认外，生命里恐怕就没有其他值得夸耀的。”

何谨自1977年开始写作及发表作品，散见于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副刊、蕉风与学报等报刊。他说，他看台湾小说较多，认为他们经历政治变动，再加上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冲击，不管是写乡愁忧国的延续，海外留学轨痕，乡村城市的变迁，技巧表达和精神面貌都有极高的成就，也给予他一定的启发作用。——他又说，今后仍要藉散文抒发情怀，但他个人却偏重小说创作，认为除了刻画人性，更能反映社会背景和时代精神。他已整理了一本小说集《那扇半敞的窗》，计划印成单行本。由马仑编选的《马华现代小说选》，选录了他的短篇《夜宴》。



李系德

在新马文艺界里，以写幽默讽刺杂文为主的写作人並不多见；而住在吉隆坡的李系德，却是以嬉笑怒骂的谐语，把虚伪与丑恶大大地笑弄一番的杂文家。他本名李英华，别署李巩；1951年1月30日生于吉隆坡（祖籍广东东莞）。1963年毕业于吉隆坡中华辟智华文小学；1971年于葛京律英文学校大学先修班毕业。1969年曾任学生周报学友会吉隆坡分会秘书。担任过报馆的校对和电讯翻译主任，现任吉隆坡某报社编辑。——李君自1972年开始写作，除擅长杂文外，他也写小说。自称最欣赏司马中原、朱西宁、赵宁、丹扉、李敖、於梨华、三苏、包可华、马克吐温、大仲马、奥亨利等名家的作品；受了三苏、丹扉、赵宁、黄霑、李敖、包可华、马克吐温等的幽默讽刺作品影响最深。李君文中偶用粤语增添趣味，力求生动传神，此乃仿效港派的三苏及黄霑。作品多见于新明日报和太阳报的副刊，及新潮、先生、妇女、歌与星、风采、热门、文雅……等娱乐性与妇女杂志。已著有：㈠有冇搞错（杂文集·1977年9月·鼓手出版社）。㈡古灵精怪集（杂文集·1978年8月·人间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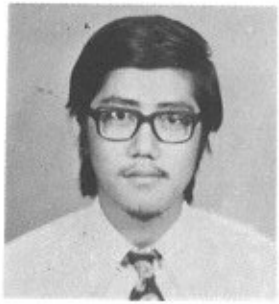
据他说，1972年进入报馆工作，担任资料室职员；偶有写稿，首次发表在报章上。翌年调升为校对，开始在新明日报负责撰写专栏《吉隆坡目睹怪现状》；同年参加吡叻文艺研究会主办的"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获优胜奖。1974年，受太阳报编辑邀请，写专栏《都门百态》，每周2篇。因为这两个专栏的性质近乎一样，没有太多的题材，遂告停写。不多久，再为新明日报写另一专栏《有冇搞错》，虽同属反映社会百态的幽默文章，但题材比较广阔，较易发挥；故这一专栏一直写到今天，已有7年历史。在75和76年，曾为太阳报写专栏《大煞风景集》和《小子专栏》。76年9月太阳报停刊，年尾又开始在新出版的娱乐杂志《文雅》写专栏；77年中，《文雅》也告停刊。近年来，在各报刊写的专栏尚有：搔头抓脑集（新潮）、李巩专栏（先生）、滑稽小说（妇女）、电影专栏（《风采》及《热门》）……也常用焚琴生的笔名发表作品。处女著《有冇搞错》，所收集的是73至75年所写的幽默杂文。第2部单行本《古灵精怪集》，收集75至77年之间撰写的66篇作品，曾被大联机构购下录音版权，改编成歌剧灌录成唱片声带，名为《瞓查查电台》，经于1979年出版。



李忆君

李忆君是70年代大马比较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原名李玉金。1952年生于槟城（祖籍广东文昌），马来西亚公民，毕业于雪兰莪州启文中学。自1970年开始写作，擅写散文及小说。大约在70年代末期，曾南下新加坡度过了5年的秘书生涯，约于1981年中返回吉隆坡，在几家报刊写过专栏，如华商报的《漫不经心集》《新潮》（娱乐杂志）的《单身女郎》《独身的女人》和《热门》（歌乐杂志）的《城市人》等。

1981年8月，马六甲学人出版社印行她第一部书《去日苦多》（散文集），厚达165页，内收61篇散文，由思采、许友庄（许庄子）、张瑞星、叶啸、雅蒙（傅金来）、李忆莲6人写短序。李忆君在后记中写道："一直以来，写作我只用以自娱，同时又十分的自我中心。写什么，都视当时的心情而定。因此，在我心情好的时候，就可以写出很快乐的东西来，甚至还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有一种自满感，心情劣时，写出来的东西就变得十分的灰暗起来。在那一刻，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在很忽然之间，万念皆灰——就是如此这般，我写了十年，十年不是短的一段时间，但我很有先见之明，知道自己写的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可言，对人对己也都一样。……我又是一个品行极劣的人，从来不肯好好的思想。虽有整十多年的社会经验，却不能从中得到多少启示。所以，记忆中的日子，老是去日苦多，不称心的事情总比如意的多。流着眼泪写稿是前事矣，不说也罢。我活着，本来就应该开开心心的过日子，自娱也娱人。无奈却灰暗失败至此。有过那样的一天，我忽然大澈大悟——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从来没有人对我不公平过，只是我自己不肯努力之故。所以一直不能改革自己的灰暗日子。以《去日苦多》为书名，就是在大澈大悟之余，希望来日可以从头做起。即使没有慧眼洞悉人生的真正意义，也得让生命再度重升。去日，无疑是浪费了。来日不能充满信心，至少也得平稳做人。"——思采在序中说，他喜欢忆君坦率的性情，她后期的散文流露了这种自然的特性……忆君后期的散文已没有初期那种伤感的气息，取而代之的是即兴式的抒情，有玩世不恭的味道。1981年10月20日，她在小品文《昏眩》一文中说：现在想来，以前写散文的确是很用心的，挖心挖肺，好歹不分。一大堆的苦恋……那时候写固然是写，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发泄。……1982年5月出版小说集《女人》，内收5个短篇，168页。



沈穿心

自1973年开始积极地从事文学创作的写作人——沈穿心，本名陈川兴；1954年8月29日生于巴生埠（祖籍福建同安），马来西亚公民。曾担任过：书记、大马青团运金宝支会主席、天狼星诗社秘书和金宝福建公会青年团秘书等职位；目前是新闻从业员。

沈穿心最欣赏夏志清、夏济安、温任平、刘绍铭、何怀硕、余光中、杨牧、俞大冈等作家的作品。他擅写诗歌、散文和文学评论。询及今后的写作蓝图时，他答道："我是那么固执地以诗来延续、关爱和追寻许多人目为落伍的传统，因为传统本身含有相因相承，不断生长的意义。唯有承继传统，才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价值与秩序。"——陈君曾担任《天狼星诗选》（1979年10月印行）总编辑。作品（5首诗）收入《大马新锐诗选》（1978年7月），另有7首诗作编入《天狼星诗选》；《马华文学选》也选了他的作品。常于学报、蕉风、楼、风灯、诗风、读者文艺（南洋商报）、金色年华（建国日报）、大汉山（建国日报，该版已停刊）等报刊发表作品。曾在《文桥》季刊撰写有关现代诗分析的专栏。1979年8月由天狼星出版社印行他的第1部专集《传统的延伸》，这部论文集分为3卷，共收15篇文章，由温任平和张树林写序。温君在序文指出这是大马文坛15年来就民俗艺术此一冷门课题加以阐述並提出意见的唯一著作。

沈穿心在《诗人的行业》一文里说：开始涉入文学的圈子，他只耽溺在唐诗宋词元曲的豪情、乡愁、凄美与悲愤等，甚至于以自己沙哑的声音，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里，自得其趣地吟唱着。后来渐渐地走向现代诗。因此，他似乎在旧诗词的耽溺与现代诗的孕育之下，摸索着企图寻出条自己的路，树立自己的步姿。而且对于诗，他恒常以一种十分虔敬的态度看诗写诗与诵诗。如果有一天，他不幸被世俗所吞噬，无可奈何地远离文学，他宁愿保持沉默，只求卑微的活着。他坚决认为写诗这行业，是必需将个人带入群体，诚实的去对待万物，唯有现实与超现实能够交融，物我合一，诗的世界才会是一个具体完整的存在，这个存在大概就是诗的境界。……他一直认为现代诗以后的路向，必须承袭传统文化的精神……马华现代诗在这20年来的成就，除了一段读者从冷漠和怀疑，转变为瞭解与接受外，马华现代诗风也有迹象显示它渐趋向质朴，诗的语言也渐趋自然，这是可喜的现象。



林月丝

在新马文艺界里的男女写作人，天缘凑合，夫“写”妇随的佳偶有好几对，诸如：战前的谭云山与陈乃蔚、易水与刘柳、吴适鸣与陈剑光、胡愈之与沈兹九、冯列山与芝青、金山（赵洵，原名赵牧）与王莹等；战后初期的丁家瑞与董丽庄、骆起东和玲子（孙彬琳）、邱新民与苒特、仝道章与艾骊等；60年代的蓝金与梅拉、孟毅与陈华淑、杨夷与丁娜、王润华与淡莹、牧羚奴与郝小菲、杜晖与蓝玉、林虹与冷若冰、柯戈与冰迅、萧萌与虹絮、钟轲与悄凌等；70年代的温任平与杨柳、凌高与商晚筠、何乃健与幽兰、诗悌与杜萱、文臣与雅白、何晓（何金福）与尤琴、陈政欣与叶蕾、小黑与林月丝、文征与凌沁……等等，都是文坛佳偶。

文臣（李可全）与雅白（马翠香）都是中医师，作品都收入《吡叻文艺研究会5周年纪念特刊》（1964年）里，各自写了未出版的长篇小说《河畔》和《儿女泪》。文臣于1951年6月18日生在爱大华，60年代中开始写诗及小说，作品收入合集《鸽声》《江风》（江沙崇华校友会文丛）等。雅白于1957年7月12日生在峇眼色海，自60年代末期起学习写作，散文《孤星泪》作品收入《大马华文文艺创作比赛特辑》（槟城南大校友会）。——叶蕾是诗人兼小说家陈政欣的太太，又署小百合，原名叶淑兰；1951年3月24日生于槟城（祖籍广东普宁），仅受完小学教育；自1970年开始写作，现为棕榈出版社社员。当了2年编辑后离职，婚后专心当个家庭主妇，但仍喜爱写作。作品在参加征文比赛中多次获奖；短篇小说《岁月》与散文《屋子真热》分别收入合集《作协短篇小说选》和《窗》2书内。——与小黑良缘夙缔谐连理的林月丝，是众多女作者群中作品都能保持相当水准的一位，笔名逸云、凯若、阿西、朵拉等。1954年4月22日出生于槟榔屿（祖籍福建惠安）；72年槟华女子中学毕业，为选择写文章而放弃深造的机会。自1972年开始写作，散文及小说作品常见于蕉风、学报、文道等刊物和各报章副刊。短篇小说集《问情》是林月丝的第一本书，于1982年8月由棕榈出版社印行，内收15个短篇，145页，列为“棕榈丛书9”，书前有小黑的《序——不是反调》。作者在封底云：“……小说题材当然不仅爱情这么贫乏，因为我的生活圈子狭小，而且我既不才气纵横，又不用心，我写的又是我周围的事，或许有人要笑，肚脐眼文学，但我不在乎。”



夜半客

南马青年写作人郑玉礼，笔名有：夜半客、梅松柳、霆儿、凌旭、郑龙财等。于1954年5月8日生在森美兰州淡边镇（祖籍福建永春），马来西亚公民。马来亚大学数理化学荣誉学士，英国特许秘书暨行政人员协会学员。曾任工厂书记；现任中学教师、南马文艺研究会理事。郑君自1968年开始写作；最景仰的文学家是徐速、Alex Haley、余光中、於梨华等。他觉得並不受谁的文学观念影响最深，但承认他的创作态度曾受欧美及港台作家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勇于创新的表现及摆开传统写法作家的些微影响。有的作品已被收入合集《鸽声》及《大马新锐诗选》里。曾多次参加征文比赛获奖，如：1970年槟城教与学月刊主办第3届全国短篇小说比赛学生组特优奖第11及13名；槟城同乐会主办新马青年文艺创作比赛诗歌组第3名、散文组安慰奖；全柔英中文艺创作比赛诗歌组冠军，散文组亚军；和丰兴中校友会主办全国散文创作比赛公开组第3名；槟城南大校友会主办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公开组诗歌第6名，小说组第7名。也曾以4首诗《少年之后》《离怀》《咏怀》和《断根》，与陈蝶及温任平同获1979年“刘南辉青年文学奖”。1982年8月获得马化自立合作社公开组的征文比赛（题目《通过合作社运动培育专才》）第1名。

1980年4月杪，郑君在信里写道：“我与文学扯上关系，该说是一种缘份，因为我念的是理科。……我相信文学並不是循个人的意愿便能够产生的，而是人类对这个世界生活的感受结晶品，也即是说文章不能纯粹因要写便能写得出来；相反的，多少有些触景而发的成份，而这些微的成份，便促成了文章里的精华，便促成它的耐读性。与文学为伍，並不是一种幸福的生活，虽然我们的生活会因文学而添多一些姿采。提起笔时，有时候竟然发觉到自己竟是那么的孤独和空虚，尤其是离开家乡多年，每每对着望月朔月，潮起潮落，那股思乡的情绪就曾令人难以控制。……就以我个人来说，我从未把文学或文艺事业当做自己的副业或生活的重要部分，但我却也关心文学的发展，更希望所有的文学能源远流长下去。……我不能期望自己能对马华文学做出许多贡献，更不敢肯定会与文艺终身为伍；我能做到的仅是：当我有能力燃起一点火种时，我将尽量使这火花活下去！”



芸亦尘

原居北马怡保，现居新山班兰的女写作人——芸亦尘，在最近5、6年间，是颇有表现的马华写作者之一。

她本名黄鸾，另有笔名：傲泊梵、永驹、芸逸尘、雪永崧等。1943年11月16日生于怡保（祖籍广东省梅县），马来西亚公民。1961年高中毕业；1964年师训毕业。自1965年调派至柔南执教，曾在边佳兰华校服务多年。擅写小说等，作品常见于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和妇女杂志《女界》（已停刊）等刊物。1981年4月28日起，大马南洋商报的《小说天地》版连载她的中篇小说《渡越》，共刊登85期，于同年7月23日刊完。——1980年9月5日在来信里说，她在日治时期诞生在怡保市郊；在贫寒的家境中成长，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怯怯求存，在众多亲友的照拂与指引之下发奋图强。两位姐姐牺牲学业，让她和众弟妹顺利修完高中课程。父母恩爱逾恒，面对横逆，态度乐观刚毅，对下一代付予无私的爱，使她无忧无虑的走上文艺道路。13岁，她开始写日记，记下师长、父母与朋友的言行，倾注她的思想和感情。初中3那年，幸遇良师刘芬，接受兼爱、喜舍、忠恕等人格薰陶，更幸获刘老师的提掖和鼓励，遂奠下文学基础。同年，巴金的热情磅礴，文句浅易却感人，哲理精确而有力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了她阅读兴趣。巴金和罗曼罗兰的言论像火炬照清她前面的道路，但她却趑趄不前。1962年，进入师训班，开始以日记体裁记述教学点滴，断断续续地拖了8年，写满8大本稿纸。到了1972年，她矢志为父母写部书，便专心收集资料，76年开始整理成章，5年后——1980年10月，她已誊写完成，这就是写实派中篇《渡越》；曾得到名小说家方北方为文好评，后申请获得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的“1980年度文学出版基金”，于1982年12月由居銮曙光出版社印行。

自1975年开始，她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了好多篇全是生活写照的短篇小说、散文及新旧体诗歌。其中小说《酸》已被选入合集《南中国海在哭泣》，《淹没》已收入合集《梦魇岁月》（2书分别在1980、81年出版）。上述二小说都是在征文比赛中获优胜奖；另外，散文《扬帆无涯佛海》获大马佛青总会主办佛学文艺创作组冠军奖，小说《藕断丝连》与驼铃的《可可园的黄昏》分享光华日报70周年纪念主办小说创作比赛第3奖。



洪泉

洪泉是自70年代末期崛起的大马小说作者，原名沈洪全，1952年6月7日生于柔佛州麻坡（祖籍福建诏安），马来西亚公民。目前是从事陶器制作业，曾以陶艺作品参加美展。他极力在小说创作上输入新生命；作品刊登在蕉风月刊。——1980年7月10日，他来信说："……小学、中学、美术学院，我都属于肄业这类份子；只有在一间陶艺研究工作室里呆过3年，为的是要把这种手工陶艺和色彩展现在我们的华裔文化中，把民艺手工陶器在艺坛上占个席位，可是，我们都可说处于失败的边缘。在这3年中和习画3年及失业的一段不算短的日子中，我可算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学习和阅读和不断练习写作和思想。从小小说开始，而短篇，在这其中的日子，投稿给数个副刊，都失落了。到1979年初把稿投给蕉风月刊（马仑按：洪泉到了1981年10月先后在蕉风发表17篇甚获好评的短篇）。目前正致力于一个10万字的小说……对于少年儿童阅读作品我有浓厚的兴趣。剧本写作将是我的下一个目标，但在未对一切写作技巧理解之前，我不会写出剧本。我认为技巧是写作人必须熟练的基础，跟制作陶器和绘画一样，而内容随作者的生活经验而丰富，这並非我注重技巧而疏忽内容，活学活用已熟悉的技巧，内容自然而然地随着这些技巧的应用而充实。这是我的主观。——以一个27岁的人才开始写作，这似乎为时已晚，虽无回顾之车，且无大志，在自觉上对待事物有点固执的主见，这有利于写作者的方向与观点，我的写作並不是为人生或艺术而写，在我的环境里，我只在意处理人对环境的感情和理智的反应，在目前和将来，我只能作一个行者，自行于'自然'中的行者。……"

在蕉风月刊第327期里，编者简介洪泉是70年代末期起步飞跃的小说作者，他的风格属于"市镇知识份子"式的沉鬱。在激情与伤情中，流露出自觉的彷徨。从1979年2月到1980年5月止，他连续在蕉风发表了11个短篇，令人为之瞩目。几乎除了1975年的宋子衡，没有其他作者表现过这份功力。——1981年初由马仑编选的《马华现代文学选——小说集》，选了洪泉的《猪的黎明》；这篇佳作，给读者的启示是：动物的生命躯体可以豢养和买卖，人的躯体又如何！生命可贵吗？还是日子可贵？人只能利用动物的生命维持自己的生命力，这不是一个流浪者和不曾流浪的人们能理解的，他可能只知道猪的黎明也是一天的结束，而人的生命却建筑在黎明，知道生命是什么。



施亦谦

施亦谦，是北马的青年作家，18岁起就撰写小说，並在南洋商报副刊写影评，原名施添发，别署笔伐等。目前编光华日报《年轻人与周末》版，是多家报刊杂志的专栏作者。70年代初期，便在学生周报（学报前身）写《笔伐专栏》。他的小说，也曾经在光华日报的小说版连载。1976年10月，槟城的环球广告出版社印行他的第一部杂文集《年轻人的锋芒》，全书155页，共收72篇杂文。施君说："由于我本身是年轻人，愿以我所学所知的一切，能有表达的机会，並且希望我的所见能引致各方的研讨，于是便把新生活报为我而设的专栏取名为《年轻人的锋芒》，以后集合这些篇章的贯串，出版了这本书。——他又说：这是一本以思想论述为主的书，不同于我的爱情小说描写手法，但是主题意识，却贯串着同一个思路而走，那便是全绕在我那种不予传统的迂腐观念妥协潜劲而发。"

1978年初，他在本地出版第一部中篇小说集《恋情16日》；在这之前，香港环球出版社曾印行他多本中篇小说如：《酒与女孩》《她的发丝》《禁果》《爱情故事》《若你有情》《爱歌》《爱情二重奏》……等等。——《恋情16日》内收《恋情16日》和《爱情·忧悒》两个中篇，厚达171页，都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小说。

1978年，香港新代出版社印行他的《浪子手记》，它曾在香港《摩登》杂志发表。他的散文倒也隽永而清新，他的杂文曲折有致，具有相当的社会意义，现实性也强，可读性不弱，跟他的爱情小说比较起来，良莠悬殊过大。1981年中开始在吉隆坡大众报写的专栏《第3隻眼》，字挟风霜，颇受欢迎。——施君是坦率的，在《浪子手记》第一篇里写着：我的第一本小说被香港的"环球"刊行，名叫《吧女手记》……开始的时候有些读者"认定"我是女性，给我来信，都称施亦谦小姐……在栏位的一角登出我的照片，"亦谦小姐"才被"验明正身"地打回原形，原来是男的。……"亮相"以后，由于我的长发，掀起不少姐儿们的争论，很是热闹，我因此也得了不少封号，除了本来的"酒鬼"，再加上"不男不女""嬉皮士""浪子"等。——这位浪名远播的作家，自称正在化学工业上谋求发展，也是一名商人。1980年新加坡大地文化事业公司曾出版他的小说《玫瑰伤神》，和杂文集《新潮人语》《施亦谦杂文》。



麦浪

麦浪是吉兰丹州符绩善的笔名；但最先用“麦浪”的写作者，应该是太平的思青（吴建华），后来，文坛上出现了另外一个麦浪，吴建华就停用这个笔名了；巧的是他两人都出生在吡叻州，麦浪于1954年6月22日在吡叻州邦咯岛出生（祖籍广东海南）。

5岁时，麦浪随其母及胞兄搬迁到吉兰丹州居住；小学及中学在丹州中华学校求学，后进入当地一间私立学校就读大学先修班。1977年南下彭亨州关丹入日间师资学院受训，目前在丹州执教。由于从小酷爱阅读，小学时便养成爱好文艺的兴趣，但真正开始写作及投稿是在中学时代。除了写小说、诗歌及散文外，也搞翻译工作，尤以翻译马来短篇小说居多，可说自1973年开始至今未曾间断过。他首篇马来翻译短篇小说刊登在1973年1月号的蕉风月刊，篇名《不要再哭了》，这奠定了他在这方面发展的基础。——麦浪也以阿浪的笔名发表一些政治翻译文稿；其他笔名是云川（早期采用的）、阿浪、史迪等。1975及76年期间，曾与几位爱好文艺的青年发起丹州写作浪潮运动，並成立了丹州浪潮文艺社，且出版了一份油印的文艺刊物《浪潮》，虽只出版3期，便因人手及经济不足，终告解散停刊。他也着手翻译一本马来儿童长篇小说，也计划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他曾在《读者文艺》副刊《文艺信箱》栏里发表《一棵幼苗的茁长》（1976年4月28日）一文，他说：从一些报章的文艺副刊及杂志上，我们很少见到丹州作者的作品，这是不是证明丹州文坛的不活跃或缺乏写作人材？不！答案是绝对不的！过去，我们本州曾出现了一些文艺写作者，如：水生、期之、黄远雄（左手人。马仑按：左手人有《左手人诗稿》，另署圆心颚，1950年3月27日生于吉兰丹哥打峇鲁，毕业于当地中华独中；自1967年开始从事诗歌创作。）等人，他们的作品在一时期散见各报章文艺副刊及杂志，他们对马华文坛的贡献是不能抹煞的！……

他也曾在同个副刊上，刊登《马华文坛的危机》（1977年3月30日）一文，在文中写着：文学属于文化的一环，优良的文化可以反映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在研究某一种族文化工作的程序上，文学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文化可以代表某一种族的特征，而此特征尤以表现在文学上的更为显著。……



连铜

现居吉隆坡的连铜，是70年代里比较优秀的小说作者之一；本名蔡连铜，于1946年出生在叻吻州安顺（祖籍广东潮州），仅受完小学6年的教育。曾经是农夫、技工等，目前在吉隆坡从事小贩工作。他刻苦自修，专心致志地从事文学创作，写下好几篇优异的小说，甚获好评，文名渐著，可惜的是好几年来，这位有良知的小说作者似已停止动笔了。1980年8月28日，连铜在信里说："我之所以会在稿纸上涂涂写写，实因小时便对书本有了兴趣。髫龄时，家父买了一本古典演义《三门街》；我便时常拿着那本书玩读书的游戏！入学读至5、6年级，开始读章回小说，一知半解，竟也乐在其中。失学后，接触到文学作品，对写作发生了兴趣，但在缺乏写作技巧、词汇、同好友伴切磋的情形下，能写得出什么东西呢？1970年，新加坡南洋商报《青年文艺》版编辑李向先生第一次采用了拙作；迨后，新马《商报》分家，李向转介我以后写的文稿予陈雪风。直到73年，我写了最后一篇民间歌谣的介绍后，便停笔迄今。77年，在陈雪风的言谈下，才交由野草出版社出版了拙著《当朝阳初升时》。唯写作技巧的关系，我对此书並不怎样满意，眼高手低徒叹无可奈何了！……"

连铜于1977年10月出版的《当朝阳初升》，共选录他自1971至73年之间写成的10个短篇小说。在这些创作中，作者以满腔的热情，深入地反映了贫苦人家的生活与面貌；这是一部现阶段罕见的描写大马农民生活的文艺作品。——陈雪风在书评《谈「当朝阳初升」》一文中评道：连铜君的短篇，除了内容坚实，富有生活气息与现实意义，人物形象生动外，他在剪裁故事情节上，也颇费心机。他时常利用故事情节的剪裁与穿插，互为衬托与对照，来加强主题思想。……连铜君虽是一位不见经传，而且是受教育不多的写作者，但他对驾驭文字的功力，都表现得十分成熟，他拥有丰富的词汇，而且非常熟悉群众的语言。他遣词造句的特点，是贴切明晰，行文流畅生动。……语言文字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所运用的比喻，具有浓厚的农村色彩。作者拿来作比喻的对象的，都是来自农村，或与农人有关的事物。——连铜在序中表示：自己一向以来，写的都是一些小人物小事件。关于他们在生活道路上的挣扎、奋斗，由于作者混杂在他们群中，感受良深，故此将之描绘出来。



陈 欣

在西马的文艺界里，有两个写作人用“陈欣”的笔名发表作品和出版专集：一位是中马的李金韵，另一位是北马的陈政欣（绿浪）。——这里要介绍的是原名李金韵的陈欣，于1943年3月21日出生在柔佛州昔加挽（祖籍福建永春），马来西亚公民。

李君是属于70年代的写作人，擅长杂文、小说及政论，作品多刊于星洲日报《青年园地》《国际论坛》等副刊，和《大学文艺》等刊物。最欣赏鲁迅、柏杨、狄更斯、老舍、高尔基和方修等名家的著作；最景仰的文学家是鲁迅。自承受鲁迅的文学观影响最深，相信“文学为人生”的论调。自1970年起，任吉隆坡星洲日报编辑至今。已出版的单行本有：㈠银针集（什文集·1979年7月·萌芽出版社）；㈡东南西北集（什文集·1980年·万里出版社）；㈢波谲云诡谈世局（评论集）——这些著作都分别于1978、79、80年荣获大马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散文优秀奖，並由该基金资助出版。《银针集》里收集了1970至73年之间写成的28篇杂文；作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洞察社会各种病态现象。各篇都能力陈时弊，加以文笔辛辣，颇得杂文的精髓，确立了风格。作者在后记里说，杂文的精要在于能抓紧事态的本质，然后给予致命的一击，而文风则以辛辣精悍为尚，……提起笔时，照例是在听到了一些猖獗或看到了一些丑态的时候，集名曰银针集，取其针砭时弊之意。而《东南西北集》一书里所收的短文，是陈欣自1977至80年之间，发表在星洲日报《国际论坛》版的小栏《世界之窗》的时评。甄供（纪铮）在《读陈欣著「东南西北集」》一文中说，这些国际时事短评、论述，精确地说，它应该属于杂文。国际问题，错综复杂，千变万幻，要对此发表议论，作者除了具有丰富的国际时事常识之外，还需金睛火眼，这样来立论或剖析，才能有深刻的内涵和高度的艺术性。陈欣在这方面是胜任愉快的。陈欣的杂文，篇幅不长，每则5、6百字；题材的选择，往往是世界上某个地区生活现象的综合或概括，从而表达作者的观感，或者透过具体事件的表面，去探它里面所隐藏的真相，给予剖露。——黄寒秋在序中表示：读着这些短评，有如细嚼柑橘，韵味隽永；及至喻讽针砭之处，更不禁令人失笑，为之击节。文字辛辣，行文稳健，可以说是陈欣短评的特色。



陈强华

崛起于1967年，而于1973年2月正式成立的天狼星诗社，是西马颇有令誉而重要的文艺团体；社员人材济济，卓尔不群，所推行的文学活动也最多，进而形成了一种气候。具有代表性和魄力的领导人及社员该是：温任平、温瑞安、方娥真、黄昏星、休止符（周清啸）、殷建波（殷乘风）、洪而亮（洪锦坤）、张树林、沈穿心、谢川成、蓝启元、川草、潘天生（绿沙、蒙埃）、杨柳（杨丽珠）、风客（曾顺生）、黄海明、林秋月、陈强华、蓝雨亭（郑秀婷）、冬竹（陈宝金）、戈荒（陈俊镇）、杜君赦（赖广连）、飘云（郑荣香）、心茹（杨凤梅）、雷似痴（雷金进）、邓亚荣（凌江、凌如浪）、叶锦来等等。1976年，温瑞安、黄昏星、休止符、方娥真、殷建波等已退社，但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仍视他们是天狼星诗社社员。——在这批写作人群中，于60年代出生而在文学上有旺盛创作力的新生代，该是陈强华、林秋月、杜君赦、心茹等。陈强华生于1960年（祖籍广东惠州），79年毕业于大山脚日新中学，曾在报馆工作。77年就开始学习写作，笔名极凡；曾以诗作《河想》获得天狼星诗社主办的1978年度“大马现代诗奖”优异奖。诗作《沙之城市》获得1982年度台湾政治大学长廊诗社的常年现代诗比赛第1名。1980年，棕榈出版社印行他的诗集《烟雨月》，内收40首现代诗，由温任平写序，温君评“它记录了一位年轻作者道德与时空意识的逐渐成型”。林秋月，也生于1960年（12月17日），73年开始写作，曾获天狼星诗社主办“1977年度大马现代诗奖”主奖等；有5首诗选入《大马新锐诗选》、6首诗选入《天狼星诗选》，作品也收入《马华文学选》等。杜君赦，原名赖广进，1963年生，有4首诗收入《天狼星诗选》。心茹，本名杨凤梅，1960年生，有3首诗收入《天狼星诗选》。此外，天狼星诗社的新锐江赦天、杨剑寒、欧志才、刘吉源等，也都是在60年代诞生而略有成就的新秀。1963年出生的江赦天，本名陈锦强，另署齐剑霜、江轻舟、商剑离、陈远帆、柳晓亭，有4首诗收入《天狼星诗选》。杨剑寒是黄英俊的笔名，又署余晖，1960年生，有5首诗选入《天狼星诗选》；目前是台大现代诗社社长，其2首诗作曾获1981年台大现代诗奖第1名。于1962年生的欧志才，和1961年生的刘吉源（笔名昇洧、蓝弋江），也都有作品编入《天狼星诗选》。——以上几位生于60年代里的文坛新锐，在现阶段中，尤以陈强华的创作表现最受瞩目。



张贵兴

东马有二位出类拔萃的年青小说作家，都曾在70年代的台湾文坛崭露头角，为马华文学界争光；他们即是李永平与张贵兴，乃砂朥越州的留台学生。如今，他们2人在大马小说界已各占了重要的一席位。

张贵兴，在前往台湾师范大学深造之前，便已使用纪小如、羽裳、纪文如等笔名在吉隆坡的学报及蕉风月刊发表过不少的散文、诗歌及小说作品。张贵兴是他的真实姓名，1956年6月21日生于砂朥越州罗东镇，祖籍广东龙川。7岁，入罗东中华公学就读一年级。11岁，得盲肠炎，入院开刀，出院后医生嘱咐一百天内须安静修养，穷极无聊，开始阅读安徒生童话集、鲁宾逊飘流记等书。1969年入美里中华中学就读英文中学预备班。——以下，是他的写作年表：

㈠1970年（14岁）：入罗东政府英文官立中学就读初中一年级。阅读学生周报、当代文艺等刊物。浅尝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封神榜等书，及巴金、沈从文、鲁迅等人的作品。发表第一篇小说《复仇》于美里日报副刊，此后陆续有小说、散文及诗发表。㈡1972年（16岁）：初中毕业。向学生周报投稿。开始阅读西方小说。㈢1973年（17岁）：入罗东政府英文官立中学就读高中部。向蕉风月刊投稿。㈣1974年（18岁）：高中毕业。陆续在蕉风、美里日报发表小说及散文。作品色彩充满强烈的“个人主义”、“神秘主义”、“幻想主义”，颓废、堕落、黑暗、变态……㈤1975年（19岁）：无业游民。在美里日报副刊撰写文学批评专栏，每周一篇。筹办赴台留学手续。㈥1976年（20岁）：9月赴台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一年级。㈦1978年（22岁）：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及中外文学，开始以本名发表小说。小说《侠影录》获第1届时报文学奖甄选小说佳作奖。㈧1979年（23岁）：小说《伏虎》获第2届时报文学奖甄选小说优等奖。小说《草原王子》收入季红主编《68年度短篇小说选》。㈨1980年（24岁）：6月毕业于师大英语系。7月出版第一部小说集《伏虎》（时报出版公司，已再版），25开，正文275页，内收10个中短篇。同年10月，小说《出嫁》获第3届时报文学奖甄选小说佳作奖。



商晚筠

大约在1972年左右，擅写小说的女作者商晚筠便在槟城教与学月刊及报章副刊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散文及诗歌；后来，负笈台湾，1977年夏天台大外文系毕业。于1978年初返回马来西亚时，已是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了。潘友来在《鼓阵》里发表《商晚筠带着小说回来了》一文说，商晚筠去台湾和回来，之间长长串了6年，今天改了方向，以写小说为主。她回来，也带回了一本自己的小说集。不单很多读者对写小说的商晚筠感陌生，她也没想到第一本结集会是小说。她微笑道："写小说是到了台湾以后的事。"——她的小说集《痴女阿莲》，于1977年12月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印行，列入"现代小说丛刊"，共收11个短篇，是作者于1976至77年间写成的，曾在台北的报刊登载。在这些小说创作里，她表现了个人对人性探讨的看法；更可喜的是她以大马华裔等族为小说人物。1978年，她在蕉风第305期发表约4万字的中篇《夏雨赫》。

黄绿绿是商晚筠的本名，另署舒小寒；早期也曾在香港伴侣半月刊写诗。约于1952年出生在吉打州华玲（祖籍广东普宁），在当地念完小学，后转到居林觉民中学深造。高中毕业后写得更勤，多刊在学生周报和教与学月刊。留学台湾期间，曾以短篇小说《木板屋的印度人》《君从故乡来》，分别获得台湾全国短篇小说大竞写优胜奖和联合报第2届小说佳作奖。1978年初，返回大马，以小说《寂寞的街道》荣获小说组"王万才青年文学奖"。1982年杪以小说《简政》获得大马作协／通报短篇小说奖的优秀奖。与现代诗人凌高（颜宏高）良缘夙缔，定居在吉隆坡八打灵，曾任建国日报编辑。

学报第941期（1978年10月16日），刊出夏日葵的评论《比较与分析商晚筠的戏班子》，文中评道："虽然小说的题目叫《戏班子》，这个短篇却不是在讲戏班子的故事（如地方剧艺人的生活、戏班的没落等）。作者显然有意透过一个女孩旁观的叙述，企图呈露出'小弟'在某个'特定时空'间得到启蒙的历程。……《戏班子》当然也不是叙述者的故事。她並没有悟出甚么人生道理来，小弟的'理想与幻灭'並没有给予她甚么感触。她的存在似乎仅是为了叙述这个戏班子的到来与离去。……《戏班子》之所以'不算成功'，正是人物缺乏感情受到悲剧（广义的）的作用而引起的净化，以及整个启蒙历程的营造之不足。……"



符肇流

符肇流是南马麻坡的诗人，笔名符果；1940年10月4日生于柔佛州麻坡属巴西埠（祖籍广东省琼东县），马来西亚人。仅念完小学及一年夜学专修班；靠自修和写作而有这样的收获和成就，委实难得！目前经营饮食业。

他自1957年开始写作，作品多刊于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文化》《生活》等副刊；南洋商报的《读者文艺》及《行业与生活》、建国日报的《大汉山》和马来亚通报《文风》等副刊。1980年4月14日，他在信里说："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亦是时代的明镜。一切文学作品必须反映人生世相，揭露丑恶社会现实，歌颂光明，打击黑暗，为新生有为的事物作前驱，是黎明的旗手。反对文字游戏，风花雪月，无病呻吟，苍白消沉的没落文章。有感而发的作品，通过艺术提炼加工制作，有鲜明的主题，深切的内容，才能感染读者，引起共鸣效果。总而言之，真实的文学作品，必须要深入生活，反映现实，表现人生，並指出一条最正确的明路，最终改造世界。——这算是我的一点文学感想，也是创作的笔向。"

1975年8月25日，摸象出版社印行符肇流的诗集《巴冬河之歌》，全书103页，共收85首新诗，在1970至74年间写成的。书前有无涯（半岛）的《调高不怕和寡》（代序）。无涯说，这是一本为劳动者大众歌唱的诗集，走这条光辉的道路的诗人很少见到，因为，我们的国土上，知识份子纵使出身是劳动者家庭，一旦成为知识份子后，就变了心，背叛了劳动人民的感情！所以，这本诗集，在知识份子圈里，很有些调高和寡。……两个不同世界的人间，有两种感情，有两种思想，它们是对立的，爱和恨是相反的。无涯觉得这本诗集很可爱，很雅！它和创造世界的绝大多数人群共鸣。反对醉生梦死的一小撮。作者在《后记》里说，他不是诗人。但是，他确有一腔写作的热忱，也有着一股年青人般强烈的爱憎感，对丑恶的痛恨，对善良的热爱，当然，也包括对于这世界黑暗面的唾弃以及对于光明美景的追求憧憬！一个有志于搞文艺创作的人，绝不会因遭遇挫折而经不起考验而萎缩消沉，更不会因浮泛的褒贬而影响以致左右一个写作者的创作意志，站稳立场，写自己心里所要说的话，不矫揉造作，不昧着良知说瞎话。"文艺为大众服务"，我们先进的文艺工作者已经为我们指出和铺下了一条现实主义明显的光辉道路了！——1981年出版油印本诗集《燃烧的红烛》，内收1960至80年的74首新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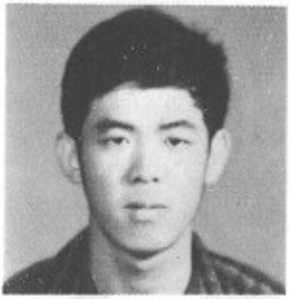


朝浪

朝浪是70年代初期的散文家及诗人。另有笔名：萧旗、悄雅等。原名萧锦钟，1953年6月7日生于吡叻安顺埠（祖籍广东琼州）。高中毕业；目前在园丘担任书记工作；曾任安顺涛声出版社编辑。——据他说，由于小时家庭生活不安定，小学曾于四所学校就读，终于毕业于安顺华文小学。正式喜爱上文艺创作是于1972年，后加入成为天狼星诗社社员。早期的散文，以悄雅的笔名被收入《绿流散文选》（油印本）；较后的作品多刊于：天狼星双月刊、天狼星纪念特刊、诗风月刊（香港）、学报、学园版（中国报）、金色年华（建国日报）、星座（星槟日报）、文风（通报）、斗士月刊等报刊。1976年，曾以《片片碎语》获得建国日报的全国散文比赛佳作奖。诗作曾被香港诗风社收入《新马诗人作品专辑》（1978年2月号《诗风月刊》）；1979年6月新加坡五月诗社出版的丛刊《涉江》，也收入他的诗作。

1977年离开天狼星诗社而自组涛声出版社，从事文艺出版工作，现为该社编辑人之一。已出版的著作有：㈠散文集《八月的庭院》（1978年8月）；㈡诗集《渔火吟》（1979年10月）；㈢散文合集《行吟图》（与幕静合著，1980年5月·涛声出版社）。——幕静是安顺的一位新闻从业员王睦俊的笔名，1957年生，祖籍广东澄海；自1974年开始写作，曾出版新闻特写合辑《水塔钟楼下》。

朝浪说，《八月的庭院》是他的第1本散文集，可说是在漫长的创作途径的一个里程碑。以集子里的一篇《八月的庭院》作为书名，除了想借它以惦念已故的慈母之外，别无他意。收入这本散文集中的作品，是他从1974至78年之间断断续续写成的。——著名作家温任平在序文中写着："我觉得朝浪的文字运用尚未十分娴熟，不过他才20多岁，还很年轻，假以时日琢磨，成器应该是可期的。……如果异样的风景比的是异样的形式风格，不同的情怀喻的是作品底不同的内容，朝浪这句话用之于散文，相信也是恰切的。希望朝浪来日的散文更能朝向'异样的风景'、'不同的情怀'进军，那儿的天地是广阔的。"——《渔火吟》是朝浪的处女诗集，共收了1976年以来写的43首新诗。沙凡（寒川）曾在书评中说：《渔火吟》里的作品，也许都是在忠诚地反映自己在生活道路上的感受与际遇。但作品的缺乏理性节制，一任感情泛滥，以致作品陷于沉沉的哀音，毕竟不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



劳文青

李锦宗在评介《1971年的新马副刊》一文中说：星洲日报副刊《生活》，每逢星期2、4、6出版，据说编者是曾勉之。顾名思义，该刊是以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富有浓郁的文艺气息，尤其是在最近辟了《生活的旋律》《生活掠影》与《生活的脚步》专栏之后，前二者专门容纳各阶层作者描写生活与社会的诗歌，后者则容纳有关生活行业的小品。该刊尚有《生活一角》《生活随笔》《生活漫谈》《生活的海洋》《生活走廊》《生活圈内》《生活点滴》等栏。此外，特约章明（马德）撰写专栏《生活话题》，思林撰写《信筒谈生活》，杜亚（马仑按：吴华另一署名）撰写《集邮杂谈》，内容堪称多彩多姿。该刊常见的作者是柔佛笨珍的土戈、古美的迅郎、萧青、李瑜白、静星、汉民、梁文华、艾越（即陈彦）、劳文青、曹毅……

当年常出现在上述《生活》副刊的劳文青，是柔佛州居銮的青年作者，原名简瑞平；1949年4月15日生于居銮（祖籍广东新安），高中毕业，曾任散工，目前是一位胶工。据他在信里说，从小在园丘成长、工作，几年前才搬入实里拉笼新村，仍旧操胶刀为生，不过这次自己当家做主（小园主），不必看人眼色了。至于与写作结缘，那是很偶然的；高中毕业2年后（即1970年），无意间在星洲日报《生活》版读到一篇过去同班同学的作品，描述加入某行业所遭遇的情形，写来亲切动人，文字驾驭不俗，内容充实，使他产生共鸣，于是便萌生写作之心。经过多天的构思，模仿该同学的创作形式，连夜动笔，然后寄去报馆。3个星期后，处女作竟然在《生活一角》栏出笼，内心的喜悦，自不待言；就这样接二连三的写起来。——由新加坡风云出版社替他出版的别集《园丘杂笔》（1978年5月），全书74页，内收3个短篇小说、24篇小品散文和6篇有关园丘动态的文章，是他在1970至77年之间写成的，以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描绘园丘和乡区有关的生活图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园丘和乡村的风貌；通过这些文章，也多少说出了园丘工人的血泪心声，并抒发他对乡土的感情，描绘纯朴的民风。有一位叫映千春的作者，曾评介这本书，指出作者对于生活素材没有深入的发掘，提炼出有积极意义的主题来，并经过适当的剪裁，使作品更臻完美；有一些篇章，仍然停留在“有闻必录”的阶段。



黄昏星

在1973、74年间，络续在大马诗坛出现的新生代现代派诗人也有好几位，他们该是黄昏星、蓝启元、周清啸、李忆君、叶啸、子凡、何荣良、郑玉礼……后来，他们都成为70年代末期极活跃的作家群。

根据温任平在《天狼星诗选》的序中说："……在76年诗社（马仑按：指天狼星诗社）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那是温瑞安、黄昏星、周清啸、方娥真、殷建波、廖雁平等6人的退社，造成颇大的震撼。我们无意追述这件不愉快的事，的确，这事件的发生使我们的元气大伤，诗社亦因此沉寂了一个短时期，但我们並没有就此一蹶不振，关于这点，我们也不再作任何引据，摆在眼前的事实是最雄辩的。"

在这6位退社的诗人中，温瑞安、方娥真和黄昏星都个别加以介绍。周清啸，笔名休止符，1954年生于美罗瓜拉美金新村，祖籍福建永春，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曾担任过天狼星诗社财政，作品编入《大马诗选》，与黄昏星合著诗集《两岸灯火》。殷建波，笔名殷乘风，1959年11月18日生于吡叻州冷甲（祖籍广东台山），73年开始写作，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著有诗集《激流》（1977年）；有5首诗被编入《大马新锐诗选》。廖雁平也留学台湾。他们是于76年11月退社。早在1970年9月，温瑞安、黄昏星、廖雁平、周聪升、欧亚荀（叶逾舟）、余云天和吴超然（吴章汉）等7人结为异姓兄弟。

黄昏星是李钟顺的笔名，1954年9月7日生于吡叻州美罗瓜拉美金新村（祖籍广东揭西）。1972年前参加天狼星诗社，任总务职，也是绿洲社社员；同年毕业于美罗综合中学（高中）。而初中是在美罗中华中学修完。1974年10月负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后与温瑞安等筹办神州诗社（在台湾）为副社长；为神州出版社社员。曾任国立政治大学《大学文艺》诗组组长、天狼星诗社主编、神州诗刊主编、青年中国杂志主编。1976年获得国立政治大学全校创作比赛第2奖、《大学文艺》征文比赛获诗创作及散文创作双料冠军奖。作品散见：学报、蕉风月刊、马来西亚新明日报副刊、香港当代文艺及诗风月刊等；在台湾方面，则刊于中华日报、中华文艺、中国时报、蓝星诗刊、草根诗刊、天狼星诗刊、神州诗刊、神州文集、创世纪诗刊……等报章杂志。1974年有5首诗编入《大马诗选》里；已出版有：诗集《两岸灯火》（神州出版社）、散文集《岁月是忧欢的脸》（德馨室出版社）。1982年返马后从商，仍在写诗，却改了李宗舜的笔名。



雷健恩

雷健恩，是70年代渐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向来重质不重量，颇有潜力，所发表的散文、诗歌及评论等创作，都有一定的水准。常用的笔名是：因心、沈默、璎珞。

雷君于1953年12月7日诞生在吉打州亚罗士打（祖籍广东省台山县）。小学时就读吉华日校，而于1971年毕业于吉华中学；毕业后曾担任会馆座办8个多月，后来改任临教多年，並于1977年进入第8届北马假期师训班受训为合格教师。目前在武吉槟榔循正小学任教。课馀之暇，自修考获高级剑桥文凭。据他说，就读小学4年级时，以一篇《雨天》获得全级作文比赛首名，激发起对作文的兴趣；嗣后一直到中学毕业，屡次在校内作文比赛中得奖。在初中一时，开始以沈默的笔名投稿学生周报，主要撰写幽默小品，也用过璎珞的笔名，投稿报章上的中学园地。1969年，学生周报举办全国中学生作文比赛，以小说《断了线的风筝》荣获初中组第1名。中学时期，书看得很杂，举凡文艺、言情、武侠、侦探和鬼怪的书，皆照单全收，但心得全无。这6年期间，未遇一能在文艺写作上给予指引和影响之良师，未得一能在文艺写作上互相砥砺之良友，以致在写作道路上盲目摸索多年，形同独行侠，诚平生憾事之一。唯一的“良伴”，是当时每周出版一次的学生周报，为他打好作文的基础，提高他对文艺的欣赏水平。中学毕业后，在各报副刊及电台《听众园地》发表作品，笔名因心，是把原名里的“恩”字拆开成两个字，並无其他含意。近年来，作品大都发表于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副刊。1972年，香港当代文艺月刊举办《苦与乐》征文比赛，以《田家苦，田家乐》一文获得第5名，后来收进高原出版社印行之《苦与乐》专辑内。1973年，吡叻文艺研究会举办全国文艺小说创作比赛，以《爱心》荣获公开组第1名。1975年，建国日报举办全国散文创作比赛，以《钟声以外》得第1名。1979年，大山脚日新校友会举办北马区散文比赛，以《邦座小镇》得优异奖。1980年，柔佛州马青分团举办全国文艺创作比赛，以《一个死囚的独白》获散文组入选，收进《窗》散文合集内。同年也以4首诗作，参加第5届南马文艺研究会青年文学奖，与田思、大年人、方昂4人分享诗歌组的刘南辉青年文学奖。1981年，大马永春联合会青年团主办全国文艺创作比赛，以《苍苍樟仑》得散文组亚军。1982年杪，以《稻花香处》获得大马作协／通报短篇小说奖的优秀奖。



叶 啸

自1972年开始从事文艺创作的叶啸，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不算多，然而，他在马华现代文学的“怀疑时期”（1975至79年），却是一位重要的作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本名叶有才，1956年11月20日生于吉隆坡（祖籍福建南安），马来西亚公民。曾任报馆编辑及采访记者，现任《热门》杂志主编；是吉隆坡鼓手文艺出版社创办人之一，和某唱片机构促进经理。作品以散文及文学评论为主，多刊登于蕉风月刊及报章副刊。1980年4月，叶啸与何谨、采多、梁纪元、潘友来出版5人合集《守候着的鼓声》（鼓手文艺出版社），内收他的12篇散文：舞狮、寡妇、泉叔、痰盂的话、茨厂街、石头记、焰、一壶水、棉花、秋吉律、伞子、喷泉。他在短短的《序》中写着：“我希望能创作出一种文学类型，或用诗或用小说或用戏剧或用寓言，去和散文浑合成一体，要简而练，意象要突出。这样的创作算是一种考验吧，所以，我的作品不多——因为写得吃力。”

叶啸的文学评论，以文笔犀利，敢怒敢言见称。温任平也颇重视叶啸的评论，曾在《愤怒的回顾》的《代「编者的话」》（《马华现代文学的几个重要阶段》）一文中说：75年10月，叶啸进一步指责现代诗内容的空洞贫弱，对现代文学的过于重视艺术性而忽视了文学的思想性提出相当严峻的批评，他的批评掀起了一场历时8个月的论战。这期间，现代文学的毛病一一被指摘出来，连台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系》也遭受池鱼之殃。……叶啸在77年发表了另一篇论文，肯定了子凡那种明朗的，真挚的，正视生活的真实性的诗。在78年鼓手出版社印行的《鼓阵》一书中，叶啸以向阳的诗为例，讨论以方言入诗的可能性。……

叶啸也是《鼓阵》的编委之一，编委尚有：子凡、潘友来、川草、康田（陈平业）和潇郁（黄景宗）。1975年10月28日，他在《大汉山》副刊发表《现代文学新秀的窘境》一文指出：现代文学评论多着重于语言、意象、修辞、凝缩、紧凑……等等的探讨，这容易使到新秀产生一种错觉，误以为最好的作品就是艺术形象的不断呈现，内容与不内容是其次的了。然而他们却把握不了作者在作品中的形式意义，忽略了形式原是一个艺术经验，追随不得。事实上文艺的可贵在于能否洞悉生活，表现人性，而不只是单在形式的耍弄。如对生活真有感悟，真有洞察，始以文字叠合形式完整地表现出来，而所谓感知洞察是全来自实际生活的体验。



温瑞安

自70年代中期以来，温瑞安一直是大马文坛（甚且是港台文艺界）瞩目的青年作家，才气洋溢，写作能力惊人；是留学台湾的大马写作人群中，著作最多的一位。他才情之高也是新马华文写作界中所罕见的；自14岁起开始写作，而且才思敏捷，文采风流，简直是天生的。善于词令，组织力强，然而却狂傲、洒脱不羁，自承"曾是荒诞无知"。

笔名有温凉玉、舒侠舞等。是作家温任平的胞弟；1974年秒受兄长的鼓励赴台深造——负笈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根据他的好友黄昏星提供的资料：温瑞安于1954年1月1日出生在吡叻州美罗埠戏院街。在美罗中华第一校受小学教育；美罗中华中学初中毕业，高中则毕业于当地综合中学。曾任天狼星诗社执行编辑；赴台后，是天狼星诗刊创办人、神州诗社总编辑、神州文集主编、青年中国杂志总编辑和神州诗社社长。从事散文、诗、小说、评论及武侠小说创作，作品散见国内外重要的报章杂志。武侠小说常见于《武侠世界》《武侠春秋》及香港明报日报；有数部作品如《今之侠者》（由王星磊导演）、《四大名捕会京师》都已改编成电影；《白衣方振南》则改编成电视剧。已出版的著作有㈠诗集：㈠将军令（1975年8月·天狼星出版社）；㈡山河录（台湾时报出版公司）；㈢楚汉（台湾时报出版公司）。㈡散文集：㈠狂旗（枫城出版社）；㈡龙哭千里（时报出版公司）；㈢中国人（皇冠出版社）；㈣天下人（皇冠出版社）；㈤神州人（长弓出版社）。㈢评论集：回首暮云远（台北四季出版公司）。㈣小说集：㈠凿痕（1977年9月·四季出版社）；㈡今之侠者（短篇小说集·1977年9月长河出版社）。……此外，台北长河出版社已印行他的武侠小说至少有4部；台湾神州出版社（香港及海外版则由金庸主持的明远社出版）已印行了他的"神州奇侠故事"共8册，及"血河车故事"共4册。目前发行的《神州文集》，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印行，由温瑞安主编，已出版7集，即：满座衣冠似雪、踏破贺兰山缺、一时多少豪杰、梦断故国山川、今古几人曾会、细看涛生云灭、虎山行。——温君以27岁之龄，成书34册，平均每本18万字以上，总达6百万字以上。大约于1983年初，出任香港"亚视"当武术指导兼编剧。



赵 林

居住在吉隆坡的赵林，本名吴瑞祥，祖籍广东，另署马夫之、雪生等，担任建国日报副编辑主任。——他在《我是怎样投起稿来的》一文中说，在学生时代就在南洋商报《商余》版发表短文《冒牌感冒》，用“一个学生”为笔名；稿子投去还不到一个星期便被刊出来了，笔名却被编者改为“雪生”。这是他第1次投稿。启发他第2次再度投稿的，是有一天早晨，天下着蒙蒙细雨，他正在家里看书，忽有一个邻居的老头子跑来向他借2块钱，那老人当时是说要来买米的，后来他的一个侄儿告诉他那老人是拿去赌字花。他听后，心里很后悔又气恼，便将这件事写成一篇大约千多字的文章投去南洋商报的《新苗》。大约1个月左右，那篇短文被登出来了。在较早时，由于家庭经济的缘故，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到社会找工作。离校后，他还是照样的看书，虽然生活的担子夺去了他很多的时间，但是，他对文艺书本的热爱，可以说是不减当年。第2篇习作被编者采用，又激起他投稿的热诚；他写得很勤，在深夜里，万籁俱寂，他独个儿在那小房间构思、写稿，几乎到了忘我的境界。甚么文体他都在尝试，举凡小说、诗歌、散文、小品文、杂感，甚至对当时星洲日报《文艺》副刊的《史康论争》，他也参加。在60年代里，除了投去本地的各家报馆副刊外，他还将稿寄去香港的《文艺世纪》月刊而被刊出。1976年出版钟夏田编的《我对马华文艺前途的看法》一书里，选了赵林的作品《要面对现实》。

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第1个年头，赵林用马夫之的笔名在甄供编的 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作家及作品研究》栏里发表了数篇评论，如《韦晕的思想及作品分析》《谈方修作品及其治学态度》《脱离时代思想的连士升》《试论杏影》……等，极受注目。这些评论都长达1、2万字；在论连士升时，他将连氏的作品之优劣的两个方面，尤其着重剖析连氏反映在作品里的思想意识，並以为作家意识上的偏差，导致他对现实生活的看法、想法与时代思想脱节。马夫之对这位已故名作家的倾向性问题的研究，是从作家具体地体现在其作品的艺术形象里去探求的。《试论杏影》的论文，除论述杏影对马华文艺的贡献、栽培文艺青年的功绩外，还从杏影的作品中，探讨这位著名作家的思想方法、处世态度、读书、写作等若干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並给予恰当的评价。无疑地，马夫之已成为70年代末期大马最突出的文艺评论家，长此努力下去，定然收获更丰。



苍星

苍星，另署钟士、艾绿等，是陆永光的笔名；1955年4月20日生于槟城（祖籍广东省三水县），马来西亚公民。1973年毕业于槟城钟灵中学高中3商科部，考获马来西亚教育文凭，目前担任酒店会计员。

自1971年开始从事写作，擅写小说、散文及诗歌。1977年1月，槟城文心出版社出版12人合集《花开阳光好》（共收31篇散文），苍星是其中的一位作者，其他11位是：川草、青岩、若盈、洛逸（络绎，原名姜福成）、甄庭（陆廷珍）、林年绿（林放的胞弟，原名林清福）、徐若洋（徐琳国）、舒伊渲、潘友来、钟启章。该合集收入苍星的散文《那些遥远的夜》。苍星说，他希望今后能够继续在小说这方面努力，以求突破；他也希望能够在诗及散文这方面努力创作下去。

他的胞兄苍松，也是一位知名的写作人，原名陆永汉；1953年生于槟城，71年钟灵中学高中3理科毕业，自15岁开始写作迄今，作品多刊登于教与学月刊（已停刊）、蕉风月刊和学报月刊，以及各报章的文艺版。苍松擅写诗歌和散文，作品风格趋于现代派。

苍星说，他16岁开始写作，那时刚上高中一，因为受到胞兄苍松之鼓励与影响；课余时，兄弟俩一起研究、一起创作。那时，苍松写作颇勤，在文坛上已是一位健将了；而他，虽然投稿不少，但很少获得刊登的机会——作品只零星发表在学校出版的校闻的文艺版上，但他仍然孜孜不倦的写下去。1973年，他的创作多出现在南洋商报的各副刊版上以及《斗士》月刊上。离校后，失业了一段颇长的日子，就靠写作赚些稿费，和替几位学生补习维持；他自认那时写得比较滥，大部分是不大成熟的作品。后来，本地的宋子衡，台湾的王祯和、黄春明对他的小说创作影响很大。在小说创作中，他比较喜欢写低下层阶级人物的生活，在蕉风月刊上陆续发表的短篇：缘份、冷夜、冲突、又是一天……等，都是以这一阶级人物为主题的。跟许多70年代中期的青年作者一样，苍星在这些年来也参加过好几项文艺创作比赛，多获得优胜奖，主要的有：㈠1975年，威省韩江校友会主办马华文艺诗歌及散文创作比赛，以作品《展览会场》获诗歌组第1名。㈡1979年，威省客属公会青年组主办全国短篇小说公开赛，以《发粮日》获优异奖，作品被编入合集《三叔公的故事》里。㈢1981年以散文《儿童》获得大马永联青文艺创作赛公开组散文冠军。



蒙路

蒙路是70年代中马知名的女写作者，常用的笔名还有：冰琳、笔怒、艾乐等。本名吴爱月，1955年5月2日生于雪兰莪州巴士（祖籍福建南安），马来西亚公民。1973年巴生光华中学高中毕业；1976年以私人考生考获高级剑桥文凭，也是中国厦门大学校外生。曾任铁厂书记3个月和临时教师2年10个月；目前是巴生的一位华校教师。

据她说，她于1970年在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逝去的日子》（笔名冰琳），之后在71、74、76、77、78及80年数年间发表较多的创作。1977至78年，她在光华日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了不少的诗歌及散文；1980年在华商报的副刊登载杂文及散文。她也在星洲日报的文艺园地发表作品《风雨归途》（1970）、《疯子》（1974）、《顽强的生命》（1976）及《再见故人》（1980）等重要作品。1978年2月19日在南洋商报《读者文艺》版发表的短篇《礼篮》，曾被杜文风（陈孟）评为“走出肚脐眼”之佳作，亦被新山中华公会教育小组编委会选入萧畹香出版基金文集《礼篮》（作为书名）一书内。1977年，她以短篇《顽强的生命》与另5位青年作者获得南马文艺研究会主办的“刘金钟青年文学奖”。1978年，获得新山中华公会主办第1届“王万才诗文奖”，同享这个诗文奖的还有4人，即：翻腾、飘逸、紫梦羚及衣谷。她共有15篇散文作品被编入合集《长堤上》（1979年8月）。由田流主编的《新马小说选集》（1980年·新加坡大地文化事业公司出版），选入她的短篇《热茶风雨夜》。

蒙路又说，她小学5、6年级时，在师长的影响下，大量地阅读小说、学生周报及蕉风月刊，从此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上英文中学，由于华文节数少，遂把对母语的热爱倾于写作上，开始在报章的《儿童园地》《学生》及学生周报投稿，翌年才在比较有水准的星洲日报《青年园地》和南洋商报《青年文艺》等副刊发表作品，从此坚定了文艺创作的信心。中学6年，作品陆续在各报副刊发表。高中时，转入国民型华文中学，参与校内华文学会壁报和习作特刊的编辑工作。高2那年，以一篇散文《小小鸟尸》获得万津综合中学华文学会主办征文公开赛优胜奖，並独享校内高中组征文比赛诗歌及散文冠军奖。中学毕业出来做事，她深入民间，体验生活，这期间的作品已渐由理想化走向生活气息化；但产量最丰仍是在师训学院的2年间（1977—78年），所写的好些作品富有社会性，可读性也较高。今后，她将着重于小说创作。



郑 祖

自1970年开始写作及发表文章的郑祖，已是西马华文文坛甚受瞩目的小说作者之一；原名洪祖秋，又署宏子秋、雅伦、弘政等。于1949年10月14日生在柔佛州笨珍（祖籍福建晋江），马来西亚公民。在笨珍培群小学受教育，后进入英文中学深造，假期师训毕业。曾任报社通讯员、书记、警察志愿后备队警员等；现任教于大笨珍大同学校。他最喜欢阅读鲁迅、冰心、叶珊、余光中、朱自清和张爱玲等名家的作品。1975年后，他写得比较积极。曾几次在文艺创作比赛中获得优异奖，小说集《盼》荣获1979年度福联会文艺出版奖，过后以小说《荣休之后》《明天没有希望》获南马文艺研究会第4届（1979年）和第5届（1980年）青年文学奖；1981年9月获得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青年团主办的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公开组小说冠军，作品是《天谴》。

郑祖也从事翻译工作，所译的是马来中篇小说《馀烬》在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登载。他说，写作与翻译实际上皆需靠本身对文学的兴趣，再加以努力自修，便能轻易创作或翻译。他曾向大马各文教界团体提出一点意见，他说，若要提高马华文艺水平，各文教团体必须协助推动文艺作品到各角落去，譬如说，每一单位的团体只要协助10本，全国有数不清的团体，便能广泛的将作品推销出去。1980年5月7日，他在《读者文艺》副刊发表《关心有馀，爱护不足》（《我们关心马华文艺吗？》栏）一文说："关心马华文艺就需从关心华文教育做起。没有了华文教育，就没有了马华文艺！没有了华文教育，就没有人学习华文，没有人学习华文，就没有人懂得方块字，于是那里还有写卖、买读马华文艺？所以要关心马华文艺，应先关心华文教育！华校学生是马华文艺的接班人、继承者，所以如果说，华校是马华文艺的摇篮，华校教师是马华文艺培栽幼苗者，家长是马华文艺的灌溉者，而整个华裔社会是马华文艺的旷野，这一个譬喻，该是不会错到那里吧！……要关心华教及马华文艺，除了在精神上、物质及行动上支持外，更重要的是防止我国华文程度之低落。"

于1980年10月出版的小说集《盼》，共收集15个短篇，由甄供、巍萌和方北方写序；方北方在序文中说，内容方面主要是反映马来西亚底层社会的乡土人物，使人倍觉亲切……他可以成为马华出色的写作人，因他有写作的才华，又具有认真的学习的精神。



郑 辉

在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马来西亚文艺界出版了好几本政论专集，那是由黄寒秋、谢诗坚、郑辉、郭岩、谢天平、江振轩、周少龙、冯东阳、鲁达、罗鸣、温故知（庄之明）、李一文……等写作人撰写的。郭岩原名郭仁德，另用林鲁、丁雨轩等笔名，原居新山，祖籍琼州，现任职于吉隆坡，1966年曾出版中篇小说《青年人的锋铓》，1980年4月出版政论集《马华与华人社会》。谢天平是吉隆坡一钱研究机构的社长，编著有：丹斯里李孝友的下台、华人社会大人胯下。江振轩与周少龙（北沙参）于1981年合著2书：大风暴——民主行动党的危机、新任首相。约于1945年生于居銮梁站新村的冯东阳，毕业于槟城理大，著有《看78年大选的马华成败史》。鲁达于1979年12月出版2部获得文学出版基金的著作：搔痒集、国际评论 2集。罗鸣本名罗继炎，生于笨珍，现为律师；于1980年12月出版《风雷 激荡论世局》，也获得文学出版基金。

郑辉是写政论群中的佼佼者，曾于1977、78年二度获得文学出版基 金评论组优秀奖，出版《风云人物续篇》《风云人物3集》等书。他本名郑昭贤，1942年5月2日生于柔佛州麻坡（祖籍广东潮安）；1961年麻坡中化中学高中毕业，考获高级剑桥文凭，伦敦大学校外生。于1973年加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社的电讯翻译组服务至今。1975年，开始为当时新马两地星洲日报的星期刊《人物志》版，撰写介绍国际新闻人物的文章。自1976年起，每年在年刊（1月1日）撰写一篇总结一年来国际风云动态的文章。显然地，撰写国际新闻人物介绍成为了他写作的特色。从1979年6月起，还担任大马全国新闻从业员职工会总会执委和星洲日报分会秘书职位。

1980年3月，为了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他亲身前往泰柬边界，进入柬境内的自由高棉营地，见到了在营地内的自由高棉领袖；回国后，撰写了数篇关于柬埔寨难民的报道。已出版的著作有：㈠风云人物（1977年6月·新加坡小岛企业出版）；㈡风云人物续篇（1977年3月·小岛企业出版）；㈢风云人物3集（1979年8月·小岛企业出版）。作者在首集的后记中说：当前世界正处于迅速变更阶段。20世纪上、中期风云人物逐渐消失，新的风云 人物先后涌现。通常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对人们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年轻人能从他们的事迹中寻获一些推动力，激励自己更努力地为社会人群工作。——作者在《续篇》的前言中表示：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的言行事迹中得到启发，吸取教训，使自己在生活道路上更加朝气蓬勃，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赖文星

赖文星，原名赖鸿强；1932年4月25日出生于马六甲市（祖籍广东大埔）。职业为小商人，业馀常为本地华文报章副刊撰稿，其它笔名有：赖力行、丘峰、赖行、赖思等。擅写散文及诗歌的赖芜（纪青、林千；原名赖鸿健），是他的胞弟，1943年生于马六甲属野新镇，现为吉隆坡星洲日报新闻编辑，兼协编《星云》副刊（二人轮编），著有散文集《风铃的重响》。

文星幼年时喜欢绘画。小学是在马六甲属下小镇野新育贤学校受教育。1947年转入马六甲著名的培风中学就读，当时班上有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作家作品感到热爱，时常在一起互相研究和鼓励。到初中二时，那位教华文的吴老师对他的作文十分欣赏，时常在同学面前赞许他，这无形中增进了他对文艺的爱好和信心。有一回，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我的志愿》，他便老实地写道，他将来要做一个作家，一个敢言敢怒的作家，又受到华文导师极大的鼓励。于是他开始向报章投稿；第一篇以“丘峰”为笔名的作品《哥哥底死》便于是年（1949）7月间发表在当时南洋商报《和平》文艺副刊上。之后，更不断地习作，作品陆续发表在《和平》和《学生园地》副刊。接着开始投《商馀》、南方晚报的《绿洲》及星洲日报的《星云》等副刊，也有不少作品见报。跟着停笔了一段长时期，直至1971年4月才开始重新执笔。最初的杂文发表在南洋商报《言论》版，后来转投商馀副刊，间中也有作品在《读者文艺》版刊载。过去，已发表过四百馀篇文稿。他表示，最喜欢阅读鲁迅、茅盾、老舍、朱自清、狄更斯等中外文学家的作品及现代日本推理小说；最景仰的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和高尔基。他于1950年辍学，51年赴星，拟进入南洋美专肄业未果。他会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的原因，除了受到良师益友的鼓励和影响之外，主要动机似乎还是与他的个性有关：他爱静，好思索；小时候便看到人间种种的不平和黑暗，因此想通过文字去反映、去暴露它；希望以此能对世道人心有所帮助，有所裨益。他服膺“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认为一切文学艺术都应扎根于现实生活的磐石上，为广大的群众服务，反对唯美主义的论调。他说，作为一名业馀写作者，很难订下长远的写作计划或目标；唯有尽量把握有利的客观条件，继续地写下去。由于生活环境和时间的局限，看来今后也只能在杂文和散文方面多加努力；等时机成熟时，将出版单行本。



谢川成

自1977年才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谢川成，在短短的3、4年间，已然是位出色的诗人及文学评论家了。他本名谢成，1958年6月10日生于吡叻金宝（祖籍广东省新安县）。现任天狼星诗社副秘书，曾在马来西亚大学攻读中英文学。

曾主编1979年度天狼星诗人节纪念特刊；诗歌、散文及文学评论等作品，多刊于本地各华文报文艺副刊、蕉风月刊和香港《诗风》双月刊。他最欣赏余光中、温任平、艾略特、济慈、叶慈、杨牧、张爱玲、夏志清、颜元叔等名家的作品。1979年10月印行的《天狼星诗选》，收入谢川成的5首诗：雨帘、无题、古典的风景、断梦、歌。1980年3月出版的《愤怒的回顾》，收入他的论述《以宋子衡、菊凡为例——略论马华现代短篇小说的题材与表现》；这篇评论曾获得1980年度马华文化协会颁发的第3届文学奖（理论组）。它是一篇检讨性的论文，论及的是这20年来马华现代短篇小说的状况，不仅为马华现代短篇小说史提供一个历史的注脚，同时也能让大家一窥现代小说的代表作家的表现与成就。他曾说道："当然，对于个别小说家的评价是非常主观的。在我主观的观察中，我觉得，马华现代短篇小说，在题材的选择与技巧的把握这两方面，尚未能令人满意。因此，在行文之际，我只选择了宋子衡与菊凡这两位小说家，作为讨论的对象，因为他们两位是颇具代表性的。"

1981年7月，谢君出版一部评论集《现代诗诠释》，32开本，113页，由温任平写序；收入谢君一年来所撰现代诗析论10馀篇，共分2辑，首辑"现代诗导读"，收入作品9篇，探讨的是诗的主题与技巧相互依存的关系；第2辑着重探索个别诗人的精神面貌及其诗中的意象系统，采取中外理论的比较印证法，勾勒出现代诗的艺术表现之各种特色。——1980年6月14日，谢君在信里说：作为一位作家或诗人，他应该认清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传统之所以重要，仍因为传统含有历史感。历史感有助于我们对"过去的过去性以及过去的现在性"的认识。唯有当我们对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有所认识之后，我们才有能力认清自己处身这时代的身份以及我们所能扮演着的是一个怎样的角色。……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对于传统，我们要能入能出，而不是盲目模仿，以致永远活在古人的影子里面，无法超越，更谈不上创新了。……



韩觉夫

马华写作人韩觉夫，是大马著名的新闻从业员。1911年生于广东省文昌湖山市福坡村；少年在家乡受几年小学教育。1926年在国共大屠杀中逃离海南岛到泰国京都，初时在其胞兄的家私店，协助乃兄料理店务；曾在曼谷石龙军路光华中学肄业一短时期。于1929年由曼谷来槟城，一面在印务局工作，一面自修中英文。1939年毕业于槟城现代日报新闻训练班。

1942年4月6日在浮罗山背被日宪拘捕，被指为抗日份子。在狱中监禁三个月零一日后获释放。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参加新闻记者行列。1946年底至1977年3月在星槟日报工作，曾任法庭记者、采访主任、地方新闻编辑、体育版主编、人事部主任兼总务……退休前是光华日报编辑。在采访工作期间，自1950年10月起，曾兼任星洲日报驻槟城记者12年。写作时间虽长，然而从事较有价值的著述却在70年代末才进行。已出版的著作有：㈠《记者生涯三十年》（1978年4月初版，1979年12月再版）；㈡《我当了编辑以后》（1979年5月初版）；㈢《浅谈封衔》（1980年5月初版）。首二本著作，是韩氏从事新闻工作33年的经历结晶，包括采访经历及漫谈编辑工作过程中的感受，道出一个报馆编辑的苦与乐，是有意从事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参考书，其中有一部分是日治槟岛3年8个月期间的史料纪实，可引起老一辈人士的回味，而青年人可作为历史读。在他的前二本著作里，也可找到一些有关早期槟城写作人的珍贵资料，比如《现代日报记者方壮志被捕前后》《日军登陆前夕槟城七报人乘舢舨逃亡》（见《记者生涯三十年》页164及201）、《现代日报记者》《槟城名报人骆世生先生》《日宪在浮罗举行大肃清》等（见《我当了编辑以后》页117、134、156等），让读者清楚知悉曾圣提、骆世生、方图、张壮飞、方君壮、洪丝丝、林姗姗、林连天、林鲁生、野农（原名黄开聪，据说是个通敌求荣的汉奸）、黄绿萍、朱培琯、陈羊羽、邵宗汉、彭友真等知名文人抗战前后的一些生活片断。——韩氏编著的《加拿大概况》于1983年8月面市，24开本，约170页。

《记者生涯三十年》出版后，风行一时，不久再版（修订本）；《我当了编辑后》可说是前书的续集，内容离不开记者生涯，虽然取材编排方面较杂一点，但不失为新马报人著作中可读性较高的一本。



蓝启元

西马著名的文艺团体——天狼星诗社副社长蓝启元，是70年代大马文坛出色的诗人之一。本名毕元，1955年2月1日生于吡叻州美罗（祖籍广东省花县），马来西亚公民。

毕君早年丧父；在半工、读的情形下，毕业于美罗华中，现任教于彭亨州某华校。在中学阶段，结识了同校的温瑞安、黄昏星等，並于1971年加入以温瑞安为首的绿洲社。当时的绿洲社很积极地举办座谈会与作品欣赏会，並以出版手抄及油印本之创作合集为特色。他曾主编其中3期的《绿洲期刊》，获益不少。1973年，天狼星诗社成立，他被推选为文书，现为该诗社副社长。自称自1972年开始写作及发表文学作品，喜欢撰写散文、诗歌及文学评论；最欣赏夏志清、朱光潜、余光中、杨牧、张爱玲、白先勇等名家的作品。于1980年3月出版的《愤怒的回顾》，由他担任执行编辑（总编辑温任平，助编谢川成），並主编天狼星诗社1980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作品收入《大马诗选》（1974年天狼星诗社印行，内收毕君6首诗）、《马华文学选》（选集·1974年香港文艺书屋出版）、《天狼星诗选》（1979年10月出版，内收毕君6首诗）、《愤怒的回顾》（马华现代文学运动21周年纪念专册，内收毕君的论述《马华现代文学新生代作者的困扰》一文）。已出版的个人专集《橡胶树的话》（诗集·1979年8月），共收毕君在1972至79年之间写成的20首诗。在自序里，他说："说起写诗，我总觉得过于强调'主义'是不智的，为遵循某种创作路线而写作，无疑囿制了自己的创作生命。诗出之于心，源自对生活对事物的观照，是故，我们日常所见所感，都有可能化而为诗。"——在论述《马华现代文学新生代作者的困扰》一文中，他曾写着：说起我们的新生代作者们，在一层层的批评阴影下诚惶诚恐地创作，没有鼓励，不获支援，这种处境，也唯有他们自感自知。……作者们对文学的热忱，很易受某些因素的刺激而趋于冷淡，这无非是信念不够坚定之故。从事艺术工作，单有兴趣，似乎难有所成，是唯有锲而不舍的信念加上勇气，才能开拓新气象。……有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新生代的作者们，面临创作题材之囿限问题。……作者们对生活的认知，一是来自亲身体验，二是通过阅读……另一方面，作者们沉迷于某些固定的框框，在题材上不求变新，自也是一种囿限。



翻 腾

于70年代中期崛起的南马写作人——翻腾，原名黄仁华，1949年10月15日生于柔佛州加拉巴沙威新村（祖籍广东揭阳），马来西亚公民，是一位小学教师，兼任报社通讯记者。早年毕业于加拉巴沙威四维小学和古来英文中学。他喜欢撰写散文、小说及杂文等，最景仰的文学家是鲁迅和高尔基。他说，由于真正对文艺产生兴趣时，较多接触五四运动时期各派别作家的著作，所以它对他影响较深。他的作品已被收入合集《民族魂》（1977年12月·摸象出版社）、《长堤上》（王万才诗文出版奖佳作选·1979年8月新山中华公会出版）；个人专集有散文集《自尊的代价》（1980年12月·新山长青贸易公司印行）。《自尊的代价》获得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和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1979年度散文组优秀奖，並由该基金资助出版，全书79页，由时下2位著名文艺编辑——甄供和钟夏田写序。

翻腾从小就嗜好阅读，小学5年级时就开始阅读三国演义；由于他住家附近有个团体组织，设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他经常前往借阅，涉猎颇广，由是奠定他日后走向文艺道路的根基。在他就读英中高2时，曾获全校高中组作文创作比赛第2名。当时郭洙镇（高青）曾是他的华文老师，在文艺创作上有着一定的影响和鼓励作用。自小，他生活在务农的大家庭里，早上读书，放学回家即须去菜园和胡椒园工作，假期还得去橡胶园帮忙、种稻等等；如此半工半读地维持到他出来社会工作为止。由于他8岁就失去了母爱，所以更早就养成他独立、刻苦耐劳的性格。1975年接受师资训练毕业后，由于多结识一些文友，加上已打好了根基，潜在的文学生命就像冬草的复苏，短短的3几年内就在文艺的道路上崭露头角，並于1979年荣获新山中华公会主办的“王万才诗文创作比赛”第1名，接着由公会赞助出版了5名得奖者作品合集《长堤上》，他的一个短篇《8亩地》被编入合集《民族魂》里，它反映华巫二族农民如何在农耕土地方面面对严重困境；这篇小说表现了作者写作的倾向——以反映社会、群众为主要创作意向。他的散文文笔流畅，内容踏实，均是言之有物的篇章。甄供在《自尊的代价》序中说，翻腾有意识地描绘社会风貌，关心並发现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给予批评或剖析，进而表达时代要求和个人意愿来。

附录一

遥寄马岑一信

《马华写作人剪影》读后　　·曾圣提·

马岑先生:

你的佳作二本，于80-6-26日收到，你是4月25日寄的，平邮走了2个月零一天。

我不知道要怎样向你道谢？你的珍贵的著作，寄来给我，但我并不以它是无关人士的作品，只作为是我自己写的，或是我极有交情的文友写的一般：我左看右看，从上到下，从外表到内容，真是废寝忘餐，一口气看个夠。

你一定知道，我虽然是中国生，中国长的人，但我老早就肯定新马是我的第二家乡。我是一个写作人，故新马的写作人，从我的眼中看去，就是几十年前，我的亲密的男女文友的扩大和富有成果的延续。我曾有一个甜蜜的记忆，就是几十年前，我在槟城主第一任的现代日报的笔政的时候，该报在广大下层及学生阶层，像暗流一般回转在他们玲珑的心岩深处：他们当时，租了一座大楼房，当做文学的聚会之所，我就搬住在里面。每到假日，天还没有大亮，这些友人就来敲门了，他们争为我煮咖啡，烤面包，预备早点，然后我们就走了。槟城的山水，你是知道的，往往使我们畅游了一个整天，除了在小瀑布下玩水，和到海边游泳玩海之外，我们还忘不了组个小会，谈论文学和其他。这个美梦，已有许多年不再梦了，就是从昨天起，接读你的佳作《马华写作人剪影》，就被你推荐而出的新马200个优秀写作人所感染，使我如同再一次留连在往日的美梦之中。

现在，因时光太宝贵，我不能多写，我只告诉你一些我知道的事：

①曾华丁是我的三胞弟，在星洲的南洋商报先后任职两次，喜欢写儿童读物，在日治中殉难。他是我们七个兄弟中最聪慧的一个。②总汇报的副刊和译员，是我四胞弟曾玉羊充任的。他写作多在总汇报发表，文笔婉妮。他跟华丁完全不一样，不善交际，可以相对终日默默无一言，③革尘姓林，闽东山人。了因姓周，浙江温州人。他们都是我在厦门时的最好文友。南来后，先办《旅人》，后出版《洪荒》。了因在厦，已是个名报人。后回中国在潮汕揭阳一带教书，萧遥天为他撮合一头亲

事，子女甚多。革尘在苏岛营商，已逝世。④《洪荒》的主持者是张殊明（张楚鸣，笔名张放），现在北京，我上月还接其来信。他服膺郭沫若，很早就跟郭通过信，他写一手好字，现在近视至深，稍远就看不见，八十有余矣。我当时是收稿人，手一锦囊，招摇过市，得稿就投入其中。张殊明在信里说，当时我们在新加坡办《洪荒》，要请报纸改用五号字替代四号字，每次还须贴钱若干给报馆。这在今日，是一个奇闻，但在当时，却是事实。这是一位老作家对马华文坛可喜的今日与可悲叹的早日写下的对比。⑤吴仲青，浙江嵊县人，笔名白黾。巨鳄当时在太平教书，浙江人。⑥谭云山先生已年老退休，其职务由一台湾来的魏君取代，他的夫人陈乃蔚于本年四月或三月去世了。这是我在新德里听到的。我仍没有他的可靠的通讯处，也未接到他的覆信，虽然以前他来印度，是我指点给他的，当时我第一次从印度回到新加坡，正巧他在新加坡的工商补习学校辞了职，全家住在一家小旅馆，偶然和我见面，是我劝他来印度的（当时他是打算返回中国的）。⑦丁琅是窦琴伯的笔名，一署花都蓉女，四川成都人，写了许多漂亮的小品文。⑧张紫微，四川郫县人，在马来亚写短篇小说，后在巴东；近写郁达夫轶事，颇详尽，因他曾与郁同在巴东。⑨我有一个笔名，叫做曼尼，在采用圣提之前，就用这个笔名。大约19岁，我在上海出版一本诗集，就用曼尼这个名字，一直用了好几年。我隐于商旅的时候，试用一个花名，叫做曾丰，目的为逃避老×特务的注目。《在甘地先生左右》，在译成英文中，是印



1981年11月25日作者（左）与先生在新欢晤，右为江南。（王宏达摄）

友忿恿的。我现在中印度舍瓦阿须蓝，即甘地先生的隐庐写作，村行政委员会准备出版这本书。

我跟印度结不解缘，现年已77岁，犹是西风瘦马，来此漂泊。现定居在中印度WARDHA小城。承蒙故人安置我在这举世闻名的SEVAGRAW 舍瓦阿须蓝甘地先生的隐庐中。我因发愿写一本以中国的《三国演义》和俄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参照的《非暴力战争在印度》（A NON-VIOLENT WARTARE IN INDIA），大约定 50 万字，每年写十万字，五年写成。请你协同祝福我——长寿成功。

写作家传略，是个很艰巨的工作，文人矜持（有的善于装模做样，这点就吃不消），所以更难得到实况。我的见闻也很有限，不过，如果有些我能见及，当随时尽量指出。预祝你的新著早日与读者见面，马华文化，如此磅薄多姿，实在惹人欢喜！

你的《马华写作人剪影》，从装订，印刷，到编辑，都令人满意，应该感谢出版人庄延波先生。我致函北方兄，要培养出版人，不料此最妥贴的出版人已在柔佛成长了，幸甚幸甚！

弟 圣提 1980-6-8

（1981年2月1日过目及修正）

*原载新加坡南洋商报《写作人》副刊（1981年5月1日）

附录二

谈《马华写作人剪影》 ·原甸·

××兄:

收到马岑兄惠赠的“马华写作人剪影”一书很久了，把它搁在书架上，闲暇时候常拿下来东翻西翻，自觉对这本“剪影”充满着感情。也许这是因为自己也是属於马华文学工作者之列的缘故吧!

我常常感到，新马文学写作者的干劲似乎要比香港的文学工作者为高，许多工作，新马的文学工作者真有说干就干的劲头，而香港的作者办事就不免拖泥带水些了。譬如说，在新马出版的两部文学大系：“马华新文学大系”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在香港文坛上就没有此类的书；同样的，马岑兄的“马华写作人剪影”之类的书，在香港也同样无人敢为、愿为或能为的了。

似乎在三四年前，在作者们的一个春节春茗餐会上，有人就曾当众宣布要编一部「香港作家辞典」之类的书，说是希望在座的作者们都能主动支持。这一宣布也颇激动了在座的作者们。可是，一幌眼三四年都过去了，不要说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现在就连楼梯声也不再响了。当日作如是宣布的人，也不见得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宣布和报导，想来这项计划又是「胎死腹中」了。

对于马岑兄的“马华写作人剪影”，有一二点不太成熟的意见，就当着这封信的内容提出，与马岑兄共研究。

马岑兄以一己之力，搜罗马华作者达至二百人，或详或简地分述其生平、生活、动向、著作，其工作的毅力与治学的精神可嘉可佩。但也因此出现了一些行文方面的芜杂，若干作者，也许由於资料匮乏，因此真正与作者有关的文字反而少了，旁征博引的文字则嫌多了些。马岑兄恐怕也有鉴於此，因此他在前言中有言：「书中所介绍的文艺写作人，常与过去文艺界发生的重大事件或论争配合在一起，作一概括而简略的回顾；这样把一些较有代表性的作家引出来作为对照，或有助于时代背景的说明。」马岑兄的用意诚不错，但我以为因此反而损伤了作为传记与辞典的严谨性。个人认为，作家辞典之类的书，只要客观地、集中地介绍和叙述作家的生平、著作、思想、文学活动，大体上便行了。至於

文字的或多或少，则全视这些内容的需要而定了。「剪影」一书，力求个个作者占一版的篇幅，形式上固然工整顺目，但似不必强求。

马岑兄也力求避免辞典书的「枯燥乏味」，因此在目录上特加以各种形容描述，这实在是编者的苦心。若从辞书的编纂工作说，一切精简，只以作者的笔划顺序编排目录当然最为理想了。

中国北京语言学院为编纂「中国文学家辞典」（分数册）一书，成立了「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成员计共二十五位，但在编纂现代作家分册部份依然错漏不少。马岑兄独立挑大梁，难之矣！也勇之矣！我们应该向他叫好！打气！闻知他的「剪影」继篇将问世，希望继篇能有更大更好的成绩。

我曾去信马岑兄，向他提一个建议，即：可先由作者自己执笔拟一则小传，而后编者再结合各方面的资料增删之。这个意见，我迄今尚认为是较好的。

*原载新加坡南洋商报《文林》（1982年1月21日）

附录三

东风第一枝 有序

·黄润岳·

梦平贤棣，博学能文，教学余暇，多所撰述，结集出版之作品甚多。长篇小说《迟开的槟榔花》，更是洋洋大观，余殊喜爱。进而搜集马华写作人资料，凡二百余人，都为立传，且附玉照，题曰《马华写作人剪影》，早於一九七九年印行。今有意增订，合马星达五百余，尽一人之精力财力，良非易举。昔太史公为百十三篇，后人乃有所依凭，今梦平可谓为后人谋矣。余再读其长篇前言，戏填此阕，选“东风第一技”，以勉以赞。

1983年3月28日於加拿大

夜永潮来，油灯袅袅，欢欣往昔重现。枳炉烘焙亲情，死生两层缱绻。孤零几度，围困得，意沉情倦。是深邃蓝湛明眸，解语向人低唤。

风猎猎，我衣拂乱；云扰扰，我心辗转。此生待发热光，凝神笔尖穿砚。长堤岛屿，因风见，风流人面。喜迟开的槟榔花，结子硕盈成串。

〔注〕：前阕多用梦平长篇小说前言之原句，后阕引其著作，如《长堤》《岛屿的故事》《看见风的人》《旱风》及《迟开的槟榔花》等。

附录四

题马岑著《马华写作人剪影》

·颜龙章·

此书道尽写作人耕耘艺圃的苦辛，所以更令人深信，文学作品能夠体现文明的实质，以及反映时代的风貌。

调寄望江南（二阕）

其 一

留剪影，岁月河流中：文苑奇葩尽竞放，芳菲含露正春风，硗确长苍笼。

其 二

擎火炬，照彻马星天：笔扫歪氛露净土，临风啸傲震山川，正气浑无边。

1980年8月8日稿於峇株巴辖振华湖畔

附录五

读马岑著《马华写作人剪影》书感

·匡光照·

前些时，承马岑君惠赠其所著《马华写作人剪影》一书，阅读一遍，其中绝大多数写作人即教师。值此华语文在本邦地位，日益式微的今日，文艺花朵所扎根的土壤（华教），怎样“继往开来”，能不怒然於心乎？因抒所感，就正於马岑君：

柔南文苑一斗士，　染翰操觚意气雄，
广征博览蒐资料，　为传马华写作人。
一辑二辑复三辑，　早经问世获佳评，
现更着手编续辑，　允为大著竟全功。
才可必传能有几？①文彩风流数百人；②
灿然群象心仪久，　六十年来老中青。
稽已往，励来今，　母语为本，华教其根。
丹心赤血勤灌溉，　本固根深花自荣！
此意如今凭谁诉，　殷殷寄望我同仁！

〔注〕①借用赵翼句。②详见本书著者“前言”，谓马华写作人至少也有七百人。

* 原载大马南洋商报商余副刊（1981年6月15日）

本书是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马岑前后费时5年，进行从故纸旧书堆中搜寻资料，以通讯方式深入瞭解，或亲自约见采访，然后通过其生花妙笔，认真编撰而成，总共收录了新马两国重要华文写作人凡505位，或叙述其生平概况，或分析各别的作品内容，或探究所作贡献，层面颇多，所涉亦广。

作者以一贯的精简笔法，引介了自战前携带“五四”火种南来开荒拓垦的前辈作家，次及发扬光大的接捧人，以迄当代文坛的精英新锐，道尽了坎坷荆途，揭示了从苦难中成长的一页奋斗史，从而表扬了写作人的崇高意志与情操节守，也激发了我们无比的信心，去迎接明天灿烂的朝阳。

在本书作者的穿针引线之下，一个海外华文文学具体鲜明的形象，无疑已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愿这一线光辉，将激励未来以华文写作的所有继承者，这一点小小成就，给后来的文史家，提供微助。



BIOGRAFI PENULIS-PENULIS TIONGHUA MALAYSIA DAN SINGAPURA oleh MA-LUN
BIOGRAPHIES OF MALAYSIAN AND SINGAPOREAN CHINESE WRITERS by MA-LUN

ISBN 9971 944 18 9

S$18 M$20